



九大绝技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百兽舞

一 玉面狐狸

鱼漂儿是个女人，她这一天早上照镜子，自己冲自己嫣然一笑，就知道她不是个孩子了，她已经是个美丽的女人。

是女人就不该躲在家里，该去踏青，去看红男绿女，去游览山川名胜。

她就去了，她走时偷了五十两银子。五十两银子是一锭大银。

鱼漂儿对自己很有信心。她把对面走过的女人一个一个地数，品评，数过了九十九个之后，就认定她自己是百里挑一的美人。这九十九个女人都不如她。

迎面走过来一个男人，她一下子怔住了。

她没有办法品评。因为这是个男人，无法比，但这个男人的确比她好看。遇见一个男人比她好看，这让她很泄气。

她决定跟着这个男人走，看看他是干什么的。

× × ×

男人进了酒楼。

鱼漂儿也进去了。

她要了一壶酒，三个菜，坐下来吃。

她吃得很惬意，也很威风，她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一个人坐在酒楼里喝酒，吃菜。

那个男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只叫了几碟素菜，却喝了一大坛酒。他喝酒的姿势很是好看。

这时，从楼下上来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围在那男人身边，看着他喝酒。

这六个人身子都很健壮，有一个脸上斜斜的有一道刀疤，有一个左耳右耳不一样，

左耳圆得像猴耳朵，右耳朵长长的像佛耳；还有一个剃着光头，头上有三道箍，像出娘胎被拔扯了三回，头也变了形；另一个在嘴巴上吊了一柄扇子；最后两个一个是长眉，一个是矮子。

六个人很有耐心，等着那个男人吃菜，喝酒。

“陆公子，你已经吃完了，是不是？”

那男人一叹，算是回答。

“玉面狐狸，如果你吃完了，就跟我们走……”

那个被叫做玉面狐狸的人马上起身，跟着他们向外走。

鱼漂儿觉得有热闹，就跟着。走到酒楼门口，堂倌捧来：“这位大小姐，你的酒菜帐……”

鱼漂儿掏出那一锭大银，掷给堂倌。她不能等堂倌找钱，如果等，她将看不到这场好戏了。

× × ×

这七个人进了树林。

六个人一直围住那男人，死死盯着他。

那男人很悠闲。

“玉面狐狸，我们可以讲讲价钱。”说话的是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人。

“讲什么价钱？”

脸上有刀疤的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古樽，这是镶嵌着十六粒宝石的古樽，叫“美人泪”。

刀疤人笑道：“玉面狐狸是识货之人，这‘美人泪’天下无双，就用它做一个彩头，送与你如何？”

玉面狐狸冷冷一笑，显然不屑。

佛猴耳朵那人笑道：“我们兄弟六个，把东西拿出来，让陆公子看看，他喜欢什么，就留下什么，好不好？”

其余五人一齐道好。

佛猴耳朵先掏出一面镜子，这是一面阴阳宝鉴，可以助人行媾，又可以测土择吉的宝物。头上有三道箍的男人叫“一难”，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经书，说这是少林的秘籍《佛指拈花二十四式》。嘴巴上吊扇子的人把嘴一噉，扇子便飞了上去，抓在手里，他掏出了一只木鼎，说这小小的木鼎可以聚毒释气，助人练成一十三种毒功。长眉人从怀里掏出的是三张图画。矮子掏出来的是一张琴。

谁知这玉面狐狸看了一遍，竟然——摇头，说道：“阴阳先生的这一樽‘美人泪’，斟酒最好，但我一无酒兴，二无美女相伴，这酒酌来肯定就无味了。猿佛先生的这一面镜子，本来是照人的，又可以照鬼，让殷纣周幽见了，保准会十分喜爱，我无女人夜夜宣淫，要它有什么用？一难先生这是少林《佛指拈花二十四式》，据说前辈大侠柳不恭曾以此功胜天下豪杰，让人好不仰慕。但我知此卷取于少林，我如果以物易此书，不是看轻了我这东西么？我这东西不如少林《佛指拈花》？木鼎可以练毒，但我不屑为之，世上什么功夫不好练，偏去练这毒功？寿星先生的这三张图十分珍贵，是《夜宴图》、《游幸图》、《田猎图》，是汉时三绝画，奈我不喜丹青，这换物之念也就作罢。还有这张琴么……我为什么不拿它去山神庙，找北派丐帮主人，让他们带你去会总筐头俞波儿之女鱼漂儿，她一定会喜欢这琴的，因为这是夏桀时栖凤梧桐的中段截而为之的焦尾琴，她一定会花大价钱买你这张琴。”

六个人都脸色如铁。

“你不换？”

玉面狐狸笑一笑道：“不换。”

六个人身子向外纵跳，掏出了兵刃。

“你换则罢，不换，让你尸魂无归。”

阴阳脸用戒尺，噍嘴人用扇子，长眉人用剑，矮子用一对小小金瓜，猿佛耳用一双笔，一难和尚用一串铁佛珠。

× × ×

鱼漂儿看着这六个人，突然想起来了。这六个人是关东黑道上的武林高手，人称“六君子”。

他们劫人镖银只取半数；杀人不及家眷；死人管理；放火不及邻里；杀人留下丧葬费用；抢人宝物留下半数价钱。所以江湖人称他们为“六君子”，也有人称他们为“半白半黑”。

这六人一出，关东路上少有敌手。

猿佛耳扔下三十两银子，道：“这是你的丧费。”

阴阳脸道：“你不必担心，我们保管把你埋起来。”

矮子尖声道：“你那东西我们如果找到，就一定付你五十万两银子。你告诉我们付给谁，不然我们就只好把它埋在你棺材里。”

六个人不再讲话。他们已经为玉面狐狸安排好了后事。下面只剩下了一件事：杀死玉面狐狸！

鱼漂儿从树林里走了出来，她吃吃地笑，笑得很可爱，也很天真。

她大声说道：“这儿好热闹啊，哎哟，这地上还扔着三十两银予，我真好运气，走路都拣到了银子。”

矮子尖声道：“放下银子，那是我们给人家扔的纸钱。”

鱼漂儿笑得灿若朝霞：“你可别骗我，欺负我是小孩子，对不对？竟把这好银子说成是纸钱，说得好吓人。”她抓住那银子，一遍遍念叨：“是真的银子，不是纸钱。”

六个人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有规矩，扔下了银子买人命。如今三十两银子被鱼漂儿

握在手里，让他们怎么杀人？

阴阳脸道：“小姑娘，放下那些银子，我这里有银子给你！”

他顺手掷出几块银子。

把银子掷在人身上，同样也可以买鱼漂儿这一条命。猿佛耳想阻住他，但已经晚了，几块银子马上就会钻入这小姑娘的血肉里。

鱼漂儿袖子轻轻的一甩，银子就没了。

六个人都很吃惊。

“你是谁？”

“我是买卖人。”鱼漂儿仍嘻嘻笑：“我想买下你的那一只古樽，好一个‘美人泪’，我要哭的时候就用它接眼泪，不知那眼泪抵不抵得美酒？我想买下你那三张画，还有你的琴。我也会弹琴，不过弹得不那么好。你的《佛指拈花》对我没什么用处，但买下来还给少林寺，也是一点光彩，你说好不好？”

六个人知道遇上了麻烦。这人敢来惹“六君子”，自然是不好惹的人物。这是个女人，江湖上不好惹的女人有五个：小孩子于姥姥，俏女人明珠来，花仙妙灵，补袜子的女人母老虎，丐帮总筐头俞波儿的女儿鱼漂儿。

这人不是小女孩于姥姥，也不是补袜子女人母老虎，她就一定是俏女人明珠来，不然就是花仙妙灵或鱼漂儿。

矮子突然说道：“她不是花仙妙灵。”

六个人这时都想了起来，花仙妙灵走到哪里，准是带一身香气，那香气很怪异，能随风飘去半里。那么这女人就一定是俏女人明珠来或是鱼漂儿。

俏女人明珠来是江湖上风头极盛的女人，她亦正亦邪，叫“笑一笑，杀三人”。鱼漂儿据传武功极佳，轻功尤妙，在这五人之中似乎不比谁差。

“你是俏女人？”猿佛耳问道。

鱼漂儿一笑。

“六君子”很是吃惊，马上四个人围了上来。他们想起了，“笑一笑，杀三人”，他们不愿意被杀。

四个人向鱼漂儿扑来。想不被杀死，就只好杀死别人。他们决心杀死鱼漂儿。

猿佛耳双笔直刺鱼漂儿胸前的大穴，他这双笔平伸，其势平平，却藏着三个后招，如果一刺鱼漂儿不中，他就转而旋笔，击向她两肋要穴，再变而成击向鱼漂儿后背大穴。阴阳脸的戒尺一飞直击向鱼漂儿的头上，这一尺击来，可成击、转、刺、点，变化也是无穷，矮子执一对小小金瓜，金瓜分取鱼漂儿双腿，噉嘴人的扇子横飞，直扫鱼漂儿的喉咙。

只有一难和尚与长眉人站着未动，他们在盯着玉面狐狸。

玉面狐狸看着她，有些发怔。

四个人这一击，声吼震天，密织如网，鱼漂儿眼见得不能活命。

这时，她的手向前伸了两次。

矮子见她手伸到了身前，像马上就可以抓住他的腕脉，急急把金瓜向上一递。这一递，金瓜恰好打中了那一双笔，笔向上一振，正迎向当头落下的那一把戒尺。

鱼漂儿另一只手横横飘向噉嘴人持扇手的腕脉。这只手飘而且滑，扇面扑了三下，也未把这一只手扑住。

鱼漂儿身子拧了两拧，人飞向长眉人一难和尚。

长眉人和一难和尚不能不还手。

鱼漂儿和他们只打了三五招，阴阳脸笑道：“你逞强好胜，偏想救人，你看看，你救的是什么人？他跑了！”

鱼漂儿四处一看，除了围着她的“六君子”之外，没了那个玉面狐狸的踪影儿。

二 俏女人明珠来

玉面狐狸又来到酒楼上。

这是城里最有名的醉仙楼，楼前有对联，对联是：

“中山千日，明月一樽。”

他独饮自斟，无限寂寞。

这时，从楼下上来了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楼上的男人都注目着这个女人，这女人走路时脚步特别轻快，像弹跳着走，又像在飘。

她慢慢走到玉面狐狸面前坐下：“为什么一个人喝闷酒？”

玉面狐狸看一看她，不回答。

“我来陪酒，你说好不好？”

玉面狐狸回答得很快：“不好。”

女人看着他，目光中有说不尽的言语：“一个男人，没有人可以讲讲心里话，想必就十分难受，为什么不让我跟你好好聊聊，好好讲讲心里话？”

玉面狐狸脸色苍白。

女人又说道：“你何苦折磨自己，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即使是每日饮宴欢歌，又有多少好时日可寻？为什么弄得这样清苦？”

玉面狐狸看着她，突然说道：“坐！”

女人款款而坐。

玉面狐狸沉声问：“你是谁？”

女人道：“我是谁？对你又有什么关系？”

玉面狐狸黯然，她是谁，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两个人就开怀痛饮。

玉面狐狸眉飞色舞。痛饮时最好没有女人。这句话错了，最好是有女人，而且是很

能喝的女人。

两个人已经喝了一坛酒。玉面狐狸大呼再来一坛。他手捧着酒坛，问女人：“能再饮么？”

女人脸色被酒烧成嫣红：“为什么不能？喝成一滩泥又有什么关系？”

玉面狐狸大笑：“对，喝成一滩泥又有什么关系。”

他突然放下酒坛，断然道：“酒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不喝了。”

女人道：“不喝就不喝。”

玉面狐狸又笑了，你最大的幸运是遇上一个可人心的女人，她知你心，顺你意，千方百计让你快活。

两个人下楼时栽栽歪歪，女人扶着玉面狐狸，街上的人都看他们。

玉面狐狸醉意很浓，问道：“他们都看什么？看你还是看我？”

女人道：“看你，一个男人醉成这个样子，不好看。也看我，看我一个女人也半醉不醉，这就更不好看。”

玉面狐狸：“叫辆车，把我送到客店，我住在关东……客店。”

醉意朦胧，一切就都不当真。世上的一切事如果都可以不当真的话，事情就好办得多。

客房似是而非，房中有一支粗如儿臂的红烛在烧。屋内的陈设很普通，又很别致，每一样东西都放得很规矩。床是普通的木床，床下也有关东山那种长条的炕可以给屋内带来热气，床上的被子很光鲜，很新。

玉面狐狸斜倚在床上。女人为他斟上了茶，是他喜欢的酪茶，又为他盖上了被子。

夜悄悄地来了。

女人道：“我问你一句话，不知道你是不是生气？”

玉面狐狸一笑：“我为什么生气？”

女人偎在他怀里，问：“你还.....还有多少日子？”

玉面狐狸脸色一变，随即又冷冷一笑道：“我只有二十天，还有二十天好活。你说，二十天短不短？”

女人叹了一口气，道：“二十天，也不短。”

人能活二百天，两千天，两万天，如果二十天能活得很舒坦，岂不是也一世不曾白活？

女人道：“你跟我走，我让你二十天快活极了，死而无憾。”

他和她都没有说想办法救他的生命。他们知道，说那些话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中了“澧香”之毒。

澧香，天下五毒之一，中者无救。

× × ×

她偎在他怀里，把他的身子都偎暖了过来。

她轻轻地为他解下长衣，然后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很快地吹熄蜡烛，人像一只猫儿，偎在他的身边。

玉面狐狸能听见她的心跳。

她的心跳得很快。她抚摸着他，然后就想求爱。

玉面狐狸笑着看她：“你知道我叫什么？”

“玉面狐狸。”

玉面狐狸一叹：“你说得对，玉面是谬赞，可狐狸这绰号并没叫错。”

女人伏在他身上，冷冷地问道：“你是狡猾，还是聪明？”

“又狡猾又聪明。”他坐起身来，“你是鱼漂儿，还是俏女人明珠来？”

她冷冷答道：“你别忘了，我无论是谁，对你都没什么关系。”

他笑道：“如今有关系了，我曾经同俞波儿老前辈醉过一回酒。如果你是鱼漂儿，

就得管我叫大叔，因为他拍过我的肩膀喊我老弟。如果我是你大叔，你只好穿起衣服走开。”

女人道：“我不是鱼漂儿。”

玉面狐狸叹道：“我想你也不会是鱼漂儿。”

女人道：“为什么不会是她？”

玉面狐狸一叹道：“因为她不会这么快同男人上床。”

女人冷冷道：“我是俏女人明珠来。”

他点点头。

女人一下子跳到了地上，衣服穿得很快，比脱时更快。

玉面狐狸看着她。

明珠来走到门口，回头向他说道：“你以为你聪明？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傻最傻的大傻瓜。”

明珠来走远了，玉面狐狸仍一动不动。他是不是在想着这女人的温馨，他是不是也认为自己真有一点儿傻？

三 鱼漂儿

这时她站在六个人中间，手里拿的是三十两银子，这三十两银子是“六君子”扔给玉面狐狸的买命钱。

猿佛耳道：“你手里拿着咱们的银子。”

一难和尚道：“银子到手，命就没有。你不能把这银子还给我们，这就坏了我们的规矩。”

阴阳脸道：“我们舍不得杀你，你这么漂亮。”

矮子怪模怪样地叹了一口气，道：“可你拿着我们的银子，这就不好办了。”

鱼漂儿心里很苦，苦在她想帮忙的那个男人竟然没了影儿，但脸上仍挂着笑：“你们想怎么样？”

阴阳脸一叹道：“咱们只好杀了你。”

矮子也点点头：“我们杀了你之后，一定管埋。”

他们望着鱼漂儿。鱼漂儿手下功夫不错，但还是不能同时抵得住“六君子”。

鱼漂儿笑了一笑，竟然坐了下来，闭上双眼。

阴阳脸道：“咱们杀人无数，还没杀过一个闭眼坐着的人，是不是？”

噉嘴道：“咱们杀过无数人，还没杀过一个不动手的女人，是不是？”

一难和尚道：“咱们‘六君子’也学会了一个新招，以后要是打不过人，就往地上一坐，这样岂不是省省事？”

鱼漂儿睁开了眼睛：“六君子”没了，眼前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她自己坐在地上。

鱼漂儿很生气。她不想让“六君子”杀人，谁知这个人竟是个坏蛋。一个女孩子为救他铤而走险，他总该有一点男儿气概，可他人默默地跑了，没了踪影。这人不独无趣，也丧尽良心，这样的人让他活着有什么用？

鱼漂儿要杀玉面狐狸，她救过他，如今要杀他。

× × ×

夜色如漆，鱼漂儿在城内寻找。她想她一定找得到这个玉面狐狸。看他那样子，并不像那些匆匆忙忙要东走西奔的人，他或许此时就在城内哪一家客店里，饮酒品茗，或沉沉大睡。

玉面狐狸这时正躺在被窝里喝酒。床边桌上放着一只酒坛子。

鱼漂儿轻轻推开门，进了屋。

玉面狐狸竟然不起身，冷冷地看着她。

“喝酒？”

鱼漂儿摇摇头。

玉面狐狸叹了一口气：“为什么不喝酒？女人不喝酒，岂不是最没味儿的女人？”

鱼漂儿冷冷地看着他：“你给我站起来！”

玉面狐狸哂笑道：“我没穿衣服。我的衣服才扒掉，你就闯了进来。如果你不介意，我自然可以穿。”说着，手一撑，身子似乎要动。

“别动！”鱼漂儿戟指着他。她当然不愿见一个赤裸的男人。

“你是鱼漂儿？”

她不否认。

“你来做什么？如果要喝酒，就坐下来喝，如果要干别的，改日吧。”

鱼漂儿恨恨地咬牙：“我想杀了你！”

玉面狐狸看着她，长叹了一口气：“我本来以为姑娘是来与我喝酒的，这最快活。就是来与我缠绵几日，也让人笑纳。不料你却是来取我的命的……”

他说来好像无限伤感，突然往床一躺，双眼一闭：“这条命好不值钱，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取了去，免得你以后后悔？”

鱼漂儿一咬牙，抽刀就刺。

× × ×

屋里马上充溢着香气。

玉面狐狸叹了一口气：“一个女人要杀我，这时又来一个女人，岂不是更加热闹？”

屋里果然就又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满脸是笑。她如盈盈玉树，望着鱼漂儿，叹气：“一个女孩子不能动手，尤其不能对男人动刀。如果这男人还是一个很漂亮的男人，你岂不是更舍不得下手？”

这女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味儿，有成熟女人的风韵，浑身香气，香得鱼漂儿和玉面狐狸都要醉了。

玉面狐狸苦笑：“看来是花仙到了，我今天好荣幸，竟然一天之间见到了三个江湖美人。”

花仙妙灵笑道：“果然是个好男人。好男人要先会说话，会做事，会讨女人喜欢，不然有一张好脸面有什么用？”

鱼漂儿的刀就停在玉面狐狸的咽喉前。

花仙妙灵道：“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鱼漂儿反而慢悠悠地问：“我为什么杀他？”

花仙妙灵笑：“为什么不杀？他只有二十天可活了，你不杀他，他也活不下去，而且大概也想让你杀了他，死在美人手里，岂不是很悲壮？”

鱼漂儿吃了一惊，她看看玉面狐狸，这个男人的脸冷冷的，显然并不为花仙妙灵的话语所动。

他真的只有二十天可活？鱼漂儿没想到人的寿命可以有一个止期，这止期只是二十天。

玉面狐狸看着鱼漂儿：“你其实不该来救我，如果你知道我只有二十天可活，你干嘛还来救我？”

鱼漂儿把刀收了起来，转身走出门外。

门外，是幽幽的黑夜。

四 鲜花枢车

花仙妙灵笑着看玉面狐狸：“你心里好像很难受，难受的不是你的死，而是这个女孩子杀都不愿杀你。”

玉面狐狸不语。

花仙妙灵在笑。男人同女人在一起，你讲话他肯听，就是默认你的存在。

“你为什么不好好躺一躺？只要你好好躺一躺，这些嘈杂之事都会离你很远。你喜欢花么？”

玉面狐狸看着她的脸，她像是一朵花，脸面像花瓣。他点点头。

花仙妙灵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走到门口，轻轻拍了拍门板。

从门外走进来女孩子。每两个人一对，都手里捧着一束花。花很鲜艳，像带着浓浓的露滴。花束很大，也很多，都放在玉面狐狸的床前。

玉面狐狸的眼睛盯着床前床后那些花，有些怅惘。他希望在二十天后他死时，他的灵前放满了这些花。

花仙妙灵坐在他的床边：“你为什么不睡觉？花儿这么香，夜又这么静？”

玉面狐狸笑了：“我怕你来，怕你又用一把匕首一柄剑什么的，来刺我。我怕你来，偎在床上，让我心跳得厉害，睡不着。”

花仙笑了，她一笑竟然千娇百媚：“女人最聪明的，是在男人呼唤她时候，才去上床，否则那个男人迟早会打发了她，是不是？”

玉面狐狸笑，这一天他头一回轻松地笑了。

他睡着了，睡得很熟。

× × ×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身体恍惚中被人抬着，抬向墓地，抬他的尽是一些女人，脂粉的香气和女人的味道让他受不了。

他大叫一声，醒了。他正坐在马车里，车是驷马高车，车里没有别人，只他一个人躺在软软的被衾里，身边满是鲜花。

他被拉向哪儿？和谁在一起？

他睡了多长时间？他还有十九天？还是有十八、十七、十六天？

驷马高车很气派。四匹马都是火红的赤兔马，跑起来又快又稳。驾车的肯定是女人，

她既不吆喝，也不用炸鞭，只时时从车前传来一阵香气。

叭！一声炸鞭响，马车顿时站住了。

玉面狐狸的头猛地一撞，几乎撞昏死过去。

“车上是什么？”他听见了前面人的问话。

“鲜花。”

“鲜花好哇，我就爱鲜花。”

“这是些不能用的鲜花。”

“为什么不能用？”

“因为这些鲜花是用来埋死人的。”

“车上还有死人么？”

“有一个。”

“我喜欢花，这些花好香，能不能送给我一些？”

“姥姥要用，我来拿给姥姥好了。”

明明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怎么被称为姥姥？为什么赶车人对这个小女孩子甚是敬畏？

车子的轿帘一挑，就探进来一个小女孩子的脑袋。这小女孩子扎着总角，笑嘻嘻的，很快活。她看着车内的鲜花，样子很是贪婪。她身边，马车上站着的，正是花仙妙灵。花仙妙灵脸上没有微笑。

这个小女孩就是江湖上人人畏惧的于姥姥，一个永远像是十岁左右的于姥姥。见了于姥姥，没人能笑出来。

小女孩冲着玉面狐狸笑：“这就是死人？”

花仙妙灵道：“是。”

小女孩念叨：“可惜了这么好的花，也可惜了这么一辆好马车，怎么用花陪死人？”

怎么用这么好的马车拉死人？”

花仙妙灵只好陪笑道：“这人生前喜欢花，死后自然身边少不了花儿。”

于姥姥笑了道：“这小子艳福不浅。但我这么喜欢花，说不得只好委屈委屈这位，把他扔出去算了……”

说着，也不知于姥姥怎样动手，她一只小手抓住玉面狐狸的肩，这一抓拿住了他的肩井穴，又一只手抓在他膝上，这一抓制住了他的环跳穴。她气力极大，劲头又巧，一松手，玉面狐狸的身子就飞在空中。

“不对，不对！”于姥姥身子一跃，人飞向空中，一把又抓住了玉面狐狸的身子，她与他就又回到了马车里。

于姥姥就仍是那样蹲着，他就仍是那样躺着。她这一飞一还，疾如闪电，连花仙妙灵也没看清她的身法。

“这个人没死呢。你看，他这眼珠子还瞪着，直瞅我。”

花仙妙灵一叹：“没死也快了。”

于姥姥不理她，上来一把抓住玉面狐狸的胸前：“你为什么不喊一声？”

“喊什么？”

“你可以喊：于姥姥饶命！那时我顾惜你这人的生命，让你活下去。那样不行？”

玉面狐狸叹了口气，摇摇头。

于姥姥很吃惊，一副孩子样的吃惊：“你不愿意活？”

玉面狐狸笑了：“我最多还能活十几天，就是现在死了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为这十天八天的日子还跟你论个短长？”

于姥姥道：“噢，原来是这样。”又道：“既是这样，我就不要你这鲜花了。”

玉面狐狸一笑道：“既是这样，谢谢你。”

于姥姥笑道：“好，好。果然有点意思，怪不得这个小妖精要这么拼命为你赶车，

你这小子还真有一点男人样儿。”

于姥姥从车边摘下一朵小花，别在自己头发上：“总不能空手回去。”

她正色地对花仙妙灵：“你要把他弄到哪儿去？”

花仙妙灵一叹道：“于姥姥何必明知故问？我这是把他送到那个鬼地方去。”

于姥姥一声惊诧：“女人谷？”

五 女人谷

天下有三大恶处：疯人岩、恶风岗、女人谷。

有歌谣为证：

“疯人岩，鬼来缠，

不疯不痴活半年。

恶风岗，不敢闯，

千钟粟米银半两。

女人谷，莫伸足，

吞吃男人不吐骨。”

恶风岗在蓟山，疯人岩在海岬，女人谷在关东。

女人谷是一个险处。

谷前藤牵树绕，有两面陡岸在山边峙立。一面陡岸加壁削千仞，中间似有浮云飘荡。

石崖上有血红的三个大字：女人谷。

三个大字下面又有一块大石，大石被人用剑削成一壁平面，上面有字，字是用强劲臂力以剑化笔写成：

“谷人无力不种田，

男人入谷，力上无土。”

马车停在女人谷前。

花仙妙灵站在大石下，反复念叨这两句不诗不文的文字。

“陆公子，陆公子！”

“做什么？”

玉面狐狸从车上跳了下来，瞠目而视这血红的大字。

女人谷，是女人的世界。“谷人无力不种田”，是指谷中只有女人而没有男人，谷人皆女，就无“力”无“田”，没有男人。“男人入谷，力上无土”，是指男人一入谷中，头就掉了，成了无头尸体。男人入谷，杀无赦！

花仙妙灵道：“你愿不愿意进去？”

玉面狐狸：“怕什么？”

花仙妙灵道：“女人谷不禁女人，男人入去，必死。”

玉面狐狸突然仰面大笑：“我不去谷里，是不是也得死？”

花仙妙灵苦笑：“当然，但你不会马上死掉，你还可以看见十八次太阳朝起暮落，你还有十八天生命……”

玉面狐狸一笑。他很感激花仙，她带他来，一点儿也不强迫他，让他自己去选择生死。十八天对于他来说，岂不是同别人的十八年一样宝贵？他怎么不该珍惜这十八天？他怎么能不更珍惜他这稍纵即逝的生命？

玉面狐狸大踏步向谷中走去。花仙妙灵跟在他的身后。

× × ×

山谷中很静谧，坡上一排茅草屋，都散散地座落在那里，没一丝儿声息。一条小溪从山中流淌出来，千折百回，绕山坡流转。这就是那日暮倚修竹的绝代佳人凭栏而望的溪水么？这就是“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溪水么？

玉面狐狸身子颤抖，这是又一次毒发的先兆。

“陆公子，你冷么？”

玉面狐狸点点头。他坐了下来，屏息静气，怅望溪水。

半个时辰左右，他觉得好一些了，想伏在溪水边，喝水，洗脸。

“别动！”

一个人喊住了他，喊他的是个女人。

这已经不能算是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比无盐嫫母都丑，脸上漆黑，一脸花斑，但身材修长，两手娇嫩如乳。

玉面狐狸不想理她。

“别动！你如果喝下一口溪水，那口水没等到了肚里，你的人头就没了。”

玉面狐狸听了这话，竟然不惧，微微一笑道：“我喝过了水，岂不是就不渴了？我不渴了，有没有脑袋又有什么关系？”

玉面狐狸就趴下去喝水，而且喝得很多，很过瘾。就在他趴下喝水的时候，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来了四个女人。这四个人再加上那个无盐嫫母一样的丑女人，她们一共有五个人。

都站在他的身后，她们身后是花仙妙灵。

他不在乎，竟然掬水。一把一把地洗过脸后，痴痴地望着泉水，吟起唐人诗句来：

“夫婿轻薄儿，

新人美如玉。

但见新人笑，

哪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

这五个女人吃惊地望着他。这是个不怕死的男人。而且这个男人竟然也会吟哦这山泉，也会吟这山谷里人人会吟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个男人还长得很漂亮。

那个丑女长长一叹：“你既然知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为什么还要搅浑这山泉？你知不知道，男人如果沾了这泉水，必死无疑。”

玉面狐狸笑了：“我就是不沾这泉山，不也是必死么？”

丑女人道：“不一样。你如果只是入了谷，只不过是一个死，而你喝了这水，这泉水岂不就肮脏了，弄脏了泉水，你就会成为女人谷中的‘尤物’，你明白么？”

玉面狐狸道：“‘尤物’这一个词，听上去好像不错。”

丑女道：“如果你做了‘尤物’，唯一的心思是恨不能早死一步。”

玉面狐狸在溪边看水，又看看这五个女人。他很是感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对女人是禁忌，但很少听说像女人谷这样对男人是个禁地。

“这么说，我是无法活也无法死了？”

丑女道：“是，除非你马上自杀。”

丑女从身边一个女孩子手里抢过剑来，手一抖，剑直直飞向玉面狐狸。剑成笔直，似直要刺入他前胸，又忽然落下来，直刺入溪水石缝里。

“你为什么不用这柄剑自杀？那样你既可以少受一点儿罪，又能用你的血洗清这已经肮脏了的泉水！”

玉面狐狸把剑抓在手里，赞道：“好剑！”

这确是一把好剑，青青的寒光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他又把剑放在了大石头上：“我的命就是不值钱，也绝不会自己杀死自己。”

丑女道：“你也是一个习武之人，怎么这么怕死？”

玉面狐狸不理她，顾自去看这山谷。女人谷很美丽，山坡上，山梁上，溪湾里都开

着一丛丛火似的杜鹃。

丑女冷冷一笑：“男人的臭脾气又来了，你不愿死，只好我来代劳。”说着，身子忽然一纵，人已经飞向玉面狐狸。

她这身子一纵，人疾如箭，双手在前，飘衣曳裙。

玉面狐狸不动。他也太托大了，这里并不是风险不测的江湖，这里是人人咋舌个个惧怕的女人谷。有多少江湖人士对女人谷有心发难，又有多少不逞之徒对女人谷垂涎三尺？女人谷很神秘，神秘山谷中的女人更神秘。男人看女人，神秘的女人就是天下最美的女人。所以不少男人冒死入谷，冀得奇遇。

丑女想，这个男人武功一定极强，她冲至他眼前，他仍不动手，很镇定，必然是泰山崩而不变色，危难临头而不皱眉的硬汉子。她的掌法中更加强了力道。但又不用足全力，如果她一击必中，男人肯定躲开，如果躲开了，她须得另换一招。进女人谷的男人都比在谷外凶猛。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不是女人的爱心，他们只能是女人用刀用剑切割的点心。

“砰——”，一掌击实。

这一掌很重。丑女落下地，怔立在溪边。

玉面狐狸的身子被一掌打飞，像一件被抛出的物什，在空中一抛，又落入溪水里。

溪水不深。他的身子在溪中，头还能在上面昂着，嘴角沁血，但仍有着那狷傲的笑。

“好……掌法！”他长吁了一口气，不自禁地轻轻皱了皱眉。显然，他是受了内伤。

站在一边久久不语的花仙妙灵叹一口气，道：“陆公子，要不要我扶你一下？”

玉面狐狸笑一笑，这一笑使他的脸很有光彩：“不用，谢谢你。”

他很会笑，笑得让这四个女人也有的不由得向玉面狐狸陪上一笑。有的则看着花仙妙灵，很羡慕她，有这样一个男人向她一笑，她做个女人该有些幸运了，命肯定不会像她们这样苦楚。

×

×

×

丑女怔怔地看着他从溪水中趑趄趑趄爬上来。

“你不会武功？”

丑女长吁。她莫非头一回后悔了？不该这样恶待一个男人，一个面目姣好却不会一点儿武功的男人。但这个人不仅用这溪水洗脸，喝它，而且全身子都滚入了这溪水中。他在女人谷中，必死无疑。

女人谷中的溪水，就是女人的身子，女人的心，女人的泪，她们用这溪水沐浴，在白天，在晚上，在任何时刻，她们都会在这溪水边大方地脱下衣裙，袅袅地走入溪水中去。

这溪水容不得男人碰。

一个女人突然说：“他不会武功，自然不会是什么大恶人，让他走了算了，只要他出谷去。”

丑女回头，吃惊地看着四个女人。她们的眼睛盯着这个男人。她们的眼里头一回没有怒火，那眼里也有绵绵的火，但不是怒火。

丑女一叹，说道：“不行，女人谷里从来没走出一个活着的男人。”

她拔出剑，剑尖指向玉面狐狸的咽喉。

花仙妙灵不讲话。她知道她在女人谷里不能讲话。她从把玉面狐狸送入谷来，就再也帮不上他了。她只能看着，看着他被杀，或者看着他被女人折磨。也许有一线希望，这一线希望自然很渺茫，那是她把他匆匆忙忙送来的原因，那样他还有一线生机。

丑女的剑尖已刺上了他的咽喉。不过又略一停顿。她是不是也在犹疑？要谁来杀这个英俊狷傲的男人，都不会那么轻易，即使她是一个很丑很丑的女人。

“住手！”身后传来一声喊叫。几个女人袅袅走来。其中有一个很冷艳的女人。是她在喊。

她是女人谷的谷主。世人称她为母老虎。这是一只很美丽很冷酷的母老虎。

母老虎慢慢来到了溪水边：“你是玉面狐狸？”

玉面狐狸点点头。

“怪不得有花仙护你入谷。据说你得了‘百兽舞’的真传？”

玉面狐狸点点头。

母老虎怔了一会儿，道：“‘百兽舞’在以前有病虎曹春使用过。但他那回同毒疯婆一试技艺，却不能奏效 [注 1]。看来也没什么大用处。为什么江湖人如此重视它？”

玉面狐狸不答话。

母老虎道：“你用‘百兽舞’杀死了花痴云峰和龙爪张泰？”

玉面狐狸点点头。

母老虎不解地看着玉面狐狸：“可你为什么要巴巴地赶路，入这谷中来？”

母老虎一指，玉面狐狸和花仙一看，他们那一辆很华美的马车正在山坡上。马儿的嘴嚼咬着一茎鲜花。车是他们弃在谷口的，他们从哪儿把它弄进谷中来的？

玉面狐狸笑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么？我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母老虎神色一肃，她看看溪水，看看花仙，突然道：“把剑收起来。”

丑女一怔，默默将剑收入鞘中。

母老虎突然笑了，只有曾经沧海的女人才会这样笑，只有这样笑的女人才曾经沧海，她的声音也很清柔，她笑咪咪地对玉面狐狸说道：“你是我们女人谷中的尤物！”

花仙妙灵脸色变了。她想马上掏出兵刃，同这些女人一搏。但玉面狐狸在笑，在冲她笑。

花仙知道，他这是在告诉她：既然只是一死，还有十六日与只有一两日有什么区别？但花仙的手仍攥紧了，攥出了冷汗。

一个男人，只要他是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成为女人谷的“尤物”。女人谷

的“尤物”都会死得很惨。

注 1：事见熊沐《奇门兵刃》。

六 女人谷中的“尤物”·白天

谁知道女人谷什么时候有的？

说是自从在那一次补袜子的女人们死了她们的头儿冰冰之后，母老虎就带她们回到关东来了。她们悄悄地进了这谷中，再也不见男人。她们从此只用刀杀男人，不再用针为男人补袜子。

补袜子的女人们认为冰冰不负陆啸天，可冰冰为陆啸天而死。补袜子的女人们认为冰冰也不负陆玉之，可陆玉之对冰冰薄情。补袜子的女人认定女人活在世上并不公平，认定世上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注 1]。

补袜子的女人们在这里建了一个男人畏惧的世界——女人谷。

这几年女人谷在江湖上武林中已颇有名声，那是在许许多多的男人把血和命扔在这里之后才有的。

女人谷里无男人。

女人谷与外界不一样。

女人在外面什么样子？她们必须梳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梳头，每天用半个时辰或者更多的时间梳头，把头梳得很光滑。她们必须穿好衣服，穿衣服要郑重，不轻佻。女孩儿有女孩儿的样子，妇人有妇人的作派，老太太有老太太的郑重。她们必须笑不露齿，必须对男人作揖，道万福，必须不喝酒，必须不同生人讲话，必须记住男女授受不亲，还必须管柴米油盐酱醋布，为男人脱衣服，为男人洗脚，为男人做一切事儿。然后，她们再在夜里受男人们凌辱。

女人谷里的女人做什么？她们必须做什么？

说来令人吃惊，她们没有什么必须做的事儿。她们在这里很轻闲。她们可以跺脚走路，她们的嗓门都很冲，讲话声音都很大。她们不用每天梳头，只要一早拢一拢就行，就有的女人满头黑发一披，像个疯子，但也没人干涉。她们可以随便穿衣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穿一套鲜红鲜红的大裙没人笑你，只要你乐意。也可以赤裸在山谷中浴风，只要你快活，只要没男人看着，女人岂不是很随便？她们可以大声笑，傻笑上一天也行，她们不必向任何人作揖打躬。她们可以坐在谷中的小酒店里，可以买布，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同生人讲话，即使那人是个十足的陌生男人。她们不为男人做什么事儿。

她们都很懂男人，她们都恨男人！

× × ×

花仙妙灵被母老虎请去做客。

女人谷对女人很是客气，只要你是女人。

× × ×

玉面狐狸被带回到谷里。

谷里像是个城镇，但这里全都是女人，没有男人。

这是第二天，玉面狐狸在这个世界里应该还能活十五天。可他活不上十五天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一天。更确切些说，他还能活上一个白天一个夜晚。

他昨晚很好地睡了一觉。天一亮，他就睡醒了。他躺在床上，想他这最后一天该怎么过。人如果知道了自己只能再活一天，这天无论多长也是短暂的。

这时从屋外走进来四个女孩子。这是女人谷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孩子。

第一个女孩子上来，抚着玉面狐狸的脸，笑得像春天：“尤物，你真幸运，今天的你比皇帝还快活，你想干什么都行，只要女人谷办得到的，你只要吩咐一声就行。因为你是全谷女人的尤物。”

她很嫩，嫩得像叶苞上刚刚绽露的小花儿。

她轻轻地问道：“你想要什么？要我么？要她？还是要她，要不就四个女人全要？”

她们都在笑着看他，等他的一句话。

玉面狐狸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突然对这四个女孩子吼道：“还等什么？还不马上给我穿衣服？”

女孩子们没有惊愕，仍是一脸欢欣的笑容：“要快点穿么？”

玉面狐狸的话让她们意外：“不，越慢越好。”

很慢很慢地穿衣服。

四个女孩子很神奇，那么温柔，不像摆弄些泥土做成的男人，而像是在侍候香草做成的花儿。

玉面狐狸决定到街里去。他没好好看看这个女人谷，这是天下一大恶处，死前不好去看看，怎么行？

他衣着崭新，这衣服的质料手工都极考究，很添他的气派。他在那女孩举起的菱花宝镜中打量了一眼，还算满意：镜中的那个人虽然面色如纸，但两只眼睛很大，人很英俊。

“走！”

四个女孩儿很恭敬，跟在他的身后。

× × ×

街上居然很热闹。

有男人的时候，女人谷便是节日。这一天，女人谷的女人一大早就起来，穿上节日的盛装，准备度过一个女人的节日。

有很多女人在玉面狐狸的门外等候。

玉面狐狸走出来。女人们一拥而上。

一个胖女人搂住玉面狐狸，浑身的肉哆嗦着，喊道：“尤物！尤物！你真是个尤物！”

说完，咯咯而笑，活像只公鸡。

又一个女人不停地亲吻着玉面狐狸的脖颈，一边亲一边念叨：“我不该砍你的脖颈，你看，这么好的脖颈，怎么能用刀砍！”

还有一个女人上来，抓住玉面狐狸的手，一口一口地吮他的手指肚，一边吮一边嘟哝：“男人，我的男人……”

玉面狐狸不知所措。他问跟随他的四个女人：“为什么她们要这样？”

一个女孩嘻嘻笑：“你想怎么样都行，今天你是女人谷的‘尤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另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也说道：“你白天想要……也行，你要谁都可以。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另一个女孩甜腻腻地贴在他身边问道：“你想要谁？”

玉面狐狸冷笑笑：“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在这谷中走一走。”

× × ×

女人谷中有一座庙，独为神奇。庙外跪着两个男像，一个男人是中年人，有胡须，威武但有些狷傲，脸上还有些奸邪的沉思，这个人叫陆啸天，石上铸着名字。另一个是少年公子，飘逸但有些揶揄，神思不属的样儿，似乎心有旁骛，有些少年老成的心思。他的身上铸着一个名字，叫做陆玉之。

进了庙，正中有一个美人塑像。据说这个女人叫冰冰。她死了，据说是死在门口跪着的这两个男人手里。这两个男人都曾经和这个冰冰相爱过。

庙里有许许多多的旌节幡符，奇怪的是在这些幡符旌节上吊挂着的都是一只只破旧的袜子，虽然旧，但洗过了，有的已经洗得发了白。

“这是什么？”玉面狐狸问。

“这是袜子，破了的袜子就要补好，女人会做什么？补袜子。”

补袜子女人冰冰同门外那两个男人陆啸天和陆玉之间有一段极伤心的故事。从那以后补袜子的女人们再也不为男人补袜子了，她们再也不要男人了，女人谷就只是女人的世界。

玉面狐狸慢慢走出了庙门。

× × ×

玉面狐狸进了赌场。

赌场里都是女人。

世界上什么人最好赌博？女人。她们好赌但平时没有机会。这个赌场给女人机会，让这谷里的女人再不用像外面的女人那样天天去庙里上香，抽签时小小的赌一次命运。

女人们在掷骰子。有一个女人显然是输了，她披散头发，赤裸着上身，双目红赤，两眼恨恨地望着骰子。骰子在碗里滚，这女人喊：“大！大！大！”

她必须有四四六、五五四、六六二以上的点数才能赢。她没掷上大，只有四四四三个四点。

她把银子一扔，起身想走，突然看到了玉面狐狸。她恨恨地喊：“难怪我输，原来这里有个男人！”

世上有话说：见了尼姑，逢赌必输。难道这女人谷中也有蹊跷信条：见了男人，逢赌必输？

她长得极美，双目怒赤，像一对闪光的宝石。她一伸手，“砰——”，玉面狐狸又被打倒在门口。然后她又冲上来，骑在玉面狐狸身上：“我宰了你！”

一个女孩子慢慢地说：“你宰不得他！”

披发美女一愣，像才看到那四个静静立着的女孩：“他是咱们女人谷的……尤物？”

一个女孩点点头。

披发美女突然笑了起来，上去拉住玉面狐狸的手：“我打疼了你，是不是？”

她为玉面狐狸擦拭去脸上的血痕，把他拉起来，让他坐在她刚才坐着的座位上赌。

她笑：“你赌不赌？”

玉面狐狸一笑：“赌！”

“赌什么？”

“赌命！赌你和我的一条命！”

众女人都停了手，看着玉面狐狸。

他是她们的尤物，在这一天里，他在女人谷里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别人阻拦。但他的命只有一天一夜，女人谷里的女人的命比他长，他想与披发美女赌命，怎么办？

不答应就破坏了女人谷的规矩。答应，就可能送了她的一条命。

玉面狐狸道：“拿刀来！”

一个女孩递上了一把匕首。寒光闪闪，把手含珠嵌银，这是一把好匕首。

玉面狐狸仍在笑：“我中了毒，所以没有武功了，只有赌博，可以同你一拼，这用不着武功。”

陪玉面狐狸的女孩突然上来，捂住了那只碗：“不行。你要是输了，可以在明早死。她要是输了，就只好用这把匕首。这不公平。”

玉面狐狸一叹：“我别无长技，只好一赌。看来姑娘不同我赌，这是欺我外来之人了。”

披发美女突然一笑：“人？男人也算是人？来，我同你赌，让开！”

她这一声，吼开了那女孩捂碗的手。

“谁先掷？”

“当然你先。”

披发美女不再相让，抓起了骰子。

“点大点小？同点追不追？”

点大为赢，点小为赢，不一样。如果后一个追上了前者，是相同的点数，可以重新掷过，也可以算后者输了，后者同点数不追，这就是让先者为庄家的办法。

玉面狐狸既然想让这女人死，自然不会让她做庄家。但他竟然冷冷说道：“点大为赢，后者同点不追。”

他是想让这披发美女？还是觉得他很有把握可以赢她而故作姿态？

披发美女冷冷一笑，把骰子扔在碗内。

骰子在滚。

女人们都在注意这三粒骰子。平日她们见了男人，都恨不能一人一口把他生生咬碎。可这个男人是个漂亮文弱的男人，她们是不是还盼着马上宰了他？她们如果不盼着杀他，又怎能让他在女人谷中杀死另一个女人？

这三粒骰子稳成了五四三。

众女人长吁了一口气。这五四三点不算大，可也不算小。

该玉面狐狸掷了，他轻轻抓起了骰子。

他扔下了一粒骰子，这是一个六。

又扔下了一粒，还是一个六。

他笑了：“我一掷就是个六，我掷三次，就会是三个六。你说，这怪不怪？”

众女人看着他。谁都清楚，他一定是赢了。他掷了两粒骰子，就是十二点，就是他再掷出一点来，他也赢了。

他不掷这一骰子，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披发美女。

披发美女脸色苍白，抓起桌上的匕首，向胸口刺去。

她没能刺进胸去，因为她的匕首正要扎在玉面狐狸的手上。这只手在她洁白如玉的胸与寒光冰冰的匕首间。她不能扎男人的手。

“拿开！”她冷冷喝道。

“我还没掷完，这里还有一粒骰子。”

披发美女默然说道：“何必再掷，你即使掷出一个一点来，也是大了。”

玉面狐狸一叹：“可惜我已掷不上一个一点。”

骰子叭地掷在碗里，在滚。骰子里有六个面，六个面中最少的就是一片，他掷上一片就算是赢，怎么会掷不上？

骰子突然在碗中叭地一爆，碎了。碎了的骰子没有点。

玉面狐狸笑了，他对自己很满意。如果他还有内力，要掷碎这一粒骰子并不难，可他现在没一点儿内力，这全靠的是一股巧劲儿。

披发美女看着他，脸色突然一阵子苍白。她马上去穿上了衣服。这很奇怪，因为她突然意识到了她在玉面狐狸面前是赤裸着的，她才意识到羞涩。

女人们都静静站着，看着玉面狐狸。这是个不寻常的男人。她们恨男人，恨所有的男人，但现在她们恨不恨这个玉面狐狸？

披发美女梳好了头发，站在玉面狐狸面前，笑：“你为什么不跟我去酒楼喝酒？我想请你喝一杯。”

玉面狐狸一笑。他既然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为什么不去喝一杯，而且是跟一个这样漂亮的女人？

× × ×

他们就到了“幽居楼”上喝酒。

披发美女道：“我叫六儿。我嫁了一个男人，他不许我赌。我不要他了，他把我绑起来打，打得我昏死了几次。那一天晚上，我自己跑了出来，掷骰子。我告诉自己：掷双，就逃，掷单，我就杀了他……你说我掷单还是掷双？”

玉面狐狸一叹道：“单。”

六儿一笑，笑得凄艳：“我掷了单儿，我就把这个男人宰了，进了女人谷，从此再也没人不让我赌了。”

玉面狐狸一饮而尽，放下手中的杯子，看着这个女人。

“你为什么要让我？我赌了半辈子，从来不用人家让……”

六儿突然出手，叭叭叭叭连打了玉面狐狸一顿耳光：“你明天就要死了，可我以后还要赌下去，你要我在女人谷中如何活下去？”

玉面狐狸的脸肿了，嘴角又在流血。他的眼中闪着怒火，但那怒火一闪而逝。

他不是马上就要死了么？既然就要死了，他还会有什么需要？他怎么会在乎这女人的几个耳光？

他轻轻擦去嘴角的血，只是盯着这个叫六儿的美丽女人。她生气的时候很美，流泪的样子也美。

跟随玉面狐狸来酒楼的四个女孩子闻声上了楼。一个女孩子问：“她打了你？你是女人谷中的尤物，你今天可以不动一下，就杀死她。只要你说一句话……”

玉面狐狸冷冷一笑道：“我为什么要杀她？女人谷里的女人都很漂亮，我为什么要杀漂亮女人？这世上漂亮女人本来就并不多。我要是杀了她，岂不是又干了一件焚琴煮鹤的傻事儿？”

六儿突然笑盈盈地过来，捧住玉面狐狸的脸，连连亲吻：“人都说玉面狐狸是个善解人意的好男人，我还不信。今天一看，果然如此。你可真让女人心疼。”

六儿依偎着他，像一个能用笑消解男人一切忧愁的可人儿，像是她从来就只会用媚笑来解男人的愁苦。

玉面狐狸叹了一口气，他面对着女人，尤其是面对着这美得让人眩目的女人，他能讲出什么话？

×

×

×

玉面狐狸刚刚和这五个女人走出“幽居楼”，就被一群女人一拥围上。

这群女人像狼一样扑向他，她们一齐喊他“尤物”。

一个很胖很胖的穿一身红衣红裙的女人上来抱住他，用力咬下了他的一块耳垂肉，让他的耳朵直淋淋淌血。

一个瘦女人上来，一把扯住玉面狐狸的衣衫，掏出剪刀就比划上来。玉面狐狸饶是镇定，也不禁脸色一变。但这女人并不想用剪刀刺死他，只是用剪刀在他衣襟上戳了一个洞，然后剪下去一块他的衣衫。

一群女人冲上来把他的衣衫扯碎，一个女人扯去了一片衣衫，都一哄而散。

“她们这是干什么？”玉面狐狸问。

六儿嫣然一笑：“这是她们的痴情。女人谷有这规矩。这女人如果脖颈粗、黑，就扯去‘尤物’的衣领，这可以让她们的脖子变白。如果女人乳胸不那么坚挺，她们就扯去‘尤物’的前襟，把它缝在亵衣之内，据说这可以让他们的胸乳坚挺。如果她们的身体哪一地方看上去差些，就把‘尤物’的衣襟扯去。这是女人谷的规矩。”

玉面狐狸想笑，但他笑不出来。他无法笑出来，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是一些奇怪的女人。

陪玉面狐狸的女孩子也笑：“整个白天，你可以要谷中的一切，你要什么就可以满足你什么。今晚更是你的得意之夜，从谷主到每一个谷中的女人，你想要谁陪你谁就可以陪你。这是你最得意的时光。”

这女孩子笑得妩媚，与六儿有不尽相同的美妙之处。

玉面狐狸道：“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好好地清静一会儿。”

× × ×

玉面狐狸就有了清静，他一个人坐在屋里。

他想听琴，就有一女孩子来弹，这是那个在溪水边击他一掌的丑女。

丑女的琴弹得很好。她嘈嘈切切，为他弹奏了一曲“白毛风”。这是宋时北方一位琴棋书画皆绝的侠客所作。他在长白山峰上，看白雪飞舞，漫天皆白时所悟。这琴声惨厉嘶吼，让人从这白毛风的嘶吼声中体味一股悲怆。却又从那霸道之中体味出一点点宽厚来。

玉面狐狸双目垂泪。

琴声嘎然而止。

丑女像是他的老朋友，慢慢为他披上了皮裘。

“要不要再奏一曲？”

“你还会……奏什么曲子？”

“春阳杜鹃红。”

“好。”

就奏起了“春阳杜鹃红”。玉面狐狸恍惚看到了悬崖之上突然返青，突然从青葱之色中冒出了一丛丛红色，那是啼血杜鹃的血痕，一片片，斑斑点点洒在树间，让人看了有许多遐思。

玉面狐狸任泪水长流。

丑女问道：“你为什么哭？”

玉面狐狸道：“杜鹃开遍山，长白山就不像个男人，像个妩媚的女孩子。”

丑女慢慢道：“山比我俊，女人谷里的一切人都比我俊俏。”

玉面狐狸道：“你不俊俏，但你很可爱。”

丑女的脸色很冷：“你为什么揶揄我？”

玉面狐狸一笑：“我没那个兴致了，我只能活几个时辰了，你看到过只能活几个时辰的人还跟人开玩笑么？”

丑女默然。

玉面狐狸道：“你很可爱，因为你对别人有爱心。你奏的那‘白毛风’狂厉但不肃杀，竟在这嘶吼之声透一些暖意，你奏的这‘春阳杜鹃红’让人感到了微微暖意，你说，我这将死之人还知有春阳之感，不是你带给我的么？”

丑女盯住他的脸看，像看一件很陌生的东西。

丑女问道：“你中了‘澧香’之毒？”

玉面狐狸一笑，算是默认。

丑女道：“你为什么不去求求谷主，让她为你解毒？‘澧香’是天下无解的五毒之一，只有女人谷可以解救你。你可以去求谷主，让她救你。”

玉面狐狸摇摇头：“我不去，我已经成了你们女人谷的‘尤物’，据说，做女人谷‘尤物’的男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丑女一叹道：“对，那苦楚，谁也受不了。”

玉面狐狸神色淡然。

丑女道：“你当然可以有一条活路。你也知道有这一条活路，不然你也不会与那个花仙入女人谷中来。”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做？”

“我不愿‘百兽舞’落在女人谷里。如果‘百兽舞’落在了女人谷手里，江湖上的乱子就更大了。”

丑女道：“女人谷从来不与外面世界为敌。”

玉面狐狸一笑：“有了‘百兽舞’则不同了。”

注 1：事见熊沐《奇门兵刃》。

七 女人谷中的“尤物”·夜晚

夜终于来了。玉面狐狸被带进了一间密室。这是一间很温馨的屋子，这屋子里让人想起女人，想起那些渴欲的女人。玉面狐狸静静地坐在这里，等待着。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

四个女孩子来了，她们像婴儿一样毫无遮饰。

四个女孩儿站成一排，慢慢跳起了舞。

这就是当年让殷纣王亡国的“北里之舞”。它让男人知道女人的躯体可以呈各种奇妙的姿态。

玉面狐狸冷冷看着她们。

屋门外站着许多女人，有那个穿一身红衣裙的胖女人，还有那个好赌成性的六儿，还有这女人谷中许许多多女人，她们每一个人就是一段故事，一段不与人同的故事。

如果玉面狐狸要这女人谷的谷主母老虎，她也只好来服侍他。这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女人谷中的“尤物”。

女孩儿问：“你想要谁？”

这四个女孩儿的脸上都有光彩，她们都在渴望，渴望与男人亲近。女人谷中的女人也想男人，想男人是因为她们平时没有男人。

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被“尤物”看中，那岂不是在女人谷中很有光彩？

玉面狐狸道：“我要你！”

这女孩儿马上脸上泛起红晕。这红晕使女孩变得美了。她的声音颤抖：“你要我？”

玉面狐狸点点头：“你们四个女孩儿我都要。”

四个女孩儿马上都面露喜色。第一个女孩又略带一点失望。

玉面狐狸的声音很冷：“我想要你们四个人，也想要这谷中的每一个女人，你们可以在门外等着，等着一个个进来。”

四个女孩儿很惊诧，就算他是神人，他也不会在这销魂之夜爱尽女人谷中的每一个女人，他做不到。他是不是疯了？

× × ×

第一个女孩儿坐在他怀里。

他没有与她亲热的意思，而是问道：“你为什么来女人谷？”

女孩惊讶：“就问这个？”

玉面狐狸点点头。

女孩儿伏在他怀里，讲自己的故事。

——她是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有一天她跟家里的长工进了柴房。长工给她讲男人女人。她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话，因为父母从来也不和她讲这样的话，她听了就又害怕又新奇。于是那一天，她和长工就有那事……后来，爹娘知道了，吊死了那个长工，把她锁在柴房里。他们忘了她和长工正是在柴房里过的那第一回。她逃了，烧了柴房，柴房引起了大火，把她家都烧成了废墟。她进了女人谷。

× × ×

第二个女孩儿进来了。

她站在玉面狐狸面前，激动得直哆嗦。

女孩儿的脸烧得很红，她问道：“为什么她出去时一脸的不高兴？是你惹恼了她？你不该惹恼这里的女人，她们明天会让你死得很痛苦，她们会想出这世上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办法来折磨你，让你死不成活不成……”

这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

玉面狐狸看着她：“你们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单单有女人，这世界并不可爱。”

这女孩突然很有风情地一笑。她想让玉面狐狸喜欢她，记住她，哪怕只记住这一个夜晚。

玉面狐狸对她笑：“为什么不讲讲你自己，你为什么来女人谷？”

女孩儿一愣，半晌才答道：“我知道你了，我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快就出去了。”

她还是告诉了他。

一个男人欺负了她，让她失身后，还当众羞辱了她，她想寻死，但被女人谷的人给救了，救她的人制住了那男人的穴道，把剑递给了她。只要她肯刺那男人一剑，那女人便答应带她去一个再也没有负心汉子的世界里去。她做了。

玉面狐狸问道：“你杀了他？”

女孩流了泪，脸红着：“没有，我在他肚子上划了两个大大的叉。”

× × ×

玉面狐狸想见所有的女人。

他听了那四个女孩儿的叙述，他知道女人谷的女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个穿红衣裙的胖女人来了。她很忙乱。

“想不到，想不到你这个小亲亲的还有良心，还想着我。”

玉面狐狸冷冷一笑道：“我想着被咬坏的耳朵。”

胖女人一笑肉都颤：“我不是不心疼你，是想让你好好想着我，让你知道我可是跟这些小妖精们不一样，我有我的迷人之处。是不是？”

玉面狐狸道：“你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

胖女人叹气：“我不知道你一会儿是不是会喜欢我，或者你会把我早早打发走。”

玉面狐狸道：“我只想知道你是为什么来到女人谷的？”

胖女人一下子泄了气，“就问这个？”

玉面狐狸点点头。

胖女人只好讲她的故事。

她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早先还不讨厌她，后来便一天天地再也不肯容忍她的一身

赘肉了，他总是让她等，看她的一身肉，像看一头猪。终于有一回，他叹气说：“喂得太肥了……”他这一句话刚吐出口，她就扑了上去，把他摁倒，卡死了他。

胖女人告诉他，女人谷里的女人没有好东西，她们在外面活不下去，才来这里的。

玉面狐狸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放肆。

胖女人道：“你笑什么？”

玉面狐狸道：“我也觉得你像一只猪。”

胖女人一下子卡住了他的喉咙。动作很快，这么胖的女人按理说不该这么快的。

她把玉面狐狸卡得脸通红。

一个冷冷的声音在胖女人的身后响起：“如果你不放了他，这柄剑马上就会透进你身子。”

胖女人的脸呆板了，她轻轻松开了手，回头看，是六儿。

六儿手里持一柄剑：“你为什么不走开，把他让给我？”

胖女人像看见了一个怪物，慢慢转身，走出去了。

六儿问道：“你想让她杀了你？你不想活过今夜？”

玉面狐狸不吱声。

六儿叹道：“做‘尤物’很不好受。有的男人头一天一夜又喝又嫖，有的男人早几日就哭。你又不喝不嫖，还不哭，是怕死？还是不怕死？”

玉面狐狸不看她。

六儿的脸色变得嫣红。

“你知道，我有一个丈夫。我最早先是和他赌。我不想让他上我的床，就同他掷骰子，他赢了就可以有我。头两个月他还赢，以后他就赢不了啦，他每个月只可能赢一次。”

玉面狐狸道：“你让他赢一次的。”

六儿一叹：“对，有时候女人特别想男人，那男人是个乌龟王八蛋也行。”

玉面狐狸看看她，不语。

六儿突然兴致盎然：“你赢过我的命，让了我。咱们再掷一回好不好？看你能不能上我的床？”

玉面狐狸看她，大声道：“好！再掷一次！”

六儿又执先。

她手抓骰子：“你说了算数，不悔？”

玉面狐狸点点头：“不悔。”

六儿喝一声：“好！”

骰子掷出去，是三个六。

六儿的脸笑成了彩霞：“我也忘了告诉你，我一把能掷三个六。”

玉面狐狸没掷骰子，他已经用不着掷骰子了。

× × ×

再走进来的是丑女，她慢慢坐在凳子上。

丑女很快活：“我把琴带来了，你想听琴么？”

玉面狐狸也笑：“你听说只能活一夜的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只愿意听琴么？”

丑女愕然，把琴轻轻放在案上：“我想不到你会想别的，我已经对男人没一点儿兴致。”

玉面狐狸盯着她的手看，如果只看这一双纤纤玉手，你一定对这双手的主人生出痴想。这双手洁润如玉，纤细似葱。

丑女道：“谷中的女孩子有的是。如果你想快活，完全可以和那四个女孩子在一起，她们都很乖巧，也都很天真。你不是想放松自己么？如果你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你可以和谷主一夜绸缪。”

玉面狐狸仍笑：“你忘了我是谁了？我是狐狸，她是老虎，虽然她是只母老虎，我也只有打哆嗦的份儿。你以为我会愿意同她在一起么？”

丑女呆呆地看他一会儿。

丑女不愿同他做爱。

他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有毛病？他不同那四个依人小鸟儿般的女孩子亲近，他不同那个泼辣喜人的六儿狂欢，却要和这个丑女寻欢。

丑女看着他：“你知道，你是谷中的‘尤物’。”

“尤物”有权利，有他这一夜的欢快，丑女也不能违背他。

丑女突然抓住了他的手：“你还可以想一想。想一想你来这女人谷的目的，如果你不动我，我可以去为你求谷主，让她解你的‘澧香’之毒。”

玉面狐狸摇摇头。

丑女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八 母老虎

现在，母老虎正和花仙妙灵喝酒。

母老虎笑：“你是个女人，所以占了便宜。玉面狐狸就要死了，而且死得很惨。可你却坐在这里，一点事儿也没有，很悠闲地喝酒。你不惦念他？”

花仙妙灵一笑：“我惦念他，他这会儿岂不是最快活？他这会儿会想起我么？他会想起我这个女人么？男人看女人的目光，岂不是世上最飘移不定的东西？”

母老虎拍掌道：“好，好，精彩极了，该浮一大白。”

就又饮酒。

母老虎问道：“你在等他死？”

花仙妙灵道：“你要处死他，等不等都是一回事。”

母老虎道：“不光是你，还有俏女人明珠来，小女孩于姥姥都来了，都来等他死。”

花仙妙灵叹道：“果然挺悲壮，还有男人么？”

母老虎一笑：“男人不入谷，谷口有‘六君子’在等他，也许在等你，等我，等俏女人，等于姥姥。”

花仙妙灵笑：“好，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母老虎道：“你说，玉面狐狸临死之前会把这‘百兽舞’传给谁？”

花仙妙灵道：“传给你呀，只要你答应不处死他，只要你解了他的‘澧香’之毒，他就可以把这‘百兽舞’传与你。”

母老虎叹道：“你又胡说了，他只可能传给你，再不就传给那个冷热不定的俏女人明珠来。但我可以断定，他决不会传给于姥姥或者我。”

花仙妙灵的话问得很傻：“为什么？”

母老虎的脸色极为沮丧：“因为他并不喜欢我们这两人。”

× × ×

夜已经很深了。玉面狐狸在暗中寻觅丑女。丑女在夜中就不丑了，何况她的身体又是那样妙不可言。

她的身子抖得厉害，看得出，她是一个未经情事的女孩儿。

玉面狐狸的手忽然停住了，问道：“你为什么进女人谷？”

丑女不该进女人谷。因为太丑，就该少了男人的欺凌，没男人欺凌，世上尽可以活，何必进女人谷？

丑女好半天没讲话。

玉面狐狸抚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很柔软。

她不大想讲她自己，但还是讲了。

她丑，没人理她。她想男人，但没有男人。她就想法去欺负男人，欺负的法儿也很

可怜，只不过是想要男人注意她就是了，但男人都看也不愿看她。她决心杀男人，杀那些最漂亮的男人，杀那些对漂亮女孩笑的男人。

丑女道：“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男人。明天，我会要求谷主，让我最后杀死你。”

玉面狐狸道：“好，你为什么不一上来就杀了我？或许那样我就可以少受一点儿罪。”

丑女叹道：“你没那份福气，你明天会受尽凌辱。每一个女人谷中的女人对男人都怨恨，她们明天会用世界上最残酷的方法儿折腾你，直到最后一个女人才有权杀死你。那时，你其实早就死了，杀不杀你，也没什么区别.....”

玉面狐狸很镇定，身子甚至都没有抖上一抖。

“你不怕？”

“怕。因为太可怕了，所以怕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 × ×

他们的面前站了一个女人。这女人进来时毫无声息。这是女人谷的谷主母老虎。

母老虎对他笑：“这一天很快活，是不是？”

玉面狐狸点头：“快活，快活极了。”

母老虎道：“可你再没时间了，你马上就活到头了。你中了‘澧香’之毒，每天都要发作，这是凡人所不能忍受的，你居然能活了这三四个月，真叫人佩服。你为什么不好好想想，把你的‘百兽舞’传给我，然后救治好你自己，那样你就又可以好好活在这世上了。”

玉面狐狸摇摇头：“不。”

“为什么？”

玉面狐狸道：“因为你喜欢杀人。”

母老虎道：“我没杀过好人，没杀过一个好男人。”

玉面狐狸闭目不语。

母老虎叹了一口气，慢慢转身向外走。

“耽误了你的良宵美夜，真对不起。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为了你，来了小女孩子于姥姥，来了俏女人明珠来，还来了你的花仙妙灵。这儿好热闹，这里就只缺了那个鱼漂儿了。你说鱼漂儿为什么对你不感兴趣？你人虽漂亮，又有天下绝技‘百兽舞’，可还是不能吸引这个鱼漂儿，是不是？”

母老虎走了，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

× × ×

玉面狐狸问丑女：“你说，鱼漂儿为什么不来？”

丑女也是女人，女人显然不乐于和男人谈另外的女人。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鱼漂儿。”

玉面狐狸突然笑了，他笑得很坦荡：“对呀，你怎么会知道，你又不是鱼漂儿。”

九 最毒女人心

夜晚总会过去，怀中的女人总会离开，玉面狐狸慢慢坐在床上。

丑女盈盈而礼道：“多谢陆公子，让丑女知道男人尽管薄情，也有温柔。”

玉面狐狸只是淡淡一笑。

丑女曼声道：“要不要我唤那四位女孩儿为你沐浴，更衣？”

玉面狐狸道：“就劳丑女了，好不好？”

丑女竟然无喜亦忧，道：“好。”

× × ×

天大亮了，女人谷一片欢腾。

这一天才是女人谷的正日，是折磨男人的日子。折磨男人，岂不是女人心底里的最高愿望？

女人们早早来到“鹰台”。

女人谷中有一块大石，石块大约有几间房厅那么大，上面什么也没有，女人谷中的女人称那儿为“鹰台”。所有闯入谷中的“尤物”最后都该死在鹰台。

女人谷中的女人们盛装而至，她们等着这只“鹰”。

这人即便是鹰，今天也会被她们扯撕成一只光腚鸡。

太阳刚刚从谷巅升起，浴日的鹰台上是一片血色。玉面狐狸被引到了鹰台之上。

引他上台的仍是那四个女孩子。

玉面狐狸向鹰台下看。

台下全是女人，似乎整个世界的女人都在这里了。那个红衣裙的胖女人居然在为他哭泣，念叨他是她看见到的一个好人。她手里握着一支灵幡，她今天要为玉面狐狸焚烧一陌纸钱。

下面坐着几个外来之人。

花仙妙灵低着头，她的身边有几个女孩子，都佩剑。她们周围都有一丛丛鲜花与别人断开。没人敢碰她这些鲜花。这是些开在不同季节的鲜花，竟莫名其妙地都在这儿绽开了。

花仙妙灵的旁边坐着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身后也有几个女人。奇怪的是那几个女人长相一般，而且对这小女孩毕恭毕敬，一口一个姥姥。这四个女人差不多中年，一个给她拿着三串糖葫芦，一个给她拿着糖稀糖仁儿，还有一个给她拎着食盒，另外一个给她拿着一大摞手巾。这小女孩吃东吃西好像没什么准主意，一会儿要糖仁儿，一会儿又递回去，再吃糖葫芦，又从食盒中拣一两件点心来食，不过人倒好干净，吃一口擦一次手，擦一次手扔一条毛巾。她只顾自己吃东西，根本不看鹰台上的玉面狐狸。

这小女孩是江湖上人人谈之色变的于姥姥。

于姥姥的另一边坐着俏女人明珠来。她踞坐地上，一柄古剑横在膝上，无视无听，

瞠目凝坐。

没有鱼漂儿，没有那个玉面狐狸曾经邂逅而遇的女孩儿。她曾经想在“六君子”的威逼下救起他。但她没来，没来女人谷。她是不屑来看他，还是对他的“百兽舞”没什么兴致？

但玉面狐狸的面子已足够大了，这里有天下五个绝顶女人之中的四个：小女孩于姥姥、俏女人明珠来、女人谷谷主母老虎，还有花仙妙灵。

他死得也够份量了。

四个女孩儿中的一个对谷中众人道：

“女人谷里，只有女人。所以这男人过了今天就没了，女人谷里就又只有女人了。可这男人今天是咱们女人谷中的‘尤物’，咱们一向对‘尤物’都极关照，是不是？现在谷中来了客人。这些客人都是女人谷的稀客，她们是江湖上声名颇著的于姥姥……”

小女孩于姥姥突然不吃东西了，开口纠正她道：“小女孩于姥姥！”

她的声音不大，但极响亮，谷中众人都仿佛听在耳边。

女孩子一笑，接着说道：“还有俏女人明珠来女侠，有花仙妙灵女侠……”

花仙妙灵冷冷道：“我可不是什么女侠！”

女孩又笑一笑，颇不以为忤：“还有‘六君子’也来了，但他们是男人，能记住咱们在谷口石壁上那几个字，就没进谷中来。不知几位对咱们女人谷中的‘尤物’有何要求？尽可以先讲。”

女人谷有这规矩，外人要想动女人谷中的“尤物”，得在先讲明，女人谷会让她们先去折磨“尤物”。

× × ×

俏女人明珠来道：“我有话要讲。”

女孩儿点点头。

俏女人仍坐在那里，昂声道：“陆灵生，我问你，你中了‘澧香’之毒，即使不死在这女人谷是不是也只有十三天可活了？”

玉面狐狸一笑：“不错。”

俏女人明珠来道：“你独一个人有天下绝技‘百兽舞’，是不是？”

玉面狐狸道：“对。”

俏女人的声音很柔和：“武林秘技，不应随你自暴自弃而从此绝世。不管你想如何，总该把这绝技交与武林。在这儿的几个人都不是庸手，你为什么择人而授，只是束手待毙？”

玉面狐狸道：“我不想传人。”

“为什么？”

“怕别人用‘百兽舞’去害人。”

“你为什么不挑选一个让你放心的人？”

玉面狐狸一叹：“没人可以让我放心。”

俏女人脸色一变：“这么说，你不相信于姥姥，也不相信女人谷谷主，更不相信花仙妙灵与我？”

玉面狐狸一叹，等于默认。

俏女人一叹道：“那你死定了。”

× × ×

女孩儿问花仙妙灵有何话说？

女人谷中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谷的“尤物”是她带来的，花仙妙灵会不会是玉面狐狸最恨的人？她会问他什么？

花仙妙灵道：“陆公子，你昨天、昨晚过得……可好？”她的声音哽咽。

玉面狐狸叹声：“不好。”

花仙妙灵的声音中竟有些委屈：“有什么不好？不是有许多女人么？”

玉面狐狸道：“我才知道，我最想的，并不是女人谷中的女人。早知如此，我不该听你的话。”

花仙妙灵的话很轻，很空：“你后悔了？”

玉面狐狸道：“不后悔，好在你陪了我来。”

花仙不讲话了，她是不是犯痴了，她为什么不问玉面狐狸那武林绝技“百兽舞”？

× × ×

小女孩于姥姥对玉面狐狸道：“你知道你会怎样死么？”

玉面狐狸：“不知道。”

小女孩叹口气：“我也不知道。武林人尽管不知道怎样死，但心里还大多可以猜测，死于刀、死于拳、死于剑、死于器。可这女人谷的‘尤物’死得可就千奇百怪了，死得让人想不到。因为这样，每逢女人谷里有‘尤物’我宁肯不吃不喝也得来看。我看了十几回，也没看够。你受不了这个，你现在挺硬气，但过不了一个时辰你就会告饶。那时你就只要喊一声：‘于姥姥！’我马上救你出谷，让你自己找一个安安静静地方去死。”

玉面狐狸一叹：“这主意不坏，但我不知会不会让于姥姥失望。”

小女孩又开始吃了：“你像这冰糖葫芦，不会让我失望的。”

× × ×

母老虎看着玉面狐狸。

“很简单，只要你肯把‘百兽舞’传与女人谷，你就可以得救了，可以不受这种罪过，你是不是已经回心转意了？”

玉面狐狸道：“现在还没有。”

× × ×

太阳升起来了。

玉面狐狸要受“尤物之刑”，他的脸色很淡漠。

红衣红裙的胖女人一扯嗓门，开始大哭。她也许是唯一一个为玉面狐狸而哭的女人，她是为她自己而哭，还是为他而哭？没人知道这个，除了她自己。

十 女人的刑罚

有没有人留心问过女人，如果让她们随意摆布男人，她们会做什么？

一个女人说：让男人天天搽脂粉，在她膝头上绕来绕去，做笑模样。

一个女人说：让男人天天给她倒洗脚水，让男人天天给她打扇子。这个女人怕热，但天热时又只好给男人打扇子，自己脸上流汗。

一个女人说：让男人天天做饭，端上来，让男人看着女人吃饭。等女人吃过之后，男人再吃饭底儿。

一个女人说：女人去赌，让男人在一边端茶倒水侍候赌局儿。

一个女人说，女人去找男人，让自己的男人在家里等，一夜一夜地等着女人归来。谁知道女人有多少欲望？

× × ×

按女人谷的规矩，那些在头天夜晚被这个“尤物”叫去的女人可以最先来折磨他。

最先上来的是第一个女孩儿。这女孩儿哭着走出了那间密室，因为玉面狐狸只是问她为什么来到这女人谷中，他没爱她。

女孩儿站在他面前：“你和女人好过？”

玉面狐狸点点头。

女孩儿的脸上有一丝幽怨。她掏出一块火石，点着一块布，这块布上浸满了油，她用这块油布来烧玉面狐狸的手。

玉面狐狸大叫一声，痛苦得直哆嗦，他的手被烧得吱吱响。

女孩很冷漠：“你不该问我为什么进女人谷来的。我只想烧柴房，根本不想烧死我家人。你知道么？”

玉面狐狸点点头。

这块布烧成灰烬，女孩儿走下鹰台。

× × ×

第二个女孩儿站在他面前，这个女孩儿脸上有泪。

玉面狐狸面色苍白：“你既然进了女人谷，就不该有眼泪的。”

女孩儿哽咽着：“我忍不住。”

玉面狐狸：“忍不住就很麻烦。”

女孩儿凑近了他：“我怀里有一把匕首，你自己动不了，我可以一匕首杀死你。你就可以不再受罪了。好不好？”

小女孩于姥姥突然大声道：“傻瓜，傻瓜，女人谷怎么也出这种傻瓜？”

花仙妙灵却望着这鹰台上的二人笑了一笑。

玉面狐狸道：“你杀了我，就破了谷中的规矩，你马上也会死。”

女孩儿泪眼婆娑：“我愿意同你一起死。”

玉面狐狸道：“可我不愿意死。我想好好尝尝‘尤物’的滋味。”

女孩儿咬牙，不再讲话。

玉面狐狸道：“我看轻了你，你为什么不在我脸上用匕首划上一个大大的叉？”

女孩吼道：“不！不！”她叭地打了玉面狐狸一个耳光。

× × ×

第三个女孩儿来了。第四个女孩儿也过来了。他们都没有折磨他，只向他表示了她们的幽怨。

第三个女孩儿用她的剑削下了自己的一绺青丝，拧成了绳儿，勒他，勒得他气都喘

不上来。

第四个女孩用两手的尖尖玉指摀住他的上下眼皮，不让他眨眼。

“你这个混蛋，别闭上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我，后悔不后悔？”

玉面狐狸后悔，因为她摀住他的眼皮，好长时间不让他眨眼，他闭不上眼，泪水都流下来了。

鹰台下的女人就都知道他后悔了，后悔得直流泪水。

× × ×

红衣红裙的胖女人上了鹰台。她是不是这里唯一不想折磨玉面狐狸的女人？

胖女人一用力，一根木制的灵幡儿竟插进了石缝里，笔直地站着，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灵牌。

灵牌上写着：“玉面狐狸陆灵生之位”。

胖女人把这块灵牌放在玉面狐狸面前。她笑盈盈地问：“你今年贵庚多少？”

玉面狐狸愕然，不知她为什么问这个：“二十一。”

胖女人道：“好年纪，好年纪！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根本没胖起来呢，那时我很苗条，你信不信？”

玉面狐狸只好说信。

胖女人的手很快，在灵幡上系了二十三张岁头纸。

“是二十三张，应该多两张，你明白不明白？”

玉面狐狸不明白。

胖女人在玉面狐狸面前放了一个火盆，开始烧纸。

她烧纸时很特别，两腿跪着，如丧考妣。

胖女人的哭中气很足，很响亮。她哭得很有节奏，而且抑扬顿挫，有板有眼。

还会“哭诉头”。哭诉头，就是边哭边讲。讲活人与死人的关系，讲生离死别的痛

苦，讲男人女人的不易，讲生死两茫茫的无依。

胖女人哭诉头很动人：

“哎哟哟……，你不该死却偏要死，阎王爷又不是你亲老子，你忙忙碌碌去奔死，你让我伤心，让我难受，你这个丧天良的小子……”

众女人中竟有人像帮腔一样跟着哭，但大多只唱而没有泪。

“哎哟哟……，男人像堆臭狗屎，你不睬不看可知道在哪儿有。没了狗屎，谁还看路？你死了还不如我死，我死了天下清静，你死了我活个啥意思……”

谁见到过别人为自己哭丧？这决不是开玩笑，这是真正的哭丧。灵牌在，说明你已断魂。丧幡在，说明你已丧魄。纸钱在，说明你已走上幽冥之路。女人的哭声，让你身上一阵阵冷，你已经身如僵尸。

活人被她一哭，也没了三魂，走了六魄，何况你马上就已经不再是活人！

玉面狐狸满头汗出如雨。

花仙妙灵看到了他这模样，知他马上就会倒下，就飞掷去两朵花。

这两朵花正好落在他手里。他马上去吸花香。这是两朵梔子花，是夏夜香浓的梔子花。

玉面狐狸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

胖女人一见他没倒，反倒不哭了。她很温情地看着玉面狐狸：“我把你哭伤心了，是不是？”

玉面狐狸只嗅着花香。

“你为什么不把这一枝花儿给我？你哭一哭吧，哭一哭你就会好受一点儿。”

玉面狐狸紧紧握着这花儿不放。

胖女人叹气，无奈，下去了。

玉面狐狸已经死过一回。

×

×

×

丑女没有上鹰台。母老虎是女人谷的谷主，她也没有上鹰台来。就该六儿了。

六儿笑嘻嘻地看着陆灵生。

陆灵生惨然一笑。他看见六儿，总是想笑，虽然这笑很难看，但毕竟是在笑。

六儿把手掌凑到他面前：“看，这是什么？”

这是三粒骰子。

“知道是哪三粒么？”

是他与她赌性命那三粒？还是他与她赌陪夜的那三粒？赌性命的骰子只剩下两粒，有一粒被他掷碎了，这肯定是她赌陪夜的那三粒。那三粒骰子对她岂不是很照应？

六儿看明白了他的心思，摇了摇头：“不是那三粒。这其中两粒是你的，一粒是我的。

玉面狐狸有脸色苍白，笑一笑：“好！不知道这一回赌什么？”

“赌该你死，还是该我死！”

台下一片哗然。

女人谷当然还有规矩。女人谷中的“尤物”必死。但也有例外。当年冰冰与陆啸天、陆玉之的那一点缠绵情怨就是有了意外，冰冰以死谢答陆啸天，又以毁容之举来报已死去的病虎曹春，这一举成了女人谷对男人的最后一点恩惠：如果有一个女人可以为你献身的话，你就可以活下去，这个女人当场替你死在鹰台上。

花仙妙灵马上站了起来，想向鹰台上飘去。

小女孩于姥姥的话很冷，一下子拽住了她的脚步：

“花仙做什么去？难道看不出人家那是一腔挚情么？”

花仙妙灵就又缓缓坐下。

女人们都等着玉面狐狸开口。有的女人失望，她们还没有上去羞辱这个男人呢，就

这样散了？有的女人很宽慰，她们心中早就认为，像玉面狐狸这样的男人不应该被杀死。他很英俊，又不畏死。

英俊而又不畏死的男人天下有几个？

可玉面狐狸笑了。

“谢谢你。”

六儿一下子热泪流出来了。

玉面狐狸道：“你是个好女人，我盼你那一回掷的是双。”

六儿能听懂。玉面狐狸盼她当时掷双，只是逃走，并不杀死她的男人。

她泪流满面：“我也后悔，我也后悔，我当时该掷出双。我犹豫了，就出了个单儿。”

玉面狐狸道：“所以我不同你掷。”

六儿抓住他，摇撼他，“你为什么不掷？”

玉面狐狸凄然一笑：“我掷不过你。”

六儿流着泪下去了。女人们就仍上台去。

× × ×

一个女人撕扯着玉面狐狸的头发，吼叫着：“你再扯不扯我的头发了？你这个王八蛋！你把我的头发都扯光了！”

这是个总被男人扯头发的女人，她扯下了玉面狐狸的一绺头发。

这女人扯着这一绺头发，神神叨叨地下台去：“这是好头发呀，是不是？我总用最好的梳头油，你知道不知道？你扯下这头发，我就好难看，对不对？”

× × ×

天要晚了。女人谷中的女人仍在忙碌。

他们在折磨玉面狐狸，是不是也在折磨她们自己？

小女孩于姥姥道：“陆公子，你已经受不住了，你只要喊一声于姥姥，我决不会让

你受这群疯子的凌辱。”

玉面狐狸闭上眼，不答。

俏女人明珠来道：“你不与这些疯女人在一起，是不是惦念着我？如果你那一天不那么倔强，我们岂不是一对快乐鸳鸯？你想不想与我做快乐鸳鸯？”

只有母老虎和花仙妙灵不讲话。

玉面狐狸仍稳稳地坐着，已经失去了内力，他靠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

十一 丑女

玉面狐狸的身子仍稳稳地坐在鹰台上。女人们折磨够了，她们本想一个一个走上台去，就把这个男人折磨至死，但这一会儿都忽然想：“让他死吧，马上死了就是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不管她们是不是上过台。

最后一个要杀死他的人是谁？是母老虎？

不是，她坐在台下一动不动。

慢慢走上来一个女人。这个人是丑女。

为什么偏偏是丑女？难道是因为她与玉面狐狸有了一夜缱绻？还是她心里情愿让这个男人死在她手里，而不容别人染指？没人知道丑女的心思。

丑女上台来，是来结束玉面狐狸的生命的，可她却带着那一张琴来。

丑女对他说话了：“你的命马上就没了，我是最后一个给你以折磨的女人。”

“不对！”

鹰台上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就是花仙妙灵，她脸色很严肃。

丑女觉得很怪：“你来干什么？”

“我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女人谷有这个规矩，是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替‘尤物’去死，让他活下去。对不对？”

丑女点点头：“对！”

花仙妙灵一笑：“那好。”

她突然拔剑，想横刎自尽。

“叭！”一声脆响。

剑锋没横向脖颈。

剑锋上横贴着一排四粒糖山楂。

小女孩地姥姥冷冷道：“花仙，你耽误了我吃冰糖葫芦。”

玉面狐狸看着花仙妙灵：“这不怪你，是我让你带我进谷的。”

花仙妙灵突然大骂：“混蛋，笨蛋，难道你就看不出我喜欢你，我情愿替你去死？”

玉面狐狸愣了，他看不出，他真的看不出。也许是因为他一头扎在了女人堆里，所以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有一个心头上的女人。

女人要救男人，男人会不会情愿？男人大多都会情愿，因为说到底，男人比女人自私。

可玉面狐狸不情愿。

“花仙，你知道我还有几日好活？”

“不管你有几日。”

“胡说！我求你，替我收尸，好不好？”

花仙无语。

“我不愿死在这个只有阴风的女人谷里。我愿意死在外面，死在花丛之中，你本来答允过我的。”

花仙哽咽道：“好。”

于姥姥叹道：“这个狗屁不懂的男人，偏有这么多废话要说。”

玉面狐狸道：“我要是有权说话，就可以这样安排，花仙，我要同你结婚，过一辈

子快活的日子。至于我的‘百兽舞’么，我可以找一个传人……”

玉面狐狸的目光在众女人脸上扫过。

小女孩于姥姥希望得到这武林绝技。俏女人明珠来也盼这绝技。母老虎当然也渴望它。只有花仙低下了头，丑女不看他。

玉面狐狸突然说道：“丑女，如果我可以活下去，我该把这‘百兽舞’传与你的。”

× × ×

玉面狐狸仍是那样静静坐着。

花仙妙灵突然对玉面狐狸施了三个大礼。

“花仙，你这是做什么？”

花仙凄然一笑：“我这是告诉你，我已经是你的妻子。”

她慢慢走下鹰台。

她已经在武林中宣布，她从今就是玉面狐狸陆灵生的妻子，而玉面狐狸马上就会死。

玉面狐狸突然睁开眼，他突然变得很有神采。

丑女看着他：“你此生不虚了。”

玉面狐狸笑一笑。

丑女说道：“我来杀你，先为你奏上一曲。”

玉面狐狸道：“多谢。”

丑女道：“你……昨夜不与我温存，是因为……花仙？”

玉面狐狸一叹：“正是。我是个大傻瓜，对不对？”

丑女道：“好生羡慕，世上哪里还有你这样的傻瓜，我也去找一个，也像花仙一样，不虚此生。”

玉面狐狸道：“多谢你，知我心思。”

丑女便摆好了琴。

奏什么？奏一曲“松入风”？奏一曲“春阳杜鹃红”？还是奏一曲“白毛风”？

玉面狐狸摇头。

就奏一曲“浮萍”。这是一曲很哀伤的歌儿。丑女边奏边唱：

“浮萍很细，细得不牢靠，

它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抓不着。

大雨一过，它没在原处，

到处漂。

-

浮萍很小，

小得没根苗，

它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抓不着。

大风一过，

它没在原处。

到处漂。”

丑女一曲歌罢，唱得玉面狐狸唏嘘不已。

玉面狐狸突然大声对丑女说道：“我决定现在把‘百兽舞’传给你！”

丑女笑道：“你不要想错了，你可以传给花仙，可以传给谷主，可以传给于姥姥，就只能传给我。”

玉面狐狸笑一笑，对花仙道：“你要‘百兽舞’么？我可以传你。因为你已经做了我的妻子。”

花仙妙灵冷冷一笑：“留着你的‘百兽舞’吧，我恨死了你的‘百兽舞’！”

于姥姥突然道：“你为什么不传给我？我可以用‘百兽舞’让你在武林中永垂不朽

的。你是不是疯了，传给这个丑女人，她用不了三天就会被人杀死，你那‘百兽舞’就没了。”

玉面狐狸一叹，好像认为她讲得有道理。

玉面狐狸看着丑女：“你想不想要这‘百兽舞’？”

“不想。”

“为什么不想？”

“我要杀你！因为我不想被人杀死。”

玉面狐狸这时竟然笑了：“你真的要杀我？”

丑女恨恨道：“当然是真的。”

玉面狐狸突然说道：“你其实不该杀我的，‘六君子’要杀我，你救了我。我走了，你生气。你何必对一个死人生气？你又何必救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六君子’不是你的对手，起码你可以走开，这事办得不那么绝情，你为什么想不开？”

台下的人都听糊涂了。玉面狐狸这是死前发谶语么？

丑女轻轻叹一口气：“你已经糊涂了，死之前的人都会糊涂。”

玉面狐狸一笑：“我不糊涂，我不想死。我想好好做一回花仙的丈夫。做花仙的丈夫那滋味一定很不错。”

丑女道：“可惜你马上就是一具死尸了。”

玉面狐狸道：“你可以用那张琴把我杀死。”

丑女道：“好，好！就用琴杀死你，又有什么不行？”

× × ×

丑女弹琴。

她头一回弹“橘颂”。

她为什么弹“橘颂”？这本是春秋时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赞高人志节的一曲颂歌，她

弹这曲子有什么用处？用这曲子杀死玉面狐狸么？

她又弹了一曲“静女”。

“静女”是写一个女孩子，在城门楼下等她的恋人，她等恋人那心情好焦急啊。恋歌也能杀人么？如果恋歌可以杀人，世上还要那些肃杀哀怨的音律做什么？人人都情愿在恋歌中死去。

但玉面狐狸浑身哆嗦，面无血色，他马上就不行了。

花仙忍不住：“陆郎！”

她冲上鹰台，但猝不及防，被母老虎点中穴道。

陆灵生挣了一会儿，汗如雨下。他的脸色渐渐平静，终于倒在鹰台上。

十二 婚礼

玉面狐狸死了。

真的死了？于姥姥上了鹰台，她与俏女人明珠来都去试了试他的鼻息，才知道他确实是死了。

结果并不十分美妙。但终于自己没得到，别人也没有得到那“百兽舞”。

于姥姥和俏女人都匆匆离去。外面的女人呆不惯这女人谷，只有花仙妙灵和母老虎没走。

花仙妙灵无论如何得在这里呆上一夜，第二天用马车把玉面狐狸的尸体拉走。

× × ×

她与母老虎静夜相对，默默无语。

母老虎告诉她，鱼漂儿来了。

鱼漂儿果然来了，果然是那个笑嘻嘻的女孩子鱼漂儿。

花仙没心思同鱼漂儿讲话，但她不能一句话也不讲，她问鱼漂儿来这里做什么。

鱼漂儿笑，笑得很灿烂：“我已经十六岁了，你知道十六岁的女孩子最想干什么？”

花仙摇头，她不知道。她已经没有十六岁那日子了。

鱼漂儿依在她耳边说：“她最想结婚。”

鱼漂儿今夜儿结婚，今夜在这女人谷中结婚。她请花仙给她做伴娘。

鱼漂儿那笑很灿烂，她不知道花仙刚刚死了自己的男人。花仙是江湖上人，她不能向鱼漂儿讲这些。

可是，母老虎就不知道么？

花仙就当了伴娘。她想：一个人苦，何必扰别人的福呢？她同鱼漂儿一齐走到了一间新房。这像是个密室。

密室里居然没点上蜡烛。

鱼漂儿很慌乱：“为什么不点灯？花仙姐，快，快坐下陪我一下，我喊人点灯！”

花仙坐下了。鱼漂儿在喊人。

灯点起来了。没了鱼漂儿。这不折不扣是一间新房，可没有人。

× × ×

门开了。花仙的眼睛里没有一点生气，她不想看来人是谁。

那人走在她身后。

好半天没声响。

那人一叹：“就是你不喜欢我，也该看我一眼，是不是？”

这是个男人，声音很熟！

花仙一回头，就看见了玉面狐狸。

真的是那个在笑着的玉面狐狸。

她上去抱住他，抱得死死的。她马上后悔了，她会把他搂得窒息，因为他没有内力。

可他有内力，他劲儿比她大，花仙以为这是梦。

她没看见身后来的一群人。

母老虎、丑女、胖女人、四个女孩子、六儿、都是女人谷中的女人。

花仙流泪了，她不知说什么好，抓住丑女的手。

她突然想起了鱼漂儿。那个快快活活的鱼漂儿哪去了？

“鱼漂儿，鱼漂儿！”

玉面狐狸叹气：“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抓着她的手，还到处喊她？”

果然，丑女的脸儿变了，她真的是鱼漂儿。

× × ×

深夜，花仙问：“‘百兽舞’是什么？”

玉面狐狸告诉她——

“百兽舞”，是长白山百兽的搏杀生存之道，为拯救自己性命而用的最高求生技巧。世人也懂鹰爪、鹤爪、虎扑、蛇噬，但不知道交融揉合之变化无穷，不知一旦机变，会有无穷之力。人如施此技，恍惚身如百兽，最容易弄乱自己的性情。

鱼漂儿是性情中人，不会乱性。所以才传了“百兽舞”与她。

花仙笑了，她好快活。

她找到了比“百兽舞”更宝贵的东西——一个男人，一个真性情的男人。

绝技会有，真性情的男人少有。

寂寞剑

一 小小酒店

古道上，有一家小小酒店。

小小酒店里有一对夫妻。他们每天打烊之后只希图两钱银子，好过第二天的日子。

他们的野心不大，所以在店门口挂上了酒旗，上面写了两个“小”字，而且确实那“小”字是一个比一个更小。你如果不细心看，根本就看不清那第二个“小”字。

店主夫妻没有孩子，他们决心两个人活到老。

× × ×

太阳刚刚升上一竿子高，小店热闹起来了。

先来了一拨人，六个，这六个人都很怪，长相奇特，让人不敢注目。第一个人脸上被人横砍了一刀，看去一半阴一半阳。第二个生就左一只小小猴耳朵，右一只佛一样的垂肩大耳。第三个头尖得像枣核，光头上有三道箍。第四个人噘着嘴，嘴巴上竟吊着一柄扇子。第五个人是个矮人，总对人眯眯笑。第六个人长着很长的眉毛，看上去年岁却不一定很大。

这六个人骑着极骏的老马，都在小店里下了马。

六个人要酒要菜，坐下来喝酒。

显然在等人。他们向山边的大路上一边观望一边喝酒。一坛酒下去了，人人都没有醉意。

从山路上来了一匹马。这马很瘦，瘦得毛很长很长了，虬骨突出，好像马眼珠子都突鼓出了眼眶。马无精打采地走着，见了酒店，居然停住，再也不走了。

马上是一个穿破烂长衫的中年文士。这人显然不想在酒店里留连，就连连勒扯马缰，扬鞭打马。他打马那手也没一点儿力气。马不肯再走，嘶叫了几声，马嘶声倒是很响亮。

这中年男人念叨着：“又馋了，又馋了，你这狗东西，一见了酒就迈不动步了，这叫我怎么办才好？”

中年文士只好下马。

他选一副靠路边的桌头坐下。马儿偎在他衣袖边，他的袖子有一处绽了线，上面还

有被马撕咬的齿痕。

马儿又咬他的衣袖。

“狗东西，你就不会等一等？”

马儿不肯等，它可能又饥又渴。

中年文士道：“有酒么？”

店里的男人为他端来了一壶酒，还有一盘山菜。

没等这中年文士端起酒壶，那匹马就咬住酒壶，吱吱地把酒吸干了。

马儿又把酒壶放在桌上，又咬中年文士的袖子。

“狗东西，没有了，我没银子啦，你又不是不知道。用什么再去买酒？”

马儿撕咬着他的衣袖，他的衣袖又绽开了一大截儿。

他不生气，只是拍着这一匹瘦马的头。

× × ×

有个女人的咯咯笑声传来。

中年文士回头一看，棚子边站了一个很丑很丑的女人。

中年文士淡淡地望着她：“你笑什么？”

丑女仍笑：“你为什么叫他狗东西？你骂它，是因为它爱喝酒？”

中年文士道：“它就叫狗东西，你还能叫它别的名字不成？”

丑女奇道：“我来叫它一声好不好？”

中年文士道：“这马识人，你要是好人，就不妨叫它。你要是恶人，它就不愿答应你。”

丑女竟然拍掌道：“好，好！我当然是好人，我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呢。”

她果然抚着马头：“狗东西，狗东西！”

马看看她，竟连连点头。

丑女大喜，忙喊店家拿酒来。她给这叫狗东西的马喝了五壶酒。

这马喝了酒之后，竟然能扬起脖颈来了，那一身疲疲懒懒的骨头也像立了起来。它昂头长嘶，长鬣振飞。

这会儿，连店家男女这等俗人也看出了这是一匹好马。

六个怪人中的那阴阳脸和长眉人突然大声说道：“好马！”

丑女就坐在中年文士身边。

中年文士道：“你为什么不自己坐？”

丑女道：“我坐在这里不行么？你是嫌我这个人丑？”

中年文士摇摇头：“我自己也不俊。”

他真的不很英俊，一副穷途潦倒的可怜面孔。

丑女很能喝酒。

中年文士只吃他的一盘山菜，他用长长的苍白细瘦的指头拣菜吃。

“你为什么不喝酒？”

“没有银子。”

丑女放桌上一锭银子：“这不是银子？”

中年文士看看她，又摇头：“我是说我没有银子。”

丑女道：“你怎么没有银子？这不是银子么？”

她的手在鞍袋上一掏，果然掏出了一锭银子。

中年文士的脸上有了点惊异，他看着丑女道：“我真的有银子？”

丑女在笑：“你当然有银子。你有银子，我也有银子，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喝一顿？”

丑女盯着中年文士的眼睛。

中年文士道：“好，那就喝一顿。”

小小酒店里有野味、风干了的熟肉。两个人用风干的熟肉下酒。一递一杯地喝，喝

了一坛酒。这不是什么好酒，是那种在山野小店里可以随时见到的村酿。

丑女很有兴致：“我们为什么不划拳？”

中年文士道：“你划不过我。”

丑女笑道：“不一定，试一试。”

中年文士道：“赌什么？”

丑女道：“我输了，听你的话，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输了，听我的话，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中年文士淡淡说道：“好。”

就划了一拳，丑女输了。

丑女道：“你要我干什么？”

中年文士一怔，他真不知道要让这个丑女孩儿做什么，他只是稍稍这么怔了一下，就说道：“喝一盅酒吧。”

丑女喝下了一盅酒。

又划了一拳，丑女出手慢，就赢了。

中年文士知她耍赖，只是惊讶地看了看她，没讲话。

丑女笑：“你输了，现在你该听我的了。”

中年文士仍淡淡地看着她。

阴阳脸嘟哝着：“她想要那人的马。”

六个怪人都看着她，不知道她会要这个中年文士做什么。

丑女笑盈盈问店家娘子：“你能不能给我一根针线？”

丑女要来针线，为这中年文士缝那让马撕扯绽线了的衣袖。

× × ×

阴阳脸和一难和尚突然出声道：“是她！”

六个人都从座位上跳起，马上就围住了这两人。

中年文士像没看见六个人。

丑女恐怕是有些吃惊，她的针扎在中年文士肉里。

“疼么？”

中年文士摇摇头。

阴阳脸冷冷一笑：“疼么？”他是在学丑女的问话，那声音竟然有些猥亵，六个人都哈哈大笑。

丑女很镇定。她缝完了最后一针，扯断了线，对中年文士道：“你可以走了。”

中年文士像很糊涂，看着这六个人：“他们为什么围上来，想缝衣服么？”

丑女摇了摇头：“他们要找我的麻烦。”

丑女对六个人道：“‘六君子’，我们何必围在这里，去一边说好不好？”

猿佛耳道：“你拿走了咱们的买命钱，恐怕得留下命来。”

一难和尚道：“你进了女人谷就以为没人会知道你了么？你易了容就以为人家认不出你了么？”

丑女叹气：“我本来以为认不出，可早就给人家认出来了。”

她当然不是指的这“六君子”。

长眉人道：“你得了那绝技，是不是？你今天不对‘六君子’有个交待，你走不出这酒店。”

“六君子”杀气腾腾，丑女无路可退，那中年文士只顾吃酒。

丑女看看他，再看看惊惶失措的店主人夫妻，突然道：“好，我跟你们走。”

“六君子”很满意，因为他们抓到了鱼漂儿。抓到了她，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她有了那“百兽舞”的绝技。那个玉面狐狸入了女人谷，再没出来，只有从这个鱼漂儿身上找那“百兽舞”秘技了。

他们就向外走。

阴阳脸一边走，一边叭地掷在中年文士桌上一包银子：“你的马我买下了！”

阴阳脸去抓那匹瘦马。

瘦马嘶吼着挣扎，阴阳脸连抓了三次，也没抓住。

他感到很丢脸。他倏地出手，在这匹马向他脸上扬蹄而踢时，抓住了马前腿。

中年文士突然出声一呼：“狗东西！”

马居然再也不跳不蹦。

阴阳脸上去扯住马缰。他回头怒视中年文士：“你是喊马，还是骂人？”

中年文士神情仍很淡，嘟哝道：“我这一次是骂人，骂那六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他声音不大，但“六君子”刚好都能听得见。“六君子”中，四个人回过头来，逼在他身边。

中年文士仍在饮酒，不理睬他们。

一难和尚突然把三十两银子扔在桌上：“这是你的买命钱。”

中年文士见钱眼开，竟然连话都没听明白，马上把这三十两银子拿了起来。

“我正好缺银子。”

丑女突然喊道：“放下，放下，这是江湖上的‘六君子’，你只要拿了他们的银子，他们就会杀了你！”

中年文士还是很懵懂，他看着丑女：“不会不会，谁会想杀一个人，还给他银子？”

丑女急道：“他们不光给你银子，还把这银子埋进你棺材里去呢。快扔下银子，快走！”

中年文士淡淡地看着酒杯，突然吟起诗来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

他这是在吟哦李白的《将进酒》。

这是个呆子！丑女恨恨想道，人家扔下银子，马上就要杀他，他却高吟这《将进酒》。

“快扔下银子！”丑女喊他。

中年文士仍在念诵。

“六君子”忽然都停住了，脸上马上变成死一样的恐怖。他们一齐跪倒在地，冲这中年文士磕头，哀声讨要银子。

中年文士道：“这银子是你们给我的买命钱，为什么给了又往回要？”

阴阳脸道：“我瞎了眼.....”

他真地用手指一插，瞎了一只左眼。

中年文士道：“你不是瞎了眼，而是坏了那只左臂。”

阴阳脸道：“对，对，我坏了左臂。”他叭地击掌，把一条左臂打折了几处。

“六君子”中的一难和尚突然惨声道：“行了！”

他又向中年文士磕头：“请发慈悲，让我们自己死。”

“六君子”都握兵刃在手，竟一点儿也不想向这位中年文士发难，只是一心一意想杀死自己。

一难和尚吼了一句：“江湖上再也没了‘六君子’这一号人物了！”

六个人一齐向自己动手。猿佛耳双笔直刺心胸，阴阳脸戒尺直击向头顶，矮子一对金瓜砸向太阳穴，噉嘴人的扇子刺向喉咙，一难和尚两指点心穴，长眉人用一柄匕首。

“叭叭”爆响。

六个人全被封住了穴道。

这是那三十两银子，打在他们穴道上。

一难和尚道：“你不想让我们自杀？”

中年文士道：“买我命的银子还你了，还不快滚！”身子一飘，倏忽之间就一进一退，人仍坐在原处。

六个人的穴道全都拂开。六个人匆匆磕头，跑出去了。他们跑的时候竟然面露喜色。

他们为什么这样怕这个中年文士？他究竟是谁？

二 西风寒夜五色鬼

丑女同中年文士一齐上路。他告诉丑女他叫病夫。病夫骑着狗东西，在料峭秋寒中独行。

丑女想：江湖上的“六君子”也是颇有名头的人物，被他这么轻轻念上几句李白的《将进酒》，就都吓跑了，他准是个大人物。

“他们为什么怕你？”

病夫一笑，不讲话。他的马很快，跑得很稳。

“你为什么讲话？”

“因为寂寞。”

“我和你一起，总不停地讲话，你就不会寂寞了吧？”

他摇摇头：“你不懂，寂寞是人心里的，不在于身边是不是热闹。”

病夫长啸一声，声震数里，他的神情很是落寞。

× × ×

他们宿在一家店里，丑女和他分住在隔壁。

病夫在饮酒，他每天只要坐下来，手里就一定握着一只酒杯。他用酒来打发漫漫秋夜。

客店很冷清。月夜，传来一声声鬼啸。

又有鬼在夜哭，哭的是吊死鬼，嚤嚤细声，不绝如缕，一点点沁人肺腑。还有鬼在唤魂，呦呦鸣唤，像牛犊寻母。更有哀鬼在叹息，一下下叹气，叹得人万念俱灰，认定世人忙碌皆无谓，人生转瞬即逝，何必忙忙碌碌？还有一个鬼在吱吱咬牙，这声音直刺入人耳管，让人心里一阵阵战栗。更有一个鬼只是咯咯冷笑，这笑不入耳管，只砭肌肤，让人从股腿间生出一阵阵颤抖来。

丑女冷冷坐定，突然轻声说道：“既然是五色鬼来了，为什么不进来？夜半惊人，殊为无礼。”

丑女的屋子里就站了五个人。这不是人，没有一个有点人样子。丑女虽丑，但和这五位比起来，就算是很漂亮了。

这就是五色鬼。

鬼也有颜色？

有。

吊死鬼是白色，他的脖子很细长，软软的像系不住这颗头颅，脖颈上系一条白绢，是陈后主用过的？还是隋炀帝使用过？这白绢逶迤拖曳，给人生无数恐怖。唤魂鬼是黄色，一身土黄，谁见过土黄可以穿成一身衣物的？偏偏这唤魂鬼穿的一身土黄，让人想起一句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哀伤鬼在叹息，他穿的是一身白衣，白衣上竟真的有斑斑血点，血点密布全身，让人想起泣血而恸的杜鹃。咬牙鬼穿一身黑素，这颜色让人生怖，知道鬼咬牙，像千年枯朽之中爬起的魑魅，不类人行事。冷笑鬼穿一身绿色。绿色偏好冷笑？绿色就十分冷寒么？

这就是关东路上人人谈之色变的五色鬼，今夜偏偏找上了丑女。

吊死鬼道：“鱼漂儿？”

丑女点点头。

咬牙鬼道：“你是不是以为咱们丑，就不好把你那娇嫩嫩的小脸给咱们看？可惜你这模样还是比咱们五色鬼强。”

唤魂鬼道：“你在女人谷的事儿咱们都知道了，你躲不过去。”

丑女轻声一叹，她知道躲不过去。女人谷是女人的世界，凡是女人皆可以去，只要女人聚集在一处，就无秘密可言。

哀伤鬼道：“你得了‘百兽舞’，咱们可真想为你哭。”

冷笑鬼道：“那是好事，人人做梦都想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哭？”

哀伤鬼道：“你没那能耐，怎么能让人不伤心？你丢了‘百兽舞’，也丢了你自己的性命，怎么能不为你哭？”

果然，五色鬼都一齐哭起来。

谁见过鬼哭？只听说过那一个词语“鬼哭狼嚎”，狼嚎固然是难听已极，鬼哭就更是让人生怖。你能面对着这绿色的脸、赤红的脸、惨白的脸、土黄的脸和另一张黑灰的脸而不生怖？你能听着这五个鬼不类人声的哭啼而不变色惊惧么？

鱼漂儿无论如何胆大，毕竟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儿，她害怕，双手直抖，额头在冒冷汗。

这时，只要五色鬼一齐出手，她会立刻被制。她宁愿被人凌辱一千次一万次，也不愿这五色鬼阴森森冰冰凉的鬼手碰她一下。

鱼漂儿用力一吼：“别哭了！”

她这一吼，五色鬼反倒哭得更厉害了。

× × ×

就听得有人一叹：“你这个丫头不懂，五色鬼是有伤心事才哭的，对不对？”

鱼漂儿就见到了冷冷地站着的病夫。奇怪的是，他进来时不光她人不知晓，就是那五个鬼也没听见。鱼漂儿很快乐，像要溺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她这回不是独自面对着五色鬼了。

五色鬼竟然一齐住了哭声，惊奇地看着病夫，道：“你怎么知道咱们的心事，人怎么会知道鬼的心事？你是人是鬼？你是谁？”

病夫冷冷道：“我是病夫，只差一步就成为鬼了，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心事？”

吊死鬼道：“你知道咱们有什么心事？”

病夫悠然道：“当然知道。”

他指着吊死鬼道：“你凭这一条白绢杀人，先把扣子系死，然后对面勒死人，你总是伤心，世上的人咋这么不抗勒，勒一勒就死。你想找到一个勒不死的人，而且他或许可以把你日夜吊在颈上的这一条白绢除去。”

吊死鬼沉默了半晌，道：“你这人果然有些名堂。”

唤魂鬼道：“你既然有这么大神通，为什么不一并讲讲五色鬼的心事？”

病夫酒杯往口中一倒，道：“好！你这个唤魂鬼总是想学学楚地遗风，像楚人招魂那样捧死人衣冠，从野外一步步唤魂归来，但你从来没有听过诗圣屈原的《招魂》，你梦寐以求的是那招魂曲博大宏深的曲调，你找不到那曲子，觉得唤魂时也无力。”

唤魂鬼脸色苍白，显然是又被这病夫说中了心事。

“你是哀伤鬼。你学人哀伤，不独自愁，但你在蓟山恶风岗与人赌哀伤，那是一个女人，你与她赌三日三夜，泣泪后继血，三日后你败了。你在三日之内，失落头发八百根，而那个女人失落头发九百一十一根。你的白发只有一半，而那女人三日三夜头发全白，你输了，从此郁郁不乐。”

哀伤鬼突然泪水哗哗淌。

病夫又看定冷笑鬼：“你一生对世人冷笑，但此生又遗憾不已。你有个女人，但她

离你而去。她与你在一起，只盼你不再冷笑，只盼你面上有一点暖意。可你做不到，她才离你而去。从那以后你笑得更冷，但你心中更伤心，就笑世人，其中最实在的，还是在笑你自己。”

冷笑鬼笑着笑着，笑就僵在脸上。

病夫最后看着咬牙鬼，不讲话。

咬牙鬼咯咯咬牙，终于怒吼一声：“讲啊，讲啊，为什么不讲话了？”

病夫道：“你咬牙，是因为你凡事临头总害怕。你哆嗦。有一回你遇见了对头，你怕他，因为你功夫不如那人好。可你与那人相对，咯咯吱吱咬牙，终于让那人忍不住焦躁，盛怒之下动手就露出了破绽。你把他杀了。从那以后你就总练咬牙，你临战时还是惧怕，但又想用咬牙唬住人，想图侥幸取胜。”

咬牙鬼不咬牙了，没了咯咯吱吱的咬牙声音，果然他是在哆嗦。

病夫道：“世上的人都有病，也不独是你们。但有病的人毕竟是人，有病的人也不必全变成鬼的。鬼哪里有人可爱？做鬼哪有做人舒服？”

五色鬼的脸色居然也会变，只不过是绿的更绿，白的更白，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吊死鬼突然一声吼叫，五色鬼齐齐向门外逃去。五色鬼毕竟是五色鬼，只见袍袖一划，不见走动，人已飘向门外。

鬼被人讲中了心事，鬼怎么能不逃？五色鬼马上就没了踪影。

× × ×

鱼漂儿笑着对病夫道：“我才知道制服人不一定要用武功。”

病夫竟然摇头道：“错了，你错了。你以为他们全走么？”

鱼漂儿愣住了，五色鬼没有了踪影，怎么没走？

病夫道：“你听，他们回来了。”

鱼漂儿是在听，是在认真听，但她什么也没听见。可她看见了，五色鬼又飘忽而入，

围住了病夫。

病夫的神情很冷漠，他是不是总是这样寂寞？他是不是总也不想放下他的酒杯？

吊死鬼突然讲话了：“咱们不能走，只有你这一个人知道咱们的短处。”

唤魂鬼插言道：“人家都说，说话不揭短，打鬼不打脸。”

哀伤鬼一叹道：“鬼有脸，人有皮，你这样让我们五色鬼怎么活下去？”

咬牙鬼道：“咱们就是要和你比一比人谋鬼计，看人强还是鬼强。”

冷笑鬼道：“咱们想得明明白白，你杀了咱们，咱们也不过还是鬼，至多不过是没了那五色儿，都成了阴鬼。咱们要杀了你，可就把你这人弄成了鬼。这事儿干干不赔本。”

五色鬼一齐向病夫逼近。

病夫竟然不惧。他向鱼漂儿道：“你瞧，钟馗不打鬼，鬼也杀钟馗。是不是？”

吊死鬼道：“你这人天大聪明，竟忘了五色鬼还有一忌。”

病夫淡然道：“真的不知，不知五位忌什么东西？”

唤魂鬼道：“当着姪子不讲矮，你当着咱们五色鬼提那个倒霉的钟馗，咱们只好杀了你。”

说杀就杀，五色鬼一齐扑向病夫。

鱼漂儿从没见过这么诡异的身法。

吊死鬼颈上的白绢舞动起来了，像两只长长的手臂，这白绢飘忽如风，一次次去缠病夫的脖颈。哀伤鬼的手里多了一个钱凿子，这是一个铁器，是为死人凿打纸钱用的，像一个钱管，刃口弯成一个方格。这钱凿子是件奇门兵刃，看来可以制穴还可以发暗器。唤魂鬼手里多出了一支招魂幡，这幡儿上面吊着银线，荡来绕去呜呜飞响，似在一步步招病夫的魂魄。咬牙鬼用的是一只碗和一根尺把长的酱杆儿，酱杆儿头上有一团棉球儿，谁都明白这是死人头上的倒头饭碗和那用来给死人开光的沾水酱杆。这玩艺让人厌

恶，谁乐意让他用这酱杆在眼前比划，何况这咬牙鬼还一边比划一边叫嚷：

“开眼光，亮堂堂。

开耳光，听八方。

开鼻光，闻麝香。

开嘴光，吃牛羊。”

他把这病夫当成了一具死尸，这岂不让人又厌恶又恐怖？

冷笑鬼用的是一柄斧子和几枚桃心棺材钉。谁能眼看着这鬼像钉死棺材那样操起斧头把桃心棺材钉往身上头上乱钉？

鱼漂儿又惊又怕，她心里堵得慌，又有些恶心。人好躲，鬼难缠。

病夫躲避着五色鬼的攻击。他既不想让吊死鬼绕上白绢把他勒死，也不想让哀伤鬼在他的皮肉上打上纸钱印儿。哀伤鬼一边打一边哀声惨凄：“打点钱吧，留着用，打点钱吧，留着用。”招魂幡的银线在咝咝响，唤魂鬼一声声嗥唤：“病夫——，回来！回来吧——，病夫——”这唤声凄切，让人不忍卒听。他更得躲着咬牙鬼的那只碗和一团棉球，他知道这碗中有毒，棉球中有腐尸之蠹，沾上一点儿便可致命。他也不想被冷笑鬼的斧子钉上，那钉子钉入人体，还哪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

饶是病夫的步法飘忽，也抵不住这五色鬼的配合无隙。

鱼漂儿一狠心，一咬牙，想冲上去。

病夫突然长啸一声，唰地从腰里抽出一柄剑来。

这是一柄怪剑，剑身极长，剑面极薄。病夫手一抖，在空中挽无数剑花，剑花幻化成一团团彩虹。

五色鬼突然住了手。他们的脸色肃然。

五个人一个声音，这声音很绝望，是鬼的声音：“寂寞剑？”

病夫仍很淡漠：“对，寂寞剑。”

白绢不飘忽了，如果用白绢去对付寂寞剑，不如先用白绢勒紧自己。钱锺子不挥舞了，寂寞剑一出，钱锺子内的毒针便如雪逢暴日。招魂幡不飞舞了，谁知道寂寞剑一挥，这银线会飞成几百根银刺飞向哪里？是奔他自己的穴道，还是奔向双眼？倒头饭碗和酱杆儿也不伸了，还在后悔刚才对寂寞剑的主人说那一番“开光开光”的鬼话？阎王斧都会笑你痴傻。斧子钉子自然也不向人比划了，再比划，别人就开始为你钉棺材了。

他们的神色很尴尬，他们才知道今天夜里是鬼打墙了，打的是一面铜墙。

寂寞剑只一晃，又不见了。没人见到这剑是如何收回的。

病夫手上无剑，但意中有剑。

五色鬼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还是该愁还是该咬牙。他们头一回知道做鬼的日子快结束了。

× × ×

寂寞剑，江湖人谁不知道寂寞剑？

凡是走动江湖的，都知道寂寞剑。因为寂寞剑太有名了，所以寂寞剑的主人反倒一天天被人们淡忘了。见过寂寞剑的人都死了，他们死时都不寂寞。他们常常是名重一方的豪雄，不然就是威震天下的大盗。

据说寂寞剑从不与别人的兵器碰撞。要与人比武，这怎么可能？你用招式，别人也用招式，你出剑，人家有刀枪，甚至有剑的克星蜈蚣钩，剑来钩往怎么会不碰撞？

但江淮大侠杨怒的话你该信，他是蜈蚣钩与寂寞剑那一场比武的唯一证人。杨怒那神色是悠然向往：“整整打了八十一个回合。蜈蚣钩狠，甚至削去了米大侠的袖子，但八十一个回合，没有一声兵器撞击声……”

有人忙问为什么。

杨怒轻轻扼腕一叹道：“米大侠的寂寞剑，从不与蜈蚣钩碰撞。”

“难道蜈蚣钩的主人至死也没能让他的钩去碰一次寂寞剑？”

杨怒一叹道：“如果他击上了一下，米大侠的剑还怎么叫寂寞剑？”

寂寞剑只喋血，一向不与别家兵器相击撞，因此它很寂寞。

寂寞剑的主人米离是不是也很寂寞？

鱼漂儿看着米离。她只是听爹爹俞波儿讲过米离。她印象中的米离是神，而不是这么样一个神情落寞的书生。他无敌于天下。名动天下的蜈蚣钩在淮阳一役中就被称为“天下第一钩”了，但它在寂寞剑下走了八十一招，不能与寂寞剑一声相吻，便殒落了。

世上绝技，谁再与寂寞剑争锋？

× × ×

五色鬼呆若木鸡。

寂寞剑出手，在他们手中的奇门兵刃中游走，挽无数剑花，如果寂寞剑要杀人，他们五个已真正成了鬼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五种奇门兵刃组成的密网中，竟有一剑可破隙而出，不碰一下兵器，轻易取去他们项上人头。

他们万念俱灰。

米离突然淡淡一笑。说道：“五色鬼会不会喝酒？”

三 酒中寂寞

谁能体味酒中寂寞？在夜色如水的深秋，在客居他乡的小店，据几凭案，与几个人不类人、鬼不是鬼的陌生人喝酒，有几分情趣？

米离的那一只酒杯始终不曾离手。只不过在刚刚拔剑时，他左手握杯，如今又用右手握杯了。

他的右手除了握剑，这一生就只握过酒杯么？他曾握过女人的柔荑，体味过那一腔情愫的欢慰么？他的手曾抚摸过女人如云的长发，曾体味过那醉人的体香与呢喃的情话么？

看他那样子，像似一生只多握酒杯，而少握剑柄。

五色鬼心中有鬼。鬼在心中打鼓。他们不知米离为什么不杀鬼。他是不屑于杀？还是不愿杀？还是不肯杀？

五色鬼很有办法，虽然是在黑夜，但一转眼间就备办好了这些菜。菜是佳肴，酒是名酿。五色鬼心中惴惴，与米离、鱼漂儿对桌而坐，不时看一看米离那神色。

米离永远是那样落寞。也许他也是鬼？他是个永远也不会快乐的忧愁鬼？

米离一口一口地啜酒。

他是个男人，不折不扣的男人。这种男人一看时很普通，再细看看觉得有些刚毅，仔细瞧瞧，便知道他把人生人世的一切都隐在心底，从来不把苦难的重负推与别人。这是刚强的男人，重病至死也不会呻吟一声的男人。

可他喝酒的样子却像个女人。

五色鬼只是惊奇地望着他，他们不敢讲什么。

鱼漂儿忍不住问道：“米大侠，你喝酒的样子像个女人。”

她刚刚吐口，顿觉失言。米离是何等人，她不该这么轻率地讲他的言行。

但米离身子忽然一震，他脸色红了一红，眼中闪出柔柔的光来。

这眼光像寂寞剑，好温柔，有那么一道彩虹从鱼漂儿心底升起。这是一个好男人，他肯定懂温柔。

× × ×

米离对吊死鬼道：“为什么不解开你那白绢？”

吊死鬼一脸惨笑：“解不开，陈后主用它自尽，隋炀帝靠它送终，一生一世，谁解得开它？”

米离的手一抖。不知他这是不是寂寞剑法，那一条白绢竟飘飘而落。

吊死鬼的细长脖颈上没了白绢，就冷冷地打了一个颤。

“勒人至死，须得看死人那暴突眼珠挣扎死相，你也未必快活，为什么不毁了它？”
吊死鬼默然。

米离以一指划地，地上的白绢被指力割成寸断。这指力如非亲见，五色鬼与鱼漂儿至死也不会信。用手指剪银子，断兵刃这勉强可以去做，但要以指为剑，去割空中或远处的柔柔白绢，这很难想像。

吊死鬼突然深施一礼：“多谢米大侠，助我脱身鬼域。”

× × ×

米离一笑，看定唤魂鬼。

“如果我让你听到诗圣屈原的《招魂》，你是不是这一生心中再无遗憾？”

唤魂鬼呆怔住了，看着米离，以为他听到不是真人所言，实为梦幻。

唤魂鬼突然身子一飘，避席跪下道：“如果大侠让我知道了阴人的极致，我这一生魂魄就有所依了，又何必去唤人魂？”

米离一笑，道：“如果我猜不差，你背上的是一张长琴，解来借我一用。”

唤魂鬼将琴递上。

米离抚琴，叹一句：“好琴！”又轻轻一吁：“我已是多年未抚，不知能不能畅你情怀，我勉力一试。”

琴音清越。从静夜中突然浮出一方土地，那儿有熙熙攘攘的人群，烦恼人生，嘈杂声浪，时时击人耳鼓。便从那声浪中渐渐隐出一块红红的土地来，萧瑟秋风，凄凄坟场，有几陌纸钱化为蝶灰，在空寂的黄昏中追逐昏鸦。

人声杳然。黄牛归栏，鸡立于埭，一片晚霞烧着楚地的宁静。屋场的静寂，消沉了牛马羊群的低嘶，从土地上渐渐浮上来一丝黄昏的慵倦。

秋风呜呜地吹得凄凉。

有一老者长身宽袍，长冠博带，手捧一套失魂人的衣冠，从田野中走来。他双目迷

离，神思不属，一步一唤：

“魂兮，归来！

你莫去东方。

东方有火，有霹雳为殃，

你蹈不得火，它烧你成灰，

使你不能归乡！

-

魂兮，归来！

你莫去西方。

西方瘟疫，弥雾桃瘴，

你吸不得毒，它毒你化汁，

使你不能归乡！

-

魂兮，归来！

你莫去南方。

江南水患，无舟援溺，

你鳧不得水，它不吞不吐，

使你不能归乡！

-

魂兮，归来！

你莫去北方。

北方寒彻，嘶虎寒狼，

它撕碎了你，让你无血无浆，

使你不能归乡！

-

天地虽大，没你栖身的地方。

看见了这一身衣物么，

它引你回家，回你熟悉的故乡。

房是泥做的，床是木张的，

席是蒲苇的，枕里有稻糠，

你回来吧，别再四处飘荡。

.....”

琴音袅袅，引鬼神泣啼。米离的脸上，已挂一串清泪。谁见过寂寞剑？谁见过寂寞剑的主人流泪？见寂寞剑不易，见寂寞剑的主人流泪更难。

他的泪水很畅快。

唤魂鬼也已经成了一个泪鬼。

弹毕，米离怔坐不动，俨然是一尊石像。唤魂鬼与其他鬼也都迷痴于琴音鬼域之中不返。鱼漂儿看着米离，心中隐隐作痛。这是个拿灵魂用酒洗涤，拿悲哀伤戚下酒的男人。这揪撕心肠的哀伤不类人情。

唤魂鬼跪了下去：“米大侠，这根杆子没了.....”

唤魂鬼把那一根招魂幡折成几段，掷在地上。

唤魂鬼道：“过去听说孔夫子听了韶乐，三个月不知吃进嘴里的肉是什么滋味，以为他这是言过其实，为圣人夸口，今天听了米大侠招魂，知道鬼域也有极致，也是我辈这一生无法到达的境界。既无此能力，又何必抱着这一根杆子做样儿，不如弃了鬼气，还来做人。做鬼做不好，做人倒可以重来一试。”

米离一笑，笑得很凄伤：“这样就好。”

× × ×

米离看定哀伤鬼。

“蓟山恶风岗那一赌，你本来胜了，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胜了，所以这几年一直郁郁不乐。其实，哀伤胜人，又有何益，与一个女人比哀伤，就更失了人道，也有悖于鬼道，是不是？”

哀伤鬼身子一阵哆嗦：“请问米大侠，怎么知道那一场赌是我胜了？”

哀伤鬼伤心多年，为那一场赌胜不赢。他明明输与了恶风岗那女人，为什么米离大侠却说那一场赌胜已是他赢了？为什么他说得那么肯定？难道九百一十一根头发比八百根少？难道满头白发比头发花白还差些？

米离道：“这说到你的心事，望莫怪我才是。你一生有伤心事三件，她有伤心事十件，这样一比，你与她谁更哀伤？”

哀伤鬼道：“她怎么有十件哀伤事？”

米离道：“言人之隐，实为罪过，但为解脱你的痴迷，也只好说它了。她那十件伤心事儿是：夫死、子丧、女痴、家道中落、情人变心、仆人盗财、丧失武功、身中剧毒、无亲无故、无食无欲。”

哀伤鬼的脸竟能渐渐明朗起来，他猛地扑地，向米离磕了三个响头。

“多谢米大侠，我这几年痴心哀伤，总想到头发全白时，再与她一赌输赢。今日听米大侠一言，输的是她，而不是我。这让我死也瞑目了。”

谁能相信，这个哀伤鬼竟能面露笑容？

× × ×

咬牙鬼不咬牙了，身子哆嗦，他又羞又愧，竟然讲不出一句话来，他只是用眼神哀求米离。这哀求是求米离别讲他，还是求米离快说说他？

米离望定他。

“其实你不用羞，也不用怕。见了高手人人都畏惧，只不过害怕的方式不同罢了。你说，夜半过坟岗，高吼自唱歌的人怕不怕？”

“怕。”

“但人说这是勇敢，你临敌时不可能不怕，你不怕别人，还怕自己。怕自己不能战胜懦弱，我与蜈蚣钩那一战，就很怕。”

“你也怕过？”

“我怕，手心有汗，这是前所未有的。我告诉自己，把手里的汗攥干了，再出剑不迟。于是我慢慢攥干了汗，第八十二个回合我才真正出剑。”

因为怕，才在那生死之搏时避了八十一个回合。这话说来让人难以相信。但这话你得相信，这话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你必须得相信它。

“你不该羞愧，人不害怕，不会是人，鬼不害怕，不会是鬼，兽不害怕，不复为兽。”

咬牙鬼道：“可我发抖，只好去咬。”

米离淡淡道：“我有个好主意，今后与人动手，你先想：至多不过是再成为鬼，就不用咬牙了，何况我理直气壮！那样你就不会咬牙了。而且你可以直言告诉对方，让他等你，咬牙过后再战，不是很好么？如果他不等，我也没什么遗憾。对不对？”

咬牙鬼竟能龇牙一乐，笑了。咬牙鬼的牙很白，很结实。

× × ×

米离最后看着冷笑鬼。

“你为什么冷笑？”

“一切都好笑。”

“什么事儿好笑？”

“一切都很好笑，很滑稽。”

“当着女人，尤其是心上的女人时，大概不能好笑。”

“你知道一个女人爱你，又不理不睬你，好笑不好笑？你知道那爱看上去是假的，像是假的，其实是真的，好笑不好笑？你见了世事颠倒，人情虚伪，忙忙碌碌，骗人骗己，好笑不好笑？”

冷笑鬼又要冷笑。

“不好笑，这都不好笑。”

冷笑鬼看着米离。

“你知道一个女人爱你，又不理不睬你，她必然是心中有难言之处，她好可笑，又好可怜。你知道那爱像假的，其实是真的，那好让人心酸。把真做成了假，都是太痴情的缘故。这一点也不可笑，实在可敬。明知亲人要死，却婉言抚劝，这是情份。明知情愫一片，却生假嗔假怨，不是情是什么？世事颠倒，人情虚伪都可憎，不可笑。”

冷笑鬼一饮而尽，望着酒杯。

米离道：“我也知道女人，她爱你，就够了。只此一句，何必其他？有人爱着的男人，一身是快乐，痛苦忧伤寂寞算什么？”

冷笑鬼眼中有泪：“米大侠，我敬你一怀，敬你是汉子，不是敬你那一柄寂寞剑！”

两人一饮而尽。

米离的脸上竟有一些红晕。

鱼漂儿望着米离，望痴了眼。

四 女儿情

分手时五色鬼没了白绢没了灵幡儿没了钱凿子没了斧子棺材钉没了饭碗酱杆儿。五色鬼把这些东西埋在山里，立了一个大大的墓碑，上面写上了“五色鬼之墓”。

鬼已死，人再生。五色鬼都换穿一身白色。

鱼漂儿发现五色鬼其实都长得不难看。

吊死鬼的样子很亲切，那长长的细脖子总让人想笑。唤魂鬼像个帐房先生，苍白的脸上竟然有些纯朴的笑意。哀伤鬼很英俊，谁会想到鬼也这副好模样？看来他只要不哀伤，准会有女孩子喜欢他。咬牙鬼总咧嘴笑，他告诉米离，他以后总笑，笑起来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谁见过笑着的人会咬牙？冷笑鬼不笑了，他在沉思，他想去找那个爱他的女人。她今天爱不爱他都没有关系，要让她看见，他再不对一切都冷笑。

五个人拜倒在地上。

米离也跪下，对他们磕了三个头，慢慢说道：“我向人磕头。我从来不向人磕头，除了父母。这三个头，一磕你们由鬼变成了人，二磕你们从此别过，平安快活。三磕世人多福，因为你们想着他们。”

五个人哭了。

他们昂然上路，头也未回。他们没讲叫什么名字。

关东路上再也没有了五色鬼，可天下又多了五个人。

× × ×

米离骑上狗东西。

寂寞人，配一柄别人见不到的寂寞剑，骑一匹瘦马，踽踽而行。

他排解了别人的忧伤，他自己有没有忧伤？谁来解他的忧伤？他排遣了别人的寂寞，他自己有没有寂寞？谁来慰藉他的孤寂？

没有人？有，他的身边有鱼漂儿，一个敢做敢为的十六岁的女人。她决心把这一切给这个男人，这个她从小听来的神话中的男人。

两人两骑走在山路上。米离的目光始终不看她，看着前方。他的目光中有一种执迷，还是一种凄伤？

× × ×

山中有石块，也有溪水。

鱼漂儿娇笑着，扯住了他的马：“等等我，我梳梳头，洗洗脸。”

米离身子轻轻一飘，人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他闭目吐纳，等她。

鱼漂儿急急下了马。她是女孩子，她有许多事儿要做。

古人说：“女为悦己者容”，这话说得不好。没有花容月貌，男人怎么会喜悦？男人不喜悦，你怎么打扮也枉然。鱼漂儿头一回不愿再说自己丑，她一分一秒也不愿做那个丑女了。她要让米离看，她很漂亮，是一个活泼美艳的十六岁女孩儿。

鱼漂儿用溪水洗去脸上的药物。心噗噗跳得厉害，差不多要蹦出腔子，落入水中去了。

鱼漂儿最后看了看溪水，然后起身笑盈盈地向米离走去。

她的脸很圆，身子很丰满，上穿鹅黄上衣，下穿白色纱裙。她把丑女的衣服扔溪水里去了。

“去吧，丑八怪！”

她来到米离身边。站在他上风。他已知道她站在面前了，但仍然闭着双眼。

她星眸含怨，轻轻地唤他一声：“米离！”她决定从今以后，不叫他什么米大侠，也不叫他米大哥，只叫他米离。

他睁开了双眼，有点惊讶。

鱼漂儿笑了，笑得有点得意。

“你不该叫我的名字。”

“叫什么？”

他也怔住了，他总不能告诉一个女孩子叫你米大侠吧？让她叫你大哥，又熟络了些。

“你该叫我大叔。”

“我没有你这么一丁点儿的叔。”女孩子耍起来，连神仙也只好笑着看。

“要不叫大哥。”

“叫就叫。我告诉你，我爹活着时，我也只叫他的名儿。”

这话不假，丐帮总筐头俞波儿活着时，三十八万人都只叫他的名字：俞波儿。

“你爹是个好人。”

“你知道我爹是谁？”

“俞波儿。”

鱼漂儿怔住了，他早知道她就是鱼漂儿。

× × ×

两个人坐在酒楼上。这是通往京城的一个大城，很热闹的去处。

米离问道：“你去哪儿？”

鱼漂儿一笑，反问：“你去哪儿？”

米离道：“我没个正经去处。”

鱼漂儿道：“那我只好没个正经去处了。”

米离很正色：“你自己走，从这里去丐帮总舵，路很好走。你只要晓行夜宿，没什么问题的。”

他掏出一块玉牌。玉牌很光洁，是块很珍贵的玉牌。正因为它很光洁，前后什么也没刻上，才是武林上人人敬畏的一块令牌。这牌叫“无字”，它与寂寞剑同在。无字就是寂寞。

“拿着它，一路上不会有人妨碍你。你到了丐帮总舵，可以托人把这牌送给我。”

鱼漂儿笑得很明朗：“好主意！我不放心别人捎。只要你一会儿下了酒楼，我就撵你，把这块牌还给你。”

米离道：“你撵不上我。”

鱼漂儿道：“那就撵一辈子好了，有什么了不起？”

米离道：“你应该听我的话，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还是三十八万众的北方丐帮总筐头儿。你这样赌气，想干什么？”

鱼漂儿一下子变得愁眉苦脸：“我太笨了，他们总想杀我，六君子想杀我，五色鬼想杀我，不知江湖上还有多少人想杀我。我手无缚鸡之力，不信你握一握看，我没一点内力，你就忍心让他们杀我？我就不如那五个鬼，你对鬼还那么好，对人就不兴更好一点儿？再说，我肯定比那五个鬼乖，比那五个鬼好看，是不是？”

米离没话讲。当你遇上个女孩儿，而且开始讲歪弄邪时，你准没话可讲。

鱼漂儿道：“你不想救我也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米离问道：“答应你什么？”

鱼漂儿道：“你得把你的马和你的剑借给我。那样我就可以用这剑吓唬住来杀我的人，打不过吓不住，我骑上马就跑。你说对不对呀？狗东西！”

米离一愣，他以为鱼漂儿是在骂他。但鱼漂儿是在和马说话。

这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她以为寂寞剑是什么？是切菜刀么？给她拿去同人叮叮当当比钢口？再说，寂寞剑拿在了这个轻飘飘的女孩儿手中，又是什么寂寞剑？只不过是——一把普通的长剑、窄剑而已。

她还要他的狗东西。狗东西是天下的良驹，天下唯一一匹好马，能饮酒不醉，醉酣之后豪奔千里的好马。狗东西跟他一生，怎么能轻易给她？

鱼漂儿笑了：“舍不得了是不是？名剑宝马美人，英雄之宝么。你有没有美人啊？”

米离盯着她看。

鱼漂儿有点受不住了，只好自言自语：“幸亏你没有美人，不然你会把名剑宝马都给了她，那时你还叫什么寂寞剑啊？”

她突然下楼上马，骑着狗东西在大街上驰去。

米离无法，只好骑上她的马去追。

五 下毒

米离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没办法摆脱鱼漂儿。

他能喝酒，只有看着酒杯时，目光中才没了那寂寞神色。

鱼漂儿笑嘻嘻地坐在他对面：“我来陪你喝酒。”

她弄来了一坛善酿，这酒味儿很正，而米离对味儿正的酒更是喜欢，他手不离杯。

鱼漂儿道：“我从小长在丐帮，三十八万人没谁不让着我，宠着我。有一回我想吃冰糖葫芦，他们不让我吃，你猜怎么样？”

米离看着她，他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把冰糖葫芦放在他们的被子里，一连放了半年。让他们一进屋就去翻被子。等不翻了，想睡时，身上就又沾上了粘糊糊的糖……”

米离又饮了一杯酒。他突然觉得，喝酒时有一个又漂亮又任性的女孩子在身边唠叨，实在是挺快活的事儿。既是这样，他为什么又非要把她赶走？

两个人喝光了这一坛酒，已是中夜时分。

米离道：“你可以去睡了。”

鱼漂儿道：“你什么时候想我，就喊我，我告诉你，我要嫁给你。”

米离看着她。他头一回见这样的女孩子，说嫁人时脸竟一点儿也不红，看不出一丝儿羞涩来。

鱼漂儿笑了：“我去睡了，我今天很困，你千万不要打扰我。”

× × ×

鱼漂儿睡了，而且睡得很熟。米离能听见这女孩子的细细鼾声。他双手放在胸前，双眼望着天棚，觉得心里很焦躁。他想翻身坐起来，吐纳养息。但他已经坐不起来了。

鱼漂儿突然讲话了，她与他只是隔一面板墙：“我告诉过你，你没留心，我在酒里下了毒。”

米离没有怨愤，只是幽幽一叹：“为什么要下毒？”

“因为你不要我。”

这岂不是最简单的道理？你不要一个女孩子，一个倾心爱你的女孩子，她就会给你下毒。

“这回好了，明天我可以照顾你，领着你走，你再也不会说不要我了。”

× × ×

窗子在响，有人来了。

米离扳住板壁，挣扎着坐起来。他要快，至少要在那人进屋时坐起来。

隔壁的鱼漂儿竟然不知危险，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讲得很得意。

“叭——”，窗扇碎成了片儿。

鱼漂儿惊呼一声：“米离，你怎么啦？”

米离无法讲话，他只是静静坐好，等着。

从窗子里冲进来三个人。这是金刀夺魄路由、三尸手游立、连手剑任成龙，都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

金刀夺魄路由曾在采花时被米离冲撞，削去一耳示警，三尸手游立练“三尸手”绝技被米离放进棺材和死人在一起埋了半天，连手剑任成龙劫镖三百万两红货被米离眼睁睁夺回。

这三人联手，来图米离。

金刀夺魄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

三尸手道：“月亮圆了。每逢月圆，米大侠就因为思念意中人骨蚀魂销，是不是？咱们乘这时候来，米大侠的寂寞剑也奈何不了咱们。”

连手剑冷笑道：“我只要米大侠还我那三百万两，再加上这一颗六阳魁首。”

三尸手道：“你弄错了，我要的米大侠可不是死的，是活的，只不过是没手没脚的，

要活活放进棺材里，埋半日再挖出来，再埋，一直埋到米大侠不再睁开眼睛为止。”

金刀夺魄冷冷恻笑道：“米离，这一回你死定了。你不该大意，不早早避走，反和一个丫头逛，你这回可是死定了！”

三个人逼向米离。

米离不动，他动不了。他的寂寞剑呢？他已无力抽出这一柄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人走近。

× × ×

“砰——”，米离的身后炸裂了一片片木板。

鱼漂儿来了。她在笑。

“三位来做什么？”

金刀夺魄路由道：“来夺命，夺米大侠的命！”

三尸手道：“你是谁？是明珠来，还是鱼漂儿？”

鱼漂儿叹口气道：“鱼漂儿。”

连手剑笑了：“好，好！想不到咱们有这么大的福气，你就是‘百兽舞’的得主，从女人谷走出来的鱼漂儿？”

鱼漂儿道：“不假。”她掷给米离一包药，那是解药，随即飞身袭向三人。

鱼漂儿用的是“杜鹃啼掌法”。杜鹃啼血，泣于一声一声之中，一声比一声更快，一声比一声更苦。先你还可以辨得出那啼泣，后来便是斑斑点点的鲜血了。这杜鹃啼掌法，一是快，二是舍命而进。

掌法小巧而灵便，一上手就逼退了金刀夺魄两步，又击向三尸手游立。

游立的手如鬼魅，直直地伸过来。

这是一只枯骨，不像是人手，白得没一点儿血色，皮包着骨，甚至没有一点水分。这三尸手是挖死人尸骨，在月夜之时，一次次凝聚功力，把握尸骨之臂，让尸之五脏六

腑寒气脏气由臂上吸入，由尸骨将他臂上火力人气吸干，才练成的。这三尸手端的是奇毒无比。

鱼漂儿不敢去碰他的手。

三尸手冷笑道：“好，算你识货！”

鱼漂儿左手去格他臂，右手突然拿出了小筐，这小筐一掷，向连手剑击去。小筐在空中射出一片细雨。这是鱼漂儿的鱼针，鱼针有毒。

连手剑无法去图米离，只好回头来对付毒针。

鱼漂儿的小筐又抓回手里，她回头用筐一迎，正碰上三尸手游立的那只鬼手。游立一痛，马上缩手。

鱼漂儿一笑：“你要再伸你那鬼爪子，它可就要废了。”

游立一声阴吼，这吼声像夜枭，让人极不舒服。

金刀夺魄拿出了刀，这是一柄长三尺七寸的宽背大刀，刀上有五六个金环。

连手剑擎剑在手，他轻轻一抖，剑身嘶嘶作响。

他们是江湖上成名高手，鱼漂儿不在他们话下。之所以一上来就让她占尽了先机，是因为他们看低了这个丫头，不知道她能拼命。

他们和鱼漂儿走上了三个回合。

鱼漂儿和金刀夺魄、三尸手、连手剑这样的江湖巨人走上三个回合，这话传出去江湖上的武林人士必然不信。

三人鼎足而立。三尸手在前，近攻击搏。连手剑在左，剑平平前引。这一支剑极快，据说天下已只有那么三两个人的剑可以制得住他。金刀在右。路由曾用这一柄金刀，一天一夜杀江湖侠客十一人，那十人是太行十骑和快刀吴风。

快刀吴风能一刹时砍十六刀，你一眨眼他就砍十六刀。可金刀只是问了他一句：“好了么？”快刀只砍了六刀，金刀一晃，快刀吴风就看见自己的无头尸首向上喷血箭，

看着它倒向自己的头颅。

这三人想拼力一击，鱼漂儿是不是接得住？

三人一齐吼，冲上来。

快剑一连刺出十六剑，只一剑，化成十六剑。这十六剑把小筐击起，挑断小筐与鱼漂儿手中的金链，小筐叭地飞到了米离身边。

米离不动，闭着双眼。

鱼漂儿被三尸手在手臂上抓了一下，她疾忙后退。她的左臂被金刀砍绽了，开了花，血立时涌出。

她的后背抵在米离身上。她咬住牙，不能再退了。后面是他，往哪儿退？

突然鱼漂儿双手一抖，头发披散，双目赤红。她啸吼起来。

她咻咻喘嘶，像野熊，这几声嘶喘给了她蛮性。野熊被伤，即使肠流血淌，也是野草一塞，奋力杀人。她一嘶吼，像又恢复了力气。又呦呦几声，像猿啼。没人细心想猿之聪明不是那冥想，而是从那呦呦啼唤中来，啼唤是交流，猿猴之智大于其它野兽，多半因为这智性之交流。她又低低一啸，声沉似雷，从屋里炸出，直飞向天外。这是虎啸，是百兽之王的啸吼。

三人不禁失色：“百兽舞？”

鱼漂儿是学了百兽舞？

百兽舞，北方武林一大绝技，当年百兽舞的主人玉面狐狸陆灵生用此技游走江湖，杀死了横行江湖的花痴云峰和龙爪张泰。花痴轻功已臻化境，寻常人只知道他作恶多端，奸淫良家女子，事毕杀人，又用女人血在墙上写一大字“痴”。龙爪张泰的六十四式龙爪功据传已强过少林方丈与达摩堂大师诞生，为当世一大奇功，但这两人都死在陆灵生的百兽舞下，可见这百兽舞功夫不凡。

金刀夺魄路由、三尸手游立、连手剑任成龙不由得凜然，静静等待鱼漂儿出手。

他们看重“百兽舞”，是因为他们审慎。他们想杀死米离，也想杀死这个不知好歹的鱼漂儿，但他们更看重自己的性命。

鱼漂儿双手倏忽而变，变爪变勾变掌变刃。

她身子怪异，身法特别，好像这一出手，身子被双臂带出，成了臂的一部分，她双手成爪，一前一后齐出，直奔连手剑，这一式是“兔搏”。

难道这就是百兽舞？难道鱼漂儿竟会用这法儿去敌对金刀和三尸手，再加上那一个连手剑？

六 百兽舞

鱼漂儿一冲上，便用一式“兔搏”。这对于如狼似虎的三尸手游立、阴鸷奸巧的金刀夺魄路由和心狠手辣的连手剑任成龙有什么威胁？

她这一搏时，左边飞来了剑花，一剑化为十六剑，剑剑击向她的要穴，右边金刀劈来，一片金光刀影，前面是三尸手那白得像枯骨一样的鬼手。

她一招上去，就已受制。

三尸手狞笑着，他似乎已经听到鱼漂儿头盖骨的咯咯声响。他的手指已经抓到了鱼漂儿的头发。他也看见了，金光刀影旋向鱼漂儿的右臂，挽起的剑花击向她的左臂，右臂马上会被砍成寸断，左臂则有筛子一样的十六个剑孔。

三尸手怔了怔。鱼漂儿是个美人，而且是个疯美人。黑道之人喜欢美人，尤其喜欢疯美人。

突然鱼漂儿的招式变了，变得不可思议。左手像狐爪，一勾击向三尸手的臂弯，右手化成豹拳，直冲乳突，她身子在空中一斜，脚变为鹤蹬，在剑尖刚刚要削去脚跟时脚尖一扳，蹬飞了一剑，另一脚是猿憩，勾回了腿，像是没了那一条腿，让金刀走空。

这才是“百兽舞”的真谛：一击四变，一击八变乃至一击十六变，一击三十二变。

天下武林中人学拳学掌，多半感悟野兽生杀而来，所以才有生生相克，才有龙爪、象形、虎拳、鹿步、猴拳、鹰搏。但人习武功多走一路，习虎拳者认定自己是虎，就一味寻虎的王者之风，学龙爪的人学龙腾挪，也以龙象为揣摩之本。到了这百兽舞，竟能生奇思，脱兽骨，一击而成四兽，让对搏之人防不胜防，所以其威力极大。

三尸手知道不妙，他的手又复向鱼漂儿头上捺去。

但鱼漂儿的右掌得手了，她一掌击实，就突然低低地吐一声豹嘶。

百兽舞之真谛，人飞时为四兽，可化式为变，但一旦得手，必有一式聚凝功力，让人心随意转，成为这一兽。

豹拳得手，鱼漂儿此时一嘶，已成一只怒豹。

三尸手的胸骨咯咯响，顿时跌坐在地上。

店房里叭叭响，住店的人没一个敢出来，知道这又是江湖人在生死相搏。

连手剑和金刀夺魄都怔了一怔，他们还没见过这样怪的身法。

他们互相递了一下眼色。两个人忽然又飞身而起，一个飞向鱼漂儿，向她一连击出六十四剑。一个飞向米离，金刀刮风一样向他砍去。

鱼漂儿嘶吼一声，竟虚应一式，身子也飞向米离。

这时，连手剑在她身后，直刺向鱼漂儿的脊背。

金刀已然砍中米离的肩，米离动也没动。

金刀夺魄还是对米离有些忌惮，所以这一刀只用了两分力道，金刀砍得米离肩上顿时涌血。金刀夺魄见到米离的血，马上神情激奋，大吼一声，又拔刀再砍。

剑已刺入鱼漂儿的左肩。

鱼漂儿知道完了，她与米离都会死在这里了。她用尽力气，带着肩上的剑和执剑的任成龙一齐扑向米离。

她紧紧抱住米离。她要与米离死在一起。

本来，她用“百兽舞”可以抵得住这两人的进攻的，但她不能扔下米离。金刀已经砍下来了，她与米离马上就会身首异处，她披散的头发拦住了米离的脸。

他愿不愿意同她一起死，他的脸上是什么神情？他是不是还很寂寞？不管他怎么想，她紧紧抱住他，死而无憾。

但金刀忽然停住了。

金刀夺魄在笑，三尸手也在笑，连手剑也在笑。

他们不想杀鱼漂儿。鱼漂儿很有用，非常有用，她是三十八万众北方丐帮的帮主，她是一个小美人，她还有一套武林绝技“百兽舞”，傻瓜才会杀死她。

但这个米离必须杀，不杀米离，他们寝食不安。

连手剑冷冷道：“让开！”剑指她的头。

鱼漂儿不动，紧紧抱住米离。

剑在头上嘶嘶而动，削散她一地秀发。

米离一叹：“你走吧，你如果走，还可以脱身，他们也不会要你死。”

鱼漂儿仍不动。

连手剑道：“你若再不动，我马上就刺死你们二人。”

鱼漂儿心中叫好，刺吧，刺吧，越快越好。

× × ×

有人轻轻一叹道：“痴，痴，真是痴啊。”叹气的是个女人。

“你是谁？”三尸手立住，问道。

女人一叹，像在门口。又一叹，像在头上，再一叹，在鱼漂儿二人身后，又一回，像在隔壁。

三个人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天下武林人人惧怕的女人。

这女人道：“为什么还不走？”

连手剑任成龙壮壮胆子道：“我们为什么要走？你是谁？站出来！”

女人一叹道：“我告诉你们走，是因为你们再不走，马上就没命了，你们没看见，寂寞剑已经要出手了么？”

三个人忙看米离。

月圆之夜尚未过去，米离怎么会好了？他站起身来，让鱼漂儿痴痴地坐着，手中有了一柄长剑，一柄窄而长的剑。

三个人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不知计议了多少回，在想着同这柄寂寞剑交手，想着这柄寂寞剑的破绽。他们几乎把脑袋都想疼了，终于明白了一条道理：“寂寞剑无破绽。”这几乎是不能让他们承认的现实。但他们又必须承认这现实。承认这现实让他们很痛苦。他们几乎已经无望。

他们不甘心。寂寞剑无破绽，执这剑的人呢？人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的人一定有破绽可寻。米离的破绽在哪里？

月圆之夜。月圆之夜，这男人不耐寂寞。月圆时分上愁眉，花好月圆，望月亮上下弦月终于合成一片圆盘，恰似男人女人之相谐，伤情寂寞之人必然蚀骨。米离有病，伤痛在心，心病难医。他们找到了米离的破绽。

但月圆之夜的米离必然像满身伤痕的野兽，自去隐巢秘穴舔舐伤口，他们哪里去找？即使是追踪，也跑不过这一匹神骏坐骑狗东西。

这一回天假其便，让米离同这女孩子鱼漂儿在一起。他们看着鱼漂儿缠住他，鱼漂儿帮了他们的大忙。

他们已经成功了，可这会儿，寂寞剑突然出手了。

他们三人一齐想一个字：逃！但又不甘心逃，如果这个米离只是虚张声势呢？

三尸手冷笑道：“是哪位高人，可否现身一见？”

没人应声，看来那女人已经走了。

三个人面露喜色，他们想冒险一试。如果他们这一回杀不了米离，哪里去再寻一次这机会？

米离这时突然一声长啸。

这啸声静夜远引，在夜空中震颤了星云。

三尸手游立、金刀夺魄路由和连手剑任成龙脸变白了。

米离这时缓缓说道：“你们如果走，我还会给你们一个机会。”

马上屋子里就没了三个人的踪影。

鱼漂儿对米离说道：“你该杀了他们……”

米离突然身子一仰，向她身上狂喷了一口血箭。

七 医不好与医不坏

米离的伤很重。鱼漂儿从这店里出去，在客店门口见到了三个叫化子，她把自己的小筐儿给他们看了看。那三个化子就两个侍候在门口，一个飞身去报讯儿。

来了这城里的乞丐筐头儿邬信。

鱼漂儿问：“你有没有家？”

邬信一愣：“有。”

“弄辆车来，拉人去你家。”

× × ×

米离躺在城里丐帮筐头儿家里，这儿很安静，很舒服。

邬信又请来了医生，这医生的医道很高，但人极怪，江湖上人称“医不好”马聪。

既然医不好，为什么还在江湖上有名？这位医不好马聪一言道破天机：“我医不好，可也医不坏。”如果你得了疑难之症或绝症，他医不好不要紧，医不坏，岂不是很好？一直不坏下去，你岂不是福星高照？

马聪细细地看米离的病，不讲话。他与邬信来到客厅上。

邬信一揖道：“多劳神医了，这人患的是什么病？”

马聪不语，过好一会，一叹道：“医不好。”

邬信不以为奇。医不好马聪的口头语是这三个字，他对哪一个病人都就这三个字。

便又道：“请神医细为解释。”

马聪道：“糊涂，糊涂，我只说了三个字是不是？如果我说六个字，你知道不知道那三个字是什么？是‘医不坏’。医不好有什么稀奇？世人有病皆可以医好，还要不要那些棺材铺子喇叭匠和丧家承办活了？医不坏才有一点希望。可这人我只说了三个字，医不好。”

忽然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你说一句医不坏，我可以给你五万两银子。”

医不好马聪看看她，翻一翻眼皮道：“五万两银子就买我说这三个字？”

女孩子点点头，她很认真。

马聪叹了一口气：“我很想要这五万两银子，可惜要不成。”

女孩儿眼珠眨也不眨，看着他。

马聪道：“他至多还能活上半个月。”

女孩儿一冲而上，抓住了他的衣襟：“你说什么？”

马聪说得结巴：“半个月，就是半个月。”

女孩儿放开他，冲回屏风后面去了。

邬信给马聪赔礼：“对不起。”

马聪冷冷恻笑：“对不起也医不好。”

女孩儿又回到了马聪面前，她在笑，眼睛有些红肿：“你为什么医不好，你能医好他的，是不是？”她在哀求马聪，那样子像在劝一个小孩子。

马聪道：“他早先中了毒，看样子是情花之毒，好几年伤肺浸心，已成崩溃之势。本来还可以活上那么一年半载的，但近日又有人下了毒，恰恰又给了他情毒，他是再也服不得这毒的，所以他无救了。”

女孩儿竟哗哗淌泪。

× × ×

医不好马聪说米离已经没救了，但他为米离弄了药。鱼漂儿亲手为他熬药，侍候他服药。

米离问她：“我是不是不行了？”

鱼漂儿强笑：“胡扯！你知道这个医生他是谁？他叫医不好马聪，他见了大街上一个好人在走，也会去看看人家。气色不错，一顿能吃一钵饭，没病没灾的，他也会摇摇头说：‘医不好，医不好，医不好了……’”

鱼漂儿在笑，米离也笑一笑，但笑得很勉强。

米离一叹：“鱼漂儿，你不该骗我。”

鱼漂儿不讲话了，低着头。

米离道：“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坏的医生。”

鱼漂儿道：“你算什么医生？会吃个药丸什么的，也算是医生，别让人见笑了。”

米离淡淡一笑道：“虽然我医不好别人的病，但可以保证那人的病我医不坏。”

鱼漂儿瞪圆了眼看他。她不想流泪，但泪水已经止不住了。天哪，这个男人让她听这句扎心的话，怎么又是医不坏？医不坏这三个字该由医不好马聪来讲，可偏偏由米离讲了出来，让她怎么不流泪？

她哽咽而语：“你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讲这三个字，医不坏，医不坏，怎么才能医不坏啊？你说，你说？！”

八 风尘女子

“谁……早先就给你服了情毒？”

“一个女人。”

果然有女人，果然有女人！一个女人，说得很淡。说得越淡，那情愫可能越深。

“什么样的女人？”

米离看看她，不讲话。

她又流泪了。

米离道：“我想求你帮帮我。”

她回道：“帮什么？”

“给我一辆马车，一个赶车人。”

就有了一辆马车，一个赶车人。马车很漂亮，赶车人是邬信。

米离慢慢上了车，坐在车里，鱼漂儿骑着狗东西跟着。马车就向京都出发。

邬信看不上这个瘦瘦的江湖汉子，这个人能让总筐头那么倾心，使他百思不解。这人马上就死了，他有什么能为？可听说了，他是总筐头的救命恩人，这也就是了，她一准得对他好。

邬信想，办好这一趟差事，差不多半个月可以把这男人打发了，他与总筐头就会好好回来。他很轻松。

鱼漂儿不轻松。他还有半个月时间，他不与鱼漂儿讲话，也不吃药，竟要涉行百里去看一个女人。

× × ×

一天黄昏，他们来到京城外一片树林。

倏忽从树上树下横飞起来许多人，是些女人。女人都咯咯笑着。黄昏的女人都笑得淫荡。

女人中间，有一个正在大吃零食的小女孩子。她正坐在一匹马上，冲鱼漂儿笑：“鱼漂儿，你好啊？你怎么不戴你那丑八怪脸具儿了？”

鱼漂儿见了这小女孩，竟不为所动，冷冷说道：“原来是于姥姥，我不好，一点儿都不好。”

小女孩于姥姥仍笑：“你在女人谷走了之后，我可是好想你呀，你的‘百兽舞’练得怎么样了，能不能让于姥姥开开眼界？”

鱼漂儿道：“我不想和你打架，我想进城去。”

于姥姥道：“你只能跟我打架，否则你永远进不了这城里去。”

鱼漂儿不理睬她，自顾催马向前。

于姥姥身子一翻，人站在马上：“于姥姥根本不想跟你交手，你为什么不乖乖跟我走？把‘百兽舞’传给我，再进你的城好了。”又身子一飘，飞向鱼漂儿。

于姥姥身子旋转很快，叭叭连连向鱼漂儿出掌。

鱼漂儿只是应付，并未下马。

几个女人围住了马车。

邬信的鞭子扬起来了，鞭花轻脆，叭叭飞击着几个女人。

女人们一齐放暗器，暗器全打入车内。

鱼漂儿情急，喊：“米离，米离！”

车内没有声息。

鱼漂儿忽然住手了。

于姥姥手里的小木梳和梳妆匣镜都指向鱼漂儿。镜子在黄昏中闪着鬼魅一样的光，晃得鱼漂儿无法睁眼。

于姥姥冷笑：“你为什么不用‘百兽舞’？就凭你这一点本事，会‘百兽舞’又有什么用处？走吧！”

邬信也只好住手了。

小女孩于姥姥道：“杀了他！”

三柄剑直奔邬信的咽喉。邬信闭目等死。

突然三柄剑叭叭叭全折断了。执剑女人惊呆了，看着手中的断剑。

于姥姥愣了：“你是谁？为什么还不出来？出来！”这一声厉吼，震得林子也抖。

“我是寂寞剑……”说话声音很轻。

× × ×

邬信身边就坐了一个男人，一个很瘦削的中年男人。

于姥姥惊呆了。她在江湖上横行，如果说要避讳点谁的话，那就是寂寞剑。她斗不过寂寞剑。

于姥姥冷冷一笑：“你是寂寞剑？”她敢断言他不是，因为这人不寂寞，坐车有鱼漂儿相伴，美女华车，怎言寂寞？而且这人一身杀气，谁说寂寞剑有一身杀气？

于姥姥一点头，三个女人上来，制住了鱼漂儿的几道大穴。

于姥姥道：“你是寂寞剑，剑何在？”

米离默默看着她：“出剑，你这昊天镜和犀角梳就没了。”

于姥姥突然怒叱一声，人飞身而击，她用昊天镜把黄昏的夕阳之光不断射向米离的眼睛，又用手中的犀角梳去击向他前胸。

她这一击是“昊天梳发”，像昊天大帝在山巅浴阳，梳他那长如飞瀑的头发，梳丝的发坠成了森林，抖落的屑尘成了高山。

她的昊天镜不断变动，无论她飞向哪里，昊天镜的夺魄光芒都闪在米离的眼中。

她只觉得米离并未动作，但昊天镜中突然闪出一道道彩虹，这一道道彩虹飞成了飞花，她手中突然一松，昊天镜与犀角梳都没了。

米离仍是淡淡地看着她。

于姥姥没看见寂寞剑。

大多数与寂寞剑交手的人都没见过寂寞剑。没看见，所以那传闻比实际更可怕。

于姥姥有了哭腔。这时她不像于姥姥，只像是一个小女孩：“我的镜子呢？我的镜子，我的犀角梳，我的犀角梳呢？”

两物从空中向她缓缓飞来，落在她的怀里。

黄昏夕阳，小女孩于姥姥的瘦小身子不动，她的脸上多了皱纹。她向寂寞剑施了一礼，从此不再打“百兽舞”的主意了。她转身走了，那些女人也走了。

× × ×

车破了，但仍可以走。邬信总是回头看，他开始佩服总筐头的眼光了。这是个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车停在一条很热闹的小巷里，这里吵吵嚷嚷，人来人往的。

鱼漂儿皱皱眉，问道：“是这儿？”

米离点点头。他下了车，没了那冷淡的神情，眸子里又闪出了那一点点温柔。

他向一座楼里走去。这楼前有好几个脂粉味儿冲天的女人，正向来来往往的人媚笑着，兜搭着。楼上悬挂着彩灯，有一块红红的匾额，上面写着“翠华楼”。

他心中的那个女人就在这“翠华楼”？

米离与鱼漂儿进了楼，坐在大厅里。

老鸨把笑都堆至下巴颏里去了：“二位是要找姑娘，是不是？”她看看鱼漂儿，愣了：这人就是姑娘，来找什么姑娘？

鱼漂儿不看老鸨，老鸨眼光毒。

米离道：“请告诉翠云姑娘一声，就说故人来访。”他把一块玉牌放在桌上，又掏出一锭大银。

老鸨笑了，显然她知道这男人，这是个痴迷的怪男人。“好，好，快去，快去！”她

吩咐一个女人道。

那女人拿着玉牌走了。鱼漂儿一闪身，也走进去。

那女人进了一间屋子。屋子内有人，有男人也有女人。男人很胖，正搂住一个女人在纠缠，打情骂俏之声传出屋外。女人的声音很慵懒，是那种荡妇的慵懒：“你来干什么？又不是没见过这事儿？”

刚进来的女人道：“他来了。”

那女人仍懒懒地问：“谁？”

“喏。”女人递上玉牌。无字玉牌。

女人接过去：“不会，他不会来。”

这男人去抓玉牌：“这块玉不错，买下来可以做帽饰。”

“别动！”这不是女人说话，是凄吼。

男人愣住了。

“滚！你给我滚！”

男人冷笑：“我不走，我是付了银子的，你今夜就是我的了。”

女人那一脸淫荡没了：“你不走，好，你不走我走！”

男人以为她想走出这屋子，上去拦她。

谁知女人从床下抽出剪刀，对着脖子：“你要再不走，我马上死给你看！”

男人道：“我走，我走，我的二两银子。”

女人哗哗扔桌上银子，二十两，三十两也有：“你走，银子都拿走，马上给我滚！”

男人把银子都带走了。

女人很忙乱，在屋子里团团转：“让他等等，好不好？让他等一下再上楼，行不行？”

拿玉牌来的女人匆匆下楼去了。

那女人站在窗前，念叨：“他来了，他来了，他现在怎么来了？”

鱼漂儿看到了，这女人脸上有皱纹了，眼皮有些肿，脸上堆满了脂粉，这是一个在任何一家青楼都有的姿色平常的女人。

鱼漂儿甚至觉得她很丑。

鱼漂儿突然有些生气。她生气得很厉害。她想把这座楼一把火烧掉，烧成光光的一块平地。她再也不看这女人一眼，匆匆下楼去了。

这个混蛋男人米离仍然眼中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瞎了眼的温柔。他在等。

等了好长好长时间。鸨母在陪笑，一锭大银子可以让她陪笑几日几夜。

鱼漂儿在冷笑。

× × ×

终于，他们上楼，进了屋。米离找到了椅子，坐下。

鱼漂儿觉得有点怪。这是刚才那间屋子么？是，正是，鱼漂儿好好看看，真的是，她信她不会错。但这间屋子变了，变得让她认不出了。

这屋子很清幽，一盆文竹，几丛水仙，是花。一筐书匣，几张素笺，是书案。没了绮丽没了淫荡甚至没有一点儿奢华。

翠云也变了，她穿一件平平常常的白衣素裙，脸上洗褪了铅华。

九 男儿挚情不能已

鱼漂儿想吵，想哭，想笑，想闭上眼睛不再看这个世界，不再看这个世界上的人。但她哭不出，只好憋着。她笑不出，觉得笑也苦。也吵不出，和谁吵？想闭上眼睛不看，偏偏眼睛睁得很大，她瞪眼看着这个平平常常的翠云。

翠云不看米离：“你一定是有什么大事，不然你不会来我。”

米离的眼中闪光，他盯着翠云看，这时的米离不再寂寞：“我没么大事，只是想看看你，就来了。请你原谅我。”

翠云道：“还不到五年，才四年零九个月二十一天。”

米离道：“对，四年零九个月二十一天。”

翠云道：“你肯定有什么大事，否则你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

米离：“我没有，只是想想，应该来了。这一次就算是五年，下一次还在五年以后，好不好？”

翠云的脸色很郑重：“好，有什么不好？”

米离笑了，他笑得很开朗：“她是我的朋友，鱼漂儿。”

翠云其实早就看到了，女人对女人总是很敏感的。她突然笑得很快活，这是一种真心的欢笑：“你是米离的心上人，是不是？”

鱼漂儿从牙缝里咬出两个字：“不是。”

翠云显然有些失望。

她盼望鱼漂儿是米离的心上人？她为什么失望？

翠云问道：“你还好，只是有些瘦。”

米离道：“是瘦，可是结实。”

翠云道：“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你的剑？”

米离解下剑，双手递上去。

翠云显然不会武功，她拿剑那姿式很笨拙。她在细看这一柄剑。她知道这是天下人人畏惧的一柄剑么？知道他从不双手捧剑与人么？

她点点头：“好，你果然没有杀人。我的心没有跳得厉害。”

她能从自己的心跳中悟出这剑是不是有乖戾之气，这又让鱼漂儿心疑，她会武功？

米离也笑：“我自从用这把剑以后，在江湖上从未杀过人。”

翠云的脸上有了神彩：“不杀人好。”

×

×

×

夜色就浸淫上来了，虽然这屋子很清雅，但周遭还是有这翠华楼的淫荡声响。楼下的嬉笑怒骂夹些女人的撒嗲声调，让人听了肉麻。左边屋子里有男人女人正效于飞之乐，那声响让鱼漂儿脸色通红。右边的屋子里一个女人在娓娓述说一件事，逗得男人放声大笑。

鱼漂儿站起身来，走出去。她坐在花园石头上，石头很冷。她很冷地看着这一座嘈嘈杂杂的青楼。

那个翠云是米离的心上人。她为什么不是一个公主？为什么不是一个富家千金？为什么不是一个江湖上的女魔头？为什么不是一个农家女儿？是这些，对鱼漂儿来说还好些。

这时，楼上传来了琤琮琴声。是翠云在弹琴。她的琴技也很平常。她甚至没一点灵气，没有一丝儿米离拂琴遣散五色鬼时那惊魂荡魄的灵劲儿。

歌声也平淡无奇：

“草路幽香不动尘，
细蝉初向叶间闻。
溟濛小雨来无际，
云与青山淡不分。”

这是刚刚流行的新词，是当时金朝诗人周昂的《西城道中》。咏山咏时，淡而轻，没十分的沉凝。

她为什么要弹这么一首词？

× × ×

他与翠云正对面而坐。米离手中没了剑，只有一只酒杯。这只酒杯是白玉的，是翠云从她床下拿出来的。

翠云为米离斟酒，每一次都斟半杯。

米离道：“为什么不奏那一曲《将进酒》？”

翠云看着他，不笑。她轻轻拂琴。

米离引吭而歌，声绕青楼：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

鱼漂儿止不住泪，这是她出道以来最艰难的哭泣，热泪滚滚，心中悲楚不已。为了她自己，自然也为了那个已经刻在她心上的男人。

歌声又开始变厚，在那低弱的琴韵之中，又加入了金器击鸣。这使那羸弱之琴又增肃杀之气，让荏弱之弦添金石之音。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鱼漂儿痴了。她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个丧失武功又入了女人谷的玉面狐狸陆灵生，想起了她所熟知的一个个武林豪杰，她心中又生豪情，男人气概让她陶醉。世上的好男人实在太少，又痴情又执着又智慧又武功极高的人有几个？

她曾经暗暗心慕过玉面狐狸陆灵生，但陆灵生喜欢上了花仙，也许是她机缘不足，也许是她一开始就看错了男人。男人你是不该看错的，真正的男人在你看错一次后就掉头走开，再也不会回头看你。陆灵生与她相遇时，她竟想救他，后来又想杀他。其实如他那样的坦荡男人何须人救，又怎么能使人忍心去杀？

她又遇上了这个米离。这个人又另有所爱。她爱错了么？

鱼漂儿转身想走。想从今再不见这个男人，但她徘徊而不能决。这男人决不能把他的躯体扔在青楼，他不会，鱼漂儿也不愿，她还得等。她看着月亮，等都个男人与女人缱绻之后归来。

× × ×

突然，米离站在她身边。

“你在看什么？”

“看月亮。”

米离一叹：“我从小有个痴想，以为一定可以看月亮最圆最圆的那一瞬间，就在十五之夕天天去等……”

鱼漂儿心一动：“你看到了么？”

米离摇头：“月亮没有最圆的时候。月亮最圆的时候人们看不见，只有它自己才知道。”

鱼漂儿轻轻一叹

米离轻声道：“走吧。”

鱼漂儿很惊讶：“你要去哪儿？”

米离的脸慢慢扬了起来，这是一张很开朗的面孔，不复再有寂寞了。

“随便你去哪儿，随便你想干什么，都跟你去，因为……因为我已了却了尘世的一切心愿。”

× × ×

鱼漂儿和米离呆在京都丐帮分舵的秘室里。

米离还有十天可活。她笑笑，说十天也很不少了。想想也是，人活着的时候，很少有什么快乐和忧愁能维系在十天以上，所以十天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她问米离：“最想做什么？”

米离道：“喝酒。”

鱼漂儿与米离结识以酒，终别以酒。鱼漂儿吩咐京都丐帮分舵的筐头赵源去皇帝的酒窖偷最好的酒来，要两个人可以喝上十天的酒。

有了好酒，就有了快活。

米离喝得酒酣。他手一抖，那一柄腰间的软剑便握在手中。

“好！我来试试。”

鱼漂儿怎么试也学不会。

米离大笑：“如果你一下子就学会了，天下恐怕有一群寂寞剑了。”

鱼漂儿不能不想她：“你为什么和她……？”

米离看着她：“想知道？”

鱼漂儿想做出一副不在乎的神情，但做不到，她在乎，她太在乎了，她只好很认真地睁圆了双眼，一双明澈的俊目盯住米离。

× × ×

这是一个很凄伤的故事。

米离在十五年前遇上了这个女孩子，那时候的她叫翠云，叫筠筠。她被米离从一个坏家伙手中救出，她无父母，就跟着他走，走了半个月。

有一天两个人宿在山涧里。米离刚刚睡着，就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声响。他知道筠筠站在他面前。他装睡。筠筠看了他足有一个时辰。他后来真的睡了，梦中觉得有人接近他。是筠筠，她喘息很粗，她轻语，但话语火热：“抱紧我，抱紧我，快抱紧我。”米离推开了她。筠筠很吃惊：“你不要我？”

她哭了一夜。

第二天，米离告诉她，他已经为她找好了一个好去处，京都豆腐张老夫妻愿意收她

做干女儿。筠筠没讲话，只是点点头。他把她送去了豆腐张家里。没等他离开京都，豆腐张就慌慌张张来找他：筠筠不见了。她留下了纸条——

你不要我，天下男人尽可以要我。

他急忙四处去找。有人告诉他，京都翠华楼新去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姿色平平，但特别淫荡，她说她喜欢天下男人要她。

他去见老鸨，对老鸨道：“请告诉她，说是故人来访。”回话是：“夜夜新人有，从来无故人。”他放下一锭大银，又说道：“麻烦小姐去告诉她，说这玉牌的主人要求一见。”

玉牌拿上去了，她顿时泪如雨下：“我怎么见他，怎么见他？”终于还是见了。她说道：“我离开了你，你没了拖累，过得快活么？”他能讲什么。她本想好好挖苦他，但又不忍。他本想劝劝她，却又知无用。

他走时，说以后再来。再来时，翠云不见他。传话说：“你有你的长剑，我有我的新欢。如果有心，五年一探音讯，见面喝茶，互相问个安好，也算相识了一场。”

他在江湖上行走，再没留心女孩儿。他在江湖上行走，再不进青楼买笑。

× × ×

这是爱么？说不上。

他记住翠云告诉他的一句话：当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把她自己献给你时，切莫辜负了她，那心思太重太纯，负她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他后悔了一辈子。筠筠不想让他做丈夫，她只想献给他。他没了男儿气概，十分矫情，让筠筠变成了翠云。

他是好男人。可纯情的女孩子都知道，太好的男人你不能去爱，爱他只会让你痛苦，这痛苦捶心浸骨，让你一辈子都没好时刻。

十 生亦何欢死何惧

谁能有米离与鱼漂儿这种特殊的辰光？

谁能在死前天天饮酒欢颜？

生而有鱼漂儿为友，快活。死而有鱼漂儿陪伴，幸运。

凡夫俗子该当艳羨，当他们苦苦挣扎要决绝尘世时，家人以泪赠以忙碌赠以哀伤赠以痛苦赠以医药赠以担忧赠以吵嚷，但谁会赠以美酒？

只有鱼漂儿会这样干。

两个人在品酒，先喝葡萄酒。

米离道：“像女人，女人温柔女人的颜色女人的回味，可翻灌顶也可以细细品味，而且是知情知热的好女人。”

喝得半酣，鱼漂儿唱，要米离用那一柄寂寞剑击节助歌。她唱：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她唱得凄凉哀婉，是在唱古人，又在唱自己，哀情切切，让人不忍卒听。

又喝火酒。火酒是宫中新醕，是寒雪冬冰时皇上养身助气的酒。这酒劲儿猛，喝得二人东倒西歪，在秘室中来回走动。

米离大笑道：“你醉了，你醉了，而且醉得不轻！”

鱼漂儿也笑：“你醉了，你醉了，醉得像一团泥。”

两人又笑。

× × ×

鱼漂儿睡着了，米离坐在床边一根根拢她的头发。竟然有了一根白发，十六岁的白

发。他看着这一根白发，呆住了。如果他能活下去，他应该握住她的手，告诉她：跟我走吧。天下就会有一双情侣，百兽舞与寂寞剑。

百兽舞是狂怒，寂寞剑是冷静，二者的结合会不会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冥冥上帝决不会给人类以机会，这世界有缺憾。

鱼漂儿睡得很熟。她这些日子很快地成熟了。这是她的快乐？还是她的悲哀？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干嘛要做什么北方丐帮的总筐头儿？三十八万人众的性命，交在了她手里。她即使能行，也必然不再是孩子了。

× × ×

鱼漂儿醒了。

米离的脸上很严肃，没一丝笑意：“你坐起来，让我告诉你一句话。”

她很调皮，仍躺着不起来：“你说好了，听得见的。”

米离盯着她：“我要活下去。”

她一下子跳起来，抓住了他：“你说什么？你说，你再说一遍！”

米离道：“寂寞剑一定要活下去。”

× × ×

秘室内。

米离捧剑道：“我每五年把这剑捧与翠云，我不让这剑染人死气，用它在江湖上止杀，让善良的人心里有一丝热望。这就是寂寞剑。剑寂寞，人寂寞，但人生不寂寞。”

鱼漂儿跪接此剑。

米离道：“我可以传你五日，让你记熟寂寞剑的秘诀。”

鱼漂儿默默记住，她这一回不光是承接了寂寞剑，还将把米离这人的精神接过来。

× × ×

行武之人，极难做到的一点是：不管别人攻与守，自行其是走空玄。空玄无处不在，

但人常常一处空玄，无论成或不成，都住手等待，以应付对方下一个招式。这便是一个回合了。可寂寞剑之快，之绝，之奇在于以剑为气，直指中虚，源源不绝，让对方不能出兵刃，不能出招数。机变之巧，在乎于心。

剑寂寞，人寂寞，心不寂寞。

米离用寂寞剑，鱼漂儿用百兽舞。练过几次后，米离将剑交与鱼漂儿。如今米离用百兽舞，鱼漂儿用寂寞剑。

时光飞逝，日日如年，只剩下最后两日了。

× × ×

米离很艰难，他无法摆脱死前的痛苦。他仍喝酒，但酒也饮不下去了。他愿意听鱼漂儿吟哦诗词，让她给他吟哦那些清清淡淡的诗。

鱼漂儿含泪而吟。

他要鱼漂儿再讲一遍那个医不坏马聪的故事。

鱼漂儿讲时，米离在笑。

他说道：“我把寂寞剑传你，但愿你不像我那样，过一世孤寂的日子。你还小，会有好日子，你当时说要离开我，要我的狗东西和寂寞剑。如今我把它们都给了你，还有这一块玉牌。你记住，玉牌、狗东西、寂寞剑是天下武林人人垂涎的信物。”

鱼漂儿哭了，扑在他身上：“我不要剑，我不要狗东西，我不要玉牌。我只要你！”

米离笑了：“你永远只是一个孩子。”

× × ×

京都静夜。翠华楼。这是男人与女人的不夜地。

翠云正在接客，有人敲门。

“谁？”

“翠花。”

“做什么？”

“他又来了。”

“谁？”

“他。”

从门缝递进来了玉牌，晶莹无字的玉牌。

男人很扫兴，问：“他是谁？”

翠云道：“你亲爹。”

男人沉声道：“别开玩笑。”

翠云下了床，穿衣服：“你走吧。”

男人只是看她，熟谙女人一切的审视目光。

翠云道：“他在楼下？”

翠花道：“不是他，是那个女的，上回来的那个女的。”

翠云身子一震。

× × ×

又是这个房间，但没有那一番苦心的匆匆拾掇，没有了那清雅淡素的装饰。鱼漂儿面对着翠云，两个人都无话。

翠云的手很紧张，抓着那块玉牌。

“他怎么了？”

鱼漂儿看看她，不回答。鱼漂儿的眼里是空的，空洞洞的竟然什么都没有。

翠云放下了玉牌。眼里满是泪水。

“什么时候？”

“十五夜。”

十五夜，月亮最圆的时候。

翠云看着鱼漂儿：“他死在你身边？”

鱼漂儿瞪着她：“他死在我怀里。”

翠云突然走上来，双手抱住她的肩：“这么说，他死的时候并不寂寞。”

鱼漂儿突然哇哇大哭。谁知道？谁知道他死的时候寂寞不寂寞？

翠云看着鱼漂儿，这女孩好可怜，她把玉牌还给鱼漂儿。

鱼漂儿接过玉牌：“你知道不知道，他这信物为什么无字？”

翠云一叹：“寂寞者无言。”

× × ×

几天后，京都翠华楼的一个女人死了。

十一 寂寞独行客

江湖上飞起一阵狂飙：寂寞剑死了。

寂寞剑是人，而不是那一柄窄剑，没那个武功飘忽、行踪不定的人，这一柄窄剑与万千支普通长剑有什么不同？

有人扼腕叹息，有人捶胸而哭，也有人很快乐。

快乐的人知道，阳光一沉下去，阴暗之中他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关东路上，一月之内，十几个好人家女儿被奸后杀死。京都三镇大户人家与武林豪杰的祖坟被挖开，未腐的尸体都被抓烂。江淮路上三起大镖被劫，劫镖的人使一柄快剑，闪电般出手，让人不及动手，便被格杀，三起劫镖时无一保镖人生还。

一时天下人言汹汹。

× × ×

关东路上，仍是那家夫妻开的路边小小酒店。店主夫妻仍是那么勤恳，但他们的日子很不安稳，他们受那些日逐一日的坏消息的惊吓。

小店中午热闹起来。

来了五个人，这是不讲一句话，神情忧郁的五个人。这五个人都穿白色长衣，坐下来默默喝酒。

接着，又来了三个人。一个人背上背一把刀，那刀的把手很旧，上面紧紧地缠着棉布，棉布因为浸血而变成了黑色。这人的脸上表情很残忍，手虬突着青筋，很大，很干燥，也很有力。第二个人走路像只鹭鸶，虽然他个头不高，但人很瘦弱。他走路一跷一跳，像是很笨拙。他的脸色很苍白，苍白得像是没一点血色。这人一边走一边悠闲地笑。第三个人的脸色很阴沉，双眼始终只盯着前面丈把远处，心无旁骛。他的腰间挂一支长锏佩剑。

三个人一进酒店，那五个人就不讲话了，只低头喝酒。这时，又进来了一个少年相公，很斯文，也很俊俏。

三尸手游立看了他几眼。这人的一双手很白，动作很弱，是个书呆子，不会什么武功。

天很热，正是盛夏。喝酒的人都用舌尖咂酒。

三尸手突然嘿嘿冷笑起来：“店家，店家！”

店家男人忙来侍候。他向这人笑，虽然他很怕，怕得腿肚子都转筋，但还是笑：“你想要什么，客官？”

三尸手：“我要的是酒，可并没要你这酒里下毒啊？”突然一掌拍出，把店家打得飞了出去。

店家的脸被打肿，牙也没了三粒，他爬不起来了。

店家妻子忙跑出来，一见他被打成这个样子，就去扶他。三尸手游立一吼：“别动！你扶起他来，他只能马上就死！”

突然，那五个喝酒的人齐齐起身，把这三个人团团围住。

“你酒里的药是我下的，你凭什么难为他？”

金刀夺魄路由哈哈大笑道：“世道真是变了，这年头做人好做么？怎么好好的五色鬼又回到了阳世间做人了？”

连手剑任成龙冷冷道：“这容易，让他们再做鬼就是了。”

三个入很托大，他们根本没把这五个人放在眼里。

路由冷冷道：“快走！看在你们做过五色鬼的份上，这一次可以饶你们不死。”

细脖颈冷笑道：“五色鬼早死了，你们再也不会见到五色鬼了。你以为没了寂寞剑，天下就会任你横行了么？”

路由的脸色很难看：“今天我不想杀人。可你惹恼了我，我看还是用三尸手那方法最好，把你们的手脚砍去，扔进棺材，在地里埋上半天才行。三尸手，你干不干？”

三尸手游立道：“干！”

声音刚吐，三尸手游立、金刀夺魄路由、连手剑任成龙就一冲而起，

转眼之间，金刀出鞘，在空中飞舞。银剑似龙，在铮铮龙吟。鬼手森森，疾抓五人大穴。

五个人都用兵刃抵敌，细长脖用链子枪，矮笃笃的人用一把戒尺，小伙子用一根长长的钓竿，笑嘻嘻那人用一把匕首一块圆盾，最后那人用一柄长剑。

五个人奋力抵敌。但交手三四个回合，胜负已分。

连手剑长剑一点，小伙子钓竿脱手，直飞向那边读书人桌上，吓得那人怪叫了一声，声音尖细难听。他长剑一递，封住小伙子穴道。金刀挥舞，把链子枪震飞，把那人生生用刀背摁坐在地上。三尸手转眼之间把另外三人都放倒在地上。

三尸手冷冷笑道：“放着好好的鬼不做，做什么人呢？做人有什么好？你说世人怕人还是怕鬼？”

任成龙突然道：“你们如果仍是五色鬼，我就放了你们，你们跟我们走。”

细长脖摇摇头：“不！”

他抬起手臂，欲自尽而死，吼道：“寂寞剑，寂寞剑，我们来了！”

任成龙手指疾弹，一根筷子打中了他臂上穴道，一只手就再也没有力气了。

“寂寞剑？想见寂寞剑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三个人得意地大笑。

世上没了寂寞剑，他们就很是得意，有了寂寞剑他们岂不是会很寂寞？

天幸没了那寂寞剑。

× × ×

笑嘻嘻那人突然道：“大哥，二哥，我——我不行了。”他试图去抓那只匕首，因穴道被制，他用力向前爬，他想早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另外四人只是默默注视着他，他们不说一句话。早晚是走，让他先走一步也好。

他马上就要抓住那把匕首了。

从空中飞来一物，一下子飞到了他的手下。他的手握住了一件异物。

这是块晶莹圆润、方方正正的东西。

他不去抓匕首，他只是用手摸着这东西。

上面，无字。

下面，无字。

是那块玉牌！

玉牌、狗东西、寂寞剑，这是那人不曾须臾离身的三件宝物。

像在猜他心意时，棚屋外一匹骏马长嘶一声。

这人又笑了。他慢慢跪在了另外惊呆了的四个人身前，张开双手，泪水长流：“大哥，二哥，看，寂寞剑！寂寞剑！”

当然是寂寞剑。

世上有人在，就有寂寞之人，有寂寞之人，怎会没有寂寞剑？

× × ×

他转身走了。五个人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很温暖。

他们一点也不羞愧，他们很认真地告诉他，现在他们叫“燕山五怪”。小伙子脸红着说：“叫五怪没别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鬼了，但离人还差些呢。”

细长脖说：“他还是那么寂寞，还是一个人。”

笑嘻嘻突然道：“你错了。他不寂寞，这一会儿，他对我们笑过五次。”

笑

一 相逢开口笑

云涛是云老爷子的独子。

云老爷子是北方七雄之首，号称“半天雷”，富甲一方，广交天下豪士，提起云老爷子，天下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老爷子派云涛送一双玉璧给鱼漂儿，祝贺她十七岁生日。

照说女孩子十七岁不应该过什么生日，但这个鱼漂儿胆识过人，武功又高，还有三十八万乞丐徒众，渐渐在北方有了极大的名气。

云老爷子想去拜寿，但一思量就知道不妥，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去拜这十七岁丫头的寿，让人以为北方七雄是着意结纳鱼漂儿，这就不美了。于是，拜寿的差事落在了云涛身上。

云涛很愿意去，给一个女孩子拜寿，何况这女孩子正与自己同龄，而且听说这个鱼漂儿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子。

云涛宝马轻裘，向京都出发。

他很自信。自信他手中的那柄紫金剑，自信他云家的“飞云七式”，自信他英才美貌，但更自信的是他的酒量。

他一生下来，云老爷子就用筷子沾酒，让他吮。应该说云涛是未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喝酒了。这一吮倒怪，以后每吃奶之前倒先要吮酒。这样长到了十七岁，他怎么能不海量？

因为自信，所以他才在这酒楼上独酌。

连喝了七壶酒，每壶八两。他又要了一壶，这样，他一个人就喝了四斤酒。

× × ×

这家酒楼叫“听雨楼”。

听雨楼是一家老字号，相传唐时酒仙李白曾坐饮此楼。饮时正逢梅雨，绵绵不绝的雨丝将远山雾笼，将近镇关锁，便透出几分朦胧与几分雅致来，酒仙就诗兴大发，要提笔挥毫写诗。正凝意间，忽然耳边响起“嗒，嗒”之声，却原来是楼角飞檐兽吻滴水，水滴在楼前条石上，嗒嗒爆响，李白就注意了这滴水。水每次滴下，由于悬檐极高，使雨珠极重，雨滴每次滴入石条，都有一声炸响。在条石边上，这声音便又脆又响。怪的是每一次雨滴滴落的声音又各自不同，而且滴石之后反激迸射，又千姿百态。李白注视半晌，忘了吟诗，忘了喝酒。

后来就是唐代游侠朱解儿曾在这听雨楼看水滴条石足足三天三夜，忽而颖悟，得九九八十一式“急雨剑”。

这些，云涛自然都知道。不然他也不会来这家听雨楼喝酒。

他喝了四斤酒，就喊店家来。

店家来了，问他还要什么？

云涛说了一句：“要雨。”

店家没听明白，以为这人是酒疯子，晴天白日的，哪儿来的雨？春日祁祁，一派生

机，这还不到雨季啊。

店家装听不明白：“好，好，要鲤鱼，鲤鱼。”

云涛一把抓住店家，不让他溜走：“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没有？”

店家苦着脸：“听是听明白了，可这大春天哪来的雨啊？”

云涛放开了手：“我不管，反正你得有雨。不然你这里叫个什么听雨楼？”

店家一听暗暗叫苦，他不能得罪眼前这个醉汉。这人没吃几口菜，活活吞进了四斤佳酿。佳酿虽纯，在胃里翻腾人可不好受。这人大概是借酒找茬儿耍疯的。便苦着脸道：

“公子，公子，你就是杀了我，我也弄不来雨啊。”

云涛与店家一争执，楼上的酒客都听到了，这时，许多人都凑近来看热闹，有的跟着掺和道：对啊，你不能听雨，叫什么听雨楼？菜这么贵，凭什么来头？”

独有远处有一白衣公子在那里坐着，只是低头喝酒，并不理会这边的一场吵闹。

× × ×

酒楼掌柜的来了。

“不知公子想干什么？，

“听雨。”

“此时无雨。”

“无雨也要听。”

酒楼掌柜火了，但做生意的人常常把火气都化在那一脸无奈的笑里：

“没有雨怎么能听？公子请别开玩笑。”

云涛悠然道：“没雨就不能听雨？”

他笑了，从兜子里掏出一锭大钱，这是五十两一锭的大银，放在桌上。

“劳驾，拿这些银子去，让在下能一饱耳福。在下是从关东来的，风尘仆仆，奔波不易，总不至于为了听雨就在盛夏之时再来一次，万望能够成全。”

酒店掌柜的心里火气更大了，心想，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以为有了臭银子，就可以在这“听雨楼”摆阔么？关东汉子不识好歹！

酒店掌柜的脸色有些变了：“你以为有银子就可以听雨了么？”

云涛惊讶道：“难道不够？那好。”他从怀里又掏出几片金叶子，把它们放在大银一处，向酒店掌柜身前一推道：“万望成全。”

酒店掌柜怒火冲头，脸色冷冷地道：“莫非公子以为有银子就可以回天？那好……来人！去拿些金子银子来！”

马上就端来了一大盘金银来。

酒店掌柜冷笑道：“春日祁祁，江南无雨消息，公子想听雨，老汉也想听雨。公子以为有银子金子即可听雨，老汉岂不想听？既然有此雅事，老汉自然要慷慨解囊，这些黄白之物送与公子，作为老汉借公子之力，听雨之资。好不好？”

周围的人都暗暗喝彩，毕竟是老姜才辣。

看来酒店掌柜这一手确把云涛给难住了。他看着这些金银，眉头忽然皱紧：“老人家，这怎么好意思？”

老人一笑：“请吧！”

云涛忽然向老人一揖道：“如此多谢老人家了。”他慢慢把银子、金叶子收进托盘。

众目睽睽之下，他这脸可就丢大了。他怎么能让这老人听雨？他怎么走出这家听雨楼？

只见他双手捧盘，轻轻走下楼去。楼后有些泥瓦木工匠正给一家大户人家修缮照壁。

云涛喊：“喂，谁是工头？”

工匠们都盯着这人。这人手里端着盘子，盘子上的那些黄白之物只是见过，从未摸过呢。

有一个尖瘦汉子问：“公子想干什么？修缮房屋么？”

云涛道：“我想听雨。”

转眼之间，从听雨楼后就搭起了架子，七八十个工匠在梯架上忙碌。

尖瘦汉子很认真，向云涛作揖：“公子，都好了。”

云涛只点点头。

果然就听到了雨声。天上无雨，悬檐兽吻上滴雨，雨滴得还很急。七八十个大汉往来如梭，往听雨楼上“送雨”。

酒店掌柜看着看着，竟然不再生气，拈须而笑。众酒客都依窗而听

有了雨声，听雨楼确乎不凡。

可是，众人之中，那个云涛公子哪里去了？

× × ×

云涛已经不在楼上。他正蹲在悬檐兽吻下，看着那雨滴落在条石上，迸溅起来的水花儿。

这就是大侠朱解儿见到的溅水花儿么？他能创出九九八十一式“急雨剑”果真不易，不知道那“急雨剑”是什么招式？是不是比自家的“飞云七式”更好？

石老爷子曾告诉他，要自家创剑式那是极难极难的。如果人人都能创剑式，那天下就没别的东西，尽是一家一家的剑式了。况且，天下各种拳脚剑枪谱式不知有多少，寒来暑往又都只剩下那么有数的寥寥百家，可见创招不易，流传更难。

但云涛不信老爷子这一番教诲，一心想创出三招两式来，“飞云七式”不如“飞云八式”，也不如“飞云九式”。

他点点头，自语道：“还是‘飞云九式’好。”

他身后是那个默默低头喝酒的年轻公子。

云涛回头，想向那人开口。

那人一笑转身而去，飘下了一句话，声如蚊蚋，却又清清楚楚：“尽管法子笨了点儿，总还算是听雨。”

二 笑贫不笑娼

云涛很得意，觉得云老爷子也比不上他，如果云老爷子在听雨楼上吃酒，准会听不上雨滴。他决心再去找找乐子。

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进过青楼。既然从来没进去过，为什么不进去？

他进了一家青楼：“俏笑生”。

云涛喜欢笑，依云老爷子讲话，他那乐呵呵的样子，像是没一点心计，所以那样子是假笑。

他笑呵呵的样儿让老鸨马上认定他只是个雏儿，雏儿没见过女人。老鸨决心让他好好见识见识。

这女人很漂亮，但她总是有一点缺憾。不缺鼻子不缺眼，模样长得也不差，人很白净。她还缺什么？

云涛好半天才弄明白，这个女人不会笑。女人不会笑，就总让男人觉得有些美中不足。

为了让女人笑，周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把救命用的烽火也点燃了，让诸侯忙来忙去的，当儿戏耍。美人倒是笑了，可结果幽王丢了脑袋。丢了脑袋有什么要紧，美人毕竟不是笑过了么？

为了让女人笑，殷纣王就设炮烙，用大铁柱子烧红，去烧烤大臣，用酒池肉林，男女裸戏，用蛇窟丢人吮血。虽然也丢了大好江山，但美人毕竟笑了。

云涛与别人想的不同，只要美人能笑，男人做什么也是应该的。你细想想，美人向你一笑，那滋味怎么能说得明白？

可这个青楼女人不笑。

她为什么不笑？

× × ×

明烛高烧，云涛也乏，他觉得无味。男人女人坐在一起，女人不笑，男人不闹，有什么滋味儿？

他就去床上躺下，等着女人。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这女人脱衣服像上刑场，好久才偎到他身边，轻声问：“要熄灯么？”

为什么要熄灯？不要，不要熄灯。云家大少爷睡觉时从不熄灯。

她躺过来，把手放在他胸前，头偎在他肩窝里。

云涛不知道他该干什么了。

一会儿，这个女人竟伏在他怀里，睡着了。他轻轻叹一口气。

云家大少爷最恨的事儿就是他睡觉时别人把他叫醒。所以他也决心不叫醒这个女人。他不敢动，让女人的手仍放在他胸上，头仍枕在他肩窝里。这样子并不好受。

天大亮了，女人才醒。

她看着云涛，忽然眼中有泪了：“你看不上我？”

云涛摇摇头。

女孩子哭了：“你笑话我？”

云涛正色道：“哪里，我是愿意笑，笑的时候，心里很畅快。”

女孩子看着他，慢慢坐起来：“好。你是个好人，你今晚儿再来，我再也不会睡着了。”

她向云涛一笑。这一笑几乎让云涛想马上去搂抱住她。

照理说，云涛该赶快赶往京都去。云老爷子告诉他，鱼漂儿的生日会在京都过，但他不想走。他给自己找了理由：

一是时间还很充裕，他并不用急着赶路。二是他要休息休息，在这儿呆上一天再走，岂不更好。

他不对他自己说他是在惦念着“俏笑生”青楼上的那个姑娘。

他盼着天黑。他决定天一黑就去。

× × ×

他进了“俏笑生”。

老鸨笑着迎上来，告诉他，灵儿姑娘在等他呢。

她叫灵儿。挺好的名字。

仍是明烛，仍是那女孩子。但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她面含笑意，顿时让这屋子熠熠生辉。

她轻轻地为他宽衣，笑着和他讲话。她说她是关东人，有一次被一个女人带出来，送上了青楼，她那时才只有十二岁。

云涛不笑了。

十二岁？十二岁就上了青楼？

“那女人是谁？她为什么要把你送上这种地方？”

女人一叹：“我会告诉你的。公子忙什么？”

他微微一怔，他不忙。今晚有的是时间。

灵儿很妙，让云涛领会了做男人的快乐。

他突然明白，男人的尊严是从哪里来的。

以前他不明白，一些男人在人面前做出那种很威严的样子，岂不是十分好笑？那样子中至少有七分是假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只有二分是真的，是自己的尊严。这还是说像云老爷子这样的好汉，别的人呢？怕连一点尊严也不会是真的。

原来女人的懦弱造就了男人的尊严。当女人屈服，不再挣扎，而只是以笑来应对你

的时候，男人岂不是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么？

云涛对自己就更有信心了。他决心救灵儿出这家青楼。

“要多少钱才可以把你赎出去？”

灵儿吃惊地看他：“公子，你千万别想这个……”

“要多少银子？”

灵儿不知道，或者她知道，也不说。她只是摇头。

云涛很镇定地看着她，目光很坚定。

灵儿道：“公子，你别费心思了，凡是来这楼的女人，没个可以活着走出去的。”

云涛道：“为什么？”

灵儿低下了头。

× × ×

她更喜欢他了。灵儿的喜欢比一般女人更疯。因为从未疯过，而只看过男人疯，所以灵儿疯起来让云涛吃惊。

灵儿道：“我想我应该谢谢你，因为你想要赎我。我真的要谢谢你。”

女人的感谢比男人认真。

云涛忽然想起来什么，他问：“你告诉我是一个女人把你送到这青楼里，她是谁？为什么要把你送到这儿？”

灵儿低低一笑道：“我应该告诉你，因为你是我头一回遇到的好人……”

她正笑着，突然脸色变得很痛苦。她挣扎着，叫了一声，就伏在云涛的怀里，不动了。

灵儿死了，一把剑插在了她后背上。

鸨母和几个女人进来了，后面还有两个男人。

这两个男人都是很有身份的人，一个人是本府捕快头儿邹沉，一个是丐帮分舵筐头

儿范老成。

云涛仍抱着灵儿，像被惊呆了。

邹沉和范老成都凑近了看。

邹沉道：“公子贵姓？”

“云涛。”

“北方七雄之首云展眉之子？”

“正是。”

“不知公子来江南何干？”

“家父之命，命往京都，为北方丐帮三十八万总筐头儿鱼漂儿拜寿。”

旁边的是丐帮分舵筐头儿范老成，他突然问话“公子为什么停在这儿？据说公子已经停了两日。”

云涛一叹道：“我走累了。”

邹沉一笑道：“走累了，就杀人么？”

云涛道：“我没杀人。”

邹沉冷笑道：“公子难道不认得这柄剑？”

邹沉身子一移，剑已拔在手中。

“你看！”

剑丢在地上，这剑是好剑，是紫金镗锏，削铁如泥的宝刃。

这是他的宝剑，北方七雄之首云展眉的宝物紫金剑！

三 笑不起来的是苦笑

云涛只是看看邹沉，再看看范老成。他笑了笑，笑得不那么自然。

他对范老成一揖：“既然如此，我只好同邹捕头去进监牢了，就烦范老伯把这一对

玉璧献与贵帮总筐儿鱼漂儿，并请范老伯代向鱼漂儿致意，就说云飞山庄云老爷子请她务必去一趟，有要事相商。”

云涛取出一双玉璧，把它交与范老成。

众人眼前一亮，这玉璧又大又圆，晶莹无瑕，又雕琢极细，分明是一双价值连城的宝物。

范老成突然笑了，对邹沉一揖道：“邹捕头，我在这里可否替云公子讨一个人情？依我看来，这剑用的好是蹊跷。你总不会认定云飞山庄的云老爷子的大公子会用紫金剑从背后取人，刺死一个青楼女人吧？而且刺死她之后又不逃跑，只是呆呆地抱着她？”

邹沉一想也是，就问道：“依范筐头儿的意思是怎样？”

范老成道：“让云公子随我去，再慢慢找凶手不迟。”

邹沉想了一想，只好答应。

范老成道一声谢，拔出紫金剑，递与云涛，道：“非是我不肯代公子致意，只因为这寿礼贵重，又是云老爷子的意思，只好你自己去向筐头儿讲了。”

云涛收起剑，笑一笑。

他未走出门，回头对邹沉道：“告诉你，我一定要找到杀死灵儿的那个人。”

× × ×

云涛和范老成在家里喝酒。

范老成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小孙子。

酒喝得很闷。

云涛问范老成：“你说，谁能杀死灵儿？”

范老成摇摇头。

灵儿一定想告诉他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关于那个女人的，那个女人把灵儿十二岁就送上了青楼。他一定要找到那个女人。

他决心再去青楼。

× × ×

他又去了“俏笑生”。

老鸨告诉他，没有一个女孩子肯跟他睡。

云涛听了，点点头，便向回走，往范老成家里去。

突然，街边站着两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个是矮子，这人手里拿一个“叫妈妈”，嘎嘎嘎地扯着玩。另一个是黑衣服的瘦子，站在街边看孩子们玩糖仁儿。

云涛定了定神，又继续往前走。

正走到这两个人面前时，两人身子一纵，一左一右扑向云涛。

矮子的“叫妈妈”飞出了十六道光，这是银角子，一种淬了毒的暗器，在空中发出绿莹莹的光来。随着暗器之后，矮子的“叫妈妈”也嘶嘶叫着来扯云涛的肉。右边的瘦子动作更是迅捷，他身子一纵，像一片飘飘摇摇的树叶，直刺向云涛。

这条巷子很窄，云涛几乎无处可去。只见他身子一摇，转了三圈，人就轻得像片羽毛，飞向大墙。

墙很高，他身子在墙上一贴，略一停顿，又向上再飞。

身后矮子没跟上，但那瘦子身子一长，也随剑而起，直追云涛。

云涛回身撤剑，只向那瘦子轻轻一点。

瘦子便身子忽然一沉，坠落下来。

矮子呆了，回身就跑，但他无论怎么跑，云涛总在他面前站着。

“为什么要杀我？”

矮子一咧嘴：“看好了你的玉璧。”

“你们是胖子和竿子？”

矮子点点头。胖子是指那个死了的瘦子，竿子就是这个矮人。

“谁要你们来的？”

矮子已不能讲话了，他的“叫妈妈”勒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云涛站起身来，长吁了一口气。

× × ×

范老成家屋门大开，门口有血迹。

“范老伯！范老伯！”云涛冲进了屋。灶屋里倒着范老成的妻子，她紧抱着孙子。

范老成呢？他在门外，躺在血泊里。他眼睛瞪着，似乎很惊讶，不相信有人会杀死他。

他被人半路截杀，范老成又被人杀死全家，杀死他们的人想做什么？

云涛过去扶起范老成的妻子，她是被一剑刺死的，从背后刺进去，连同她的孙子一剑毙命。

“你为什么要杀人？”他身后有人在讲话。

他知道来人是谁——捕头儿邹沉！

× × ×

云涛被放入府衙大牢。

他是杀人嫌疑犯。因为他恰恰在范老成遭刺的现场，而且他恰恰又有一柄剑，是那柄名动江湖的紫金剑，范老成和他妻子都是被人一剑致命的，那剑口又恰恰像是用这紫金剑刺出的。

他的紫金剑和一双玉璧被府衙门没收充公了。

云涛只是苦笑，一句话也讲不出。

他一连坐了两天牢。

邹沉来了，脸色很不好看。他只是盯着云涛看，并不讲话。

云涛冷笑道：“你是来取口供的吧？”

邹沉看着他，掏出钥匙，打开锁链，缓缓说道：“你走吧。”

云涛不急，反稳稳地坐在地上：“邹捕头不会在我走之后，就告我一个杀人越狱的罪名吧？”

邹沉看着他，突然开口：“你的剑和一双玉璧，昨晚在府衙里被盗走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涛摇摇头。

邹沉道：“紫金剑是云飞山庄的信物，一双玉璧又绝世仅有，他偷玉璧又盗剑，肯定会对云飞山庄不利。”

云涛在沉吟。

邹沉道：“所以你该走了。”

云涛上哪里去？

他必须弄明白的事儿太多了，他应该知道谁想杀他。他必须知道谁杀死了范老成一家。他还要知道是谁盗走了他的紫金剑和一双玉璧，把这两件东西盗走做什么？只是图财还是另有企图？

他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 × ×

他哪儿也去不成了，因为他面前站着六个大汉。

这是六个乞丐：乞丐帮里的“六劈头”。

劈头是不怕死的硬汉。北派乞丐讨乞在硬要时常最后由劈头出场。要东西粮食你不给，劈头会自己砍杀自己，直至死在你家院里。有人说：宁吃十毒，不惹劈头。

劈头出人命。是说他们杀不了别人，一定会杀死自己。

老大道：“你杀死了范老成？”

云涛道：“我没杀过人。”

老二道：“好汉做事不赖，杀了人。就认。”

云涛道：“你怎么知道是我杀了人？”

老大道：“咱们见到过那剑伤，你是用的‘飞云七式’杀的人，杀范老成和他老婆子都用的是这一式。”

云涛苦笑了：“你以为云飞山庄的人这么没出息，杀一个老婆子和孩子也用这‘飞云七式’？”

老三是粗汉子，冷笑道：“‘飞云七式’有什么了不起，也只好用来杀杀老婆子和孩儿。”

云涛的脸变了色：“你尽可以说我云涛没什么，但你不该说‘飞云七式’……”

云涛突然一个纵身，身如鹰隼，飞在空中，在空中拔旋起身子，又一转而飞斜，在空中连连以指为剑，点倒了老三与老四。

云涛又落在地上。

“这就是‘飞云七式’第一式‘风云翻卷’，我刚刚出了七式之中的一式，这一式只变了七变。你知道第一式该有几变？”

老三与老四嘴角有鲜血，显见是受了内伤。

二人又站起身来，脸色很难看。劈头只可以死，但不能倒。

老大脸色一沉，道：“‘飞云七式’果然名不虚传，难怪公子以武功自许，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今天除非杀了丐帮六劈头，否则别想活命！”

老六一吼道：“拿命来！”

六劈头一齐出手。

× × ×

老大双拳齐出，他使的是一套长拳，有太祖之遗风，打起来十分刚劲，又很霸气，

大开大阖，先声夺人。老二使的是一把戒尺，这戒尺点穴打穴十分诡异，他学的又是武当剑法，一柄七寸戒尺竟能像一把长剑，嘶嘶破风而刺，十分凌利。老三用落英掌，每一掌都不离云涛身前身后要穴，让云涛十分被动。更何况身后还有老四、老五、老六一双钢环，一条链子枪和一枚飞锥。

云涛头一回觉得很憋气。他不想伤人，但他不伤别人，只有送上他自己的性命。他不想送命，何况他这时只是想，如果死了，只会被认做杀死范老成的凶手，这死也实在窝囊。

他左右躲闪，但躲不过去。

六劈头不光是武功招式狠辣，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怕死，他们情愿死在与仇人的搏杀之中，也不愿死在讨乞的逼要时。搏杀而死比讨乞自杀更像一个男人。

云涛飞身起来，以指为剑，先后点射老三、老四，又掌击老二，拍断了他两根肋骨。他再逼上去，一脚踢飞了老五，又夺过老六的一根飞锥。

云涛凝立，沉声道：“我再说一次，我从云飞山庄出来，从未杀过人，你们别逼我……”

老大冷冷道：“你杀了丐帮六劈头，也可以一日之间名扬天下了。”

老大突然长声啸吼，声如吼狮：“杀——”

他们决心杀人，杀不死别人还可以杀死自己。

六劈头齐冲上来，这是全力一搏。

云涛已无处可躲，他只好强受这一杀？还是出手杀人？

他飞身而起，身子由原地飞旋三匝，再慢慢向上飞起。这是“飞云七式”的第五式“遍地落花”。

云老爷子曾用这一式把一片桃林打成了秃枝，他告诫儿子：切勿轻用此式，用时伤人，后悔已难。

云家的丫环小厮都知道，大少爷如今的这“遍地落花”只比老爷用得好，不比老爷

那威力弱。

云涛身子在空中慢慢升起时，他看见了老三老五惊愕的目光，他的手掌击向老大的头时，他看见了老大那脸上的绝望的笑。

那是绝望的笑。临死之人也笑，笑死亡来得太迟，笑自己活得太久，笑自己对人世的留恋太痴。

那也是欣慰的笑。笑自己可以得到解脱，谁能天天忍耐自己随时准备死亡，而死亡却姗姗迟至？一旦知道可以马上死亡，岂不是一种解脱？

云涛的手掌马上要拍在老大头上了，却顺势一滑，击在他肩上。就只慢了一慢，就使老大、老三、老四三人没马上血溅当场。

云涛也落下来了，“啪——”，老五一掌，把他身子打飞了出去，落在地上。

六劈头随后跟至，链子枪、戒尺、钢环都指向他。

云涛不知为什么，竟又笑了一笑。他把夺到手里的飞锥扔了出去。

× × ×

老大跪地，捶地而呼：“范大哥，范大哥，你死得好惨，你与大嫂、小栓都死得好惨！兄弟们今日为你报仇了！”

老大一点头，飞锥、链子枪、戒尺都击向云涛。

云涛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无奈的苦笑。

突然，飞锥、戒尺、链子枪都停住了，六劈头的脸上有了惊异之色。

击向云涛的飞锥被人用暗器撞歪，那一条链子枪竟然脱手而飞，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这一柄戒尺也落在了地上。

老大一吼：“谁？”

没有人。

老大道：“杀！”

老六突然道：“住手！”

五个人都看着他。

老六的手轻轻一张：“看！”

这是一根小小的鱼刺。刚才那人就是用这小小的鱼刺把他们的兵器击荡开去的。

五个人马上脸都变了色。

天下只有两个人的暗器用鱼刺。是谁？

老二心细：“大哥，据说她老人家的鱼刺最近已经不用毒了……”

老六看看五个人，一笑道：“好。”

他对老大道：“大哥，我若是中毒，替我刺这小子一锥！”

老大点点头，接过了他的飞锥。

五个人都盯着老六。

老六眼睛瞪圆，竟然把这一根鱼刺放在嘴里，吮来吮去的，然后又从嘴里拿出来，盯着它看。

五个人持械握拳，盯住云涛。

老六突然长吁了一口气。

鱼刺无毒。

× × ×

云涛不知道他们卖的什么关子，玩的什么把戏。

老大突然对他深施一礼道：“既然是她老人家不让我们杀你，就一定是我们冤枉了你这个人。看来范老哥的债另外有人可算。我们兄弟六个得罪了公子，望公子宽恕才是。”

六劈头向云涛施礼，匆匆离去。

云涛奇怪：她老人家是谁？是武林中哪一位？云老爷子从来没对他提到过江湖上

一位前辈高人是用鱼刺做暗器的。

云涛想想又笑了，既然想不出，为什么要苦想，白白熬脑筋？

四 “俏笑生”

云涛是云展眉老爷的大公子。云大少爷毕竟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丢了宝剑，没了玉璧，一定要苦苦去找，也一定会回去禀报老爷子。

可云涛不这么干。他想，没了玉璧、紫金剑，哪有脸儿回家？可你找不到玉璧、宝剑，又怎么去为鱼漂儿祝寿？他总不能一面作揖一面说道：“云飞山庄家父派云涛特来为总筐头儿祝寿，送上寿礼两面玉璧，半路上被人劫走了。”

想想他如果在寿礼上这么讲，那个很美很美的小姑娘鱼漂儿会说什么？

她一定会呱呱一笑，说他真逗。

云涛想到这里，心里的愁绪一扫而光，他大声说道：“我一定要去试一试！”

“你想要试什么？”

云涛吃惊地回头，他面前站着一个女人，一个很美很美的女人。他想象中，大概江湖上只有那个鱼漂儿才会这样美。

这女人显然是江湖人，她披一件绿色大氅佩一柄长剑。剑很长，比一般的剑长上半尺。

云涛不由得凜然，他想起了云老爷子的话。江湖之士，凡佩异剑之人，大多剑法奇异，不可忽视。剑长，剑窄，剑短，剑软，剑轻之人，都可能身怀绝技。

这女人剑长。

剑长者多背在身后，剑柄在上或在下，在上者善轻功，可以轻功避开对方一击而迅速出剑；在下者善游走，可以在双腿飘移时扯剑出鞘。佩长剑者多手快，不用转身，或者内力绝佳，一待握剑，便剑飞离鞘。

这女人显然是快剑，且内力极佳。

“你是鱼漂儿？”

女人道：“我为什么是鱼漂儿？我为什么又不是鱼漂儿？”

他没答话。鱼漂儿用剑，据说是一柄寂寞剑，是柄很窄很长的剑。从前那剑是围在一个男人的腰上的，如今它成了鱼漂儿的佩剑。女人总不能在腰上围一柄剑。

女人问他：“你去哪里？”

“去京都。”

“做什么？”

“给鱼漂儿祝寿。”

女人道：“她那么小小的岁数，做什么寿？是不是被江湖上的人给宠坏了？”

云涛无语。

这女人看来不是鱼漂儿，这女人是别的什么人，不然她不会这样随意斥责鱼漂儿，但她又可能是鱼漂儿，鱼漂儿近来在江湖上的名声越来越大，她不是鱼漂儿，怎么敢这样讲鱼漂儿，口没遮拦，不怕鱼漂儿生气么？

女人又问：“你拿什么给她祝寿？”

“一双玉璧。”

女人道：“想必是一双很好看的玉璧。为什么不给我看看？”

“如果你是鱼漂儿，我就一定给你看。”

女人笑了，眼睛眯着，斜着头笑：“你知不知道女孩子的心思？”

云涛说不知道。

女人把头偎向他：“如果你知道就好了，女孩对珠宝都有一些好奇心，其实她们只是愿意看一看，品一品，评一评，你又何必担忧？”

云涛笑道：“你这一笑，千娇百媚，让我骨头都变软了。我如果有那一双玉璧，为

什么不拿给你看？”

女人吃惊道：“你说谎？你没有玉璧？”

云涛道：“本来有的，现在没有了，被人抢去了。”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了她，甚至连自己从小就用筷子吮酒这件事儿也告诉了她。

美人在笑，笑就让你的话变成泉水，全都流淌出来。

× × ×

寂寞怨日短，缠绵盼路长。

但他们终于走进了京都。两个人站在路边。

“你要去哪儿？”

“我去找一个住处。你呢？”

“我去找一个朋友。”

云涛想问她那个朋友是男人，还是女人，但他忍住没问。

女人嫣然一笑：“你不是去拜寿么？初十日，是不是？那天你一定会看见我。”

云涛也一笑。既然能再见面，总是让人高兴的。

× × ×

云涛想找一个住处。

京都繁华，到处锦绣，他正是处于鲍市而不知鱼，找不到适合于自己的住所。

他像在闲逛。

眼前的一座楼似乎很熟悉。

他抬头看看门匾，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俏笑生”。

这不是小城，是京都，可这里竟有一座和小城里一模一样的青楼“俏笑生”！

× × ×

既是“俏笑生”，就该有那个老鸨，有那个让他头一回领悟男女之欲的灵儿。

他不理会门前龟公的招呼，一个人踱了进去。

门厅如旧，一切都像小城“俏笑生”那模样。那个老鸨会不会又马上走出来告诉他所有的女人都愿同他见面？为什么不愿？都以为是他杀死了那个灵儿，才这么恨他？

这个鸨母是个瘦女人，一脸皱纹鬓角插花的瘦女人，不是那个胖子。“俏笑生”换了鸨母？

瘦女人道：“公子，不知你要找哪个妞儿？是相熟的，还是新交？”

云涛也很惊异，他这时居然能笑：“我要找灵儿。”

他没问有没有灵儿，没问灵儿是不是死了，既然是“俏笑生”，就该有灵儿。

鸨母笑了：“看来公子眼力不错，挑中了灵儿。”

云涛仍似在梦中，一步一步上楼去。楼也熟，房间也熟，走到了灵儿那一间屋，云涛很想拨开鸨母，自己先进屋，喊一声：“灵儿，我来了。”

但鸨母挑开了帘子，喊道：“灵儿，来了一位公子，可是专门来找你随喜的啊。”

里面一个女孩子站起来，向云涛一揖：“多谢公子垂顾灵儿。”

云涛几乎吃惊得跳了起来。

这不是死去的灵儿么？

× × ×

鸨母下了楼。

灵儿看着怔怔的云涛：“公子，请安歇吧。”

一切如“俏笑生”的那一晚。

云涛问：“灵儿，你认不认得我？”

灵儿一愣，看看他：“我怎么会认得你？”

云涛道：“上次你告诉我，你十二岁被一个女人带来，卖给了青楼。我问你这个女人是谁，你没告诉我……”

灵儿马上坐起来，眼睛里闪着恐怖：“你怎么知道我十二岁被带来，卖与了青楼？”

云涛苦笑：“你说的……”

灵儿笑了，她这是头一回笑，无可奈何的笑。

云涛一惊，这决不是灵儿的笑，她决不是灵儿。

有人笑道：“你何必追问她？这件事你该来问我。”

× × ×

云涛抬头，他看见了一个人，一个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这儿能碰上的人：衙里的捕快头儿邹沉。

云涛突然知道了他很傻。灵儿怎么会复生？她已经死了。他怎么会又见到一个“俏笑生”，而且一模一样的？这里肯定有名堂。他没有好好想一想，就进了楼，上了床。

他慢慢坐起来。

邹沉一笑道：“云大少爷如果这样子用起‘飞云七式’来，想必很好看……”

云涛只有苦笑。他练了好多年“飞云七式”，还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子试试身手。

云涛叹气道：“我想穿好衣服。这样子见捕头，犯人更是难堪。”

邹沉很悠闲：“那为什么不穿？我可以等你。”

云涛穿好了衣服，笑道：“我想问一问，邹大捕头把我的剑和那一双玉璧弄哪儿去了？”

邹沉笑得很得意：“忘了告诉云大少爷了，你那紫金剑和那一对玉璧已经有人去送了，专等鱼漂儿生辰时给你送去。请你放心，当然仍然是你云飞山庄的云大少爷去送了。”

他越说越得意，得意得哈哈大笑：“可那个大少爷不是你了。”

云涛一脸迷惑不解。

邹沉道：“云大少爷真是个傻子，这事儿不很明白么？云大少爷如果去送玉璧，一下子和鱼漂儿总筐头儿有了一点儿碰撞，那岂不是只能由云飞山庄和丐帮去缠扯？干别人何事？”

云涛以乎听明白了，道：“是你杀了范老成？”

邹沉道：“那老家伙嗅到了一点味道。我才杀了他。”

云涛哑着嗓音，恨得声也变了：“你还杀了他老婆子和孙子？”

邹沉道：“我不想让她们活着流泪。”

云涛道：“好！”

云涛纵身一扑，他决心一击而杀，决不让这个邹沉再在世上活下去。

他的身子飞旋，又慢慢升起来，在向前一扑一击时，人突然如失控的风筝跌在地上。

邹沉笑得非常快活：“对不住了，云大少爷，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喝过的茶里，我下了化去你内力的‘十日酥’了。”

五 灵儿

云涛又苦苦对灵儿一笑，笑她居然趁他昏昏迷迷想那个死去的灵儿时给他下了散功药。

邹沉道：“我本来应当杀了你，但我改了主意。一是因为你把紫金剑和一双玉璧送给了我，让我得建大功。二是你毕竟没有同我动过手。我何必杀死你？灵儿，你发落他，一定要不留痕迹。”

灵儿俯首听命。

邹沉笑着，开门出去了。

×

×

×

灵儿听听夜声。夜寂寞冷静。

云涛看着她，不语。

灵儿点了他的哑穴，把他抱在床上，用被子盖好。又四处看看，确信没什么漏子了，这才来到床前，脱下外衣，躺在云涛身边。

云涛怎么也不会想到能有这么一回事。

就是身经百战、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云老爷子也不会相信。他能相信儿子进了青楼，能相信儿子像被捆粽子一样捆了扔进大江里，但决不会相信儿子能被人灌下了“十日酥”，散了功力，被放在被子里，而且那女人就脱了外衣，又睡在他身边。这叫什么发落？叫什么不留痕迹？

云涛笑了。他觉得这很好笑。

灵儿惊讶了：“你居然还能笑。”

云涛觉得对不起她：“对不住，我想我这样子很狼狈，老爹知道了一定会觉得很好笑。”

灵儿道：“你已经快要死了，居然还认为好笑？”

云涛叹道：“死了也觉得好笑。”

灵儿问：“你的那个灵儿.....也愿意笑么？”

云涛摇摇头。

“她也十二岁.....”

云涛叹气，点头。他又问：“带你们来青楼的那个女人是谁？”

灵儿不讲话。

云涛笑了：“你比那个灵儿聪明。我一问她，她刚想告诉我一点儿什么，就被人杀死了。”

灵儿仍然不讲话，甚至闭上了眼。是不是世上的灵儿都好晒？

云涛道：“你不能睡，你如果睡着了，我跑了怎么办？”

灵儿仍闭着眼：“你跑不了，你能跑下楼去，就连一个完全的尸首也没了。”

云涛道：“那我可以乘你睡着的时候，掐住你雪白的脖颈，把你掐死。”

灵儿仍不睁眼：“你连一只苍蝇都掐不死。现在你最好是睡一觉，天亮我送你去坟场。”

× × ×

灵儿果然很好地睡了一觉。天大亮了，才睁开眼。

她问道：“你就这么睁着眼睛躺了一夜？”

云涛叹气：“我头一回知道古人为什么管这好好的夜晚叫长夜。”

灵儿一笑道：“你这个人挺快乐的，还怕死。”

云涛想，怕有什么用？云老爷子如果这时见他，肯定骂他个狗血淋头，傻瓜，笨蛋不住口，全忘了他本是傻瓜的种子，笨蛋的爹。

× × ×

灵儿比死去的灵儿更稳当。云涛也才知道女人脱衣服实在不算是最慢的时候。

灵儿吃点心时候，吃一口，还要看一看。这吃点心比相面还细。吃过点心，又梳头，洗脸，扑脂粉，抹油。

灵儿看着他那不耐烦的样儿，笑了：“你以为我很慢，是不是？”

云涛点头道：“你真的不算很快。”

灵儿摸着他的头说：“因为我舍不得让你早死。这你还不明白？”

云涛想说，可你像那个午时三刻丧魂炮响了之后的刽子手，把大刀放下，又剔牙又挖耳朵，你让死人怎么受得了？

灵儿喊来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把云涛扛出来，放在一辆马车上。马车上有一口棺材，大汉把棺材盖打开，把云涛扔了进去。

×

×

×

棺材盖儿一盖上，云涛马上觉得很不好受。

马车慢慢走了。灵儿赶车，那个大汉在后面跟着。车走得很慢。

这是一辆丧车，车边挂着一根丧幡。灵儿头上扎着白布带。城里人一边向路边躲，一边猜测：死的是这女孩子的爹吧，看她那样儿，多可怜！

躺在棺材里的云涛恨不能跳出来大骂：你们这些傻瓜、笨蛋！

突然他又笑了，他突然发现了云老爷子一个秘密：当他大骂儿子傻瓜、笨蛋时，他心里的不快一定会一扫而光。

×

×

×

没了吵吵嚷嚷的人声，也没了车轱辘碾在石条上的轧轧声响，车子在晃。云涛突然想起了在棺材里躺着的真死人，他们去城郊时一定很难过。身子在棺材里晃，不大好受。

车子终于停下了。灵儿把棺材盖儿打开，让他出来。他很吃力地爬出来。

这是一处坟场，面前已经挖好了个坟坑，挖得很深。

灵儿道：“让我好好发落你，不留痕迹。你懂不懂这意思？”

云涛当然懂。坟场这儿，绿草青青，空气很香，很鲜。这儿很不错，他会死在这儿？他马上就要死了？

大汉走到灵儿面前：“我宰了他？”

灵儿点点头。

大汉面色狰狞，走向云涛。

“等一等，你看这棺材……”

大汉回头，头向棺材里看去。他突然狂吼一声，摇晃着身子，回过头来，盯着灵儿：

“你，你，你……”

他扑通一声倒下了。

灵儿叹了一口气。她把大汉的身子拽到一边，让他身体倚树坐下，抽出后背上的剑来。

她隔大汉三四米远，捏一个剑诀，身子向空中一耸，然后飞旋之后，剑飞出去，一剑刺入大汉胸中。

人已经死了，她又刺上一剑做什么？这一剑像极了云涛的“飞云七式”，难道她也学过云老爷子的“飞云七式”？

灵儿站在他面前：“你会不会找到鱼漂儿的住处？”

云涛点点头。

灵儿为他解开哑穴，解开穴道，道：“你去找鱼漂儿，告诉她小心，别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了。”

云涛望着她，有些发傻。

灵儿道：“可惜，我没有‘十日酥’的解药，你进城去，小心遇上他们。”

云涛点点头。

灵儿道：“你走吧。”

他看着灵儿，他不想自己走。

灵儿笑了：“你为什么笑笑，你笑的样子很可爱……”

云涛怎么也笑不出。

灵儿道：“你说的那个灵儿……她像不像我？”

云涛点点头，又忙摇摇头。

× × ×

灵儿死了，她用剑自刎了。

云涛抱住她。

她颈血如注。

“俏.....笑.....俏.....”

灵儿咽了气。

六 十七岁大寿

谁听说十七岁的人就做起寿来？

但鱼漂儿正是十七岁做寿，而且是大寿。这怪不怪？其实也不怪，自从鱼漂儿入了女人谷，得了玉面狐狸陆灵生的“百兽舞”真传之后，又巧逢寂寞剑，得了玉牌、宝马、寂寞剑，鱼漂儿在江湖上的名声日隆，如今简直已经可以和江湖上的几个大侠并驾齐驱了。

鱼漂儿不想做寿，但别人都想给她做寿。有人要感激她的救助，有人要乘此时机与丐帮结交，还有人想看看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儿为什么半年就声誉鹊起，是不是因她美貌而被江湖英少们一捧至此。还有的少年英雄听说鱼漂儿至今不曾婚嫁，就有做坦腹东床之想。

所以，鱼漂儿做寿一定很热闹，从天南海北一定会来许多人。

× × ×

丐帮京都分舵的筐头儿赵源很忙，忙得里外不停。他把分舵的人都调了来，跑路的、打杂的、采买的、收拾屋子的、招呼客人的，一拨拨安排得十分妥帖。

× × ×

云涛来到了大街上。他如今一身衣衫已经不成样子了。

他向一个匆匆过路的行人讨乞。

那个行人是个胖子，一手拎筐，一手拎包，看见他讨乞，就哈哈大笑，放下筐，拍拍他的肩膀道：“老兄，你这可是拦着老爹讨干粮——要了个正桩主儿。咱是谁？丐帮京都分舵的郭大唠。你知不知咱们总筐头儿要办大事儿了？”

云涛笑，身子被他拍得一哆嗦：“听说总筐头要办生日，可咱是啥？小虾米，怎敢凑上去混？”

郭大唠大笑：“兄弟，拎着筐，跟我去，忙活忙活，这几天有好日子过呢。”

云涛就给郭大唠拎筐，云涛的嘴会讲话，又很会笑，等进了院子，郭大唠已经一口一个兄弟地叫他了。

郭大唠对一个脸色阴沉的人说道：“六哥，这是我的一个兄弟，来帮帮忙的……”

这个被叫做六哥的人回头看看云涛。云涛认出他是那日围攻他的六劈头之中的老六。

“你是谁？”

“我是吴成。”云涛没笑，他怕一笑被这六哥认出。

老六蓦然出手，抓住云涛。

郭大唠笑了：“六哥，我试过的，他没什么功力。”

老六笑了，冲云涛一揖：“对不住了兄弟，总筐头她老人家住在这儿，我只好小心一些。”

郭大唠一拍云涛肩头：“好了，去吧，去吧，去厨房，去帮忙干活儿。”

云涛就进了厨房。

他很卖力气，又和气，就都叫他“好心吴成”。好心吴成夜半也不去别处，就睡在灶里房。

× × ×

夜半了，大宅院在沉睡。

好心吴成在灶房边看火。他抬头看月亮，月亮只有半月。

他在想什么？想他的紫金剑，还是想那一双玉璧？想他的那“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云飞山庄，还是想那个死去的灵儿？现在如果让他想灵儿，他是不

是一定得想这个后死的灵儿？其实也不一定，人家都说男人女人都会记住自己的第一个人，这话是不是很对？

好心吴成眼中有泪。

“你为什么要哭？”是一个女人轻曼的声音。

这是一个女孩子，一身素衣。这女孩子很漂亮，但从穿戴上看，她只可能是鱼漂儿的一个使女。

“你叫好心吴成？”

他点点头。

“心好就行。你就会快活的，是不是？”她冲他嫣然一笑。

这一笑几乎把他笑个泪流成河。他快活什么？他人都要死了，弄成这么个脏样子，死不死活不活的。

“你知不知道酒在哪里？”

云涛点点头。

他们进了酒窖。

女孩子眼里放光：“好极了。这是女儿红，这是善酿，这是火酒，这是葡萄酒，我都要，我都要。好心吴成，你帮我偷几瓶，咱们一齐去喝，好不好？”

两个人搬回来十瓶酒，还有两坛熊酒。

搬进了一间屋子。这屋子很洁净，里边没有什么东西。

使女的房间都这样，云涛知道，他家里使唤丫头的房间也比这好上许多。

小女孩悄悄说道：“咱们悄悄喝，可别弄醒了别人。”

云涛点点头。狼多肉少，吵得大家都醒了，他俩自然不能再喝酒了。

女孩倒酒很熟练。云涛暗暗吃惊，他倒了十七年酒，也不能比她更快。她布了十六个酒杯，把一瓶酒抱起，哗哗全部倒满。又从袖中掏出一只白玉酒杯来，神色郑重地把

它放在桌上。

她喃喃念祝：“这是翠云的白玉酒杯，我想你一定喜欢用它饮酒。”

她轻轻把这白玉酒杯倒满，神色寂寞，隔了一会，才对吴成道：“喝！”

× × ×

女孩子一连饮了十杯。她手握空杯，念诵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念完，已是珠泪满腮。云涛呆呆地看着她。

女孩子看看云涛：“你也喝得很快！”

云涛咧了咧嘴，他想告诉她，如果他与她一人八杯，她也不比他快。像他喝得这么快的人他至今只见了她一个。

云展眉云老爷子跟云大少爷的区别就在于此，云老爷子喝酒时极慢，像在品味毒药的滋味。

云涛道：“这一回我来倒酒。”

女孩子有点惊异地看一看他。

云涛把酒杯排成两排，一排八个。她面前一排，自己面前一排。他抱起一瓶火酒，飞快地倒满了这十六杯，没一点儿酒溅出来。

她说道：“好，你比我快。”

云涛问道：“这一杯也倒么？”

她很正色：“不，我来！”

她把刚才那杯葡萄酒浇奠在地上了，又倒了个满杯。

云涛心一松，原来她的白玉杯是给死人饮的。

她看着云涛道：“火酒不能快喝，但火酒快喝有快喝的好处，一下子像在心里点着了烈火，烧得五脏六腑都没了，好痛快。要不要快喝？”

云涛咧嘴道：“当然要快喝。”

女孩子又把那白玉酒杯中的酒浇奠在地上，然后眉一扬道：“喝！”

八杯酒一瞬间都倒进了喉咙，她放下最后两只酒杯，他也刚好放下最后两只酒杯。

“想不到你能喝得跟我一样快。”

他也突然说了一句：“想不到你也能跟我喝得一样快。”

女孩子一愣，又马上笑了。她喜欢这个嘴快能饮的好心吴成。

云涛笑了一笑。

女孩子看着他，突然说道：“你的笑很好看，像是在哪儿见过的。”

× × ×

此后，他们夜夜偷酒喝。云涛知道她就是鱼漂儿。

七 笑一笑，杀三人

天晚了，好心吴成就要睡了。这时，他听得窗子响。

是郭大唠。

“有人找你。”

“什么人？”

“一个女人。”

“她说什么？”

“她什么也不说，只说找你，还给了我二两银子。”

“她长什么样儿？”

郭大唠道：“漂亮，那还用说？”

吴成慢慢走过来：“她在哪儿？”

“在小巷边。”

× × ×

小巷边，有几个人围住一个馄饨摊子在吃夜宵。那是几个丐帮的人，他们大概赌过了钱，没事儿可干，就到这里吃起夜宵来了。中间有一个女人，背对着云涛。

云涛慢慢走近去：“是你找我？”

这女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不认识这个女人。

“你是谁？”

女人一笑，不答话，突然出掌，把他打飞出去。

女人身边吃夜宵的男人回过头来，这是京都丐帮分舵的筐头儿赵源和劈头老六。

赵源慢慢踱过来：“你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云涛不讲话，他的牙被打碎了两粒。

劈头老六道：“就这么点本事还想来这儿混么？想当京都分舵的筐头儿？你野心也太大了！”

云涛道：“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筐头儿，我只是愿意喝酒。”

赵源道：“喝酒为什么不去酒馆喝？为什么不在灶房喝？偏偏去和总筐头儿接近，你以为你是什么？是英俊公子，是如意郎君？”

“叭——”，又是一掌，这一掌把云涛的身子击飞了出去。

“哇——”，他喷吐了一口鲜血。

他心里很气愤。他喝酒也被人监视么？他们是只对他一个人这般算计，还是对他们的总筐头鱼漂儿也怀有歹心？

“宰了他？”劈头老六问赵源。

赵源冷笑：“不幸了他，难道让他还在那儿喝酒？”

那个没讲话的女人突然插话：“其实，他根本就不足为虑，他不过会喝几盅酒就是了。没一点儿功夫，有什么可以挂虑的？”

“他来路不明，郭大唠，是不是你从街上把他拣来的？”

“是，是。不过，这人不像是个坏人。”

赵源道：“老六，你也不好好想一想，总筐头儿和谁在一起喝过酒？”

是的，鱼漂儿从不与人饮酒，闲来只是一个人独酌，可她竟愿意天天与这个吴成喝酒。

劈头老六道：“郭大唠，你杀了他！”

郭大唠马上怪叫：“不，不，我不杀他.....”

劈头老六道：“人是你领来的，你不杀他，难道想让我污了自己的手不成？”

郭大唠无奈，只好慢慢走近云涛，眼泪汪汪地说道：“兄弟，别怪我。其实你讨饭吃挺好的，我不该把你领来，让你一死。”

郭大唠用力扬起了手中的刀。

他一刀刺地，用力把云涛一推，喊：“快跑！快跑！”

他提刀回头，直杀向老六：“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劈头老六一闪身，抓住了郭大唠的手臂。

郭大唠的胳膊咯咯响，骨节都断了。刀掉了，他的手臂也耷软下来。

云涛已经跑出去了二十丈远。

再跑出去十丈八丈的，后面的人就会看不见他的身影。

但他跑昏了头，一头撞在了墙上，撞得头昏眼花。

抬头一看，不是撞墙，而是撞上了赵源的八尺之躯。

赵源在冷笑。

云涛知道，他这一回是凶多吉少了。

赵源伸出了他的手，他的手掌变得赤红。

血砂掌！

× × ×

突然满巷子都是香气，一股女人的香气。

一个身影俏生生地站在赵源面前。

云涛被她一提，提到了身后。

这女人向赵源一笑：“赵筐头儿，鱼漂儿大寿在即，你可不能妄动无名之火啊。”

赵源道：“原来是明姑娘。明姑娘好雅兴，竟然在这夜半出来走动。好教姑娘得知，这个吴成是丐帮兄弟，因为触犯了帮规，才由在下出面收拾的。明姑娘是京都丐帮分舵的贵客，是我家总筐头大寿之日的座上客，想明姑娘一定不会干涉我家的闲事吧？”

俏女人明珠来是江湖上五女之一，这五个女人是小女孩子于姥姥，俏女人明珠来，女人谷谷主母老虎，花仙妙灵和北方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鱼漂儿。俏女人明珠来是什么样人？自然对赵源那一点心思洞若烛火，她咯咯笑道：“江湖上都传言京都分舵的赵源大爷是一位汉子，敢做敢为，心思缜密，不知今天怎么这样藏头缩尾？”

赵源道：“江湖上也传言俏女人明珠来是‘笑一笑，杀三人’，我见姑娘已经笑了几笑，可却不曾杀死一人，看来江湖传言也未必皆可信。”

赵源边说边向前走，他身边的劈头老六等人都围了上来。

× × ×

赵源心中暗暗掂量，他们一共是八个人，他和劈头老六再加上四个人绝对能制得住俏女人明珠来，而这个好心吴成只要有人就可以轻轻一刀宰了他。

他觉得很有把握，一声吼：“上！”

七八个人都扑向俏女人。

女人的身影在刀光剑影中飘。

赵源掌掌杀手，逼得很急，劈头老六的一把飞锥也总是向那女人纤纤细腰上招呼，着着狠毒。另外几个人用刀用剑，在外围时时向明珠来招呼。

俏女人不笑了，身子急闪，时或向飞锥一拍，让它走空，又时而陡然出手，向刀背上一拿，慌得那使刀人忙向外撤。俏女人不敢硬接赵源这血砂掌，看来赵源这血砂掌毕竟也有七八分功力，让俏女人明珠来也不敢轻视。

打了三四十个回合，俏女人突然尖声叫起来了。

“哎哟哟，鱼漂儿的那些徒子徒孙，快出来吧！不然这些狗东西可要杀人啦！”

这女人像开玩笑，又像胡乱呼喊。

赵源冷笑道：“你呼叫也没有用，这是一条冷巷，根本没人会来救你。”

可明珠来更大声喊叫，像是在有意唤谁：“快来人哟，鱼漂儿，再不出来我可要骂人啦！”

果然有人在讲话。

“你看这女人是不是在咋唬？别人还动也未动她一根汗毛，她吵吵个啥？”

“她这是故意丢人呢，想丢咱们的人。”

“女人可不好惹，是不是？”

“下去吧，看看他们弄什么把戏。”

屋上飘飞下来五个人。这是丐帮六劈头之中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老大盯住赵源：“其实你用不着那么慌乱，这个吴成兄弟没做京都分舵筐头儿的本事。他除了能陪总筐头喝那么几杯酒外，还能干点什么？”

赵源不作声，只是转着念头。

老二道：“赵筐头，是不是想打定主意，杀了我们兄弟五个或者是一走了之？我劝你还不必动这念头，一错千错啊。”

老大道：“赵源，还是跟我们走，去见总筐头吧。”

赵源面色惨白道：“我这也是为了总筐头好。”

老四道：“你为什么不对她老人家说去？”

× × ×

赵源、老六和这些人都来到了鱼漂儿面前。

俏女人明珠来在笑，笑得很可爱：“好妹妹，你看，他们要杀人，不巧让我看到了。好在你的人也在，这不关我事，但做客在此，又被人尊重，只好帮忙了，望你别怪罪才好。”

她盈盈一礼之后，就转身出去了，只剩下了丐帮中人。

鱼漂儿看着赵源、老六和那个女人：“为什么要杀吴成，为什么要杀自己兄弟？”

女人和那劈头老六不讲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鱼漂儿。既然错了，只好等待发落。

赵源忽然抗声道：“我是不放心他，他是郭大唠从外面带回来的人，说是咱丐帮内的兄弟，可谁知道他是谁？吴成，你说，咱北派丐帮的第六条规矩是什么？”

众人一惊，赵源忽然喝问吴成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又有什么用？

可吴成不答话。

吴成竟连北方乞丐八条中的第六条：“不欺心瞒上”都不知道么？那么这个吴成一定是假乞丐。

众人都盯住了云涛。

赵源在冷笑。他是个心细之人，早就看出这个吴成不同凡人，他虽然天天在灶房忙碌，一天天少言寡语，但他时时神情落寞，好像是有很重的心事。

鱼漂儿一笑，道：“这么说是赵筐头儿在为我操心了？”

赵源低头，沉声道：“正是如此。”

鱼漂儿叫众人退下，隔一会悄悄朝云涛笑了：“你不是丐帮中人又有什么关系？看

你喝酒那样子，你就一定是个好人。”

云涛感激地凝视着她。

鱼漂儿道：“还有两天我就要过生日了，到时候希望你能喝个痛快。你知道人又多，我从不喝酒，你倒可以喝醉。”

她看云涛那目光中有不解，有迟疑。

“我只是三十八万人的筐头儿，而不是一个想喝就喝的酒鬼，你说这是不是很糟糕？”

八 真假云大少爷

鱼漂儿初十这天过她的十七岁生日。

她这一天很忙碌，忙碌着对每一个走进大厅的人笑。

北方豪杰大都来了，长白山上隐居的大侠宋超，花仙妙灵和玉面狐狸陆灵生派来的一个使者，还有少林诞生大师的高徒明心，武当的文愚道长。崆峒、点苍、淮阳都有人前来为鱼漂儿做寿。

鱼漂儿对花仙妙灵和玉面狐狸陆灵生派来的那一个白衣书生施礼甚恭，她抢上一步，跪下，朗声道：“弟子鱼漂儿给师父问安！”

那白衣书生忙也跪下，答了个半礼。

这半礼是为自己而答的，因为他与鱼漂儿同辈，但鱼漂儿贵为北方三十八万众的丐帮总筐头儿，这礼就偏废不得。这白衣书生是花仙妙灵和玉面狐狸陆灵生的弟子，叫白衣吴智。

鱼漂儿笑问道：“家师可好？”

吴智一笑道：“还是那个样子。”

鱼漂儿的眼前就浮现出陆灵生那不嗔不怒无喜无忧的脸庞。她淡淡一笑。做人如玉

面狐狸，不愧此生矣。

× × ×

门外喊报：“燕山五杰来到！”

鱼漂儿一惊，一点头：“请！”

从厅外抢步进来了五个人。

这是五个穿白衣的人，第一个细长脖，第二个矮笃笃，第三个是个小伙儿，第四个总是笑嘻嘻，第五个面色苍白。

众人中有识得的，暗道：“这不是燕山五怪么？原来叫五色鬼，后来又叫燕山五怪，哪里来的燕山五杰？”

有的人就心中明了：既是来的贺客，自然不能称其为怪，这也不足为奇。

五个人一齐向鱼漂儿施礼，细长脖道：“听说你做寿，就赶了来，没什么寿礼可贺，就只是想当堂告诉大家，咱燕山五怪从此起叫燕山五杰了。”

众人不明底里，有的人心中嘀咕：就这么五个家伙，祝寿不送寿礼，你叫个什么，又与人家做寿人何干？

谁知鱼漂儿竟肃然一揖道：“多谢五位，送鱼漂儿如此大礼，想他九泉有知，是定然不会寂寞了。”

燕山五杰热泪盈眶。

× × ×

忽然有人来报：“俏女人明珠来，秋夜听雨莫亭莫老先生，河北大豪钟子楚、云飞山庄少庄主云涛来拜！”

鱼漂儿道：“请！”

俏生生的女人是江湖上亦正亦邪的人物俏女人明珠来，手里晃一把扇子的是秋夜听雨莫亭，身如熊黑般健壮的是河北大豪钟子楚，他们身后那个飘逸风采的是北方七雄

之首云飞山庄云展眉云老爷子的大少爷云涛。

众人都喝一声彩。这彩声是为俏女人的俏，也有的是为云大少爷的神采。

下座之中有好心吴成。他眼睛死死盯住这个“云涛”。这就是那另一个云大少爷？就是邹沉得意忘形讲出来的那个云大少爷？他真像！佩着紫金剑，手捧玉匣，那匣中就是那一双价值连城的玉璧？

他禁不住吓得轻声呻吟起来。

郭大嘴见他心仪那云大少爷的风采，就悄悄告诉他：“那少年是北方七雄的大哥云展眉云老爷子的大少爷，据说其功夫已不在当世十大高手之下，除了武当、少林掌门，还有咱们总筐头儿和江湖上擅几大绝技的世外高人，这人属少年之中难得的高手。据说云老爷子的‘飞云七式’这大少爷使起来更是惊心动魄。”

郭大嘴的话吴成一句也听不进去。他的脑袋在转。他被云老爷子喊成傻瓜，是因为他很少知道江湖上的人心险恶，很少能智慧地抵抗这险恶。

他现在好像已经不那么傻了，有人对他有所图。杀死灵儿，夺去他的紫金剑与一双玉璧，又千方百计杀死他。就又有了一个云飞山庄的云大少爷。他来仅仅是为了向鱼漂儿献那两块玉？不对。他必将有所图。图谁？鱼漂儿！

× × ×

大厅上的人正在等“云涛”等人献礼归座。这时，廊下有一个人大声喊：“总筐头儿，总筐头儿，我给你祝寿来了！”

就从廊下冲冲撞撞上来了一个人。这人大厅内的豪杰均不认得。

鱼漂儿一笑，揖道：“多谢吴成大哥。”

吴成是什么样儿的人，能让鱼漂儿如此敬重？

鱼漂儿对“云涛”道：“请云公子稍候，这个吴成大哥虽然无名，但人很讲义气，是我的好友。今日寿宴一过，便当分手，让我与吴大哥盘桓几句，再来向公子赔罪，如

何？”

“云涛”一笑：“请便。”

吴成二话不讲。拿起一瓶酒，在酒桌上摆好两排酒杯。酒瓶一抖，酒便倒好。

这倒酒的本事让在座豪杰暗暗吃惊。看来这吴成本事不弱。单是这倒酒之举，自己忖量就未必做得到。有些人就收起了对吴成的轻视之心。

吴成道：“还是比快，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喝，比快。好不好？”

鱼漂儿一笑，觉得他有些荒唐，但你既拿人家当朋友，就不能此一时彼一时，不然何必谈什么朋友？

鱼漂儿脆声道：“好，就比快。”

两人一起抓酒杯。须臾，八杯酒都见了底儿。

鱼漂儿先喝完，因为她是用内力逼住酒杯，两指一捏，酒杯便跳至口边，一饮而尽的。她每一饮辄四杯，是她可以用口逼住酒，不让它早尽，而一吞而成。两番尽八杯。这是用了力，亦用了巧的。

鱼漂儿笑道：“你没内力，这当然不算赢你。但要赢你不易。我再也想不出别的法儿来了。”

好心吴成突然说道：“尽管法子笨了点儿，总还算是听雨。尽管法子笨了点儿，总还算是喝得快。”

说完，也不告退，只是向鱼漂儿一笑，转身下去。

鱼漂儿失神了半晌。

云飞山庄的云大少爷这时颇为不耐。做为鱼漂儿的前辈之交，云展眉云老爷子在鱼漂儿眼里可是举足轻重的。她不该这么疏忽。

“云涛”大少爷朗声道：“家父为总筐头儿寿诞之喜，特派我献上玉璧一双，请总筐头过目！”

鱼漂儿到底是女孩子，听说是玉璧，就笑盈盈地去看。

“叭——”，一声弦响，爆起一团烟雾。

鱼漂儿被笼在烟雾之中。

× × ×

变生当场。

俏女人明珠来、秋夜听雨莫亭，还有河北大豪钟子楚都围在“云涛”身边。

“云涛”的手中，正抓着面色苍白的鱼漂儿。

“都别动！云飞山庄与鱼漂儿的过节今日在这里清算！众位请避开一点儿，免得伤了和北方七雄的和气！”

众贺客一阵骚乱，又马上恢复平静。

丐帮五劈头在长廊下，见事生变故，刚要冲向大厅，便被老六和赵源，那个女人和一群大汉逼住，点了穴位。

文愚道长一声断喝：“别动！”生生把刚飞向前去的少林高僧明心喝住。

燕山五杰也走了出来，脸色苍白，手执兵刃。

“云涛”冷笑道：“你们如果敢动，这大厅马上就会血溅尸飞！”

白衣吴智轻轻起身，施礼道：“这事让在下可就不明白了，北方丐帮与云飞山庄交情甚厚，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不知云公子能不能向在场的武林豪杰有个交待？”

“云涛”冷哼道：“这事说来话长了。在下这里向诸位讲明，凡不想得罪北方七雄的，都请闪一条路，让在下把鱼漂儿带去，由家父发落！”

鱼漂儿显然是被制住了穴道，面色苍白，低着头，不作一语。

这时，廊下竟然有人长笑。这人道：“你口口声声云飞山庄，这就让我不明白了。你究竟是谁？你是云飞山庄上的什么人？”

× × ×

众人闻语一惊，再回头看，从廊下慢慢走出一个人来。

这人是刚刚与鱼漂儿比酒的好心吴成。

他慢慢走至大厅中。

众人盯着他看。有人想，这人竟能上来盘诘，看来能力不小，不怕得罪北方七雄。但看他刚才喝酒那快，怕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可鱼漂儿又说他身无内力，无内力他上堂来做什么？讨死么？

俏女人明珠来道：“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吴成慢慢说道：“你好健忘，忘了我们一同骑马入京都，并约好在这寿宴之上相见的，你肯定认得我，我是云飞山庄的大少爷云涛。”

一语惊四座，他是云涛？那一个云涛是谁？

吴成对那个“云涛”道：“邹沉，你弄得好像我，真让我也服了你。”

邹沉？那个府衙捕头儿邹沉？

抓住鱼漂儿的“云涛”冷冷一笑：“你怎么知道我是邹沉？”

吴成道：“我还知道我是云涛。”

文愚道长道：“这也好决断，有与云飞山庄相熟的朋友起来一诘难这二人，就不难分真伪。”

云涛出道不久，在江湖上自然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之举。

可他也有一点儿名头，譬如说春日听雨楼上的故事。

有人问“云涛”这个。“云涛”振振而谈，一切莫不亲为眼见。

吴成眼睛瞪着，看来这个假云涛身后的那个秋夜听雨莫老先生终于把他卖了。不知这个莫老头是不是收回了他听雨所花费的金银？

文愚道长慢慢问道：“老道与云展眉老兄也有交情，虽不是要好至交，但也是义气相投。知道他对这云大少爷颇为喜爱，但不知道云老爷子平生对公子最为满意的本事是

什么？”

这一问不可谓不怪，不可谓不刁。

吴成也静下来，等着听这“云涛”回答。

谁知“云涛”并不畏难，他嬉然一笑道：“家父平日对我多次骂傻瓜、笨蛋，甚是不大中意。但有一样本领家父是从小就对我不失望的……”

“什么本事？”人群中有人冷冷而问。

“喝酒！从小家父就用筷子给我吮酒，所以我从小长大，至今只是对一件事颇有信心：喝酒！”

吴成看着俏女人明珠来，她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那笑很灿烂。吴成恨不能骂他自己是笨蛋、傻瓜、王八蛋，骂上一千次一万遍才好。

文愚道长沉默了。

俏女人明珠来道：“如果这个云大少爷是真的，他们丐帮与北方七雄之间的梁子，自有他们自己去解，何必我们再插手其间？生出变故，反为不美。听这位丐帮京都分舵的好心吴成吴大哥一句话，倒叫我疑心不定了，如果这个云公子是个假货，我们这些人的脸可就丢大了，为今之计，却也有一个好办法。”

众人忙问什么办法。

俏女人笑得花枝抖颤：“怎么忘了？云飞山庄的看家本事啊，云老爷子一生自诩的本事‘飞云七式’！”

这个“云涛”仍很镇定。莫非他也会“飞云七式”？

吴成呆了，他真有点怀疑是不是他弄错了，对方真是云展眉云老爷子的独生子，而他则不折不扣是一个乞丐，叫好心吴成。

“云涛”道：“不知谁先来一试？”

文愚道长道：“既是人家疑你，自然是你先了。”

“云涛”道：“好。”

他立于厅中，凝定气神。

吴成就看到了他家的传家秘技“飞云七式”。他练了十七年的“飞云七式”，竟然被这个人用起来也得心应手，也像是浸淫了十几年的功夫。可他对这“飞云七式”太了解了，就看出来对方有许多不对头之处，——像是像极了，但缺少神髓。

这个“云涛”练了两式，一式变七式，有二十一变，二式变十六式，有三十二变。

众豪杰中也有人喝彩。“飞云七式”毕竟不寻常。

“云涛”忽然收剑：“只练两式，望大家见谅莫怪。”

众人惊讶，马上也就明白了“云涛”的用心，人家的秘技，只为了证实，不为了杀人救命，为什么要练完了七式给你看？

这“云涛”抱拳而揖：“请吧。”他递过了紫金剑：“如果你也是云涛，就该也用紫金剑。”

吴成接剑在手。他看着紫金剑，心中感慨莫名。

他手里拿着自家的宝物，却是从别人那里借用的。这是不是有些滑稽？

九 风云会

吴成握剑那样子让人生疑。他像是有点丧魂落魄。

大侠宋超一直冷冷坐在一边，这时突然起身，上去拍拍吴成的肩。

吴成看着他。

宋超在笑，眼里闪着暖意。

“你要知道，武功巧招，在凡人看来皆是绝技，在高手看来不过像弈棋，变换几下招数就是了。你看——”

宋超的身子一旋，旋了几旋，然后慢慢上升，在空中出剑，一变为七式二十一变。

宋超落地，对吴成笑：“云公子那一式‘飞云七式’我也学得会，但每家招式，每一式中自有谁也学不上的神髓。你明白我的话么？”

众人寂然。

大侠宋超是何许人？世外高人，有人说他的武功已不可测，有人说他已经不食人间烟火，可辟谷吞烟，成人世活神仙。在众目睽睽之下，能向这个懦弱吴成示以援手，这无疑对云涛和俏女人他们是个不小的威胁。

可宋超凭什么要这个吴成再试？他难道认定这个吴成是真的云飞山庄的少庄主云涛云大少爷？

× × ×

吴成握剑的手在抖。

他想用“飞云七式”，但用不了。他的内力都被那一杯茶拿去了。

对了，鱼漂儿可能也中了这毒，化去了功力，也是“十日酥”。

他慢慢看了看手中的紫金剑，把它放在地上。

他走向鱼漂儿。

他笑，笑得很凄凉。

“我尽了力的，我尽了我的力。但没办法，我没办法了。我只好自己……”

他从腰里掏出一柄匕首，刺向他自己的小腹。

× × ×

他没死成，被人点了穴道。

他看见鱼漂儿在他身前飞起来，去抓地上那一柄紫金剑。

那个“云涛”也去抓剑，但比起鱼漂儿来，他的动作太慢了，慢得像只狗熊。

鱼漂儿在空中一旋身子，在慢慢向上升，这又是一招“飞云七式”。

他只好叹气，认定这一式漂亮，比那个假云涛强，比他自己也强。

假云涛就倒下了。

变化极快。

大侠宋超一出手就制住了那个武当道人文愚。白衣吴智点住了秋夜听雨莫亭的穴道。老六回身突然扼住了赵源的腕脉。少林僧人明心逼住了钟子楚。

只剩下俏女人明珠来和鱼漂儿站在上厅正中。

鱼漂儿笑道：“你费的心思也太大了，就没想到会败得好惨？”

俏女人的脸色很冷：“我其实应该在你去女人谷之前就宰了你！那样你就不会侥幸得到这百兽舞，与寂寞剑了……”

大厅中一时议论噙然。

原来是为了“百兽舞”与寂寞剑，原来这北方丐帮总筐头鱼漂儿一身兼有两门绝技。

俏女人明珠来想走，可身后的路又已被五个身穿白衣的人逼住。这五个人不动手，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她只好又回头来看着鱼漂儿。

鱼漂儿道：“你为什么不出剑？”

明珠来道：“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寂寞剑。”

鱼漂儿一叹：“你看不到它的，你看到它，它就不寂寞了。”

鱼漂儿的脸上有了一丝忧郁，一丝愁苦。

俏女人抓住了她失神的这一瞬，拔剑飞刺。

除了大侠宋超、白衣吴智、河北大豪钟子楚等几个人以外，没人看见鱼漂儿出剑。只觉得在俏女人那漫天剑气中突然飞出一道道彩虹。

俏女人在空中一式九变，击出了九九八十一剑，但剑剑走空，竟听不到一声兵刃格杀声。

她落地，收剑，面如死灰。

鱼漂儿手中已无剑。

鱼漂儿笑道：“你见到了么？”

俏女人道：“见到了，见到了。我好后悔……你，你也该后悔……”

鱼漂儿愕然。俏女人可悔，她有什么要悔？

俏女人忽然咯咯而笑。

“笑一笑，杀三人！”

她笑过之后，杀死了她自己。

× × ×

鱼漂儿和云涛在喝酒。

这一次喝得很慢。

鱼漂儿身后站着六劈头，丐帮敢死敢斗的六劈头。

云涛身后站着郭大唠。郭大唠要跟他去云飞山庄，从此他就是云涛的兄弟了。

云涛在笑，笑得很快活。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那个云涛？什么时候知道的？”

鱼漂儿不语，笑着啜了一口酒。

“你怎么知道俏女人是他们的头儿？”

鱼漂儿不语，又笑着啜一口酒。

云涛叹一口气，低头喝酒。

鱼漂儿问道：“你为什么不笑了？”

云涛道：“狼狈如此，有什么好笑的？”

鱼漂儿很奇怪地看着他：“你是不是现在还不明白，你能这么幸运，不是因为你会‘飞云七式’，也不是因为你会喝酒，而是因为你会笑，笑得很真诚？”

◎三尸手

腐尸、僵尸、毒尸；是为三尸；

老尸、壮尸、少尸，是为三尸；

男尸、女尸、兽尸，是为三尸。

熬抚吸纳，是为三尸手。

三尸手

一 自己最难杀自己

金刀庄。

夜半更残。

一个人影飘忽入庄，像一道闪光，直奔金刀厅。

周围马上跳出来十几条大汉，持刀弄剑，一声断喝：“谁？”

“我！”

来人一闪，已经站在了众大汉面前。

这人一身黑衣，同一般夜行人无甚异处，但站在他周围的大汉们突然像一下子迈入了冰窖，而且是装满了腐尸的冰窖，浑身哆嗦不已。

这人冷冷道：“要想活命，马上退出十丈以外！”

这十几条大汉马上退向后去。

“庄主在哪里？”

“他在大厅内专候。”

这人停住了，道：“好，我自己去见他。”

×

×

×

金刀厅。

这是个很辉煌的去处，当年是座中满宾客，樽中酒不空的热闹去处。最豪的一次畅饮，竟连着开了十七天十七夜的宴，黑道天下枭雄群集于此，让燕塞上十九家镖局不敢接镖。

就在那十七天十七夜的大宴上，闯出了金刀夺魄路由的名头。

豪宴之举让天下人咋舌，活阎罗杜公有丧不赴。别人快马来报：“公子，老爷死了。”他睁着一双醉眼，问：“他死了就死了，干我什么事儿？你没见我正在喝酒？”那人刚想再讲话，活阎罗杜公一刀剁去，那人从脖子上喷血，再也不会讲话了。

十七天十七夜，金刀夺魄路由醉中持刀，一柄金刀战遍黑道天下十八高手。

从此金刀夺魄天下去得。

× × ×

但他还是栽了。

他去采花时，遇上了寂寞剑。他不知是寂寞剑，就是知道是寂寞剑，他也不会怕。

金刀夺魄路由采花时与人不同，别人是淫人女娃，而他则是用心折磨女孩儿，直至把她活活吓死。

他那时正用两束头发把他的金刀吊在床上方。金刀在晃荡。金刀一晃一晃，刀口冲下。

金刀很锋利，如果落下，三尺七寸的刀就会从中间把女孩劈成两半。半边身子是左，半边身子是右。

路由怕那束头发能挂住大刀，还不断向那束头发吹气，吹得刀上金环呜呜响。

那女孩被制住哑穴，封住穴道，只是用一双恐惧的眼睛看那柄大刀。她不愿意死。

路由很有耐心，正一根根吹断那吊金刀的头发。

他在笑：“看，你的头发不太结实，对不对？”

女孩儿叹一口气，昏过去了。

路由只好等她再醒。

这时来了寂寞剑。

“你不该淫人家女孩儿。”

路由冷笑，天下能管到他的人不太多。

武当掌门，少林方丈，或者五岳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可以同他较量一下短长，这个神情落寞的中年书生想干什么？找死？！

他一口吹断头发，在金刀堪堪落在女孩身上时一把抓住。金刀在女孩皮肤上割了一道轻轻的血痕。他认为这一手就很漂亮。

可是寂寞剑不买帐，他出了剑。

那一次他拼命，最后败了，伏于寂寞剑下。

寂寞剑道：“你两次格到了我的剑，看在这两招上，割去你一只耳朵，以为惩戒。你走吧！”

这是他第一次栽在寂寞剑手里。

第二次他与三尸手游立，联手剑任成龙去寻寂寞剑复仇。他们认定寂寞剑中了情毒，在月圆之夜可以乘隙杀死他。那一次他们没敢动。

他们又栽了一次。

这一次是栽在鱼漂儿手里，但鱼漂儿也是寂寞剑。鱼漂儿废去了他与任成龙和三尸手游立的武功。

从那时起，金刀夺魄路由这人的名头在江湖上无影无踪。

× × ×

厅中只有一把椅子，一把虎皮交椅。

厅中只有一盏灯，照着这椅子附近。

既无客人，要许多椅子有什么用？

既无客人，又何必点许多灯？

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是路由，是一个四十岁的病弱男人，再也不是金刀夺魄的江湖汉子。

他盯着来人看：“你练成了？”

黑衣人道：“不错。”

他又问道：“你恢复了内力？”

黑衣人用手抓住架上的一块玉石镇纸，五指并拢，握住，镇纸马上变成玉腐，纷纷粉落。

路由道：“果然不错。”

黑衣人道：“那个医不好确实有点本事。但据他说，大哥与二哥的伤……”

路由道：“我明白。你与我们并不一路……”

× × ×

路由的眼里突然闪出了光。

“来人！”

就来了一个管家。

“照我吩咐的去办。”

管家点点头。

进来了许多人。

灯点起来了，大厅顿时一片辉煌。马上又摆好了许多桌椅。大厅里像又恢复了过去那喧闹与豪富。

金刀夺魄路由盯着厅下那一张张桌子，桌子后面应该有人，有些在江湖上叱咤风云的黑道豪杰，有谈笑干盅酒，一若啖彘肩的豪壮场面。在这些江湖豪杰的刀枪之中，应

该有一柄金光闪闪的大刀，那是摄人心魄的大刀，那是金刀夺魄路由的大刀。

路由道：“拿大刀来！”

两个人抬来了金刀。

金刀宽背，长三尺七寸，握柄上是棉布缠着，因为浸淫了无数鲜血，已经变成了黑色，黑得像锈铁，刀背上挂五六个金环。

“吊起来！”

管家冷着脸，把金刀悬吊在路由的虎皮椅子上方。用的是路由自己的头发。

黑衣人静静地看着他。

“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路由说，盯着黑衣人。

金刀悬丝欲绝。

“你知道该找谁，为我报仇，老三，为我报仇！为我报仇！”

金刀夺魄路由双手用力一拍桌子，头伏在桌面上。虽无内力，但这一击也有力。

金刀悬丝立断，刀落，削掉路由的人头。

一声惨叫。

黑衣人与管家和众大汉都跪在地上。

× × ×

骏马奔驰，倏忽不见。

人已汗湿，马也疲乏。

马一声疲嘶，跪倒在地。人拍击一下，拍在马头上，马立刻哀鸣而死，人又一个纵飞，向前疾奔。

人奔入一间农家茅屋。

“啪——”，推门而入。

茅屋内很暗，光线也弱。慢慢可以看清，屋内有一个人，穿一身白色衣褂，手拄一

柄剑，坐在床上。这人的脸色冰冷如铁，一双眼睛盯着来人。

屋内无长物。一只喝水用的罐子，一只烧饭用的锅。一点儿干柴，还有桌子上有一撮米，一棵白菜。

黑衣人细细凝视屋内的一切。

拄剑的人说道：“看来你成功了。”

黑衣人道：“对，医不好马聪医好了我。”

拄剑人道：“你杀死了他？”

黑衣人道：“没有。”

拄剑人眼睛睁得很大：“这不像你。”

黑衣人缓缓说道：“医不好说我还有一年，就可能旧创复发。”

拄剑人道：“一年时间，已经够了。”

黑衣人道：“也许要三年，一击不成，退守三年。”

拄剑人一叹：“你想得对。”

黑衣人道：“这次不能再栽了。”他注视着屋内，“你在一天天打发日子？”

拄剑人道：“你说错了，我在一顿一顿地等。”

黑衣人默然。

拄剑人心里很平静，他手中那一柄剑已不复是剑，而只是一根拄着的拐杖：“大哥他.....”

黑衣人索然：“他走了。”

拄剑人胡须一飘，道：“好，好，走得好。”

黑衣人不语。

拄剑人道：“你不容易。”

黑衣人不语。

拄剑人道：“只有你了，你要保重……”

黑衣人眼里很空洞，没有喜怒，也没有悲哀。

拄剑人道：“寂寞剑，寂寞剑！”

他抽出长剑，横剑自刎。

黑衣人慢慢跪下。他没有眼泪，也没有悲哀，只是瞪眼看着这死去的人。

他起身就走。他没有工夫掩埋尸体，他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

× × ×

一间石室，周围是火。

石室内一些药钵，一些药草，到处悬挂着。石室无门，只有一扇窗户。

从窗子飞进来一个人。

这个人身子在室内疾走，旋即停住，坐在一个蒲团上。

这是那黑衣人。

他对面坐着一个三绺长须的男人。这人是江湖上人人皆知的医不好马聪。

黑衣人冷冷地看着马聪。

马聪的眼光也不比他差。

“我看见你这眼光，心里总是很不舒服。”

“因为你有病，有病的人被别人看着，心里就不舒服。”

黑衣人不讲话。

“你的眼光中总有杀机，你总是想让这江湖上再也没有了医不好这个人。”

黑衣人道：“你知道不知道汉魏时的曹操？他杀了华佗，结果他的头疾也治不好，死了。他一世奸雄，犯的过失不少，但顶大的过失也就是杀了华佗。我不是曹阿瞞。”

医不好马聪叹了一口气道：“你错了，我可不是华佗。”

黑衣人道：“世上只有一个华佗，也只有一个医不好。”

医不好马聪道：“你好了，你已经被医好了，你不是已经恢复功力了么？你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黑衣人道：“你说过，一年后会再犯。”

马聪忽然哈哈大笑道：“一年？一年是多长的时间？江湖人过日子，在腥风苦雨之中，谁算得了一年之后会怎样？”

黑衣人冷冷说道：“我算得了，一年之后，如果我不死，一定会来找你。”

他从窗子里爬出去了，这一次他并没施展一点儿功夫，他是一步步从窗子里爬出去的。

马聪不动。

石室忽然裂开一道门，有一个小童进来了。

“师父，他为什么从窗子爬出去？”

马聪一叹：“因为他不想用一点力气。这个人如果在江湖上寻谁的仇，那个人就必死无疑。”

“他是谁？”

“他不是人，只是个飘荡的鬼。”

二 掘墓见鬼

燕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村镇。它原先是村子，如今是一个热闹的小镇了。镇中的人家不多，只有百十户，但这小镇很安宁，渐渐的南来北往的人都喜欢在这地方落脚，都愿意在这儿做买卖。这镇子就热闹起来了。

镇里的人心里都很安稳。他们心里有主心骨，镇上有五个主人，他们为人都很好，在江湖上也颇有名头，他们是燕山五杰。

这镇子名叫安生。

镇人盼安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安安稳稳地活一辈子。他们相信能够这样，因为有燕山五杰，他们这并不是奢望。

燕山五杰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

× × ×

这天黑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屠户张乐子从外面回来，挑一根大肠，一只猪耳朵回家。酒已醺，人已醉，便跌跌撞撞。

回安生镇要经过坟场。张乐子不惧坟场，因为他是张乐子，是屠户。他一边走，一边晃晃地念叨：

“喝一杯，又一杯，杯杯都是心头水。不洗心思洗肠胃，屠夫怎不醉？喝一杯，又一杯，杯杯都是无根水，不洗烦恼洗肠胃，乐子咋不醉？”

他看见了坟场。

坟场是安生镇的先人们的，这里也没有多少坟墓。早先安生镇是个小村子，只有那么十几户人家，自然坟茔就不太多。稀稀落落的坟墓已成荒冢。活人活得越安生，死去的尸体越清冷。

张乐子仍然背上扛一根棍子，棍子上挑着猪大肠、猪耳朵，哼哼叽叽往前走。坟场里的萤火虫撵着张乐子。张乐子不怕这些。

他忽然站住了。

那边一个独坟，坟上有簇簇荒草，荒草无风自动，唰唰作响。在坟墓前面，有一块大大的石碑，石碑上有一团萤火虫在飞舞。

张乐子吓了一跳。他看见了一个人。

× × ×

这个人浑身皆黑，坐在石碑上，闭着眼，像在睡觉。

更为诡异的是，一团团萤火虫扑着他，在他身前身后飞舞。他的身上也熠熠闪光，闪着莹莹绿光，像一阵阵波一闪一耀的。

张乐子顿时觉得一阵阵冷，冷颤从尻尾直飞发梢，又从发梢一直沉到脚底。

张乐子的右手抓住了怀里的杀猪刀。

“你.....你是人是鬼？”

张乐子的声音发颤。

那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两手向前直伸，伸得很长。张乐子看见了这一双手，这不是人的手，只能是鬼的爪子，尖尖的手指，惨白的颜色，萤火虫慢慢又飞向了这一双手，在这双手上下围绕翻飞。

张乐子惊怔住了，不语。

这双手伸得不能再长，它们停住了。张乐子盯住这一双手看，看着。

突然，这一双鬼爪又向前暴长了几寸，再暴长几寸，已经一点点抓近了张乐子的前胸了。

他向后退了两步。

这一双手有“脏气”。

张乐子是屠户，自然知道“脏气”是一种什么东西。你刚杀死的猪羊猫鸡狗决没有这种脏气。这脏气是死人的腐尸味道。这味道让人吸入几口去，便窒息了人的心肝，昏死过去。

张乐子突然吼道：“我是张乐子，专门杀生的，就不怕你闹鬼！”

张乐子不擅武功，但有一身蛮力，他右手使足了力气，狂吼一刺。杀猪刀很锋利，马上刺中了那个鬼。刀子已经扎进了肉体里，扎在那个鬼的肩上。张乐子是屠户，宰了无数生灵，自然手头有准儿。这柄刀已经刺入了三寸二分深。

张乐子用力拔刀，盯着那鬼看，那鬼只是龇龇牙。看他肩上，黑衣破了个洞，但那

洞里竟没有流出一丝血来。

这不是人，真的是鬼。

张乐子怔住了，刀也收不回来。

那鬼劈手一夺，张乐子的刀便到了那人手里，用手一掰，刀折断了，又用手掰用牙咬，竟把二把锋利的钢刀咬掰成寸断。

他呸呸吐出断刀，突然说出了话：“呸，呸，不好吃，不好吃。”

他盯着张乐子：“棍子上挑着什么？”

张乐子牙打仗：“大……大肠，猪……猪耳朵。”

鬼居然能苍白着脸笑上一笑：“好，拿过来！”

张乐子看得头晕，这鬼把大肠、猪耳朵都一口口生吞下去。然后拍拍手道：“我还没吃饱，又有些渴，你看我是不是喝一点你的血，吃一点儿你的肉？”

没等这鬼作势一扑，张乐子就大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 × ×

尸体被抬到了小镇的场坝上。围上了许多人，张乐子的老婆孩子都在哭。

众人等着，等着燕山五杰看张乐子的尸体。

这是小镇这两年来头一回发生的大事儿，屠夫张乐子死在坟场里。

五个人看完了尸体，都坐下。

张乐子是吓死的，瞳孔张得很大，像是不大相信眼前的事实，又像是看见了极骇人的东西。他的心碎了，从耳朵，从羞处都出血。

他喝了酒，而且喝得不少。张乐子平时就喝得不少，而且大家都说，他给人家宰猪杀羊，从来就没有喝醉过。

张乐子胆大心细，是个好屠户。可他心碎了，被吓死了。

笑嘻嘻说道：“大哥，他的心碎了。”

小伙儿说道：“他是看见了什么东西。”

他看见了什么？他在夜半过坟场，能看见什么？人不能让他吓成这个样子，除非看见了鬼！

五个人心里都想到了这一点。

细脖颈慢慢说道：“如果他见到了鬼，那可是咱们的兄弟造化了。”

四兄弟明白，要讲做鬼，谁会比燕山五杰更内行？他们本来就是五色鬼。

现在他们不做鬼了，要做人。可有人到他们眼皮下来做鬼了。

细脖颈道：“我看，咱们兄弟该去看看那个鬼，和他亲近亲近。”

× × ×

安生镇的坟场很静。有月亮，坟场像涂上了一层银光。只是那些树显得有些阴森。风吹得树嘶嘶轻吼。

五个人来到了坟场。

细脖颈道：“分开走！”

五个人身子一飘，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中向坟场接近。

细脖颈突然长啸一声，这啸声如风中鹤唤，清新响亮。

四个人也应声而啸，有的沉实，有的清亮，有的浑厚。细脖颈心中暗暗宽慰，今天的燕山五杰可不同昨日的燕山五怪，更不同于前日的五色鬼了，有人作怪，无论他是谁，决讨不了好去。

五个人的身影渐渐逼进坟场。

身影飘忽，很快地集中在那一块大石碑之前。

× × ×

没有人，当然也没有鬼。

细脖颈道：“再细细地搜一遍。”

找来了一些东西。那些折成寸断的刀块，还有一片衣襟。

细脖颈嗅了嗅这片衣襟，脸色突然变了。

小伙儿问：“大哥，怎么了？”

细脖颈道：“快！燕山五击！”

燕山五击，是他们上一次遇到金刀夺魄路由、三尸手游立、连手剑任成龙一击而败后练成的新招。他们很侥幸，那一次又是寂寞剑救了他们。他们很惭愧，知道男人总不能靠别人来救。他们决心练出一套功夫来对付强敌。

他们练成了“燕山五击”。

燕山五击应该是可以抵得住世上的任何一位高手一击。

四兄弟一惊，知道大哥不到关键时刻决不会喊出燕山五击来！一定是有了危险，而且是极大的危险。

四个人背向而立，双手回护，各成姿势。中间站着一个细脖颈。

细脖颈朗声说道：“三尸手游立，三尸手游立，故人来访，为什么不站出来，出来！”

四人一惊，以为听错了话。

三尸手游立？他不是在上次一遇时被寂寞剑鱼漂儿废了武功么？鱼漂儿一柄寂寞剑当场击败了金刀夺魄路由、三尸手游立和连手剑任成龙。鱼漂儿不想杀死他们，她叹了一口气道：“如果他在，他也会再一次饶了你们。”

她指的是寂寞剑米离。她当时只废了三个人的武功。废了武功的三尸手怎么会来这里寻衅？他躲避燕山五杰还来不及，怎么会在这坟场里作鬼弄怪？

× × ×

没人声，只有树在飒飒作响

四个人刚想讲话。

细脖颈一吼道：“别讲话！”

他把那一片布襟递与二弟。

四个人都嗅了嗅。

不错，这是腐尸之味。任何衣物决不会有这种气味的，除非你从地下，从埋着的棺材里找出来的。

四个人脸色都变了。

细脖颈道：“护住我，找坟！”

四个人在细脖颈身边绕走。

四个人都存了必死之心。

细脖颈在中间，细细看每一个坟墓。最后他站在那个立有高高石碑的坟墓前，吐了一口气，说道：“找到了。”

四人在坟边环伺，细脖颈看看坟墓，忽然从坟口石板处向里射进去一蓬毒针。

坟墓里没一点儿声息。

四兄弟刚想动。

“别动！”细脖颈一吼。

他用手抓住棺盖，用力一掀。墓土很少，连棺盖一齐被掀掉。

墓中有一具死尸。

这是具女尸。

女尸比男尸更骇人。她的两臂没了衣袖，两条手臂很软地耷在胸前。

死人入棺时决不会是这个姿势。

脖颈抓起女人的一条手臂。

他细细地看。

这是一个死去几个月的女人，应该已经开始霉烂，但她没有烂，那是因为她本身的体质与这地气相合之故。这是个极玄妙的相宜，连细脖颈也说不明白。但在五行学说中

可以解释的，便是僵尸不腐之说。

但这女尸的手臂不该这么柔软。

很软，与沉睡之中的人手无异，而且还略略有些温暖。

细脖颈又细看看这条手臂的颜色。

皮肤很黄，黄得像涂抹了颜料。

细脖颈突然放开了她的手臂，身子疾退至一边，忙下令：“二弟，三弟警戒，四弟，五弟马上照原样，把这坟墓弄好。”

众人都知道危急，忙行动起来。

四弟五弟正在往坟上放草苫块，细脖颈断然说道：“算了，不管怎么弄，也会被看出，不如不弄。”

五个人起身。

细脖颈道：“照我的办法，四个人慢慢向回走，仍照燕山五击之势，如有人来袭，不可妄动。”

四个人护住细脖颈，慢慢退回小镇。

× × ×

细脖颈一入大厅，马上坐在椅子上。他很颓丧，低着头，一言不发。

小伙儿问：“大哥，大哥……”

笑嘻嘻止住了小伙儿，不让给大哥添烦。

天已经大亮了，鬼该不会在白日闯进镇子里来吧？

四个人等细脖颈发话。

细脖颈叹了一口气，他看看四个亲如手足的兄弟，惨然一笑道：“这回，我们怕是躲不过了。”

小伙儿道：“大哥，没那么严重，我们可以用‘燕山五击’……”

细脖颈摇摇头道：“没用，没用。”

四兄弟望着他，显然并不服气。

细脖颈道：“我师父曾告诉我，做鬼与做人一样，有一种极致。那就是像大侠宋超那样，可以不饥不渴，不生不死。你刺他一刀，他连血都不出，也没有伤。你有什么办法？这种鬼练到了极致，便可吸腐尸僵尸，直练至七重天，所吸尸体的皮肤发暖，发软，发黄。如果练至九重天，就是神仙也杀不死他了。我刚才看了那具女尸，皮肤发黄，这三尸手已经练到了七重天。我们与他动手，只是一死。”

小伙子道：“难道.....寂寞剑也制他不住么？”

细脖颈沉吟了半晌，才说道：“寂寞剑是我们的恩公，但愿她别碰上这恶鬼才好。”

笑嘻嘻问道：“大哥，我们怎么办？”

四个人都等待着他的主意。

细脖颈也低下了头，想了好久，最后他抬起了头，冷冷地说了四个字：

“坐以待毙。”

三 鬼肃杀

没人讲话。

都没想到会等来这四个字。

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让人绝望？

有什么能让人比这等待更为痛苦？

笑嘻嘻突然大笑道：“死有什么？大哥，我们早已经做过鬼了，也做过了怪，更做过了人，死有何惧？”

四个人都精神一振，这个曾经最怕死的兄弟说得对，人也做过，怪也做过，鬼也做过，死亦何惧？

细脖颈道：“我们应该乘这时机安排好别人。”

能为别人做一点什么，死不也是无憾？

× × ×

敲钟，集来了全镇的人。

细脖颈笑道：“有重要大事，才请各家来人商议，惊扰了大家，望莫怪。请大家都各回自家，不要四出。近来镇里恐有大祸，等你们家里主事之人回去，便可以知道如何避祸。回去时，注意别喝井水，别买吃的东西，以防中毒无救。”

众人惊愕，纷纷问是怎么回事，但在四位兄弟劝说之下，都匆忙回家，等待消息不提。

他们等回来了消息：在今天日落之前，迅速离开小镇，逃得越远越好。

就有人开始逃亡了。

× × ×

一家人向镇外走去。

一头牛，一辆车，晃晃地最先走出小镇。

车上是老头与老太太，地上走的是儿子儿媳，车上还抱着一双小小儿女，搂在风烛残年的老人怀里。

他们信燕山五杰的话，因为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假话。

他们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小村镇。故土难离啊，眼里有泪水，心里很凄惶。

突然，抱在怀里的一双小儿女哇地呕吐起来。

老人忙问：“孩儿，怎么啦？怎么啦？”

小孩儿回道：“爷爷，爷爷，死人味儿……死人味儿……”男孩女孩都眼一翻，死了。

大道很直，没人，静悄悄的，太阳还在头上照着。

老头、老太太涕泪长流，哭着叫着，他们翻翻眼皮，也倒在了车上。

儿媳喊这个，摇那个，疯了似地叫。

儿子忙道：“怎么，怎么啦？怎么啦，他们都……”

他也软软地倒在路上。

儿媳跳下来抱他：“你怎么啦？二郎，二郎……”

她也软软地倒下了。

她的嘴角有一丝惊惧与不信。

牛哞哞叫，叫了三声，再叫，就干吧嗒嘴，叫不出声音来了。它腿一软，倒了，眼里流出泪来。

稍待了一会儿，后来的小村镇逃难人就见到了这一家人的惨死。

他们看见了前面道路上插了一根杆儿，杆上挑一件白布尸袍，尸袍上用血写成了四个红字：出庄必死！

这一天，先出庄的人在四条路边死了五家人，一共是二十九人、一头牛、两头驴还有一口猪。

想逃走的人都回来了。

天渐渐晚了，村镇里没有悲啼，没有人声，没有炊烟。

小村镇已死。

这里已无安生。

× × ×

细脖颈不讲话。

五个人也无话可说。

细脖颈道：“三弟，五弟，你们去安顿一下，咱们一会儿走。”

四个人明白了他的心意，既然别人走去是死，他们五个人就应该先走。

× × ×

小伙儿和老五向三个人一揖，进了后院。

小伙儿新婚燕尔。他的妻子是个很会笑的女人。她知道发生的一切。她无言，只是偎在小伙儿的怀里。

小伙儿说：“我曾经告诉你，我们五兄弟像一个人，我们过去是鬼，叫五色鬼。”

她抚着他的脸，道：“你不是鬼。”

小伙儿道：“可又有人要我做鬼。”

她一笑：“那怕什么？”

小伙儿道：“死了二十九个人、一头牛、两头驴还有一口猪。”

她看着他：“你们想走，想在这夜里走？”

小伙儿知她冰雪聪明，就一叹道：“对，我们想走。”

走就是一死。她什么也不讲，只是拼命搂住小伙儿，拼命搂住他。

两个人忘了一切危险。

好一会儿，他才轻轻吁了一口气：“大哥在等我。”

她说道：“好，你去吧。”

他起身欲走。

她把一柄匕首刺进胸膛。

他急忙回头，刚好可以抱住她。

小伙儿泪如雨下，他轻轻念叨：“都怪你，都怪你，本来你不该嫁给鬼的，你不该嫁给一个鬼……”

她凄然一笑：“你不是鬼，你是个好人……”

× × ×

老五进了后屋。

“可儿，可儿！”

跑来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

他拥在了老五怀里。

这是他的孩子，是那个因为他总冷笑而嫁了别人的女孩的血肉。她死了，老五把这孩子领了回来。

孩子身后是一个老人。这是孩子母亲的老仆齐安。

老五在笑，他笑得很暖：“可儿，可儿，叔叔要出远门了，你在家好好听爷爷的话，行不行？”

可儿闹：“不，不，可儿跟叔叔出远门。”

老五摇头：“可儿听话，听爷爷话，等叔叔回来，好不好？”

可儿点点头。

老五向齐安一跪：“拜托了！”

齐安也落了泪。

老五转身急出。

× × ×

五个人又齐聚在大厅里。

细脖颈道：“三弟，拿来信鸽。”

两只信鸽，都被系上了一张纸。

五个人走至院里，把信鸽放开。信鸽盘旋而上，直飞至空中，没了踪影。

五兄弟慢慢走出大门。

门外，全镇人都站在那里。

细脖颈拱手一揖：“告辞了，我们走了。”

× × ×

没人说一句话。

月光中是凄凉，还是悲哀？

他们五兄弟走在昏昏的月影里。

四 燕山五击

五个人慢慢向村镇外走去。

村镇刚好在他们身后。当年他们五兄弟走进这小村时，一个老头儿问：“你们去哪儿？”他们回答：“无处可去，是五个流浪汉。”老头儿就笑了：“都长这么高了，还流浪？为什么不在这小镇里住下来？娶个媳妇，安安生生过日子？”

五个人当时笑了，他们那时也刚好想安安生生过日子。

老大问：“这村子叫什么名字？”

老汉一笑：“安生村。”

那老汉已经死了，埋在那个坟场里，可五兄弟住下了，让这小村镇慢慢兴旺了起来。

他们的脚步很沉。

他们已不敢回头去看。

他们不知道他们来这里是不是对。如果他们不在这儿落脚，这小村会安安生生地永远那么平静，人们会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生老病死，平平安安。

他们要做人，做错了么？

× × ×

正是黄昏染霞时。

五个人走得不快。他们准备去死，所以脚步很从容。

眼前果然有一根灵幡，幡上挂着一件白色尸衣，血写的大字：出庄必死！

五个人慢慢向这灵幡走去。

细脖颈朗声道：“三尸手，三尸手，你出来，你出来！”

没人答话。

路边突然响起了夜枭似的鬼笑，咯咯咯一直笑在了五个人身前身后，绕着五个人笑了一圈。

面前站着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黑衣人。

三尸手游立！

这就是曾经被寂寞剑杀得惨败，最后被废去武功的三尸手游立。

三尸手冷冷一笑道：“燕山五怪，这一次再也不会作怪了，我负责送你们去西天做鬼！”

细脖颈道：“三尸手，莫非忘了寂寞剑？”

游立的面色更白了：“你们先死，然后就是寂寞剑！”

× × ×

燕山五杰现在站好了阵势，笑嘻嘻与小伙儿在前，老二与老五在后，细脖颈站在中间。

三尸手慢慢走近来。

每走一步，就让五个人感到一阵子恶心，有一阵死人的脏气扑面而来。

五个人只好闭住气。

三尸手走到离五个人三丈远处，站住了。

“我想好好地和五位盘桓盘桓，也免得让五位黄泉路上显得十分寂寞啊。”

五个人不语，他们感到一阵阵恶心，已无法儿讲话。

三尸手揎臂捋袖，露出白生生的一双手臂。

这是无血无肉无灵无魂的一双鬼爪。

× × ×

“杀——”三尸手身子像鬼魅一样飘起来。

他在绕五人急走，像一具游魂，飞得极快，而且越奔越急，越走越快。

三尸手游立的身子陡然飞起，击向五人。

四人突然一齐向内伸臂，四人臂上站着细脖颈。

一声虎吼，便生疾风。

四人手臂一扬，细脖颈便飞向空中。细脖颈借四人内力，一纵而飞，直至三尸手头上丈余高处，向下疾忙出掌，掌风凌厉。

四人也一齐扑向三尸手，戒尺、剑直奔前胸，钓竿、匕首、圆盾直扑其腿。

三尸手游立连退路都被封死。

他身子刚刚向斜处一越，头上便被细脖颈一掌拍实，叭的一声山响。圆盾撞在腿股上，匕首刺入大腿肉内，钓竿钩住了后衣领子，直深深咬入后背肌肉，剑直刺入左胸心窝处，剑透入肉内几达七寸，戒尺叭地打在锁骨上，也发出一声锐响。这一击得手，能使三尸手游立直死于五人的夹击之下。

燕山五击之一“石破天惊”！

五个人一齐向外退。

剑拔出来了，该有血喷涌飞溅；戒尺打在锁骨上，应该是骨折胸塌；钓竿咬入了肌肉，该扯出一片血淋淋的肉块；老大细脖颈那一掌犹如泰山压顶，能咯咯地打碎裂三尸手的头骨。匕首刺入大腿绞拧而出，应该是腿软筋折。应该是一个无魂的三尸手，应该是重创在身的三尸手。

但三尸手摇了摇身子，又站住了。

他脸色惨白，身上无一处流血。

肉被刺翻了，没流血。他只是从袖中掏出白色粉末，住肉翻之处一抹，伤口便平复如初。

那一剑本来刺入了他的心脏，他也竟能不死！

三尸手冷冷一笑道：“好！好一个妙招！”

当然是妙招，当初五人败阵之后，潜心研习的这“燕山五击”足可以抵挡住三尸手、连手剑和金刀夺魄一击，如今剩下一个三尸手，照理该有十二分的胜算才是。

可这“石破天惊”的一击，并没有让三尸手倒下。

× × ×

三尸手游立冷冷一笑道：“这一招不错，为什么不再试一试？”

五个人一齐吼起来，又是齐心一击。

这是“燕山五击”的第二式“狂飞殒雨”。这一击该让三尸手无头、无腿、腔血喷溅！

钓丝扯住了三尸手的左臂，匕首刺入三尸手的右臂，一剑挥去，砍去三尸手的头颅，圆盾飞旋，剝去三尸手的双腿，一条链子枪飞系住三尸手的双爪，戒尺戳进了他的肚腹之中。

五个人又一击得手，用力嘶吼。

让三尸手再无一点阴森鬼气，让三尸手这游荡鬼魂从今起再也不能活在这世上。

这一击五个人更用足了气力

可三尸手的头没被砍断，剑只是在他的脖子上绕了一匝，像遇上了绵软的东西，吃不上一丁点儿气力。戒尺是戳进了腹中，但腹中空空，没一点血肉之感，待兵刃抽回，三尸手也只是晃了一晃。

五个人惊惧地看着三尸手。

三尸手游立仍然在笑，浑身仍然是那种死尸的脏气味道。

五个人怔住了。

谁听说过人可以百击不死？谁听说过人可以被击折骨节击碎头盖却安然无恙？谁听说过人可以被剑削头颅却不落？谁听说过刺入血肉之躯却没一点儿血流出来，再用

那白粉轻轻一抹，肌肉便平复如初？

燕山五杰惊怔住了。

但他们没有退路。

四个人都瞅定细脖颈，等他发话。

细脖颈知道不妙，但他又大吼一声，向三尸手劈去链子枪。

四兄弟也纵身一击。

老二像疾飞过去的箭，手绕飞过三尸手的鬼爪，把臂制住的穴道，老三也同时疾飞，抓住了三尸手的另一条手臂。链子枪绕腿一匝，像条绳索一样捆住了三尸手的脚，老大立刻双手抱住三尸手的双腿，疾忙连点他的环跳、风市、阳关、阳交穴。

老五冲上来，双手摠住三尸手游立的左右太阳穴。老四也弃枪一扑，抱住三尸手的双腿。

这是燕山五击的第三式“劳燕分飞”。

这是极刚烈极辣手的一招。

五个人都凑近了三尸手游立，游立的身上已没有一丁点儿人的气味，只有一股股刺人的死人脏气味道，这让燕山五杰受不住，都忍不住屏息凝力，用力嘶吼。

五个人握住三尸手的四肢和头，再用力纵身，向上、向四处飞去。

这一扯，像分飞的劳燕，会马上把三尸手游立撕扯成五片。

五个人向旁边飞去。

一声惨吼，是游立发出来的。

× × ×

五个人都慢慢站住，回过身来。

游立呢？

他们的手中并没有一块块血肉之躯，这个游立仍然站在他们中间。

他仍然立在那里冷笑。

游立说道：“吊死鬼，如果我是你们，就乖乖地等死，不再费这点力气，这力气花也无益。你们应该知道，无论用什么招数，你们都奈何不了我。”

五个人怔立在地上。

风冷，夜色已渐渐浸淫上来了。

他们是不是会被这夜色吞没，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骨？

他们觉得凉意渐渐浸入身体。

笑嘻嘻突然哇地吐开了，他蹲在地上呕吐，吐出了吃下的东西，又吐苦水，吐得涕泪交流，吐得头晕眼花。

老二、老五都伏身而吐。

他们觉得已经吞下了脏气，那股死人的味道。他们觉得连自己的身体都变成了有脏气的毒物了。

小伙儿也说：“大哥，大哥，我也不行了。我我……”

他软软地坐在地上。

小伙儿呕吐得猛，秽物从口鼻中一齐喷出。

细脖颈稳稳地站着，站在三尸手对面。

三尸手游立：“好，你算是半个鬼了，能经受得住我这三尸味道。你们走好，咱们明日再见！”

三尸手游立身子一晃，人影立时不见。

细脖颈仍站着，他头一回觉得悲哀，头一回知道这朦胧的夜色已经不属于他们兄弟五人。

他轻轻地蹲下身子，哇地一声呕吐开了。

他吐得比四兄弟还苦。

五 两只信鸽

鱼漂儿挺愁的，也挺快活。

她愁的是，她每天有处理不完的事务，今天是丐帮内部人事之争，明日是丐帮与关东各大派之间的往来应酬，后日又是武林中的纠纷，这些事让她伤透了脑筋。她不喜欢做这些杂事儿，但又不能不去做，因为她是北方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

但她也挺快活，因为有白衣吴智在她身边。

吴智人如玉树临风，又有智慧，总是默默地看着她做事。

吴智突然说了她一句：“你当这总筐头儿，把人都当大了。”

她明白吴智的话，如果不是当这个总筐头儿，她还可以像一个孩子，可以很快活地在江湖上行走，做一个快活的女孩儿。

× × ×

她现在正同吴智在一起弹琴。

吴智的琴弹得很好，他有花仙妙灵和玉面狐狸陆灵生做他的师傅，所以他这人是个人雅人。

他与鱼漂儿在一起，让鱼漂儿生出许多欢乐。就是弹那一曲《将进酒》，也不免少了许多哀愁，多几分感慨与悲壮。

鱼漂儿想，或许我会忘了他？忘了那个寂寂寞寞弃世而去的人？

吴智道：“你应该到江湖中去，去磨炼你的剑，如果你只是天天为这些人的柴米油盐操心，你还叫什么寂寞剑？也负了师傅传你一番‘百兽舞’的心意……”

鱼漂儿说道：“你说得很对，我也知道这些，但我没办法，当你一天天忙碌时，你就以为自己是做了正事儿，只有临到终了回头，才会幡然醒悟，可那时一切都迟了……”

吴智道：“你才十几岁，就这么悲伤，这实在不是你的本性……”

鱼漂儿道：“那你叫我怎么办？你也知道，三十八万人不能乱，一乱岂不是贻害于

人？”

吴智刚想讲话，突然从空中箭一般射下来一只信鸽，盘绕着鱼漂儿飞旋。

鱼漂儿身子一斜，手一伸，把信鸽抓在手中。

这是一只脚上系环的信鸽。

鱼漂儿从脚环上取出一片纸。

展开纸，上面无字。只有一个图，上面画着一枚铜钱。纸是黄裱纸，这一枚铜钱便是一枚丧钱。

信鸽是燕山五杰放的。这一张黄裱纸是报警。

报什么警？是“夜来人袭浴血，信鸽至已赴冥”，说他们已经赴阴世为鬼了呢？还是说他们遇到了讨债的鬼魅？如果是后者，是谁？是金刀夺魄路由三人请来的帮手？但决不会是他们三人。金刀夺魄路由、三尸手游立和连手剑任成龙已经被鱼漂儿用一柄寂寞剑破去了他们的功力。

鱼漂儿道：“师兄，我得去赴援，去援助五杰。”

吴智点点头：“而且越快越好。”

鱼漂儿喊来六劈头，让老六和老大留下，其余四人一齐和她出发。

马驰疾骤，直奔燕山。

× × ×

另一只信鸽飞在长白山里，在茫茫林海之上。有一只秃鹰开始追击信鸽。信鸽在林子缝隙中飞绕盘旋，越飞越低。秃鹰在林中盘旋追踪。

已经在天池垂瀑之下。

秃鹰向信鸽做最后一扑。

信鸽已没有生路，小小的身子正落在秃鹰的巨大风旋之中。

“呼——”，地上卷起一阵风。风很猛烈，把秃鹰卷得飞起来了。

信鸽握在了一个男人手里。

这男人站在瀑布飞溅下湍急的溪流之中，脚下只有一根细如竹筷的棍子。可瀑布击不折它，人也踩不断它。它很结实，支撑着这虎背熊腰的汉子的庞大身躯。

这男人是世外高人，大侠宋超。

宋超看着鸽子，目光中满是暖意。他见到了鸽子脚上的一卷纸，把它抽出来。

这是一张黄裱纸，纸上只画了一幅图画。图画上画的是五座山峰，旁边是一枚冥钱。

宋超凝思半晌。

五座高峰是哪儿？

燕山千峰秀！是燕山，只有燕山，才会有这般云雾之中的峰岫；只有燕山，才会有五座山峰。大侠宋超想起了在鱼漂儿生日那天，紧紧逼住俏女人明珠来的那五个白衣人，他们叫燕山五杰。

莫非是他们遇上了麻烦？

他们释放信鸽，为的是向谁求救？显然这一只信鸽并不是寻找大侠宋超。

大侠宋超一般并不插手江湖争执。可这一只信鸽落在了他手里，这是不是天意？

宋超左手把鸽子一抱，身子翻卷，在疾忙射向岸边时，右手向溪水上一捞，把那一根踏足用的树枝捞在手里，人才轻飘飘落在岸上。

这一手功夫惊世绝俗。

大侠宋超决心下山看一看，管一件闲事。

六 “无地无冥”

三尸手游立站在村外。

他很满意自己，他决心让这个村子变成荒冢。五色鬼走了，但走不出他的手心，他不断听到探报。

“他们向关东奔去，已经出了关了。”

“他们走得极快，一路换马。”

“他们……他们突然不走了，他们住在一家客店里，每日只是饮酒，饮不多，都在一间屋子里睡。”

“他们像等什么，又像什么也不等。”

“他们在赌钱，每天输许多银子。”

三尸手突然冷冷地问：“他们赌得大不大？赢没赢过钱？”

那人一愣：“没有，说是没有。我想，可能是赢过又输回去了。”

三尸手冷笑。

那人不敢离他太近，离太近了，他受不了三尸手游立的尸味。

三尸手笑了：“那好，等我把这儿的人都杀死，我马上去找这五色鬼。”

× × ×

安生村已经不安生了，夜夜有鬼魂绕村夜哭，男人女人都惊得直抖。有的女人投环上吊，她们受不住这鬼哭。有的男人抓一把菜刀冲出门去，要去与鬼溅血一死，没等冲到鬼面前，人就倒下去，七窍流血而死。有人去井里打水，淘米，吃过米饭，全家都倒毙。有人去菜园择菜，回来一家人生吃生嚼菜叶，没等吃完，一个个倒地而毙。

安生村到处是饿殍，到处是死尸。

齐安为可儿杀鸡。他每天用鸡血喂可儿，然后劈桌椅木凳烧烤这只鸡。

鸡要杀光了，只有三只了。

齐安叹了一口气，他从怀里掏出一把玉米，一粒粒地喂鸡，他喂得很小心。这几只鸡全被齐安绑在床头上，不让它们走动，他怕这几只鸡中毒。如果这几只鸡也有毒，他与可儿就没命了。

可儿嚼着鸡，不讲话。

齐安掉了泪，可儿是个懂事的孩子。

可儿的嘴角有血泡，嘴唇也干裂了。可儿问：“齐爷爷，你为什么不吃鸡？”

齐安笑：“爷爷的牙口好，可以啃鸡骨头。”

可儿道：“爷爷牙不好，可儿可以啃骨头。”

齐安笑了：“可儿啃不好骨头。”

可儿道：“爷爷吃肉，爷爷吃肉……”

齐安突然怔住了。夕阳下，一个身影渐渐地落在了灶台边。

这是一个黑衣人。

齐安不回头看他。

“鸡肉好不好吃？”黑衣人问可儿。

可儿一笑，摇摇头，又把鸡肉递给那黑衣人。

黑衣人摇头，笑：“要吃鸡我不会自己去吃么？为什么啃你这一根破骨头？”

黑衣人冷冷地坐在灶台上，他用手一勾，竟然有一只鸡哆哆嗦嗦地直抖。

可儿看着那只鸡，眼里流出了泪水。

黑衣人掌一吸，把那只鸡吸了过来，手一划，绳索就断了。黑衣人双手抓鸡，看着，很不满意：“怎么弄的，这鸡怎么巴巴瘦？”

他用手一撕，把鸡头扯掉，把鸡脖子放在口里吮血。

鸡的血被吸干，鸡毛都掉落了，鸡已经像只风干的小鸡干儿。

黑衣人摇摇头道：“血太少。”

可儿突然哇地吐开了，吐出了吃下去的那些鸡肉。

黑衣人冷冷说道：“人家正在吃饭，你怎么能吐？你这是不是扫人家的兴头？你等我吃好了，喝足了，再来宰你好不好？”

可儿瞪圆了眼珠子看他。

黑衣人一叹：“你是燕山五鬼的小崽子，这么倔，不宰了你，我怎么睡得好觉？”

齐安也开始一口口呕吐。

黑衣人一叹道：“幸亏我这人还有这不怕脏的本事，不然这一顿饭让我怎么能吃好？”

黑衣人又去抓鸡。

可正巧在这时，灶房里多出来一个人，这人虎背熊腰，气度轩昂，身后有一只很大很大的秃鹰。

黑衣人看也不看他，只是手停了一停，又去抓鸡。

那鸡就又哆哆嗦嗦地冷颤不止。

来人忽然一叹，也平平地伸出了掌。

那鸡慢慢竟不冷了，眯眼低头，安然地缩在那里。

黑衣人一惊：“赤阳神掌？”

来人道：“正是。”

黑衣人冷冷道：“莫非是宋超宋大侠？”

宋超朗声一笑：“正是。”

黑衣人也有些惊惧，慢慢说道：“听说宋大侠早已隐居世外，不闻世事。今天怎么有兴，也来这里随喜？”

宋超道：“人世的事是不管了，但鬼域里的事儿，有时还要管管……”

黑衣人嘿嘿冷笑：“你管得了？”

宋超道：“很想一试。”

黑衣人：“你也许会后悔。”

宋超道：“你练三尸手入魔，已然要无救了。人心三脉，你已经二脉入鬼，又半脉赴冥，马上就会入万劫而不复。你面色发白，才入一阴；又面色发绿，又赴阴冥；再转

成面色黄淡，其色若金，那时你就是一个阴人。每日白天只好同尸魅同睡，只有夜晚可出。那时你将失去一切做人的乐趣，连太阳也看不到，你不觉得这很可怕么？你又每十日弄一具僵尸，摆来弄去，你难道心中不生憎厌，你以后就甘与这些僵尸、腐尸为伍么？”

黑衣人道：“宋超，我最恨的是你们这些所谓大侠，每天乱管闲事，不知自己是干什么的，你以为我怕你么？你以为你的赤阳神掌可以制得住我？”

宋超道：“你如不退走，我只好杀了你！”

× × ×

三尸手游立也打怵这宋超。传说之中的宋超成不坏之身，他已经辟谷经年，在长白山顶服芝草饮甘霖，已是陆地之仙了。

但传说毕竟是传说，他决心一试。

黑衣人眼露凶光。

宋超的手叭地一挥，墙壁便破出一洞，他袍袖一挥，齐安与可儿便从墙洞内飞出去。

三尸手游立冷笑道：“你何必心虚着急，如果我杀了你，他们仍然逃不掉。如果你杀死了我，他们自然可以从容逃走。”

宋超一笑道：“只怕你再也打不成这如意算盘。”

三尸手慢慢走近宋超，他要用他的尸腐之气来毒杀宋超。他管这气叫“玄冥神气”，他全身用起功力，让这气息逼成一股，真射向宋超。

宋超也面色一肃，神色寂然。他两手成掌，掌心向外，左掌护头，右掌护心。

三尸手越走越近，人与宋超只有一丈，他可纵身一击。

宋超闭目不视，突然左掌出手，从桌上拿一根竹筷子，向地上一摔。

竹筷子立在地上，宋超已经飞在竹筷子之上。

他身子不晃，竟然在空中定住了。

三尸手大吃一惊。

宋超这一手绝技叫“无地无冥”，在八卦中他属阳，乾卦，“≡”，示其无地。他既已无地，便可用这一枚竹筷在地上随意飘走。他与地气无缘，三尸手的玄冥之气便无法制得住宋超。

如果不能制住人，就有可能受制于人。三尸手游立犹豫了，他不知道该不该进攻。

“宋大侠果然绝技，让三尸手开了眼界了。不过宋大侠要带动这一枚筷子来回飞动，可实在不易啊。”

宋超一笑，突然长声一啸，身子横飞出去，又倏地扑回，又落在地上。

筷子在他脚下飞了一圈，又正正好好点在原来那地上。

三尸手注意到了，筷子点落之处竟然没有一点痕迹。

好一手“无地无冥”！

× × ×

三尸手慢慢走出了屋子。身影一闪，就没了踪迹。

宋超慢慢走出了屋子。

他看着齐安和可儿笑。

可儿说道：“爷爷，爷爷，那个胡子大爷来了。”

齐安笑，笑得流出了眼泪。

宋超让齐安和可儿坐上了秃鹰的脊背，拍拍它的头，示意它回家去。

秃鹰向上飞起。

宋超一叹，他要找人来，埋起这一村死人。这村子曾经叫安生村，如今，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

七 一赌生死

燕山五杰停在了凤凰城。凤凰城是关东的大城埠。五杰天天去赌，夜夜去青楼睡。

他们知道，也许只有这样，才不会给别人带来祸殃。三尸手找上来，也不会去砸赌场，杀青楼女人。他们对自己的“燕山五击”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甚至对寂寞剑可以抵敌住这三尸手的玄冥鬼气也失去了信心。他们不愿去连累寂寞剑，他们决心等着，等三尸手来杀死自己。

他们只有一点可以安慰自己，他们不该死，不怕死，让三尸手来杀吧！杀死他们，不也得费一些力气么？除此之外，他们有什么办法？

他们甚至懊悔释放了那两只信鸽。

他们只希望那两只信鸽给别人带来警惕，却不愿意让别人来赴他们的危难。

× × ×

五杰齐进齐出。

在青楼里，是每人各居一室，入了赌场，则是四人旁观，一人下注。当然是赌掷骰子，赌谁点大。

今天他们兄弟五人已经从早上赌到中午了，现在又继续赌，他们想一直赌到天黑。

场上的赌客都知道这五个人手头阔，也知道赌得硬，四个人笔直地站着，显见这些人身手也不凡。

今天五杰的手气很好，由小伙儿上场，四人照看，他们点儿顺，现在已经赢了五六千两银子了。

小伙儿和四杰并不快活，他们甚至有一点小小的不耐烦，还在冷笑。命运在开他们的玩笑，赌钱必赢，是说赌命必输？

他们还有几日可活？他们还能在什么时候见到那个三尸手游立？

× × ×

一个人走进了赌场，悄悄的。

这种进赌场静悄悄来静悄悄去的人，大多是此道中的新手，心中忐忑，怀里又揣了不多银子，可这人竟然直奔燕山五杰这一桌来了。

“让开！”

他用手向人肩上一放。

那人刚想骂，突然觉得一股冷气从脚下上升，不一会儿就要冻僵了。旁边的人急忙回头，看见了这个人，他们心里直打冷战。

这人真像个白天游荡的活鬼。

× × ×

这人坐在燕山五杰对面。

没人敢去抓骰子了。

这新来的男人身上鬼气阴森。

燕山五杰也静静地看着他。

这人念叨：“快马出燕山，日夜不停蹄，出了关外，该奔长白山去才是。怎么在这凤凰城停住了？为什么不去找你们的救星寂寞剑？”

他脸色泛白，又泛绿，又显出一点儿淡黄，隐隐的淡黄色，还没有成十足的金黄色。

这就是说他快要练成了玄冥神气的九重天功夫了。

细脖颈看着他，慢慢说道：“你要杀我们，我们自己会同你了断，为什么要去找寂寞剑？”

三尸手冷笑道：“好，算是汉子。”

五人没答语。他们在等待，用不着答话。

三尸手看着小伙儿面前的银子，冷笑道：“手气果然不错。人家都说，情场得意，赌场失意。五位是赌场得意，沙场失意啊。”

小伙儿突然道：“三尸手，你为什么不来试一试你的赌运？”

三尸手悠然道：“我的命比你好，不用试。”

小伙儿道：“你不敢试？”

三尸手阴恻恻地冷笑：“我为什么不敢试？你要有兴致，我当然奉陪。”

小伙儿道：“我就同你一赌！”

笑嘻嘻突然出手，把小伙儿一拎扔至一边，他坐在椅子上：“我来！”

三尸手抓起碗里的骰子：“你一个人与我赌，还是你们五人？”

笑嘻嘻道：“你一个人的命绝对抵不上我们五个人，我与你赌一人一条命！”

三尸手道：“也好。”

笑嘻嘻手一挥，桌上那一堆银子都被掷在地上。

没人敢去拣，都大气儿不喘，看着这豪赌。

笑嘻嘻与三尸手都在桌边放上一把匕首。

笑嘻嘻道：“你先还是我先？”

三尸手道：“就让你先，又有什么关系？”

笑嘻嘻掷了四三二。

三尸手掷了四三四。

笑嘻嘻输了。

他抓起匕首，看着寒光，仍在笑，但已经笑得很是紧张了。他用力把匕首扎入左腿，狂吼一声，吼声惨人。

左腿马上流血不止。

老二给他包住，但他脸色苍白，失血过多，只是盯着三尸手道：“该你了。”

三尸手看着笑嘻嘻的匕首，上面的血迹仍在。

三尸手一边看着匕首，一边用匕首扎入自己的左腿。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扎，好像全

无疼痛。

奇怪的是，匕首已经扎进去了，却没有一点儿血渗出。二尸手那无血的腿上，翻泛着白肉。

三尸手用手指把这肉压好，用白色粉末轻轻一抹，立刻平复如初。

三尸手笑着看对方：“你的腿一定很疼吧？”

笑嘻嘻瞪大了眼睛，看着三尸手。他又去掷骰子。这一次他掷了个——。

三尸手也掷了个——。

三尸手输了，他笑着看笑嘻嘻。

笑嘻嘻曾经是燕山五怪中最怕死的人，如今他出头与三尸手较量，显然是燕山五杰已抱必死之心。所以燕山其余四杰都只是静静地站在笑嘻嘻的身后，完全是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

三尸手抓起了匕首。

他想刺向自己哪里？扎腹扎腰甚至扎向心脏？这都不能使三尸手受伤，却能使笑嘻嘻一刀毙命。他何乐而不为？

但他突然嘿嘿冷笑起来，他要来一次“灵猫戏鼠”。

三尸手游立抓起匕首，叭地扎在了左肩上。

笑嘻嘻心里一震。

莫非这三尸手对人又有一丝之仁？他再看看阴阴冷笑的三尸手，他突然明白了。他这不是有仁念之心，而是他想折磨笑嘻嘻，想让他受凌迟之苦。

笑嘻嘻也只好把刀子扎向左肩。

三尸手拔出了刀，又用药，仍无伤痕。

笑嘻嘻一拔刀，血马上泉涌。

细脖颈四兄弟马上给他点穴，止血。

三尸手看着面色苍白的笑嘻嘻道：“你们一定很生气，人干嘛老有这么多血，而且血还热的，是不是？你们如果做鬼哪会有这么多痛苦？”

老二和小伙儿用力抓紧笑嘻嘻的胳膊：“老四，老四，别干了，别干了，他不是人，他是魔鬼！”

笑嘻嘻勉强一笑：“你同魔鬼不比下比狱，还能比什么？”

四兄弟无语，他们盯着三尸手，眼里冒火。

× × ×

笑嘻嘻又抓起了骰子。他和三尸手现在在争小点，如果小点儿输了，可以争先用匕首往自己身上招呼。他与三尸手两人谁也不想失去这先机。

笑嘻嘻这次又掷了个——。

他看着三尸手。

三尸手道：“好，我这次不掷了，就让你先，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笑嘻嘻抓起了匕首。

他知道无望，“燕山五击”是天下高手都很难抵御的三招，但三招都被三尸手捱过了。尤其是“劳燕分飞”，那一招其实狠毒无比，但就是那一招也无法奏效，明明都抓住了四肢，却又被他生生滑出了手。这人的四肢、骨骼、五脏，甚至血肉都不类于人。

笑嘻嘻自知他没什么希望。他想把死留给自己，如果他死了，能换来三尸手受重创，他甘心。

笑嘻嘻用力一挥匕首，大吼一声，昏厥过去了。他倒在椅子上。

笑嘻嘻用匕首割去了左臂。

三尸手点点头：“好，让我自残一臂，果然是好主意。”

他慢慢伸出左臂，让人看他那白得像纸的胳膊。他吸一口气，臂一用力，左臂上的筋骨都在向臂上端挪移，在臂上端聚起一个大包。

细脖颈惊叫道：“移筋走骨？”

三尸手一笑：“不错，是移筋走骨。”

说仙人可以脱胎换骨，是仙人之成大器时，而鬼气若成，至上者可以移筋走骨，也是不伤不损之躯。这说法细脖颈听说过，但没有见到过。如今一见这三尸手用出此技，不禁大吃一惊。

难道这人已入鬼域，已成鬼仙，让人无法将他杀死杀伤？

三尸手叭地一挥匕首，胳膊落在桌上。

切落断臂，竟然也无一点一滴鲜血。

三尸手把匕首放在桌上，不慌不忙将断臂对正系好，然后用力吸气，呼出，虬突在臂上端的筋骨便向下走。

他的手又可以动了，不用上药。

× × ×

笑嘻嘻醒来了。

他瞪眼看着三尸手。

“你为什么不动手？你输了！你为什么不动手？”

三尸手在冷笑：“你如果愿意，我还可以切下右臂，只要你干。”

笑嘻嘻回头看着细脖颈：“大哥，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大哥……”

细脖颈抱住了他的头：“四弟，这是一种阴鬼的上乘功夫，叫‘移筋走骨’。”

移筋走骨？谁见过？没人见过。可现在见了，这个三尸手亲手切下了他一条胳膊，转眼之间就又把它的弄好了，只像是玩了一场把戏。

可笑嘻嘻的一条左臂却血淋淋地躺在桌上，即便是华佗再生，也不会让它复原了。

还要试么？

已经是惨败，试下去更是惨败。

细脖颈眼里是泪：“四弟，听大哥的话，走吧！”

笑嘻嘻摇头：“别动我，大哥……”

四兄弟看着他，笑嘻嘻的神色是决绝的。

四兄弟只好仍向他身上注入功力。

笑嘻嘻的脸上又有了点红晕。

“三尸手，再掷……”

三尸手惊讶地看着只有半条性命的笑嘻嘻，突然道：“好汉子，再掷就再掷……”

三尸手很认真。

虽然他血已冷，人已半踏入阴冥之界，但还是对笑嘻嘻很为恭敬。他收起了戏笑之心，认认真真地掷骰子，他掷了个三三三。

三尸手道：“好数字，这数对人大不利，可对鬼就是个吉数。”

三三三，踏入阴冥之数。

笑嘻嘻又去抓骰子。他的脸上突然很有光彩了。

笑嘻嘻真正地笑起来了，这一笑，让他的脸上有了生气。他说道：“但愿这一回是我先。”

他为什么要争先？难道他有了制住三尸手的计策？

他掷了个四五六。

果然笑嘻嘻应先。

笑嘻嘻不笑了。

他单手握拳向三尸手一揖：“能不能问一下……”

三尸手道：“你想问什么？尽管问。”

笑嘻嘻道：“不知道你有没有一颗心，一颗人心？”

三尸手刚要发作，但一见笑嘻嘻神色肃然，知道不是调侃，就慢慢答道：“当然有，

只不过你们这些正人君子找不到它就是了。”

笑嘻嘻突然大笑道：“好，好！你有一颗人心就好……”

笑嘻嘻笑声未毕，一刀刺向自己的心脏。

× × ×

笑嘻嘻死了。

三尸手看着伏案而死的笑嘻嘻，突然肃手一揖道：“汉子，果真是汉子……”

细脖颈跪在地上，泪流不止。四人都跪下流泪。

三尸手道：“念你们丧一兄弟，今天免死吧，明日葬后再见。”

小伙儿道：“三尸手，你忘了，你还应该往你那心脏上插一刀再走。”

三尸手背向而立，站住了。

“这怎么敢忘，三尸手一向言出必诺，怎么会欺瞒死人？”

他慢慢回身，他的左胸正心脏处插着一柄匕首，深已入柄。

但仍是没有一点儿鲜血。

三尸手看着四兄弟。四兄弟瞪眼看他，目眦尽裂，眼角流血。

小伙儿急扑道：“三尸手，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他向三尸手扑去，但细脖颈也随身飞出，将他扯回。

三尸手道：“好，明日再会。”

他人如鬼魅，冲出了门外。

× × ×

四兄弟嗒然若丧。

赌场里的人几曾见过这么惨烈的搏杀？几曾见过像笑嘻嘻这样视死如归的汉子？

他们一个个过来磕头，给笑嘻嘻磕头，把手里的赌资恭敬地放在笑嘻嘻面前。

笑嘻嘻面前摆满了银子、铜钱。

赌场里的人要走。

细脖颈喊住了众人。

“刚才那人是三尸手游立，那人已经不是个人，而是个鬼了，他身上带有腐尸的脏气，可以毒死人的。虽然他今天没用功力逼出脏气，但你们都受毒了，回去之后，吃一副泻药，把胃中食物吐净。今夜不要同女人亲近，不要吃喝生冷食物，否则必死，请诸位多多留心。”

众人又惊又怕，匆匆而去。

八 鬼诉心事

山边，有一座庄院。

没人知道这庄院的主人是谁，因为谁也没见过这庄院的主人。

只有一个女主人。女主人是一个女孩儿，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儿。

女孩儿的名字叫笑笑。她本来是一个城市里的讨乞女孩儿，在她十五岁那年，浑身破衣褴褛地讨乞，讨到了几个无赖面前。

一个无赖说：“你已经不小了，难道就想不出比讨乞更好的方法儿？”

又一个无赖说：“如果你不会，我可以教你。”

四个无赖就围住了她。

她已经大了，已经不适合讨乞了。但她头一次被男人纠缠，她不敢叫，不敢哭，只是看着那几个如狼似虎的男人，吓得连话也讲不出。

无赖们把她向小巷里扯。

这时他们面前站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冷冷说道：“放开她，快走！”

无赖们当然不会轻易听他的话。三个无赖冲向他，决心把他痛殴一顿。

黑衣人没有动，三个无赖却倒下了。

× × ×

黑衣人把她带到酒楼。

“你叫什么名字？”

“笑笑。”

“父母在哪里？”

“死了。”

“你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去当乞丐了。你明白吗？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女孩子了，你应该好好呆着，嫁人……”

笑笑说：“如果嫁人，我就嫁你。”

黑衣人一震。他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想嫁给他。他惊呆了，这女孩也许是没有听说过他，他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三尸手。她能愿意嫁给三尸手么？

他还是把她带回了山庄。从这一天起，这山庄就叫笑笑山庄。

笑笑山庄的男人们都是些粗人，是他从各处雇来的。一个管家是他的心腹。

笑笑山庄的人们都知道山庄的男主人很有钱，但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他。他们只见到了这山庄的女主人笑笑。

笑笑天天在笑，她的日子过得很舒畅。

后来，她不笑了，只是坐在山庄的庄边静静地看着庄外。她想看着山外的路，等着他风尘仆仆从山外归来。但她等不到，从来没见过他白天从大路上归来。

晚上，他从山庄外归来。

他从天而降。

她点燃了蜡烛，笑，笑得很快活。

“你为什么白天不来？我坐在庄边等，等了你好几天……”

他笑了，笑得很诚挚：“我出远门了，我不能白天回来。我怕有些仇人会跟踪而来。”

她笑了，这个男人是为她着想，他惦念着她。能被人惦念岂不是很幸福？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孩子了，她长得很饱满，她有用不尽的珠宝，她像一个高贵的公主。

庄里的仆人们都喊她公主。

她依偎在他怀里，对他喃喃而语，讲她的胡思乱想。女孩子在十六七岁的年纪，肯定是会胡思乱想的。

“你想不想我？”

他不答话，只是用一双眼睛盯着她。

她怕他的眼光，因为这眼里烧着兽似的火。

“你什么时候要我嫁给你？”

他不答话，他那时正在练三尸手，练三尸手的结局他很清楚。

× × ×

他告诉她，已经为她找好一个男人。

就走进来一个男人，年轻、漂亮、英俊，面色苍白。

他问这男人：“你说，你愿不愿意娶笑笑？”

那男人嗫嚅着：“愿意，愿意。”

他好像很得意，又问笑笑：“你愿不愿意嫁给这个人？”

笑笑冷冷地看看那个男人，又看看他，突然哭起来了：“滚！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没一个好东西……”

她哭着进内屋去了。

不一会儿，使女跑出来：“不好了，公主割断了腕上的血管……”

她没死，可她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他再给她找男人，她非死不可。

×

×

×

她说她要嫁给他。

他的目光中是绝望。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不能成亲……”

“你不是男人么？你是男人，你那么有力量，你那么喜欢我，为什么不娶我？为什么不娶我？”

她哭得很伤心。

终于他告诉了她，他不能成亲，因为他要报仇。为了报仇，他在练一门很奇特的武功，如果他练成了，就会成为一个不能亲近女人的人。到了那时，他只会在黑夜里来，他白天只能睡在阴冷的冰窖里。

笑笑哭了：“我和你住在冰窖，我和你住冰窖！”

从此她不再提和他成亲。

她只是白天睡觉，晚上，在凄风冷夜里操琴，看明烛清泪，一夜夜盼他来一晤。

他很少来。他要练三尸手。在夜阑人静，她流泪哭泣，十分想念他的时候，他正在坟墓里翻死人尸体。男尸、女尸、兽尸、老尸、少尸、壮尸、腐尸、僵尸、毒尸，正在亲近地抚摸着那尸体，好像那腐烂的尸体是他的活生生的情人。

×

×

×

他又在夜里来了。

他的心里一暖。他的心尚有一丝暖气。

这是他唯一的一点人滋味。他想，是不是因为他仍有这么一点点人的欲望，他才不能把这三尸手的绝技练至九重天？他是不是心头尚存这么一点儿温馨，他才不能把自己完全变成鬼魅？

可他又不能没有一点儿人的欲望。他忍受不住血腥、鬼气，他渴望同人在一起。仆人们只是木头，他们怕他。世人们都是仇敌，他们惧他。只有这个山庄，这扇窗子的明烛之光，才是他心头的唯一温馨。

她的影子在窗上映成剪影。

她不操琴，也不读书，只是这样默默地听着静夜风声，静静地等着他归来。

他几乎想要流泪了，但他已经不会流眼泪了。

他走进了屋子。

她的眼里马上闪着光亮，要扑到他怀里来，好呢呢喃喃地一叙她的思念。

他马上躲开了她：“你坐在窗边，别靠近我……”

她不愿，她凑近他。她是个干净的女孩子，自然能嗅得到他身上的腐味儿。

她笑，忍住心中的恶心：“你这些日子还好么？”

他点点头：“还好。”

她仍在笑：“我也很好，天天在练琴，练会了好几首曲子，真想全弹给你听。你这一回能在家呆几天吧？”

他摇摇头。

她低下头，很失望。但马上又抬起头来，脸上满是笑容。

“你会去杀人么？”

他点点头。

“为什么杀人？他们想杀你？”

他摇摇头，他告诉她，他们比杀了他还让他受难。他现在比被杀死还受罪。

“他们逼死了我的两个兄弟，除了你，他们就是我最亲的亲人。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我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报仇！”

她的脸上漾着笑意，但她的心里充满了失望。男人活着，就一点儿也不想女人么？

他们为什么只想他们自己，而不想想一心挂牵他们的女人？但她的脸上满是笑意，她决不会让他以为她很失望。

她的头很晕眩，她嗅不得这个男人身上的那腐尸味儿。

她忍受不住了，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他很难受。

“我可以出去，在窗外和你说话。我身上有味儿，你受不了这味儿……”

她笑一笑：“你不要走，是我身体不好，我这一阵子白天没出过门，身子弱，吃得又少，所以才呕吐。你别离开我，你别离开我……”

他慢慢站远了些。

她把窗子打开。

她和他互相凝视。如果目光可以爱抚，那么她和他就有一千次一万次爱抚。

“你要去好久？”

他点点头，他不忍心欺骗她，告诉她很快就可以回来，她就这样倚窗而望，夜夜盼归。这让他怎么忍心？

“到底要去多久？”

他慢慢说道：“三十天。”

三十天，就是一个月，就是三十个夜夜盼归的夜晚。月圆月缺，可以让她挂牵。

她说道：“你安心去吧，如果你不回来，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他知她会做什么。

他有的时候很懊悔，向她讲述他不该救她，让她现在天天受相思之苦。

女孩子就笑一笑，笑得蚀骨：“你知道不知道？做一个女人，如果这世上有一个可以让她天天思念的男人，她是很幸福的？”

他默然。

笑笑说：“你出去时，要照顾好你自己。”

他心中明白，他出去一向是为了去“照顾”别人。

笑笑说：“你不要吃生的冷的食物，那样会坏肚子的。”

他又点点头。他知道她不明白他是三尸手，是个只食生冷血腥的男人。

笑笑说：“你要注意，别让别人用诡计害了你。”

他只好又点头。他不能说他用诡计害别人。

笑笑笑得很妩媚：“你既然要走了，我们为什么不喝一杯？为什么不喝醉它一回？”

× × ×

烧点上明烛。屋子里很亮。

笑笑推动烛台，烛台就在屋子里走动。笑笑在笑：“你看，这是我做的烛台，它们都会走。但只能走上几步。我等你下次回来，就可以让它们走上许多步，还可以想法儿让它们拐儿走。你信不信？”

他点点头，他信。

摆上了桌子。

使女们怕他身上的气味，只好匆匆地避开。

他装做看不见，笑笑也装做看不见。

笑笑道：“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现在已经能够整个白天都在睡觉，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了。你说，这有多好。你记得不记得，以前你每次来，我都晒，晒得不行。这回我不晒了，我可以以后每一晚都陪着你。你说这好不好？”

他点点头，说好。

菜很丰盛，酒是佳酿。

笑笑仍在笑：“我盼你能报了仇，再也不走了，夜里，我们这样坐着，说话，不是也很好么？”

他有点哽咽，说道：“当然很好。”

他不知道他还能说什么。他的心在滴血，他后悔，他为什么偏偏要救她？如果他不救她，她一定可以很快活，真的很快活。也可能很安逸，平平安安嫁一个凡夫俗子，在做农活，在生孩子，在过平平凡凡但又心满意足的日子。他把她宠坏了，把她放在这笑笑山庄，让她过公主的日子，她既然已经是公主了，还怎么会回到人世间去？她怎么能容忍人世间那污浊？他不该救她。

但他也不悔，他有她，他从心底里呼叫：我有女人，一个比别的女人更漂亮更可爱的女人，她也比别的女人更爱我。活在人世，不也没白活一遭么？

笑笑道：“我为你弹一曲，送你远行。”

他心里也有凄凉，就点点头。

她调好琴，就轻轻唱起来。

她唱的是今北宋王朝诗人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水是眼波横，
山是眉峰聚。
欲问行人去哪边？
眉眼盈盈处。
方始送春归，
又送君归去。
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住。”

笑笑唱上阕时，心仍在缠绵之中，便听见琴韵与人声和谐，有十二分的快意与欢乐。在唱下阕时，便添了几分劝慰与悲怆。悲从中来，流一脸惜别泪水。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又一次来窗外看她那孤灯倩影？她是不是春，她是春天

的气息春天的女孩春天一般的年纪，他是不是最后会归来与她同住？

她盼着这一天，这一天是不是会若有实无？

她说道：“你下次回来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什么气味也不怕。”

她的目光很坚定。

他点点头，说道：“好。”

他能不答应她么？可是他决心骗她一次，只这一次。他决不会让她踏入那阴冥世界半步。

九 尸鬼之战

三尸手站在山岗上。

对面慢慢踱过来一队殡葬人马。车上是棺材，棺材里有腐尸气味儿。从远处半里之遥，他就可以嗅到那死尸的气味儿。

这是燕山五杰中的四人为笑嘻嘻送葬。他们的队伍很长，也很哀伤，那些拼命哭的人一定是雇来的，所以哭得又响又有韵律。

燕山四杰不会哭出声来，他们只会把泪水往肚里吞。他们不怕死，自然也不会总是悲啼流泪。

他们站在坟墓边，看着把笑嘻嘻的尸体厝放在墓坑之中。

墓坑之中放好了棺材，上面又放了两块平平的大石板。按照北方习俗，得隔七才来把这坟填好，埋上，立碑。

他们埋在墓坑里的是他们的兄弟笑嘻嘻。

但在三尸手看来，这只是一具尸体，一具很合用的尸体。

男尸新死，气血不亏，男人本以气为主，笑嘻嘻又擅武功，所以尸体一定有极多可被三尸手利用之处。他要用笑嘻嘻的尸体熬抚吸纳，以练成他的三尸手。

× × ×

人们终于走了。

三尸手不急。他坐在山岗上，沉思冥想，等太阳落山。他恨太阳，如今他越来越恨太阳了。

太阳落山后，这山峦，这坟场就是他的世界。

他走下山岗，来到了坟场。

石板合得并不很严。这是两块重几百斤的石板。

他用力吸纳，便凝聚了玄冥神气，将这石板轻轻推开。他嗅到了那尸体的陈腐气味儿，这是刚刚要腐烂的尸体气味儿。

三尸手跳了下去。

他发现这墓中竟有两口棺材。

一口里装着笑嘻嘻。他只有一条右臂，这一条右臂放在心口。另一条胳膊已经用石灰腌渍过了，干巴巴地放在左边。

另一口棺材里是空的，里面有一块灵牌。

三尸手抓起这面灵牌看一看，嘿嘿冷笑。

这灵牌上写着：“三尸手游立之灵，陪罪人陪葬燕山四杰在此。”

三尸手冷笑道：“小把戏，小把戏，你们燕山五怪又能奈我何？”

他抬头看天。月亮已然升起，时间不早了。他得开始熬抚吸纳，练他的三尸手了。

× × ×

游立坐在棺材底部上，看着棺材里的人。

他双手向前伸，平平地伸出去。袖子被打出去的阴风吸回来，一下子露出光光的双

臂。

棺材中的尸体就慢慢地站了起来

游立一出手，抓住了笑嘻嘻的右臂。

他用手指紧紧抓住笑嘻嘻的右臂，又左手伸出去，五指箕张，半天吸足气力，五指便平平地抚在笑嘻嘻的右臂上。

笑嘻嘻的右臂慢慢变白，又变成绿色，最后也显成淡黄。三尸手游立很快活，他从笑嘻嘻身上熬抚吸纳所得，远比普普通通的三具僵尸腐尸为多。

他正心无旁骛，用心用力时，突然从笑嘻嘻的身边伸出两条手臂来，一下子抱住了他。

莫非真的有了鬼！？

三尸手游立一怔神时，有一声呼啸从坟坑中透出。

墓坑外马上有了动静。

“哐——”，“哐——”，两声响起，坟墓坑外的石板盖上了。

又往上堆砌石头，堆砌了许多石块。

又堆土，堆上了很多土。

三尸手愣怔着，泥土从头上纷纷滚落，他也像无知觉。

“你是谁？”三尸手问。

对面划着了火，点燃起一盏长明灯。

灯火在跳。墓室内没有多少空气。

三尸手看清了，笑嘻嘻已经又倒在了棺材里。而棺材头那儿，坐着一个人。

这人是燕山五杰之中的小伙儿。

小伙儿面色苍白，但仍在笑，指着身边那一口棺材道：“三尸手，我们为你准备了一口棺材……”

× × ×

三尸手很震惊，他没想会有这样的事儿。

他这一回死定了，因为无论他有多大的本事，绝不能破墓穴而出的。除非他是神仙，可他并不是神仙。

“你们想的好主意……”

小伙儿笑道：“当然好主意。”

三尸手道：“你不怕死？而且会死得很惨？”

小伙儿笑道：“自从你弄惨了安生村后，她死了，我就不想活了。”

三尸手冷笑道：“可我有时间对付你，让你尝试做鬼的滋味。”

小伙儿举起了一粒药丸道：“我口里已经含了一粒蜡丸，只要你一动，我就成为一具死尸了，你一向喜欢死尸，就由你好了，反正你得同我一起死。”

三尸手没动，他知道，动也无益。

× × ×

灯灭了。

三尸手与小伙儿都在棺材边儿坐着。

小伙儿进了三尸手的棺材，把他的尸牌往外一扔：“你在我死后还得倒弄尸体，这也真够麻烦的了，就是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这力气？”

三尸手不答话。

小伙儿静静地说道：“大哥、二哥、三哥，我去了，我要去了……”

三尸手突然扑向棺材，吼道：“别吃毒药！”

小伙儿冷冷道：“你想干什么？”

三尸手道：“别吃毒药，要死，咱们一齐死！”

小伙儿冷笑道：“你别打算得那么顺心，你去黄泉路上，只有一群怨鬼、冤鬼在等

你，他们会活活撕碎了你。我恶心，我可不能同你一道死.....”

三尸手默然，连同他一起死的人都没有。小伙儿恨死了他，所以先毒死了他自己。如今他成了一具毒尸。

× × ×

三尸手的心冷如铁，知道他的日子完了。

他从来就在夜里进出坟墓，可是也没想到会被人暗算，被关进坟墓。

他这一回只好等待，等待他自己变成一具僵尸、腐尸、毒尸。

他突然明白了一点，他只会成为一具毒尸。是僵尸，还是腐尸，他不知道。

他吼声连天，去抓石板壁。

他没法破得那石壁，太坚固了。

燕山五杰就这样战胜了他。

“大哥、二哥，寂寞剑，寂寞剑.....”

黄泉路上的冤鬼他不怕，他是怕见金刀夺魄路由和联手剑任成龙。

三尸手游立倒了下去。

他没让自己跳进棺材。

十 鬼又复生

燕山五杰中的老大、老二、老三骑马奔驰。

他们是去找寂寞剑。

现在三尸手游立已死，他们要告诉寂寞剑这真相，以免她悬念。

然后他们将托寂寞剑鱼漂儿向另外一人致意。

他们那时将对人世了无牵挂。

他们一路骑乘，直奔关东。

×

×

×

云岗，关东长白山区的边缘。

他们下了马，在水边喝水。

这时，一男一女两骑骤驰，直至面前。这二人马不停蹄，要向前奔。

老二眼尖，喊道：“大哥，那人是鱼漂儿。”

老大抬头，眼睛湿润了，那是鱼漂儿，是鱼漂儿。

见鱼漂儿活得好好的，他们心里很是快活。

老三已经一声长啸，声闻数里。

鱼漂儿和那个白衣青年勒住了马，慢慢向回走来。

鱼漂儿看清了，这三个衣衫褴褛，神情狼狈的人正是燕山五杰中的老大、老二、老三。

她身子一纵，飞在空中。

白衣书生也一纵而起，跟随她身后。

两个人身姿很美地落在他们面前。

鱼漂儿神色很关切：“你们都好吧？你们……”

她看到了三人眼中的泪水，见到了他们只有三个人。她噤声了。燕山五杰形影不离，如今他们只剩下了三个人。

细脖颈流了泪，他在鱼漂儿面前才洒下了英雄泪。

“四弟，五弟……没了。”

他细细地向鱼漂儿讲三尸手与他们拼死而搏的经过。

他们最后只剩下了那么一个计策，就是用笑嘻嘻的尸体来引诱三尸手上当。他们让小伙儿在笑嘻嘻的身体下躺着，把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都放进了墓穴里。只有用了这一个方法，他们才把三尸手活埋在了地下。

细脖颈道：“这下子他是死定了，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会从地底下又爬出来，就是神仙也办不到。”

细脖颈觉得话说完了，他苦苦地笑着：“我四弟与五弟与这个三尸手死同穴，才换来了我们兄弟三人的活命。”

老二道：“我们一办完事，也去找四弟五弟。”

鱼漂儿和白衣吴智望着他们。突然他们两人的神色有些古怪起来，愣愣的。他们分明不相信三个人的话，他们瞅着燕山五杰中的老大、老二、老三，那神情像最白日撞见了鬼。

老三冷冷道：“莫非你们不相信我们的话？”

鱼漂儿的神情有些落寞，也有哀伤，她一句话也不讲，但衣角忽然振风而飘。她显然已凝聚功力，准备向他们一击。

白衣吴智则冷冷说道：“假如你们回过身去，你们也不会相信自己说的话。”

回过身去有什么？不就是云岗边的一条小溪么？

但他们三个人还是回过身去，把身后的空门留给鱼漂儿。寂寞剑救过他们，并且不止一回，他们又怎么能让寂寞剑怀疑他们？

但他们回过身去，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自己也不会相信自己的话了。

溪水中的一块尖石上，站着一个黑衣人。

这人不是三尸手游立又会是谁？

三尸手游立冷冷地看着燕山五杰中的老大、老二、老三，冷冷一笑道：“你们三个人真笨，用这样的话去欺骗寂寞剑，她怎么会上当？再说还有这位鬼精鬼灵的白衣公子呢。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真话？就告诉他们三尸手捉住了你们的两位兄弟，让你们去刺杀寂寞剑，这样告诉她岂不是更好？那样你们就可以博得她的信任，最后才能杀死她。这一回你们是不是没什么机会了？”

×

×

×

其实三尸手是死过一回了。

他躺在墓穴里，已经昏厥过去了。他像是已死，同另外两具尸体没什么两样。但月夜中宵，又悠悠醒来。

月夜中宵是阴气最盛的时刻。而三尸手靠的多半是这种阴气。

他觉得万念俱灰，心里再也不想笑笑了。他已经死了，笑笑或生或死同他有什么相干？他死，笑笑亦死，人世间就多了一个怨死鬼，阴冥界又有了一个枉死魂。他一死，笑笑不死，那他只好冷笑，人世间一切冷暖于他又有什么挂牵？

他无须挂虑别人，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心中一冷。他知道他的心里再也没有一点热血。对人世间无挂牵，对人除了仇恨不再有别的，他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怨鬼了。

身未死，心先死。

他突然觉得焦躁。这是平日所不可能有的，他刚刚熬抚吸纳了笑嘻嘻的功力，照理在七八日之内不会有这种渴望。

他没多想，便去搬动小伙儿的尸体，这是他练三尸手以来所用的最好的一具尸体。

你决不能在夜半里等一个人自杀服毒之后马上就搬走他的尸体。你决不能遇到一个很年轻很有功力又活活先被阴气逼进坟墓的人。你决不能在他刚刚死后的第一夜就用他的尸体熬抚吸纳，因为丧家常常把死人停在家里，发丧致哀。

三尸手突然有了勇气，既然这一具尸体最好，为什么不用？

三尸手就熬抚了三个时辰。

他觉得心胸里渐渐冰冷，冷得发颤，最后他连冷也感受不到了。阴气在他身上已经贯通，从百会至阳泉，又从地底涌向百会，过三百六十五穴，又注于心田。

三尸手身子一冷，他知道他是练成了三尸手的最高功夫，达到了九重天境界。

他心中一阵狂喜。

如果金刀夺魄路由和连手剑任成龙死时他已经知道可以练成九重天境界，他一定要当时告诉他们：他肯定会杀死寂寞剑，为他们报仇雪恨的。

这时，三尸手游立就更不想死了。

他怎么才能走出墓穴？

他看到了墓穴两边都是石板，他凝聚功力，用十成的玄冥神气一击，也就只是把这石块打出一个浅浅的坑来。他再去墓穴前头看，他心中不禁狂喜：这是一面土壁！

他要从这土壁中挖出一条道来，走出墓穴。

他挖了两日，直等到第三日中夜，才从这墓穴中走出。他看着月亮，向月亮阴森森地一啸。

月亮也受不住这阴气，颤颤地抖。

三尸手回头看看，这个墓穴差一点埋葬了他。

坟上堆砌成了圆拱的坟顶。三尸手游立知道，那拱顶下面全是大石块，燕山五杰想把他埋在这里。可他出来了，是不是金刀夺魄路由和连手剑任成龙的阴魂不远，在冥冥之中护佑着他？

三尸手冷冷一啸，上路了。

他要杀寂寞剑，直奔关东路去。

他想燕山五杰中的三人如果能逃生，也一定会向关东路上逃去，他们会去找寂寞剑。

× × ×

三尸手冷冷一笑道：“想不到咱们还会见面。”

细脖颈盯着三尸手，他看出在三尸手的头上有一些白色的雾气。

细脖颈道：“二弟，你看他头上……”

老二道：“是不是在水里？.....那是一道雾气。”

细脖颈心里一沉：“你看清了？”

老二道：“没错。”

细脖颈脸色一冷：“果然他练成了，他练成了三尸手，练至了九重天境界。”

三尸手冷然道：“不错，多亏你们把我与你们的兄弟埋在一起。”

细脖颈长叹一声，他们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一步？他们怎么会知道三尸手可以从死人的坟墓中复出？小伙儿不仅白白死掉了，而且又做了三尸手熬抚吸纳的用具。

三个人都蹲下来，呕吐不止。

三尸手冷冷地望着他们，说道：“你们这岂不是太矫情了么？我的三尸手练到了九重天的境界，身上不仅没有腐尸的味道，而且有了一股香气，这香气比世上的任何香味都浓，你们总不至于一闻到香气就呕吐吧？”

燕山五杰中的老大、老二、老三互相望望，慢慢站了起来。

× × ×

细脖颈道：“你走，快走！你不是他的对手。现在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杀死他。他不是个人，只是一个鬼，一个地地道道的鬼。”

鱼漂儿道：“我为什么要走？.....”

细脖颈道：“你只要躲他十几天，到下一个月圆.....”

“噗——”，细脖颈狂喷了一口血箭，话没讲完，人就仆死在地上。

一见老大死了，老二、老三狂吼着扑上去，对三尸手狠下杀手。

但三尸手轻轻一绕，就绕过了两人，直站在鱼漂儿面前。

“你就是寂寞剑？”

鱼漂儿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

你说他是人，浑身没一处不著人形。但你又不能说他是一个人，因力他浑身散发出

一股世上从未有过的异香味。这香味儿，是千百年不曾认真洒扫过的寺院、大雄宝殿里的那种香气？还是在死尸廊殿里洒上一些浓香后那一种秽气之中的香味儿？

鱼漂儿听玉面狐狸陆灵生讲过，天下有一种阴毒绝技叫做三尸手，练至九重天极致时不毒不浸不死不生。但师傅当时只是那么一讲，也不很明白这种绝技会有何方法可制服它，或许师傅也认定那没有什么方法可想？

鱼漂儿心念叨：不毒不浸不死不生？那岂不是没人可以制得住他了么？

鱼漂儿不服。

白衣吴智也不服。

天下高手，只要有形有质的人，他们就无所畏惧。

鱼漂儿擎剑在手，白衣吴智也掏出一双金环，这是一对情怨环。

十一 不复寂寞何谈剑

三尸手游立看一看鱼漂儿，又看看白衣吴智。

他看吴智很不顺眼，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嫉妒。他为什么嫉妒？是因为吴智和鱼漂儿在一起？可鱼漂儿只是他的仇人，又不是他的情人，他为什么嫉妒？因为白衣吴智白衣欺雪，玉树临风，好一副丰仪神采。

他恨寂寞剑，恨她同白衣吴智在一起。

三尸手游立冷怔而立，不禁长声而叹。

鱼漂儿惊讶道：“你为什么叹气？”

三尸手游立道：“你枉称寂寞剑，却忘了他的神韵。你身边跟着这一个俏俏的小白脸，你还会寂寞么？你还叫什么寂寞剑？”

鱼漂儿不禁脸一红，不敢看白衣吴智。

难道让这个三尸手游立说中了她的心事？她真的忘了米离，忘了这柄剑原来实在

是很寂寞？真的如三尸手游立所说，她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寂寞剑了？

那对于她是该快活还是悲哀？

鱼漂儿沉入了遐思。

米离是不是离她已经很远了？不，她没这样想。米离已经化为她自己了，是她自己血肉之躯中的男人气概，是她心中和手中的寂寞剑。她怎么能不寂寞，即使有了吴智，即使吴智成为她的心上人了，她也仍然是寂寞，她也仍然是寂寞剑。

吴智也不看他，只是双手一振情怨环，向三尸手喝道：“何必啰嗦一些鬼话？你来吧！”

三尸手道：“大哥，二哥，看兄弟今天为你们复仇了！”

三尸手身子一飘，飞向鱼漂儿，他赤手去拿鱼漂儿手中的剑。

× × ×

鱼漂儿手中的这柄剑不是寂寞剑。寂寞剑寂寞，人难得一见。如今她用的是一把青松古剑。

鱼漂儿疾向三尸手刺出十八剑。

三尸手的手臂不类于人，能够反向而绕，又能暴长几寸。他曲肱用力，一击得手，从鱼漂儿头上摘去一支长簪。

三尸手道：“你这柄剑无力，还是让我把它毁了吧？”

他身子一纵，躲过白衣吴智的一双金环，直扑向鱼漂儿。

鱼漂儿挺剑而刺。

这不是寂寞剑，但剑势凌厉，嘶嘶破风，爆无数剑花击向三尸手。

寻常高手此时已该被刺中穴道，就是这个三尸手也不例外，他只躲过了其中的九剑，还有七剑都刺在了他身上的穴位。

鱼漂儿心中一喜：三尸手也有被刺中的时候。她明白，她这次刺中的是三尸手游立

的或中、神藏、灵墟、神封、步廊，商曲、石关。

七穴受制，三尸手应马上倒地。但三尸手乘她一犹豫时，双手竟然贴住了剑刃，手指抚着剑刃像抚着花儿或女人的肌肤，柔然而入。

他的手牢牢吸住了剑刃。

白衣吴智向他后背击去。他本不愿这样做，但他看见了三尸手欺入鱼漂儿怀中，知道十分危急，只好以金环击向三尸手的后背。

情环在前，怨环在后。

这一双金环打上，每一只都有七八百斤力气，足可以开山裂石，把三尸手打碎，血肉横飞。

白衣吴智听见金环叭地打在三尸手的后背上，爆出一声大响。他有些后悔了，这一下子怕鱼漂儿会责怪他，认为他这一击非最正派人士所为。

但三尸手居然只是身子晃了一晃，又挟住了鱼漂儿的剑，鱼漂儿只好抽身而退，弃了这柄剑。

× × ×

三尸手回头向白衣吴智冷笑：“不错，不错，好手段，这金环一只也足有八百斤力气了吧？可惜你这样一个好好的人，怎么会在人的背后出手？”

白衣吴智双手低垂，不答言，只是阴沉着脸看他。

三尸手冷笑道：“什么英雄？什么豪杰？都是一群臭狗屎！”

白衣吴智面色通红。他刚才是不是太急了一些？他刚才是不是故意向三尸手后背一击？

如果不是三尸手游立，他这两环一击，是不是就把人打得喷血而死？他同三尸手无仇无怨，他尽可以用情环一击，但为什么又用怨环一掷？他为什么恨三尸手游立？

三尸手手里握着鱼漂儿的那一柄青松古剑。

“这不是寂寞剑，要它有什么用？”

三尸手游立用手叭叭拗断，用牙咯咯咬碎，把这柄剑折成几十段。

碎剑都扔在地上。

三尸手望着鱼漂儿：“为什么不拿出你的寂寞剑，为什么？”

鱼漂儿很吃惊。她身经百战，头一回见到了三尸手这样的对手。

武功招数都没了用处。因为对方不是人，而是鬼。他的手，他的臂，他的腿都能在人所不能的地方、方位出击，让人防不胜防。更可怕的是，刺中了他的穴道，他行若无事。

难道他真能不毒不浸不死不生么？

三尸手道：“我要看看你的寂寞剑！”

鱼漂儿道：“见过它的人都死了。”

三尸手冷笑：“我不是还没死么？”

鱼漂儿道：“因为你还没见到这柄剑。”

× × ×

三尸手欺身而上。

鱼漂儿手中有了一柄剑，这是一柄长长的窄剑。

老二、老三只见天空中闪起了彩虹。

彩虹过后，应该是倒下去一个人。

可三尸手晃了一晃，站住了。

鱼漂儿面色苍白，肩头流血，嘴角沁血。

她被三尸手用阴力震伤。她手里握着那柄寂寞剑，手在抖。

三尸手道：“你该知道，世上任何高手都抵挡不住玄冥神气……”

鱼漂儿咯了一口血。

这像是诱发，马上就接连不断地咯血，

三尸手冷笑道：“寂寞剑完了，寂寞剑完了，我今天要宰了你！为我大哥、二哥报仇！”

他慢慢凑上去。

白衣吴智突然嘿嘿冷笑。

三尸手回头看着他：“你又笑什么？”

吴智盯住他的脸，慢慢说道：“你自以为天下无敌？为什么不与寂寞剑来一个当众了断，下个月月圆之日来一次了断，好不好？那时也让天下人见你三尸手的本事。”

三尸手笑道：“你很聪明，就定在下一个月圆之夜，在哪儿，地方由你们选。”

吴智道：“好，快人快语，地方就定在燕山二杰墓地那里，因为那地方你很熟悉，燕山二杰也会带我们去。”

三尸手冷冷一笑：“你这人很聪明，这样我就不能下手杀死这燕山二怪了。好，月圆之夜再会，到时我一定要宰了你这个寂寞剑！”

× × ×

三尸手走了。

鱼瀑儿颓坐在地上。

她头一回败得这样惨。如果不是白衣吴智一番话，让三尸手在月圆之夜相斗的话，今日她恐怕会凶多吉少。

她的寂寞剑没什么威力了么？她是因为和白衣吴智同行，心不寂寞，剑也不寂寞了么？

那她还是不是那个惊绝天下的寂寞剑？

十二 夜访石庐

天下武林人士都知道有一个月夜之约。

寂寞剑斗三尸手。

很多人都奔向凤凰城，等着看这黑白两道两大高手拼命一搏。

到底是寂寞剑能胜？还是三尸手可赢？没人能断定。

据说三尸手已经练成了九重天功夫。这三尸手练成九重天，便是地上鬼仙，人也奈何他不得。他不毒不浸不死不生，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看来寂寞剑是凶多吉少。

有人言之凿凿，说寂寞剑同三尸手已经较量过一次了，那一次合白衣吴智同寂寞剑之力，也没有胜过三尸手，而且寂寞剑还受了伤，伤得不轻。

武林人士都纷纷来到凤凰城，等着看这一场武林中罕见的大搏杀。

× × ×

寂寞剑在哪里？

她不在凤凰城，她住在城外小溪山里一间茅屋内，静静坐着，疗伤。

她身边有丐帮的劈头老二、劈头老三、劈头老四、劈头老五，还有燕山五杰中的老二、老三。

但鱼漂儿从不讲话，只是静静地做吐纳功夫。

她想什么？

已经陆续有武林人士前来拜访了。这些人来拜访鱼漂儿，一是以示声援，二是想看看虚实，想知道鱼漂儿是不是很有准备，是不是很有信心。

鱼漂儿什么人也不见。

她想做什么？

× × ×

白衣吴智来找鱼漂儿，正巧赶上鱼漂儿在弹琴。

鱼漂儿弹的是《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琴声戛然而止。

鱼漂儿在屋内问：“是吴公子？”

白衣吴智道：“是我。”

鱼漂儿道：“请进。”

白衣吴智进到了屋里。屋里很简朴，一床一凳一案，没有灯，自从进了这间屋子，鱼漂儿没用过灯。

鱼漂儿问：“吴公子有什么事？”

白衣吴智道：“我想向你告辞，有一事要去办。恐怕也来不及赶得上你同三尸手的一场争斗了。”

鱼漂儿道：“好。”

白衣吴智一揖之后，转身向外走，他走至门口，站住了：“你不想问问我为什么要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转身而去？你不以为我是临阵逃脱？你不以为我是一个卑琐的小人？我在三尸手欺身夺剑时，竟情急出手，双环打在他背上。你不以为我这一击有些卑鄙？”

鱼漂儿看着他：“你为什么要这么想？你以为燕山五杰用掷骰子的方法来赌人生死是不是有些泼赖？你以为燕山五杰用自己的生命去陪三尸手死是不是有些卑鄙？你错了，三尸手活下去，活人惨死，尸体不安，你那一击，有什么错处？而且，你是为了救我……”

白衣吴智道：“多谢！”

他为鱼漂儿能理解他而谢。既然人与人之间能够理解，他还用再讲什么？

他默默地出去了。

劈头老三从窗外闪出，还有劈头老四、老二、老五。

老四问：“吴公子去哪里了？”

鱼漂儿道：“不知道。”

老五问道：“马上就要比武了，他为什么还走？”

鱼漂儿道：“我知道他一定有他走的理由。他既不愿讲，我们又何必问？”

× × ×

白衣吴智去了哪里？

他易容而出，成了一个鬓发斑白的老人。

他晓行夜宿，来到了一座山边。马车赶到了山坡下，再也爬不上去了。他下了车，吩咐车夫等他。

他向山上爬去。那样子很笨拙，真像是一个年迈的老人。

他到了山上。

山上有一间石室，石室之外四周是火。火在燃烧。

他把许多湿柴扔在火上，趁火舌被压住时人慢慢走了过去。

他对那石室一揖道：“老头儿来拜见神医你老人家，万望医神成全。”

石室内有人咳嗽，应声答道：“你弄错了，这里没有什么神医，只有一个医不好马聪。”

他又打揖：“老头儿要见的就是医不好马聪马神医。”

屋里人忽然长笑道：“胡扯胡扯！既然是医不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医，怎么能叫神医？既然是神医，又岂能总是医不好？”

吴智笑道：“神医错了，人间万事，皆有定规，神医是神医，神医也有医不好的病

症。”

屋里人咦地一声怪道：“果然高论，如此说来，你这人却可谈谈，你就从那窗口爬进来吧。”

他果然从窗口爬了进去。

石室内有一些药钵，到处悬挂着药草，石室无门，只有这一扇窗户。

一个瘦削老人道：“坐，请坐。”

他就在蒲团上坐下。

对面那老人等他开口。

他像在选斟字句：“我儿子死了，入土之后，还被一个叫做三尸手的人给从地下挖了出来。他练鬼怪阴功，竟去糟蹋死人尸首，我儿多次托梦与我，说他颇受其苦。我去祖坟一看，果然弄得不成样子。他把我的祖坟当成他练功夫的练功场了。我岂能容他？可惜，我无法杀死他，都说他练三尸手已经练到了九重天的境界。据说人练这种功夫，练至九重天时就可以不毒不浸不死不生。这样让老夫怎能忍心，让祖坟如何安静，让老夫怎样为家中死人报仇？人都说入土为安。世人受孽，也不过是活人受罪，人死之后又怎能受此折磨？望神医告诉我一个万全之策才好。”

医不好马聪看着他，双目炯炯有神。

他就又拜下去，哀言求恳。

× × ×

原来，三尸手游立与金刀夺魄路由和连手剑任成龙被鱼漂儿的一柄寂寞剑破去功力之后，三人就听说了有一个江湖名医医不好马聪，就让三尸手游立前来拜见。

游立找到了石室，拜谒医不好马聪。

马聪听他说是江湖人，是被坏人劫去镖银，又打成重伤，功力不复了，特来求医的，就让他进了石室。

三尸手进屋就拜。

医不好马聪道：“为什么急急拜我？要知道我很可能告诉你三个字：医不好。”

三尸手道：“我倒希望听见前辈另外三个字：医不坏。”

马聪大笑道：“好，好，起来我看看。”

马聪一看他的脸，暗暗一惊。他的脸相是八分人相，两分鬼相，他不动声色，说道：“把臂伸上来，看看你脉。”

一抚三脉，马聪变了脸色：“你是三尸手游立？”

游立一惊，知道传言不虚，这个医不好马聪果然有一身过人本事，就忙跪倒，向他求告哀恳他发发慈悲，把他医好。

医不好马聪道：“你在江湖上多做恶事，我不能为你医病。”

三尸手游立一听他讲话，心中大喜，他不说那三个字医不好，而说是不能医。这明明是告诉游立他能医好他三尸手游立的病。

三尸手马上在地上摆满了金银珠宝。

马聪只看了一眼，道：“这些你收回去吧，石室无门，不进珠宝。”

三尸手又在地上放好了两册书，这是一本《大荒山药经》，一本《丧拳谱》。

马聪的目光不动了。他抓过了两本书，一看后道：“好，我可以为你医。但你一次是医不好的，恢复你的功力之后，一年之后你又近幽冥，那时还得救治。”

三尸手游立大喜，忙磕头拜谢。

× × ×

马聪医好了三尸手的病。他当然不会向白衣吴智讲这些。他只是看着白衣吴智。

白衣吴智道：“现今江湖上多风波，恐怕不日内就会腥风血雨。如果马神医能告诉老头儿一个方法，就可以广邀江湖同道，杀死这个三尸手，免得人受鬼域之害。”

白衣吴智磕头求恳。

马聪问道：“他现在什么样子？”

白衣吴智道：“与人交手，一会儿脸色变白，一会儿脸色变绿，又一会儿脸色又变成了金色。”

马聪道：“金色是什么样子？是淡淡的金黄，还是像佛像一样，如面上涂了赤金？”

白衣吴智道：“像是后者。”

马聪不语，半晌又问道：“他与人交手之前，头上是不是有氤氲白气？”

白衣吴智道：“不错。”

马聪垂下了头。

白衣吴智在等待。他易容之后是一个老年人。老年人必须更能够等待。

马聪终于抬起了头。

“这个三尸手据我所知也只是练至了七重天的境地，绝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练至九重天。他最近又有了什么遭遇？”

白衣吴智就讲了燕山五杰与三尸手的生死之搏。

马聪点点头道：“怪不得，人算不如天算。还是被他得了好处。”

吴智一揖道：“请问神医有何良策？”

马聪道：“没有法子。他如果练至九重天，你就杀不死他了，你可以割他头颅不死，去他臂而不断，刺伤他心脉也能躲过。练至九重天的三尸手，心随意转，腹腔全是鬼气，心肠都缩至一端，可行可走。你无法与之匹敌。只有一个人可与之对手，但也只是能自保，而无法杀伤三尸手……”

白衣吴智问道：“这人是谁？”

马聪道：“就是不入尘世的大侠宋超。他擅无地无冥之术，可以抵得住三尸手的玄冥神气。”

吴智无话。

他沉默半晌方才又问：“那么说，三尸手不可战胜了？”

马聪一叹：“如果他的心还有一念之仁的话，这三尸手就可以杀死。他对人有情，对珠宝动心，对权势留意，这都可能使他心血为之一热。只有这时，他才可杀。但听你说到三尸手已练成九重天功夫，他练至七重天功夫时，就浑身已是腐尸之气，谁可能同他接近？他无一点儿人欲，而只有鬼心，那他就不可能被杀死了。”

吴智的声音空空洞洞：“那我们怎么办？”

马聪一叹道：“如果他要杀你，你只好逃。如果过了九重天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他就可以在白天龟息，夜晚出来，那时他更是天下无敌了。”

× × ×

吴智能讲什么？

他只好向医不好马聪告退。

他刚爬上窗户。

马聪一叹道：“你是个翩翩少年，又何必装成六旬老翁？你明明身怀武功，而且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却又装做颓废无能的样子。你问讯游立之事，分明是情动于心，是异性之情，却又讲是父子天性。老汉昏庸，也看得清，你又何必如此？”

白衣吴智怔怔地不动了。

好一会儿，他才慢慢爬下窗去。

他一声清啸，已又是白衣吴智了。

他也不再回话，径自向山下奔去。

石室忽然又裂开了那门，小童来站在马聪身后：“师父，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马聪道：“这个人冰雪聪明，我告诉他的已经太多了。”

小童儿也低下了头，不讲话。

石室内很清冷。

十三 笑笑山庄

笑笑山庄仍很静谧。

黄昏时分，是笑笑一天的黎明。

她在牛羊归圈，鸡入埘时苏醒，在晚霞与炊烟之中梳妆。她梳头时很慢很慢的，恐怕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会像她这样梳得这么慢的了。因为她有一个比所有女人都长的长夜。再过七八天，就是他该回来的日子了。她等待着他，等着他回来。

等着他，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 × ×

窗子开了，从窗口飞进来一个人，一个男人。这人一身白衣，神清目俊，是个年轻公子。

她刚刚想喊他，一看，不是他，就愣住了。

除了他，从来没有男人像他那样从窗口飞进来。

笑笑看着他：“你是谁？为什么来这里？”

白衣公子一笑，一揖道：“白衣吴智，江湖人，今夜特来同姑娘一晤。”

笑笑看着他，突然一笑道：“你这个人看上去并不讨厌，你坐。你可以坐下谈话、饮酒，如果你要非礼我，你一走近，我就自杀。”

白衣公子见她从枕下拿出一柄匕首，把它放在案边，就轻轻一笑。他想得不错，这是个性情中的女子。

笑笑对他道：“你说话呀。”

白衣吴智道：“说什么？你倒像有好多话要说，是不是？”

笑笑咬着嘴唇，点点头。

白衣吴智很能体恤人情，像一个好兄长，对笑笑说道：“如果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好了。”

笑笑还有点迟疑。

白衣吴智道：“你不想说，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对不对？”

笑笑点点头，这个男人很聪明，能一言就说中她的心事。被男人一言就说中心事的女人，就会对男人有好感。笑笑看着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可以一谈心里话么？他看上去可不像那些冷冰冰的庄上男人，这人很和气，也很英俊。

白衣吴智笑得更诚挚：“因为我是个陌生人，所以你什么也不用顾虑，你只对我讲心事，也不提名称，不提是谁，我也不知是谁，就听你讲话。你把你的心事告诉我，像对自己说一样那样，岂不更好？”

笑笑一笑，她觉得这个男人说得很对，说得很诚挚。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说？

× × ×

笑笑在讲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

这是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

她喜欢他，喜欢死了，但不知道他为什么身上总有那种气味，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她最后聪明地断定，她的男人是一个掘墓人，一个从地下盗取死人珠宝的男人，她想劝这个男人，劝他再也不要再去掘墓盗宝了。但她不敢。她怕他生气。

她问白衣吴智，问眼前这个善解人意的年轻公子：“我劝他，他会快活么？”

白衣吴智点点头：“如果他真喜欢你，那他一定会很快活。”

她又讲他只在夜间来，也像你一样夜间从窗口飞进来。我天天在夜里等。我已经许多天没见太阳了，我以月亮为太阳，他告诉我他要去一个月，你说，他一个月内会回来么？他知道我会这样等他么？

白衣吴智点点头。

笑笑痴痴地讲。女孩子的心思像流水，她向白衣吴智倾吐心事，就像吴智是她的一个老朋友。

白衣吴智看着她。

明烛在烧，她在等。一日日一夜夜地等，等她心中的那人。如果他来了，两个人又面对面地站着，隔得很远，他们连手碰手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笑笑说得很慢：“我告诉他，要他答应回来时告诉我如何也不怕那味儿。我想好了，如果他实在要干，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去掘墓，我会劝他少拿人家的珠宝，多积一点善行。你看，这是他送我的珠宝，我一点儿都没有动用过。我怕……怕这是死人的东西。”

笑笑的脸上有一点恐怖。

× × ×

她终于讲完了，像卸掉了一身重负，很轻松。

白衣吴智看着她，真不愿意讲话。他知道他一讲话，这个痴心女孩子的梦就破灭了，他愿意晚一点儿讲，越晚越好。

她在笑，笑得很天真：“我爱得有点傻，是不是？”

白衣吴智咬着牙，看着笑笑。他的目光让笑笑不安。

她等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你为什么不讲话？你是不是认为我不值得你讲话？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不懂事儿的女孩子？”

白衣吴智说话了。在讲话之前，他先骂他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

吴智说道：“你的男人穿一身黑衣服，总穿一身黑衣服。”

笑笑笑得柔情蜜意：“他爱穿黑。也许他穿黑衣服好看。”

吴智道：“他只能穿黑衣服，他与别的颜色无缘。”

笑笑吃惊，看着吴智。

吴智道：“他三十四五岁，在江湖上很有名。他叫三尸手游立。”

笑笑嗯了一声。她是头一回听到他的名字。

吴智道：“他不去掘墓盗宝。他只是每十天去挖一次人家的坟墓，把坟墓里的尸体

立起来，在月光之下，用他的手去抚摸那死尸的胳膊，用来练他的功夫。他这门功夫叫玄冥神气。”

笑笑睁大了眼睛看他，已没有笑，只有恐怖。

吴智道：“他练的三尸手，用的是老尸、少尸、壮尸；男尸、女尸、兽尸；腐尸、僵尸、毒尸。他每十天去挖人家的坟墓，把死人熬抚吸纳，练这种毒尸功夫.....”

笑笑低语道：“你胡说！”

吴智仍说下去：“他练这种功夫，是为了杀人。江湖上人人称赞的燕山五杰被他杀了老大、老四、老五，他还想杀江湖上人人称颂的女侠寂寞剑。他要独霸天下。”

笑笑道：“你胡说！你胡说！”

吴智道：“他练三尸手，练至七重天以前时，身上总是有一种阴尸腐尸的味道。这气味如果让人闻到，就可以呕吐不止。如果他用此功击人，那人马上会中毒而死。现在他已经练到了九重天了。从此以后，他将在这一个月圆之夜以后再也不能在白天出现了，他只能在夜里出没，杀人。白天他只能找一个墓穴，抱着一具僵尸腐尸毒尸睡觉。”

笑笑突然一吼道：“你胡说！！”

吴智不讲了。他知道他已经讲够了。

笑笑哭泣了，有泪无声，这种哭最悲哀。

她哭道：“他.....他.....他救了我，他打走了四个无赖，救了我。”

吴智一叹道：“无赖比他还好一些。”

笑笑默然。如果他只是一个吸尸鬼，岂不比无赖坏上百倍？

× × ×

夜仍然很静。

但笑笑看一切都不一样了。灯烛，窗几，都蒙上了一层惨惨的光。

她哭，哭了很久。

当你知道你等候的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个鬼时，你岂不是很悲伤？

她看着吴智：“你知道去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白衣吴智道：“当然知道。”

笑笑道：“我不相信你，我要问问他。”

她又哭了，既然不信，又何必哭？又何必要去问？

白衣吴智道：“好，我带你去。”

她向这间屋子看看，她不能再看这间屋子了，她再看下去，就会肝肠寸断。

白衣吴智眼看着她把匕首揣入怀里。

白衣吴智带着她，从窗口飞了出去。

十四 寂寞复寂寞

鱼漂儿离开了小溪山里的茅屋，进了凤凰城。

武林人士都忙着找她，很多人愿向她示以援手，更多人愿一睹鱼漂儿的神采。其中不乏几家武林世家的公子。他们是江南江家公子江非，两广大豪离身剑之子离玉，还有蜀中唐门新秀唐林。

但鱼漂儿一概不见。

这让天下武林人士失望，甚至有人颇有些非议：这鱼漂儿何必如此不通人情？武林争斗，你杀我搏的，无非为了个名望为了怨恨为了出人头地，你不论胜负，对别人的关心不能漠然不顾。那样你怎么能让武林人士一抒抱负？怎么能让武林之人为正义而呼？如果没了武林人士为正义而呼，你那比武只会是默默无闻。

武林人生死一搏，正是血脉贲张时，你怎么能让人不兴奋，让人不振臂而呼？

鱼漂儿不通人情。

她不该扫众武林豪杰的面子。尤其不该扫江家公子江非，离身剑之子离玉，蜀中唐

门新秀唐林的面子。这三个人，在大江南北正是炙手可热的年轻得意的侠客。

这三人很气愤。

他们决定破门而入，一定要见见这个鱼漂儿。他们都没见过鱼漂儿，据说鱼漂儿这人长得很美。

× × ×

他们三人空手来到凤凰城丐帮分舵。

这是一家大院落。门口有八条大汉把门。

三人报名求见。

大汉说道：“总筐头谁也不见。”

三人一笑，径直向里面闯。

八条大汉一齐出手。

离玉只出了一拳，一拳打倒了两个大汉。唐林只伸了伸手，点倒了三个人。江非笑笑，三个大汉倒在了地上。

三人昂然而入。

厅堂前，还站着六个人。这是北方丐帮的六劈头，生死不惧的六劈头。

六个人站成一排，立在厅堂前。

老大冷冷道：“三位莫非来打仗的么？”

江非道：“在下江非，与唐门唐林，离氏之剑离玉前来，是为了一晤总筐头。在下空手入贵帮之地，足见诚意。”

老大道：“她老人家现今闭关谢客。”

离玉道：“大战在即，何必闭关？这岂不是临时抱佛脚了？”

老大道：“但愿你的嘴上恭敬些。”

离玉想怒，又冷冷一笑，不作声了。

江非抱拳一揖道：“莫非你们总筐头年事已高，卧床抱病？”

老二道：“扯你个蛋，她一个姑娘，怎么会……”

江非马上一笑，若然刚有所悟：“噢，原来是一个姑娘老人家。”

三公子皆笑。

六劈头气恼极了，脸已变色，要向三人出手。

忽然从内院传出一女人的温柔声音：“你们切不可动手，让三公子到厅堂后等候可好？”

这声音像是从很远处传来，又弱又柔，但又似在每人耳边轻语。

三公子一惊，知是鱼漂儿在讲话，一揖而立，愿从其命。

六劈头只好愤愤罢手，转身带三公子向厅堂内走去。

× × ×

绕过厅堂，左走右转，来到了一间小屋前。

这只像是一间柴屋。柴门紧关。

屋内有轻言曼语道：“三位公子安好？”

江非上前一步，一揖道：“离玉、唐林、江非想拜见总筐头，刚才多有得罪，告罪了。”

屋内人道：“不知三位公子有何话说？”

三人一怔，都急着想见鱼漂儿，如今有何话说？

离玉道：“总筐头隔扉待客，不嫌有些失礼么？”

屋里人一叹道：“见面何难，但不知须不须一见，请三位公子回我问话，如能答得好，自然可以一见。”

三人面色一肃，又凛然，鱼漂儿难道想要考较三人功夫？

考较就考较，三人皆自信，天下去得，这么小柴扉竟能不开么？

×

×

×

离玉一揖道：“在下离玉，愿与总筐头攀话。”

屋里人道：“离氏之剑，重在离身。公子可否告诉我，剑已离身，人在何处？”

离玉一惊。他知道这话问得巧。

他同父亲练剑，父亲也曾有这一问。

他答道：“剑在哪里，人在哪里。”

父亲道：“你错了，剑已离身，应说是剑在，人在。”

离玉就答道：“离氏之剑，剑在，人在。”

屋里人道：“好，剑在人在，好豪气。但如手中有一柄剑，剑寂寞，人呢？”

离玉只好说道：“人也寂寞。”

扈里人一叹道：“所以在下谢绝武林人士专访，在这里静坐，学寂寞之道。”

三人一惊，鱼漂儿真的不愿见他们。

×

×

×

唐林道：“在下唐林，也想应总筐头一问，好长长见识。”

屋里人道：“过奖了。不知唐公子身上携带多少枚暗器？”

唐林道：“一百零八枚。六十四枚铁莲子，三十六枚蒺藜，八枚蝶花。”

屋里人一叹道：“公子所带暗器太多了。多则气盛。气盛则满，公子为什么不带少一些？”

唐林一怔，道：“少多少？”

屋里人道：“只带三枚。”

唐林一怔，想一想他自己，商山一战用了二十四枚，打出关东遇六君子用了三十六枚暗器。他如少了三四十枚还可以纵横天下，如果少了一百多枚，浑身只剩下三枚暗器，如何能制人？

唐林想不通，就一揖而问：“请问总筐头，三枚暗器如何用？”

屋里人一叹道：“一枚示警，一枚伤敌，一枚救命。”

唐林默然。他想想，唐门高手如云，从古至今几百年，有谁可以三枚暗器行天下？

没有，他不能，唐门也没人做到。

× × ×

江非长笑道：“在下江非，听得总筐头一席话，也胜读十年功夫书。但不知在下可不可以向总筐头一问？如果在下问住了总筐头，是不是可以启扉而入，一睹总筐头神采？”

屋里人道：“如果江公子想见神采之人，怕会要大大失望了。但江公子可问，谁说过只要我问，而不让江公子问呢，那岂不是很有些失礼？”

江非一揖道：“好，在下要问话了。”

这个江非很是英俊，也酸得很，就让六劈头颇有些不耐烦。心想，这两人想见总筐头，但她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你这小子还能讨什么好处去？莫不如你自己也悄没声儿地蔫退回去得了，免得丢人。你看这两位公子，那个姓离的，被总筐头几句话一问，便迷迷愣愣地怔思不语。这个唐林，竟然有些嗒然若丧，像在场上较技被人打败了一样。你这个漂亮哥儿，会讨什么好？

江非问道：“寂寞剑何在？”

屋里人道：“寂寞剑独在，所以寂寞。”

江非又问：“剑在，人呢？人是不是寂寞？”

屋里人一怔，道：“人在，但不知是不是寂寞。”

江非仰头望天，似在思想答案。

这一问很艰难：“如何人才能寂寞？”

屋内人一答让三人吃惊，让六劈头也吃惊：“饮酒。”

饮酒能寂寞？

这可是一绝之答。

江非问：“一人独饮？”

屋里人答：“二人对酌。”

江非问：“可否知道与谁对饮？”

屋里人半晌无语，长吁一声，道：“寂寞剑。”

屋外人吃惊不小。她这话什么意思？

二人对酌，谈何寂寞？她已是寂寞剑，又哪里来的另一个寂寞剑？她对剑独酌，还是二人畅饮？

江非也不知这句话的玄机，只是默默沉思。

突然有人又一句问话：“不知你在喝什么酒？”

屋里人一怔，道：“你不是江公子？”

这人长笑道：“宋超。”

× × ×

三人一惊，才知道身边又多了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这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侠宋超？他为什么问鱼漂儿她喝的什么酒？

屋内人一叹道：“怪不得有这一问，果然是大侠到了。我喝的是葡萄酒、火酒、善酿、女儿红。”这几个字说得很艰难。

宋超道：“寂寞剑喝不喝酒？”

屋内人道：“他也喝。”

宋超问道：“他比你喝得多？”

屋内人道：“当然。”

宋超道：“饮葡萄酒么？”

屋内人道：“正在饮。”

宋超长啸而笑道：“我来为你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宋超弹剑而歌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歌声裂云透帛，声入云天，但又刚劲有力，十分响亮，如龙吟凤啸。

屋里人道：“多谢了，宋大侠比我唱得豪壮。”

宋超道：“寂寞剑呢？”

屋内人道：“他也比我强。”

宋超长笑道：“鱼漂儿，鱼漂儿，寂寞剑就是你。是不是？”

屋里人沉默道：“多谢了。”

宋超道：“如果你还想喝酒，我可以给你，还是这四种酒，有火酒、葡萄酒、女儿红、善酿，还是从皇宫中取来的，保你一醉为快。”

屋里人道：“多谢宋大侠了。”

宋超笑道：“好，好。三位公子，咱们走，让她一个人好好灌酒，好不好？”

三位公子不再讲话，随宋超默默走出来。

十五 人鬼泣

月圆之夜来了。

月亮挂在中天。这是一个人人遐思梦圆的月夜。

但这一夜有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搏杀。

寂寞剑斗三尸手。

观阵的人来了。很多，山坡上挤得满满的。

山坡上、地上、树上都插满了火把。

武林人士都来了，他们要目睹这一场夜斗。

燕山五杰都来了。他们两个人坐在地上，不抬头不睁眼。另外三个人已经死了，都躺在身后的棺材里。

身后有五口棺材，三口里已躺着死人。两口空的，放在静静坐着的老二、老三身后。他们在人世已了无挂牵，他们只想看着这决斗结果，便含恨而死或含笑而瞑。

他们但愿会含笑而瞑。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后事，那个墓坑挖得很大。

众豪杰都在等待。

等待的人仍都无声息，武林豪杰们平时都大吵大嚷的，现在他们都很平静，连呼吸声儿都变得轻微起来。他们敬重这血肉之搏，敬重英雄，也敬重死亡。

× × ×

鱼漂儿来了，她静悄悄地站好。

她手中无剑。寂寞剑呢？她还是不愿让世人轻易一见她那柄寂寞剑么？她那一柄让天下武林人人称羡的寂寞剑在这寒冷的月夜里是不是也会闪出一道彩虹？

三尸手游立没有来。

山坡边，有一伙人在静立。这是六君子，还有被鱼漂儿的寂寞剑杀成一生屈辱的河北大豪钟子楚，武当道长文愚。

他们也在等。，

他们在等什么？是又一次深深的失望还是一场胜利？

他们等着三尸手游立到来。游立是他们雪耻的唯一希望。

× × ×

游立像一个鬼影从坡下闪上来。这不是轻功功夫，而是鬼移魂步。无声无息，充满诡异。他一眨眼工夫已经来到鱼漂儿面前。

鱼漂儿与三尸手对面而视。

三尸手道：“我想告诉你一句话，金刀夺魄路由和连手剑任成龙都是我面前死的，他们眼看着我而死。”

鱼漂儿道：“他们没死在寂寞剑下。”

三尸手道：“寂寞剑什么东西？假惺惺，让人被废武功，不如一剑杀死他们。”

鱼漂儿道：“我今夜一定满足你这愿望。”

三尸手一揖道：“多谢了。”

他知道他今夜如死，就会死在这一柄名扬天下的寂寞剑之下。他会感到心安。

三尸手道：“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说？”

鱼漂儿道：“没了。”

三尸手道：“那好。”

× × ×

二人对峙。

二人一步一步走近。

鱼漂儿的长衣突如临风，鼓荡而起，向外飘振。而三尸手身上的黑衣竟一动不动。

二人走至一丈远，立住了。二人在较量内力，显然三尸手略占上风，因为他这时正以玄冥神气袭向鱼漂儿，让鱼漂儿只好发动全身内力应付。她要应付的不光是滔滔不绝扑面而来的阴柔内力，而且还有那阵阵逼人的恶心味儿。这味道儿一会儿极香，一会儿又极臭，香是寺堂之积气，臭是尸腐之脏气，一逼一迫，让鱼漂儿呼吸不畅。

她向后退了两步。

武林豪杰们惊呼了起来。

三尸手道：“你内力不济。”

鱼漂儿一笑道：“你的玄冥神气难敌。”

三尸手笑道：“好，果然不愧是寂寞剑。来，我们来一个生死之搏！”

说着话，三尸手游立的身子一闪。

没人说得清游立有多快。人人都以为明烛遍地，就可以照得什么都看得见。这时他们才知道错了，他们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不知道三尸手用什么步法，不知道他是在鱼潭儿身前还是身后。

鱼漂儿一声清啸，啸声孤寂，悲凉。她果然又是那个寂寞剑了。

鱼漂儿已经手中有剑。

也没人见到这剑有多快。他们也说不清是不是见到了剑花，是不是见到了剑尖上爆起的一道道彩虹。他们看见长剑如水，在月下如匹练而飞，直划向空中，似乎鱼漂儿并不是在与人为敌，而是在自己练剑。

寂寞剑的奥秘就在于此。

鱼漂儿身姿美妙，像在绣花，绣那些一闪而逝的剑花。

× × ×

剑停住了

谁胜了？

寂寞剑在手，武林人士很多人头一回见鱼漂儿握着的寂寞剑。以往之战，剑收则无，人见不到剑。这一回为什么不收剑？难道是寂寞剑败了？

可三尸手在抚伤。他的一臂已断。他把断臂抄在手里，又复安上。

二尸手冷笑：“你断我臂，又有什么用处？你断我头，才是你的能为。”

可惜鱼漂儿割不断他的头。鱼漂儿不再用剑刺穴，因为三尸手浑身无穴可击，你空刺其穴，又有什么用处？

她只好斩断其臂，或用剑去切他的腿。把三尸手的身体切得体无完肤。

三尸手不去医伤，干脆就让身体那肌肉翻泛着，眼中露出鬼一样的光彩来。

他一声声鬼啸，向鱼漂儿逼来。

他的手臂极长，极快，一下下搭向鱼漂儿的长剑，想劈手夺剑。他要夺过这一柄长剑，把它一寸寸拗断，把它一块块咬折。他要让世上再也没有这么一柄寂寞剑。

他疯了似的夺剑。

鱼漂儿开始游走。她已经不能不让她的剑碰上三尸手那鬼爪了。三尸手的鬼爪搭上剑刃，就发出啪啪的轻轻声响，她只好让剑震荡开，不然一用力，剑就会折断。鱼漂儿宁愿自己死掉，也不愿让这柄寂寞剑折断。

“叭——”，三尸手的鬼爪拍在她身上。

她感到了一丝凉意。冥气游走，如从地上吸上阴气，她就会受重伤。

三尸手一手逼剑，一手拍在她肩上。

她顿觉心中一凉。可她脚下竟踩到了一根树枝，一根直立着的树枝。她身子一轻，浊气不沉，人已立在枝上。

这一掌把她拍了出去。

× × ×

鱼漂儿又欺身而上。

刚才是谁救了她一次？大侠宋超。只有他有这“无地无冥”之功。但她没看见宋超，宋超在哪里？

三尸手略有一点儿惊讶，他在奇怪，难道鱼漂儿也会这“无地无冥”绝技？

他又冷冷一笑，会“无地无冥”又怎么样？不是也只能挨打么？

他又冲上去，去夺鱼漂儿的剑。

鱼漂儿很被动。她想保剑，这柄剑是她的性命，她不想用这柄剑杀人，也不想让这

柄剑折断。

她只好步步退让。

突然耳边传来声音：“你为什么不用‘百兽舞’？一柄寂寞剑，一段‘百兽舞’，可以一试与鬼争雄……”

鱼漂儿心中一凉。

她顿时立定，挽几十朵剑花。

“叭——”，一剑飞过，鱼漂儿的头发披散了。

有人看她像疯女，有人看她更可爱。

众人一阵惊诧，三尸手也冷冷看她。

鱼漂儿张口一啸，竟然是一声虎吟。然后她就吐鹿鸣，走豹嘶，传猿啼，学鹤唳。

她又欺身而上。这一次寂寞剑只是一支右手剑了，而另外两腿一手都是兽搏。

她身形怪异，直向三尸手进攻。她右手长剑一挽，算是一个豹突，左腿一蹬，算是鹤欲登云，右腿出踢，像鹿奔，左手一抓，似狐拜。她每一变招，便四兽齐出，变为八式，十六式，三十二式，式式绝活。

三尸手只好连连败退。

鱼漂儿心中一喜。她人已变兽，便不大注意那玄冥神气的恶味与异香了。野兽多不怕尸脏之气。

就有人喊好。武林人士多盼鱼漂儿能胜。

三尸手退得很快。

他退，是因为他找不到鱼漂儿这攻势的路数。他想看明白鱼漂儿的路数，再上去进攻。他还是想夺寂寞剑，他与金刀夺魄路由连手剑任成龙三人与寂寞剑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定要折剑雪耻。

他等鱼漂儿三五招过后，便知道他不会知道这“百兽舞”会有什么招式。百兽齐舞，

会有什么规矩可循？

他阴恻恻地一声鬼笑，冲了上去。鬼也不怕百兽。

他胸上受了一脚兔蹬，背上又挨了一下虎爪。但他无痛、无痒，只是这两下更激起了他的怒火。

他仰头向月，月亮很圆。过了这个月夜，他就是天下无敌的人了。但天下武林人士也会到处找他，想让他白日长眠时杀死他。但他们杀不死他，只有他可以杀死他们。

他要杀死这些自命豪杰的武林人士，让他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他要一个个把他们弄到坟墓里，先掐死他们，再搂着他们睡上一个白天。

三尸手发出一声鬼啸。

山坡上的豪杰们都心上一抖。

这啸太有功力了，有一百年？有六十年？谁也说不清。只是这啸很有气力，又具极深的阴气。

三尸手向鱼漂儿狠下杀手。

他的手一直贴剑而上，一会儿一抓，一会儿一曲，一会儿一折，这手法逼得鱼漂儿直向后退。

鱼漂儿出剑越来越快。

亏得是这一套寂寞剑法，否则就是有十柄八柄剑，也早被三尸手咬折，掰断了。

三尸手连声鬼啸，着着进攻，把鱼漂儿逼得只能绕身而走。

燕山五杰中的老二和老三已经闭上了眼睛。一等寂寞剑落败，他们马上就死，他们心中悲愤难抑，恨不能仰问苍天为什么鬼能胜人？

鱼漂儿很危险，她不知道她的剑能支撑多久。

她耳边仍响过那一个声音，那是宋超的嘱咐：“心中有剑，手中无剑……”

她这才知道，她做不到这八个字。她心中有剑，手中也有剑。心中的剑支撑着她不

能倒下，手中的剑她舍不得让三尸手碰。她知道三尸手的心意，他想弄折她的剑，让米离和她都受此羞辱。

她感到很难支撑。

她突然想起了俏女人那一句话，她说鱼漂儿也会后悔，是不是指她勉为其难地做寂寞剑？如是米离，他一定会有办法制得住三尸手游立，他一定会有办法……

三尸手知道他要胜了。鱼漂儿的目光已经在看剑，剑随眼而不随心，这就落了下乘了。

一边儿的武林豪杰们已经觉得无望了。其中离玉、唐林、江非三人经站在了他们附近。他们可以让三尸手折了鱼漂儿的剑，但决不让他杀了鱼漂儿这个人。就是他一齐杀死他们三个人，他们也不会让三尸手杀鱼漂儿。

× × ×

没人注意到，在三尸手的连声鬼嘶之中，走上来一辆马车，驾车的是一位白衣公子。他把马车停住，打开车帘。

这时，三尸手游立正连声鬼啸，一边啸一边叫：“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们！我把你们这些武林豪杰都杀死，晚上搂着你们的身子睡！”

一只鬼爪摁在了鱼漂儿的肩头上。

鱼漂儿觉得心头一凉。她脚下又踩上了一根树枝，另一只脚一空，也踩上了一根树枝。

三尸手冷笑道：“果然有点蹊跷，对不对？不过这也救不了你，你不会像宋超那样带着这树枝走，你就死定了……”

他掌心催动玄冥神气，要一击而杀鱼漂儿。

这时，从马车上飞起两个人影，直落在场地中间。

这是白衣吴智和一个姑娘。

这姑娘猛地叫了一声：“游立！游立！你是三尸手游立！是你么？”

游立愣住了，他回过头来看。

这姑娘是笑笑。

是笑笑山庄的女主人，她该在那儿的窗边静静地等着他回去。他一定会回去的，他可以把杀死的死尸放在一起，跳进屋内与她相会。

她来这里干什么？

他慢慢缩回了手，走向她：“你回去吧，回去.....等我。”

她一笑，她笑得很凄艳：“你是叫游立？叫三尸手？”

他点点头。

她的眼中流出了泪：“游立这名字很好听，为什么叫三尸手？”

他说不出话来。

“你以后只好晚上出来，白天不能出来？”

他也只好点头。如果是痛苦，她早晚得承受。

她说道：“你在干什么？在杀人？”

他也只好点点头。如果她不来，他此刻已经杀死了鱼漂儿，世上也没了那一柄寂寞剑。

笑笑冲他一笑：“你当时.....不该来救我。你救我.....”

笑笑倒下了，胸前插一柄匕首。

三尸手这时突然落泪了，他突然心中有了酸楚，向笑笑一扑：“笑笑，笑笑.....你.....”

× × ×

他的后背全露在鱼漂儿眼前。

鱼漂儿没动。

但突然间，他的背上插满了暗器。

暗器一共有一百零八枚，直接从背上打了进去。

一百零七枚暗器打在背上，皆无血。

只有肚皮后面腰部，有一枚暗器射入的洞中，流出了红红的鲜血。

三尸手游立突然一吼，他回身对鱼漂儿道：“好，好，知道我还有颗……人心……”

× × ×

三尸手死了。

三尸手本来已入鬼仙之列，是不毒不浸不死不生之身了，但因为他在笑笑一死之下悲恸不已，便使他那一颗冰凉的心又恢复了人滋味儿，心中又有了他体内的那一点点热血，他被唐林一掷而中，一百零八枚暗器像排成兵阵一样排在背上，这才有一粒铁莲子击中了他的心。

他的心还有热血，虽然已经没有什么热血了。

有人心就有致命伤，有热血就可能被人杀死。

× × ×

鱼漂儿慢慢回身，她的脸色冷得可怕。

“是谁向三尸手背后掷放了暗器？”

一百零八枚？

“是我。”唐林站了出来。

鱼漂儿轻轻一叹：“你这是何必呢？”

唐林的眼睛盯住了鱼漂儿。

“我只是想告诉你，怀揣三枚暗器走天下那是不可能的。别说是对付人，就是对付鬼也不够。因为人同鬼一样，也居心叵测。”

唐林说完了这句话，一个人走了，默默向山岗下走去。他喜欢鱼漂儿，他不愿意出手。但他一定得出手，否则谁能制得了这个阴气森森的三尸手？

他知道，这一百零八枚暗器打出去，他与鱼漂儿会再也不知近了，鱼漂儿不会喜欢一个把暗器全射在别人背上的人。而且一次射出一百零八枚之多。

唐林仰头看看月亮，今夜的月亮很圆。

× × ×

鱼漂儿胜了么？

没人说这些。因为人们都走了，有的人叹息着走了，有的人流着泪走了。叹息者为寂寞剑，流着泪走的也为寂寞剑。他们心中的寂寞剑是无敌的，现在它不是无敌于天下的了，所以他们流了泪，多半为自己的明智与清醒而流下了泪。

鱼漂儿仍站着不动。

山岗边的一小伙人没走。

他们是六君子、河北大豪钟子楚、武当道人文愚。他们很震惊，但没一个人说话，他们只是默默地在等，等人们走了之后，去收拾三尸手与笑笑尸体。

这时，鱼漂儿向三尸手的尸体屈下一膝，行了一礼，然后就跪在那里，用寂寞剑在他流心血的那位置上深深一刺。

她不怕天下人羞辱她，说她寂寞剑人死之后还去刺尸体，她不怕。她要让三尸手了却他的心愿，最后用寂寞剑杀死他。

三尸手已死，她只好这么做。她做这些的时候很认真。

白衣吴智站在了她面前，静静地看着她，目光中充满柔情。

他终于救了她，终于把她救了。

鱼漂儿看也不看他。

他再三用目光提示她，让她哪怕看他一眼也好。

但鱼漂儿心目中已经没有他了。

白衣吴智一啸，人倏忽翻飞，直奔下山岗。他没了踪影，像刚才来时一样诡谲。

×

×

×

燕山五杰中的老二、老三命人将老大、老四、老五的棺材厝放在坟坑中。二人跪下，焚纸钱，告慰死去的英灵，然后把两口空棺材放入墓坑，便掏出匕首，要自尽。

有人抓住了他们的手。抬头一看，是大侠宋超。这是武林中人人都尊敬的人物。

老二哽咽：“宋大侠，你让我去吧，放开我！”

老三也泪流不止。

宋超一笑：“我想你们的三位兄弟如果现在还活着，他们一定很快活。鬼死了，这毕竟是好事，对不对？”

他们二人点头。

宋超道：“既然是好事，为什么还要死？何况你们还有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在我那里盼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好好地活下去？”

老二和老三看着宋超，流泪。

×

×

×

鱼漂儿走了，她是悄悄地走的。

三尸手和笑笑被埋在山岗边。他们的坟和燕山五杰中的老大、老四、老五的坟很近。

静夜之中，他们会不会再吵？

医不好

一 心病难医

石室之中，仍极清冷。

有一个人在石室内枯坐。

这是医不好马聪。

他在静坐，在修禅？还是在练功夫，做吐纳？他凝坐不动，足足有三个时辰。

× × ×

“好！”

屋外传来一声喝彩。

马聪身子不动，但全身功力一聚，便面向石窗了，这是唯一的入口。

“你是谁？”

“两广离玉。”

马聪一怔，但仍闭目不动。

“两广大豪离身剑怎么称呼？”

“正是家父。”

“不知公子来此找我有什么贵干？两广与长白山处地域两极，风马牛不相及。”

“我病了。”

“离玉离开两广，只是为了游玩。走至京都便听说了鱼漂儿与三尸手的交手，因在下也是武人，便不忍丢下这场好杀不看，终于还是来了……”说毕，人浩然一叹。

马聪道：“看来是三尸手胜了？”

离玉道：“不是。”

马聪惊异道：“寂寞剑赢了？”

离玉道：“没有。”

马聪道：“那就让我不明白了。”

离玉道：“一个叫白衣吴智的人在寂寞剑眼看不敌时找来了一个姑娘，这姑娘叫笑笑，过去只对三尸手一个人笑。她当场自刎……”

马聪道：“三尸手动了情，所以他死了。他忘了三尸手该血肉全无，形同鬼魅。”

离玉道：“你说得对。”

马聪一叹道：“看来寂寞剑不曾赢，三尸手也不曾赢，是三尸手心中的那一点人心味儿赢了。”

离玉道：“不错。”

马聪道：“既然如此，公子为什么不走？”

离玉好半天没讲话，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病了。”

马聪道：“公子说话功力非凡，而且气息颇畅，怎么会病？”

离玉道：“不但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马聪道：“什么病？”

离玉道：“鱼漂儿。”

马聪沉默了，好半天不再问话。

离玉道：“你可以医好我的病。我一定重重致谢。”

从窗口叭地飞进去一串东西。马聪随手一接。这是一串二十四粒珠子，个个极大，又圆又晶莹，又都一般大小，且都是夜明珠，极难得的宝物。

“这是离氏家宝，就送与你了，盼神医能医好在下的病。”

马聪没说话，他也没把珠子从窗口掷出去。珠子很圆润，把玩时人很舒坦。他也没说那三个字：医不好。

他慢慢说道：“那天是月夜，对不对？”他又道：“月夜看女人，无盐也会变成了西施。”

离玉道：“那夜之前，我和江府公子江非，唐门唐林去访过她。”

马聪道：“如何？”

离玉道：“她不见。只是问我离氏之剑，离身之后，剑在何处？”

马聪道：“你如何答？”

离玉道：“剑在，人在。”

马聪一叹道：“错了，错了。”

离玉道：“请问错在哪里？”

马聪道：“离身之后，无剑，无人。”

离玉沉思半晌，忽然若有所悟，恭恭敬敬一揖道：“多谢了。”

马聪道：“心病难医。”

离玉不响。

马聪道：“既有离身之剑，还怕不能医好心病么？”

离玉的声音颤抖：“你是要我……？”

马聪道：“公子错了，我什么也没要公子去做，我只是说了一句：心病还须心药医。”

离玉匆匆而去，脚步声渐远。

小童儿裂门而出：“师父，你要他这一串珠子做什么？”

马聪一笑道：“开了药方，总须收上一点儿利钱。”

× × ×

又有人在石室之外朗声道：“不知神医是否在家？”

马聪道：“石室之内，尚有一人，但不是神医。”

那人又问道：“在下有病，不知可不可以医得？”

马聪答道：“医不好。”

那人道：“医不好也要医，在下要进来了。”

就从窗口飞进来一人。这人轻功姿势极妙，在空中一个翻飞，身子像一片飘絮，轻轻落在蒲团上。

这是唐门公子唐林。他的眼中闪光，一种焦躁与自负的光芒。

马聪看着这人。

“唐林？”

那人一笑，像是默认：“为什么说是唐林，而不是离玉或者江非？”

马聪道：“离玉来过。但不在此，你的手很稳定，一直不动，肩又比一般人沉得低些。这是暗器高手的习性。”

唐林道：“正是唐林。”

马聪道：“可以看一看你的铁蝶花么？”

唐林略一迟疑。唐门暗器，从不落在江湖人手中。唐门暗器几十种，尤以这种蝶花最为凌厉。

如果武林中人看见一只蝶花翩翩飞来，那翅那须像天生而就，那美丽的图案像彩虹，他马上就会一命呜呼，再也无法救治。

唐林还是把铁蝶花递与马聪。

马聪也用一片布包上蝶花，看了看。

不错。这是一枚很精巧的东西，有翅有头有须有身。你看着它时，它生出些绿色的莹光来，像弱不禁风，又像马上可以随风飞去。但它是死神的信使，是天下人人谈之色变的唐门蝶花。

马聪把蝶花递与唐林，慢慢问道：“怀里揣着的暗器都这么漂亮的人，在人世间必定已没有一点忧愁，不知唐公子找我有何吩咐？”

唐林头一低，道：“我要治病。”

马聪注视着他，说道：“鱼漂儿？”

唐林点头，很难地点点头。

马聪定定地看着他。

一个男人如果刻骨铭心地喜爱上一个女人，那这个男人一定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唐林就很见消瘦。

马聪道：“她怎么样？”

唐林一怔：“什么怎么样？你没见过她，自然不知道她的神采。她哪里是一个人，她简直就是一个仙子，一个仙人。她那么漂亮，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你不知道，做三十八万众丐帮帮徒的总筐头，能把神仙都宠得忘了姓氏。可她还是她，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三个人头一回要见她时，她住在哪里？她住在一家深宅大院内柴房似的一间屋子里。听丐帮人说，她总是住这样的屋子。你想想她有什么毛病？没有一点毛病，她那么美，美得让人眩目。那一晚……”

唐林忽然流下了泪。

马聪道：“她也许像我一样，并不是真想住这石屋子，只是暂时想不出住哪儿更好吧？”

唐林看看他，那神情显然是不屑。他那神情分明是说，他怎么能与鱼漂儿相提并论？唐林的泪水很多，他头一回知道他还会流泪。

马聪道：“我看你的暗器，分明是用最好的毒药淬制的，可见你也是唐门新秀之中最受宠的个，唐门一向不管少年公子的放纵，你这几年在江湖上，难道没见过女人么？”

唐林怔怔地看着他：“真奇怪，真奇怪，跟你怎么讲也讲不明白，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她是天仙，她是……”

唐林突然沉默不语。

马聪道：“你好像还有难言之隐？”

唐林讲了那一夜。那夜月光皎洁，三尸手游立与鱼漂儿恶斗，他听了白衣吴智的话，在那时向三尸手射出了一百零八枚暗器，这是他随身携带的全部暗器。他只是要证明给鱼漂儿看，她说得不一定都对。但他错了，他知道他错了。这一百零八枚暗器可能让鱼漂儿恨死了他。他不能不放那暗器，他不放，鱼漂儿只好死。他不愿意让鱼漂儿死，他一定要用那一百零八枚暗器。就是今天，他还会用。可鱼漂儿恨他，他怎么办？

马聪看着唐林。

“你同高手打过没有？”

唐林点点头，他何止会过上百名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你打败了他们？”

唐林点点头。唐门暗器天下难敌。

“鱼漂儿也是高手。”

唐林心中一震。马聪是让他与鱼漂儿一斗，如果他赢了，就可以占有她的心了么？他觉得这不大对，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马聪冷冷一笑道：“她已经教给你了一个好办法。你为什么不给她三枚暗器？一枚示警，一枚伤她，一枚用以救你自己。”

唐林怔道：“救我自己？”

马聪道：“救你自己的心病。”

唐林忽有所悟，向马聪深施一礼。他放下了三张纸，人就向窗口飞去。

× × ×

小童儿又站在马聪身后了。

马聪一叹道：“我不明白这世上的人为什么越活越糊涂了。我只对他讲了半天废话，他就给了我三张银票。你猜，这是多少银子？”

小童儿道：“五千两。”

马聪道：“你还是猜错了，这是三万两，一躺楼的银票，十足兑现的。三万两。”

二 公子江非

石庐近日无闲暇，总有人光顾。

有的人在石庐窗外放下银子珠宝，向石庐中人问一声好，便下山而去。有人来叩问

治病良方，请医不好马聪为病人治病。

医不好马聪很忙。

但忽然一连三日没有人上门。

小童儿一会儿一开启裂开的石门，看看马聪是不是还在。就是没有江湖人来光顾，也该有凡夫俗子来治病消灾。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来。

小童儿颇不耐烦。

居惯了石室，反而仍是总不耐烦，这岂不是怪事？

小童儿问：“师父，这三天……”

马聪扬手道：“别讲话，有人来了。”

× × ×

果然有人来了。

这人的脚步很潇洒，像在散步，好似没有一点儿匆忙。他像要去逛街市，是饱了饭足了酒的闲逛，有什么匆忙之处？

这人的脚步很轻闲，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病。没什么大病，也无所谓一定要哀求这医不好马聪。也许只是一个来闲扯扯的人？

这人停在了石室之外。好像站在饭店门口的客人，在徘徊，在犹豫，要不要进去吃饭？反正肚里不饥，吃也可，不吃也可。

马聪在等待。

他等待过无数次了，每次都等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他居石室十年，就学会了等待。他等待别人讲话，只要你向马聪讲话就行，你一讲话，他就会看透你的心病。

那人在门外朗声问道：“在下可不可以进去，与医不好马神医谈谈？”

马聪一笑，道：“石室里是有一个医不好，不知你对他感不感兴趣？”

那人又道：“看来在下只好从这窗口进去了，不知马神医会不会见怪？”

马聪道：“见惯则不怪。”

那人慢慢从窗口探进手，又探入头，一点点爬了进来。这人向马聪一揖道：“多谢了。”

马聪道：“请坐。”

这人道：“多谢。”就坐在了马聪的对面，坐在蒲团上。

马聪看了看这人，心中暗暗称赞了一声。

“好！真是个翩翩公子！”

这人坐在对面，气定神闲，不作一语。他在等着马聪开口。

马聪问道：“不知公子来这里有什么见教？”

这人道：“在下有病，想请神医一瞧。”

马聪道：“不知公子患的是什么病症？”

这人道：“区区小病，只是静夜中宵，夜不成寐。”

马聪道：“原来是公子睡不安觉。不知道公子睡不好觉时，是不是想着什么人？”

这人道：“当然。”

马聪一顿，又问：“公子所想之人，可否告诉我？”

这人道：“寂寞剑。”

马聪不语。

这人道：“但愿长伴随，同心未相违。”

马聪点头道：“这就对了。如果在下这里猜的不错的话，公子是江南武林世家江家的大公子江非。”

这人才莞尔一笑道：“正是江非。”

马聪看着江非，那目光中似有所不解与疑惑。

“以公子之美玉慧质，为什么不径去找她，求一个琴瑟之好？”

江非摇头：“恐怕不会成功。”

马聪道：“怎么知道不会成功？”

江非当然知道。他从鱼漂儿那迷迷怔怔的神色中，比离玉和唐林看出了更多的东西。他看出了这女孩子的心中似有所隐，又好像有一种极刻骨的思念。这让江非震惊。三公子闯丐帮凤凰城分舵时，他还只是试图一会鱼漂儿，以为她不过是传言之虚，不可信实。但一经盘诘，便知道她是冰雪聪明，人中豪杰。后在山岗比武中一见，月夜之中的鱼漂儿，如仙子下凡，美女浴月，十分姣媚，让他十分渴慕。他当时曾暗下决心：量斛买珠求一笑，但愿今生长相随。他顿时视大江南北丽姝美女无颜色了。

他想问马聪，如何才能得到鱼漂儿？

马聪见他不语，但笑，不再讲话。

江非在地上排好三块美玉，三玉皆暖玉，是稀世之宝，拼起来为一马，分开来是一鹿、一兔、一熊。这玉有名，叫“三骑骢”，是天下玉宝之一。

马聪道：“这是‘三骑骢’，是公子世家藏珍。”

江非道：“只要神医医得在下之病，自然更求宝物，以谢救治。”

马聪突然一笑道：“公子知不知道‘心病尚需心药医’这一句古话？”

江非心里一动，似有所悟。

马聪道：“寂寞剑与百兽舞，是江湖上传言鱼漂儿所得之两大绝技。百兽舞得之于玉面狐狸陆灵生。相传那时鱼漂儿化身易容为一丑女，曾有心与陆灵生交好，但其中有花仙妙灵捷足先得，成为陆灵生之妻。这时的鱼漂儿年少气盛，还可以忍受得下。于是学了陆灵生的‘百兽舞’而走出女人谷。公子想想，这习‘百兽舞’与陆灵生之传授，却也不是一点儿也无情愫所在。及至鱼漂儿见了寂寞剑，便是她一生极重要时刻，她倾慕寂寞剑，可能一心思嫁，但传言过去的那个寂寞剑米离身中情花之毒，已成不治之身，于是两人相跟相随，直至寂寞剑身死。江湖上才又有了寂寞剑。而这一回执寂寞剑的反

是鱼漂儿了。这其中变故，她心中自有酸辛。江公子岂不闻‘心病难医’这一句古话么？女人思人，但能刻骨，只会比男人更缠绵，不会随手而弃。公子想成为鱼漂儿的好友，不该不知道寂寞剑。”

“寂寞剑何许人也？”

“谈笑一啖中，长剑吟松风。飞驰千余里，杀人不留名。”

江非道：“多谢神医指教。”

马聪看定他：“公子智计，必定能胜过别人。”

江非看看马聪，道：“为什么忽有此语？”

马聪一笑：“公子心里明明知道，何必再来问我？离玉公子，唐林公子都已来求过我。”

江非一笑。

马聪道：“公子有事，但来找我即可。但下次望成全老夫，不再在山下阻人，致使老夫石室之外，三日无人声迹。”

江非一怔，又但笑不语。

× × ×

江非走了。

小童问马聪道：“师父，这些人为什么都迷住一个女人，都这么迷迷怔怔的，这样子岂不是很好笑？看师父三言五语便让他们快活而去，这些人也没什么大智慧。”

马聪长叹道：“你又错了。这些人的病极重，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开的。在这寂寞剑身上，又该闹出一场场大风波来。你年幼无知，就不懂‘情’字这一病，原来是世上最重最难医的病症……”

小童和马聪同时都说：“医不好！”

马聪与小童相顾而嘻。

三 鱼漂儿病了

鱼漂儿病了，病得不轻。

她这病很奇怪，只是抱住一柄寂寞剑，浑身发烧，总是喊：“我不干，我不能那么干！”

丐帮上下人等都十分焦虑。六劈头前后照应她。外来探视她的人一律不见。

大侠宋超求见。当然大侠宋超不能算是外人。

宋超让使女扶起鱼漂儿。

鱼漂儿很瘦削，看着宋超，无话。

宋超道：“你心里很难受，这多半是为了那柄寂寞剑。”

鱼漂儿眼中有泪。寂寞剑是米离，不是她鱼漂儿。她鱼漂儿执这柄寂寞剑，就败在了三尸手手里。她不是寂寞剑。

大侠宋超看出了她的心事。他执寂寞剑在手。

“你知道寂寞剑米离与我交手之事么？”

鱼漂儿睁大了眼睛。

宋超一笑：“如果你不病，我决不会告诉你。”

× × ×

当初寂寞剑米离曾找过大侠宋超，在长白山瀑布之下交手。

杀了一天一夜。

宋超一身白衣，如浴春风。

米离用尽剑招，不曾使宋超中剑。宋超但执一树枝，时时拨开他的寂寞剑。

米离一叹道：“好剑法，好剑法！”就不再出剑了。

他转身欲走，嗒然若丧。

宋超道：“别走！你找我比剑，我也要和你另外再比比一门绝技。”

米离一怔，还比什么绝技？

宋超从瀑布下溪水里搬出一坛酒来：“你来试试酒量，终不成你喝酒也不成吧？”

米离豪气大增：“好！终不至什么都输与你。”

宋超看定鱼漂儿：“那一次米离喝败了我。”

× × ×

鱼漂儿悠然神往。凡是米离的故事她都愿意听，凡是米离的豪兴她都愿意学。但她仍不能释然，米离是败给了宋超，而她却败给了三尸手游立。

这中间有很大的区别。

宋超看明白了她的心思。他把剑放在桌上：“寂寞剑之所以寂寞，是因为看淡了胜负，看透了生死，看轻了声誉。鱼漂儿，你错了。即便是败在别人手里，像于姥姥、甜女手下，寂寞剑也仍然是寂寞剑。”

宋超把剑放在桌上，一叹：“米离啊米离，我好想你。”

他转身走了。

× × ×

鱼漂儿很聪明。当然知道宋超的心意。但她所见的米离是一个谈笑一诺间，剑风飘百里的豪侠，她没见米离落败过。就是一死，也死得十分豪气。她能像米离么？她会是米离么？

她不知道。

她不想用剑，她不想用这一柄寂寞剑。

四 大江分舵

大江分舵，是丐帮一大去处。

这分舵有五万人众。

筐头儿叫济明，原来是少林寺的一个高僧，后来不愿受寺规约束，下了山，投了丐帮大江分舵，他在大江分舵干了十年，成了分舵的筐头儿。

大江分舵很威风，人才济济。

筐头儿之下，有一个“靠死扇儿的”是迷娘二仙，她善媚使巧，能于不知不觉让人中她计谋。另外还有一个小童儿叫三儿，是一个可人心意的鬼精灵。还有一个郝逵，使两柄重三十九斤泼风刀。

大江分舵，没人敢惹。

大江分舵的去处，在长江角滩处，是北南交界。相望隔江，便是南派丐帮之地了。

没人敢惹丐帮大江分舵，因为大江分舵有五万能杀善打的丐帮徒众，有筐头儿济明和三个高手。

× × ×

柳荫之下，看守分舵大门的徒众很轻闲。

刀都放在门边，从来没用过。

你为丐帮大江分舵看门，只用跑腿，不用动刀子动枪的，跑腿学舌，递上拜帖送个客什么的，就是每天的应酬。

这实在是太轻闲了，轻闲得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味道。

门前站了一个公子，一个瘦削但面色阴沉的公子。

“你是谁？”把门的一个大汉问。

“离玉。”

没听说过离玉，因为在这大江分舵，只听说过长江上水陆两地的好汉豪杰，黑道枭雄。离玉是谁，不知道。

这大汉便打了一个呵欠。打呵欠已经是不该了，却偏不该又随口问了一句：“你身上背的是剑么？什么剑？”

“离身剑。”

这大汉一笑道：“笑话！什么剑不离身？叫个离鞘剑还差不多。”

这话刚说完，离玉身上的剑就飞在了空中。大汉的头向空中一飞，腔血怒射。

其余七个大汉去抓刀抓枪，围住了离玉。

离玉看着他们，长剑不知何时又回到了鞘里，剑在身上。

“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去报个讯儿，就说有个离玉来了？”

× × ×

有一个大汉进去报了讯儿。

出来一个很郑重的主儿。

这人竟然是个孩子，是一个穿娃娃服的孩子。这孩子眼珠儿转得很快，笑嘻嘻地站在大门外。

“你叫离玉？”

离玉点点头。

小孩儿摇头晃脑：“这名字不好，这名字不好。你这头长得很不错，一旦离了你这玉一般的脖颈，岂不是很糟糕？”

小孩儿脸色一变，一指离玉：“杀了他！”

七个大汉像一阵风，刀、枪使得风雨不透，一齐向离玉身上招呼。他们想一击而杀。

离玉的剑还在身上。转眼间已经出鞘，在众人之中只点了几点，几个大汉都倒在了地上。

离玉的剑又回到了背上。

小孩不但不惊不惧，反而拍手笑道：“好剑，快剑，的确是快。我没看清你是怎样杀人的。你再杀一次好不好？”

离玉道：“杀谁？”

小孩儿道：“杀我。”

小孩儿身子一扭，人已经到了离玉面前，一只嫩嫩的小手向离玉身上拍来。

离玉一惊，不敢让他拍实，因为他要拍的是离玉身上的命穴。让他拍实了，离玉哪还有命在？

离玉身子一转，躲了开去。

谁知那孩子突然双手中各握一支短戟，戳向离玉腰间。

离玉已不能再躲，也躲不开这短戟双刺。他只好出剑。

这一剑迅疾，很快，马上把小孩儿的双戟格开。

小孩儿的双戟断成了半截。

离身剑一旦离身，即血即杀。

小孩儿脸色惨白。

“你弄坏了我的双戟，你弄坏了我的双戟！”

离玉未及讲话。

小孩儿转身突刺，两截短戟都刺进了自己肚腹之中。

小孩像在哭：“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好了，为什么弄坏了我的双戟？”

离玉一愣，他不想杀这个小孩儿。

身边影子一闪，一个女人抱住了那孩子。

女人喊：“三儿，三儿，你这是何苦？二娘包你再有一对双戟，像这个一模一样的，好不好？”

小孩儿惨笑：“爹娘的……双戟……断了，三儿不……想活了……”

× × ×

小孩儿三儿死了。

大门外聚了一群汉子，这些人都怒目而视。

这女人把小孩儿轻轻放在一个大汉怀里。她在冷笑。

“离身剑？”

离玉点点头。

女人道：“我是大江分舵‘靠死扇的’，是讨乞硬要不给不走的主儿。如今你算跟我有缘了，离公子可否赏脸，和我去喝几杯酒？”

离玉惊异道：“喝酒？”

女人道：“对，喝毒酒。”

× × ×

女人带离玉上了酒楼。

酒楼叫“临江仙”。莫非人一临江，就忘了自己本就是凡夫俗子？

女人对酒楼伙计一笑，笑得很媚：“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酒楼伙计当然知道。丐帮大江分舵的迷娘二仙，谁不知？

迷娘一笑：“你好好侍候我，说不定我这一回喝过了酒，就再也不活了，你好好侍候我，准没错处。”

酒楼伙计一惊，知她这话不妙，马上去取酒来。

拿来的是二十年的女儿红。

五 迷娘二仙

迷娘二仙打开这酒，嗅了一嗅。

她向酒楼伙计笑：“这是二十年陈的女儿红，是不是？”

酒楼伙计陪笑道：“迷娘的眼力果然不差，这是本楼的好酒，确实是二十年陈的女儿红。”

迷娘笑得很浪：“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两广大豪离身剑之子离玉离公子，他是我的

生死之交。”

酒楼伙计忙向离玉点头打揖，寒暄一番。他没听清迷娘二仙所说的“生死之交”的意思，以为离玉是她不离不弃的好朋友。这酒楼伙计心里也纳闷，天天见这迷娘二仙，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位公子？

迷娘二仙仍笑：“你说，我要和这位公子一起喝毒药而死，你该不该给我们好酒？”

酒楼伙计吓了一跳。原来她是与这位公子来一齐服毒的。

迷娘二仙道：“你家老板娘床下，埋了三坛七十年陈的女儿红。她想到六十岁时才喝这酒。你去告诉她，迷娘二仙活不过一个时辰了，让她把这酒送了我吧，好不好？”

她放桌子上两锭大银。

离玉脸色漠然，也放桌上两锭大银。

迷娘二仙看他一眼，有点意外地：“你这人倒大方。不过也对，总该你喝一半我喝一半就是了。”

伙计点头，不敢拿银子，想径自下楼去取酒。

迷娘二仙道：“拿着银子！”

伙计陪笑，不敢拿。

迷娘二仙道：“快拿走！”

她轻轻一抬手，那一坛二十年陈的女儿红掷到了酒楼下街上，爆了一个脆响。

满酒楼都闻得到香气。

× × ×

就拿来了七十年陈的女儿红。

打开酒，始不觉其香，隔上那么一会儿，才有一股香气透心而入。

离玉突然道：“好！”

迷娘二仙看着他：“才知道好？”

离玉不讲话。

迷娘二仙在桌上摆好一排十个大碗。她从怀里掏出毒药袋子来。袋子里有大大小小的包儿。

迷娘二仙像看宝物似的——看，——放在碗里。

碗里有白末，有黑炭粒似的东西，有树皮一样的块块儿，最后一个碗里是一粒珠子。

迷娘二仙一叹道：“这粒珠子是无价之宝。就是我死了，也不愿把它剖成两半。所以只好委屈离公子了，先把它放在这只碗里浸一会儿，然后再在另一只碗里浸一会儿，大约时辰差不多也就成了。”

离玉只点点头，道：“好！”

面前的一排碗都是毒酒。

酒是好酒，透鼻儿香。毒是好毒，一吞即死。迷娘二仙看着这两排碗，像看着她自己心爱的什物，叹了一口气道：“好，就弄完了。你看，咱们是不是开始喝？”

离玉又说一声：“好！”

他抓起第一碗酒。

“慢！”

× × ×

离玉回了头。

从酒楼楼梯上来了一个和尚。只是从那光头上看是个和尚。这人穿的衣服很华贵，人也很轩昂。他身后跟着一个汉子，很壮，手很大，很有力。

离玉慢慢把酒碗放下。他不看来人，也不起身，只是看着酒碗。好像他这会儿关注的只是这一碗碗七十年的女儿红。

来人是乞帮大江分舵筐头儿济明，他身后那个壮汉是郝逵。

济明看着离玉，双目炯炯有神，显然这人内功外力都具火候：“离身剑之子？”

离玉道：“正是。”

济明道：“我有一事不明。大江分舵属北派丐帮，一向与两广豪杰并无交恶，离公子这一次来大江分舵寻衅，总该有那么一点缘由吧？”

离玉悠悠道：“不错。”

济明冷冷道：“不知公子想干什么？”

离玉看着酒碗，两手轻轻把玩，他把酒碗转得飞快，但酒却平平不动，只在酒碗中有一个浅浅的酒漩儿。

济明和郝逵也见到了。这酒碗可以转得很快，但无声又平静如许，却十分少见。他们心中暗暗吃惊。知道这个离玉身手不弱。

离玉道：“想会会你们总筐头儿的寂寞剑。”

济明一听，心里顿起无名火。这人也太没道理了。如果要有仇隙可寻，那倒还说得过去，只是想会会鱼漂儿的寂寞剑，就只身来挑丐帮的大江分舵？你不知道丐帮大江分舵向来不吃这一套？你敢来寻大江分舵，怕你不等会到丐帮总筐头的寂寞剑，人就去坟冢寻一世寂寞了。

济明笑。

郝逵在一边大怒，朗声道：“你竟然杀死了三儿，你不用去会总筐头儿的寂寞剑。你就来会会我这两柄泼风刀好了。”

离玉道：“也好，但凡事应有个先来后到，我答应了迷娘二仙和她比喝毒酒。如果我有幸不死，再来与你试试刀剑如何？”

郝逵吼道：“二娘，和他喝什么毒酒？干脆宰了他算了！”

济明看着迷娘二仙。

迷娘二仙突然神色郑重，没了一点儿嘻笑颜色。

“大哥，我看了离公子的剑……”

她没再往下讲话，但济明与郝逵已然明白。她是说，以离玉那一柄离身剑，一旦出手，怕大江分舵没人可以制得住他。所以她用了这一个计策。毒死自己，同时也毒死离玉。她这里还有一个念头，如果离玉不死，那起码也是中了很深的毒，到那时济明与郝逵出手，就必然可胜了。可这不是做别的，喝毒药，喝下去就会死人。

济明道：“二妹，你别这样，我们可以……”

迷娘二仙道：“大哥，你平日不是这样，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让小妹觉得很可笑……来，离公子！”

迷娘二仙抓起酒碗，咕嘟咕嘟喝下了第一碗毒酒。

× × ×

白末之毒，有味儿，有一种清香。

迷娘二仙看着离玉。

离玉也不讲话，喝下了这一碗酒。

济明、郝逵见迷娘二仙执意如此，就什么话也不说，坐在一边，静静地看二人服毒。

天下什么事儿都可试，唯有服毒不可试。

毒药剧烈，可让人肝肠寸断，毒药性猛，可让人立时毕命。可迷娘二仙挑了服毒这一比，就是她极高明的一招。她想死，死还不容易？关键是让对手同你一起死。这让你又快活又畅意。

迷娘二仙道：“你不该杀死三儿，他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离玉道：“我没杀他。是他自己用断戟刺入了他自己腹中。”

迷娘二仙道：“那一对金戟是他爹娘的遗物。金戟双仙的名头你该听说过，你削断了他的金戟，就是杀了他。”

离玉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迷娘二仙道：“胡说！是你闯入大江分舵，才杀死了他。”

离玉道：“你这么讲也很有道理。”

迷娘二仙道：“所以我要同你一起死。”

第一碗酒里下的是砒霜。砒霜呕血断肠。但离玉没断肠。他是两广大豪离身剑之子，两广瘴疠地，就多有毒。离玉见识过毒。砒霜毒不倒他。

第二碗酒中的是毒龙刺。像黑木炭一样的是毒龙刺。毒龙即蜈蚣。

第二碗酒喝了下去，离玉的脸色变红了。

迷娘二仙也面色嫣红，她对离玉道：“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很可爱？”

离玉一叹道：“服了毒的女人都比平时更可爱。”

迷娘二仙笑道：“不错。你这个人越来越让我喜欢了，我现在正在想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坟和我的放在一起，郁闷时可以隔窗招呼，喝喝女儿红酒什么的。”

第三碗酒迷娘二仙好久好久没有喝。她只是看着酒碗。

离玉道：“如果迷娘觉得这酒喝下去不太好受，我们可以不喝它了。”

迷娘二仙道：“那怎么行？凡事不可虎头蛇尾啊。这才是第三碗酒，为什么就不喝了？”

她把这一碗酒喝了下去。

离玉也喝下了这碗酒。

这酒显然极毒。

迷娘二仙一碗酒下肚，脸色马上开始变黑，渐渐地一条黑线从额头升起，这是毒入身躯的兆象。她无暇讲话，只是用心排毒。她早服下了解药，但仍汗水淋漓，全身透湿。

她的面色变得愈来愈黑。

离玉也喝下这碗酒，面色也微微变黑。他显然比迷娘二仙更有功力，他用内力逼住这酒，不让它冲入脑里，只见他脸色一会儿变黑，一会儿又变得白些。

离玉的头上也流出冷汗，冷汗贴颊慢慢而落，直落至酒楼地上，叭叭地爆出白色烟

尘，显然这汗水也有剧毒。

× × ×

迷娘二仙是在拼命。

世上哪有这样的服毒方法？服毒的多是逼迫对方死而让自己生。而这个迷娘二仙显然不做此想。她只是想用毒逼离玉一起死掉，好报三儿之仇，她见过离玉的离身一剑，那剑的威力太大。她不能让郝逵和济明去接这柄离身剑，她要在他抽剑之前毒死他。既毒死他，同时也毒死她自己。

这用毒法显然也让离玉吃惊。但也阴沉着脸，只是一味同迷娘二仙喝酒。他是不是后悔这一次来挑大江分舵的孟浪之举？他是不是惧怕这毒药？他是不是没什么信心同迷娘二仙一比生死？

没人能看透他的心思。

迷娘二仙好半天才吁了一口气，说道：“离公子，还是你功力深些。”

离玉淡淡道：“迷娘二仙也叫在下佩服。”

迷娘二仙看着第四碗酒。她在想什么？她不想马上喝下去？还是改变了主意？

离玉道：“如果迷娘变了主意，在下倒高兴与筐头儿和郝兄较量武功。”

迷娘道：“你有离身剑，我没有剑。我的剑就是毒药。这是穿肠利剑。我与你公平一较，生死有天断，有什么不好？”

离玉道：“迷娘一席话，倒叫我显得是妇人之仁了。”

迷娘一笑道：“妇人之仁有何不好？”

× × ×

迷娘起身向济明与郝逵施了一礼道：“筐头儿与郝兄弟，这第四碗酒喝下去，但愿我能同离公子分出输赢，终不能让他踏平了大江分舵而去。请筐头儿和郝兄弟派人带来我应用衣物，喝此酒之后，务必得更衣，否则羞涩难当，难见故人。”

济明一声呼啸，楼下上来一名丐帮之人，济明吩咐一声，那人飞身而去。

不一会儿，便带来了两个使女，使女手里拿着迷娘的一应衣物。

迷娘道：“不知公子有何话讲？”

离玉道：“无话。”

迷娘道：“公子如果不幸毒死，则必然有你父亲来与我北派丐帮为敌。公子难道对此也无话可说么？”

离玉道：“原来是这个。好，拿纸笔来！”

就拿来了纸笔。

离玉在纸上写了十个大字：

剑离身实苦，

情是一点毒。

他将这字条交与迷娘道：“如果在下被毒死，请将此字条与我身上佩剑托人转交家父，谅家父不会与丐帮为难。”

迷娘道：“好，不是我这人想得多，而是离身剑名声不小，北方丐帮不想不明不白地就得罪离身剑。”

× × ×

迷娘二仙喝下了第四碗酒。她又服下了许多药物。

这毒酒十分厉害。马上就见到迷娘二仙的身子像被肢解了，没了骨头一样，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瘫软了，人也像萎顿了下去。然后就见衣服渐渐变色，变得似乎薄了，见出了织处的网眼，又化成一片片飘落下来。

迷娘身上的衣服尽被毒脱。两个使女手上缠着布，马上用新衣去包住迷娘二仙。迷娘二仙的牙齿皆黑。

离玉也喝下了这一杯酒。

他倒是没有身子萎顿下去，只是眼珠子有些凸突，人在醉中似的，手直抖。他的手突突直抖，变得有些微黑。渐渐地双手十指变得皆黑。

他突然左手一招，五指一抖，指肚都在右手指甲尖上划了一下；又右手一抬，五指一抖，指肚都在左手指甲尖上划了一下。

双手指肚皆被划破。他两手向碗，指尖射出血箭。两碗都有半碗血，血成黑色。

离玉一抬脚，脚上的鞋掉了，两只脚上的鞋都被毒蚀了鞋帮底儿。

离玉只好赤足。

他双脚向地上一跺，便又有血箭从脚趾上射出，直射入他那一双破烂鞋里。

离玉的脸色苍白：“好厉害的毒！”

迷娘二仙则不断出汗。

汗水淋漓，连换了三次衣服。

× × ×

桌上只有最后两碗酒了。

这是第五碗毒酒，一人一碗。

离玉道：“迷娘功力，让我开了眼界。这碗酒不喝也罢。”

迷娘道：“只要离公子答应不再与大江分舵为难，这一碗酒就不喝它。”

离玉道：“我意已决，迷娘不必劝我。”

迷娘道：“那好，就喝它！”

迷娘二仙的面色苍白。

她看着这碗酒，半天未动。

离玉道：“我看迷娘不必喝这一碗酒了。如果我说的不错，迷娘这碗中的那一粒珠子乃是百毒珠，是无解药的。人服了这毒必死。”

迷娘二仙道：“公子好眼力。”

迷娘二仙向济明、郝逵一揖道：“但愿筐头儿与郝兄弟为我报仇！”

她举起这一碗酒，一饮而尽。

离玉看着迷娘二仙，突然叹道：“人如此执迷，不愧为迷娘二字。”

迷娘二仙已口不能语。

离玉道：“我有辟毒珠，可以救你不死。”

迷娘二仙望着这粒珠子，摇摇头。

× × ×

她死了，迷于用毒，死于用毒。

离玉当然也喝下了这碗酒。

他有辟毒珠，两广大豪离身剑的三宝之一。

他没有死。

他眼看着丐帮人用层层布把迷娘二仙的身体裹起，抬下楼去。

他也慢慢下了楼。

他虽有辟毒珠，但他已被毒得没有一丝气力。

六 无水老人

长江边，角滩畔。

长江上竟过千帆，角滩边寂无一人。

离身剑离玉晃晃地走来了，江上的风吹散了他一头乱发。他赤足而行，一副疯疯痴痴的公子模样儿。

角滩上，站着郝逵和济明。他们身后还有六七个丐帮之人。

他们要讨还血债。大江分舵一日之内已死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大江分舵的高手。

离玉站在二人面前。

郝逵怒吼道：“离身剑，你还二娘与三儿的命！”

他舞动两口泼风刀。两口刀都重三十九斤，在他手里若然无物。他两把刀舞至离玉身边。

离玉不动，亦不出剑。

郝逵怒吼道：“拔剑！拔出你的剑来！你这个王八蛋！什么离身剑，老子要你一出剑头就与身子分离！”

离玉脸色苍白，两手在抖。他不是不想拔剑，而是根本无法抬起他的手臂去拔剑。如果他有气力去拔剑，他宁肯拔出剑来，被郝逵一刀杀死，也不能忍受他这凌辱。

郝逵连声怒吼，两把泼风刀如雪片般在离玉身前身后飞舞。但离玉就是不出剑。

离身剑不出，你又能奈人何？

郝逵已经要疯了。他恨不能马上用刀剁了离玉，可他不能杀离玉，因为离玉并未出手。

以他泼风刀之名，杀一个连剑都未拔出的人，那实在是坏了他的名声，而且也坏了丐帮的名头。

离玉身子仍不动作，就连郝逵那一柄刀将他的衣袖削成片片蝴蝶飞向空中时，他也没动一动。

人群中忽有一人长叹道：“这丐帮眼下也太不济了。据说大江分舵一向很是行事正直，如今怎么干这等让人齿冷之事？”

济明眼光突然一亮，喝道：“谁在讲大江分舵的闲话，为什么不站出来让大家瞧瞧？”

那人一笑道：“瞧瞧就瞧瞧，又没有什么羞见人处。”

就从人群中施施然走出一个削瘦老者。

济明一见这人架式，便知不是善与之辈。他暗暗吃惊，就问道：“不知这位前辈大

名，为什么说大江分舵干了让人耻笑之事？”

这老人一笑道：“前辈不敢当，只不过是比济明大师多活了几十年，多见识了几十年天下之事而已。在下姓名自不必报，只是江湖上多称在下为无水老人。在下本来不想过问这件事，但见大江分舵郝大侠竟然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面前泼风舞刀，意在恫吓，这实在让人齿冷。”

郝逵正气没发泄处，见这老人一诘难，马上眼珠子通红，问道：“好，好。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你呢？你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

无水老人一笑：“我刚好有一点缚鸡之力。”

郝逵一吼道：“那好！”

两把泼风刀马上飞向无水老人。

济明刚想喝止住郝逵，已经来不及了，两把泼风刀轮番向无水老人的头上削去。

眼看着无水老人的头颅要被削落。

可这时无水老人的身子突然飘了起来。

郝逵的那两把泼风刀突地一滞，便失去了准头，一柄泼风刀竟然绕过来，嚓地一下削去了郝逵自己的首级。

变生猝然，让济明也难逆料。他已来不及阻拦。

× × ×

济明的脸色变了。

迷娘与离玉喝毒酒，三儿被离玉断戟自尽，都未使济明十分认真。他知道自己的份量，在这长江上下，只要他出手，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所以他轻易不出手。可现在，他的三个人都死尽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这让他气愤难抑。

离玉服毒之后失去功力，最少也得三天以上才会恢复。照理说他不该同意郝逵去杀

离玉，但今天大江分舵败得太惨，在长江角滩真是难以立足，如不杀死离玉，他心里的愤怒难平。更何况迷娘二仙又一口咬定他与郝逵都难敌这个离身剑，才同离玉比服毒而死。这样他就冷眼看着郝逵，眼看着他舞刀杀人却一言不发。谁知从人群中却走出了个无水老人，

这老人的功夫深不可测，一出手便杀了怀有一身十三太保横练功夫的郝逵。

最糟糕的是，他没看出这无水老人的出手。他点穴离空，轻轻一走，便让郝逵穴道受制，臂不听使唤，自己砍死了自己。

济明不愧是大江分舵的筐头儿。

他先命丐帮众人撤下，把这里围起来，又吩咐劈头阿猫道：“如果我不敌，派人去总舵告讯儿，就说无水老人和离身剑离玉挑了大江分舵。”

他命劈头阿猫带着迷娘二仙和郝逵的尸体先走。

济明向无水老人深深施礼：“贫僧这里有礼了。”

虽然他早已不是少林高僧，也从不遵守少林规矩，但对人总是自称贫僧。

没人敢说他不是和尚。

无水老人冷冷看着济明：“如果大师不和在下动手，我可是要和离身剑离公子离开这是非之地了。”

无水老人欲去搀扶离玉。

济明冷冷一笑道：“你以为可以杀人一笑间，挥袖绝尘去？这不是在江湖大路上，这儿是北派丐帮的大江分舵。”

无水老人慢慢说道：“不能走去，大师又将如何？”

济明道：“贫僧要领教领教你无水老人的点穴绝技。”

无水老人哈哈一笑道：“我在江湖上走动经年，绝没有一个人称我这一点微末武功为绝技，今日承蒙夸奖，可叫我快活不尽了。”

济明道：“请指教。”

无水老人神色一肃道：“正要领教大师的金刚指与枯风掌功夫。”

济明暗自戒惕，知道对方明白自己的武功路数。这让他心中又不禁一沉。

对方果然有备而来。

× × ×

济明的身子倏地一扑，立桩在无水老人面前。他长袖无风而动，鼓荡似帆，显然一身功力都已发挥至极致。

无水老人只是静静立着，双手合什，似向佛祷祝，求神明护佑。

济明即是佛，佛欲度人，也要浴血渡过苦海。他要超度这个无水老人，让他成为苦海之中的虔诚魂灵。他用他的三十六式金刚指力，要化去无水老人的那隔空点穴法。

他两手一屈，左手化勾，食指向前，平平一指。右手在后，握成鹤形。

这一指是金刚指的入手第一式，叫“指捺平川”。一指用力，似乎眼前丘壑，皆被一指之力捺平，变为平坦坦舒展展的一马平川，让人心旷神怡。

无水老人知道来势极猛，合什双手突分，脸上便浮出似笑非笑的浅浅笑意来。他左手未动，右手中指勾回，似与拇指呼应，三指立而二指收，轻轻地向济明这一指点去。

这是一式“佛指拈花”。佛指拈花，计有二十四式，从前辈大侠柳不恭手里传下，无人知其威力，只知如能精其要髓，可以使天下名派指法无功。

济明心中一凉，知道遇上了强劲之敌。

济明的力指极劲，指风飒飒有声，在无水老人身边爆响。

无水老人也以佛指拈花应对，不管你大力金刚有多凶多快，佛只是似笑非笑，以指拈花，轻轻击散他那一股真力。

金刚指用“金刚点风”“点水成金”“拨蛇寻珠”“一指平阴”，佛指拈花用“佛嗅花香”“佛知花意”“佛守花心”“佛见花喜”四招应对。

济明一连攻出二十招，竟被对方守得十分严密，占不上一分便宜。

济明心里暗暗吃惊。这无水老人的佛指拈花功夫是一流的，他练三十年的大力金刚指竟然无法破得对方一招一式，占不得一点儿便宜。

济明身子一顿，人忽然立住。他变指为掌，回身自收，遥遥向无水老人劈出一掌。这一掌极是刚烈，哗地从地上卷起一阵罡风。

这是济明和尚的杀手本事“枯风掌”。

枯风掌是一种极难练的掌法。这掌法从无风至有风，从有风至无风，再从无风至枯风几个反复，练上十年才会略有小成。济明和尚枯风掌具三十年深厚功力，所以才一掌击出，无风有响，空穴来风。

无水老人神色一肃，双掌击出，身子向后一飘，便旋即立稳。显然他对济明和尚的枯风掌也很是忌惮。

济明和尚志在必得。

他一冲而上，身子飘忽，枯风掌便施展起来

六十四式“枯风掌”。

一掌击出，风成叠浪，一浪更叠一浪，先头一浪可击折人头颅胸肋，后去一浪可让人立呕鲜血，最后一浪击去，人身躯看去完好，他肝脏心肺皆成碎羹。

他连连向无水老人击出枯风掌。

无水老人身形疾退，这是江湖上少见的绝高轻功“飘鹤引”。

一声声鹤唳，人便举飞，从空中斜斜飘去。

济明当然不想让他走脱。

他身子一纵，向空中飞去。

半空之中，他用力击出一掌。

这是“枯风掌”第三十七式“旋空飞柱”。

济明心中一喜。他知道无水老人在空中身子凌纵，再难旋飞，这一掌击实，击在无水老人身子下部，他从空中再落地上，就已经不是无水，而是无根了。

无水老人将下肢骨节寸寸皆断。

× × ×

无水老人在空中去势已衰的身子突然又一变，双腿凌空一纵，便将下肢又变上去，于是又成倒纵，空中躲过了济明这致命一击。

恰在这时，济明的双掌已成败势，齐齐举在无水老人头前。

无水老人只是用手点了一点。

济明一声吼叫，人跌落在地。

谁也没看清无水老人是如何出手的。但济明是落败了，他的双掌鲜血淋漓，双腕皆断。

他的三十年枯风掌被无水老人给废了。

济明苦笑道：“交手半天，才知你是谁，看来我也输得不冤，你是江南……”

一句话没说完，济明的脸突然变了色。

他慢慢倒了下去。

济明死了，他眼睛睁得很大，眼中神情是惊疑与不信。

× × ×

无水老人背着公子离玉，走了。

角滩上的人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开。

没人跟踪他们。丐帮人收回了他们大江分舵筐头儿济明的尸体。

他们放出了信鸽。信鸽向遥远的关东飞去。

大江分舵这一天降下了他们的龙凤旗。

大江分舵的汉子们哭了。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痛苦。他们空有一身气力，但用不上。

他们只好等待着，等总筐头儿鱼漂儿到来。

鱼漂儿不会叫他们失望，因为她不光是总筐头，她还是“百兽舞”的传人，她还是寂寞剑。

但不知鱼漂儿什么时候才会来？

× × ×

无水老人把离玉放在一个山洞里。

这是一个农家人用过的小山洞，农闲时，无人问津。山洞里准备好了吃的、用的。

离玉的身子很弱，他要挺过三日，才可能一点点恢复功力。

百毒珠的毒很厉害。

他必须整天坐在火前，烤，出汗。

大汗淋漓之后的离玉更是虚弱。

他必须强迫自己出汗。汗水都是黑的。

他每天只能吃几口鹿脯。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好了。但他还是很虚弱。

他双目圆睁，看着无水老人。

“谢谢你。”

三天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无水老人一笑，没讲话。

离玉道：“我要北去，去寻找丐帮分舵，一个一个地找过去，一直找到丐帮总舵。”

无水老人道：“我不知公子为什么同这北派丐帮有如此大的仇隙，据我所知，只有女人谷或许可以和他们有这么大的仇怨。难道……离公子与女人谷有什么关连？”

离玉摇摇头。

无水老人一笑道：“那我也不必问了，只是你身子虚弱，恐怕连剑都拔不出来，让

我怎么放心让你前去？”

离玉一笑，笑得很豪气。

他唰地一下拔出剑来，剑又马上回到了鞘里。

无水老人笑了：“果然是快剑，虽然迟了一点儿，但江湖上该很少有人可以躲过这么快的剑了。”

无水老人指着地上的鹿脯道：“你该养两天伤，然后再走。这是鹿脯，带着吃好了。”

无水老人又递与他一粒药丸：“这是长白山奇药草还丹，你吃下去，会很快恢复气力。”

× × ×

无水老人走了。

他身子一飘，飞出了山洞。

山洞只剩下了离玉。

离玉坐在石块上，低头凝神。

他的手已经不再抖了，他的手一抓住离身剑，就很稳定，很干燥，没有一点儿汗水。

七 剑离身实苦

离玉已经不是一个翩翩少年了。

他的衣服破烂，鞋也用牛筋捆扎起来，破烂衣服处用绳子一点点捆起结来，真是鹑衣百结。他面色黧黑，一步一步向关东走去。

他一路上身经百战。

津关隘口上与丐帮劈头大海胖子一场生死之搏，杀了一天一夜。最后他一剑刺胸，把大海胖子从城垛上直刺跌下山坡。

如今，大海胖子的尸骨已经腐烂。

他又在扎口与丐帮十六骑苦战，杀死十六骑中五人，另外一人走脱。

他独自挑了丐帮六个分舵。

他觉得已经够了，他决定再也不杀一人，只是向关东进发。

他要直接去找寂寞剑。

× × ×

寂寞剑在哪里？

她这些天是不是在想着离玉，想着离身剑？

离玉苍白的脸上有一丝激动，他的脸马上红了。

只要能让寂寞剑鱼漂儿想着他，他就觉得非常快活。她能够天天想着他么？她一定能。

当有人报告她，说是离身剑离玉挑了几处丐帮分舵时，鱼漂儿一定会想到他，想起他那样子。说不定她会很认真地问她手下人：“这个离玉长得什么样子？他的离身剑很是厉害么？”

她一定会想着他，想着如何同他交手。她会在静夜中天，坐在她那间柴房一样的小屋里，想着她不曾见过面的离身剑离玉。她会后悔，柴屋之外的离玉该见上一见，那样至少会知道他长什么模样，知道他有多大的功力。

他现在如果回答鱼漂儿的那一句问话，就会比原来更精进了一层：“无剑，无人。”

无剑是不拘泥于剑，无人是人随势走，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

这正像最能感悟自然神力的人已经只能见到自然，而无一丝一毫能想起自身一样。

只要他能够让鱼漂儿想他，花费时间来想他，他岂不是就会很快活？就会很幸福？

鱼漂儿一定会想他，恨他，因为只有他离玉，离身剑离玉一个人才能连挑丐帮几个分舵，连杀丐帮许多高手。

他知道他很快就可以见到鱼漂儿了。这让他浑身一阵颤栗。这是快活，也是激动，

幸福。

要是同鱼漂儿说上那么一句话，能同鱼漂儿的寂寞剑交手，他就心满意足了。

× × ×

他走在山路上。他要一步步走，走向关东丐帮总舵。

他站住了，因为面前站着唐林。

唐林看着他。

两个人都明白对方的心事。

唐林慢慢说道：“你很累，一步一步从大江分舵走来，一定很累。”

离玉看着他，突然问：“你最近喝不喝酒？”

唐林一叹道：“喝，比以前任何时候喝得都多。”

离玉道：“你的手已有一点哆嗦，你手一哆嗦，暗器就会飞不准。”

唐林低声道：“我明白。”

离玉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唐林道：“等你。”

离玉看山，北方的山绵远，一点点走去，很累人。

离玉缓缓说道：“你要同我动手？”

唐林道：“不，我要同鱼漂儿交手。”

离玉盯住他的脸：“你同她交手，不如同我交手，你杀了我，她就会对你笑一笑，对你说上一句：谢谢你。”

唐林心一抖，他同离玉一样，盼鱼漂儿能对自己笑上一笑，盼她会对自己说一声：谢谢你。

这会让他们的心马上快乐起来。

唐林一笑道：“你看轻了我。我要同鱼漂儿交手，不是同你。我要用三枚暗器，一

枚示警，一枚伤她，一枚救我自己。”

离玉道：“你不会向她甩掷暗器，因为你那时心会抖。”

手抖就会使暗器失去准头，心要是抖，又会怎样？

唐林面色苍白：“我的心不会抖，你知道我想什么？”

离玉道：“不知道。”

唐林道：“我想杀了她！”

离玉一惊，但旋即释然，恍然。他明白唐林的心境，你喜欢一个女孩子，总会千方百计取悦她，可你又无法取得她的欢心，又无法忍受被她漠视的痛苦，你不杀了她，还会有什么法子可想？

离玉的脸色更是苍白。他与唐林同心。

你不能拥有这个女人，你只有杀死她，才会让你的痛苦同她一起被埋葬。否则你自己就会被这痛苦熬煎死。

离玉的双目流着泪。

唐林的眼中也有泪。

他们不是兄弟，他们也生疏，但一个女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用痛苦，用刻骨铭心的思念。

唐林看着离玉道：“如果你胜了她，我来送你，送你与她去两广。”

那时，离玉将带着鱼漂儿去两广，回他自己的家。

离玉道：“我如果不胜，唐兄就可以与她一会，三枚暗器会寂寞剑。”

唐林道：“好！保重……”

唐林慢慢走了。

心里的话讲完了，他是不是轻松了一些？他会不会在一冷僻的小村住下来，静静地等着离身剑的消息？

唐林会又喝酒，一直到他要与寂寞剑交手的前三天，他才会不再喝酒，只是喝水。喝水时，他的手就越来越稳，越来越有力。

× × ×

离玉又向关东走去。

又有人拦住了他。

这是六个人。

一个阴阳脸，一个矮子，一个尖枣核脑袋的和尚，一个猿佛耳朵，一个撅嘴人，还有一个是长着长长的寿眉。

这六个人身形很快，把离玉围住了。

离玉不走了。他看着他的身影，他的身影在夕阳中显得很长，头部正踩在那个阴阳脸脚下。

离玉冷冷地看着这六个人：“六君子？”

矮子嘿嘿奸笑道：“你看你看，咱们六君子的名头在江湖上是越来越响了，连这名震关东的离身剑离公子也知道咱们的大名了。”

离玉道：“你们想干什么？”

阴阳脸一笑道：“离公子……”

这时六君子都从怀里掏出东西来，都来给离玉看。这是些珠宝，还有银票。

离玉脸色一变。

他知道这六君子，是因为听说了这六君子的行事规矩。他们做事不类常人：杀人管理，而且先付你银两，再把这银两放入你的棺材。这是君子为人之道。莫非这六君子想要他的项上人头，想要用它来取悦寂寞剑？用它来取悦那个关东丐帮的总筐头儿鱼漂儿？

离玉道：“听说六君子一见人就掏银子付珠宝，付银子就是买下了那人的项上人头？”

如果六君子为的是这个，我今天就破个例，收下这珠宝好了。”

他说完话就出手去拿一难和尚手里的珠宝。

一难和尚一闪身道：“慢，慢，你弄错了，你弄错了。”

六个人一齐讲话，又争又吵，才把他们的心思讲了个明白。

原来他们也恨寂寞剑。

他们六君子栽在寂寞剑手下，阴阳脸没了左眼，断了一条手臂，他们才能活命。

他们这两年来不是不思报仇，只是寂寞剑太强，他们根本无从下手，他们没法儿去找寂寞剑复仇，只好等待。他们也不是等待自己有时机，而是等待别人去找寂寞剑。他们也天天做梦咬牙，想折断那一柄寂寞剑，但也只是痴人说梦而已。凭他们六个人的力量，恐怕寂寞剑一出手就会让他们非死即伤。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三尸手身上。

三尸手眼看就要折毁了那柄剑，但白衣吴智引来了那个笑笑，女人坏了三尸手的生命。

他们没了希望。

埋了三尸手，也埋葬了他们的复仇希望。他们又像沉入了黑暗，沉入了无边的期待之中。

像夜晚闪出了黎明之光。又来了一柄离身剑。离身剑，离玉。

他们又有了希望。

离玉单身挑了大江分舵，杀死分舵筐头儿济明和尚和手下三员大将：泼风刀郝逵，迷娘二仙和小娃三儿，把大江分舵打得落旗散伙。

离玉单身挑战大海胖子，把他打下城堞。

离玉一人挑了丐帮分舵六处，打散丐帮十六骑，会过丐帮名人无数。

离玉向关东走去，他要去会寂寞剑。

他可能会杀死寂寞剑。

他们的希望又来了，他们决心来见离身剑离玉。

× × ×

六君子摆出了他们的宝物。

离玉道：“你这眼是寂寞剑伤的？这一条胳膊是寂寞剑刺的？”

阴阳脸连连点头称是。他不肯承认是他见了寂寞剑，就吓得连连自戕身体。他不愿承认这个，两年来他已经天天念叨着是寂寞剑伤了他，念叨得连他自己如今对这个也深信不疑。

离玉看着阴阳脸。他耷拉着一条胳膊，瞎了一只左眼，那样子实在难看。但他还踩在离玉影子的头上。

离玉对阴阳脸道：“你为什么要踩着我的脑袋？”

阴阳脸觉得这一句问得奇怪：“我.....我没有.....”

离玉指指身影：“如果你不马上闪开，我就让你没有两腿，没有右臂，另外一只右眼也是瞎的。”

阴阳脸一看地上，马上变了脸色，他身子向后一跳让开了。

六君子如今都注目地上，小心着千万别踩着离玉的身影。

离玉这才问道：“你们找我，为的是要杀寂寞剑？”

六君子连连点头称是。

离玉道：“这可就不好办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一回我去，是让寂寞剑杀了我，而不是我去杀寂寞剑，你们会怎样？”

六君子愣住了。

这话怎么说？谁会千里迢迢一边杀人示警一边去找死？

这不是糊涂了么？难道这个离身剑离玉只是一个疯子？他只是为了让寂寞剑可以

宰了他就去挑丐帮的六个分舵，杀丐帮无数高手？

这绝不可能。

一难和尚笑道：“离公子说笑了，我们六君子知道公子离身剑的威力。当今天下，怕也只有离身剑可以与那柄寂寞剑一较输赢。只要公子胜了寂寞剑，也就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气。”

离玉一笑，他知道他与这六个君子实在无法谈话了。

离玉道：“找我来为你们雪耻，不知道是六位仁兄中哪一个的主意？”

猿佛耳尖声一笑道：“是我，除了我之外，谁会想到这一个妙主意来？”

离玉道：“果然好主意！”

离玉的手一动。

剑已离身，又复归鞘内。

猿佛耳一声惨叫。

六君子吓得向外一跳。

离玉没动，好似根本未曾出剑。

但猿佛耳的双耳不见了。

离玉说道：“我只废去你一双耳朵，是因为你没好好听一听我。离身剑岂能被人利用？你枉生这一对耳朵，反而失聪，只好废去它们。”

× × ×

六君子恨恨地看着离玉。

他们也恨死了这个离玉，这个离身剑。但他们没法儿与之较量，他们连那一剑怎样出手的都没看清。他们没有一点儿胜算。只好再忍耐下去。

功力不高，在江湖上走动，最该学会的本事就是忍。忍受羞辱，忍受折磨，忍受苦难。

× × ×

六君子转身走了。

离玉仍是一个人走路。

身后也许有几十双眼在盯着他。盯着他走近死亡。

他只是一个人走。

剑离身实苦。

八 情是一点毒

鱼漂儿不知她是如何上路的。六劈头代她发号施令。她身体尚未大好，她总是以为自己很虚弱。

这样她坐上了马车，马车拉着她向大江分舵走去。

一路上传来坏消息。

离玉杀了大海胖子。大海胖子是丐帮中好人缘的人，他一死，众人又惊又怒。

丐帮十六骑是向三十八万丐帮徒众传递消息的，飞骑云燕，天下去得，无人敢向她们挑战。离玉一战，杀死了五人，逃回了十一人。

离玉又挑了丐帮五个分舵。

鱼漂儿脸色苍白。她一路无话，只是静静地坐在车上。

难道她对离玉这一路挑战不惊不惧，也不怒不嗔？难道她不想亲手宰了这个离身剑？她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 × ×

鱼漂儿来到了京都。

这一夜离身剑离玉也到了。

京都也挤满了要看这一场大战的人。

丐帮京都分舵的新舵主筐头儿是一个年轻人，这人叫李实，擅使一双笔，有用双笔点四脉的点穴功夫。难得的是这人办事很干练。他为鱼漂儿安排好个很安静的住所。

就等着离身剑离玉到来。

大侠宋超没来。白衣吴智也没来。

少了这两个人物，这比武就让六劈头觉得不安。

好在有江非来了，他正在京都徘徊，听说了这件大事，就来了。他很有心计，帮六劈头谋划一切。

听说离玉已至，天天在京都“醉仙楼”饮酒。他每天手不离杯。剑倒是背在身上的，但每日饮酒绝不是高手临战时所为。他是不是有些惧怕，临阵时就总想酗酒？

× × ×

劈头老六上了“醉仙楼”。他看见了醉得一塌糊涂的离玉，递上了帖子。

“什么事儿？”

“比武日期。”

“和谁比武？”

“寂寞剑。”

一听说寂寞剑，他马上眼中放光。他看看劈头老六，夺过帖子看看，在那帖子上复十个字：

剑离身实苦，

情是一点毒。

劈头老六拿帖子下楼去了。

离玉仍在喝酒。

× × ×

鱼漂儿问道：“他怎么个样子？”

劈头老六道：“一身衣服褴褛，手里常握酒杯。”

鱼漂儿道：“见到了剑么？”

劈头老六道：“背在背上。他不行。”

鱼漂儿点点头道：“剑不离身，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行？”

劈头老六道：“再有两日，只喝酒也把他喝死了。他这个人不像是想与人比武，只想喝得醉死过去。他现在每天在酒楼上喝酒，几乎手不离杯。”

× × ×

当然是手不离杯。也是手不离玉。因为这只酒杯是一只玉杯，一只很纯净的白玉杯。

他在一点点喝酒，就这样喝，直喝到日落，他能喝多少？酒店伙计知道，他一天能喝上四五坛酒。而且全是善酿，酒劲儿极大的善酿。

是不是他真像劈头老六所说的，是想喝死他自己？

× × ×

从酒楼梯下上来一个人，一个妙龄女人。很难说这个女人哪儿美，也说不出她哪一处不美。

她把酒楼上的人脸色都照得明朗起来了。人人好像心情都变愉快了。只有离玉好像并没看到她，但他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这一抖只有她才看得清清楚楚。

她慢慢来到离玉身边，坐下。

她看见了那一只酒杯，脸色似乎一变。她也有这样一只酒杯，纯净无瑕的白玉酒杯，那只酒杯也每日斟酒，但那酒不是给活人喝的。

她看着离玉：“离身剑离玉？”

离玉放下酒杯：“你来得太晚了。”

这一句话似有千般叹息。

鱼漂儿来了，她终于是来了。她和他坐在酒楼上，坐在一张桌子上。

鱼漂儿道：“你杀人，我不得不来。

“我不杀人，你还不来？”

鱼漂儿点了点头。

离玉道：“看来杀人还是杀对了，你终于来了。”

鱼漂儿问：“你为什么连挑六个丐帮分舵，连杀数十个人？”

离玉道：“说来你也许不信，只是为了见你。”

鱼漂儿道：“我信。我为什么不信。”

离玉道：“喝不喝酒？”

鱼漂儿道：“喝。”

就喝酒，一杯一杯地喝。

喝得很快，不用别人劝。

鱼漂儿眼中也像有雾：“你喝得很快，只有一个人比你更快。”

离玉的眼中也升上了一层云翳：“他是谁？”

鱼漂儿：“他死了，他早早就死了。”

离玉轻声道：“对不起。”他不该去嫉妒死人。

两个人就又一杯一杯地喝。

先喝酒，不讲话。

离玉看着鱼漂儿，一身恍如梦中。

鱼漂儿只看自己的酒杯，她似乎连离玉的酒杯都不敢看。

六劈头走上酒楼时，两个人都已酩酊大醉。

鱼漂儿比离玉清醒，只说了一句：“送他回去歇息……”

× × ×

终于有对面峙立的时候。

鱼漂儿脸色苍白，她头一天没饮酒，六劈头不让她饮酒。她精神不振，身子好像并未大好。

对面的离玉似乎更落魄。

两个人的样子都不十分精神。

鱼漂儿身后，是江非，六劈头，还有几个武林豪杰。

离玉这边，远远地站着钟子楚，六君子，还有几个黑道枭雄。

六君子很敬佩地看着离玉。敢于向寂寞剑挑战的人，至死也叫他们佩服。因为他们不敢，也不能向寂寞剑挑战。

离玉回头看看，突然一阵悲从中来。他没有朋友。他在这竟然没有一个朋友。

六君子不是他的朋友，河北大豪钟子楚不是他的朋友，那些黑道枭雄更不是他的朋友。没有朋友，在这生死之搏时，是不是会很寂寞？

他身后有一个人的声音很稳：“你是不是在找我？”

他看见了一个人，一个他这时很想见到的人。

唐林。一双眼睛清澈如水的唐林。

唐林在笑：“我知道你一定愿意见到我。虽然我不愿意见这些人，但我还是来了。”

离玉脸上一笑。他心里很暖， he 可以把唐林当成他的朋友。

鱼漂儿站在他面前。

在离玉眼里，鱼漂儿这会儿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他真想大声喝斥她：“快回家去，好好躺着，这副样子，到这里逞什么强？”但他喝斥不出。他想这样喝斥，他没权利这样喝斥。

他只是问：“你昨日没喝酒？”

鱼漂儿道：“没喝。”

离玉叹道：“没喝酒可不好。”

鱼漂儿道：“真的不好。”

离玉道：“这里有酒，你是不是先喝上那么几口？”

鱼漂儿道：“好，但你要快，不要让他们见到，不然他们一定会大惊小怪，以为你会临时想毒死我。”

离玉道：“我够快，不知你够不够快？”

鱼漂儿道：“我比你快。”

离玉的手一探，一瓶酒已在手，一丢，飞到了鱼漂儿手里。

鱼漂儿喝得很快，一眨眼已经将这瓶酒喝光。

她的脸色才有了些红晕。

江非在一边道：“鱼漂儿，你要小心，别喝酒！”

鱼漂儿不语。她看着这只酒瓶：“这瓶子怎么办？”

离玉道：“所有喝酒的人都是酒喝过了，酒瓶儿就扔掉不再管它。有的人甚至打碎它，听一声响儿取乐。你为什么不去试试？”

鱼漂儿道：“好好一只瓶子，为什么要打碎它？”

她把酒瓶儿放在地上。

× × ×

鱼漂儿和离玉又对峙而立。

他们不可免的要有这一战。

鱼漂儿为的是寂寞剑，为的是丐帮六个分舵死去的兄弟。离玉为的是离身剑，为的是要一会寂寞剑。

离身与寂寞之斗，难道就不可免？

离玉道：“剑一离身我手下就无情了，请你注意。”

鱼漂儿道：“你一见到寂寞剑，多半便会伤了你的性命。”

两人一齐动手。

离玉身子一斜，手向上拂去，剑已在手。

鱼漂儿身子向上一引，长衣飘拂，手中爆一串火花。

江湖人就又见到了离身剑，见到了离身剑上的那一串彩虹。

那是寂寞剑的彩虹。

只见彩虹不见剑。

两个人斗了十几招。

离身剑出剑刺了六十四剑，寂寞剑并不躲避，而是夺空而击，还击了他五十六剑。

鱼漂儿的身上，衣带被削落。显然她已落下风。

离玉很是失望，他流下了泪水。

鱼漂儿道：“你胜了一式，为什么落泪？”

离玉道：“当年家父的离身剑与寂寞剑相比，被寂寞剑连败三场，回来后每谈起寂寞剑，神色甚为钦敬。那人是寂寞剑米离……”

鱼漂儿道：“米离不是我。”

离玉冷冷道：“你要不如米离，还称什么寂寞剑？你要不如米离，米离在九泉之下不也会被你活活气死？你听好，我决不开玩笑，如果你再输一回，我就用离身剑剥去你的外衣，把你带回两广去……”

鱼漂儿面色一变。

她知道这个离玉说到就可以做到。

她望着苍天。她不想让这些人为寂寞剑欢呼。似乎米离不会喜欢有人向寂寞剑欢呼，但米离也不会饶恕她被人折剑剥衣，带去两广……

米离，米离，剑寂寞，人亦寂寞。

鱼漂儿突然冲离玉一笑，道：“好，就依君所言。”

这一诺极重，难道鱼漂儿会折剑蒙羞，随离玉去两广不成？

离玉剑未离身。他回头向唐林一笑。也许只有唐林可以看出他这笑之中的冷凄与孤独？

离玉对鱼漂儿道：“如果我死在你剑下，你可以让人带剑与我的话传与我父亲。我的话是十个字：剑离身实苦，情是一点毒。拜托了。”

他向鱼漂儿一揖。

鱼漂儿道：“如果我身死或蒙羞，望公子别再与丐帮为难。”

离玉道：“当然。”

× × ×

两个人又一次交手。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快。

离身剑在空中盘旋，像一条蛟龙在翻腾飞舞。寂寞剑在行走，时时振龙吟之声。双剑出手，却不闻剑击器鸣。只见人影剑幕，卷一片愁云惨雾。

没人能看出他们一共击出多少剑，拼争了多少个回合。

两个人倏忽分开，各自站定。

× × ×

谁赢了这一个回合？谁输了？谁受了伤？

没人知道。

但见离身剑离玉的剑这一次没有入鞘，在右手里握着。他脸色苍白，剑尖滴血。

莫非他又伤了寂寞剑？

鱼漂儿也面色苍白，在他对面站着，瞪瞪地看着他。

鱼漂儿竟慢慢走向离玉。

她的寂寞剑不见了，收了起来。

莫非她是输了，这一次要跟离玉回两广去？

她站在离玉身前，看着离玉。

她眼中有泪。

离玉笑了：“你这泪……是为我流的？”

鱼漂儿点了点头。

离玉道：“我很快活，你为我流泪，你为……我……”

离玉一个趔趄，又用剑拄地，支撑住了。

众豪杰这才明白，离玉这一回受了重伤。

众豪杰一阵欢呼。

鱼漂儿脸上一脸痛苦。他们欢呼什么？这一群傻瓜，一群废物！

离玉看到了她的痛苦：“寂寞，你会很寂寞。很苦……他们没看到我刺了自己一剑。你不要忘了，你是……寂……寞……剑……”

× × ×

离玉倒下了。

他死了。

没人知道他用离身剑刺了他自己一剑。

他是在一剑格开鱼漂儿的剑锏，正要向鱼漂儿胸前大穴刺去时，见到了鱼漂儿那一脸惊愕与痛苦的。他知道鱼漂儿会跟他去两广，但鱼漂儿不会快活，这一生都不会快活。他要让鱼漂儿一生不快活，他自己还有什么快活可言？他这时心随意转，回身来刺了自己一剑。

离身剑。

他要告诉鱼漂儿的是：无剑，无人。

这是剑道之中的极高境地。

他倒地而死。

没有人为他欢呼，没有人为他悲戚。只有鱼漂儿跪在他面前，泪流满面。

她突然觉出，这个离玉实在很像米离，又一个不得不失之交臂的米离。

鱼漂儿的泪水长流。

× × ×

人们欢呼着。

他们又有了心中的寂寞剑了。

寂寞剑可以佐酒，作为谈笑之资用以佐酒。寂寞剑可以壮胆，给他们那小心翼翼的胆魄以一点勇气。寂寞剑可以作为精神支柱，让他们认定自己平淡的一生有一种辉煌，念叨着寂寞剑的辉煌就是念叨他们自己的辉煌。

他们的生活又都很辉煌了。

他们欢呼着，来庆祝寂寞剑浴血的胜利。

但鱼漂儿不起身。她只是跪在离玉身边，泪水长流。

失去了一个敌手，就这么哀伤？人们这样看鱼漂儿，以为她是女孩儿的仁人之心。

没人知道鱼漂儿的痛苦。

这个离玉本来该是她的生之伴侣，却做了她寂寞剑光环下的血花。他为了她，刺死了他自己。他为了她，从大江分舵只身打到关东。用一柄离身剑，来探询她的寂寞。酒楼之上，她为什么不和他好好谈谈，说一说心里话？为什么不和他去两广？两广有什么可怕？有了心上人，一切苦处全甘之如饴。

鱼漂儿心里苦。因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离玉是为她而死的，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离玉有多可贵。

她又失去了一个米离。

米离啊米离，把这一柄寂寞剑传与鱼漂儿，是不是要让她一生孤独，一生痛苦，一生寂寞？

她又想起了俏女人的话：你也会后悔的。

她后悔，她后悔得恨不能去死。

可她是丐帮的总筐头儿，她不能长跪在离玉的身前不起来。她是胜利者，她得去受那胜利者的收获：听别人的奉承，吃欢乐的酒席。

鱼漂儿竟向离玉的尸体磕了三个头。

她转身走了，再也没回头瞅一眼。

九 一枚示警

凤凰城内，丐帮分舵大院里。

一间柴房似的小屋内。

鱼漂儿在静坐。

似乎她一成为寂寞剑，就总是静坐。她能够这样静静坐着，一夜至天明。

她还弹琴吟歌，唱《将进酒》。

如今，她在唱到“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时，泪水就哗哗长流。

有人叩门。

进来的是江家公子江非。江非每天来看她，和她闲谈。

江非不让她饮酒，甚至不许她多弹琴。因为她弹琴时总是想流泪。

江非和她聊江湖上的事儿。

讲侠客纵剑行走，啸傲江湖的故事，鱼漂儿淡淡地听。讲黑道枭雄杀人放火劫镖的故事，鱼漂儿也淡淡地听。

江非问道：“你为什么没有精神头儿？”

鱼漂儿一叹道：“因为没有酒。”

江非看着她，像看着一个赌气的孩子，笑了：“想喝酒还不容易。我们偷偷出去，去喝酒，好不好？”

× × ×

鱼漂儿和江非来到了一个小酒馆。

这是个鱼龙混杂的场所。

有几个江湖汉子在那边喝酒，在讲江湖上的大事儿，自然少不了讲“三尸手大战寂寞剑”，讲“离身剑与寂寞剑”。

江非把她带到一处阴暗角落，对她眨眨眼：“你太有名了，小心被人家认出。”

鱼漂儿淡淡一笑。

她心中实在悲哀。米离、米离，离玉、离玉，你们怎么知道，浴血之情，痴迷之恋，竟在这小小酒店佐酒，为狂醉之人添笑？若地下九泉有知，英魂是不是又该长歌当哭？

江非很细心，是个很体贴人的汉子。他的最大知心处在于：他知道你在想心事，不该讲话给你添烦。

他就只是向她举杯示意，一饮而尽。

鱼漂儿发现，江非饮酒也很快。

两个人斟得快，饮得快，很快就听不见别人的吵嚷，只能喝酒了。

江非看着鱼漂儿：“我比你年长，又不归丐帮所辖，所以想说你几句，不知你愿不愿意听？”

鱼漂儿看看他，心中诧异。米离去后，世上无人对她说这种话。江非想对她说什么？江非一脸严肃，这让她多少有点忐忑不安。她这人从不那么严肃，严肃足可以吓坏了她。

她做出洗耳恭听状。

江非慢慢说道：“你一开始就走了错路。”

鱼漂儿心一动。她走错了什么路？

江非说道：“你一个女孩子，决不该答应做什么丐帮总筐头儿。你可以答应看花园，可以去唱曲儿，去跳舞，但决不可以答应去做这个总筐头儿。这个总筐头儿是男人干的。权力对你有什么用处？”

鱼漂儿点点头，江非说得很对。

江非说道：“你入了女人谷，对玉面狐狸陆灵生有些钦慕。你以为那是男女之爱，是心猿之情，实在错了。你那时是见到了男人汉子的正气，这在一些江湖豪杰中难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你不该跟他学那个‘百兽舞’……”

鱼漂儿有点迟疑。她不该学那个“百兽舞”么？她不该从那个女人谷走出么？也许玉面狐狸陆灵生就让她开始了她的孤独与寂寞，她是不是把男人的样儿看得太高？

江非轻轻啜了一口酒，鱼漂儿发觉他饮酒这样子很文雅：这是陆灵生与米离和离玉所没有的。

江非又说道：“你又见到了寂寞剑米离。米离让你把男人看定了，认定只有米离才是男人。但你不知米离是寂寞剑，一生飘泊一生孤寂，活得很惨。米离又是中年之人，饱经世事，屡历江湖，岂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所能比的？”

鱼漂儿一想也是，米离确比他们都好。

江非又道：“但你又没想上一想，如果假以时日，焉知我江非不如米离？焉知离玉不如米离？焉知唐林不如米离？我们与米离差了二十年，二十年风云，多少事儿可歌泣？”

鱼漂儿信。假以二十年，离玉必强于米离。眼前的江非也会强过米离。

江非道：“你心执痴念，便不知身边有情。你毫不知离玉为情所迷，自求速死。你出剑杀了他，这大大不该……”

鱼漂儿被他说中了心事。

鱼漂儿流下了泪水，又是当着一个男人流泪。

江非握住了她的手：“流泪也好，流流泪，心里可以舒坦一些。”

鱼漂儿的泪水就流得很畅快。

她这时认真地看了看江非，她从来没认真看过江非。她看见江非的目光很坚定，他人也很是英俊。

× × ×

鱼漂儿今晚儿心中宽慰不少。

她突然明白，能向别人谈谈自己的心里话，这确实能让人感到轻松。

江非静静地看着鱼漂儿，像是她一个睽违多年的老朋友。鱼漂儿想马上向他谈自己的心事，要全讲出来，一点也不保留。

“叭！”

他与她坐的桌子面上钉了一枚暗器。

江非脸色一变，人马上飘飞出去。

他看见了一个身影，他想追上去。但想了一想，又马上回来了。

鱼漂儿仍坐在桌边，看着那一枚钉在桌上的暗器。

这是唐门暗器，一枚铁莲子。

淬了毒的，闪着绿光的铁莲子。

鱼漂儿对江非说道：“走吧，回去。”

这一路上，鱼漂儿再也没讲一句话。

十 一枚伤敌

唐林住在一家小店里。

他每日都在店内坐着，从不出屋。

他饮水，用一只白玉的酒杯。

这酒杯是离玉的。还有一枚珠子，都是唐林从离玉的怀里掏出来的。

他每天用离玉这只杯子喝水，就是想告诉他自己，他不是离玉。他用不着为鱼漂儿伤情。

离玉刚死，鱼漂儿的手就被江非握住了。

唐林妒火中烧，就打出了一枚铁莲子。

怜你！怜你轻薄，怜你薄情！

他告诫自己：你是唐林，不是离玉。

为此他心里平静了不少。

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一个瘦削老人。这老人自称是无水老人，他曾救过离玉的命。

唐林道：“请坐。不知前辈来此有何指教？”

老人一笑道：“指教不敢当。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离身剑会败，来请教公子。”

唐林一笑：“剑一离身，又不忘情，自然必败。”

无水老人一叹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一个武林英才就这样被掩入黄土，岂不让人扼腕叹息？”

无水老人落泪了。

无水老人看定唐林道：“公子不回蜀中，还在这里做什么？”

唐林道：“还有一件事未做。”

无水老人看着唐林：“你想挑战鱼漂儿？”

唐林道：“正是。”

无水老人看着他，眼里突然闪光道：“好！想不到你也不比离玉差。”

唐林道：“离玉比我差。”

无水老人道：“依我看，他比你要强些。”

唐林道：“他比我傻。”

无水老人道：“好，到时我自会去看你们比试。”

他悄悄走了。

× × ×

唐林仍在喝水，他在喝第三杯水。

杯很小，多喝几杯也无妨。

他一直喝到深夜。

他喝完了杯子里的水，把杯子很小心地放进怀中。

他穿好衣服，又掏出口袋。这是唐门的鹿皮暗器袋儿，这一袋中足有一百零八枚暗器，打出去了一枚，还剩下一百零七枚。

唐林把鹿皮口袋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拣出一枚铁蒺藜，一枚蝶花。

他把两枚暗器带好，走出店门。

他向凤凰城丐帮分舵走去。

× × ×

丐帮分舵的大宅院落很静，没有一点儿声息。

他从门墙上跃去，直飞入院内。

他径直向那一间柴屋似的小屋走。

这屋内彻夜有灯。

他慢慢走近这小屋。

小屋内，鱼漂儿在静坐。

她不喝酒了，只是偶尔和江非在静夜闲谈。

江非很会谈话。他能够讲轻松的话头，让她不知不觉步入尘世中去。他可以讲世人的奇闻轶事，让她不知不觉也启齿一笑。

江非刚走，她一个人静坐。

她喜欢有江非这个朋友，她喜欢像江非那样活着，一天天没有什么忧愁，一天天快快乐活面对这个世界。但她不能够。是她不能？还是别人在她心中投下的阴影久久不去？

她坐在桌前，从袖里掏出一丝绢巾，把它放在桌上，打开它。绢巾里放着一枚暗器，淬毒暗器铁莲子。这是唐林的暗器。

他要做什么？

要给她看看唐门暗器妙绝天下的绝技么？要让她明白他也可以像她所说的那样“一枚示警，一枚伤敌，一枚救己”么？

如果那样，他这第一枚掷在她的桌上，是在向她示警了，示什么警？要告诉她什么？要她小心唐门暗器？还是要她小心别的什么？

她不明白。

× × ×

门开了。她似无所知。

一个人站在她面前。

这人很孤傲，夜行之人，竟身着一袭白衫，满脸肃穆之色，他定定地看着鱼漂儿，脸上无喜无怒无嗔无忧。

“我是唐林。”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醒了她的梦一样。

鱼漂儿知道他是唐林。

只有唐林才会那样走路：他走路时身子不动，肩头并不向上提起来，无论迈左脚还是迈右脚，都不会看出肩头有什么偏颇。

这就是暗器高手的习惯。

常人发暗器，多先提肩，出臂，击腕，然后出手。那暗器力道也重。但这是一般高手，如果是指唐林，那就没了那些先兆，肩不提，臂不走，腕不动，暗器即可飞出。

鱼漂儿道：“我知道是唐林。”

唐林道：“知道就好。”

鱼漂儿道：“我正在看你的那枚暗器，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是铁莲子？”

唐林道：“因为有人可怜。”

鱼漂儿一怔：“谁可怜？”

唐林道：“离玉。他不知道他自己很可怜。他自己刺了自己一剑。但未过两日，你便忘了这一回事儿了。他岂不是很可怜？”

鱼漂儿心中一动，她突然明白她错了。她以为当时只有她自己看出了离玉的心思，以为只有她自己明白离玉的那一剑。

她实在是错了，不光她知道，江非也知道，这个唐林也知道。天下还有多少人知道？离玉之心也苦，为了她为了这个寂寞剑，他刺死了他自己。她只能在心中暗暗千回呼唤，百回缠绵，想着这个离玉。她这心思谁知？

鱼漂儿看着唐林，脸色渐渐变得煞白，变得难看：“我是不是该为离玉守孝？我是不是该为离玉守节？离玉是我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自己杀死自己？自己刺自己一剑容易，留给别人一世痛苦又有什么好？这叫什么男人，你们这就是男人么？男人活着，就是为了让女人痛苦么？”

鱼漂儿脸又涨得绯红。

唐林道：“好！我要替离玉报仇，我要杀了你！”

他的手向上一扬。一枚暗器飞了起来。

这是一枚铁蒺藜。

一枚唐门暗器淬毒的铁蒺藜。

铁疾藜嗡嗡响着，在空中飞，在宣告着死亡。

谁不惧怕死亡？

铁疾藜从鱼漂儿头上飞了过去。

鱼漂儿未动。也许她明白这一飞只是一种假象，所以她不动？

铁疾藜从空中飞旋，从鱼漂儿脖颈边擦过，又飞向墙壁，再一撞，击在鱼漂儿的背上。

这一击很有力。

鱼漂儿只是微微一震。

唐林反倒有些慌乱：“我打中了你？我打中了你！”

他心中很是焦急。

他那一枚暗器出手，本来该用一种最简捷的手法。

唐门暗器最有效的手法就是“蛛线”。像蛛扯线，从这里出手，到你身体之间，永远是最直捷最快最有效的一条线。可他犹豫了，就用了最复杂的方法。

这方法有三次机会。

但对于鱼漂儿这样的高手，一击不中，就没有什么机会了。而且真正的那一击是在最后一次上。谁知道鱼漂儿会判断错？谁知道她会始终不出手不动身？她的剑呢？寂寞剑呢？

唐林仍在念叨：“你为什么不动？你为什么要挨这一枚铁疾藜？”

鱼漂儿显然是中了毒，她向唐林看看，说道：“我想起了离玉，就决定挨你一枚铁疾藜。”

她提离玉，她想到了离玉？

看来离玉还没有死，她心里还能想到离玉。

唐林怔了，你永远猜不出女孩子的心思来，你永远不知道她们心里在想什么。

×

×

×

有人来了，脚步很急。

鱼漂儿看着唐林：“你快走！”

唐林苦笑一笑，他为什么要走？

飞身而入的是江非。

江非一看两人的神色，就明白了大概。

“你受伤了？”他问鱼漂儿。

鱼漂儿点点头。她不愿同江非多谈，尤其是在这场合。

六劈头也随后而至，围住了唐林。

江非看着唐林：“果然是唐公子。”

唐林冷冷一笑：“江南世家的江大公子如今怎么做起北派丐帮的总护法来了？”

江非不语。他看着鱼漂儿，又看看唐林：“你交出解药来，我可以放你走，不然你今天就没命了。”

唐林一笑：“你忘了川人倔强，总吃辣食。你以为能吓唬住我？”

江非的脸色很难看：“你以为我不敢？”

唐林道：“我可没那么想。”

江非道：“那好，咱们一试比输赢，你输，便拿出解药。你赢，任凭你处置在下就是了。”

劈头老大道：“那你也得杀了六劈头才行。”

鱼漂儿忽然一笑：“让唐公子走。”

江非一愣。

鱼漂儿又说了一遍：“让唐公子走！”

这一句虽然很轻，但斩钉截铁。

六劈头心中不情愿，但只好让开，总筐头儿的话，他们岂能不听？

唐林笑一笑，心情自然很是沉抑，他伤了鱼漂儿。她让他走，他就可以一走了之么？他想把解药放下，却又觉得自己好笑。鱼漂儿一放自己走，就匆匆给人解药，岂不是显得太小气？

唐林道：“好，明日午时，西城门外，我等候江公子，那时当给予解药。”

江非长笑道：“好一言为定。”

十一 一枚救己

凤凰城外，西城门外的一处树林中，有一个白衣人站在风中。

他神情落寞，满目凄凉之色。

他该走了，该回蜀中去了。他耳边响起了三峡那湍急的流水，那绵长的船工号子，一艘艘逆水帆船向上游行进，拉直了一生悲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该沿着那艰绝的蜀道，一步步走回家去。家，这时是个多么好的字眼。

他是唐门的骄子。

他想象着他归家之后的欢欣。母亲会快活，她会笑开那一脸皱纹，会张罗新衣，会让他再吃亲手烹调的辣子鸡，会笑着问他关东的民风习俗什么的，老太太会为一点点儿小事笑不绝口。兄弟姐妹们会坐在门槛上，坐在床上、桌上，甚至小妹就坐在他膝上，让他讲豪杰的故事。

他该走了。

他是唐门的长子，是唐林，不是无家可归的浪子。

× × ×

太阳当头，正是午时。

从西城门走出来一行人。

这是江非，还有六劈头，后面抬着一顶轿子。

人都来唐林面前。

江非看着唐林。

他的脸上带着笑，他很有把握。

江非说道：“这是你的一枚铁蒺藜，鱼漂儿姑娘要我还给你，她怕你一百零八枚暗器不全。”

唐林伸手接过暗器。

江非看着唐林道：“你可以动手了，如果你杀死了我，就只拜托你将解药交与鱼漂儿，让她好好回去。”

唐林看着他，问道：“你喜欢鱼漂儿？”

江非看着唐林的眼睛，他眼中的神色很是坚定。

江非点点头，他不否认这个。

唐林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该喜欢她。其实像她这样的女孩子，谁都会喜欢。但我可以很老实地告诉你，如果她喜欢离玉的话，我会更快活，因为我不喜欢你。”

江非的脸上仍笑，但笑得不很自然。

当一个男人告诉另一个男人不该让某个女孩子喜欢他时，他一定很尴尬。

江非的眼中突然闪出一点阴鸷的光。这眼光一闪即逝。

唐林是暗器高手，他马上捕捉到了这目光。他只是冷冷一笑。他明白江非这目光中的心意。江非想杀死他，想在鱼漂儿面前杀死他。

江非有这个把握么？

这时，轿子里有人说话了：

“扶我出来！”

劈头老六把轿帘打开，他伸出一臂，让鱼漂儿搀着他，走下来。

鱼漂儿站在唐林面前。她很虚弱，真的很虚弱。

唐林看着她，低下了头：“你来了，你还是来了……”

这一声感慨似有说不尽的话语，他想她该来？他认为她不该来？他说不清自己最后是不是想见到鱼漂儿。

鱼漂儿一笑，笑得让唐林几乎心碎：

“我想想还是来了，因为我也想不明白，你怎么样能用这最后一枚暗器救你自己。”

唐林心里突然一热。

鱼漂儿也在想着他，他又有何遗憾？

× × ×

江非道：“我和你做一次生死之搏。”

唐林一笑道：“我为什么要和你做生死之搏？”

江非一愣，他答不上来。

江湖之争，多为无谓，有多少人肯问一个为什么？义气、权势、珠宝、女人，都是争端。

唐林道：“鱼漂儿，这是解药，望自珍重。”

唐林手一扬，一个纸包平平飞向鱼漂儿。

鱼漂儿一伸手，接住了。

唐林道：“你说过只带三枚暗器就可以走天下，我明白了如何做。第一枚铁莲子示警，第二枚铁蒺藜伤敌。可惜这一枚伤错了，不该伤你。第三枚蝶花……”

唐林举起了手中的铁蝶花。

这一枚小小的蝶花，绿莹莹的闪着光，像能够活着的精灵。这是唐门三代巧匠造出的神奇，江湖上人人谈之色变的铁蝶花。

蝶花一舞，人已入梦。

唐林道：“蝶花飞出，人皆入梦。只有唐林一飞这蝶花，便从梦中醒来了。”

唐林把这一枚铁蝶花飞了出去。

蝶花翩翩飞舞，像一只精灵。

它飞向谁？是飞向鱼漂儿，还是飞向江非？还是飞向鱼漂儿身边的六劈头？

铁蝶花飞行路线诡异，它先向江非奔去。

江非脸色一变。但他知道唐林所说的这一枚暗器射出，不为伤人，实为救己，就没动步。难道唐林为救己就是要伤人，要伤了江非才会救他自己？莫非他伤了江非，就可以让他离开鱼漂儿，自己好为鱼漂儿治伤，以便能够亲近鱼漂儿？

但江非不能动，他宁可挨这一蝶花，也不能动步。

铁蝶花忽疾忽徐，忽上忽下，又直奔向鱼漂儿。

它贴鱼漂儿的头绕了一匝，咝咝鸣响。

鱼漂儿看着这只铁蝶花，竟然能笑了一笑。

铁蝶花仍在飞，不疾不徐，忽上忽下。

它又向回飞。

铁蝶花终于有了落处。它深深扎在直立不动的唐林左臂里。

唐林道：“这是铁蝶花，毒药是剧毒，但性缓，一个月后毒发，毒发之后必死。我把它打在自己身上，是告诉我自己，赶快回家去服解药，否则无救。鱼姑娘，你好自珍重，唐林是你的朋友，你如果有事，可告我一声，我会来帮你的。”

鱼漂儿眼里闪着泪：“好，好，你能回家，我真高兴，鱼漂儿已经没有家了。如果我有时间，一定来四川看望唐大哥。”

唐林憨笑道：“你来最好，我娘一定会喜欢你，天天向你唠叨。她已经把我的几个妹妹都唠叨得早早嫁了人了。”

唐林转身就走。

他看也不看江非。

× × ×

唐林晓行夜宿。

他已经离开凤凰城一日了。

他很累，但他一定得早早回家。

他怕被江湖人士纠缠，他把鹿皮手套戴在手上，把鹿皮口袋挂在腰间。

只要有人拦他回蜀中，他就把这一百零八枚暗器统统打在他身上。

但还是有人拦住了他。是那个无水老人。

老人笑着，手里捧着一坛酒。

“听说你打伤了寂寞剑，让她服了输，为离玉出了一口恶气。我就赶来为你送行。”

酒是好酒，是唐林来关东只喝过一回的长白山熊酒。

熊酒性烈。

老人拿出两只酒碗，倒酒与唐林。

两人举碗一碰。

唐林一饮而尽。无水老人也一饮而尽。

就有人轻声一叹道：“唐林，唐林，你可真够糊涂的了，你以为这个无水老人是个什么人？你以为他会是你与离玉的朋友？同行倒可能，但朋友就错了。”

唐林一怔道：“你是谁？”

那人一叹道：“你快要死了，马上就会死去，你马上就死了，医也医不好，医不好，你又哪来的好心思来管我是谁？”

唐林道：“他用的什么毒？”

那人叹道：“三色草。”

无水老人一听那人叹息，马上脸色一变，匆匆忙忙逃跑，临走时向唐林射了三枚暗

器。

这是三枚菊花镖。

唐林已身中奇毒，再加上这三枚镖，已经没有命在。

无水老人临逃时，回头望了一眼，见唐林已经倒在地上。

他放了心，唐林必死。

× × ×

那人就慢慢走了出来。

唐林在地上呻吟，他问道：“你是谁？”

这人笑道：“你中了毒，只要你听我的话，服下我的药，以后听我差遣，为我办一件大事。我就可以救你。”

唐林道：“你可以解去我中的三色草之毒？”

那人长笑：“三色草有什么了不起？我医不好你，可也医不坏。”

那人递给唐林一丸药。

“这是我制的迷药，一旦你为我办完大事，就可以给你解药。你看这样好不好？”

唐林忽然忘记了呻吟：“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想让我干什么？”

那人长笑道：“你也该知道我是谁了，我只想让你回去，再回到鱼漂儿那里去。”

唐林怔怔地问道：“回鱼漂儿那里干什么？”

那人道：“你不必问，自然有事情要你去做。”

唐林道：“你不怕我用暗器伤你？”

那人一愣，笑道：“你还要不要命了？你已经中了三色草的毒……你已经没气力了。”

一蓬暗器从唐林手里怒射而出。

唐林身子一纵，从地上跳起来：“我忘了告诉你了，我自己原来就中了毒，中了铁蝶花之毒了。中了这种毒之后，再中什么毒都无所谓了。”

那人啊地一声，跌在地上。

十二 再诉心事

这一天是鱼漂儿的生日。

比起鱼漂儿十七岁生日那天祝寿，显然今天是冷清了许多，没有贺客没有宴席甚至也没有人张罗。

人们都很忙碌，似乎把这件事忘掉了。

丐帮六劈头曾经请示过鱼漂儿，要为她办生日，被她严辞拒绝了。她神色严峻，倒叫六劈头不好再提此事。

这一天白日，是江非与鱼漂儿下了一日的棋。

说好了，谁输谁请客，去吃三鲜火锅的。

结果是江非输了，当然由他请客。

三鲜火锅吃了两个时辰。两个人边吃边谈，一直吃到月亮悄悄爬上了中天。

两个人慢慢向回走。

女孩子十九岁，由一个可人心意的男人陪着回家，一路上慢慢走，一边走一边扯着闲话，月亮很皎洁，照得人也很美，这岂不是一幅很漂亮的图画？

江非和鱼漂儿谈人生，谈江湖，也谈他和她所熟悉的人物。

鱼漂儿看着月亮出神。

江非轻轻道：“你又想起了米离，是不是？”

言语之中颇多关切。

鱼漂儿摇头：“我想起了唐林。他说回家，那样子像一个孩子，不知他现在走到了哪里，该快到家了吧？”

江非道：“你用不着惦念他，据我想，他应该已经到家了。”

他说的很肯定。

他是不知道那拦路劫杀唐林的无水老人，还是不知道那个神秘怪人要挟唐林的一幕，所以才能这样温言软语安慰鱼漂儿？

江非道：“你这个女孩很怪，一天到晚，总把自己的心思系在别人心上，总是没有时间想想自己。”

鱼漂儿道：“自己没有什么可想的了，所以就不再去想。”

江非道：“因为不去想，所以就像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两个人都似乎避免去说离玉。

江非也不愿意说离玉。他愿意向鱼漂儿说米离，米离远离鱼漂儿，如今其实只是鱼漂儿心中的神。他不怕鱼漂儿谈神。米离是过去。他不怕向鱼漂儿谈过去。

江非道：“你已经十九岁了，已经是大姑娘了，为什么还不嫁人？”

鱼漂儿一笑，展颜道：“嫁谁？我这个人命运不佳，嫁谁谁就倒了霉，他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快乐。这样一想，不如索性谁也不嫁。”

她盯着江非，握在他手里的手似乎一热：“这样轻轻松松地过，不是也很好？”

她的话语中充满苦涩。

江非轻轻摇着她的手：“别忘了你已经十九岁，如果你想嫁人时，千万告诉我一声。我好为你选个合意的男人。”

鱼漂儿看着他，嫣然一笑。

这一笑，让见到过无数女人的江家大少爷心魄为之一动。

× × ×

他们来到了丐帮凤凰城分舵门口。门前竟然张灯结彩。有十几个大汉在门前张罗。有许多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鱼漂儿呆了，她问江非：“他们在忙什么？”

江非一笑，道：“这里有一个女孩子，今天庆祝她的十九岁生日。”

鱼漂儿呆呆地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

× × ×

厅堂上都是酒宴。

酒宴很热闹。但都是自家人，都是丐帮各分舵的筐头们。还有丐帮凤凰城内的大小头目。

众筐头儿们一齐向鱼漂儿叩祝：

“祝总筐头儿千秋大寿，祝总筐头儿快活如意！”

鱼漂儿笑了，像是要落泪。

一个女孩子家，还是愿意被人想着的，尤其是你做了三十八万众的丐帮总筐头儿时。

她看看六劈头，六个人都很快活地忙，在笑。

他们当然不敢违背她的心意。

能做出这件事儿来的只是这个江非，这个江南第一豪富武林世家的大公子。

他是个知人心、解人意的男人。

六劈头很快活。

江非有钱，他们有豪兴，就张罗了总筐头儿的大事。他们看着总筐头，心里也很快活。她虽然只是一个女孩子，但毕竟是为丐帮操了太多的心，实在难为了她。

他们喜欢江非，江非这人武功高，人品好，又总是那么谦恭，那么挥金如土，待人和气。

如果总筐头儿同他成亲，那该有多好？

× × ×

鱼漂儿同江非坐在这间小屋里。

桌上只有两盘菜肴，还有两坛女儿红。这是五十年陈的女儿红。

江非同鱼漂儿坐下。

她不喜欢热闹，所以江非和她来到了这小屋内。

江非望着她笑：“你是不是还没有喝醉过？”

鱼漂儿脸上浮出一点嬉笑淘气：“怎么没醉过？醉得像只猴子……”

她想起了同米离喝酒的那几个日夜。

江非似乎知道她想着什么，轻轻说道：“如果你愿意，今晚上我们可以再图醉一次。”

鱼漂儿知道她愿意，真的很愿意。

你如果和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在一起，怎么会不想图谋一醉？

× × ×

就又醉得像猴子。

鱼漂儿在地上栽歪，趔趄，一边走一边说道：“你醉了，你醉了，可我没醉，我没醉……”

江非也醉得一塌糊涂，他一边乱晃，一边喊道：“鱼漂儿，鱼漂儿，你为什么不再喝上一坛，那时你就不是鱼漂儿了，你就醉得只是鱼根儿，鱼底儿了。再也漂不上来了。”

鱼漂儿突然道：“我要弹琴，我要为你弹琴。”

好，好，就弹琴。

江非醉意阑珊，凭案而听。

鱼漂儿唱起了《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

唱着唱着，一切过去的美好又渐渐回来了，回到了眼前，回到了鱼漂儿的心底，她恍惚又和米离在一起。米离弹琴抚剑，二人吟歌松风。

十三 女大当嫁

过了那十九岁的一夜，鱼漂儿似乎变了，变得快活了起来。

她又有时嘻嘻地笑，调皮地看着别人了。

就来了北方七雄之首云展眉云老爷子。云老爷子很少走出云飞山庄。

鱼漂儿同云涛已成至交，自然待云老爷子很恭敬。

云老爷子很认真地看着鱼漂儿，一脸是笑。他一边看一边道：“不错，是不错。不错的一个女孩子，难怪云涛直说你好，好得盖过了天下的女人。”

鱼漂儿只是笑：“云老爷子是不是在审视一件珍宝，那神色好像不大对劲儿呀？”

云老爷子正色道：“鱼漂儿，你别跟我老头子开玩笑。我这次走出云飞山庄，是因为有江南府江三爷的一封大札，要我来找你的。”

鱼漂儿奇道：“找我，找我做什么？”

云老爷子道：“找你提亲。”

鱼漂儿是女孩子，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子。虽然她并不能老老实实在屋子里等着男人来娶的，但她也还是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子。

女孩子听说有人要娶她，总是甜滋滋的很快活。

鱼漂儿脸红了。

云老爷子说道：“你是一个很苦的女孩子，虽然总在外面打打杀杀的，但没有爹娘，就不曾有人为你张罗亲事。如今有了一个可人心意的男人在身边，为什么不嫁，莫非你还要等到老了才嫁么？”

鱼漂儿不讲话，她不知讲什么好。一提爹娘心里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她的心一酸才更知道原来她是要依傍男人的女孩儿，这时的她还有什么话要说？

鱼漂儿答应了，答应了江非的婚约。

她只能答应，没了米离，没了离玉，她只有江非了。

她做如是想。

× × ×

江非仍然是那个欢笑的、很有智慧的江非。

他仍像往日一样，静静地坐在鱼漂儿的面前。

他有一个好处：面对着鱼漂儿时，除非不讲话，一讲话必然讲到她心里去。

这样的男人，你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过了今夜，鱼漂儿就要和江非出发，去江南江家。

俏媳妇也得见公婆。

两个人仍然在夜谈，边饮酒边谈话。

能和一个知心人边饮边谈，岂不也是人间一大欢娱？

江非的目光中满是爱抚，这是过去他从未有过的目光。鱼漂儿已经是他的人。

他一叹道：“爱你让我爱得好累。”

鱼漂儿一笑，她笑得很媚。

这笑让江非忍不住想亲近她。

× × ×

凤凰城丐帮分舵的大院内很静。

巡夜的乞丐也是敷衍了事。他们明白，自从他们的总筐头战三尸手，杀离身剑之后，天下武林中已经很少有敢来向丐帮寻衅的人了。他们不是大意，而是大大的放心。

所以入夜的凤凰城分舵很静，静得没有人声。

只有鱼漂儿的小屋内还有灯光。

就有夜行人飞身而来。

他的轻功极高，人飞得迅疾，直如弹丸，扑奔凤凰城分舵的大墙，一展翅而上，又摇摇而坠，直落在大墙院内。

他等待着巡夜人过来。

他迅疾出手，在暗夜中认穴极准，从后面接连点倒了三个人。直到最前面的一个人回头来，见了这黑衣人，一愣，刚想叫喊，又被他点倒。

他把这四个人放在山石旁边。这里无人可以见到。

他又慢慢走到大厅后的那一间大屋内。

这里住着丐帮的六劈头。

他手里握着一枚球状的东西，眼睛一一盯视着睡梦之中的六劈头。

突然，劈头老大一下子坐了起来，一见黑衣人站在屋中，急问：“你……你是谁？”

“噗——”，那握在手里的球状物爆了，爆一屋烟尘。

劈头老大瞪眼看着这黑衣人，他讲不出话来，就慢慢又躺了下去。

六劈头就有了一场更沉的梦魇。

× × ×

缠绵无长夜。

鱼漂儿想不起来有多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她和米离，在那最后的日子，就有这样的轻松。但那轻松总是伴随着苦涩，米离在走近快活，也在走进死亡。终于，那快活一闪就没了，只剩下了死亡。

可她和江非在一起不会，他们会一生一世快活。她才想起来她只有十九岁。她应该才开始有快活，快活一生一世才是。

她喜欢江非。

她和他只知道小屋里有他们自己。

可他们忘了，忘得很厉害，就连身边有了外人都不知道。

这个人是一身黑衣，冷冷地站在他们身后，直到两个人想坐下来时才见到了他。

当然这很突然。

但江非与鱼漂儿并不惊慌。世上能让这两个人惊慌的事儿并不太多。

江非仍是慢慢坐下来，才稳稳地问了一句：“你是谁？”

黑衣人冷笑着，也去找一只凳子坐下来。他不看江非，只是静静地看着鱼漂儿。

他的目光很无礼。

鱼漂儿脸上有了怒气。

黑衣人突然道：“好，果然不错。难怪连离身剑离玉、唐门新秀唐林，还有这个江大公子都会喜欢你。”

鱼漂儿坐得很稳，不动声色。她知道从今天以后，她可以凡事忍耐，因为她有了江非。

江非会拼死救护她的。

江非坐得很稳。

黑衣人道：“果然不愧是江家公子，心广智深。离身剑死了，唐林也被你杀了，就只剩下你自己，这鱼漂儿自然成了你的人了。”

鱼漂儿一惊，看着江非。

江非淡淡地道：“你怎么知道我杀了唐林？”

那人道：“你杀他时，我在你身边。”

江非道：“那就是了，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杀死我？”

那人笑道：“被你跑了，你跑得太快，我没法儿追得上你。”

江非道：“听上去似乎不错。我为什么要杀唐林？”

那人道：“我也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凡是接近鱼漂儿的，是鱼漂儿的朋友，你早晚都会把他们杀掉。”

江非的脸色很难看，他决不会让别人这样污辱他，杀了他也不能。

他身子一纵，向空中一飞，想扑向这黑衣人。

但这一次他没成功。

黑衣人不动，江非落在他面前，跌得很重。

那黑衣人一笑道：“我忘了告诉你们了，你们喝的那酒中有毒。那是一种无色无味儿的毒。”

谁在不知不觉中为他们下了毒？是这个黑衣人，还是丐帮中另有其人？

鱼漂儿一叹，问道：“不知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黑衣人一笑道：“我是谁？当然是熟人，是老熟人了。你健忘，所以这毛病就大了，总也医不好。”

二人吃惊，这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

医不好！

医不好马聪！

江非的脸色变了，变得惨白。

鱼漂儿脸色也变了，变得很惊诧。

他与医不好没什么仇隙，医不好来图谋她，做什么？

医不好马聪一笑：“我虽然人老了，但心可未老。我住在那石屋里，每天都有人把好东西送我。那天离身剑离玉送我一串二十四粒珠子，这珠子又大又晶莹，是夜明珠。

蜀中唐门新秀唐林送我三万两一躺楼的银票，这位江非公子在我山下阻了三天，不让人来求我，他才上山来，送了我一块天下闻名的宝物‘三骑骢’。以后我可以让你好好赏玩，那是一件天下至宝，分开则是一鹿、一兔、一熊。合起来为一马。玉是暖玉，大唐时的《天下珍宝览录》中也记着它呢。我看着这些东西，以为这三个人都是傻瓜，都犯了医不好的毛病。我就决心再好好看一看你这个鱼漂儿。我一看到你，才知我错了，大错而特错了。如果是我，我情愿用这三种东西给人，也只要你一个鱼漂儿。我告诉我自己我老了，鱼漂儿是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她怎么会喜欢我？但我没办法，有了病，我自己也医不好，医不好.....”

鱼漂儿又惊又怒。她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江非让她失望。既要找她，为什么不径来寻她，却去找这个医不好？那么说他是有所图谋而来了，平日那淡泊那微笑也都有了假？

这让她心中隐隐作痛。

鱼漂儿盯着江非：“你真的.....杀了唐林？”

江非矢口否认。

医不好笑道：“何必否认？你从一开始就跟着离玉，在大江分舵离玉中了毒，是你装扮成一个无水老人，杀死了济明和尚和郝逵。济明和尚临死时已认出了你，他叫你是江南江家的大少爷，但一句话没说完他就被你杀了。你又跟着唐林，想让唐林死在你手里。不过你心计很深，一直想在鱼漂儿面前杀死唐林。后来唐林成了鱼漂儿的朋友。他走了，你也嫉妒。你连夜追上去杀他。你让离身剑送死，你让唐林死掉，就为了得到鱼漂儿。如今你办到了。可惜你还忘了一件事，还有一个医不好马聪，你忘了他也是人老心不老.....”

马聪奸笑起来。

他很快活。

十四 但能为人死

鱼漂儿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江非问道：“你信么？”

鱼漂儿一叹，道：“其实我也想到了。”

江非道：“你不想嫁我？只是空口应允我？”

鱼漂儿摇头：“我想你如此苦心，也许我可以爱你。”

江非很激动。他真的很爱鱼漂儿。

鱼漂儿知道他不该算计离玉，不该算计唐林，但爱让人生妒，总是可以让人原谅的。她并不恨江非。

医不好马聪突然一笑：“其实我早就看出你这小子心智极深。想不到你还能让鱼漂儿倾心于你。”

鱼漂儿并没倾心于他，她说道：“离玉临死最后告诉了我一句话……”

江非道：“他说什么？”

她慢慢说道：“离玉说江上有风……”

江非才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意提离玉，因为离玉把他想得很坏。离玉是离身剑，他很聪明。世上并不是他一个人聪明。

离玉为什么不说破江非的心事？离玉既知道江非的心事，也一定认出了那个无水老人就是他江非。莫非他因为江非在大江分舵救了他，他就不再去揭破他的隐秘么？

离玉就是离玉，离玉也是一个谜。

医不好马聪道：“你别把这小子想得特别好，他在我山下阻了三日，不让人上来求我，我就知道了他这个人的品性。你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他对你的情份有多重？”

鱼漂儿怎么能让人试这个？她知不知道，她的心思一放在江非身上，她就应该把这梦做圆。如果江非让他失望，她岂不是又会很惨？她无论如何，也不该让这个阴沉奸巧

的老狐狸医不好马聪去试江非。

江非要做她的男人了，男人绝不可胡乱拿出去一试。

一试有失，岂不很惨？

但鱼漂儿是个奇女子。

她竟能凄然一笑：“你要试，我有什么办法？”

她不怕打击？她不怕这一场打击让她失望更大？她这是不是在玩火？

医不好马聪笑了。他摘下了面罩，笑道：“江公子，我想让你在死之前好好看看我。你这人聪明至极，却也有一个失误之处。”

江非一叹道：“我想不到，你这一副尊容，这么又老又丑的东西，居然也想和鱼漂儿成亲。”

马聪一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淑女要是漂亮了，君子就想弄到手。这君子年纪大年纪小都一样，长得俊长得丑也一样。要是求不到手，那毛病可就医不好了，天天睡不好觉，压得床板吱吱响。你看这有多不好？”

江非不再讲话。他无力气再讲话。

× × ×

马聪拿起一个球状物。

“这是一种毒药，我一捏碎他，把烟雾放在你鼻子边上，只要数上十个数儿，你就一身武功皆废了。而且我可以马上挑断你的脚筋和琵琶骨。”

马聪掏出匕首。

他很细心地为江非挑下袜子，唰唰两匕首，江非的背上也露出了肌肉。

看来他干这个确实很熟练。

他抓起了江非的一只脚。

嗖地一弹，匕首插在脚筋与脚骨之间。

江非疼得大叫，马聪随手点了他的哑穴。

这点穴极快，让他这一大叫只是咧大了嘴而无一点儿声息。

马聪捧着江非的脚，在笑。

“江公子，我只问了一句，而且言出必践。如果你情愿让我挑断了脚筋，我就只废了你武功，让你瘸着这一条腿，带鱼漂儿回江南去成亲。你情愿不情愿？只是这一问。”

江非的脚在滴血，额头上汗出。

他已经没了潇洒。

江非还有机智：“我挑了脚筋，已成为一个废物，鱼漂儿怎么会喜欢我？”

鱼漂儿突发奇语：“你如果还要我，挑了脚筋，废了武功，我也跟你去江南……”

这话让江非与马聪一愣。

这个鱼漂儿果然是奇女子。

× × ×

江非幽声道：“鱼漂儿，鱼漂儿，你为什么情愿这样做？”

鱼漂儿轻轻一叹道：“但能为人死，也算是知音。”

她为什么这样说？她是不是又想起了离玉，想起了那个为她而甘心刺自己一剑的离玉？男人肯为女人做一切，但要他们去死，那可比登天还难。金钱、古玩，都可以给予女人，但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给女人，除了离玉，谁还可以这么做？

江非会不会这么做？他不会死，只是伤残，而且他会有鱼漂儿。

十五 壮士一去不复返

马聪的右手握着刀子。

“江非，莫顾左右而言他，只一句话，要鱼漂儿还是要你的武功？”

江非看看鱼漂儿，不讲话。

马聪道：“江非，我只在心中数三个数，就动手。”

江非一叹道：“我不愿意！”

这话说得很响。

× × ×

其实，何必再问？鱼漂儿和马聪早就知道他不会愿意。

鱼漂儿突然很想念离玉。如果是离玉，他会怎么样？他会只是淡淡一笑，甚至都懒得去回答这个马聪。江非是江非，他毕竟不是离玉。

人总想唱“风萧萧兮易水寒”，但一想到“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便有人不再唱了，所以从古至今，情痴几何？英雄几何？江非是江非，江非再也不是壮士。

马聪一笑道：“所以你这种人会活得很快活，日子会过得很好。虽然你会为鱼漂儿哀伤那么几天，但你永远不会像我，辗转反侧，总是睡不着觉。”

江非默然无语，他闭上了眼睛。

马聪冷冷一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杀了你。因为我一见你这种假惺惺的壮士，我心里就难受……”

马聪匕首一挥，向江非心窝刺去。

这一刺很快。

× × ×

但这一刺没能刺下去。

他听到了一种声音在响，响得很快。马上他的肩上便一麻，浑身就没了气力。

从门外走进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唐林。是那个匆匆忙忙走蜀道要回家去的唐林。

马聪道：“你不怕死？”

唐林如今没回到家，取不到解药，他必死无疑。

就有一个女孩儿的声音咕咕在笑：“他怎么会死？有我唐小妹在这里，他怎么会死？他要死了，谁给我讲这关东的新鲜事儿？”

进来的竟是一个小小的十来岁的女孩儿。

她又叹了一口气：“你不如叫我唐二十三的好，因为这些日子我就不知道我还是不是唐小妹了。如果我婶生了个男孩，我就还是唐小妹，如果她生了个女孩儿呢？她就叫唐小妹了。是不是？”

她这是在问马聪。

马聪倒霉透了，他怎么会有心思来答这种问题？

马聪只好念叨着：“唉，医不好，医不好，医不好，医不好了。”

谁知道马聪有几次念叨过四遍医不好？他平时是不是只说两次？如果他一回念叨四次医不好，看来那情形一定会很糟很糟。

唐小妹过来看着鱼漂儿。

鱼漂儿一笑：“你好，谢谢你。”

唐小妹道：“大哥说你会对我说谢谢，但不会对他说。他说得可真对。你真漂亮，难怪他总夸你。可他说你很有本事啊，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怪狼狈的……”

小孩儿快语，倒弄得鱼漂儿脸儿通红。

马聪败得很惨。但他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坐下来，等待。

唐林看着他：“想不到你还会有这一手，你让我回鱼漂儿身边，就是这么个心思。”

马聪一叹：“不错。”

唐林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不会这么做？”

马聪道：“我算错了，我见你匆匆回四川，以为你怕死，以为你……”

唐林也一叹，人总是算错。可医不好马聪不该算错，他给别人算的时候，不是很少出错么？

唐林道：“你的解药在哪里？”

马聪一笑道：“解药，你是说什么解药？是给你的解药？还是给江非、鱼漂儿的解药？”

唐林一愣，想问他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马上身子一动，因为这时传来了暗器破空声。

有人放暗器，而且这暗器颇为凌厉。

“啪——”，暗器走空了，打破了什么东西，爆了一团烟尘。

这是马聪刚才曾握在手里的那一个球状物。

烟尘飘飞得很快。

唐林和唐三妹马上跌坐在地上。

× × ×

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丐帮的劈头老大。

丐帮六劈头不是全被马聪给迷住了么？怎么这劈头老大反而走了进来？

鱼漂儿看见了他，眼睛里马上就有了痛苦之色。

果然有人帮马聪。但想不到是劈头老大。劈头老大爱钱财，也爱珠宝。爱这两样东西的人自然很容易被收买。

他笑了，笑得很卑顺：“怎么处置这些人？”

马聪又站了起来。

他很神气。因为他又赢了。

他总是不会算错。他为别人算时就不错，轮到了他自己，更是算得精细。他怎么会弄错？

他像一个很威严的主子：“你把那五个人怎么样了？”

劈头老大面有难色：“他们……他们总还是我的兄弟，所以……”

马聪一挥手道：“好，就放过了他们。他们那一点儿本事，有什么要紧？”

马聪看看这些人，忽然下令道：“把这唐林唐小妹，还有这个江非都杀了，只留下那个鱼漂儿就是了……”

劈头老大应道：“是。”

他走向鱼漂儿。他不敢看鱼漂儿。

他要先点了鱼漂儿的穴道，让她昏睡过去，他才好杀人。他不能让鱼漂儿眼睁睁地看他杀人，他怕。

他出手点向鱼漂儿的穴道，这是昏睡穴。

她要昏睡过去再一醒来，她只是马聪嘴边的羊羔，而这世上就没了唐林、唐小妹和江非。

这时，一直不出声不讲话的唐小妹忽然喊起来：“吴智，吴智，白衣吴智，你怎么还不来啊？他要杀我了，他要杀我大哥了……”

吴智？

鱼漂儿眼突然一亮。

那个吴智，在三尸手正要搏杀她时突然从天而降的吴智？他来了？

绝不会，他那一次是飘然而去，他不会再来的。唐小妹只是孩子的梦幻吧？

马聪和劈头老大可变了脸色。

他们嗅到了花香，花的奇香，同时他们也听到了一声长笑。

一个白衣人静静地站在鱼漂儿面前。

“鱼漂儿，别来可好？”

鱼漂儿竟像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见了大人，声音也哽咽：

“不好，师兄，一点也不好……”

× × ×

一切都过去了。

江非死了。他是得了解药，才起身赴死的。

他服过了解药，一一看着众人。

唐小妹不看他，唐林只冷冷地瞅他，吴智冲他笑，鱼漂儿闭上眼不瞅他。

他受不了，他受不了这个。他们放他走，像要放走一只误入陷阱的狐狸。

他恨唐林的冰冷。

他更恨吴智的笑，那笑像看一个痴呆儿。

他最恨鱼漂儿闭眼不看他。

他抓起了匕首。马聪用这匕首威胁过他。

江非道：“鱼漂儿，咱们朋友一场，你答应我，把我的死法告诉家父。”

鱼漂儿仍闭着眼，点点头。

她不劝，他知道劝不动江非，世上任何人都劝不动江非。

江非环视一圈，突然吼道：“你们别这样看我，要你为一个女人挑断脚筋，成为残废，你也不会干！你们凭什么这样看我？”

唐林突然冷冷一句：“要是她喜欢我，我干！”

他真的会干。

吴智仍在笑：“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娶她才是，干嘛让别人挑断你的脚筋？你连脚筋都护不住，用什么去保护你心爱的女人？”

也许这一句话才说得他心灰意冷。

江非把匕首割在腕上。他笑着，冷笑而死。

匕首割得很深，像剁在腕上一样，立着。

血就一点点流尽了。

×

×

×

马聪和劈头老大也没了。

世上再也没有人总对别人说医不好了。

江湖上没了医不好这个人，岂不是有很多染有沉痾之人会很失望？但又有许多人会因为没医不好“指点迷津”，就不会再掀起大大小小的风波了。

不知是福是祸。

劈头老大白尽了。他死时告诉劈头五兄弟，千万别说他出卖了丐帮，给他这一点面子，他来世做牛做马也要偿还。

鱼漂儿答应了他。

但丐帮人见到了丧仪，劈头五兄弟虽然服了丧，但都只在灵前一揖，而且总筐头儿鱼漂儿没来赴丧。

× × ×

从那一夜起，鱼漂儿就又不见客了。连唐小妹和唐林、吴智都不见。

吴智又飘然不知所终。

唐小妹和唐林站在院子里，看她那一盏夜灯。

唐小妹道：“她一个人？”

唐林道：“她一个人。”

唐小妹问：“她不是很寂寞么？”

唐林道：“所以她叫寂寞剑。”

唐小妹问道：“你为什么不去找她？”

唐林一笑，笑得很淡，很苦：“她不想见我。”

“她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

唐小妹看着大哥，看着这个她很敬佩的大哥，轻轻说道：“你头一回说对她的事儿

不知道。”

离身剑

一 一柄长剑一腔恨

两广大豪离身剑之家。

来了一群快骑。

这一行人一共是七个人。七个人皆服丧，快马直奔至大厅外。

厅外，是一片大大的宽场。这是京都侯爵之宅也没有的宽场。

府门很高大，赛过京都亲王府。门前有数十大汉把守。

七人一报姓名，大汉传呼进去，一瞬时传呼进去，唤声不绝。

“河北大豪钟子楚求见！关东六君子求见！”

大厅之上，坐着两广大豪离身剑。

两边陪坐的有男有女，有十数个人。

离身剑听说来了河北大豪钟子楚，关东六君子，就问道：“这个河北大豪听说过，不过一向没什么来往，他来做什么？还有什么六君子，他们是什么人？”

下座的一位大胡子站起来一揖道：“那六君子是关东黑道上的成名人物。他一向杀人之前先付你银子，杀人之后管理，抢人银两镖货只取一半。是关东路上的黑道强手。”

离身剑微微皱眉道：“怎么会出来了一些黑道人物？咱们两广豪杰少了不成，去结交这些人？奇怪的是这个河北大豪钟子楚为什么和他们一起前来？”

众人不知所以然，都静静地看着他，等着他决断。

离身剑略一沉吟，说道：“不见！”

河北大豪钟子楚和六君子被阻在大门外。

如果不见，让他们如何去下说词？

钟子楚微微一笑，说道：“咱们哭。”

六君子不明底里，人家不见，你哭，哭什么？

钟子楚道：“你不知道典故。自古有申包胥，向秦国哭求救兵，人家国君不见，哭了三日，泪哭完了，继之以血。咱们也哭。”

矮子道：“那会不会哭死？”

钟子楚道：“咱们哪有那么呆？咱们哭上一会儿，把这口剑放在门边，咱们就走。”

七个人就扑在大门外边，呜呜痛哭。

哭得路人都渐渐聚来，看热闹。

守门大汉知道不妙，马上飞快去报离身剑。

又有大汉来阻他们七个人。

谁知大汉一下台阶，七人身形很快，飘身上马，疾驰而去。台阶，放着一把长剑。

大汉脸色一变。

这是两广大豪离身剑的长剑。

× × ×

离身剑听有人来报那七人服丧服，跪在大门外哭。他马上神色一变。这不是好兆头，莫非那七个人想来挑事寻衅不成？那可是在虎王头上摸虱子。

他刚想叫人去看，一大汉飞身而入。

大汉话都来不及讲，只是捧上了剑。

这是他的剑，离身剑。

是离玉北行时带去的离身剑。

离玉呢？

没有离玉，长剑是那七个人带来的。

服丧服，大哭，释剑而去。

离身剑起身，说道：“蓝苗、离家，你们二人马上去追，务必要留住这七个人！”

离身剑说一句务必，就是舍了命，也得办到。

那胡子大汉和一个妙龄姑娘一齐去了。

离身剑道：“诸位兄弟，且在舍下小憩，待我问明这事儿再来。”

众人马上应诺。

事关离身剑爱子，事重如山。

× × ×

七人快马如飞。

阴阳脸道：“这么远巴巴地赶来，不去找他，反而转身就跑，有什么味儿？”

钟子楚喝道：“快走，你明白什么？”

眼前是两山之中的一条大道，他们半个时辰前刚刚从这儿跑来的。

前面突然站了一群人，都弯弓搭箭。当先两人，是那个胡子和一个妙龄姑娘。

胡子大汉叫离家，那女孩儿叫蓝苗。

离家冷冷道：“站住！你们七个人释剑就走，也不向主人说句话么？”

蓝苗在笑：“离家再穷，也管得起你们一餐饭，送得起你们一盘银，为什么不说话，道个万。起身就走，这不是让天下好汉讥笑我们两广无人么？”

钟子楚冷冷一笑道：“在下等七人不远千里，日夜奔波而来，不是希图你们两广大豪的饭和银子。饭吃过，银子也见过。我们只是敬佩离身剑，敬佩离玉公子的勇气，才不远千里，来此报讯儿的。不想侯门深如海，让我们只好回去了。好在剑已归还主人。”

这时，身后有人道：“府中有谁得罪了钟大侠，我可以马上割下他们的头。钟大侠千里迢迢来此，想必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请钟大侠明示，小儿玉儿的佩剑为什么在钟大侠手里？”

钟子楚慢慢回头，他看见了离身剑。

他暗暗喝一声彩。

离身剑在一群高手之间，很是突出。他气度轩昂，神定气闲，的确是一派宗主风范。

不愧是离身剑。

钟子楚道：“我们七人来两广，不幸未给你带来好讯儿。离玉公子死了，遗下佩剑，让我们送给你。”

离身剑的身子晃了一晃，他的腿用力一夹，马就受不住而长嘶。幸亏这是一匹千里神驹，就跳起直立，不曾跌倒。

离身剑身不动，道：“既如此，请七位回舍下再谈，好不好？”

× × ×

一眨眼，离府上下一片哀声。

七月两广，遍地似白雪。

哀棚至十里，宅内泣失声。

哭断肠了离玉之母，被人一次次呼唤醒来。哭昏了离玉的姐妹，其中最伤恸的是这个蓝苗姑娘。

离玉娘看中了她，想要她做儿媳。她也自以为是离家的儿媳了。如今，离玉死了，世上没了离玉，她怎么活？

两广丧信传遍，一时豪杰皆来奔丧。

丧事办了十日。

十日之后，离府沉默了。

离府累了，他们还未从悲哀中醒来，就累了，乏了，睏了，睡去了。

× × ×

只有一个清醒着的人。

他坐在一间屋子里，握着酒杯。这是一只和离玉手里一模一样的白玉酒杯。其实这是一对白玉双杯。它们能巧妙地从杯顶、杯底都扣在一起。离玉一只杯，离身剑一只杯。如今只剩下了这一只杯。

他一边饮酒，一边看这只杯子。

离家进来禀报：“钟大侠到！”

离身剑一挥手，请钟子楚坐。

离身剑道：“你说丐帮三十八万众，都听这个鱼漂儿调遣？”

钟子楚点点头。

“你说她是寂寞剑的传人？”

钟子楚又点点头。

寂寞剑，又是这个寂寞剑！他曾经击败过自己，如今又是这寂寞剑，竟然杀死了自己的爱子。

寂寞剑啊寂寞剑……

离身剑的眼里闪着光：“如果有千里马，去关东要走多少日子？”

钟子楚道：“一个月。”

离身剑道：“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太长了，太长了啊。”

他抚摸白玉杯的手在哆嗦。

这是一只握剑的手，它不该这么抖的。

二 蓝苗杀人

丐帮又建起了大江分舵。

看来古话总对：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儿。

济明和尚死了，迷娘二仙死了，也死了泼风刀郝逵和小娃三儿，大江分舵曾经降下

了龙凤旗。

可大江分舵又扯起了龙凤旗。今日的大江分舵又是人强马壮。又有了四位顶天立地的好汉。

筐头儿苏重，使一支霸王枪，重三十二斤。

劈头瘤子，用一柄折金扇，善用毒，在上下河滩最为有名。

鱼溜子，使船好手，水上陆地功夫都极了得。

最后一个春儿，三儿的小师兄。

这四个人比原先大江分舵的人只强不弱。

他们也惕惕小心，不敢不防，因为他们知道：离玉死了，江非死了。两家都是江南大豪，都是名动一方的武林人物。两家如果来犯，头一个遭殃的还是大江分舵。

× × ×

大江分舵门口的大汉手不离刀。

这天，门前来了一个女人。

这是个很俏丽的女人，其实只是一位姑娘。

南方姑娘，便很妩媚，看上去极水灵，很清秀。

她向守门的大汉笑。

她这一笑，让大汉忘了丐帮本来有仇人的。

大汉也笑，问道：“姑娘，你想干什么？”

姑娘笑得很浪，她那裙子又太短了，在两广看去还不扎眼，在这大江分舵，就让这几个大汉盯住了她的腿看。

看着看着，他们的眼神直了，又扑通扑通都倒在地上，死了。

蓝苗就叹一口气，直向大江分舵院里走去。

院里的汉子们也都躺下了。

他们是看见了这个姑娘，就不再弄刀舞棍。就有人向这边看，看着看着就笑了，一边笑一边向蓝苗身边凑。当他们凑得足够近了的时候，便躺倒了。

蓝苗就看见了一个孩子。

这是个男孩子，他正惊讶地看。

他从来没见过像蓝苗这样打扮的女人，这像是把布一剪就穿身上的女人。他大概也在诧异，这女人为什么上身穿得特别多，而下身穿得又出奇地少。照他看来，女人应该是下身穿得特别多，上衣可以穿得比较少才对。

这个穿得不对的女人居然冲他笑。

他是个孩子，但他明白这笑不好。

他就不看她笑。只看蓝天。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把那些人都弄倒了？”

蓝苗仍在笑：“我叫蓝苗，从两广来。想来找你们大江分舵的头儿，想入你们丐帮……”

小孩儿一笑：“扯个鬼！你是不是那个什么离身剑的人，来找大江分舵毛病的？”

小孩儿一声尖啸，声音传进了厅堂之内。

厅堂内急步走出三个人。

当先的是一个瘦子，他远远就喊道：“春儿，让开，别动手！”

身后是一个壮大汉子和一个满头疤痕的男人。瘦子是鱼溜子，那大汉是苏重，疤痕叫瘤子。

春儿一笑道：“我为什么要和她动手，不知羞啊，和一个女人动手，算什么大丈夫？”

瘦子像哄他：“好，好，你是大丈夫。”

说着话，又提了一口气，瘦子已到了女人身边。

壮汉和瘤子也马上来到。

四个人把她围了起来。

那个叫春儿的孩子一脸严肃：“她说她叫蓝苗，是从两广来的。”

瘤子脸变了色：“什么？你是蓝苗？”

蓝苗一笑：“怎么，不像？”

瘤子一叹道：“都说蓝苗是两广最有名的用毒高手，不想是个姑娘。”

蓝苗道：“我就这么有名？我只不过教了一个离玉。”

她笑吟吟的，像个被父母夸赞，宠惯坏了的孩子。

苏重和鱼溜子暗暗吃惊，离玉和迷娘二仙比试服毒之事，至今还在大江分舵传闻。

离玉用毒的本事强过迷娘二仙。

蓝苗道：“你们丐帮人杀了离玉。他是我用毒的徒弟。你们杀了人，得把那一颗珠子还我，对不对？拿来！”

苏重等四人自然没见过离玉的珠子，他们哪里拿得出珠子？

蓝苗脸色一变，说道：“拿不出珠子，我可就要杀人了！”

鱼溜子一声喝道：“杀人，杀人！你怎么把杀人当饭吃，一口一个杀人？你不怕入地狱，万劫不复么？”

蓝苗眼中有泪：“我一定要杀人，离玉杀多少人，我就杀多少人，除非你们还我一个活生生的离玉来！”

苏重一叹道：“姑娘差了，离玉之死，是与寂寞剑比武，一着失误，才失手而死。姑娘以此为衅，妄杀无辜，又有什么好处？”

蓝苗道：“我只是杀人，如果你们杀不了我，我就一路杀过去好了。”

鱼溜子大怒，一吼：“那好，我就来杀了你！”

他冲向蓝苗。

两个人交上了手。

蓝苗身手不弱，她用一双小钩。钩叫女儿钩，之所以如此名之，是因为这钩从护柄

至钩头，形状袅袅娜娜，像一个舞姿极美的女人。她双钩凌厉，招式很猛。一个打起来没一点儿女人味儿的俏女人。

鱼溜儿和她打了十几个回合。

鱼溜儿空手，双手击出掌风，极为凌利，时时入空门，夺双钩，逼得蓝苗不时后退。

苏重知道，用不了十招，蓝苗就会败北。

这时，鱼溜儿突然一顿，他的脸上有一丝痛苦之色。他伸出抓钩的手掌上挂起了一条黑线，一条细细的黑线。

苏重和春儿正愣怔间，瘤子一把抓起春儿的小剑，唰地一声劈去一剑。

“快退！”

瘤子这一剑把鱼溜子的右臂从臂根挥断，

苏重马上抱住了他，点穴，止血。

瘤子的脸色很难看：“你用铁线蛇？”

蓝苗咯咯一笑道：“对，而且有一对儿。”

瘤子瞪起眼看她，蓝苗似乎毫无知觉，仍在笑：“我告诉你，这一对蛇如果飞出去，很少有人能活命。我让它们学会了嗅味道。如果是男人，就先放雌蛇，如果是女人，就先放雄蛇，你看这方法好不好？”

瘤子瞪着她，实在无话可说。

× × ×

苏重让春儿扶鱼溜子回去，他慢慢走过来，手里掂着那一杆霸王枪。这枪很沉，重三十二斤。苏重决心用这杆枪，用二十四路霸王枪法杀死蓝苗。

他一听春儿报警，急急赶来，见一个苗彝打扮的姑娘站在厅前，还心里颇不以为然。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再有能为又能高到哪里去？谁知果然应了江湖上那一句老话：和尚道士惹不得，尼姑女人难琢磨。

这女人会弄毒。

他决心一出手就把霸王枪舞得风雨不透，在十招八招之内就杀死她，让她那毒蛇出不了手。

他慢慢向蓝苗走去。

瘤子阻住了他。

“大哥，等一等，让我来……”

他站住了，他看见了瘤子脸上的那一丝惊惧。

长江三十六雁围过他与瘤子，那一次他与瘤子被困在船上三天三夜，裂鱼而食。那回瘤子也没一丝惊惧。

瘤子看着他：“大哥，信鸽……”

苏重一惊。

大江分舵重建之后，他与瘤子鱼溜子春儿四人曾一再计议过，他们决心一旦有强敌入犯，便迎头而击。且不遇十分危急的情况，不再放信鸽去总舵示警。丐帮上下人等这时都知道鱼漂儿遇上了不顺心之事，知她神思不属，心中寂寞，就不想再用帮中大小杂事儿去扰他。

可如今来了一个女人，瘤子竟要他去放信鸽。

他看着瘤子那眼色，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战。

难道大江分舵会又一次重蹈济明和尚的覆辙？

瘤子向前一步道：“蓝苗姑娘，离玉公子与在下丐帮总筐头寂寞剑之间，原有许多曲折，但愿姑娘能听在下一言才好。”

蓝苗道：“有什么曲折可言？”

瘤子道：“当初是离玉公子在云岗石坡见寂寞剑与三尸手交手，就心中十分倾慕寂寞剑……”

蓝苗突然冷冷地笑起来。

瘤子道：“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事情讲完？”

蓝苗道：“寂寞剑鱼漂儿长得像天仙不成？就让离玉爱了她？”

蓝苗心中涌上了怒气，如果是这样，她更要杀了寂寞剑，一定要杀死她！

瘤子道：“听说离玉公子是自尽而死的……”

蓝苗一吼道：“胡说！他为什么要自尽？”

瘤子道：“说是他喜欢寂寞剑，甘愿身死。”

蓝苗道：“胡说八道，离玉从来不会为女人而死。”

她脸色突然一红。

她想起了离玉，想起了和离玉自小在一起的情形。离玉对她很好，但长大后反而有些疏远。两广女儿早熟，便心中暗生情愫，想同离玉成为生死鸳鸯的心思早就有了，但可惜她这里柔情种种，他那里却百般木讷。她以为离玉这人出身大豪之家，待人自然没热诚柔情，却不知离玉怪她自小喜爱毒物，好折磨动物，动不动弄死它们来取乐，因而对她不十分喜近。但离玉在两广该说是对她蓝苗最好，所以才有她蓝苗可以成为离身剑的少夫人之一说。

离玉也会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么？他会喜欢那个寂寞剑？她有蓝苗美么？她有蓝苗热情泼辣么？她必定剑法十分高强，赛过离玉的离身剑。如果是那样，离玉或许会对她十分倾慕。

不会的，不会的，离玉身在两广，家居首富，什么样的女孩子没见到过？他怎么会为了一个女孩子而送掉自己的性命？蓝苗心情恍惚，却在心里认定，这个瘤子讲得一定对。如果不是他对那个寂寞剑十分倾慕，江湖上怕没有人可以能把他一击而死。他如果被别人杀死，倒叫她蓝苗心中只有悲哀，只有仇恨。可如果他真是为了寂寞剑，为了那个手中握着寂寞剑的女人，这值得么？离玉，这值么？女人如粪土，男人大丈夫，做为

丈夫行事不丈夫气，这岂不是有那么一点可笑？可悲？可恨？让人心中生起妒火？

蓝苗道：“谢谢你，因为你告诉了我这句话，我就一定要杀死你们，把你们四个人全杀死！”

瘤子一愣，他不知什么话说恼了这个蓝苗姑娘，让她勃然生怒，竟然决心狠下辣手，将他们全部杀死。

瘤子心一横，笑道：“姑娘是不是太自信了？你以为凭你一个人，就可以挑了我们大江分舵？”

蓝苗拍手而笑道：“对，对，一定要一个人干才有趣儿。你这是提醒了我，让我想出了这个好办法，我要像离玉一样，沿着他走的路，也挑你们丐帮六个分舵，也杀死你们百十号人，再去会你们那个寂寞剑……”

蓝苗突然不笑了，她恨恨说道：“但你放心，我决不会当着你们那个鱼漂儿自杀的，我要宰了她。”

× × ×

苏重与瘤子对视一眼。

世上最疯狂的是女人，是被情毒弄得昏昏沉沉的女人。瘤子突然觉得他很傻，傻得像个笨瓜。既然是一个女人单身来挑大江分舵，既然自己也声称是两广之人，她与离玉就一定极有渊源。自己一再说离玉是情不能已而自杀，恰恰是越说越糟，越说对方越恼。

瘤子向苏重递了一下眼色。

两个人心意相通，突然都震天一吼，向蓝苗扑来。

他们都知道，不能让蓝苗缓手，缓手之后必然会放出毒蛇，那时他俩就会变得很被动，很危险。

苏重一上手，一杆霸王枪就舞得风雨不透，二十四路霸王枪每一招一式都十分霸道，枪沉力猛，让蓝苗不敢以钩去格，去碰。

瘤子的一柄折金扇，挥挥洒洒，看似挥舞起来漫不经心，却把一杆霸王枪的破绽全补得足足的。一杆枪一柄扇，阳刚在枪，阴柔有扇，枪来扇去，穿行似梭，让蓝苗无暇还击，只能后退沉步，撤身回旋，屡屡遭险。

苏重和瘤子决心不给她一点机会。

瘤子的折金扇中也有机关。

他在向蓝苗纵身一击时，手指一摠，机关叭地一响，扇骨抽空，射向蓝苗。

这三枚扇骨打在蓝苗身上。

蓝苗竟嫣然一笑，似浑身无所伤。

明明三枚扇骨都插在身上，却无一点伤痕血迹，没一点颓丧败象，这让瘤子暗暗吃惊。

他这三枚扇骨有毒，是剧毒。

一击必然致命。

这三枚扇骨是瘤子的救命杀招。他不到紧要关头之时，从来不用。今天见蓝苗只身来挑大江分舵，又善用毒，一出手就用铁线蛇伤了鱼溜子，十分震惊，就与苏重双双围战蓝苗，试图让她不能分手用毒。

但瘤子想错了。在他见三枚扇骨击中了蓝苗身子时，便怔了一怔。他不见蓝苗身形迟滞，不见她流血受伤，便很是意外。他的身形在向蓝苗一冲时顿了一顿。

也恰在这时，苏重的霸王枪落下一势，这式叫“重关落锁”，这是一招下枪式，枪杆旋身砸向蓝苗。

蓝苗身子一闪。

正在这空隙。两条黑线从蓝苗袖内飞出，像一道黑光，分射向苏重和瘤子。

这是一雌一雄两条铁线蛇。

雌蛇落在瘤子脸上，它只在瘤子脸上轻轻地咬了一口。雄蛇落在苏重握大枪的手

上，它也只叮了一下。

瘤子的脸马上变了色儿。他情急无智，回手一扇，叭地打在自己脸上。这一击太急，又惧又慌，便用大了力道。瘤子这一扇把他自己的头打得稀烂。

铁线蛇一咬，苏重也不觉得十分疼，但马上隐隐约约就觉得脑仁发胀，恶心欲吐，双手便抓不住霸王枪，一柄平日挥舞起来如拈风草的大枪便重如千钧。他双手一软，枪便落地。

枪落地，人也随之倒下。

× × ×

蓝苗慢慢踱入了大厅。

大厅内春儿站在一边，鱼溜子坐在椅上休息。

春儿一见她走进来，便没了劝慰，没了笑意。

他们知道，蓝苗这会儿能走进大厅，就告诉了他们，苏重和瘤子再也不会迈入这大厅了。

鱼溜子站了起来：“姑娘，你那条毒蛇太毒，我劝你入中原之后，多有些仁慈之念，少用它伤人。”

蓝苗在笑。

鱼溜子起身走至蓝苗面前：“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蓝苗仍笑吟吟。

鱼溜子道：“你放过春儿。”

春儿瞪眼看着他，像看一个路人。

鱼溜子道：“我可以跟大哥去，你放过春儿，他还小。”

春儿看着蓝苗，咬着牙。

鱼溜子死了，他坐在椅上，自断心脉而死，

春儿看着她。

“你放过了我么？”

他真是个孩子。

蓝苗点点头：“我一向不爱杀小猫小狗。”

春儿道：“对，对，我就是小猫小狗，我就是小猫小狗。”

蓝苗转身向外走。

她已无须在此地停留。她已经为大江分舵留下了一地血腥。

春儿在她身后，似乎已全然绝望。

在她向外走去时，春儿突然一扑，短剑向她腰间疾刺。

蓝苗似无所觉，但在短剑刚刚要刺中她后腰时，她的身子向前冲了一冲。

这一冲，短剑落空了。

春儿倒地而死，他的脸上有一种诡异的笑。

× × ×

大江分舵无人。

龙凤旗在孤寂地飘舞。

院里满是尸体，风吹轻响，掠一地灰尘，吹落在尸身之上。

三 骢骏十六骑

一路下江南，像一阵飓风。

十六骑，只有十六骑。

十六骑杂色，都是千里挑一的好马。当先那白衣老者穿一身白衫，并无丧服，但有哀容。其后十五骑俱穿素孝，可各人打扮不同，显得十分诡异，一个和尚，筋筋瘦瘦的，却穿一件孝衣，和尚无丧，素以心丧，却怎么也着孝？更有一个中年尼姑，穿一件白色

道装，也分明不合规范，道人居丧尚黑，又何必着白色？

这十六骑向江北进发。

日出驰骤，日落而息。

一行人十余日行，已至中州地面。

× × ×

中州有酒楼，名登瀛楼。

这楼善制山东风味名菜，以扒广肚、扒蜇头、清蒸潘鱼、爆双脆、纸包鸡、九转大肠、雪花高丽大虾等菜闻名。六骑飞身下马，登楼而上。留一人在门前看马。

十五人上了酒楼。分两桌坐下。当然以那白衣老者为主位，众人都围坐在一边。

一个人吩咐道：“把你们这酒楼的名菜都拿上来尝尝。”

就风一般上菜。酒是上等汾酒。

十五个人都默默饮酒，悄悄吃菜，一句话也不讲。

只有那一个人对酒楼伙计讲话。他的话让酒楼伙计吃惊：“你在一边站着，见我用餐子一点那道菜，就拿走不用了，菜钱照算，另外再上好菜来就是了。”

酒店伙计连连点头，笑着答应。

他也看明白了这伙人非比寻常，一个个居丧孝服，一言不发，都身上带着兵刃。知道都是些不好相与之辈。但他心里也嘀咕：“要是一个人看菜不好就换还可，要是这十五个人每个人看不好一道菜，那还不得走马灯一样换菜？”

但这人既然如此吩咐，就只好如此办理了。

这人从袖中掏出一张银票，付与酒店伙计，说道：“好好去办。”

酒店伙计连连点头。

他下去吩咐灶房时，匆匆掏出这张银票看了看，一千两，中州发祥银庄的银票。

一千两，就是这十五个人每人吃几桌宴席也用不上这半数。

酒店伙计大为吃惊。

十五个人中有两人不饮，一是那个白衣老者，还有一个是那中年尼姑，其余这些人都饮，而且都善饮，喝得很快。

菜是名菜，一道道菜送上来，有一会儿没人动它第二口，就见那人用筷子一指，这一道菜就被端了下去。酒店伙计六七人在忙碌，为这两桌人忙碌。

连他们上菜时也不敢大声。

× × ×

楼下伙计见那一个人在看马。马都在吃料，上好的豆细料，加上青草。伙计见他无事，就凑上去道：“公子请上楼去吃酒，这马我替公子看管一会儿。”

那人道：“不用。”

伙计又笑：“不然我为公子端来酒菜，公子可以在这里自斟自饮，岂不是好？”

那人道：“不用。”

伙计仍想劝，心想你那主人付了一千两银子，就你们这么狂花滥吃，也足可以吃上十天半月的，哪在乎多你一人的吃喝？

他就又笑道：“你们主人已付过银子了，酒菜自然都是上好的，不然我叫人在这摆上桌子如何？”

那人突然冷冷一吼道：“滚！不然我叫你后悔一辈子！”

那人满脸杀气。

酒楼伙计只好快快而退，他一边走一边回头，见那人掏出一块干肉脯嚼，一边喝一只瓶里的酒。肉脯无味，劣酒难咽。他这图的是个什么呢？

× × ×

楼上，十五人仍在静静吃喝。

酒已喝完了四五坛，菜已换了几十道。

这些人吃得都很没精神，但都吃得很认真。

旁边远处，一张桌上有一个小伙儿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

小伙儿在低头喝酒，想一点一滴把酒喝在心头。

小丫头却很着迷，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要了菜，又不吃，一道菜上来，明明香气扑鼻，却只偶尔有一个人动一动筷子，其他人都只是懒懒地看看那道菜，便不动了。莫非他们都有什么毛病？

小丫头眼珠子咕碌碌转，也转不明白。

她不禁小声问：“大哥，大哥，这些人为什么要了菜又不吃？为什么都不讲话？为什么都穿白衣服？大哥，大哥……”

那小伙儿看了她一眼：“你别问这个，那些人不能问。”

小丫头又问道：“为什么不能问？人家就是要问么？”

因为她是唐小妹，所以她凡事儿都愿意问，而且因为她是唐小妹，她问什么事儿还从来没有人不回答她的。

可这时小伙儿并不想回答她。

但他要是不回答她，她就越发要问了，而且是越问声音越大。

他叹了一口气，只好回答她。

他轻声说道：“这一行十六个人，人人武功高强。其中那个和尚，还有那个中年尼姑都本事深不可测。那个老人，长三绺胡子的，剑法必定超群，你看他望人时那目光，没有一点精气。他神光内敛，让人一眼看不出他武功有多高深。他们是来北方寻人报仇的。他们必然是跑了很长时间的路，他们的脸色很阴郁，这是心里有怒火不能吐。他们骑来的马都很神骏，十六匹马都是千里马。要是伯乐来了，也会大吃一惊，这是挑遍天下才寻找来的这么十六骑。你看那一匹白马，是额心一点红，四蹄乌黑的，叫‘白雪踏青’，是马中精品。那一匹很大又后臀肥腴的，就是自汉以来代代相传的大宛汗血宝马。

那一匹红马，只有鬃是灰色的，叫‘玉赤兔’。这一边的那匹浑身黑炭般没一根杂毛，只有四蹄皆白的，叫‘踏雪乌骓’。这些马有藏马，有西域马，有蒙古走马，但都是名贵马种，不可多得的宝物。这种马，寻常人有一匹已经不错了。这些人却有十六骑。”

小丫头越听越来兴致，轻轻地问：“他们为什么吃菜时不要了，吃一口的，一口不吃的，就撤下去？”

小伙儿道：“因为他们有钱，另外他们心中有事。吃饭要吃好，吃得干般好，好到了不能再好的地步。因为他们明白，一天天吃好饭，杀人时才有气力。刚才那人随手递与那个酒楼伙计一张银票，那是一张一千两的银票，是中州发祥银庄的。这一顿饭花一千两，你信不信？”

她想说不信，但她不能说，她只能信，因为说这话的是她的大哥，她的大哥的本事她很清楚。他的眼力好得出奇，如果他要用一枚暗器打落三丈外一只苍蝇，那只苍蝇只好自认倒霉。

银票当然比苍蝇大。

小丫头想想，还是不解。

她又问：“那个白衣老头儿是谁？他那样子很和气，又像有一点不快活。他像是一点儿也不会武功啊，你怎么说他武功很高深？”

小伙儿一笑道：“只有你，才总走路挺着小胸脯。大丘无壑，大树无风么。他是这一行人中武功最难猜测的一个。”

小丫头问道：“他们到底是谁？要干什么去？”

小伙儿沉吟了一下道：“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是离身剑，两广大豪，不然就是江老爷江非的父亲，江南大豪。”

小丫头张大了嘴巴。

这时，那个白衣老人的身子未动，人突然悄悄地滑过了三四张桌子，坐在了小丫头

与小伙儿面前。

小丫头有点吃惊，她惊讶得想叫起来。

老人在笑，笑得很慈和：“别叫，别叫，他们都不知道我不喝酒，我跑了，你一叫就糟了，他们就知道了。我在这坐一会儿，好不好？”

小丫头觉得很怪，但也只是点点头。她看着小伙儿，小伙儿低着头，不理睬她。

老人看着小伙儿，看着他鼓囊囊的腰间。

“你是唐松、唐枝、唐杆儿，唐林？”

小伙儿看看他，不回答。

小丫头眼睛瞪圆了，这老人听见了她和大哥的谈话？

小丫头也小声笑，笑这老人也有疑惑：“为什么就是唐林、唐松、唐杆儿？唐杆儿像猴瘦，唐松是胖子，唐枝头发少，没几根毛儿。”

老头冲小丫头笑：“谢谢你，下一回我就不会认错了。”

老头又看着唐林，笑，点头道：“对，应该是唐林。”

为什么应该是唐林？唐林就该是这个样子的么？

小伙儿突然也长身而笑道：“我也知道了你是谁。”

四 双玉杯

小伙儿道：“众人皆饮酒，你为什么不饮？”

那人道：“我不愿意喝醉，再说我喝酒时一定要有些讲究。”

小伙儿道：“你想来个众人皆醉我独醒么？”

老人笑了：“恐怕是众人皆醒我独醉。”

小伙儿道：“不知你怎样才能喝酒？”

老人道：“我得用玉杯，一只很纯净的白玉杯。”

小伙儿道：“我请你喝酒，你喝不喝？”

老人道：“唐林请我喝酒？我为什么不喝？”

小伙儿也一笑：“好，我就请你喝酒。”

小伙儿喊酒店伙计：“来呀，给我来四斤劣酒！”

店伙计也惊奇。

这老人看上去是那一伙人中的头领，众人喝佳酿他也滴酒不沾，怎么一转眼竟坐到了这个穷小子的桌上来了？而且要喝酒。喝酒不喝善酿，却要四斤劣酒。这是做什么？

酒楼伙计以为这小伙儿是没钱。可那个白衣老人不是付过一千两银票了么？

一千两银票，喝什么酒没有？

酒楼伙计就去搬来了一坛善酿。

他觉得他这件事儿办得很漂亮。

所以他把这一坛善酿放在桌上时还笑着说了一句：“喝吧，这是善酿，要喝多少都行，银子已经付过了。”

开酒店的人无论何时都不忘记告诉别人他们是大方的。

可小伙儿一伸手，一掷，这一坛善酿就从窗口飞出去了。

“叭——”，掷了个满地酒香。

这一掷把酒楼伙计掷傻了。

小伙儿眼神很冷，盯住了酒楼伙计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告诉你，我要四斤劣酒。”

那白衣老人也一笑，对酒楼伙计说道：“我忘了告诉你，我就要喝他的四斤劣酒。”

酒楼伙计还说什么？他只好自认晦气，只好对自己说他遇上了疯子，这一群都是些不折不扣的疯子。

×

×

×

四斤劣酒放在了桌上。

白衣老人哀伤的脸上也有了一点点笑意，他从怀里掏出一只白玉杯，对小伙儿道：“请宽恕我这毛病，因为我用这一只玉杯喝酒已经十几年了。”

这一只玉杯晶莹、洁白，样式很巧。

老人把杯放在桌上。

小伙儿这时突然一笑：“你有毛病，我就没有毛病？你有白玉杯，我就没有一只白玉杯？”

小伙儿也从怀里掏出一只玉杯来，把它放在桌上。

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他惊讶地咦了一声。

他这一声马上把那两张桌上的人叫得放下了筷子。一个个沉思凝坐，只等他这里动作。

那些人本来就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

但老人马上稳稳坐住了。

“不知唐少侠这一只杯从哪里来？”

“偷的。”

一言四座惊。那边的人已经在凝神屏气，要一冲而起了。

“从哪儿偷来的？”老人又问。

“一个朋友，一个最好的朋友。”

“是朋友就不该偷他的东西。”

“是朋友也得偷。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偷，因为他如果最后还会说一句话，就一定会告诉我把这酒杯和另一件宝物拿走。”

老人忙问：“另一件宝物指什么？”

“一粒珠子。”

珠子和白玉杯放在桌上。

小伙儿不再言语，只是静静地凝视这老人。

老人把两只白玉杯拿在一起，他左旋右转，这两只白玉杯便嵌在了一起，再也挣不开。他又把这玉杯旋开，又让它两脚相对，又左旋右转，这一双玉杯又嵌在了一起，再也挣不开。老人的脸上又有了哀伤。

“你不知道，这是他在六岁时我送他的，从那时起，我们就一人一只杯，一边聊天，一边喝酒。他很能喝酒。”

小伙儿道：“我知道。”

老人道：“他最后说了些什么？”

小伙儿道：“为什么问我？为什么不去问那些看过离身剑与寂寞剑之争的人？”

老人凄笑：“因为我在同你喝劣酒，所以才问你。”

小伙儿也一笑：“对，你也该问我。”

小伙儿说道：“寂寞剑是个女孩子，她与三尸手斗时屡屡迭险，这时有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站在一边，都恨不能上去替她一死。这三个傻小子是我、离玉、江非。”

老人一惊道：“江非？”

“对，江南武林世家江老爷子的大少爷。”

小伙儿就细细地讲述了这件事儿的经过。

白衣老人更衰弱了，他像在椅子上坐也坐不住了。

他受了很大的打击。离玉只想着寂寞剑么？他为什么不想一想他的父母？他为什么不想想两广的清水秀山？他为什么不想想日夜盼归的亲人？他只想着一个女孩子，他这样做是不是很有些自私？

老人好半天才恢复了常态。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态，他问唐小妹：“你是谁？”

小丫头有点不高兴，人家坐这里半天了，你才看见人家，还问一句你是谁。

她的答话很响亮：“唐小妹，也许你也可以叫我唐二十三。”

白衣老人忽然脸色一变，说道：“据我所知，离玉之死并非是他自刺一剑。他是死在寂寞剑下的。”

唐林瞪眼看着老人，然后缓缓说道：“我也不是要你相信。如果我不知离玉的心迹，我也不会相信。当场也没有人看得出，因为两柄剑实在太快了。”

老人身子一振，突然长身大笑，笑声不高但像要震塌了酒楼：“你说的这些话让我好生可笑，你说离玉会用剑自杀，谁信？你这人对鱼漂儿有情，便对她心生偏袒，这心思谁都可以看出来。你想让我一个老人上你的当，你以为我会上当？”

小伙儿冷冷道：“你若不信，我又有什么法子？”

老人道：“你是唐林，是唐门新秀，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所以我也不辱没你。我在酒楼下等你。”

老人手一抄，把珠子和一对酒杯放到了一起，揣入怀里。他揣时很小心，很仔细。他不向那十四个人打招呼，一个人飘然下楼。

十四个人都扔下筷子，盯住唐林看。唐林知道他们在等，万一唐林要逃，他们马上就会扑上来。

唐小妹道：“这老头想和你打仗？”

唐林一笑：“对。都怨你，你问我的话都让他听去了。”

唐小妹一吐舌头：“他耳朵这么尖？他耳朵比你都尖。他听去就听去呗，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唐林心中一振，笑道：“对，对，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走，下去。”

两人下了酒楼。

十四人也随他们下楼。

×

×

×

一块平地，无人之处，就只有这十八人。

白衣老人站在唐林与唐小妹对面。

中年尼姑向他一揖，似在请求替他出战。

老人摇了摇头。他要亲手杀死唐林。

凡是寂寞剑的朋友，他就要杀。他恨透了寂寞剑，当然也不会放过她的朋友。

从两广驱驰而上，时至今日，他才要用一剑？

这哀痛也留在心里太久了。

白衣老人问道：“你有多少枚暗器？”

唐林笑道：“一百零八枚。”

白衣老人道：“你一次发多少枚？”

唐林笑道：“全部。”

白衣老人道：“我见到过你们唐家的人，他用一式‘漫天花雨’向我发了六十四枚暗器，那一次我胜了他。”

唐林道：“我知道。”

唐门之所以能在江湖上立足，不光是因为他们的暗器有名，更重要的是他们总能够记得住自己的每一次失败。

白衣老人道：“我自量能接得住‘漫天花雨’，可不一定能接得住你这一式，不知你这一式叫什么？”

唐小妹道：“‘尽倾银河’。”

白衣老人道：“好名字。”

白衣老人道：“我用一柄剑，叫离身剑，因我剑艺不精，所以剑一离身便难抑制，但愿唐少侠能用力，否则我一定会杀死你的。”

唐林道：“好。我对老爷子也有一事相求。”

“请说。”

“如果我战死，请把小妹送回蜀中唐门，我先在这里谢过了。”

白衣老人道：“好。”

唐小妹忽然尖声嚷：“好笨啊好臭啊，你要死了，我怎么回去？我怎么告诉娘，我说了谎，说你要用那蝶花解药，就一个人知道你在哪里，娘才让我出来的。你不回去，我当然也死。”

唐林又对老人道：“你能把她活着送回蜀中唐门？”

白衣老人道：“一定。”

唐林道：“好。”

× × ×

两个人对面对立。

这一击必是惊天动地的一击。

唐林很小心地戴上鹿皮手套。他的暗器袋系在胸前。也许，他会发不出暗器，就被离身剑一击而毙？也许，他一百零八枚暗器飞出去，世上就再也没有了离身剑这个人。

就看谁可以抢得先手。

白衣老人忽然一阵子长啸。

这啸声沉绵深厚，显然这老人功力已臻化境。

白衣老人一振而飞，飞向唐林。

这一飞极疾，马上就要落了。

这是最好的出暗器时机，唐林一出手，一百零八枚齐发，就是一式“尽倾银河”。

如果把银河倒倾，是不是会飞落满天繁星？

可暗器没发出来，这一剑刺得太快了。

这一剑直奔唐林心窝的要穴而去。一击必死！

唐林反而闭上了眼睛。

是不是他见失去了生机，只好等死？

白衣老人疾忙荡身，移剑，这一剑才刺在唐林的肩上。

一剑入去，鲜血长流。

唐林倒下了。

他败，一着就败给了离身剑。

他暗器根本没机会出手。

老人道：“你为什么不出暗器？”

唐林闭着眼，任鲜血长流。他不讲话。

老人又问：“你为什么不出暗器？”

唐林睁开了眼：“你不相信我，我何必告诉你？”

老人一叹，道：“我相信你。”

他身子向上一飘，人坐在唐林面前。

唐林道：“因为离身剑是我的朋友，因为寂寞剑也是我的朋友。”

就是这么个原因，这原因很简单。唐林一旦得知对方就是离身剑，就是离玉的父亲，他就决心不再出手，宁愿被离身剑杀死。

唐林看着老人：“为了离玉，我宁愿这么做。”

白衣老人道：“为了离玉？”

唐林点点头：“你现在杀死我也行，为了离玉，我不会有一句怨言。”

老人身心一震。来江北以来，他捶心疾首，既恨寂寞剑，也恨她的所有朋友。他决心杀死她，杀死一切与她交好的人，他不像离玉，一个个去挑丐帮分舵，他要杀寂寞剑，杀寂寞剑身边的那些人，把他们全杀死。静夜中宵，他也恨离玉。如果他是同那个女孩儿有一点儿情意，也不该死在那里，这岂不辱没了离身剑的名声？离身剑可败，但不可

辱。

他头一回听说有人为了离玉，竟然肯赴死。

这让他心里一阵子激动。

白衣老人手一挥。

上来一个中年胖子。

“我叫离宰，我来给你上药。”

离宰很胖，但人行动敏捷，手很轻柔，比女人还轻柔，看来他是个疗伤圣手。

唐林等他敷完药，道：“多谢！”

离宰也不讲话，一闪身而退。

白衣老人道：“你可以走了，回蜀中去。你别忘了，家中老人在盼浪子回头，盼游子归乡。”

他声音有些异样。

唐林点点头。

白衣老人拿出那一对白玉双杯，拧旋下一只来递与唐林：“但愿你再喝劣酒时，会想起我。”

唐林双手接杯。

老人又道：“我本来可以送你两匹好马，但我没法儿送，送了你，我的人就得扔下两个。我不想把人扔在这里。我想马上到关东，去会会那个寂寞剑。”

唐林明白他的心境，他的心被怒火烧满，他要平息这怒火，只好去找寂寞剑。

白衣老人又看着唐小妹道：“好在你可以自己带他回川了，不然她会一路骂我千遍万遍的，那样我岂不是会很难受？”

白衣老人走了，像旋风一样卷走了十六骑，十六骑转眼间隐入了村舍、炊烟之中。

× × ×

唐小妹又问了：“他是不是很厉害？”

唐林点点头。

“他比寂寞剑还厉害？”

唐林神色沉郁，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用‘尽倾银河’？”

唐林看着她，摇摇头道：“没用，六十四枚也好，一百零八枚也好，对他都没用。”

唐小妹道：“但愿他别遇上寂寞剑。”

但她与唐林都知道，这绝不可能。

五 白衣翩翩公子谁

蓝苗一个人向关东走去。

她决心最后会一会那个寂寞剑鱼漂儿。

她心里妒火燃烧，认定那个瘤子讲的是实话，如果那个人讲的是实话，就是离玉真的喜欢上了鱼漂儿。她漂亮么？她美么？她比自己还强？蓝苗自诩她是两广第一美人，她知道因为她漂亮，才有离玉娘想要她做儿媳之想。鱼漂儿能美到哪里去？她不过是一个北方女人罢了，而且北方女人大都是很粗野，很无礼，很肮脏，很讨人厌的。她们皮肤也粗，她们讲话也大声豪气的。这样的女人离玉怎么会喜欢？离玉应该喜欢文静、娴雅的女孩子，至少她应该清秀、俏丽，不然有什么可爱之处？

蓝苗想，万一她要见到这个鱼漂儿，要用尽手段，用她的千般毒法百种辣招对付她，弄得她不死不活。

她还是要像离玉一样，一路上挑丐帮六个分舵，杀他一百余人。

她要让那些人流血、死亡，让丐帮上下人惊惧不安。

×

×

×

丐帮凤凰城分舵内，有一个小小柴屋似的屋子。这里是鱼漂儿常居之地。

鱼漂儿早已不在这里了，她回长白山去了，回到丐帮总舵那里去了。

这里没人，但这大空院是丐帮凤凰城分舵的巢穴，自然是守卫森严。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人，进了屋，在静静的月夜之中看着这小屋。

小屋很熟悉，他慢慢地从一边走至另一边。

他在想那日惊天动地的一变？他是在想从这儿寻找一点儿去日的回忆与温馨？

他不点灯。

他在摸，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没有摸到什么，他只好去凳子上坐下。

看来这个人很有些怪，他像是个夜半而入的窃贼。但他如果是一个窃贼，肯定是一个再大胆不过的窃贼，因为他竟然从墙上摘下琴套，把满是灰尘的琴套摘掉，把一张琴轻轻地摆在桌案上。

他似乎很陶醉于音律，因为他竟然能坐在案边，像沉浸入美音妙律之中，双手似在柔抚曼挑，但琴并没有奏出音韵来。

看来他虽然有些呆，却没有忘记他这是梁上君子入他人室。

噗哧一声轻笑，这笑很轻柔，似乎是女孩子发出来的。

这马上让这人手足无措。他惊呆了，像在行窃时被人抓住，像正在自诉衷肠而被人发现了心事。他又呆又怔，站在那里没一点儿动作。

× × ×

这时，从屋角走出来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很漂亮，透过月夜隙光，可以看出这是个奇异的女子。

她不类北人，穿一件很好的但也嫌太火爆的布衣，这布衣像是一块布被漫漫一剪而成，被她披上的，双肩披发如垂瀑，一直垂到了腰际。她的两眼很亮，在静夜中很深很

黑。她的脸很白，又透出些笑吟吟的暖意。她穿的裙子太短了，虽然是八月流火的日子，北方的夜也仍有一点儿寒凉，她穿这么薄薄的一件小裙简直就是太有点不雅了。

但她在笑，一种发现了小偷时的快意的笑。

她发现，世上竟然也有和她一样在夜里睡不着觉的人，也和她一样对这灰尘满屋的小柴房一样的地方感兴趣的人。这让她觉得又可笑又可气。可笑是她认为这有点太巧合了，可气是因为她觉得这男人有点痴傻。

这男人居然也目光炯炯，像一个大眼贼。

他盯着她，他那神色竟然马上因为看清了她而变得没了一点儿慌乱。他是因为她是素不相识的而少了那一点儿惧怕？还是因为他也猜知了她的来意而心里感到了坦然？

她仍在笑。

她笑得很坦荡，只有化外的女人才会这样胸无芥蒂地笑：“你是谁？来干什么？”

白衣公子也一笑：“你是谁？来干什么？”

她仍在笑，让人以为她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快活无邪的小女孩儿：“我听说这儿是丐帮分舵，还有人说这里是他们总筐头住的地方，我就来了。你说，丐帮总筐头是不是该很有钱啊，要不然她至少该有几串项链啦珠串啦什么的放在这儿，那样我可就不白来了。”

说着，她还为自己叹了一口气，听她叹气，像一个千般无奈才做一次恶作剧的好孩子。

白衣公子笑了：“我听说这个丐帮总筐头有一张很好的焦尾琴，是弄玉萧史之琴。你知道弄玉么？”

女孩子摇摇头，弄玉是谁？她可从来没听说过。如果弄玉是武林中的高手，她应该知道才对。

她笑道：“原来你是来偷人家琴的？怪不得你在这屋子里东找找，西翻翻，原来是

在找这张琴哪。”

白衣公子一叹道：“可我看了，这决不是那一张焦尾琴。那一张琴是无价之宝，而这一张，你花一点儿银子在街市上准可以买得到。”

她笑了，笑出了两点浅浅的酒涡儿：“这么说你没偷到？这可好，这可好，好极了……”

白衣公子一叹道：“这有什么好？”

她说道：“你和我一样来偷人家的东西，你没偷到，而我却可以偷到，你说这好不好？”

白衣公子道：“你怎么知道你一定偷得到这些项链珠串什么的？”

她问：“你知不知道，她是这北方三十八万丐帮徒众的总筐头？”

他有些傻，问道：“那又怎么样？”

她有点不耐烦：“那她一定很有钱啊。她一定有些珠宝，有钱能干什么？女孩子又不会像男人那样买个臭铺子，盖个破酒楼什么的，她只好买一点珠宝项链珠串什么的，放在这里，而且她每住过的地方都放一点儿，当她在哪儿一住，用起来就很方便。”

白衣公子叹道：“这话听来很有道理。”

她说道：“不是很有道理，而是根本就是这么一回事。”

她说完，人身形飞动，在屋子里绕走了一圈。

她果然不愧是此中老手，她身形一转，屋子里的所有箱筐匣柜都被她打开了。

这一回该白衣公子笑了，他笑得很是得意。

“你看，这可好，这可好，这可好极了……”

她很沮丧，因为她又看错了一次这个寂寞剑。

她不爱珠饰，那她肯定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漂亮的女人可以不戴不用这些玩艺儿，但她们一定会有，会放在她这个自以为很安全的小屋内。她是武林中人，武林中人决不会带着珠饰走江湖的。因为那既累赘又惹眼还很麻烦。

她突然问白衣公子：“这个鱼漂儿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白衣公子随口应道：“当然漂亮。”

“漂亮她为什么不打扮？”

白衣公子被她这句话问住了，他看着这个女人，道：“你长得漂亮不漂亮？漂亮。漂亮为什么不打扮？因为你太漂亮了，所以用不着打扮。”

他像明白她的心思，知道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他说道她自己漂亮，所以才自问自答的。当然他很满意自己的自问自答，他因为满意，脸上才有了这很怪的笑模样。

她看着他，突然发现他的鼻子很挺，他的眉毛很黑，他的一双眼睛又深又亮。

他很漂亮。

他好像比离玉更漂亮。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贼，是一个专偷人家女孩子雅琴的贼。

× × ×

既然屋子里什么也没有，他们就该走了。

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屋子。

他们想纵墙飞过去。

正巧这时，走过来五六个大汉，每人都持刀佩剑，提灯而过。

她就想冲出去。

他用手死死扯住她。他的手在抖。

她暗暗好笑。这么胆小的男人，也敢来丐帮分舵偷东西，这可是个奇迹。她虽然是生在两广之地的蛮夷之人，但她毕竟是个姑娘，被男人这样拉住手，像要靠她仗胆似的，这让她心中滋味一甜。

她突然决定今夜不在这宅院里杀人了，省得让这个男人心惊胆战。她等待那些巡夜人走过去，用力提身，一纵而起。

她对她自己很满意，她原以为她带着这个胆小的男人跃不上这么高的墙的，但正好刚刚飞到了墙上。

她站在了墙上，这个男人脚一跳，还要滑跌下去。

但她扯住了他，带他飞出墙外。

六 无知与草草

她看着这个男人。

可惜，他只是长了个人样子，只能去偷偷人家的琴，成不了大器。

她认定这是个没什么能为的读书人，不是读书人能那么傻么？不是读书人能那样呆么？在人家屋里偷东西，还拿出来一张琴摆在桌上，做弹琴的样子？

读书人都成不了什么大事。

她决定同他分手。

月亮很圆。圆圆的月亮照着这站在小巷中的两个夜游人。

“你可以回家去了，你今晚没偷到琴，也很累了。”她仍在笑。

他痴痴地看着她，看得她也有点疑惑了，她也看看自己：她有什么地方值得让这个傻书生呆呆地看？

他忽然一叹道：“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她猛地沉下了脸：“你胡说什么？我不是人，是什么？”

这白衣公子突然神神叨叨地念叨起来。

“你是个仙子啊，你是个仙子，你是天上的仙子。不然你怎么会穿这样的衣服，怎会有这样的打扮？怎么会有这么美？多谢仙子搭救了我。”

他又毕恭毕敬地向她打躬作揖。

她突然觉得他很可笑，能让人笑得很轻松。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轻松过了，轻

松毕竟比郁闷要好得多。

她突然想到，她如果带着这个痴痴傻傻的书生一路去关东，她一定不会很寂寞。她为什么不收他做一个仆人，一个供她取乐子轻松心境的仆人？

她为自己这决定而快活。

但他是不是身怀武功？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本事？

她忽然出其不意地出掌拍击在他肩上。

如果他有武功，他一定会有反应。但掌已拍击在他肩上了，他仍然向她痴痴迷迷地笑。

她的手一松，只是轻轻地摁在他肩头上。

他仍在笑，不知她这一拍一松之间，他已经死过了一次了。

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嘻嘻傻笑，看着她：“我叫无知。”

无知？这是个什么名字？

他的脸上忽然有了愤然怒色：“我只是好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晓，琴棋书画触类旁通。有这样的学识，即使不懂这市井典故、人中纠葛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偏偏叫我无知。你说这可恨不可恨？”

她仍在笑：“你都不知道什么？”

他一叹，好半天才说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只不过不知道衣服是布做成的，饭得用米煮，还不知道衣服脏了得用水洗……”

她忽然嘻嘻而笑，笑得很开心。

这是个很奇怪的男人，也是一个很傻很傻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你根本用不着戒备他。这样的男人才会做贼不慌，竟然在人家屋里坐下来，操琴抚弦在练习指法。

她笑得很开心。

他怔怔地看她，说道：“你这个仙子好漂亮啊……”

她笑得更快活了。

大凡南方苗彝之人，因未与北方都市之人相融，所以便少一些孔孟之陋习，而多一点山野之朴素。这女孩子一再听他说她美貌，不但不以为怪，而且心中颇为喜悦。这全是因为她一则是苗女，喜欢男人夸赞自己，便心中快活。二则因为这男人只是个痴呆书生，这也让她没有什么芥蒂之心。

她笑道：“我叫蓝苗。蓝蓝的苗儿，像春天地里的苗儿。”

他拍手道：“好名字，好名字！不过对不对。”

她惊愕地问：“有什么不对？”

他说道：“诗中说苗儿是绿的，你这怎么是蓝的，对不对。”

蓝苗在笑：“你怎么这样傻？绿草小的时候，颜色自然很淡，太淡了，不就蓝了么？”

他点点头，好像是明白了。

他念叨着：“蓝苗，蓝苗，这名字很好听，你应该叫草草，我以后就叫你草草。好不好？因为你这个蓝苗，蓝也是草，苗也是草，就是草草。”

她笑了：“随便你叫，只要你不叫我仙子就好了。”

他问：“你去哪儿？”

她笑道：“去关东。”

他眼珠子睁得很大：“长白山？就是《山海经》中所说的那个不成山？你可不可以带我去？”

她笑道：“你妻子会找你的，你家里人会找你的。”

他疑惑道：“我妻子，谁是我妻子？我只有一个人。不过还有阿花，我走了，它也就走了，我要回去了，它也就回去了。”

她有点疑惑，问道：“阿花？阿花是谁？”

他叹道：“我养的一只小猫。”

× × ×

她决定带无知走。

他可以为她解闷。另外她一个人走路，也太惹眼。和他一起走，也不会让别人太起疑心，她要去寻丐帮，丐帮也可能在小心提防着她。

她叫他无知。

他叫她草草。

七 夜半敲门鬼不惊

谁会想到他与她会夜居一室？

但他们只能夜居一室，也只好夜居一室了。

这是一个小镇，这家“风尘客栈”只有那么二十几个房间，而且都住满了。只有一间房屋，店老板一看这男人是耷着头跟在女人身后的，就一笑道：“只有一个房间，你们夫妻可以将就一宿吧？”

他马上就明白了这两个人决不是夫妻。因为男人一愣，抬起了头，女人的脸色变得绯红。但他装看不见，看见了他也没有房间给他们住。他为什么要装做看得见？一男一女出来走动，不是夫妻也关系很亲密，他何必要管他们的事儿？

店主看着这两个人，也暗暗在心里喝了个彩。

这女人俏丽，是他几十年从未见到过的美人。这男人也很俊俏，只是没那女人气盛。如果是拐人出逃，就一定是这个女人拐走了这个男人。

× × ×

他们住在一间屋里。

有两张床。中间隔着一条过道儿。

她进了屋，正色道：“无知，你要是动我一下，我就宰了你！”

他慌忙回答：“不不不，我不惯与生人睡，我连与阿花都不在一起睡。我睡坑头儿，他睡坑梢儿。我只习惯与书睡。”

蓝苗道：“那就好。”

两个人躺下。

蓝苗道：“无知，你为什么不讲一个笑话来听听？”

无知抱着书，却轻轻地打起了鼾声。

蓝苗睡不着，她这时正是睡不着觉的年纪。她在想离玉，想那个离家出走的离玉。他身背一柄长剑，这剑叫离身剑，他死在一个女人的剑下。

一想这一件事，就让她心里像被猫咬了一样难受。

× × ×

屋顶上有了一点儿响动。

蓝苗轻轻坐了起来。

她的眼睛很亮。

有人敲门，声音很小。

蓝苗慢慢起身，向外走去。她回头看了一眼无知，他睡得很香。

只抱着书读，不谙人世情扰的人自然会睡得很香。

蓝苗身子轻飘，像无根之萍，浮泛着走出了屋外。

屋外，有五个人在等她。五个男人！

“你们是谁，想找无知还是要找蓝苗？”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说道：“我们就找你……”

蓝苗冷笑：“你们找我干什么？”

“找你讨债，你欠下我们血债。”

蓝苗道：“丐帮之人？”

那中年男人一笑道：“丐帮五劈头。”

蓝苗心中一凛。

她知道丐帮五劈头。除了总筐头鱼漂儿，这丐帮五劈头是丐帮中武功最高之人了。

老大死了，只剩下了这五劈头。

这五劈头是丐帮中的敢死之士。劈头，是随时随处准备为丐帮一死之人。

劈头老二道：“你不该挑了大江分舵，杀死了苏重、瘤子、鱼溜子和春儿。武功不济可以死而无怨，但你用铁线蛇毒来废鱼溜子一臂，又用这蛇毒去杀苏重和瘤子，这就显得你心狠手辣了。更让人不可容忍之处是你连春儿这么一个小孩子也不放过……”

蓝苗盈盈一笑道：“可你们五个人没有一个是孩子。”

她言外之意是，她要杀这丐帮五劈头，而且志在必杀。

劈头老二道：“你以为你的铁线蛇可以奈何得了我们？”

劈头老三这时一声呼啸，从四边拥上来一群丐帮之人。

“点火！”劈头老二下令道。

就在这客店之外点起了火。这火点得很快，火一放在地下，就燃起了一层火墙。

原来这些人都是早早住店来等她的，这客店老板是不是也是丐帮之人？

火逼在客店外围，足有三丈远近都是火墙，柴薪都是放在事先挖好的沟渠之内的，上面盖好了一层层干草。干草一燃，火马上成熊熊之势。

丐帮之人用刀去挑，把那些燃旺的柴草向中间挑来。

圈子越来越小。只把蓝苗和客房包围在火中。

蓝苗见五劈头跳出圈外，心中暗暗冷笑：你们以为这火便可以烧死蓝苗么？你们以为有了这三丈宽的火道，铁线蛇飞不出去，她蓝苗就再无办法了么？

她向怀里摸去。

她忽然大惊失色。

她的口袋没了。她的口袋里装着她的百种毒药，千种毒招，却被人摸去了，没了。

她的心一凉。

她武功不如离玉，远远不如离玉。但她自诩她比离玉更有把握对付得了这北方丐帮三十八万人，因为她有这一只毒口袋。她只要把这只袋中的毒弄下一撮来，三十八万人会须臾死尽。

离身剑可以杀人，但没她这么快这么彻底。

可她的毒口袋没了。

在她躺下恍恍惚惚思想离玉的那一会儿，她的毒口袋被丐帮的人窃走了。

那里面还有她养的一对铁线蛇。

她的眼睛里是绝望。

她已经站在一片火海之中。

她是不是没救了？她是不是可以去见离玉？最让她悲哀的是，她这一会儿正想着可以去见离玉，但心里仍然很酸楚，因为她不知道，冥冥世界之中的离玉这会儿是不是想见她。

× × ×

她决心一死。

可她头脑中忽然一闪。那个无知呢？她怎么忘了他？他虽然与她无涉，但毕竟是陪她来关东的。她可以一死，但她决不能让那个无知也成为冤鬼。那样入了地狱，这个无知会来找她，给她无尽无休的麻烦。

她回身入火海，去那间屋子寻找无知。

无知无知，难道这火海哔剥之中，你仍能照样子酣睡不成？

她飞身入室，房子很干，又多是木料，就几乎要烧落了架，她吼喊道：“无知、无

知，你在哪里？”

她没听到声音，她冲出房门。

她知道无知已经不在了，或许丐帮人一吵一吼，他便醒了，自己溜了出去。只要无知走了，她便一无牵挂。

她心中一阵酸楚，她命何其薄？人之将死，无人可以挂牵，只好挂牵这一个与她无亲无故的痴呆书生无知。

她好可怜。

她念叨着：“无知无知，只要你走了，我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这时，她面前的那一只大大的水缸的缸盖被人顶了起来。

无知从里面爬了出来。

他一边爬一边念叨着：“起火了起火了，你不在，是去救火了么？”

她看着他，叹了一口气。

他真的是无知，他真无知。

火起萧墙，外有人驱柴助火，你不思逃命，反而跑这缸里去躲，房屋一塌，缸能好好地完整地保存下来么？真是痴心妄想啊。他怎么这样无知。

无知看着她，说道：“快，快，快进这水缸，你进去，水只能被烧热、烧烫，也烧不死你……”

可他没想到会不会烫死人，他不会这样想。

她叹了一口气，她很后悔。

她如果不带他来，他可以在那个凤凰城里做一辈子无知，没人会管顾他，没人会理睬他，因为他不值得管顾，也不值得理睬。可他跟她来关东，就只好一死。

他还在拉她：“快，快，进缸去，进缸去，水还不太热……”他突然像想起了一个很重要之事：“哎呀，这缸虽然不小，也装不下你和我两个人，是不是？好了，你去，你

去，就烧死我，也好。”

他虽然是无知，却也知道自己是男人。他甘愿自己去死，把生留给别人。

她一叹道：“没用。在水缸里一定会被水活活烫死。”

他睁大了眼睛：“不会，水不太热。你试试，你试试。”

她说道：“一会儿就热了，房架子倒下来就会把水缸烧热，缸里的水会把人煮熟。”

他大叫道：“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你别进缸里，别进缸里了。”

她说道：“火一定会把我们烧死的。”

他一下子泄劲儿了。

她感到绝望。

“想不到我蓝苗儿会死在这里……”

她很有感慨，她和一个无知的痴人一起死在这他乡，成为一对游荡野鬼。

他突然道：“其实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她见他突发奇语，心中很是惊奇：“你怎么知道？”

他慢慢说道：“书上写的啊，每逢写到人死时，就那么匆匆几行字，就完了。死是很快的。”

她莞尔一笑。

这痴人死时一定不会像她那么痛苦。

她叹道：“这店主和店里的伙计一定是和他们一起逃的。他们什么时候跑出去的呢？”

她没看见他们向外跑。

他嘻嘻笑着：“他们藏地下去了……他们可能先死了。”

她心里一亮，用力抓住他的手：“他们从哪儿死的？”

房子在叭叭响，火在一块块向下落，房架马上就要全塌了。

丐帮人的呼啸之声愈来愈烈。

他指着地上：“就死在这儿……”

她用力扒开几根落下来的火梁，这儿有一块铁板。

揭开铁板，这是一个黑黝黝的洞。

八 铁线蛇

他们从洞中走了出来。

天已经要大亮了。

蓝苗心里庆幸，她以为她和这个无知已经逃离了险境。可她一走出这洞口，就知道她错了。

丐帮五劈头都在洞口等着，等着他们从洞中走出来。

劈头老二一笑道：“蓝苗姑娘为什么不在那客店里寻寻你的好日子？反而要走出那险地？你以为能走得了么？”

蓝苗一叹，四外一看，丐帮徒众几百人，手里都提着一捆柴薪，另一只手中举着火把。

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

蓝苗不讲话，轻轻一叹，她知道她这一次难免一死。

可是，那个无知呢？他在哪里？

他站在蓝苗的身后。

蓝苗道：“你可以走出去，告诉他们你是一个无辜受牵累的人，他们决不会难为你的。”

无知道：“是……是么？那我……我就去试试。”

无知走到了蓝苗前面。他往那儿一站，人还挺起了腰板。

他的声音也很清亮：“是丐帮的人么？”

对面的丐帮五劈头显然认识他。

劈头老二一揖道：“原来是吴公子。”

对面的所有丐帮之人都一声不响了，显然他们都认识这个无知。

这个无知慢慢地说道：“蓝苗姑娘挑了丐帮的大江分舵，又伤了丐帮中人，与丐帮结怨不小。在下这里向诸位讨个人情，让蓝苗姑娘跟在下走，在下自然当劝说蓝苗姑娘不再与丐帮结怨，不知几位劈头兄弟意下如何？”

蓝苗心中暗暗失望，这个无知好没道理。你以为蓝苗与丐帮的血仇大恨能是三言五语就可以过得去的，这岂不是玩笑一样？但她心中又暗暗纳闷，这个无知却还是知道一点她的情形，他哪里会知道她挑了大江分舵，杀了其中的几个人？他从何处得知？

可对面的那些丐帮之人听了这无知的話，竟然能思想一番。五个劈头暗下里计议了一会儿，就由劈头老二答了话：

“既然是吴公子如此说，我们自然不便再讲什么，这一次就算罢手，以后自有机会再与蓝苗算帐。”

一眨眼，丐帮人便退去了，再也没有一个人。

× × ×

无知没了那畏葸之态，他双目炯炯，看着蓝苗：“走吧，我们是奔关东去，还是回你的两广？”

蓝苗冷冷一笑道：“我倒是看走了眼，原来不是公子无知，而是我蓝苗无珠了。没眼珠子，就看不透吴公子原来是高人。”

无知道：“我本来就是武林人，如果你听说过我的名字，你就该知道我一开始就告诉了你，我告诉你我叫无知，无知就是吴智。”

蓝苗看着吴智道：“你拿走了我的口袋？”

吴智从怀里掏出来，慢慢说道：“在这里。”

蓝苗嗔中有怒：“你为什么拿走我的毒口袋？”

吴智一叹道：“你这‘蚀天毒’无嗅无味，如果用上，三十八万丐帮帮徒可以在几日之内被毒杀死尽，这毒太狠。怎么能让你用上？还有一对铁线蛇，这蛇奇毒，伤人必死。你何必用这样的剧毒？我师傅告诉我：如果你不能解毒，就不能用毒。因为你会后悔，有时会后悔一生。”

蓝苗冷冷道：“你师父是谁？”

吴智道：“玉面狐狸陆灵生和花仙妙灵。”

蓝苗冷笑道：“原来是玉面狐狸和花仙的高足。好！难怪你敢动我的毒口袋。”

蓝苗看着吴智，她想起了江湖上传言，有一个白衣吴智，做事有鬼神莫测之机，时常神龙见首不见尾。难道就是此人？

蓝苗道：“还我毒口袋！”

吴智道：“你只要答应我，不再对丐帮人用毒，且设一个毒誓，我就还给你。”

蓝苗是苗女，苗人诚挚，且愿设誓以应自身。这吴智要她设誓，大大违背她的本意，她绝对不愿这样做。但她如不这样，吴智肯定不会把毒口袋还给她。

蓝苗道：“我决不发誓。”

吴智扬着毒口袋道：“如不发誓，我就毁了这口袋！”

蓝苗道：“慢！我与你打赌。”

吴智道：“怎么赌？”

蓝苗道：“你装痴作呆，从我这里拿去了毒口袋，这可不公平。如果你从我这口袋中挑选一样毒物，你能够不受此毒，我就听你的。如果你被毒死，我就再去找丐帮人寻仇。这样岂不是很公平？”

吴智知她这话的份量，但他也是花仙妙灵的高足，岂能在她面前示弱？

蓝苗道：“你用我一毒，能幸而不死，我就甘愿听你吩咐。你可以自选一毒？还是随便我来用毒？”

吴智道：“还是我来选一种毒最好。”

蓝苗盯着他，等他说话。

吴智轻轻一叹，把毒口袋一掷还给蓝苗：“要我来选，我就选那铁线蛇好了。”

× × ×

铁线蛇，蛇之至毒。

北方有铁树皮、有野鸡脖子，都是剧毒之蛇。南方有蝥蛇、蝮蛇，但都不及铁线蛇为毒之剧。这只是一根细如条丝的一尺长短的小蛇，身如铁线，黑黝黝的不很起眼，但速度之快，毒性之烈，却是天下少有。

吴智果然不愧为花仙妙灵的弟子，不愧为玉面狐狸陆灵生的高足，他要一试铁线蛇毒！

蓝苗又盈盈而笑：“吴智，你不是丐帮中人，何必搅这一趟浑水？你要是被这铁线蛇咬上一口，伤重不治，你的性命可就丢了，到那时丐帮三十八万众也解救不了你。”

吴智愁眉道：“姑娘说得不错，可是姑娘如果发发善心，不对丐帮三十八万众用毒，自己回两广去，岂不更好？”

蓝苗道：“不，我一定要杀死鱼漂儿！”

吴智道：“鱼漂儿有一柄寂寞剑，她还擅天下第一拳脚功夫‘百兽舞’。百兽之中，多有不怕蛇虫的，你这铁线蛇恐怕也奈何不了她。到那时，你只是自增烦恼。”

蓝苗道：“你怎么净长她的志气？”

吴智不语，只是低声一叹。

蓝苗喝道：“吴公子，小心了！”

铁线如丝，在空中一抖。

吴智左手握拳，向上一迎。

铁线蛇只在他拳上轻轻叮了一口。马上就垂直而落，叭地落在地上，又游得极快，转眼之间，蛇已又爬进了蓝苗的口袋之中。

吴智身子一抖，慢慢坐了下来。

他闭上了眼睛。

一会儿，他的头上就汗如雨下。

他的穿服都被汗濡湿，人已有些苍白虚弱。

蓝苗笑吟吟：“如果你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可以向我点点头。我马上可以给你服上解药。”

吴智闭目不语。他的手臂上，伏着一条红线。

毒发而走，要向心穴而去，毒入血必入心，毒入心则必死。

蓝苗看着他大汗淋漓，心中竟然有些不忍，她凝眸而视，立于吴智身边，注视着他，怕他死去。

吴智身子极为燥热，又转为寒凉，溽热之时，他撕衣服揪头发，寒凉上来，他又双手抱肩，身子抖得像一片树叶。

他要昏厥过去了。

蓝苗伏在吴智耳边，一阵香气，一阵女人的香气，又轻轻耳语：“你何必如此？丐帮又不是你的，你与他们有什么亲情，何必为他们而白白送了你自己的性命？你这个人长得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她用一只玉手去抚摸吴智的耳背。

她要亲抚吴智？怜爱吴智？还是因为铁线蛇毒可以转腕攻心，她要吴智感情而乱心，让铁线蛇毒快点毒死吴智？

吴智只是冷冷地看她一眼。

这一眼让蓝苗伤心。

这一眼好像极为熟知，她从离玉那里见到过那目光。是她在捉弄小猫小狗时离玉这样看她，还是她用毒毒死了满地虫子时？反正离玉用这种目光看过她，这目光让她永远也忘不掉。

蓝苗突然怒吼道：“别用这眼光看我，别用这眼光看我！”

× × ×

吴智醒过来了。

他昏厥了一天，还是两天？

他在一个山洞里躺着，身下铺着干草。

蓝苗在烧烤一只鸡，鸡的香气让他从迷恍之中醒过来了。

吴智睁开了眼。

“你救了我？”

“任何人也抵不住铁线蛇毒。你以为花仙的花露可以护住你的心脉，让你不死？但你动了情，动情之人只好一死，否则你会变成真正的痴狂人。”

吴智一叹。

他想止住这个蓝苗，却失败了。他第一回失败，而且败得很惨。

“想不想吃点东西？”

火光下的蓝苗很漂亮，漂亮极了。

九 寂寞者无剑

十六骑在丐帮总舵门前下马。

留下四人看守马匹，十二人向丐帮总舵走去。

丐帮总舵，也就是一大套连绵不绝的稀稀落落的院落。

院内有数十大汉把守。

十二人长驱直入。

杀人，溅血，斩旗，直入厅堂之内。

丐帮五劈头坐厅堂之上。

但正中的椅子空着。

十二人缓缓走入厅堂。

离身剑道：“在下从两广来，不远万里，为的是一睹寂寞剑的风采，不知她在哪里？”

劈头老二道：“你想见寂寞剑，自然得先杀死丐帮五劈头，不然你怎么能走进去？”

离身剑冷冷一笑道：“好！那就见识见识丐帮劈头的本事。”

离身剑回头一顾，便有一个胖胖的人站了出来“我叫离宰，来会会丐帮高手。”

劈头老六一跃而起，走向离宰。

劈头老六道：“你是离家的什么人？”

离宰肃然一揖道：“离宰，离家的家仆。”

劈头老六道：“既是奴才，何必前来送死？”

离宰道：“老六，我只要出手五招，便可让你立刻身死。”

劈头老六自然不会相信。

离宰猝然出招，这一招招式平平，似乎只是一般的“九花掌”。

九花掌，创自北派不嗔和尚，和尚看长白山成五色，又加以人之四色，合为九花掌。

因不嗔和尚武功亦不是惊世骇俗之辈，这九花掌也就平平，无十分惊妙之处。

劈头老六转身一旋，回了一招“查拳”。

第二掌是佛家般若掌，这一掌是“佛云可渡”。渡即普渡众生，但人有可渡不可渡者，佛云可渡，便是有缘了。这一掌直出，拍击可渡者额头，曰当头一击，可使人猛醒，不再执迷。劈头老六像蝉蜕，身子一纵，人便飘退了出去。

第三掌是八卦掌，这一掌是回手旋风，抱臂成圆，又缓缓由胸前出掌。这一掌成风成势，便把劈头老六的一势“气吞山河”双拳击散，使他又向后飞退几步。

劈头老六一上手，便被三招逼退，几上又退，全然无功。这让他十分恼怒。他身子一纵，便欲用一式拳脚，拳是“长拳出河”，脚是“豹尾一剪”。

这一式极猛，又快，拳脚带风，呼啸而上但离宰也只是把左手掌变了变，先是劈，后变推。劈得慢，推得快。这一掌已出，便觑到了空门之处，直劈向劈头老六的前胸。

老六只好生生地缩回了腿，把拳硬拉回去。

离宰乘老六没立稳，左手出掌，向空中一劈，这一劈便使空中无穴来风，噼啪作响。他右手凝定，慢慢向老六击出一掌。

老六眼看着这掌要拍在自己身上，却无法退后。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掌拍在身上。

掌未拍上身，他已经冷冷地打了一个寒噤。

劈头老六心一冷，自知必死。

× × ×

“叭——”，一掌击实。

离宰一愣，这一掌并未击在老六身上，这掌拍在一个人的臂上。

离宰面前站了一个俏生生的女孩子。

这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但看她脸庞，又知她经历了许多困厄艰难，她也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

这女孩子很漂亮。

她冷冷地看定离宰：“寒冰掌如果击向人身要穴，这是不是会要人命？”

离身剑看着她。她就是鱼漂儿？他心中一悚，他知道了唐林的话不假。离玉会爱上这么一个女孩子的，她不仅光艳照人，而且有一种淡淡的愁郁。她眉黛不展，关山紧锁，

像有无限闲愁。她那样子十分娴雅，像是一个幽怨深闺中的少女。她身为三十八万众的丐帮总筐头儿，却浑身无一点戾气，无一点霸气，无一点火气。这样子的女孩儿离玉在两广见不到。他肯定会一见痴迷。

离身剑心中暗暗一叹。

他轻轻移步，脚下无痕。

“来者可是寂寞剑？”

她启齿一笑：“鱼漂儿。”

离身剑道：“两广离身剑，特来拜会。关于犬子离玉之死，不知寂寞剑何以教我？”

鱼漂儿喃喃道：“离玉，离玉……”

她似乎又有一页心事被人掀动，心中便又生波澜。

“你是离玉之父？”

离身剑点点头。

鱼漂儿轻轻一叹道：“死人比活人快活……”

离身剑冷冷一笑道：“既是如此，总筐头儿为什么不死？”

鱼漂儿静静地看着离身剑：“你以为人可以找得到理由，能好好地去死么？这很难……”

离身剑道：“这并不难，我可以成全你。”

离身剑浑身一阵杀气，直逼向鱼漂儿。

金漂儿被这杀气冲得向后退了两步。

离身剑道：“你的寂寞剑呢？”

鱼漂儿一叹：“寂寞者无剑。”

离身剑一惊。寂寞者无剑？是说剑因人寂寞而闲置，还是说寂寞者已深悟剑道，无剑亦有剑，无剑亦是剑？

但他不知道鱼漂儿此话中的含义。

离身剑道：“我曾经败在寂寞剑下，所以敬重此剑，但这剑杀我儿子，又让我生仇恨之心。我剑一离身，便成杀伐，你亮寂寞剑好了。”

话说完，一声剑响，剑如匹练，人随剑飞。

离身剑。

× × ×

鱼漂儿并未出剑。

因为空中没有那闪烁的彩虹。

鱼漂儿只是在离身剑的剑光下游走，她想避过离身剑的致命一击。

但这不是一般的剑手，这是离身剑。

离身剑心中愈来愈气，愈来愈恨。她不屑出剑，她不屑向离身剑出剑。他决定好好羞辱她一番。

一剑刺去，挑去了鱼漂儿的头钗，她的头发便一飘如飞，散成飞天利箭。她身子在剑下飞舞，堪堪遇险，又险险地躲过，飞身而出。

离身剑是快剑。他叭叭急出，几剑便在她肩上刺出几点血花。血出不多，又濡染白色罗衫，便如在胸前肩上沁点点梅花。但奇的是这几剑没刺中鱼漂儿的穴道。

离身剑是只想羞辱羞辱鱼漂儿，他并不想马上刺中她的穴道。

他要好好羞辱她，最后杀死她。

丐帮五劈头原以为鱼漂儿出剑对敌，至少可以与这离身剑一较胜负。但不知为什么鱼漂儿竟然不出手掣剑，而只是赤手空拳在离身剑下游走，这显然很是凶险。五劈头一齐声吼，要冲向离身剑。

五个白衣人拦住了他们。这一封恰恰封死了他们冲向鱼漂儿的去路。

“离宗。”

“离宣。”

“离宽。”

“离安。”

“离实。”

丐帮五劈头知鱼漂儿此时极是危险，她即使这会儿想出剑，已是不可能。她失了先手，又屡屡受伤遇险，如不上去攻离身剑，她绝无缓手余地，只好受死了。

但无论五劈头向哪里走，都被五个白衣人拦住，封死了他们的去路。

× × ×

“叭——”，离身剑一抖。

鱼漂儿已被刺中穴道，软软地坐在地上。

离身剑尖正指着她的咽喉。

鱼漂儿缓缓地闭上了双眼。她不看离身剑，她始终不看离身剑一眼。

“你为什么不出剑？”

鱼漂儿道：“一出已悔，怎能再出？”

离身剑冷冷一笑道：“唐林告诉我，离身剑离玉是自己刺死自己的，你是不是也要这样告诉我？”

鱼漂儿摇摇头。

“是我杀了他。”

“离玉临死时，他说了什么？”

鱼漂儿闭着双眼，泪水长流：

“剑离身实苦，情是一点毒。”

离身剑的手一抖，他这一剑刺不下去了。

× × ×

忽然从外面冲进来一个人。

这人也一身白衣。身形奇快，一躲一闪便冲入了室内。

中年尼姑迎上去击了一掌，这掌攻其胸。可那人斜斜出手，疾点中年尼姑肩井穴。中年尼姑身子一让，不让他点到。这白衣人竟身子一纵，在空中如鹰击隼飞，落在离身剑面前。

离身剑不离鱼漂儿咽喉。

“你是谁？”

“白衣吴智。”

鱼漂儿不看他，也知道是白衣吴智。为什么她一遇险境，就总会有这个神鬼不测的师兄？他能出神奇之策，能有通天澈地之能。但她快活么？她喜欢吴智这智心和狡黠么？她喜欢让她的师兄吴智像一个大侠士一样天天来救助她么？她和他是能知心么？

吴智可没想这些。

他只看到了那柄剑，那柄离身剑，此时这剑尖正指向鱼漂儿的咽喉。

吴智突然大笑。

“笑什么？”

吴智道：“我本来以为能看到一场好杀，离身剑是江南第一剑，寂寞剑是江北第一高手。谁知道竟然是离身剑一人舞剑，寂寞剑从不出手，这才让离身剑赢了。这可真让天下人耻笑了！”

离身剑冷笑道：“久闻江北有一个专会花言巧语的人，这人叫白衣吴智，是不是你？”

吴智笑道：“正是吴智。”

离身剑道：“我已制服了寂寞剑在此，这里又没有你的事，走开！”

吴智竟哈哈大笑起来。

“你制住了寂寞剑？你制住了寂寞剑？好叫天下人耻笑。请问，你见到了寂寞剑没

有？你见到了剑么？你见到了寂寞剑那一道彩虹了么？人家剑也不曾出手，你就杀了人，还可以对天下人扬言说你制住了寂寞剑？离玉啊离玉，可怜了你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了。”

离身剑脸色一白：“这干离玉何事？”

吴智一笑道：“能以情殉死，是离玉的痴；又能用剑激人以生，是离玉的狂；更能以死殉剑，是离玉的怨；再能以堂堂正正待人待剑，是离玉的怒。痴狂怨怒成英才，可惜离玉死了。离玉一死，托丐帮将这剑与话捎与你。不想半路被钟子楚和六君子截杀，再带剑去见你。不知他们下了什么说辞，能让你哀经快骑奔来关东寻仇？离玉不惜以死激励寂寞剑，你却要用这同一柄剑杀死她。这是不是有点好笑？”

离身剑道：“如果离玉是死在自己剑下，我也有点心安。可你这柄寂寞剑，是不是仍是大侠米离那一柄，这总该让我开开眼界才好。”

鱼漂儿不抬头，她唯求一死，不愿试剑。

吴智道：“你为何不撤去此剑，让她细细思量一次才好？”

离身剑一忖，便轻轻向外一飘。

剑已入鞘。

吴智道：“师妹可好？”

鱼漂儿眼珠子睁得很大，泪水又在长流：“不好，师兄，一点也不好。”

吴智一叹道：“你不该早早去做筐头儿，但你又该去做。你做三十八万众的筐头，死了三尸手，退了六君子，无数黑道枭雄不能再做恶事。这就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这有什么不好？你成为寂寞剑，米离虽死，剑气长存，人人但知有寂寞剑在，千家万户便不寂寞。这又有什么不好？你该爱离玉，但离玉也偏狭，宁愿一挑分舵，杀丐帮人来引你注目，最后以死殉情。这是离玉之情，不是寂寞剑之情。如果你死在离身剑下，既对不住米离，也对不住离玉。所以，为什么不告诉米离，你仍是寂寞剑？为什么不告诉离玉，

他爱你，为你而死，死得也很值得？你要这样一死，愧对丐帮三十八万众，也愧对米离、离玉！”

鱼漂儿冷汗已出，她似从梦中惊醒。

她轻轻说道：“多谢师兄！”

十 女人妒

鱼漂儿有了神采，像是换了一个人。

吴智一席话，把米离与离玉的生命又给了她。

她注视着离身剑，她这时看到了一个酷似离玉的脸庞。她落泪了。她一定要好好同离身剑一较剑法，这是对离身剑的尊敬，也是对离玉的尊敬。

她朗声道：“好，我愿同离身剑一试剑艺。”

她心里还有一点恍惚。她怎么了，难道女人就离不开男人么？她一开始是离不开米离，后来是离不开这个师兄吴智。他是总有百计待出，总是在她临危之时忽然出现。她有点惭愧，她头一回觉得她做事没很大的把握。

她回头寻找吴智，可吴智没了。

他走了，到喧嚷嘈杂的世界中去了。他不愿让她认定必须靠一点什么来支撑自己，才可以很有气力。

她心中豁然一亮。

寂寞剑还在么？经过了三尸手鬼似的一击，又经过了离身剑那一次惨然伤情，寂寞剑还在么？

她与离身剑站得很近。她如今要用剑了，用米离的一柄寂寞剑，用鱼漂儿自己的一柄寂寞剑。

剑寂寞，人也寂寞。

但她不该寂寞，她不是有米离么？她不是有离玉么？

她还有她自己的寂寞剑。

离身剑身子一纵，便斜斜地飞出去，他的右手向上一扬，离身剑便握在了手中，剑光一闪，他随手刺出了十六剑。

这十六剑便抖起了十六团剑花。

剑花之中，该有寂寞剑。

寂寞剑闪的是一道道彩虹。

丐帮五劈头终于又看见了，他们看见了这飘忽在离身剑之中的道道彩虹。

他们很快活，很激动。

× × ×

两个人又倏地分开。

鱼漂儿低着头。

离身剑手里无剑，他盯着鱼漂儿。

鱼漂儿手里有剑，这就是那一柄名重天下的寂寞剑。

是谁胜了？

离身剑望着鱼漂儿。

“你为什么不出剑？”

鱼漂儿一叹道：“这时无剑了，只有离玉。”

离身剑一惊，心中顿起一阵哀愁。不假，鱼漂儿的话不假，这时她眼前无剑了，她怅然若失，人魂离窍，因为离玉这时剑已回头，刺入自己腹中。

离身剑的脸色阴沉。

他知道他错了。他被钟子楚和六君子欺骗了。他的离玉分明是钟情于这个鱼漂儿，竟能不惜身死。他怎么办？他看着鱼漂儿手里的寂寞剑，他败在寂寞剑之下，而他的儿

子离玉却在—着胜式之下回头杀了他自己。

离玉为什么这么做？

离身剑看着鱼漂儿。

她凄艳—笑道：“我有了米离，才知道了寂寞。米离—死，我战三尸手又复寂寞，后来是离玉。直到他刺自己—剑时，我才明白我又错了，我本来可以随他去两广，让他这一生不再寂寞。如今离玉也死，我又复何求？”

她轻轻—叹，将剑入鞘，轻轻提着剑，向室内走去。

离宰、离宗、离宽、离宣四人身子—动，马上把她围了起来。

鱼漂儿手也未抬。

她是不屑于，还是不能向离家之人出剑？

× × ×

离身剑等了好久。

他像在这一片关东土地上等待着离玉之魂向他讲述—点什么，他是在这儿等待着鱼漂儿会对生生死死有—点血性或反抗，他在等着寂寞剑那—幻长虹向他飞来，他甘愿喋血。

但他突然明白，因为有了离玉，这个鱼漂儿此生再也不会向他出剑。

寂寞剑胜了他？还是他胜了寂寞剑？

× × ×

离身剑走了。

十六骑像云烟，只把那疾骤的马蹄声响留在丐帮人的耳管里。

离身剑临走只是轻轻—叹！

他是为他自己的孤苦而叹？还是为他的离玉恻绝伤情而叹？

他是看到了离玉成了鱼漂儿心头上沉重的影子！

他叹息，但他也自豪，米离是奇男子，离玉也是奇男子，否则鱼漂儿怎会这么恻情地思念离玉？

× × ×

又只剩下了鱼漂儿。

她又在小屋里坐下，静静地抚琴。

她仍在抚那一曲《将进酒》。

越抚曲子越短，人既伤情，曲子便不可终。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

她就流泪了。

她在伤自身之情，莫非男人只能留给她遗憾？只能留自她遗恨？

她面前忽然站了个女人。

这是一个很俏丽的女人。

这女人穿一块布披剪成的衣服，那衣服格调独特，不类常饰。她又穿一条很薄很短的裙子。这裙子太短了，短得让鱼漂儿心也跳了两下。

这女人静静地看着鱼漂儿，听她抚这一曲《将进酒》。可惜她只听了一句。

她见到了鱼漂儿的泪。

女人看女人，另有神韵处。

俏女人是蓝苗，是那个同吴智在一起的蓝苗。

蓝苗看着鱼漂儿，她突然明白她错了，她对于这个鱼漂儿，绝对不该那么自信。

她曾经想过，北方的女人粗俗，北方的女人粗野，北方的女人很愚蠢，北方的女人黧黑，北方的女人皮肤很粗糙。

现在鱼漂儿坐在了她面前。

鱼漂儿姿色不凡，鱼漂儿很有气度，鱼漂儿像一个雍容的公主，她那娴雅，那聪慧甚至那绝无仅有的一点点淡淡的忧郁，一点点冷冷的寂寞，都把她慑服了。

她一下子就明白离玉是为这个女人而死的，他一定毫不犹豫地为这个女人而死。

甚至蓝苗自己也知道，她站在这个女人面前，不光有嫉妒、有敌意，而且还有那么一点敬佩。

她看见了鱼漂儿坐着抚琴那姿势：身子稍向前斜，左手向上挑地斜立，出时指伏，斜时指立，右手如抚婴儿，柔柔地曼挑在琴上。

这姿势她很熟悉。

这是吴智在凤凰城丐帮分舵那一间小屋里坐着抚琴那姿势。

她心里升起了妒火。这个混蛋吴智，是去凤凰城分舵寻找她的温馨去了么？他在那里找到了什么？蓝苗以为他只是一个傻瓜，一个不谙人情的傻瓜。

她才知道自己是一个傻瓜。

鱼漂儿抬头看她：“蓝苗儿？”

她点点头。

鱼漂儿道：“你不该杀大江分舵的人，你不该杀死春儿，他还是个孩子。”

蓝苗冷笑道：“离玉也挑了你的大江分舵，也杀了你的济明和尚、郝逵、迷娘二仙和三儿。”

鱼漂儿道：“离玉已经去了，我们何必说离去之人的短长？”

蓝苗道：“为什么不说？因为我随离玉来。”

鱼漂儿惊讶地看着她。

蓝苗冷笑道：“不过我可不是离玉，我只是一个冷血女人。我想杀了你。”

蓝苗手一松，两条铁线蛇爬了过去。

这两条蛇爬上了鱼漂儿的膝头。

“你是总筐头儿，化子爱蛇，你总该不会讨厌这两条蛇吧？”

两条铁线蛇爬了上去，一直挂在鱼漂儿耳边。

鱼漂儿知道铁线蛇毒，也知道丐帮大江分舵是被这两条铁线蛇毒没了的。但她不动，只是闭目无视。

蓝苗道：“我和你师兄打了一个赌……”

鱼漂儿身子陡然一震。

“我答应他不再杀死丐帮一人，但我可没说不伤你们丐帮一人。是不是？”

鱼漂儿心中一动，她与吴智赌什么？吴智神出鬼没，有一身别人不知不测的功夫，但那些功夫都是狡智心计，而不是人之仁善。她不喜欢。

蓝苗道：“你师兄中了我的铁线蛇毒了，他浑身功夫在渐渐丧失。我没法儿治好他，就是神仙也没办法。你为什么不管顾管顾他，他不是你的师兄么？如果你愿意管顾他，我保证在两年之内他必然会毒发身亡……”

蓝苗突然笑了起来。

鱼漂儿也像吴智那样，总是在心里梦牵魂绕地有这么一个影子么？她也像吴智那样，默默地情有所属么？

但鱼漂儿只是看了她一眼。

这一眼竟然有些冷漠。

蓝苗就心怦怦乱动：她对吴智没那么关切，她并不喜欢吴智。

× × ×

蓝苗一叹道：“我本来想杀了你，想为离玉杀了你，但我知你对离玉有情，对米离有情。情也是刀，情也毒人，何不让你在情之刀下死，让你在情毒之下慢慢让心火熬煎而死，那样你岂不更是受罪？”

鱼漂儿道：“如果你可以管顾他，你会对他怎样？你要把他带回两广去么？”

蓝苗道：“正是。两广有一处瘟泉，其水为瘴疠之水，寻常人若跳入水中，便可骨毁肉蚀而死。但这吴智却可以跳入瘟泉之中，每年在温热之中洗浴三月，则可保一年无虞。但这瘟泉只有我知道。”

鱼漂儿突然睁圆了眼：“你想怎么样？”

蓝苗道：“吴智不想去两广，还要你去劝他，断了这关东之地的留恋才是。”

蓝苗身子一飘，口中尖啸作哨，那两条铁线蛇都坠落在地，飞快地游走，直没入蓝苗的口袋中。

蓝苗边走还边唱山歌：

“吹的是木叶啊唱的是哥吔，
林子里多的是毒生生的蛇吔。
哥你入林子莫怕蛇，
那是妹妹我的滑溜溜的胳膊。”

十一 鱼漂儿绝情

吴智浑身很冷，冷得抖成了一团。

他静静地坐在山洞里。

他在等待，等待这一阵子难以忍受的哆嗦。过了这一阵儿，他就会又有了气力，就可以又去寻找食物了。

他头一回觉得自己很可怜。

蓝苗站在他面前：“你为什么不回到鱼漂儿那里去？我才知道你原来对她有那么多温情。既是如此，你为什么不对她讲。但你可千万别让她看到你这副可怜样儿，那可不是你白衣吴智，而是一个傻瓜无知。是不是？”

吴智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他恨她，如果没有她那一番诱惑，他应该能够抵得住那铁

线蛇毒的。但后来她依人小鸟似的靠在他身上，向他呢喃耳语，让他失去了功力，就使铁线蛇毒深深浸入血液，又巡行身躯之中。这让他十分仇恨她。

但她怎么竟会猜知了他的心事？她是不是真的见过鱼漂儿？

蓝苗笑着，突然说道：“我把她带来了，你是不是见一见她，和她说几句话才好？”

她身子一闪，人已经没了踪影。

× × ×

真的是鱼漂儿，是她。

他从那地上的影子，从那轻盈的脚步声中就知道是她来了

“师兄.....”

她说了两个字。

吴智看看她，又有一股狷傲与冷峻来到了他心头。他冷冷地看她，不做一语。

他自然不能把心事写在脸上。

鱼漂儿知道他在静夜闯入凤凰城分舵么？知道他在那儿抚琴凝思么？她不会知道，她眼前的影子太高了，那是米离与离玉，两个在她面前殒落的星星。

吴智道：“你来做什么？”

鱼漂儿道：“谢谢师兄，为丐帮赴难。也多谢师兄，几次援手救我。”

吴智一笑，没有说话。当鱼漂儿不讲话时，他盼鱼漂儿讲话，当鱼漂儿说这谢字时，他才知道二人差得很远很远。这一声谢谢使他与她显得极为疏远。

吴智道：“也没什么可谢的。我只不过想试一试这铁线蛇毒是不是可以受得住。当年花仙师父告诉我，这毒可御。却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成功。”

鱼漂儿看着吴智。她蓦然想到，这男人同她很生疏，又很亲近。生疏的是，在她的头脑里只有米离、离玉，而绝没有这个吴智，他那样子，他那言语笑貌都看去生疏。亲近的是，她知道她与他是玉面狐狸陆灵生的弟子，是师兄妹。

鱼漂儿突然冷冷说道：“师兄，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也当是我求你。”

吴智点点头道：“好，你说。”

鱼漂儿道：“我们丐帮几次受窘，都靠的是师兄巧计救我，但丐帮三十八万众，却也不乏能行之士，师兄今后就不必操心丐帮的事儿了，让我自己去处理它。你看好不好？”

吴智点点头，神色黯然。

鱼漂儿道：“我不说师兄也知道，丐帮的名声日渐衰落，这当然也与我这总筐头儿有关，如果师兄让我去闯，怕也还能闯得过去。师兄你看如何？”

吴智有什么话可说？

鱼漂儿转身走出洞去。走得很快。

× × ×

吴智低着头，像已沉睡。

蓝苗站在他身边。

吴智抬头看了看她。

“你为什么一笑？”

蓝苗不解地看他：“我笑什么？”

吴智道：“笑我，笑我自作多情，笑我自以为是，笑我傻瓜一个。笑啊，笑啊！你知道我的心思，是不是？你为什么把她找来，是因为我还没哆嗦够么？还是我这人没一丁点儿可爱之处？你为什么一讲话？你说呀！”

蓝苗轻轻叹了一口气，她的心里其实乐开了花：你还要不要装成个痴人呆样儿了？你还想不想做一个傻瓜笨蛋了？你和蓝苗姑娘装痴卖傻，可你也上了蓝苗姑娘的当了。

蓝苗把他的头放在膝上：“你何必那么刚强？我以为你是花仙妙灵和玉面狐狸陆灵生的得意弟子，就不怕铁线蛇毒。早知道你也怕这蛇毒，我何必要你受这毒苦？”

吴智的头放在蓝苗的膝上，放在她那很坚实的腿上。他又觉得心跳得很厉害了。这个蓝苗，是个不羞不遮的女孩儿。

蓝苗喃喃道：“你和我去两广吧？那里有一泡泉水，叫瘟泉，我亲眼见到被铁线蛇咬伤的鹿在瘟泉水里洗浴。那水很毒，好人下去洗浴，只要一个时辰皮肤就会变得黑黑的。你中了铁线蛇的毒，你一定要去洗浴。”

吴智摇了摇头。

蓝苗凄伤地一笑。

她把吴智放倒在地上。吴智没一丝儿气力，他只是呆呆地看着蓝苗。

蓝苗道：“我要和你一起去洗这瘟泉。”

吴智一笑道：“你又没铁线蛇毒攻心入血，你又没被蛇毒折磨得不成人样儿，你何必要去？”

蓝苗道：“我为什么没有？”

她蓦然伸手，从毒口袋中抓出铁线蛇，手抠它七寸，让它受痛。蛇左右挣不脱，只好也在她左臂上咬了一口。

她把蛇放入口袋之中。

她双手搂紧吴智：“我也和你一样了，对不对？也让情毒攻心，也让我哆嗦不止，那时你和我就一起跳进瘟泉，一起去洗浴，一起死，也一起活。”

吴智说什么？他遇上了这个大胆泼辣的女孩子。他已根本没有一句话可说。

× × ×

她坐在凤凰城内的丐帮分舵小屋内。

明烛烧静夜。

她取下琴，把它轻轻放置在桌上。

她想再弹唱一曲《将进酒》。

但她没有弹成。

她突然看见了桌上灰尘中有一双手影。

这是她的手影，每逢弹琴，她一定先将双手十指的第二个指关节放在桌案边。只有大拇指放第一个关节处。

她把手轻轻放在灰影上。

不对，这不是她的手，她的手没这么大。

吴智，白衣吴智！

她的心疼了一下。怎么会又想起了他？会不会是她心中恍惚有些惦念他，才这样去想？

鱼漂儿叫人来问。

没人来过，甚至没人来扫过。

她又看见了另一边桌角上有个压痕。

这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的压痕。

那是个女人，坐成很宽的护臀影的女人。而且……布摺有痕迹，她穿着很短的裙子。

鱼漂儿闭上了眼，她不愿再看。

鱼漂儿这时只是不自禁地反复念叨那两句话：

“剑离身实苦，

情是一点毒。”

金钱令

一 白肉血肠

关东风寒，交十月便飘轻雪。

雪刮地皮，嘶嘶窜出一溜轻响来，雪尘随风而去，便露出一块大地的破绽：黑黢黢的冻土。这土已经冻实了。但还未冻水。冻天冻地不冻水。

丐帮总舵的人都到了凤凰城，每日筐头儿鱼漂儿无事，众兄弟们也乐得个逍遥，听书逛窑子下赌场喝闲酒，没一个人没去处。只有几个丫头在小屋外面住，听鱼漂儿呼唤。

丐帮五劈头如今都闲出了屁来，便人人自寻乐趣。劈头老二和老四去听那个妞儿抚琴讲书，老三去赌场找钱儿花，老五去窖子添彩儿，只有这个老六，上血肠杜家吃白肉血肠。

血肠杜是一家小摊子，是三辈相传的一间破屋。这面风旗“血肠杜”据说是八十年前血肠杜的第一面杀猪围裙，请了个读书人写上仨血淋淋大字，以笔蘸血写成的。

血肠杜的白肉血肠在关东可称一绝。肉片是一提直颤，肥瘦相宜，不腻人，极爽口，而且那肉片颇有滋味，最好的还是血肠，看上去鲜红，似生的一般，但一吞进去，味极鲜美，让人忍不住想吞上一盆。

血肠杜的小店夏天不开，只是从秋末开到春晚。据血肠杜的说法，冷日子血肠暖血，所以夏日就不开店。

每日一口猪，每日一口猪灌好了肠，从早到晚，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打烊。

劈头老六要了两盆白肉血肠，他是个很粗壮的汉子，要了两盆，才可以吃饱。

他先交了钱，捧了一盆白肉血肠，坐在小屋窗边吃。他脱了上衣，只穿一件小褂，和那些嘶嘶哈哈怕秋凉的人一比，劈头老六很是让人生羡慕，他身体很壮，尽是一些精精壮壮的肉，大口大口地吞吃着血肠，胃舒服得一抖一抖。

劈头老六很高兴。

丐帮在北方，常常是以讨乞为生。北派丐帮讨乞用大马车，拉一车人去善人家讨要。如果不给，就用靠死扇的、脏口、庆口去讨吉利，去骂，去磨叽，最后讨要不出来钱粮，才由丐帮劈头上场，一点点杀死自己以威胁这财东人家。这劈头的活儿是最后杀死自

己。好在自从鱼漂儿做了丐帮总筐头之后，杀三尸手，退六君子，教化燕山五杰，斗离身剑，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儿，使北方大豪们对丐帮人另眼相看，时常七挂大车一到，不待丐帮人上来讨乞，便施舍给他们粮米油盐，再赠送些银两。这样，丐帮五劈头就好好地活过了这几年。

劈头老六和所有丐帮之人都一个心思：盼鱼漂儿心情更好一些，盼丐帮更兴旺。

× × ×

他正大口吞吃白肉血肠，听见了小屋里那一伙人的谈话——

“大哥说，可以让他先去，反正他们也成不了大器。”

“对，没有她，那些花子有什么本事？”

大哥说，这一回不能像上几回了，办不成，还尽出丑。这回，一定要办成功。”

“先得宰了这几个爪子，不然不好办。”

劈头老六回头看一看那几个人，心里便一震。

这是三个人。一个的手指很短，很粗，显然是练过铁砂掌一类的功夫。另一个人脸色蜡黄，手也枯瘦，但那骨节精筋爽爽，很是有力。第三个人没精打采的，像个三天三夜在赌场里混的痞子，一声连一声地打着哈欠。

劈头老六知道这三个人来路不正，就想用点心思，听听他们都讲些什么。谁知这三个人都不再讲话了，只是默默地吞吃着白肉血肠。

劈头老六心里突然觉得不妙。略一踌躇，他端起碗，坐到了那三位的面前，躬一躬身：“三位老兄，有礼了。”

三个人都看看他，没理睬。

劈头老六道：“不知三位老兄刚才在说什么，指的是谁？”

那个短手指的人道：“咱们乐意说谁就说谁，这又干你什么事？”

那个瘦子道：“我们当然不是说你。”

那个无精打采的人道：“就是说你也没什么，对不对？”

劈头老六心想，他是好言好语对这三个人，还是翻脸发怒。这时，他的筷子从碗里翻出了一枚铜钱。这是一枚唐时的“开元通宝”。

劈头老六道：“这是什么？”

那个瘦子一叹道：“这是金钱令。”

劈头老六道：“哪里来的？”

瘦子摇摇头：“不知道。”

劈头老六道：“真怪，为什么白肉血肠里还有这么一枚铜钱？”

那三个人不讲话。

劈头老六觉得很蹊跷，他决定回去，去找他的兄弟们。他吼了一句：“老杜，老杜！”

血肠杜就满脸是笑，跑了出来。

“六爷，什么事儿？”

“那一碗不吃了，改日来吃。”

血肠杜连连点头：“六爷，走好。”

那个瘦子道：“只怕他走不出这扇门去了。”

粗手指道：“可惜，可惜……”

那个无精打采的人道：“你为什么不再吃一碗？你再吃一碗好了，否则这么好的白肉血肠再也吃不上了，岂不是可惜？”

劈头老六站住了。他怒火中烧，但又知这三个家伙都不好惹。

那个粗短手指的家伙还可以对付，这个瘦子的武功就有一些莫测高深了，还有那个无精打采的人，在这三人之中最为可怕。

劈头老六强压住怒火，慢慢向门外走去。他准备奋力一击，如果这三人想拦住他的话。

那瘦子一叹，又吃他的白肉血肠。粗手指也不作声了。

劈头老六走出了这小店，站在了凛冽的寒风里。他迈不动脚步了，只觉得吃白肉血肠的那一点点热气全从脚下透了出去，身子已渐渐冰冷。

他一只右手攥住“血肠杜”这一面风旗旗竿，身子在疾风中抖。

“啊——”他用力嘶吼。

但这吼声也没喊出来。他只是双眼暴突，人跌倒下去了。

他把“血肠杜”这一面风旗给扯倒了。

二 窑姐儿白玉

劈头老五坐在炕上看着窑姐儿白玉。

白玉很白，据说是南方的姐儿，十一岁就被人贩子拐到了这里，卖给这家窑子做雏妓。那时的她还只会哭，不会笑。会哭的婊子不算是真婊子。只有学会了笑，才成真正的窑姐儿。

白玉现在笑得很迷人。

劈头老五不满意她这笑。他要她做出一种忧郁的情态来，像美人有了闲愁，像少女在想心事……

“总之，你不能太乐。因为你的命很不幸，对不对？那样你怎么可能总笑出声儿来？那样你怎么可能很快活？”

劈头老五还花上十几两银子，要白玉学弹琴，虽然这张琴一弹像木头框子嗡嗡响。

弹什么词儿？老五不用考虑，一挥手道：“你弹那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白玉就搔首弄姿，弹那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劈头老五用一只手摁住了琴弦，让琴弦发出一阵子乱乱的嗡鸣。

“不对，不对，不是这味儿呀。”他瞪圆了眼看着白玉。

白玉惊诧，是什么味儿？他这是想做什么？

劈头老五还有怪癖。他宿在白玉处，晚上总是让屋子里的灯都熄掉，再静悄悄地从外面走进来，也不动她，只是抱着她的头睡。

× × ×

这一天白玉仍是在熄了灯的床上等他。

这是弄惯了的把戏。白玉知道男人有这样那样的怪癖，但像劈头老五这样的怪毛病她还是头一次遇到。

劈头老五每一次都是那样神经兮兮的，而且百回不厌。

他又站在白玉的床前了。他仍然那么兴奋，两眼放光，瞪瞪地看着白玉。

很长很长时间，劈头老五只是那样站着。

白玉没讲话，也只是静静地等着。

劈头老五迅速脱下了衣服，钻进白玉的被窝里去了。

突然，屋里的灯都亮了，地上站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一个是长着短粗手指的，他分别用两只手的十根手指肚去拨他自己的鼻孔。第二个是一个瘦子，手很白，但很稳。第三个人从一点上灯起就开始打哈欠。

瘦子说道：“你总把咱们的白玉姑娘当成她，可惜白玉不是她。”

无精打采的人道：“如果我是你，就进去撩她一下，她是女人，她也是女人，而且会比白玉更有味儿。”

劈头老五的头上冒冷汗。他才觉出，这一次白玉浑身穿着衣服。

他刚想动作，但腰后已被白玉点了穴道。

白玉坐起来：“五哥，我也恨你，你从来不动我，只把我当成了她。可她是她，我是我，我只是个婊子。婊子也不喜欢被人当成别人，天天作戏。”

瘦子笑吟吟道：“咱们可是一来就给了这女人好处，男人的好处，是不是？”

白玉斜了他一眼。

粗短手指道：“这是一枚钱，你认不认得？”

劈头老五当然认得，这是一枚唐时的“开元通宝”。

“认得就好。你们五劈头的人命，一人也就值这么一枚铜钱。”

劈头老五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想如果自己不是赤身裸体，还可以一拼。

瘦子像看明白了他的心意，从椅子上抓起了他的衣服，放在灯上点着了。

不一会儿，他的衣服就烧成了灰烬。

劈头老五不讲话。他在惦念着那四个兄弟。老六去了“血肠杜”那里，老二和老四去听曲儿了，老三在赌场里。他们怎么样？

瘦子微微一笑道：“你们的老六已经没了，在‘血肠杜’的门口，可惜抓坏了血肠杜的一根风旗竿，累了人家的好买卖。”

劈头老五眼里似乎有泪。

瘦子走上去：“我们可不想宰了你，我们只想告诉江湖上的人，这个劈头老五一天都在想些什么把戏。你看这好不好？”

劈头老五哆嗦了一下，显然这话正中他要害。

他好半天才抬起头来：“你们想干什么？”

瘦子一笑道：“什么也不干。只想让你好好地和白玉亲热亲热。你说好不好？”

一眨眼，三个人没了。

白玉仍是白玉，在笑。

他的穴道也被解开了。

他突然推倒白玉，正正反反，叭叭打了她十几个耳光。

三 小曲好唱心难猜

在一家小小的园子里，听一位姑娘唱曲儿说书，自然很是快活，快活得让人要发疯。

小园子分楼上楼下，楼上有半米高的护栏，护栏后是雅座，一张桌子四张椅子，两张在桌后两张在左右。桌子上当然有些瓜果梨桃时鲜水果，供听曲儿的大爷们享用。

老二和老四就坐在这雅座上。

他们左边是大力金刚宋鲁，右边是花枪路柯。这二人都是凤凰城的富豪。

不花钱听曲儿，陪着的又是有钱有势的豪门大户，这就很是威风。

唱曲儿的小姐儿叫“迷鹿儿”。穿一身洒金绣银衣袄，上面团团地绣一些牡丹，一头乌油油的青丝，搅缠成了大大的抓髻，又飞出了辫儿，很别致，又很够味儿。她往台上一站，那双灵灵活活的明眸向四下一射，下面就悄然无声。

四座男人被她这一望，便都以为这明眸凝神，只是一瞥自己。

迷鹿儿启齿一笑，一排皓齿洁如编贝：“我今日为诸位大爷说唱一段大唐游侠三侠传。这大唐游侠三侠是什么人？就是千古传唱的虬髯客，红拂儿，还有李靖……”

迷鹿儿声唱俱佳，兼会做手势，便迷住了这听曲儿迷词儿的人们。难怪她叫一个迷鹿儿，果然好本事。

一段说罢唱罢，盈盈一礼，回堂后去了。

这时，园子里热闹起来了，呼五吆六，出了闲场，卖瓜子的，送水果的，一时穿梭不绝。

这时，一个小厮飞身上楼，冲老二老四他们一揖道：“姐儿请几位大爷去后堂聊天儿。”

这是规矩。说完了一段曲儿，唱过了一段词儿，说唱的姐儿便下了楼去，在后堂休息。过一刻钟左右，小厮就来请园子中最有身份的人去后堂闲聊，这也是卖艺之人屈身邀陪之意，同青楼女人甘愿陪夜同一心意。但这唱曲儿的卖艺不卖身，所以这一陪也很

有光彩。那光彩不啻于公主择婿的彩球抛与了状元郎。

于是，这一行四人你让我退地去了后堂。

× × ×

在堂前看，迷鹿儿是看不清爽的。这当面一瞧，却是看了个清楚。

这女人真是生得好：一头乌丝黑，一脸玉色白，启齿千般媚，暗袭罗衫香。

她向四人盈盈行礼，笑道：“请四位大爷来此，也是为叙叙话。”

劈头老二与老四木讷了，脸色通红。多亏有这大力金刚宋鲁和花枪路柯，这二人可是此道老手，他们曲意奉迎，倒把这劈头老二和老四弄得十分快活。

迷鹿儿这时粉颈低垂，做出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儿。

劈头老二道：“鹿儿姑娘好像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不说出来大家听听？”

迷鹿儿仍不抬头。

路柯一笑道：“迷鹿儿不笑，倒叫二爷他有点着急了。你为什么不讲？是不是不好意思讲啊？好，那我们四位就来猜一猜，猜中了的可以请鹿儿姑娘喝酒。”

四人一齐称好。

大力金刚宋鲁道：“是鹿儿姑娘迷上了一个男人，对不对？”

迷鹿儿摇了摇头。

花枪路柯笑道：“以姑娘才色，岂能着迷于一个男人？是不是一个男人迷上了姑娘呢？”

迷鹿儿也摇了摇头。

劈头老二道：“莫非姑娘一时钱窘？”

迷鹿儿又摇头。

劈头老四道：“姑娘可能是受人欺负了？”

迷鹿儿还是摇头。

四人不知她的心思了。

迷鹿儿看着他们，泪眼婆娑。

他们不明白迷鹿儿为什么这样伤心，就追问她。

迷鹿儿轻轻一叹道：“是要我说么？我说么？”

四个人都叫她快说出来。

迷鹿儿回头一指道：“他们……他们想要杀你们！”

四个人一愣，马上抬头，这次他们看到了三个人，粗短手指、瘦子、没精打采活不起。

× × ×

无精打采道：“咱们也不愿意来，天这么冷，东杀西伐的，也很费劲儿。但有人派咱们来，就得来办，而且还得办好事儿。这就不大容易了，还全仗各位帮忙。请——”

说着话，他手一抖，嗖嗖飞出了几枚暗器。

老二、老四、大力金刚都把暗器接在手中，低头一看：三枚一模一样的唐时“开元通宝”铜钱！

只有花枪路柯把那一枚铜钱打落在地。

粗短手指道：“这是江湖上人人惧怕的‘金钱令’，你竟敢不接？这一次你必定比这三个人死得更惨了。”

花枪路柯脸色苍白，吼道：“我跟你拼了！”

一对花枪都长二尺三寸，但右手枪粗重，左手枪轻稳。两条枪像箭，直射向那瘦子。

那瘦子身形晃了一晃，手向一边切去，把双枪逼歪，叭地一掌，印在花枪路柯的胸上。

花枪路柯飞在一边，摔倒在地。

瘦子冷冷一笑道：“你们四个人最好不要玩命。就凭你们几个人的本事，想不接这

金钱令，真是有点不自量力。”

无精打采道：“你们丐帮五劈头已经完了两个。一个老六，死在血肠杜家门前，一个老五，死在青楼女白玉的床上。只有你们三个了，如果我从这里走出去，丐帮五劈头就只剩下一个老三了。”

劈头老二道：“你算得是不是太容易了？”

随即，劈头老四一声怒吼，冲向那个粗短手指的人。

他算明白了，这三人之中，只有这个粗短手指的本事有些差，他要先打倒这个人，让对方受挫。

粗短手指果然以铁砂掌迎击他。他这掌法虽然很笨，但掌力浑厚，也让老四一时难以取胜。

瘦子出手，就与劈头老二战在一处。

瘦子的身形极快，只见劈头老二出手，不见那瘦子出招。他只是闪躲腾挪，十几招后，劈头老二的拳掌也不曾落在他身上。

那个无精打采的人同大力金刚宋鲁打斗，就更是一静一动，一忙一闲。大力金刚出一套“太祖长拳”。这是本朝太祖赵匡胤所用的长拳，打起来沉静绵远，有王者之风。可那个无精打采的人总是哈欠连连，有时身子连躲也不躲，看看长拳要递到身上去了，才一栽歪，使那拳势走空。看来他与大力金刚宋鲁之间的功夫相差太多。

劈头老二一扬手，飞出了几件暗器。

这是丐帮的独门暗器“尸坠儿”。一种像铁又不是铁的类乎铁胆状的东西，丐帮人都乐于把它系在腰上，悬以麻绦或丝绦，以证明自己的乞丐身份。

瘦子身子一纵，人如飞鹤，让过暗器，又轻轻落下，稳稳地站在劈头老二面前。

劈头老二吼道：“老四，快走！”

他情知老四与那个粗短手指的家伙厮斗，还是有胜算的。如果他缠住这个瘦子，大

力金刚同那个没精神的人战个平手，老四就可以回丐帮分舵去，只要他一回去，还愁这仇不能报么？

老四明白二哥的心思，身子一纵，一声怒吼，连连向这人踢出了七脚。

这是劈头老四的看家本事“一脚七击”。

果然那个粗短手指的家伙被踢得连连后退，直退至屋角边。

劈头老四夺门而出。

突然，倒在一边的花枪路柯一纵而出，双枪从劈头老四的左肋插了进去。

劈头老四怒吼一声，人如山般倒下。

劈头老二和大力金刚宋鲁心中一惊，都住了手。

宋鲁道：“想不到你是这么个狗东西！”

花枪路柯道：“想到了，也晚了，今天你们二人就得死在这里了。”

× × ×

这时，园子里人声吵嚷，已经过了一刻钟还多了，为什么迷鹿儿还不出台？

迷鹿儿不敢动。她只好胆战心惊地坐在这里，看他们厮杀。

四 一枚铜钱也能赌

这里叫发财赌坊。

开赌坊的人是个混儿，他从前总是赌输。可有一天他立誓：如果老子发了财，就开上一个赌坊。这天他坐在桌前，手气很好，一连赢了十二万七千两银子。于是他就开了这一家发财赌坊。

劈头老三这一回准备的赌本最足：有三十六两银子。

这是五兄弟的银子，除了二哥带几分去了园子听曲儿，六弟带了几分去“血肠杜”那里去吃血肠，就把剩余的银子都给了他。他还想把银子分给五弟一点儿，但五弟不要。

他说逛青楼不要花银子。

老三很快活，他今天可以赌一个痛快。

他的手气很顺。出乎意料，他从来没有这么顺过。

他掷骰子。看大时他就大，看小时他就小。掷了三十把，他面前已经有三千多两银子了。

赌坊老板摁住了他的手，满脸堆笑：“老弟，趁顺风时收了吧，好不好？我请老弟去喝一杯酒。”

老三冷冷一笑。他一向看不惯这老板。他算是个什么东西？一天掷完了骰子，他也成老板，真让人好笑。穿上了长衫，走路也踱上了方步。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劈头老三道：“你当年赢了多少银子才罢手的？”

老板一愣道：“这……一十二万。”

劈头老三大笑，拍着老板的肩膀道：“这不就得了么？你有这个兴头，难道我就没这个兴致了么？你是不是怕我把你这赌坊也赢过来？告诉你，我如果赢了你这赌坊，我决不叫它发财赌坊，我要叫它乞丐赌坊。你说那名字好不好？”

这是明言挑衅。老板气得冷笑，但又不敢发作。人家说得不错，你赢了十二万，怎么能说人家就赢不上十二万？再说对方是丐帮劈头，死早就是注定了的，早一天晚一天死都无所谓，你敢与他争什么？

这时，伸过了一只瘦瘦的，很白净的手来。这只手除了皮包骨就只有那么几条青筋血管。

× × ×

劈头老三一见这只手，就吃了一惊。

赌场上有句话说：不怕脏，不怕胖，不怕粘，不怕撞，就怕皮包骨头样。

脏手是恋赌之人，胖手是无忧的富人，粘手是因为他没见到过大场合，摔摔撞撞的手说他没涵养功夫，这几种人上了赌场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样的一只手：苍白，瘦削，没一丁点儿血色。

劈头老三抬起头，看见了这个人的模样。

这人很瘦，脸色蜡黄。这人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个胖子，另一个无精打采。

瘦子把手一松，光放在桌上一枚铜钱。这是一枚很普通的“开元通宝”。

不知瘦子把这枚铜钱放在桌上做什么？

瘦子道：“我不耐烦揭骰子，就与你赌掷币，一掷人高，落地即可，一掷二千两，好不好？”

劈头老三看着他：“当然好，可是……”

瘦子知他犹豫心意，就从怀里掏出几张银票，拣一张放在桌上。凤凰城内一躺楼分号的银票，二千两。

这赌法很痛快。

劈头老三一掷一赢，他现在知道了，如果他再掷下去，他就会成为第二个发财赌坊的老板了。

他面前的银子和银票已经是十万四千多两了。

瘦子仍不动声色：“我没有银子了。”

劈头老三仰头大笑。他终于赢定了。

赌场上，输家可以扳本，但你得有银子，没有银子了，你用什么同人家去押？

劈头老三往兜里揣银子。

瘦子止住他：“慢！”伸手又抓起了这枚“开元通宝”。

“我还有一条命！”

×

×

×

瘦子要赌命。劈头老三笑了，像孩子一样笑得很开心。赌命还有谁比得上劈头？如果要赌命，世界上最不怕死的除了劈头还有谁？劈头为了替丐帮讨一点钱粮就可以去死，劈头为了争口气也可以杀死自己。你和劈头比别的都可以，但赌命，你赌不过劈头。

但劈头老三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把银票和银子放下，说道：“老板，麻烦你，如果我输了，这十万三千两请派人送到丐帮去。这一千多两银子就算做在下给老板和这儿跑腿去的兄弟的一点儿酬劳。”

老板点点头。他虽是发财赌坊的老板，但他也是一个赌徒，一个很守信用的赌徒。

劈头老三道：“怎么赌？”

瘦子道：“一掷见输赢。”

劈头老三要的是字，瘦子要的是“开元通宝”这四个字的背儿。

谁掷？划拳为先。

该由劈头老三掷。

掷者自然占先机，但一掷定生死，你掷不出个生，就只好掷一个死。

众人盯牢了劈头老三的手，这一只手是执刀还是握剑，是杀人还是自杀？

“开元通宝”从劈头老三的手里丢下了。

劈头老三的劲头儿拿捏得很准，他把这一枚铜钱从空中掷出，它该在空中折三个折，然后落在桌上，再蹦三蹦，最后就是一面字。

字上是“十铢”两个字。

“十铢”钱在大唐盛世时可以买下一升米，但无论如何也买不下一条命，买不下一条人命。

果然，这一枚“十铢”钱在劈头老三的手中落下，在空中一折，又一折，再一折，落在了桌上，蹦一蹦，再蹦一蹦，最后蹦一蹦，它仍然是那两个字“十铢”。

但最后一蹦没有稳定住。

劈头老三见瘦子的手指动了一动，便有一缕风直射向那枚钱。

最后一跌后，那钱马上就全落在桌上了，在这将落未落之时，这一缕指风嘶地激在钱上。

“叭——”，钱翻了过去。

一枚“开元通宝”！

众人都呆了，很少有人看出这瘦子做了手脚。

劈头老三突然知道了这几个人的来势不善，他们肯定是要来杀人的，否则瘦子刚刚输了十万两银票为什么还不动声色？他被劈头老三赢得没了一点银两为什么还不用这弹指神通的上乘功夫？他只是在等，等老三赢足了银子他才出手。

瘦子慢慢把一柄匕首丢给了老三。

劈头老三看着这把匕首，突然问道：“老六，老二，老四……”

瘦子当然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他点了点头，冲劈头老三一笑。

劈头老三长吁了一口气。他不敢提老五，老五去青楼找那个相好的女人去了。他该不会……

劈头老三道：“老板，拜托把这银子和银票送去，交给丐帮分舵的兄弟，告诉他们来为我收尸。”

老板一言不发，将银票点齐，交与两个人送去凤凰城丐帮分舵。

劈头老三要了一杯酒，一点一滴地喝。

他估摸那两个人该进丐帮分舵了，突然起身，酒杯一摔，一挥匕首，自刎而死。

颈血横溅，只有瘦子、粗短手指和无精打采身形很快，躲开了。

一腔血直溅白墙。

五 开元通宝

丐帮五劈头都被放在大厅上。只有劈头老五还活着，但也被打伤。可能是因为妓院，那些人不屑杀他。

劈头老二双眉怒扬，两目不闭，瞪瞪地看着，像看一场怪戏。劈头老四斜张着嘴，左肋有两个大洞，这一击很有力，像用枪或是剑，直刺透心，立被击毙。劈头老六一手里攥着一截木竿，这是“血肠杜”的风旗竿，被他嘎嘎握倒。死后人们怎样也无法从他手中抽出这木竿来，只好用锯锯断，让他手里担着上下两截中的那一段。他的另一只手也紧紧握着，不知是想出拳而击，还是想做什么，劈头老六的脸上有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是不甘心，是一种恍悟，还是想要讲出一点什么来。劈头老三自刎而死，他挥手一割，匕首用得狠，便把颈管、气管都割断了，头向一边斜去，看上去那姿势极是难受。

劈头老五坐在担架上，只是在呼呼喘气。

鱼漂儿眼看着这些尸体，不讲话。她手里拿着那三个人输给劈头老三的十万两银票。银票货真价实，没什么错处。

丐帮四劈头丧于一日，是什么人干的？

她让丐帮人去看看劈头老六的另一只手，不知这只手里有什么东西没有。

这只手握得很紧，但丐帮里面有能人，知道如何让死人松手。他手里握着的是一枚铜钱：唐时的十铢钱“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并不是第一次见。劈头老三的手指缝中，也夹着一枚半片的“开元通宝”。

劈头老五的伤很重，他不愿意讲话。鱼漂儿站在他面前，发现他很冷，身子在抖。

鱼漂儿一句话也没问，她不愿意让劈头老五心里难受。

鱼漂儿不知怎么办才好。

丐帮上下三十八万众，在凤凰城分舵也是有几十高手，但这丐帮五劈头一直是随鱼

漂儿四处奔波的、最得力的五个人，如今一天之间全被杀被伤，这让鱼漂儿心里很是震惊。

她一面打发丐帮人去四处探听消息，一面信鸽示警，告知天下丐帮分舵严防有人偷袭。

但过了一个月，却也没事。

× × ×

凤城是个大城，是北方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凤凰城内有三处武林人士可提：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凌云阁阁主严释，丐帮凤凰城分舵筐头儿贾开山。

凤凰镖局是北方三大镖局之一，局主凤白丁手下有十余个手底下功夫极硬的镖师，凤凰镖局生意兴旺，也全靠局主凤白丁与天下黑道的朋友都有些交情。凌云阁阁主严释，早年不详，有人传言说 he 曾是扬名川陕的独脚大盗严忠玉，但无人能证实，也没人敢去证实它。凌云阁是一座远近闻名的五层小楼，楼外有楼，就连绵成了一片大的楼群院落。凤凰城三家，唯凌云阁神秘。

丐帮凤凰城分舵筐头儿贾开山，一个笑眯眯的胖人。无论谁见到了他，都认为他实在应该去开店铺，而绝不该在这丐帮分舵当筐头儿。没人知道他到底功夫有多高，因为他对人时常总是笑，所以很少与人动手。

× × ×

一天，一个身高八尺、布衣打扮的壮汉走进了凌云阁。

第一层，有两条七节鞭拦住了他。

这人掏出一枚钱来，这是一枚“开元通宝”。这一枚“开元通宝”与劈头老六抓在手里的那一枚大不相同，这是一枚银钱，比铜钱也略大。

两个人让开了。

第二层楼上坐着两个道人。见他走入，也不起身，只是向他缓缓伸出了手。

这人没说话，只是把这一枚银钱掷了过去。

一个道人接住了这钱，仔细看了一看，又还给他。两个道人身不动头不抬，竟然坐着就飞向了两边，让出中间的楼梯来。

三楼上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十一二岁，女孩也有十岁左右，正围着一面沙盘插旗玩。

这人暗暗吃惊。

这两个孩子见他上了三楼，竟然嘻嘻而笑，一跳而起，抱住他叫：“给银子，给银子，给一点银子去买糖仁吃！”

这人笑嘻嘻从怀里掏出两锭银子。

男孩突然脸色一沉道：“你是不是想买通咱们？你为什么给咱们这么多银子？你知不知道用这一锭银子能买多少糖仁儿？能买整整那么一挑子，两挑子，三挑子……哎哟，我都算不出来了。”

女孩拍手笑道：“那可好了，咱们能买好几挑子糖仁儿，那可不是能吃个饱了么？”

这人笑笑，要向楼上去。

男孩喊住了他，叹口气，那神气分明是向大人学来的愁样儿：“可惜咱们一次不能向大人要太多的银子，一次咱们只能要那么三五两。就算五两吧，好不好？五两银子也不算多，对不对？”

女孩儿笑着点头。

这男孩把一锭银子掷与这人，另一锭银子用两指捏住，用力一扯，竟把银子扯成了棍儿，又捏捏，变圆，就以指代剪，剪成十段。把一段放在袖里，其余的银子用手团了团，想还与这人。

女孩道：“不行不行，你把人家的银子弄坏了，这岂不糟糕？我给他弄好，行不行？”

女孩用手这边捏捏，那边挤挤，一锭银子又成了银锭的样儿。

这人暗暗吃惊。光看年纪，就看小了这两个娃娃，单这手抽银如丝，团银如泥的功夫，也是天下一流高手所为。

男孩道：“你给了咱们银子，咱们可也得看一看你的那枚钱。”

女孩道：“对，看看你的钱儿。”

这人把银制的那一枚“开元通宝”递与女孩，女孩看了一眼又递与男孩。

男孩看过，把钱往这人手里一丢，道：“你上去吧。”

第四层上坐了一个眇目之人，一个瘸脚和尚。这两个人只是瞪瞪地看着来人。

来人等了半晌，见两人也不问话，只好说道：“在下要上五层，去会晤……”

话未讲完，叭地一下一支拐杖勾在他肩上，把他勾得向前一趔趄。只这一趔趄的工夫，他手中一空，那一枚银制“开元通宝”已经没了。

他心中一惊，可一支拐杖平平地递过来，拐杖上面放着那一枚银制“开元通宝”。

眇目人冷冷地看看他，瘸脚和尚竟然看也不看，偎在楼脚睡起来。

× × ×

五层楼很宽，很大，但什么东西都没有，只在正中间放着一张桌案，桌案后面坐着一个黄衣人。

黄衣人目光如炬，正盯着他。

这人一拜道：“在下来凌云阁，就是想拜见严阁主。”

黄衣人道：“讲！”

这人又一拜道：“能不能让在下一见严阁主？”

黄衣人冷冷一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是？”

来人一愣，谁知道凌云阁主严释什么模样？看这人仪态威严，便知可能是这凌云阁的主人。

来人道：“在下河北钟子楚。”

黄衣人道：“哪一个钟子楚？是不是很有钱，在鱼漂儿寿诞之日，被人家千般羞辱，几次要找人寻仇都不能的那一个？”

来人脸色一沉：“正是。”

黄衣人道：“好。有什么事找我？”

钟子楚又掏出那枚银钱，放在桌案上。

黄衣人眼睛一扫，便道：“金钱令？近闻江湖上有一派神秘势力，叫金钱令，动辄就杀死他们认定那些不该活在世上的人。原来钟大豪就是金钱令的银令主，钟令主找我，有什么话可说？”

钟子楚道：“金钱令出，其人必死。有的人要自己杀，有的要请人去杀。这人很难杀，所以想请严阁主帮忙。”

黄衣人道：“不知金钱令这一次要杀谁？”

钟子楚道：“鱼漂儿，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鱼漂儿，百兽舞与寂寞剑的传人鱼漂儿。”

黄衣人并不惊诧：“金钱令为什么不自己去杀？”

钟子楚道：“金钱令没这个必要。”

黄衣人冷冷一句：“金钱令没这个能力。”

钟子楚无语，不知是默认，还是否认他这句话。

黄衣人道：“丐帮三十八万众总筐头鱼漂儿，三十八万两银子。”

钟子楚看着黄衣人，应声道：“好！”他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这是四十万两。”

黄衣人神色颇为不耐：“我说北派丐帮总筐头儿鱼漂儿三十八万两银子。”

钟子楚从那一叠银票中抽回两张。

黄衣人又看看钟子楚：“百兽舞传人鱼漂儿，十八万两银子。”

钟子楚一愕，看看黄衣人，心里明白对方的话。

从怀里又掏出银票，放在桌上。

黄衣人看也不看这些银票，又一字一顿地说道：“寂寞剑，三十万两银子。”

钟子楚这一回掏出的不是银票，而是一串夜明珠。一串二十四粒珠子，又大又圆润，是离玉曾送与医不好马聪的那一串夜明珠。

这一串珠子竟到了河北大豪钟子楚的手里。

钟子楚把这一串夜明珠放在了桌案上。

黄衣人点点头：“好，我答应你，杀死三十八万众丐帮总筐头儿鱼漂儿，杀死百兽舞传人鱼漂儿，杀死寂寞剑鱼漂儿。”

六 一次杀劫

鱼漂儿每日沉坐，有时直到天明。

她从不动剑，只是静静凝坐。也不抚琴，似没抚琴的心思。

凤凰城分舵筐头儿贾开山与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暗地里计议过多次，想用鱼漂儿的手令传北方一百零八处筐头儿来议事，但又怕鱼漂儿动怒。他们心中焦急，知道早早晚晚会有人向丐帮寻衅。

× × ×

这天，雪后初晴。

北方初雪似银，又很缠绵，纠缠缠抓牢大地上的一切，不愿放手。

鱼漂儿走出小屋，眼睛被雪光晃得睁不开，心里突然一轻：好雪！她毕竟只是一个女孩子，就喊三个使女：“走啊，玩雪去！”

就驾雪橇，一匹马拉着。

马挂鸾铃，一路响着女孩儿的欢快和笑语。

她们到了山上。

从雪坡上往下滑，滚飞了雪尘，扑得人脸上身上都是雪，女孩子们哈哈笑着，吵着，把宁静的山吵得嗡嗡响。

这时，使女小纹喊道：“看，那四匹马好快！”

鱼漂儿这才回头，只见四骑快马正从山下冲上来。

鱼漂儿道：“你们三个是不是玩够了？”

三个女孩儿瞪眼看着她。

鱼漂儿道：“这四个人驱马很急，像是有意朝这里奔来。你们上雪撬，把雪撬赶回去。”

三个女孩儿道：“那你做什么？”

鱼漂儿淡然一笑：“他们好像是来找我。”

说话间，四骑马已奔至眼前。

四骑马上，坐着四个人。两个人手里都握着七节鞭，不过脸色微黑那人手里的鞭是亮闪闪的银鞭，另一个白色脸儿的人手里握的是黑黝黝的铁鞭，另外两个是道人。已是初冬，二人仍身穿夹袍，道袍很脏，脏得几乎看不出它从前曾是赭色还是灰色了，这两个道人都身背长剑。

四个人定定地瞅着鱼漂儿。

鱼漂儿轻轻一叹道：“秦岭双鞭？渭川二剑？”

四个人点了点头。那一个白色脸的握鞭人还笑了一笑。鱼漂儿心中一惊。她只是猜测这四个人该是这等身份，却不知实实在在就是这四个人。

秦岭双鞭，杀人无算。在江南曾一月连杀白道豪杰二十四人，后被大侠宋超追杀，于十年前逃得没了音讯儿。渭川二剑，原是武当长老，因为冲撞武当掌门文妙道长，一怒冲下山去，从此与黑道人为友，也是十年前在江湖上没了踪影。

鱼漂儿看看他们，问道：“初冬暖雪，不知四位来这里做什么？”

白脸执鞭人一笑：“杀人。”

鱼漂儿道：“本说月黑风高夜才好杀人，如此洁雪丽日，心也暖融融，杀人怕要玷辱雪景儿吧？”

轻剑道人道：“这雪天干净，杀你这样的人也正好在这干净的雪天里。”

鱼漂儿竟似有些发怔：“你们要杀我，那就杀好了。”

一语未毕，那四人都从马上一跃，向鱼漂儿扑来。

× × ×

秦岭双鞭鞭长，便在远处出手，银鞭猛击鱼漂儿上三路，绕颈，击头，刺肩，夺头上三十六道大穴。铁鞭在下三路，出如黑蛇，引如利剑，飞转旋绕。

轻重剑也分别飞绕，都站于鱼漂儿身侧，二人剑势有轻有重，出剑有疾有徐，重剑出急轻剑反缓。

四人一上手，便一招狠似一招，志在必杀。

三个使女见鱼漂儿一上来便被围攻，心中焦急，无奈，拼命呼救。

但在这坡上，只有皑皑白雪，哪里得见一人？

鱼漂儿吼道：“快驾雪橇，回去！”

三个使女一想也是，只要她们能逃回丐帮总舵，好歹还能喊来贾开山或者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

× × ×

凤白丁正与贾开山喝酒。

古人以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为美谈，岂不知从古至今，每每喝酒饮茶，人人都在品自己，评他人。

凤白丁道：“贾兄的功夫，小弟从来就未一见。但依小弟这一双眼睛来看，确实知道老兄身怀绝技。但老兄从不练武，也是真人不露相，难怪你们丐帮之人论及帮内人才，

第一当首推总筐头儿鱼漂儿，第二就算是老兄你了。别人不信这话，但我信。”

贾开山只是淡淡一笑。

凤凰城丐帮分舵筐头儿贾开山，平日只是笑嘻嘻，与上下人都处得极为和气，但没人知他擅什么武艺，也无人知道他究竟从何师门。他自己也从来不说，看凤凰城丐帮分舵人练武，他也只是看那么一看，便转身就走。

凤白丁道：“以贾兄这身功夫，我看要当个丐帮副总筐头儿是绰绰有余的。”

贾开山嘻嘻一笑道：“老弟又胡扯了，丐帮自创建以来，从来就没有一个副总筐头儿。你又胡说些什么？”

正酒兴极浓，话兴未艾时，从门外跌跌撞撞冲进来了鱼漂儿的三个使女。

“快，快，筐头儿，总筐头儿她遇上了……遇上了……”

贾开山身子一长，人就站在她们面前，面上仍嘻嘻在笑：“为什么不慢慢说，总筐头她遇上了什么？”

“杀手！杀手！有人要杀她！”

凤白丁脸色变了，马上跳了起来。

贾开山仍面有笑意，对那三个使女道：“说说看，到底有谁想杀死她？”

三个使女讲了那四个人的模样。

凤白丁脸色肃然：“秦岭双鞭，渭川二剑？”

他马上冲向门口。

贾开山喊住了他：“你要干什么？”

凤白丁喊道：“你没听见她们的话？这四个可是天下有名的狠辣人物，去晚了，你可后悔莫及！”

贾开山冷冷一笑，道：“你为什么不坐下好好喝酒？”又看看那三个目瞪口呆的使女：“你们去小屋，先烧一桶水，等总筐头儿回来沐浴，再为她准备一身干净衣服，把

琴摆好，等她回来时弹。”

三个使女有些将信将疑。鱼漂儿此时正被人围攻剿杀，她回来沐浴？她回来抚琴？这可能么？但筐头儿吩咐，只好去做。

凤白丁心神不守，看着贾开山。

贾开山一叹道：“凤老弟，如果银鞭铁鞭齐出，轻剑重剑双施，你可以抵得住多少招？”

凤白丁低下了头：“十招。”

十招之后，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还有命在了。

贾开山道：“你以为我可以抵得住他们几招？”

凤白丁看看贾开山。他从未见贾开山出手，不知道那结局会怎样。

贾开山小口小口地啜下了一杯酒，又为自己斟酒，斟满之后，抬起头来，眼看着凤白丁，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们四人齐出，狠出辣招，我也只十招。”

凤白丁一愣。

贾开山捻动酒杯，说道：“十招之后，他们必败。不管我手中有刃无刃，十招之后，必杀二人。”

凤白丁一惊。

贾开山又道：“如果我与总筐头交手，她要出手，我能敌得住几招？”

凤白丁摇摇头，他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贾开山沉吟片刻，道：“一招，我大概可以敌得住一招，一招寂寞剑，或者一招百兽舞，或者一着掌法拳式。一招之后，便没一点儿把握了。”

× × ×

鱼漂儿当然不能总不出手。

当双剑直刺肋下，双鞭上下唿哨时，她嗅到了死亡的气味儿。

她身体忽然一阵颤抖。她仰天一啸。

这是一声虎啸。百兽之王的一啸。

一啸未落，便飞起了她的身体。

空中变幻，让轻重剑和银铁鞭不及提防。

她左手一抖，是狐爪，抓住了铁鞭，向下一掷，与银鞭缠绕，双双垂落。银铁双鞭缠绕之后，便向后飞抖，抖成了圈，也不曾脱开。她右手变为鹤形，四指拢弹，一柄重剑便铮然而飞，直上云端。左腿出豹尾，右腿像鹿蹬，一蹬将重剑道人蹬飞，身子仆倒，一柄重剑正巧插在背上。豹尾一扫，轻剑道人胸肋一麻，人也跌倒在雪地上。

鱼漂儿一招落地，正冷冷地看着秦岭双鞭。

秦岭双鞭不知道刚才这一势是怎样落败的。

他们看着鱼漂儿，心里很恐惧。他们才想起来她是百兽舞的传人，她是寂寞剑！

他们用力一吼，双鞭笔直，一前一后飞刺鱼漂儿咽喉。

他们早不存杀人，甚至伤人之想了，只盼这一枪刺去，鱼漂儿的咽喉向后退一退，他们能乘机逃逸。

鱼漂儿没退，只是左手一抓，把银鞭铁鞭都抓在手里。

秦岭双鞭不舍得弃鞭，只好用力一挣。

这一挣时就挣来了鱼漂儿的用力一掷，枪尖似的鞭头随他们一挣之势飞来，二人不及躲闪，鞭头便刺入身内。

秦岭双鞭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鱼漂儿看着轻剑道人，眼中满是痛苦：“我不想杀人，是你们总想杀我。我讨厌杀人，我讨厌杀人！”

轻剑道人苦笑一笑：“你杀不杀人没关系，但总是有人要杀你。因为你是丐帮总筐头儿，你是寂寞剑，你是百兽舞的传人。”

轻剑道人用那柄轻剑刺死了自己。没了重剑，还有什么轻剑？举重若轻，驾轻就熟，本来是他们二人之间的至上发挥。

鱼漂儿痴呆呆地看着。

她不想杀人，可他们一心想杀她。她只好杀人，把想要她死的人杀死。

七 金童玉女

凤凰城有冬街。

冬街是集，是大集。集市之时，四郊的农夫们挑担入城，争相出卖他们一年内的收获。这是些糯米做的饼子团子、清水煮的汤丸子、腊干的山鸡熏肉等。

大集是年节之前的忙日。这一天从早到晚凤凰城人什么也不做，只是逛街集。晚上掌灯之后的街集尤其热闹。

贾开山掌灯之后，来小屋外求见鱼漂儿。

鱼漂儿问：“什么事？”

贾开山道：“我想请总筐头儿去外面逛逛街。”

鱼漂儿道：“街集有什么可逛之处？”

贾开山道：“人都在逛，开心的也有，心苦的也有，寂寞的也有，却是都在逛街。”

鱼漂儿沉默有顷，道：“好，我去。”

等了一会儿，从屋内走出鱼漂儿。她穿一身粗布衣裳，但仍不掩其俏丽、俊美。

× × ×

逛街集的人真的很多。

一条街市，有无数买卖，都是小小摊子，有卖衣饰用物的，有卖小吃的，也有卖野味儿的。有趣的是，在卖衣物的前面，用冰雕了一对男女，相偎相依，让人生羡。那男的竟然身上套一件白绸长衫，脚下穿一双攀口棉鞋，冰人心中有灯，意思是心中雪亮。

这一盏灯又放在冰人正胸膛中间，意即这冰人持心公正。女人穿一件绣衣罗衫，下着罗裙，外面又套件狐氅，看上去华美高贵，脚蹬一双小小蛮靴。这冰女同男人又不同，从腕上、胸乳、脚踝，双肩都有灯在闪，像身上戴了珠宝之饰。卖小吃的，前面挂一个大大的冰糖葫芦，一只手握着，手像马车那么大，手里握一条长长的扁担，扁担上串五只红红的透明朱果，朱果是冰制的，闪着灯光，煞是好看。这是卖冰糖葫芦的，逛街人隔此老远便可见到，便有孩子闹着来吃。

贾开山很快活，他嘻嘻而笑，要那三个使女来吃冰糖葫芦。这三个使女都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一边咬着吃，一边叽叽咯咯地笑。

鱼漂儿手里也握着一串冰糖葫芦。

冬日夜里，灯下的女人很美。三个女孩子就很美，更何况又有鱼漂儿这样一个非常美的美人呢。

人们在笑，看着鱼漂儿笑。面对着那玉一样的肤色，天仙一般的笑容，人们很快活。

旁边有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都用纯真的笑，来瞅鱼漂儿。那个男孩儿长得很俊俏，女孩儿也长得很白净，两人显然在街上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想回家去，他们显然是迷上了逛夜街这热闹。

男孩和女孩见鱼漂儿冲他们笑，就挤了过来。男孩儿偎在鱼漂儿左边，女孩儿偎在右边，要冰糖葫芦。

鱼漂儿笑了，把这一串递给男孩。

男孩摇摇头，看着那冰糖葫芦草插，那上面有无数串冰糖葫芦。

她把这一串递给女孩。

女孩也摇头，她也看着那冰葫芦草插。

鱼漂儿就又笑了，再要了三串。她左手拿两串，这是给男孩子的；右手拿两串，这是给那女孩儿的。

突然，她的笑僵住了。男孩的手伸在她肋间，点了她的期门、章门、五里、曲泉这足厥阴肝经四大穴。女孩的手同时点了她三焦腑中的肩髃、四渎、阳池三穴。

男孩女孩趁她身子一僵时接过了她手中的冰糖葫芦，一个劲儿地夸她是个好姐姐。

“咱们走，好不好？”女孩问。

鱼漂儿一笑，只有说好。

鱼漂儿被两个孩子偎着，像个乐于哄人的好心丫头被人簇拥着走了。贾开山和三个使女后面跟着。

× × ×

鱼漂儿和两个孩子走出了街市，一直向黑暗的巷子里走去。

贾开山面色一变，身子一纵，飞到了三人身前。

三个人站住了。两个孩子仍在笑，只有鱼漂儿脸上没什么表情。

贾开山道：“请问总筐头儿，这是去哪里？”

鱼漂儿道：“我也不知道。”

男孩儿一笑道：“我知道，我知道，她这是去坟墓呢。”

女孩儿也咯咯笑了。

贾开山心里暗暗叫苦，一定是鱼漂儿刚才不小心，上了这两个鬼精鬼灵的孩子的当了。

贾开山猛然一喝道：“你们两个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挟持咱们丐帮之人？”

男孩道：“你不知道江湖上有金童玉女么？”

女孩道：“你不知道江湖上有玉女金童么？”

男孩女孩又笑了，笑得很纯挚，很快活。

贾开山心里凉然，他没法儿对付这金童玉女。金童玉女是这两年江湖上人人惊惧的一对人物，这一对从不单行，但江湖上许多成名高手都被他们杀死，而且时常是莫名其

妙地被杀死，尸体被丢在大街上或郊野外。原来这金童玉女是一对孩子，并不是如人们所猜测那样，是一对三十岁左右的夫妻高手。

男孩道：“你必须死，因为你杀了我师父。”

女孩道：“你必须死，因为你杀了我师父。”

鱼漂儿问：“你师父是谁？”

男孩道：“医不好马聪。”

这就是那个石门开裂时从里面走出来的男童。他是马聪唯一可以讲心里话的一个
人。

女孩道：“我师父是俏女人。”

俏女人明珠来，那个想在鱼漂儿十七岁生日时劫杀她的女人，她为的是“百兽舞”和寂寞剑，为的是杀死鱼漂儿，让江湖上再也没有比她更有威名的女人。她败了，俏女人不能败，败则身死。

鱼漂儿一叹。

一向笑嘻嘻的贾开山头一回这么踌躇不决，他向鱼漂儿一揖道：“总筐头儿，恕属下冒犯了……”

他想向那男孩女孩出手。

鱼漂儿摇摇头。

贾开山终于隐忍不发，叹了一口气，一揖道：“总筐头有什么吩咐？”

鱼漂儿望望他，竟然摇了摇头。

贾开山慢慢说道：“如果二位动总筐头儿一根毫毛，我贾开山必定杀死你们！”

男孩儿突然笑了：“咱们就杀了她，再来斗你，好不好？”

这话像是对女孩说的，又像是同贾开山商量。

女孩说一句：“好！”

×

×

×

男孩点鱼漂儿胸前死穴：归阴、游魂、斩命、捉命。女孩出手如电，用一柄匕首直刺向鱼漂儿心窝。

贾开山一声怒吼，冲向鱼漂儿。

这时，他听到了一声惨叫。

这惨叫声不是鱼漂儿的，也不是男人的或女人的。这是金童玉女一齐叫起来的声音。

匕首刺在玉女的腿上，鲜血正在向外流淌。金童的手臂耷拉着，面色苍白，瞪眼看着鱼漂儿，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鱼漂儿看着金童道：“你不该手那么狠，动辄要取人命，小小年纪便总是杀人，以后怎么了得？”

又看着玉女：“你想用匕首杀人，反而伤了自己一条腿，今后你走路时虽然瘸，但害人却不容易了。”

金童玉女看着她，像见了鬼。

金童道：“我封住了她的穴道，是足厥阴肝经四大穴，这错不了。”

玉女也幽幽说道：“我点了她三焦腑中的肩髃、四渎、阳池三穴，这绝没错。”

鱼漂儿一叹，道：“你出手前不该总看着我和我身后的人，你应该只看那些冰糖葫芦串儿，你不是想吃么？想吃东西的孩子干嘛总看着我身后之人？还有你，不该用你的拇指不停地去捻另外四指的指肚，这分明是在练习琴法指法呢。”

金童玉女不语了。他们虽然狠辣，毕竟年纪还小。

鱼漂儿这时蓦然想起米离。如果米离在，他会在这金童玉女说什么？他能不能劝住他们？能，米离一定能，看米离对燕山五杰那雄姿，就让鱼漂儿暗暗生愧。

她回头走了，脸上有泪。

八 不飞不见

鱼漂儿坐在小屋内。她想抚琴，想唱一曲，想饮酒，甚至像男人一样去赌坊赌一赌。但她只是想而已。

她把小小的草屋当成她自己的囚室，把自己囚在屋里。

× × ×

夜里，鱼漂儿在沉睡，正在梦中。梦里，她和米离在一起？还是和离玉正在奔赴两广？她脸上带着笑，再也没有白天的冷漠与孤寂。

她忽然醒了，感到身边有杀气，这杀气很重。

她睁开了双眼。小屋仍然亮着灯。桌上坐着一个人，这是个腿瘸之人，因为任何双腿正常的人都无法把双脚像他那样一前一后正面排着，像两个人在排队。这人是个和尚。床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眼睛睁得很大，眼中却是一片浑噩，没有一点儿眼白。

瘸脚和尚道：“咱们等着你醒来，就是想让你知道，咱不飞不见从来不偷偷杀人。”

那个眇目之人道：“咱们杀人都是言之在先。”

鱼漂儿起身来，慢慢穿好衣服。

江湖人都知道，这个瘸脚和尚叫不飞，而那个少目之人叫不见。

她想或许这二人会在她穿衣时出手，但二人没动。

穿衣服的时间不算很短。在穿衣服时，鱼漂儿想明白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她身边的三个使女被毒倒或是被杀了。第二件事是她被下了毒，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让她浑身软绵绵无气力欲睡欲困的气体。第三件事儿是这二人要不就是杀死了丐帮分舵的守夜人，不然就是有人带他们来这里。

她知道这一次她没希望了。

眇目之人突然冲上来，点了她身上的六道大穴。

如今她就是解了毒，也无法逃脱了。她只好跟这二人走。

× × ×

他们来到了凌云阁外。

等了很久，才有人来说道：“这人是金钱令银令主河北大豪钟子楚要的，阁主说咱们不杀她，让你们二人把她押送到金钱令的老巢去。”

不飞不见忙点头应命。

× × ×

就雇了一辆车，走了半日，来到了一座湖边。乘上小船，荡了一个时辰，来到湖心岛。

岛上柳树成荫，在柳荫中间，坐落着一个山庄。

不飞不见就把鱼漂儿押进庄里。

这山庄很怪。柳树上，挂着很多线绳，线绳上都系着一枚铜钱，钱分铜铁玉银四种。每一根吊线的丝绳都不一样，明明是一根铁线，下面可能吊一枚玉钱。又有一条金线，下面吊一枚铜钱。风一轻吹时，这些铜钱随风飘摇，很是好看。

鱼漂儿看看那些铜钱，心中暗暗称奇。

二人就把鱼漂儿押到大堂之上。

大堂上有十几把椅子，椅子都一模一样的，但椅背颜色各异，有一张正中的椅子是金色的椅背，上面有又圆又方的金色铜钱框子。有两张椅子椅背上是银色，还有六张是玉色，最后有三张是铜色。没有铁色的椅背，显然用铁钱之人在厅内连座位也没有。

不飞不见站在厅堂上一吼：“来人哪！金钱令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快出来！”

× × ×

就慢慢走出来六个人。这是被寂寞剑吓走的六君子。

六君子很郑重其事地走上来，坐在六张玉色椅背的椅子上。

又走出了三个人：粗短手指、瘦子和无精打采。

三人坐在铜色椅背的椅子上。

又走出来了一个人，这人满脸是笑，甚至向鱼漂儿打了一个揖：“总筐头儿安好？”

这人施施然，面有得色，他是河北大豪钟子楚。他在那银色椅背的椅子上落坐了。

鱼漂儿在笑，她想想也该只是这几号人物在跟丐帮寻仇。但那正中间的椅子和旁边的椅子上，还缺一个金钱令的金令主和一个银令主呢？这两个人是谁？

但没有人再出来了。

河北大豪钟子楚傲然四顾，然后说道：“自金钱令出在江湖，已然买下不少有名有望人物的项上人头，但哪一回也没有这一次花的本钱大。这一位是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鱼漂儿，也是‘百兽舞’的传人，更是名动天下的寂寞剑。咱们金钱令花三十八万银子买下总筐头儿鱼漂儿的人头，花十八万两银子买下‘百兽舞’传人鱼漂儿的人头，花三十万两银子买下寂寞剑的人头。这人的价钱也实在不低了。”

她的项上人头值八十六万两银子！

八十六万两银子，够多少江湖人隐居快快活活地吃喝一世？

× × ×

不见道：“我眼睛瞎，看不见这群混蛋，这可是好，不然，看见他们这群小人得志的样子，我岂不是会很生气？”

不飞道：“我腿脚不快，不能马上离开这大厅，这可不好，让我眼睁睁看着这群小人得志那丑样儿，我真生气！”

二人的话说得很响。

金钱令的人不笑了，眼里闪着怒火。

不见道：“我看不见，但也知道，他们一定在瞅着我的项上人头，在想用多少钱可以买得到。”

不飞道：“我想，至少也得十万两。”

不见道：“就不能再多一点儿？”

不飞道：“不能了。”

不见有点失望：“可鱼漂儿竟值八十多万两银子。”

二人一递一句地自顾说话，全然没把这金钱令的人放在眼里。

钟子楚隐忍不发，他不是怕这两个又瞎又瘸的人，而是惧怕凌云阁主严释。

不飞不见道：“人交与你们了，咱们走。”

二人起身就走。

九 劈头老五

河北大豪钟子楚吼道：“鱼漂儿，你完了，想当年你让我在天下豪杰面前威风扫地，我也要叫你死得艰难，让你这寂寞剑、百兽舞变得烟消云散。我有好法子处置你，我已经想了好多日子了。”

他狂笑起来：“先让你见一个人，这个人日日夜夜盼着与你亲近。他在你的食物里下了毒，那是无臭味的寒毒散，一天天，一顿顿地吃，吃得你没了功力。这个人可功劳不小啊。”

就从大厅外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也身穿锦衣，腰上也挂着一枚“开元通宝”，但那只是一枚铁钱。他低着头，不敢看鱼漂儿。

钟子楚道：“你想她盼她，甚至不惜让妓女白玉扮她，如今她就在眼前，你为什么不扑上去？”

鱼漂儿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是劈头老五。

那人哆嗦着，慢慢抬起了头，确实是劈头老五。他的嘴唇在抖，似乎想说话，却又讲不出来。

鱼漂儿不看他了。她知道世道人心险恶，但她不知道会是这个劈头老五，她不知道

会是他。是他让她束手就擒的，也是他让她受这凌辱的。这凌辱会比死还难受。

鱼漂儿记住了钟子楚的话。在金钱令这柳荫庄内，她第一夜归劈头老五享用，因为劈头老五建了大功，他也不要钱，也不要金钱令的地位，只求能与鱼漂儿有一夕欢娱。让鱼漂儿曾经最信任的人去蹂躏她，岂不是最好的打击？

然后就由六君子来处置鱼漂儿。六君子一定想起了米离给他们的羞辱，想起了鱼漂儿给他们的制裁。阴阳脸想割鱼漂儿的一只耳朵，打残她的一双胳膊。他们当然还想扔给鱼漂儿一些银子，买她的命。

劈头老五、六君子都动过手，钟子楚最后才来处置鱼漂儿。他一阵阵冷笑，并不说出他最后想把鱼漂儿怎么办。

× × ×

柳荫庄是金钱令的老巢。

这里齐聚了许多想杀死仇人的人，他们在梦里也想杀人，但因为他们自己杀不成，就投了这个金钱令。

他们每一个人入庄，都把一枚十铢的制钱唐“开元通宝”挂在柳荫树下。

金钱令很兴旺，因为金令主明白，天下尽有想杀人的人，他们自己畏葸，怯懦，就想用别人的力量除去仇人。

那就送他一枚唐时的十铢制钱“开元通宝”。

金钱令很有规矩，他们为劈头老五收拾了一间新房。新房竟然和鱼漂儿的凤凰城丐帮分舵内的那间茅屋颇为相似。

窗剪烛花红，床绮新罗秀。劈头老五要在这里与鱼漂儿度过一个新婚之夜。

鱼漂儿被带进了这间屋子。她大吃一惊，因为她以为她又回到了丐帮分舵。墙上吊着琴袋，桌上摆着笔砚，只是那张床……那张床使她不寒而栗。

一个女人指点着三个丫头把她放在被窝里。这女人是白玉，她当然知道劈头老五的

心思，她不止十遍百遍地玩这个把戏。

她走到鱼漂儿身边，低低喁语：“他对你痴迷得很呢，不过，这一夜，他大概不会那么文雅老实了。”

白玉命人吹熄了喜烛，人都出去了。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白玉出了门，对怔怔立在门口的劈头老五道：“五哥，恭喜你如愿以偿。春宵苦短啊，五哥快进去吧，”说完，吃吃而笑。

鱼漂儿圆睁双眼，只有这一双眼睛还听她自己。

她是不是很难受？是不是想起了吴智？她在惦念吴智的身体么？还是盼望吴智能像上次那样来救她？但她知道，这一次吴智怎么也不会赶来的，他需要疗救他自身的铁线蛇毒，也许他这时正躺在那个瘟泉里洗浴。身边是那个笑咪咪的蓝苗姑娘。

鱼漂儿的眼角突然有了一大滴泪水。

× × ×

劈头老五的身影慢慢浸入了小屋。

他嗓子干涸，像要冒火，他慢慢关上门，心中哆嗦。他明白：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不一样了！

他像一个夜入闺室的采花贼，慢慢踱到了鱼漂儿的身边。他没去掀被子，只是怔怔地看着鱼漂儿。

他看见了鱼漂儿的眼睛。他原以为从这眼睛里可能看到怨恨、怒骂、斥责、鄙视。但没有这一切，眼中只有怜悯，像看一只凶残疯狂的狗时那怜悯。

劈头老五顿时泪水婆娑。他跪在床前，看着鱼漂儿。

鱼漂儿不动，像一具了无生气的尸体。

他明白了，他错了，他天天夜晚的渴求占有，如今他可能占有了她。但他一旦要

占有时，即或她还会有呼吸，她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鱼漂儿了。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鱼漂儿没了。

他怯怯地伸手去抓鱼漂儿的手。

她的手冰冰凉。

就有人咯咯笑道：“戏演完了么？该上床去了，为什么不去啊？”

他身子一抖，有人在监视他？是那个白玉，是那个已变成他心中蛀虫的白玉。

× × ×

劈头老五去端了一杯酒。

他过来，身子仍很紧张。他自己才刚刚知道，一旦他要真的同鱼漂儿躺在一起，他只盼早一点儿死，他没了一点儿男人的气势。

窗外当然有人在听。

劈头老五慢慢说道：“总筐头儿，我们总算有缘……”

他要喂鱼漂儿一杯交欢酒。

鱼漂儿闭紧牙关，不喝。

劈头老五急了，叭地打她一个耳光，把这一杯酒给她灌了下去。

这酒很苦。

劈头老五和鱼漂儿偎在一起，就这么平平静静地躺在了一起。

× × ×

窗外有人窃笑，像是白玉，又像是六君子。

“他没什么动静？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懂。”

“你懂。你懂你说一说看。”

“他是有了一件宝贝，不舍得用，不敢碰，怕碰坏了。”

“碰坏了？哈哈.....”

就一阵子笑，笑声过后，没了动静。

十 君子之道

天终于亮了。

鱼漂儿受了一夜凌辱，早晨又被带到柳荫庄的大厅里。

她经过柳荫林时，竟然还细细地看了看那些挂在柳树上的铜钱。这些钱系着一颗颗疯狂的心。十铢钱就买去了的心。

大厅里坐好了六君子、钟子楚还有那三个杀死丐帮四劈头的人。

所有的人都向劈头老五冷笑，靠出卖主人喝主人鲜血的奴才并不受人尊敬。

老五低下了头，作了一个揖，就站在一边。

白玉在媚笑：“五哥春宵一夜，实在是挺得意吧？”

那媚笑中有复仇的快意。她突然冲了过去，叭叭叭一连打了劈头老五十来个耳光：“她有什么好？还不就是一个女人？你这一回觉得怎么样？好在哪儿？你这个贱货，王八蛋！”

阴阳脸冷冷说道：“行了，等一会儿再去打情骂俏也不晚，现在该办正经事儿了。”

一难和尚道：“好，老五你是不是出去？省得你眼见心上人受折磨，于心不忍。咱们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啊。”

老五摇了摇头。

噉嘴子道：“好，那就让他看着，咱六君子巴不得让天下人都看看这事儿呢。”

阴阳脸上去，冷笑一声道：“寂寞剑，咱们六君子买下了你的这条命，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你今天受够了金钱令的折磨，咱六君子送你上西天。现在我只要你还我一条胳膊，一只眼！”

他两手一伸，就去拿鱼漂儿的左眼。

阴阳脸叭地被摔了一个筋斗。河北大豪钟子楚站在他面前：“你尽可以辱骂她，你也可以杀了她，但你不能伤她的胳膊腿儿，一个美人，没了眼睛，岂不是很难看？”

阴阳脸道：“银令主似乎忘了，是你答应我们可以报此仇冤的。”

钟子楚道：“不假，可你还没听到我想怎么办，我也与寂寞剑鱼漂儿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且你还不该忘了，这人是 designs 买来的，最后我该最有权处置她。”

六君子默然。

矮子突然问道：“不知道银令主想怎么样处置她？”

钟子楚道：“我要请示金令主，如果令主开恩，我就打碎她的琵琶骨，娶这个鱼漂儿为妻。”

六君子大惊。

这个河北大豪钟子楚疯了？他既要娶鱼漂儿为妻，为什么还让劈头老五有那一个初夜之会？为什么还能容忍六君子对鱼漂儿百般折辱？他既想占有鱼漂儿，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讲？直至今时，鱼漂儿的命眼看要不保时，他才要救出鱼漂儿？

六君子也是江湖上的名人，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他的心意。

他想救鱼漂儿一命。但又怕鱼漂儿会恢复武功，就先打碎她的琵琶骨，然后成亲。成亲当然不光是图鱼漂儿的美貌。河北大豪不是没见过美女，他当然不会像劈头老五那样沉迷于鱼漂儿的美色而不能自拔，他是想要用夫妻之间的软磨功夫，说服鱼漂儿死心跟他。

鱼漂儿跟了他，他会有什么好处？百兽舞与寂寞剑！甚至还有那三十八万众的丐帮总筐头儿。到那时，钟子楚不光是金钱令的银令主，他可能要独霸天下了。

鱼漂儿会听他的么？会。只要他答应替没了武功的鱼漂儿报仇。或者他先动手，杀了劈头老五，杀了六君子。她就一定会答应他。

六君子浑身冷汗。

但金钱令如山，河北大豪钟子楚是金钱令的银令主，除了金令主，谁能制止得住他？

长眉人笑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如能将鱼漂儿收为金钱令银令主之妻，丐帮与寂寞剑、百兽舞都可图，还是银令主深谋远虑啊。”

六君子看看长眉人，向钟子楚大献谄媚之词，知他心里有计，便也纷纷向钟子楚贺喜。

钟子楚自然分外高兴，笑着向众人一揖道：“众位兄弟如肯成全，就待兄弟去后堂，与金令主相商。如令主同意，钟子楚就请大家饮一杯水酒，如何？”

众人纷纷道好。

× × ×

那一个神秘莫测的金令主是谁？除了银令主河北大豪钟子楚外，余人皆不知他是谁。还有另一位银令主是谁，竟也无人知晓。

就连生命系于别人之手的鱼漂儿这时也默不做声，看着这些人在争，在辩。她是不是也想在临死之前弄明白？是不是也想知道杀死她的那个真正屠夫是谁？

钟子楚一笑道：“如今制服了鱼漂儿，我们金钱令在北方就可以大张旗鼓地行事了。在座的众兄弟都未见过金令主之面，我想他老人家这时或许心情很不错，乐意见众位兄弟，那岂不是更好？”

六君子齐声道好，他们和那三位铜钱令主也都盼着见一见这金令主。

这是个世上最聪明的人，他懂得利用别人的仇恨，让他去杀人。同时他还懂得满足人们的自尊心，让你当上令主，即使是你手里只握有一枚最普通的铁制十铢唐“开元通宝”，金钱令上上下下也都称你为令主，虽然你这个令主只是一个奴才。

能利用别人的仇恨和利用别人的自尊的人，肯定是天下最可怕的人。

十一 金钱令主

河北大豪钟子楚要去后堂见金令主。刚想要走，听见从后堂传来了一阵哈哈大笑声。

这笑声不疾不徐，很轻松，又不做作，却震得众人耳中嗡嗡响。

笑声一毕，便有人在谈话。

“他一直认为他是大哥，你说这好笑不好笑？”

“不好笑。在外众兄弟都称他为大哥，要是你做上几年河北大豪，你也会有一个大哥样儿的。”

“他想的怎么样？”

“好主意，娶鱼漂儿，可以一箭四雕。”

“怎么四雕？还请大哥说个明白。”

“他娶了鱼漂儿，得了美女，这是一雕。他又得了百兽舞功夫和寂寞剑，这是二雕。他可以借机杀了劈头老五，再宰了六君子，再进一步就杀了你与我，这是三雕。最后他可以夺得三十八万众的丐帮，驱丐帮为己用，这是四雕。你说这计好不好？”

“好，实在是太好了。”

这一问一答清清楚楚传至前厅，众人都侧耳倾听，只有河北大豪钟子楚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很难看。

就从内堂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竟然是丐帮凤凰城分舵筐头儿贾开山和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

鱼漂儿睁大了眼睛。她如果不是被绑至此处，如果不是被寒毒散毒蚀了功力，大概就永远不会知道金钱令的金令主是谁。原来，这金钱令是由贾开山或是凤白丁做金令主，纠合了河北大豪钟子楚和关东黑道的六君子而创立的。

这二人，究竟谁是金令主？是凤白丁还是贾开山？

钟子楚向二人一揖道：“大哥，我只是认为可以娶鱼漂儿为妻，并没以为会有多少好处。如果大哥认为此议不妥，那就另议就是了，大哥不必怀疑兄弟有一箭四雕的企图。”

贾开山看着凤白丁，凤白丁看着贾开山，一阵冷笑。

贾开山向前一步道：“总筐头儿，如今你成了阶下囚了，得罪得罪。”

他和凤白丁都去椅子上一坐。

原来金钱令的金令主便是凤凰城丐帮分舵筐头儿贾开山。

贾开山朗笑道：“总筐头儿，劈头老五想同你春宵一度，那是痴人之梦。六君子想要残你肢体，这只是小人之心。而这金钱令的银令主河北大豪钟子楚要娶你，这是鬼迷了心窍。你是谁？寂寞剑，百兽舞的传人，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要是那么好娶，早就被江湖上的游侠名士娶回家去了，你何必等他来呢？我也不必送这八十万两银子给凌云阁。一个鱼漂儿，竟然值八十万两银子，你觉得这不是一个玩笑吧？”

鱼漂儿看看，忽而嫣然一笑道：“当然。这并不是开玩笑。”

贾开山道：“你该明白我的意思……”

鱼漂儿道：“我明白。”

贾开山冷冷说道：“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我早已想好，那就是马上杀了你！”

× × ×

一声说杀，乐坏了六君子。他们心里很快活，他们不愿意让钟子楚去娶鱼漂儿。钟子楚如果娶了鱼漂儿，他们今后会如坐针毡，日日寝食不安的。

阴阳脸道：“如果令主答应，我要向寂寞剑讨还债务。”

他忘不了他的眼睛和胳膊。

不料贾开山瞪他一眼，冷冷道：“就凭你，也配同寂寞剑动手？”

阴阳脸脸色一沉，想发话，但又一思忖，就忍住，不再声响。

贾开山道：“除了银钱令主钟兄弟那一异想之外，我金钱令上下都对寂寞剑与百兽舞的传人极为钦敬。我想，这些人之中，唯有劈头老五兄弟可以做送总筐头儿上路的出手之人，别人怎么会有这资格？”

众人都去看劈头老五。

劈头老五一直闷不作声，这会儿他抬起了头，看着贾开山。

贾开山道：“五弟为人情痴，居然在与总筐头的花烛之夜，就那样手握着总筐头的手躺着到天明，没一分亲热与狎昵，这倒叫人十分钦敬，十足的君子柳下惠也不过只能如此了。”

众人瞠目以视劈头老五，六君子自不是什么好人，看着鱼漂儿，想那亲昵之夜，便生出许多绮丽思想来。

贾开山道：“五弟，总筐头人又刚烈，又是轰轰烈烈的奇女，就为了这个，也不能让别人动她一指。我和你同在丐帮一回，就请五弟去杀死总筐头，免得她受别人凌辱。”

这一段话倒是说得很为郑重。

众人都看着劈头老五。

劈头老五为什么对鱼漂儿不敢侵犯？是因为他惧怕，还是他就只想那样过去一夜便已经足够了？他为什么要对鱼漂儿十分倾慕，为了这个，甚至不惜出卖丐帮的总筐头儿，在她的食物中下毒？金令主贾开山一向深藏不露，据说他的功夫是在关东可以直逼鱼漂儿的一大高手。虽然没人见到过他练功夫，但这些人对他的功夫之高深信不疑。他为什么要劈头老五去杀鱼漂儿？是他真的有那么一点儿怜悯之心么？恐怕未必，金令主令出如山，杀人买命，从不迟疑。虽然金钱令初出江湖，却也在江湖上闯下了不小的名声。他决不会做事这么婆婆妈妈的。不是他想要让劈头老五亲手去杀丐帮总筐头，以坚定他的叛帮之心；就是想试试劈头老五的真实心意，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敢杀敢叛鱼漂儿。莫不是他对夜中只是执手一宿的劈头老五心中生疑，想借此一试？

劈头老五低头一揖道：“金令主一言如山，但我原是丐帮劈头，决不会亲手去杀主人。就如日后有人要我反叛金钱令一样，我决不会做这种事！”

凤白丁突然喝道：“好！”

众人都回头看他。

凤白丁冷冷一笑，傲然说道：“我做金钱令银令主，也认定人比钱银重要。如果金钱令诸位兄弟都有进取之心，又都有所为有所不为，那金钱令必然昌盛。”

贾开山脸上仍有淡淡的笑意，但这笑中分明已有些许不悦：“我想问问兄弟，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有所为？什么叫有所不为？”

凤白丁道：“有所为是——为了图谋霸业，可以花价钱买下鱼漂儿的人头，也可以杀死她。但决不可羞辱她，大哥刚才所做极是。鱼漂儿是奇女子，为了霸业，不得不杀她。有所不为的是——大哥与五弟都曾是丐帮之中人，不能杀他，杀她是弑主。六君子兄弟不能杀她，杀她是私怨。钟子楚兄不能娶她，娶她是私心。所以，这金钱令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杀死鱼漂儿的，这个人就是我。”

没人讲话。凡是有私心者，人直言之必羞；凡有私怨者，人直言之必怒，凡有私恩者，人直言之必惭。这金钱令中人，在凤白丁之言下都在羞，在怒，在惭愧。

凤白丁从椅子上一纵而起，上去抓起鱼漂儿，便向大厅外飘去。

六君子一慌，忙起身去追。

凤白丁身子疾飞，但不得不停。他眼前站了一人，封住了他的去路。

这人是贾开山。

贾开山冷冷一笑道：“我以为是老五，想不到是你想救人，凭你这一点儿本事，怕还不大够用……”

凤白丁道：“事已至此，不得不为就是了。”

十二 一波三折

凤白丁被贾开山阻住了去路。

身后又围上来了六君子，三个铜钱令主和一个劈头老五。

贾开山道：“你一向对黑道朋友甚为关照，才会有你凤凰镖局的今日，也才会有我对你的信任。你这么做，可就身家性命全都没了。”

凤白丁道：“总不至于让你们以为天下人都可以用臭银子买动……”

贾开山道：“好汉子！”

他挥挥手，众人向后撤步。

贾开山道：“你是条汉子，我可以让你心服口服去死。如果你十招之内可以胜我，十招之内我制不住你，你就可以带鱼漂儿走开。”

凤白丁道：“好，一言为定。”

凤白丁从腰里掣出一对双旗来。

这是长二尺一寸的两杆小旗，一杆凤旗，一杆凰旗。凤旗尖头成枪，旗面赤金色，有一只金凤在飞。凰旗圆头成铲，旗面血红色，有一只血凰在翔。

这是凤白丁的家传兵刃凤凰双旗。他要用家传的二十八式“凤凰双飞”旗法来战贾开山。他不须胜，只须支持十招，十招之内不落败，他就可以把鱼漂儿从这虎口里带走。

× × ×

贾开山随随便便往前迈了一步。

他两手低垂，双臂下垂不用一点儿气力，这使他全身皆成空门，把前胸全露给了凤白丁。

但凤白丁不敢向前一试。

贾开山道：“我看凤镖主也是难于出手，那么我就先出手好了。”

他向前轻描淡写一挥掌，掌向下一劈，空空劈击。这一掌无甚力气，只不过是来了

一个开手式就是了。这一式等于又让了凤白丁一招。

凤白丁见他丁步起势，一掌沉落，算是有了一点机会，双旗一展，呼呼风响。

他一上手便拼命而击，左旗一式“凤啄”，右旗一式“扑落云翳”，等贾开山身子斜斜一飞，他便再趋一式，左旗追右旗，来一式“凤求凰”，双旗疾击贾开山大穴。

贾开山一式掌式收拢身形，变成沉肘击出，风恶势猛，逼歪了双旗。

凤白丁双旗再起，一式卷旗式，变为“凤凰出屏”，双旗卷向贾开山脸面。

这双旗旗面为全丝血蛛线织就，坚韧无比，就是再坚硬锐利的刀剑也可卷得。贾开山似知他这旗厉害，随风变式，人已飞出。

凤白丁再入一旗，这是一式“凤翔九溪”。以左旗翔走，游走不定，落成游戏水中之状，飘浮而奔贾开山。旗闪不定，一道道金光飞进，让他难于提防。何况后手还有一旗凰旗。

贾开山又让开了。

转眼已是八招。只要再坚持两招，凤白丁便可将被毒倒的鱼漂儿带出金钱令的柳荫庄。

他双旗猎猎，用力劲抖，想再揉身而进，双旗出招再攻。

但贾开山身子斜飞，把一面胸让给了凤白丁。

凤白丁疾忙出旗直击其胸。

“噗——”，双旗疾劲。

“叭——”，“叭——”贾开山只出了两掌。

凤旗出手，凰旗也随后飞出，两旗直入梁上，钉入梁柱间，久久颤抖鸣响。

贾开山一笑道：“这是第九招。如果凤镖主还想再试，贾君可保一招即要凤镖主躺下。”

凤白丁脸色惨白。他知道凭他一人之力，今日实在难于逃出金钱令的辖地柳荫庄。

他回身将一柄匕首递与鱼漂儿。

这一柄匕首交与鱼漂儿，不为防身为自尽。只要他一招落败，鱼漂儿只好自尽。

凤白丁出手一招，果然是“凤凰三翔”。

这是凤白丁的掌法，拳势与轻功的最好招式，只有三招，三招之下，一般高手皆可击败。

但他飞上空中时，发现他遇见的已不是一般的鸢鸟，也不是伏窜的猛兽，而是起而啸吟的蛟龙。贾开山一飞而起，与他飞至一齐，身子在空中又旋一旋，便又飞上了天。贾开山在他头上，在他势落之时，疾点他身后的穴道，让他一跌在地，不再起身。

凤白丁道：“你赢了。你可以杀死我了。”

× × ×

鱼漂儿忽然说话了：“贾开山，你武功不错，和凤镖主可以一着定输赢。可你为什么不同我试试？”她轻轻一掷，匕首落地。

众人正轻吁了一口气，这时听得鱼漂儿说出这样一句，顿时被惊呆了。

鱼漂儿被老五用寒毒散毒倒，这事丝毫不假，她又被点了穴道，怎么能抗声而出，要与贾开山一试输赢？莫非她没中毒，莫非她没被封住穴道？莫非这中间有假？

六君子和三个铜钱令主都盯住了劈头老五。

劈头老五惨然一笑，道：“你们三个最好别动，今天我要和你们算一笔帐！丐帮劈头只能自杀，决不能让别人随便杀死。想用一枚铜钱买去我们劈头兄弟的命，没那么容易。”

六君子愕然，三个铜钱令主冷笑。

六君子想向劈头老五出手，但凤白丁身子一趋，人已站在劈头老五身边。

六君子冷笑，他们六人，再加上三个铜钱令主，想杀死这两个人还很容易。

身后的钟子楚在窥伺，他想同贾开山联手，去找鱼漂儿。

鱼漂儿手中无剑，无小筐儿，没有任何兵器，甚至连她的暗器鱼刺也没有一根。她如何同贾开山对敌？

双方一时相持不动。

屋前就有人一叹：“这些王八蛋怎么这样不济，想动手又不敢动手，想杀人么？看来这些假君子还真不如那个凤镖主，还敢护护花，是不是？”

另外一人道：“你能看见，我看不见。我这一会儿怎么听着全是一片狗吠之声？下去看看怎么样？”

“看看就看看。”

就从屋前轻飘飘落下两个人来，这两个人轻轻走进厅堂来，巧巧地就站在六君子与三个铜钱令主的身边。

如果这几个人要奋力击向劈头老五和凤白丁，必定把腰肋上的空门留给这二人。他们宁肯把空门留给劈头老五和凤白丁，也不肯留给这二人。

这二人是不飞不见。

× × ×

鱼漂儿道：“贾开山，你为什么不动手？”

贾开山仍在嘻嘻而笑：“我为什么要动手？”

鱼漂儿道：“如果我一动手，你岂不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贾开山道：“的确是没有。但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大相信你已经驱尽了身上的毒。如果你没驱尽身上的毒，就贸然与我动手，你就死定了。而且你现在没了寂寞剑，没了你的小筐儿，也没了你的鱼刺。你就只好用你的‘百兽舞’来对付我。但你的‘百兽舞’恐怕也难对付我的‘凌空三纵’。”

鱼漂儿笑道：“为什么不试一试，而只是空言咄咄？”

贾开山道：“我在等着，等着看你动手。”

鱼漂儿忽然手一抖，头发披散。她啸声陡起，时而猿啼，让人思巴蜀之乡逆水难归而落思乡之泪；时而鹿鸣，让人思长白林海千里茫茫而念野鹿临溪之逍遥；时而虎啸，让人见月夜寒草纷纷抖栗而惧虎之威风；时而狐哀，让人想起失子遗孤没了亲情的狐心悲苦。

百兽舞习自百兽，人入兽境而身不知其凶狡残毒。

鱼漂儿飞身而上。

贾开山一听鱼漂儿啸吼，心中一凛。他知道他今天错了，他不该从后堂走出来，不该听这个凤白丁的话，出来看这鱼漂儿的末日下场。

鱼漂儿上来只攻了一招。狐爪为左手，豹击为右拳，猿跃为左足，熊扑为右脚。

右脚蹬实，于是人化而为熊。一声熊吼，一式右脚连踢八变。

贾开山没用“凌空三纵”。他没等提气起身，人已被踢倒。

鱼漂儿缓缓走向他。

贾开山是金钱令的金令主，就必有过人之处。他虽已处绝境，却仍然在笑，仍然是那笑嘻嘻的商人模样。

他对鱼漂儿笑：“我告诉凤白丁，那秦岭双鞭、渭川二剑在我手下，十招必败。我也告诉过他，我同你交手只须一招，一招我即败。”

说完，自断心脉而死。

× × ×

钟子楚认栽了，但他被不飞不见带走了。

不飞不见一待鱼漂儿与贾开山动手，就一声呼啸，带走了河北大豪钟子楚。

他们为什么带走钟子楚？是因为他见到过那个神秘莫测的凌云阁主？还是因为他向凌云阁出了八十多万两银子买鱼漂儿的命？鱼漂儿没死，终不能让钟子楚死掉？

没人知道这个谜。

× × ×

六君子又被鱼漂儿放走了。

她这次又废去了他们六人的武功。她没毁去他们的琵琶骨，只是用内力乱其经脉，让他们再一练功时，阴跻、阳跻、督脉、任脉都疼痛难忍。

× × ×

鱼漂儿由凤白丁陪着，回到了凤凰城丐帮分舵。

她与凤白丁相别在晚风里，凤白丁的眼里是热情的火，但鱼漂儿的眼中只是寂寞，深深的寂寞。她不愿看凤白丁那热情的目光。

凤凰旗

一 一顾于室

凤白丁是凤凰镖局的局主，他手下有十几位很得力的镖师，他的镖局日子很旺。这倒不是他的镖局打下了威风，而是他这人交友极广，黑道白道的朋友对他都很敬重。

但他坏了他自己的规矩——

一、不介入武林人之纷争，纠葛；

二、不助人杀人劫钱谋财；

三、不入武林帮派。

他在柳荫庄一下水助鱼漂儿，就坏了第一第二两条规矩。他在助鱼漂儿之前，又入了金钱令。这就坏了所有规矩了。

做别的营生可以不讲规矩，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可干这个营生，保镖开局的，就坏不得这规矩。坏了规矩，你的日子就没法儿过。

已经有三个月没人来求凤凰镖局护镖了。

镖局镖师们闲着，每日闲聊、喝酒、赌钱。

镖局的日子很拮据。

× × ×

这天，凤白丁一人单骑，来到丐帮凤凰城分舵。他说他想求见鱼漂儿。

一个老人告诉他，鱼漂儿谁也不见。

凤白丁点点头，坐在院内，同这老人闲聊。

老人是丐帮的老资格了，他是看着鱼漂儿长大的。

老人叹气道：“一个好好的孩子，有说有笑的，人也聪明，也快活，偏让她当什么总筐头？三十八万人的吃喝拉撒，都撂在她身上，生把一个孩子弄得像个老头。”

凤白丁点头。

老人说道：“照理说她爹俞波儿没了，就不该用她。用她做总筐头儿，岂不是笑话？但是用了，也干得还好。就是说在女人谷里见了一个师父，那人是什么‘百兽舞’，就再也不正眼看男人了。出来又见了那个米离，说是寂寞剑。两个人又喝酒来又弹琴，最后又弄剑。那个米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人也不错。结果他也死了，就又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后来有一个小伙子，叫离身剑的，他为了她，不惜杀咱们丐帮人，挑咱们六家分舵，你想这还了得？要我说，他如果想和她好，来找她就是了，为什么要杀人？”

凤白丁一叹道：“高处不胜寒。”

老人道：“什么寒？反正她这孩子，也够怪的了。如今是茶饭无心，整天那样坐着，不知想些什么。”

这时，鱼漂儿屋内琴鸣。

老人道：“她又要弹那一曲喝酒的什么诗了，她一弹这个，我就浑身软绵绵的，没劲儿。”

室内的鱼漂儿轻轻曼弹，人随琴韵而歌。仍是一曲《将进酒》。

凤白丁和老人倾听，听她弹毕这一曲《将进酒》。

他头一回听人能将这一曲慷慨激昂、旷达豪放之词唱成这样悲怆凄凉，回肠荡气的。她心中有什么块垒不能浇平？她有什么悲哀不能自解？她为什么总要唱这一曲《将进酒》？这是为米离而唱还是为离玉而唱？她唱这曲子时，是不是已经泪水长流？

凤白丁突然对老人道：“老人家，如果我能劝得她开心些，能笑一笑，能多吃上几口饭，你让不让我进去？”

老人看看他，想了好久，才说道：“好，你去吧，男人总给她带来苦恼，但愿你不会。”

× × ×

凤白丁进了屋。

鱼漂儿看见他，只是点了点头。

凤白丁坐下，用男人的眼光看这间小屋。

这小屋太素太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女人住的屋子。屋内连一面菱镜也没有，只有一桌一床，还有一大排装书篋的柜子，柜子里满是书匣。

这就是二十岁女孩儿的书室么？这是二十岁女孩的居室么？他心中有一点儿惊讶。

鱼漂儿请他坐。

做什么？

喝酒。喝女儿红。喝酒是一种好方法，当你不想同别人讲话时，便可以拿出酒杯来，两个人一递一杯地喝酒，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也没有说话的工夫了，这样岂不是很好？

凤白丁呷了一口酒，道：“我喝不惯女儿红，给我换一瓶北方的老白干。”

鱼漂儿喊老人为凤白丁换酒。

她想去抓这老白干酒瓶，她说道：“我也来喝这老白干。”

凤白丁神色一肃，抓起酒瓶不给她，他冷静而言道：“你是女孩儿，为什么要喝这

老白干？这是男人喝的酒。你如果能饮，我饮一瓶老白干，你喝一瓶女儿红，这是不是很公平？”

鱼漂儿怔住了，她似乎忘记了她是个女人。

可是，米离未把她当成女人，只是让她成为了寂寞剑，离玉未把她当成女人，只当成了他的偶像。如今，这个凤白丁竟然冷静地告诉她这一句话：她是一个女人。

女人的含义是什么？女人就该由男人照顾，女人就该有漂亮的衣饰，女人就该为悦己者容，女人就该生儿育女？还是只是女人就该喝女儿红？

鱼漂儿道：“好，我就喝女儿红。”

凤白丁道：“我能不能问你一句话？”

鱼漂儿道：问吧。”

凤白丁道：“你抚琴曲，从来所有的调子都是这样哀伤么？”

鱼漂儿一笑道：“我已经一年来不抚别的曲子了，只抚这一曲《将进酒》，我喜欢它。”

凤白丁也笑道：“即或是喜欢，也不可能一年多只抚一曲。久而久之，这曲子就缠而绵，熟而软了，你弹一曲《将进酒》，不是酒吟松风，剑行侠客的太白公，只是像那个凄凄惨惨的薛涛了。”

鱼漂儿一惊，看着凤白丁。

凤白丁酒意微醺：“家传凤凰双旗，也就学了一点雅兴，棋琴书画都会那么一点儿，能弹到姑娘这般清韵是不能了，但也勉强可以奏出一曲来，不知可不可以借姑娘琴来一奏？”

鱼漂儿点头。

凤白丁人如莽夫，行去沉步，站在那一张琴前，道：“琴也很是平常。”

鱼漂儿道：“琴是故友，何谈贵贱？”

凤白丁一笑：“好，我就来献丑了。”

× × ×

凤白丁抚琴静坐，也能弹出曲韵来。

他的琴音与鱼漂儿大不相同。

他弹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塞上曲》与《塞下曲》。

凤白丁的琴弹得没鱼漂儿好，但一股悲壮之气，豪迈之情从琴韵中出，而凤白丁的声音浑厚，回荡不绝，有让人振奋，欲与风沙共老，愿与日月争辉之心。

他放下琴道：“姑娘，我想有许多曲子可弹的，姑娘何必只弹那一首？”

鱼漂儿只笑一笑，也不作答。

二 二顾于野

鱼漂儿是二十岁的女孩子，她绝对不能天天坐在她的那间小屋里，她要出去走一走。她每隔一个月左右，要去外面逛一逛。

这一逛，可能去北方各地，去看看那儿的丐帮分舵，也可能去看看名山大川，游玩游玩。她一个人逛时，很沉静，像一个大家女人，很谙事干练的大家女子。

她这一回不是去逛名山大川，而是沿着七秀峰向长白山里去。她进山也无事可做，就只是像个闲得难受的女孩子，在逛。

她白天忙着走，夜里就住店，也不顾那些男人们诧异的目光、艳羡的目光直盯在她身上。

她已经进了山。

这天晚上，无店可住，她就住在一座破庙里。

她生着了一堆火，一个人在看着这堆火出神。她是不是在想米离？想与米离行走时那日日夜夜？她是不是在想离玉？想离玉那惊心动魄的一刺？

传来了马嘶声。

这马是那匹瘦马，是米离的马，叫狗东西。没人惹它，狗东西不会叫的。鱼漂儿入了庙，只是把狗东西的缰绳搭在马颈上，让它随意去吃草。

有人想盗马不成？

果然有人在扯马。马不服勒，那人看来有几分蛮力，先是远远扯住马缰，让马盘旋咆哮挣扯不开，又一点点儿收束住马缰，让马头扯摠在肋下，马挣扎喘息也不能逃逸。

它身边还有三个男人，都站住，冷冷地看着鱼漂儿。

鱼漂儿道：“如果你想扯走我的马，那可是白费气力了，即或是你骑上了它，它也会甩了你，跑回来。”

一个男人冷笑道：“咱们不光要你的马，还想要你这个人，如果你这个人乖乖跟咱们走，马不也有了么？”

另一个男人也笑道：“好，好，好主意！不知你愿意不愿意？你遇上了咱们四个人，就算走了运，咱们黑水四鹰向来眼光极佳，宝马美人咱们照单全收。”

鱼漂儿笑道：“你们叫黑水四英？还是黑水四鹰？是英雄，还是老鹰？”

扯马的那人叫道：“自然是老鹰。我是秃头鹰。那个瘦子叫细毛鹰，这个胖点儿的叫水鹰，那个高个儿的叫长脚鹰。”

鱼漂儿一叹道：“好像这里都是一些扁毛畜生了，是不是？”

三头鹰都围住鱼漂儿，齐欲动手。

细毛鹰道：“你是谁？看样子也练过几天功夫，不然也不敢在咱们黑水四鹰面前逞能！？”

鱼漂儿坐在地上，用一根树枝儿拨火，像没听见这三个人的话。

水鹰冷笑道：“看样子你能拿大，以为咱们黑水四鹰制服不了你？”

鱼漂儿仍神情落寞地看着篝火，突然轻轻一叹：“我以为进了山，就可以平静过几

天日子，谁知道也会有这么多麻烦。”

长脚鹰冷冷问道：“你到底是谁？”

× × ×

“你问她话，还不如来问我。”

就有人答了一句。从庙外轻轻飘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一身白衣，满面笑容。

水鹰见这人轻功不凡，人又如玉树临风，卓然不群，就心中暗暗吃惊。看来有了这个男人，这女孩和宝马就不那么容易到手了。

这男人一进庙里，鱼漂儿也没抬头，但她知道来人是谁，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

“你是谁？”

这白衣人一笑：“放开狗东西！”

秃头鹰一听大怒：“你敢骂我？”

白衣人笑了，鱼漂儿也扑哧一笑。

白衣人笑得很开心：“你是不是狗东西我可不管，我要你放开这匹马，这匹马叫狗东西。”

鱼漂儿笑了，狗东西这名字叫得好。

秃头鹰马上放了手，像刚才是抓在火炭上。另外三个围着鱼漂儿的人也马上向外一跳，他们的目光中有了恐惧。

狗东西？狗东西不是寂寞剑的马么？难道她就是寂寞剑？她就是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鱼漂儿？她就是“百兽舞”的传人鱼漂儿？

白衣人笑得快活：“你们可以把马牵走，但千万别让她拔出剑来，因为你一见到她那柄剑，你以后就得永远和荒山野坟在一起，那样很不妙，你会很寂寞的。你也千万别让她伸出手指头和手掌来，因为那可能是龙形、鹿蹬、鹤爪、豹钳，像一百种野兽呢。你会知道那是什么？不会知道。”

四鹰突然面如死灰。

他们也真荒唐！既然敢单骑孤身入山，这女人就一定功夫不凡。她不是鱼漂儿，也得是个于姥姥、俏女人明珠来或是花仙妙灵这样的人物。而这几号人物他们谁也惹不起。

他们黑水四鹰净干些黑道上的买卖。

他们这一次要走走不得，动手又不敢动，这让白衣人很是好笑。

他轻轻一叹道：“可也是的，江湖上多少人物一听见寂寞剑的名头，就吓得动也不敢动，走也不敢走。你们就别惹她了，你们黑水四鹰一齐来惹我，好不好？如果你们能胜得我一招半式，你们便可以逃命去。”

四鹰心情一松。

他们怕寂寞剑，他们也猜知了这男人的话不错，这个一脸落寞神情的女孩子一定是寂寞剑，只有寂寞剑才会这样神情落寞，无喜无忧。他们别说同寂寞剑动手，就是让他们跑也不敢跑，北方第一名剑寂寞剑在，他们哪敢轻举妄动？但这个男人是谁？他虽然轻功不错，毕竟不像寂寞剑那样有名，而且他也可能会败在黑水四鹰的攻势之下。

他们看看鱼漂儿，鱼漂儿脸色未变，只是拨火。

细毛鹰道：“敢问这位公子大名？在下或许愿意同公子比试比试。”

白衣人笑道：“在下乃凤凰域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

黑水四鹰一震，知道这人是北方武林中有名人物，也是不好相与的人。但又一想，无论这凤白丁如何厉害，也决不能与破三尸手，战离身剑之寂寞剑相比，就答应道：“好，既然凤镖主给黑水四鹰一个面子，咱们就勉强从命。”

他们站在凤白丁身边。

× × ×

鱼漂儿身子突然一长，人已经站在了四人中间。

四人已成包围之势，竟都不知鱼漂儿是从哪儿闪进来的。细毛鹰、秃头鹰、长脚鹰、水鹰都以为是从自己身侧闪过去了鱼漂儿，而且不知是自己左侧还是右侧。

他们的脸上有了惊惧之色。

鱼漂儿道：“你们四人原想杀我抓我，带走我的马，所以这事儿与凤局主无关。我想，你们还是把我抓走吧。”

她轻轻一叹。似在叹自寂寞剑米离之后，天下再也没有豪杰之士如燕山五杰那样可以弃恶从善了。这黑水四鹰行事怯懦，哪有一点豪气？

黑水四鹰以为她这一句话在讥讽四人，长脚鹰一紧张，竟然马上跪倒：“望寂寞剑成全小人们，小人们再也不敢在江湖上为非作歹了。”

其余三人一见长脚鹰跪下了，也不由跪下磕头。

鱼漂儿神色甚是寂寞。这只是一群小人，和视死如归的燕山五杰有天壤之别。

凤白丁道：“总筐头儿希望你们少干一点坏事儿……”

四人点头：“是是是，少干坏事。”

凤白丁道：“你们滚吧。”

四个人如逢大赦，马上溜走。

× × ×

鱼漂儿又坐在篝火边，仍是神情落寞。

凤白丁坐下来，为篝火添柴。

“你来做什么？”

凤白丁一笑：“我也想进山玩玩。做了几年局主，忙活计，竟然把春天忘了，忘了满山有杜鹃。如今有闲，就出来走一走。看来，人还是该忙里偷闲啊。”

鱼漂儿看看他，不讲话。

她不知讲什么好。她知道这个凤白丁，他对自己有些暗暗倾慕。为了能救她，凤白

丁不惜破坏了他自己的三条规矩，加入金钱令，又帮丐帮破了金钱令，这就惹恼了黑道人物。他们扬言要给凤白丁一点儿好看，闹得那些求保的大户、官府也不敢劳动凤凰镖局了。镖局的日子清淡，镖师与趟子手平时又不富裕，凤凰镖局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可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不在镖局主事，却撵来长白山里，跟鱼漂儿逛山景，在这儿围篝火，大谈什么春天杜鹃。

鱼漂儿知他心思。但她不能问，江湖之上，义气为先，他救了她，除了义气，达有情谊，这些她都不能去问。

凤白丁道：“你这个人做事，一味儿独断专行。如此下去，你丐帮也不会有什么大起色。”

鱼漂儿一惊，忙问道：“我怎么独断专行？”

凤白丁道：“你身为丐帮总筐头儿，想必养成了这一个习惯，凡事都由你一个人争先，凡有事则你一个人去努力做。这样子也无可非议，因为你是丐帮之首。但你知不知道，做头脑者应善驭四肢，四肢不动只头脑动作，那不也只是一个瘫子？你与我在一起，我既与这黑水四鹰理论，你如不愿，就可以一开始就声言。我决不会强自出头，那样岂不是自找没趣？可我与四鹰要动手，你才出头而来，这是不是有些伤人情面？”

鱼漂儿见他极认真，心中暗暗吃惊。他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事，不能把这得失看得淡泊些？她本以为这个舍生取义的汉子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大丈夫，谁知也这么婆婆妈妈。

鱼漂儿心里失望，但她脸上没有什么神情，道：“请凤局主原谅鱼漂儿虑事不周。”

凤白丁见她吃惊的神情，心中暗笑。

他知道他该这么做。一个女孩子，如果天天以天下事为己任，那对于别人可能是幸福，对她自己则永远该是一个悲剧。

凤白丁不想让她承受这悲哀。

三 三顾于家

凤凰镖局解散了。

凤白丁没向任何人讲出为什么解散镖局。

十几个镖师都站在春夜的风中，喝过了饯行酒。

凤白丁脸上带笑：“这是咱们凤凰镖局的一块牌匾。在这大门外悬挂了二十几年。如今凤凰镖局到了我手里，不能让事业兴旺，不能让大家安乐，还办它就没什么用了。大家回家，用这一点银子干点营生，养家糊口，我也要自奔前程。”凤白丁以指为锯，将牌匾划成木块。

众镖师泪眼婆娑，望着少局主。

凤白丁手里捧着一堆木块，向众镖师道：“这是我们凤凰镖局的牌匾，被我锯成十六块。十五块送与大家，做个念想，大家都在凤凰镖局吃过饭，日子很和睦，我自己留一块。我把这牌匾锯了，是想告诉大家，我再无意办凤凰镖局了，我想要另谋事儿做。大家各自回去，好生过日子。”

众镖师都跪下，给凤白丁磕头。

凤白丁也跪下，给众镖师磕头：“大家起来，这镖局不再办下去，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与其坐吃山空，不如早点散伙，大家好早图个安生日子。”

众镖师长跪不起，涕泣不能言。他们靠凤凰镖局活了二十多年，一旦风流云散，很是凄伤。

× × ×

忙忙碌碌，一直忙到了晚上掌灯时分，只有一个僮儿在书房坐着，等凤白丁就寝。

凤白丁还在这凤凰镖局的院子里闲走。庭杨绿直，庭柳荫深。凤白丁在这里长大，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可他就要离开这里了。

小僮儿掌灯来，问道：“少爷不睡么？”

凤白丁一笑道：“我还想出去走一走，你先睡，好不好？”

小僮儿哈欠连连，但一听他说要出去走，让自己一个人睡，马上脸有惊惧之色：“少爷要出去，我为少爷打灯，好不好？”

凤白丁道：“好，好，有什么不好？”

小僮儿提着灯，凤白丁紧跟着他，在凤凰城的清夜街行。小僮儿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凤白丁指向哪里，就向哪里走。

已经斜街拐角，走了大半个时辰了，还要向哪里走？再走就走出凤凰城外了。

终于走到了一家大宅院门前。

门前很冷清，但有十几个大汉在守门。

小僮儿心想：“这是哪里？比咱家可是热闹多了。人家那门脸儿也比咱家的威风。”

凤白丁趋前一礼道：“请禀报总筐头儿，就说凤白丁求见。”

守门大汉自然认得他，就答礼谢道：“原来是凤凰镖局的局主，你等那么一会儿，等小人去报总筐头儿，决定在哪见面才是。”

凤白丁道：“好，劳大哥帮忙了。”

× × ×

鱼漂儿坐在堂中。

“这是我的家，也是丐帮分舵的大堂。我想你这么晚了来见我，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就在这儿同你一叙，你看好不好？”

凤白丁一笑。他心里明白，鱼漂儿不想再让他去那间小屋了。她想把自己关在那一间小屋里，与那琴声剑韵相伴。他有点心酸，因为鱼漂儿不愿把那一个世界给他看，分明是拒之于门外之意。但他又心里有一点快乐。以鱼漂儿的情性，如果不是极为重视凤白丁，岂肯做出这一类举动？那样她岂不是太矫情了么？看来鱼漂儿不光是把他当一回事，而且是很当一回事儿。

鱼漂儿似也看出了他这一笑之意，脸色一红，不再言语。

凤白丁道：“我要是没事儿，绝不会来打扰总筐头儿的。只因在下有一事要向总筐头请示，所以晚上才来打扰。”

鱼漂儿心一松，知道自从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为救她而得罪了黑道之人后，镖局主意日渐清淡。她想帮他，但无奈丐帮从来也不是富裕之帮，就无法帮他渡过这难关。如今凤白丁亲自夜来，向她求告，分明是凤凰镖局已经日子极为艰难了，否则这人怎么会向她来求告？

鱼漂儿道：“请凤镖主讲，我一定帮忙。”

凤白丁道：“我要求总筐头儿的只是一句话，要总筐头儿收录我，愿成为丐帮之人。”

鱼漂儿怔住了，盯着凤白丁。

凤白丁的神色坚定，这不像是开玩笑。

鱼漂儿慢慢道：“你有凤凰镖局。”

凤白丁道：“今天我刚刚遣散了镖师，锯断了门匾。”

鱼漂儿更是一惊。遣散镖师无妨，如果镖局重开，还可以召人回来。但锯断了门匾，那可就是要发誓不再开设镖局了。

鱼漂儿一叹道：“凤镖主何必如此，总该会有个办法的……”

凤白丁一笑道：“总筐头想错了。不是凤某没有办法，也不是因为生意拮据。凤凰镖局开了二十多年，我父子为了镖局生意，不顾善恶，不理是非，做了多少违心之事？我看着那凤凰两旗，总知道凤旗是黄澄澄的金子，凰旗就是红鲜鲜的血吧？人总还会有这一点良心。”

鱼漂儿一震，凤白丁这话说得激昂、慷慨，十分汉子气概。鱼漂儿道：“丐帮虽大，但丐帮之人行事乖张，生活清苦，恐怕会苦了凤镖主……”

凤白丁道：“我家业已毁，家产全部卖净，都交与众镖师，分与他们去另谋生路。

房屋也已变卖，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一个自小跟我的僮儿。他不怕生活清苦，甘愿随我。我还有什么家业可言？如果总筐头认为我不能落在丐帮，就直言好了，那样我则另去寻一生路，决不让总筐头为难就是了。”

鱼漂儿心头一热，她不是不想要凤白丁入丐帮。自从丐帮六劈头相继身死，丐帮人才凋零，又没了贾开山等人，丐帮在强敌面前，唯靠鱼漂儿一人支撑，这其中甘苦鱼漂儿自知。丐帮如果有了凤白丁这样的人，她会得力不少。但凤白丁过的毕竟是镖局局主的日子，来丐帮怎么会受得住这清苦？但她听凤白丁一番话，知他心意已决，就答道：“好，如果凤兄甘愿加入丐帮，那是再好没有了。”

凤白丁眼中闪出一丝喜悦，向鱼漂儿一揖道：“多谢总筐头成全。”

鱼漂儿欲言又止。

她想向凤白丁说什么？为什么她想说话又改变了主意？

凤白丁道：“如此就先别过了，待一两日之后，将家中一切料理清楚，属下自来听从总筐头的差遣。”

× × ×

凤白丁与小僮仍是一灯两人，在昏暗的夜街上走，走向那空空荡荡的凤凰镖局去。

四 凤凰双旗作抵押

仍然是凌云阁那个楼群，仍然是那个五层的凌云阁站于楼群之中，巍然而立。

一盏灯，两个人。

是小僮与凤白丁。

灯止住了，止住在春风中，也摇曳在夜的春风之中。

凤白丁道：“你等我一个时辰。如果我回不来，你就自己走。”

小僮的眼中是泪，那是恐惧的泪，是哀恳的泪：“少爷，他们不好，咱们还是别去

求他们了。”

凤白丁只是凄苦地一笑。

小僮刚想放声大哭，有人一声断喝：“你为什么说我们不好？”

一个眇目之人抓住了小僮的胳膊，只听得胳膊的骨头在咯咯作响。

凤白丁道：“欺人之急，怎么能算好？杀人为财，怎么能算好？既然做事不义，就该不畏人言！”

眇目之人一笑道：“好，好！主人嘴硬，小僮骨硬。请！”

凤白丁看了小僮一眼，转身向凌云阁走去。

× × ×

凌云阁五层内都有人把守。

第一层是一个削瘦老人和一个秀丽姑娘，这二人在掷壶箭为戏，根本对凤白丁不理不睬。

第二层是一个极胖极胖的圆冬瓜脸胖子和一个癞子。胖子见凤白丁进来了，就用手指点点戳戳指他：“傻子，傻子，别去丐帮，咱哥仨一齐，来这守楼，也能吃饱，也有酒喝。”

癞子也咧嘴笑：“傻子，他是傻子？他可比你奸哩，他可比你奸哩。”

凤白丁不理睬他们，直顾向上走去。

第三层是一个中年尼姑。她坐在蒲团上，头都不抬，但她头不抬眼不睁，口中却在说一句：“只要你惹上鱼漂儿，怕哪一个男人也没你倒霉……”

凤白丁踌躇了一下，他很想问中年尼姑几句话，但他没问。

第四层正中间有一只椅子，一个俏丽女孩儿坐在椅子上。她在吃吃笑。

“我叫迷娘孩儿，你别以为这意思是指我迷住了我娘。凡是娘心头肉的孩儿当然都是迷娘孩儿。我的名是说，你一迷上了我，就忘了你的亲娘。”

这姑娘的眼睛很大，大得让你看上她一会儿，就忘了她也有脸颊，也有下颏，也有眉毛，以为她只有一双大眼睛。

凤白丁有点痴迷。慢慢说了话：“我没了亲娘，她早死了，我忘了她长什么模样。”

女孩仍笑：“你很可笑，但也挺有趣。有工夫我会去找你。”

凤白丁一笑，他已成为一个乞丐，她还要找他么？哪个女孩子会对一个乞丐感兴趣？

他走上第五层楼。

楼上很宽敞，也很空旷。只在正中间放着一张桌案，桌案后面坐着那个威严的黄衣人。

“你要见我？”

凤白丁看着他，也像在审视，在斟酌是不是该向他讲出来意。

终于，他慢慢开口了：“对，我一定要见你。”

黄衣人身体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桌案上。凤白丁看见这双手，心里就抖了一下。这双手随随便便放着，却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威严，这手像是与桌案长在一起，拿也无法拿开似的。

这人是凌云阁阁主严释。

黄衣人道：“你的家宅和财产我已经全部买下，因为你是凤凰旗，所以我给了你三十万两银子。你明天把那家宅交与不飞不见就是了。你来见我，还有什么事？”

凤白丁道：“我有一件事来求你。”

黄衣人道：“杀人？”

凤白丁道：“杀人。”

黄衣人道：“你知道我杀人从来言无二价。据我所知，你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凤白丁道：“我还有人，我还有这凤凰双旗。”

凤白丁把凤凰双旗掏出来，放在桌上。

黄衣人眼睛一亮：“你怎么知道我会对你的凤凰双旗感兴趣？”

凤白丁笑笑。他知道，黄衣人有一个密室，室内满是天下的名贵兵刃。

黄衣人看看凤凰双旗，这二尺余的双旗是天下奇兵，凤旗乃金丝织就，凰旗乃血蛛线织成，一凤一凰，攻人不备，可做枪、矛、剑、戟、勾、网、扇用。

黄衣人道：“你没了凤凰双旗，江湖上就可以说没了凤凰旗这一号人物。”

凤白丁道：“所以我来求你。”

黄衣人看着凤白丁，这年轻人目光坚定，气定神闲，如果假以时日，这年轻人必成大器。

黄衣人笑了：“好，我答应你。”

黄衣人的脸上竟有了些微的暖意。

凤白丁面上有了喜色，他轻轻长吁了一口气。

× × ×

黄衣人道：“你要杀谁？”

凤白丁道：“寂寞剑！”

黄衣人再势如峙岳，沉凝如山，也不由得大吃一惊。他知道上一次金钱令的柳荫庄上，是这个凤白丁首先发难，才让鱼漂儿能杀了贾开山的。如今他又要杀死寂寞剑鱼漂儿，他岂不是疯了么？

黄衣人的手紧了一紧，凤白丁这才知道，那一双手原来并不属于桌案。

“你是不是想来开我的玩笑？昨日晚昏时之后，你与僮儿提一盏灯去丐帮分舵，求鱼漂儿收你入丐帮。你是不是想图谋鱼漂儿之位？”

凤白丁摇摇头：“我只要你毁了她的那一柄剑，还有那一张琴。但决不可伤这人。”

黄衣人大惊，看着凤白丁，好半天没讲话。

他不明白凤白丁为什么要毁了鱼漂儿的那一柄剑和那一张琴。没听说鱼漂儿有一张好琴，而且鱼漂儿在江湖上也称不上琴中妙手，为什么要毁了她这张琴？寂寞剑是江湖上的名剑，据说是柄长长的窄刃软剑，但不是什么古剑，剑因人而名，人因剑而侠。毁了她这一柄剑又有什么用处？她又擅“百兽舞”，据说鱼漂儿如今已化指为剑，意中有剑，何必出剑？意中有剑之人，你就是毁了她手中剑又有什么用处？

黄衣人道：“我从来没看到过你这么怪样的人，也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这么荒诞的要求。不过，我答应你。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很喜欢你这个人。”

凤白丁笑了，他向这个老人笑，笑得很快乐。

五 断义

丐帮人都很尊重鱼漂儿。

因为有了鱼漂儿，丐帮三年没用大动干戈地四出讨乞，丐帮在北派武林之中声名日隆。因为有了鱼漂儿，他们没死劈头。本来丐帮每年有上百名劈头在秋收之日该上乞讨财主家慢慢杀死自己的。丐帮五劈头死了，但那是帮派之争死人，那是该死而不能逃避的。

他们都盼鱼漂儿能快活，盼她能带领北派丐帮三十八万众人走一辈子。

新加入的这个兄弟凤白丁曾经救过鱼漂儿，所以丐帮上下都对他很尊重。

丐帮分舵的人想推举他为丐帮凤凰城分舵的筐头儿，但鱼漂儿不让，她不想让凤白丁做筐头儿。

丐帮之人都十分纳闷，总筐头平时不拘泥于这些规矩，一向善于用人，如今对这个救过自己，又颇有些本事的人为什么不愿意使用？她有什么忌惮么？

因为鱼漂儿不愿意，凤白丁就只好做一个丐帮凤凰城分舵的乞丐。

他同其他乞丐的唯一不同，是他身后跟着一个眉目清秀的小僮儿，总低声叫他少

爷。

乞丐就得出去讨乞。

北派乞丐的讨乞是走过场。这不像南方乞丐，那讨乞是实实在在的，讨来的东西为了一口吃。北派乞丐也天天去讨，但讨到讨不到没有什么关系，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回丐帮去就是了。那院里米菜都有，做好的饭菜，赶回来就吃，赶不回来的不饿。北派乞丐的粮食钱财都是秋收之后上财主家登门讨要的。

凤白丁也出去讨乞，但他脸面很小，常常只是在沿街墙角走，低着头，见了人也不乞讨一声。倒是有一些眼尖的姑娘媳妇见他这乞丐白净，叹叹气，施舍他一些。他匆匆道谢，慌忙逃掉。他不愿让人看见他窘红的脸和羞愤的泪水。

他这才知道讨乞的滋味，这滋味很不好受。

× × ×

有一个小厮向他走过来。

他决心不向这小厮开口。

但小厮径直走向他：“你是凤少爷么？”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摇摇头，是因为他记起了他如今已经不是凤少爷了。点点头，是因为他又想起来，他过去是凤少爷。

小厮道：“那边酒楼上有几位爷请凤少爷前去叙话。”

他点点头。不管是谁找他，他都一定去。因为他还没学会遇事可以躲着走。

他上了酒楼，被小厮引到了里间小屋里。

这里的人见了他，都一齐站起来，向他施礼，都喊少爷，都眼里噙着泪水。这是整整十五个人。凤凰镖局的那十五个镖师。

他们拿了三十万两银子同趟子手、家仆们分光之后，就匆匆散了。如今他们怎么又都在这里了？

镖师董刚道：“局主，你看！”

他拿出了一块牌匾，这是“凤凰镖局”那黑底金字招牌，十五块残板又粘起来了，只有中间缺少一块，这一块是“鳳”字中的“鳥”。

凤白丁眼睛湿润了，他从怀里掏出那块木板，把它放在牌匾正中。

果然是“凤凰镖局”！

董刚道：“少爷，咱们不放心，又回来看看你。你把银子都给了大家，自己却去了丐帮。少爷，这怎么行？这怎么行？”

另一个镖师嗓门极大，扬声一吼道：“我看咱们把这牌匾粘上，就用这一块粘好的牌匾，打出咱们凤凰镖局的威风！”

众人都血脉贲张，齐声喝好！

但凤白丁慢慢把这一块木板拿了下来，把它又揣在怀里。

董刚拽他：“少爷，少爷，你不能去丐帮了，你怎么能去讨乞？你怎么能去讨乞？吴兄弟告诉大家，兄弟们心都碎了。少爷，你回来，咱们再干起来吧？”

凤白丁摇了摇头。

无论众镖师怎么说，凤白丁只是摇头。

董刚忽昂头大笑，道：“好，好！别吵了，少爷血性一世，难道咱们还可以劝得转他么？咱们今天不谈这些了。好多时日没与少爷痛饮了，咱们今天来个一醉方休，明日各自分散，让少爷随自己心意去做事吧，好不好？”

众人只好说好。

就摆上了两桌宴席。

小屋内拥挤的，十六个人推凤白丁为上座，就推杯问盏，吃喝起来。

酒菜很丰盛，凤白丁吃得很痛快。

他头一回知道，他这些日子在丐帮里吃得实在是不大好。

董刚见凤白丁释杯放箸，只是眼看着桌上的菜，就问道：“少爷吃饱了，喝足了？”

凤白丁笑着点头。

董刚又为凤白丁斟了一杯酒，敬与他道：“这杯酒，算我十五个兄弟敬少爷一杯的，这杯酒是别离酒，愿少爷今后诸事顺遂，平平安安的。”

凤白丁接过酒来，一饮而尽。

一杯酒下肚，凤白丁便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 × ×

董刚忙点了他的哑穴和肩井、阳谷、养老、环跳几个大穴。

十五个人一齐低声道：“少爷，得罪了。”

就进来了两个小僮儿，给凤白丁换了衣服，把他抬下楼去，给他洗了淋浴，上上下下换了新衣。

又赫然是那个威武俊秀的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了。

董刚和另一个镖师扶凤白丁出了酒楼，门前有一杠轿子，把他扶入轿中，众人簇拥而去。

凤白丁被董刚用酒麻翻了，又被点上了哑穴和肩井等要穴，就口不能言，身不能动，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气力，被他们弄上轿子，抬起来就走。但他心里雪亮，知道是着了这十五个镖师的道儿，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做。

这轿子左右各插着一面小旗。

这旗是金凤血凰。凤凰旗，凤凰镖旗！

× × ×

轿子直抬至丐帮分舵大门口。

董刚向守门丐帮兄弟一揖道：“在下是凤凰镖局镖师董刚，兄弟陪送凤凰镖局局主，前来拜会丐帮总筐头儿鱼漂儿，请代为通禀一声。”

丐帮把守大门的大汉怔住。

凤凰镖局不是已经云散了么？怎么又出来了一个凤凰镖局？再一看，这旗仍是那金凤血凰旗，这些人也依稀认得，都是凤凰镖局的镖师，便知有些蹊跷，回道：“好，请各位稍候，待我去禀报总筐头儿。”

× × ×

鱼漂儿沉吟了一会儿，问：“凤兄弟回来了没有？”

大汉摇摇头。

鱼漂儿仍在沉吟。凤白丁没回来是一疑。可也不能确定这就是凤白丁的谋划啊。他何必要苦苦入丐帮？入了丐帮又反出丐帮，他这是做什么？

鱼漂儿心道：不见到人，有什么事儿能靠猜测确认其实？她于是下令道：“请到厅堂前待茶！”

× × ×

果然是凤凰镖局的十五个镖师，中间拥着的那一个丰衣俊目的少年，不是凤白丁又会是谁？只见他被两个镖师紧紧护着，来到客位上，大摇大摆地坐下。

鱼漂儿虽有些吃惊，但仍是有礼地问道：“不知道凤凰镖局又重振雄风了，可喜可贺啊。”

她眼看着凤白丁，眼里竟没有一分谴责他的意思。

反是凤白丁眼里有一种慌乱，焦急，想向她解释，一只手臂摇了摇，张了张，大概是所做也实在叫人羞愧，就没讲话。

镖师董刚一揖道：“敝镖局局主不便与总筐头儿搭言，便由在下董刚代为讲明。敝上实在不堪贵帮生活，只好得罪了，回头再组我凤凰镖局。今后如有得罪之处，在下这里先代敝镖主向总筐头谢罪了。”

董刚向鱼漂儿长揖。

鱼漂儿展眉一笑道：“董镖师言重了，凤镖主对我有救助之恩，原投丐帮也是一时之宜，因念旧谊，却之不恭。却也知凤镖主龙腾在天，自然不会久困在我区区丐帮里。如今凤凰镖局重建，自然是再好也没有了。”

董刚道：“多谢总筐头体谅，在下代敝上谢过了。从此别过，以图后会！”

董刚等人簇拥着凤白丁走了。

鱼漂儿仍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她听不见丐帮上下人对凤白丁的痛骂之声，她也听不见董刚等人簇拥着凤白丁冲出丐帮分舵大院之后的欢呼声，她是不是经受了太多的打击，而对一切打击均能承受？她是不是经受了太多的打击，而对一切打击都麻木不仁？

她是痛苦？是伤情？是怨愤？是悲哀？

× × ×

董刚等众人在一座破庙里。他们喂凤白丁一碗解药。

凤白丁醒了，他原本也没有醉，只不过是被人麻翻，不能讲话，不能动作就是了。他嘴唇哆嗦着，气得不知讲什么好。

董刚和众镖师都跪下了，喊他：“少爷，少爷！你不能回丐帮，你不能回丐帮！你杀了我们吧，你别回丐帮了……”

凤白丁啞哑喝道：“拿匕首来！”

匕首拿来了，董刚趋上一步，想引颈受死。

谁知凤白丁用这一把匕首飞舞几抖，把手上的那一块“鳥”字木块劈得稀烂，又在手中用力一握，把它握成粉末。

凤白丁冷冷说道：“凤凰镖局没了，咱们的情义也同这牌匾一样了。”

六 毀琴

凤白丁又穿上了乞丐服装。

他穿着那一身考究的衣服，走在街上，碰上了一个乞丐，他把那个乞丐叫到路边，问他：“你看我这身衣服好不好？”

当然说好。

凤白丁又问道：“我用这身衣服跟你的衣服换，你愿意不愿意？”

那乞丐迟疑着：“大爷……大爷莫不是在消遣小人？”

凤白丁道：“你要是不愿意，我去找别的乞丐换。”

那乞丐马上没了迟疑：“愿意愿意。”

凤白丁就又成了一个乞丐，慢慢回丐帮分舵去。

把门的大汉阻住了他。

八个大汉当然认得他，昨天以前是乞丐，昨天就是凤凰镖局的局主了，趾高气昂，前呼后拥的，随从一大群，今天怎么又成了乞丐啦？你以为丐帮分舵可以随便来去的么？

凤白丁无论怎么样讲都没有用，那八个大汉不让他进院。

凤白丁道：“既是如此，就只好得罪了！”

他双手一分，左手一着凤旗式，右手一着凰旗追，便摔倒了两个大汉，又臂肘一沉，回身用力，把四个大汉摔到门边，另外两个大汉只是绕圈儿转，不敢动手。

凤白丁冷冷一笑，人便进了院里。他直回到他那肮脏的小屋里，倒头便睡。

一个大汉飞快地去报给鱼漂儿：“总筐头儿，总筐头儿，不好了，有人打进来了！”

鱼漂儿头也未抬，只是低声问道：“谁？”

“凤凰镖局局主凤白丁。”

“他在哪儿？”

“他回屋去了，又回他那屋去睡了。”

鱼漂儿没听明白：“回哪屋去了？”

“他身穿一身乞丐衣服，回他原来那屋去睡了。”

鱼漂儿点点头。

鱼漂儿想，这个凤白丁也真是怪，既进又出，既出又进，一旋一走，一反一复，快得令人吃惊。是不是他仍想回身再重建镖局？是不是他忍受不得丐帮的清苦？但他来时已答应了他，就不该再问他的事，他能来则来，能走则走就是了。

鱼漂儿吩咐大汉，告诉管门的丐帮兄弟，不必过问凤白丁的事，随他自己来去好了。

× × ×

凤白丁心中忐忑不安。

他怕鱼漂儿来问，不管如何，她要一问，必让他这个堂堂七尺的汉子羞愧难当。他不能说话不算数，入了丐帮又反出去，实在是犯了丐帮的规矩了。

鱼漂儿没马上派人来问。也许她会派人去查上一个虚实。凤白丁见身边的僮儿睡得正香，就叹口气道：“你何必装睡，你与他们串通一气，来害我，有什么好处？”

僮儿翻身而起：“我就是不愿意，不愿意看你对她那么好，她一天到晚冷冰冰的，她有什么高贵之处？她为什么不理少爷？少爷一身本事，就是做一个副总筐头儿也不过分，她为什么叫少爷做一个乞丐？”

凤白丁断然一喝：“胡说！在她身边，我做一个乞丐就满足了，哪有什么别的非分之想？你以后不要惹事，如果你过不惯，就去找董刚，他们会给你一笔银子的，你可以过上安生日子了。”

僮儿流着泪道：“我为什么过不惯？我是看不惯。”

突然，僮儿不再讲话了，只是瞪眼看着他身后。

这是白天，一屋睡的二十二人都出去了，莫非他身后站了个鬼不成？

身后站着的是鱼漂儿，她脸色有点苍白，正瞪眼瞅着他。

凤白丁不知说什么好。他只有一个办法，把肮脏的被子盖在他的头上，装睡。他决心鱼漂儿说什么他也不起来。

但好半天，她竟什么话也没说。只听得僮儿冷冷的说了一句：“少爷，别那么捂着，人家走了，早走了。”

× × ×

晚上，他常常露伫中宵。

他在鱼漂儿的屋后站着，站得很隐蔽。他站在这个位置上，鱼漂儿不会注意到他。

他看着鱼漂儿在屋内，他知道鱼漂儿晚上做的一切。

她看书。鱼漂儿看书的影子是寂寞的。她看书的姿势让他明白了一旦人独处，只在看书时最寂寞。书是寂寞伴儿。

她也抚琴，她抚琴的姿势很怪，总是先把一双手在指节处放置桌边，放了有好长一会儿时间，才慢慢开始抚琴。她总是抚那一曲《将进酒》，那一曲慷慨悲歌已经被她抚成再哀惋凄恻不过的曲子了。

凤白丁从未见她练剑。

她从不出剑。

剑是寂寞剑。凤白丁深信至今她已练成了指剑，以指代剑，其势如虹的地步。所以，寻常人更难知道她那一柄剑在哪里了。她是束在腰上，还是置于心头？

× × ×

鱼漂儿正在抚琴。

忧思刻骨。只有在抚琴时，她才知道她与米离在一起，她才能想起那些日日夜夜，能想起她在最后的日子抱着米离，让他死得并不寂寞。米离幸福，死去了是快活，却把寂寞留给了她。

就抚一曲《将进酒》。

曲未成终，唰地从窗边飞入一针，针上透一纸条。

鱼漂儿一手抚琴，一手振开纸条：“窗后有人。”

她身子一震，便像一支利箭，从窗子飞出去了。

凤白丁见她曲未终，琴未辍，就认真地听，让她这一曲缠绵一点点深入至骨。没想到她身子一震，便飞出窗子，竟向他面前扑来。

“谁？”鱼漂儿一声喝斥。

“是我。”凤白丁不得不答话。

巡夜的丐帮兄弟来了，见到了总筐头儿和凤白丁对峙。他们把凤白丁围了起来。有人把僮儿也揪了起来，扯到了这里。

鱼漂儿慢慢说道：“凤兄弟来这里干什么？”

凤白丁不慌不忙地答道：“听琴。”

替鱼漂儿照料生活的老头子叹道：“唉，听琴，听琴……”

凤白丁道：“真的是听琴。”

鱼漂儿看着凤白丁：“你喜欢听琴？你喜欢这曲《将进酒》？”

凤白丁道：“不喜欢，这张琴只是一把浊琴，而且取之树根，声音重浊，又取时冬日，便多肃杀之气，不是什么好琴。依我看不如毁了它，另换一琴。”

凤白丁的话刚刚说完，室内便噼啪一阵爆响。又是一阵子叭叭脆响。

凤白丁和鱼漂儿都脸色一变。他们知道，这是琴，琴碎了！

噼啪爆响，是七弦齐断。

叭叭脆响，是琴又被摔折。

× × ×

鱼漂儿先冲入到室内。

室内无人。一切如旧，只有那一张琴被摔成碎片。

鱼漂儿眼泪顿如泉涌。她低下头，不忍视此情景。停了好一会儿，她才问：“你为什么……要恨这张琴？”

凤白丁道：“我不恨它，我只是说它不好。”

鱼漂儿瞠目而视：“我只想知道，这张琴是不是你毁的？”

鱼漂儿的目光如箭，直射进了凤白丁的心里。

凤白丁惨然一笑道：“当然是我，不是我是谁？自然不会是谁。只有我恨这张琴，只有我恨你这《将进酒》！你天天奏它，愁思入骨，还谈什么雄振丐帮？你天天奏它，哀思毁容，还怎么能快活？”

鱼漂儿瞪眼看着凤白丁，像是被他的话惊呆了。

凤白丁这一番话，说得丐帮上下人都半信半疑。如果真是这样，该不该处罚这个凤白丁？他说他毁琴是为了丐帮好，是为了总筐头好，这话是不是对？可是，他一直站在这里，连他的僮儿都在这里，他分身乏术，怎么去毁琴？

毁琴说不定是仇人所为。而这个凤白丁是救过总筐头命的。他怎么会去毁总筐头儿的琴？是不是他的那些镖师又来了？

鱼漂儿却知道这一次断然不会是凤白丁的那十五个镖师所为，他们没有这么深的功夫。

一个踏雪无痕的人，轻功极高，内力又好。他一入屋内，双手一扯，弦断，又一用力，琴碎。然后人就飞身出去，杳然无踪。

丐帮人仍执住凤白丁与小僮儿不放。他们以为鱼漂儿至少会把他们监禁起来，再查明事实。

可鱼漂儿只是挥了挥手，让他们走了。

凤白丁和小僮儿也被放了。

鱼漂儿又一个人坐在屋内。

桌上一张碎琴。

七 悔不当初

凤白丁又来到了凌云阁。

又是入夜而至。

只不过这一次是乞丐装束，没了那英俊豪气。

他要求见黄衣人，即凌云阁主严释。

凌云阁外仍然是那一眇目之人和一瘸脚之人。

眇目人道：“不见不见，不见说不见就是不见。”

瘸脚人道：“不行不行，不飞说不行就是不行。”

凤白丁道：“是么？你们看，那是什么？”

不飞不见马上回头。

凤白丁身子一闪，就进了第一层楼。

仍是那一个老人与一个秀丽姑娘。

老人道：“你回去吧，再上去，你更得走入歧途。”

姑娘道：“你喜欢一个人，就去对她说，为什么左拐右绕？”

凤白丁一揖道：“我知道二位功力不凡，但在下并非要与二位一试功力。这位姑娘，在下能不能问你几句话？”

秀丽姑娘咬着嘴唇道：“你问呗。”

凤白丁道：“如果有人喜欢你，发了疯似的喜欢你，你快活不快活？”

秀丽姑娘不讲话，脸色通红，突然扑哧一笑，对老人说道：“让他上去吧，好不好？”

凤白丁上了二楼。

胖子和癞子一见他就笑：“好，好，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你活得可好？”

凤白丁笑道：“还好……”

“叭叭叭叭”，胖子和癞子出手极快，一人打了他两个耳光。

凤白丁来不及还手。他嘴角沁血。

胖子笑了：“你看，傻子也出血。也知道疼。”

癞子道：“对对，还是你对。”

胖子笑得脸更像圆冬瓜了：“你上去吧，上去吧，别误了你的正事。你要不服气，下来也打咱四个耳光，八个也行啊。”

凤白丁上了第三层。

中年尼姑拦住了他的去路：“孽缘不了，何必强求人难？”

凤白丁道：“苦海难渡，弱水三千，当取一瓢饮之。”

中年尼姑肃然合什，道：“贫尼敬佩凤施主的一片诚心，请！”

第四层楼上那个大眼睛姑娘在吃荔枝。

她在春天竟然能吃上鲜荔枝，这也叫见过世面的凤白丁暗暗惊奇。

迷娘孩儿笑了：“我正想着你，你就来了，这多好？！”

凤白丁也一笑道：“怎么知道你正想我？”

迷娘孩儿笑道：“我一吃荔枝，就想你。你也是好东西，荔枝也是好东西。”

她那眼睛好像睁得更大，瞪瞪地看着他。这双眼睛也在吃人。

他一叹道：“幸亏我不是荔枝。”

迷娘孩儿一拍手，笑道：“你这人岂不是比荔枝更可爱？我要是有你在，就不用吃荔枝。我想你来，想得要命。我想问你一句话，不知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淡淡问道：“什么话？”

迷娘孩儿咯咯笑：“你说杨贵妃是不是很胖，你说吃荔枝是不是会使人发胖？”

凤白丁没话可说。因为他确实没见到过前朝的杨贵妃，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吃多了荔枝才发胖。

迷娘孩儿道：“我想问你的就是这件事，你要是不告诉我，你可就上不去楼了。”

凤白丁暗暗吃惊。以他之心，早该不理睬这个迷人女孩儿了，但他知道，以他的功夫，至多可以和一层的老人、姑娘打上个平手，如果和二层的胖子、癞子动手，他只会败北。和中年尼姑比试，他会更不是对手。这个迷娘孩儿在第四层上，功夫肯定比中年尼姑还高，他干脆别做什么奢望。

他只好赔笑。

凤白丁道：“杨贵妃有点胖，可你不胖。你不用怕，多吃点荔枝也无妨。”

迷娘孩儿道：“真的多吃也没关系？”

他点点头。

但迷娘孩儿又愁上眉梢了：“不对不对，可你不知道我将来的那个男人他是喜欢我胖呢？还是喜欢我瘦？还是喜欢我像现在这样子，不胖不瘦？”

凤白丁发现他中了这个迷娘孩儿的圈套。

他上哪儿去得知她未来的男人是喜欢瘦还是喜欢胖还是喜欢不瘦不胖？他当然答不出。

迷娘孩儿很发愁，看着他，一筹莫展。

凤白丁心里很焦急，他急着要上楼。

迷娘孩儿突然笑了，拍手而笑：“好了，好了，终于想出办法来了！”

凤白丁忙问：“什么办法？”

迷娘孩儿满脸笑容：“我嫁给你呀。这样，我们在这层楼上马上成亲，我岂不就马上可以知道了你喜欢我瘦，还是我胖，还是不瘦不胖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不成亲，隔着衣服，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胖，还是瘦？”

迷娘孩儿像马上就要偎在凤白丁怀里。这几乎把凤白丁吓死。

他急急忙忙向上跑。爬上了半数台梯，后面像有一只手扯着他，又把他一步步扯了下来。

迷娘孩儿笑得很热情：“你说，这样好不好啊？”

凤白丁急得要死。急中风偏偏碰上了个慢郎中。

迷娘孩儿不急，你有什么办法？

这时，楼上一个很沉稳的声音道：“迷娘，迷娘，你放他上来……”

大眼睛女孩儿脸色变了，她轻轻收起了丝绦，道：“好，你上去吧！”

那一双大眼睛里竟然还有些仇恨。

× × ×

黄衣人仍在笑：“你来找我做什麼？还要毁人家女孩儿的什么东西？”

他显得对凤白丁极有好感。

凤白丁道：“我来向前辈赔罪。我变了主意……”

黄衣人哦地一愣，十分意外。

凤白丁一叹道：“我本来以为毁了她那一张琴，一柄剑。会让她忘记过去，会让她重新振作起来。谁知她是那么悲哀，简直像是痛不欲生。我这又是何苦？”

黄衣人看着凤白丁，冷冷凝视的目光中渐渐升起了一层暖意。老人终于又笑了，这是喜悦的一笑。

他很难得一笑。天下人凡来这五层楼上的人都是要用金钱，用宝器买动他的杀心，所以他从来也不一笑。杀人是买卖，是很严肃的买卖。他怎么会笑？他眼中也很少有暖意，杀人是冷酷的，杀人是仇视，哪里来的温暖？但这个凤白丁给了他暖意，他给了老人一个难题。

黄衣人道：“我已经照你的话去做了，毁了她的一张琴，你的一柄凤旗归我了。只

要我再毁了她那柄剑，你的一双凤凰旗就入了我的密室了。”

凤白丁道：“你不用毁了她那柄剑，你如今停手，我的凰旗也归你了。这好不好？”

话虽然说得很硬，但心很软。

黄衣人一笑道：“哈哈，你以为老夫会听你的话么？你以为我会不再为难鱼漂儿么？我要先毁了她的琴，再毁了她的剑，让她这个人一无信心，那时我就杀了她这个人。上次她已经落在我手上了，我不该把她交给金钱令那些笨蛋。他们让她走了，像一群鸡看着老鹰眼睁睁地飞了。”

凤白丁只是看着他，不讲话

黄衣人也沉默了。他像头一回对人没了把握：“你为什么不讲话？”

凤白丁一笑：“你不是一直在讲么？我讲什么？”

黄衣人凝眸而视，瞳孔中尖厉之光如针：“你不相信我？”

凤白丁也很大胆：“我不信。”

黄衣人没想到他会这样侃快地回答。

“为什么不信？”

凤白丁道：“凤凰镖旗能平平安安过了二十多年，也绝非只靠侥幸。凌云阁就在身边，我对它也该有一个了解。”

黄衣人身上突然荡起了阵杀气。

他冷语如冰：“你了解到了什么？”，

凤白丁：“凌云阁杀人无算，但也决不枉杀一人。”

黄衣人身上的杀气突然冰消云散了。

老人的声音竟然微微有些颤抖：“好，你竟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这倒叫老夫有些意外了。”

凤白丁不语，他已无须再说。

黄衣人声音一震：“拿酒来！”

就有人从楼梯上飘来。

是那个迷娘孩儿。她两手各捧一只酒坛。

一坛女儿红，一坛云南香酿。

她两手一松，坛子平平地摔向地下。

这样好的两坛酒岂不马上就会被摔碎？

凤白丁刚想惊呼，又忙忍住。那两坛酒落在了楼板上，落得很轻，轻得没一丁点儿声音。

黄衣人道：“迷娘，拿杯来，两只大杯。”

迷娘孩儿显然很是吃惊，她瞪瞪地看着老人。

黄衣人一笑：“去，快去！”

酒很香，也喝得很快。

老人眼中升起了云翳，一层厚厚的云翳。

这时，凤白丁才看清，他本来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一个很可亲的老人。他看着酒杯，像看着一段段流逝而去的岁月。他缓缓抬起了头，说道：“我已经足足有十六年没喝酒了。可十六年前，我是一个酒鬼。天下只有一个人喝酒比我喝得快。”

凤白丁想问那个人是谁。但他没问，因为他很聪明，聪明人在别人向你倾吐心事时不讲话，只是默默地听。

老人十六年前喝醉了一次酒。是那一次酿成了大祸，他失手杀死了他的情人，一个最好的女人。那是别人买通了一个奸邪小人，来灌他酒，又在他女人的床上放了一个男人。

他从那时起，就再也不喝酒。

“我只这样，让我的手喝酒，它们喝了十六年酒……”

老人把双手凝力放在酒杯上。

不一会儿，酒杯里的酒没了，而老人的手掌变得有些肿胀起来了。

老人又一贯注真力，这一双手掌中又向外滴水，滴的是没一点儿酒气的水。

“我练了十六年，这一双手一触摸到酒，便知它是什么酒，有多少年头，几蒸几酿。而且这一双掌一旦出手，光是那酒气，也可以逼得人醉昏过去。而且，这酒气无毒，只是酒。你说这怎么样？”

老人笑着看凤白丁，显然他是不愿显得太凄伤。

一席话，让凤白丁明白了这个老人。

他总是想问他为什么总愿意一个人坐在这里，他还想问他一个人坐在五楼上，是不是有些寂寞，他还想问他总是为了银子杀人是不是有些无聊，但他没问，他不再问了。

凤白丁道：“你杀的都是那些欺骗过朋友之人。”

黄衣人哈哈大笑：“你说，他们是不是都该杀？”

凤白丁沉默，他知道被凌云阁杀死的那么几个人，这几个人都不该被杀。

黄衣人显然看出了他的心思，冷冷说道：“你错了，凡是你认为不该杀的人，他们死了，就因为他们有一些你所不知道的阴谋。他们死得没一点儿冤枉。”

凤白丁看着老人：“鱼漂儿该不该杀？”

黄衣人一笑“不该杀。”

凤白丁饮下了一杯酒。

他又问：“鱼漂儿有没有不被世人所知的阴谋？”

黄衣人神色一肃道：“没有。”

凤白丁一叹，道：“那你为什么要与她为仇？”

黄衣人一叹道：“两雄不并立。”

凤白丁心一沉。他明白这一句话的份量。

凌云阁的力量很强大，就只是这四层楼下的守楼人，就足以抵得过丐帮的一切帮众。三十八万众虽多，但武功高强者稀。谁又知道除了楼下这些人外，还有多少高手在这凌云阁下的楼群里？

凤白丁知道他惹下了大祸。

黄衣人道：“没有你，我们也会杀垮丐帮的。”

凤白丁心里明白了。为了这个目的，严释才派人把鱼漂儿毒倒后送去金钱令。为了这个，他们才从金钱令里把那个河北大豪钟子楚救走。他们图谋丐帮心思已久，他又做了一次他们的工具，为他们图谋丐帮做了挡箭牌。

黄衣人道：“你不必难过。”

凤白丁道：“我要走了，我要去告诉鱼漂儿。”

他知道他走不下这五层楼去，只要他一走下这第五层，就随时可能躺在哪一层楼上，血溅身死。但他一定要走下去。

黄衣人道：“你走不出去，即使你能走得出去，你虽然能把话讲完，鱼漂儿却不会相信你的话。”

凤白丁不管这些，他毅然走下楼去。

× × ×

迷女孩儿站在四楼等他。她仍在笑，笑得有点怪：“你想回去对鱼漂儿说？”

他点点头。

“你一讲明白，她就会更不喜欢你了。”

凤白丁眼睛湿润了。他知道那结果，但他一定得告诉鱼漂儿，不然他心怎么会安？鱼漂儿有了危险，他一定要救助她。

迷女孩儿一叹：“我本来不该放过你的。”

凤白丁心里又一沉。

迷娘孩儿又一笑：“可我喜欢你，就只好放了你吧。”

凤白丁没想到最后一句竟是这话。他迟疑了一下，向她深深一揖，走下楼去。

中年尼姑道：“你真的同他喝了酒？”

凤白丁点点头。

中年尼姑面露喜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显然这尼姑与黄衣老人有极深渊源。

“他喝了几杯酒？”

“六杯。三杯是女儿红，三杯是云南香酿。”

中年尼姑道：“不少了，不少了，整整六杯酒，不少了。”

中年尼姑似乎想起了什么，想得痴迷。

凤白丁知道她不会留难自己了，他走下了三楼。

二楼的胖子和癞子像看怪物一样看他。

胖子问：“你真的让老爷子喝了酒？”

凤白丁点点头。

癞子问：“你用什么本事让他喝了酒？”

凤白丁道：“没什么本事。”

胖子突然叭叭打了自己八个嘴巴子，问道：“你说我打得够不够？你说不够我再打。”

癞子也打了八下，比胖子还狠。

凤白丁惊呆了，他们怎么了？疯了？

胖子叹道：“我们看错你了，你一点儿也不傻，你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聪明，我才是傻子。”

癞子说：“我也是傻子。”

凤白丁就走下了一楼。

老人和姑娘对他深深施礼：“多谢公子，多谢公子能让他开怀饮酒。以后公子只管来，我们决不会为难公子就是了。”

凤白丁的心里半是惊疑半是不信。他们为什么这样？就只因为他让黄衣人喝上了六杯酒？这六杯酒是他自己要喝的，与我有什么关系？

他的心又沉得隐隐作痛：显然这黄衣人不光是他们的首领，而且是受他们深深爱戴的人，凤白丁只陪他饮了六杯酒，他们就这么快活。

如果黄衣人让这些人来杀鱼漂儿，那会怎么样？

凤白丁浑身冰冷。

八 心无鸿桥难渡

凤白丁在鱼漂儿门外。

“我要见总筐头儿。”

老头儿不让他进去。这小子，竟迷上了总筐头儿，好没殃的来这丐帮做上了乞丐。这还了得？决不能让他凑近乎，人家总筐头是个大姑娘呢。可不让见就不见呗，偏这个凤白丁硬要去见。

两个人就吵了几句。

巡视的大汉都围了上来。他们看不起凤白丁，冷言冷语地污辱他。

凤白丁眼中冒火，他几曾受到过这种污辱？

他的拳头又握紧了，但他能打谁？他这拳不敢打别人。他只好给了自己一拳。

众乞丐更是骂人话，闲扯嗑儿一齐向他头上泼，像泼脏水。

突然，围住他的人都噤声了。

鱼漂儿站在了他们身后。

她的声音很冷：“如果谁再骂一句，说一句，请丐帮大法侍候！”

丐帮大法是饲蛇、绑树上喂夜里的小咬，那比死还难受。

众人鸦雀无声了。

鱼漂儿道：“凤兄，请跟我来。”

凤白丁跟鱼漂儿入了她这小屋。

凤白丁还是一眼就看明白了：屋内无琴。

她再不曾置一张像样子的琴，或者去找一张和原来那一张很相像的琴来。她再也不弹那《将进酒》了么？

凤白丁见真的没了那琴，心中却是难以言说，实不知是喜是忧。

鱼漂儿稳稳坐定，又肃请凤白丁一坐，问道：“凤兄找我，有什么事儿要相告么？”

凤白丁怎么讲？他怎么才能把他心中的隐秘讲给这个女人听？

“我让人砸了你的琴。”

鱼漂儿看着他，突然点点头。她信，除了他，还有谁关心她这一张琴？

凤白丁心中一松，既然说了，就索性一吐为快：“我还叫人毁你的剑，毁你的那一柄寂寞剑。”

鱼漂儿也点点头。既然已有了砸琴之举，毁剑也可以料得到。

但凤白丁还是看到鱼漂儿的脸色一白。

她心中实在不愿意毁剑。

凤白丁一五一十地讲了凌云阁上的遭遇。

鱼漂儿道：“那老人和姑娘是天南一叟和他的女儿地女。那癞子是秃龙，胖子是枣瓜，这二人本事极强。中年尼姑是严释早年的女人，但他未与这女人成亲。女人一怒入了庵。自严释死妻之后，她一直跟他，助他，但两人也不能再亲近了。”

凤白丁吃了一惊。鱼漂儿好像什么都已经知道了。

他不想再讲下去了。但还是讲了迷女孩儿。

鱼漂儿脸色一变：“她是甜女！”

甜女？凤白丁也脸色变了。甜女是神龙不见首尾的江湖人物，但她从来也未在江湖上走动过。据说当年燕山五杰曾因被三尸手追杀，给甜女和鱼漂儿各放去一只信鸽，不知为什么甜女未来。如果甜女来了，那一次很可能用不到寂寞剑出手。

凤白丁心里很冷。他知道，如果严释出手，鱼漂儿根本就无法同对方较量。

凤白丁道：“你为什么不走？”

鱼漂儿看着他，冷冷一笑。走，去哪儿？去哪儿能躲过严释？

凤白丁道：“女人谷。”

关东路上，只有女人谷无人敢惹，因为那地方有天下最凶的女人，而且还有她的师父玉面狐狸陆灵生。

鱼漂儿道：“我躲走，丐帮分舵的人怎么办？”

他和她都想起了离玉，想起了大江分舵被离玉一挑的惨状。

凤白丁道：“你一走，他们不会对帮众怎么样的。再说，我可以在这里抵挡一阵子。”

但他知道他说不动鱼漂儿。

× × ×

鱼漂儿不相信严释会向她动手。

他决没有杀她的理由。

而且她认定，如果严释想杀她，上一次在劈头老五下毒之后就可以趁机杀了她，然后把尸体交与金钱令。但他没这么做，反而派不飞不见送她去了金钱令，最后不飞不见也助她战胜了金钱令。要杀她，严释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

既然他那时没杀鱼漂儿，他这一生就不会再杀她了。

凤白丁轻轻一声叹息。他无可奈何。虽然鱼漂儿没讲话，但他知道，她根本就不相

信严释会杀死她。

不信是不是一个悲哀？

他只能看着这悲剧来，他再也无力阻拦这悲剧。

严释有霸气，而且他说过一句话，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两雄不并立。

可鱼漂儿连这句话也不信，因为她并不以为她是北方一雄。

凤白丁只好默默走出来。

他在等着，等着厄运降临。

九 五路兵来

凤白丁像一个痴子，天天白天睡觉，晚上坐在鱼漂儿屋后地上。

他在等，等着严释派人来。

月圆之夜等，月缺之夜也等，无月无星的阴云天也在等。一连十多日。没有人来，没有人来犯丐帮。

他很有耐心，像守株待兔的傻汉。

他成为凤凰城丐帮分舵上上下下的闲话笑料。

小僮儿来了，坐在他身边。

“少爷，少爷，春夜冷，你回去吧，一夜一夜的，没什么事儿。”

凤白丁不动。

小僮儿流泪，叹息，少爷是疯了，疯了，为了总筐头儿，疯成了全丐帮上上下下人的笑料儿。

× × ×

已是夜深。春夜很凉。

是不是又会空等一夜？他没信心，他不知道严释什么时候会派人来。

这时，突然有人在讲话。

“你说，咱们进不进屋去？”

“当然进。不进去怎么杀人？”

“可你没看见在屋后面地上坐着一个人？”

“坐着，这么晚了还坐地上？你没看错？那不是一块石头？是一个人？”

凤白丁心一松，来了来了，他们果然来了。他身子一纵，飞上了屋子。

是那老人和秀丽姑娘。

凤白丁冷冷问道：“天南一叟？地女？”

老人哈哈一笑道：“凤局主果然高人，竟然能知道我父女的名头。我父女一向在南，不曾到这关东地面上来，这一次来会鱼漂儿，还望凤局主成全。”

凤白丁道：“要想见总筐头儿，是不是得先会会小乞丐？”

地女道：“爹，别跟他打，你看他那模样，疯了似的，恨不能咬你一口。”

老人一笑道：“你可不要看不上他，哪天你找一个男人像他，可不把你老爹乐坏。”

地女不吱声了。

× × ×

鱼漂儿站在了门前。

“天南一叟与地女来我丐帮，请进来一晤。”

地女看着老人，等他发话。

天南一叟道：“进去就进去，进去有什么不好，省得在这里黑黑的难受。”

两个人昂然而入。

鱼漂儿请二人坐下。

“不知二位来这里，有何见教？”

天南一叟笑道：“咱们也没什么，只是要来看一看寂寞剑。离身剑咱们是见过的，

可这寂寞剑就没见到过了。不知姑娘可不可以把剑借给老汉看一看？”

鱼漂儿笑一笑：“当然可以。”

她的衣襟一飘，一柄剑便握在手中。

天南一叟脸色一变。他没看清鱼漂儿刚才这一下是怎么样把剑递来手中的。

地女也勉强笑了一笑。

他们知道他们决不是鱼漂儿的对手，何况身边还有一个站立不语的凤白丁呢？

鱼漂儿果真把剑递给了天南一叟。

寂寞剑无鞘。

寂寞剑应该有鞘。或许它是以人为鞘，或许它是以衣为剑鞘？

无鞘之剑，剑锋在侧，剑柄递与天南一叟的鱼漂儿此时露一身空门。

天南一叟接过了剑：“如果我此时刺你一剑，你是不是就没了性命？”

鱼漂儿摇摇头道：“天南一叟怎么会此时刺我一剑？如果你此时刺我一剑，又叫什么天南一叟？”

天南一叟也笑，但他一握剑柄，马上向鱼漂儿刺去。

剑刺其胸，鱼漂儿马上就要倒在了地上。

凤白丁想冲上去，但地女恰在这时站在他身前。

鱼漂儿仍在笑。

天南一叟这一剑刺不入去。

是鱼漂儿的护身功夫使锋利的剑刃入不去，还是天南一叟并未真心出剑？

鱼漂儿一笑，天南一叟也一笑。

天南一叟道：“好剑，好剑！可你在米离之手，虽寂寞但轰轰烈烈，在鱼漂儿之手，也委屈了你啦。”

鱼漂儿只是一笑。这一笑很淡泊。

地女道：“爹，你错了。”

天南一叟愕然：“我怎么错了？”

地女道：“寂寞剑从前只谈寂寞，却不淡泊，而今又寂寞又淡泊，于人世间一切都十分淡泊，这岂不是更寂寞了么？”

天南一叟道：“胡说，那是人寂寞。如果剑也如此，就不是剑了。只讲寂寞二字，还谈什么剑？”

鱼漂儿一惊，突然向老人深施一礼道：“谢老人家教诲。”

天南一叟道：“走吧，走吧，咱们打不了你，也胜不了你的寂寞剑，不走，怎么办？”

天南一叟和地女走了出去。

丐帮帮众围着，但因无鱼漂儿之命，没有动手。

× × ×

凤白丁叹了一口气，想回屋去。

鱼漂儿忽然肃然，像在聆听什么。

凤白丁也细听听，却什么也听不出来。

鱼漂儿却缓缓说道：“你们既然来了，为什么不站出来？”

地底下突然一响，土块像炸裂了一样，从中跳出来一个胖子、一个癞子。

二人都哈哈大笑。

鱼漂儿轻声一问：“不知二位为何哈哈大笑？”

胖子道：“告诉她？”

癞子道：“告诉她就告诉她。”

胖子仍忍不住笑。

胖子边笑边说道：“我曾跟癞子打赌，这一辈子准会看见一个胖子、一个癞子、一个傻子、一个呆子在一起。今天果然是看见了。你说好笑不好笑？”

鱼漂儿没笑。

癞子指着道：“这是癞子，这是胖子，你是傻子，而她是呆子。”

胖子道：“你服不服？你这个人一心想女人，干想人家也不理你，你说你是不是个傻子？你放着大少爷不干，镖主不当，来这儿站月夜风凉，你说你傻不傻？”

癞子像在喊，在帮腔：“傻，傻，傻子！”

胖子道：“她服不服？她这个人一门心思装呆，专门想死了的人，不想活人。你说她是不是个呆子？”

癞子道：“呆，呆，呆子！”

鱼漂儿道：“枣瓜、秃龙，不知你们还想说什么？如果再无话可讲，我可就要动手了。”

鱼漂儿颇为不耐烦，她不愿让这二人当她的面谈这些话。

秃龙与枣瓜忘了，鱼漂儿是女人，而且是一个未嫁人的女人。据说未嫁人的女人一听见人家说到情字，多半会害羞，很害羞的。

秃龙和枣瓜面上的嬉笑没了。

枣瓜道：“正要领教。”

秃龙道：“我想打她几个耳光。让她也清醒清醒。”

枣瓜道：“打她几个耳光？”

秃龙道：“八个，不多不少只八个。”

枣瓜道：“好！”

他身形如鬼魅，飘上去，手臂连连举起。只见他的手不断地伸向鱼漂儿的脸。有时离得远，有时离得近，好像已经要贴上了她的面颊，却又马上缩回了手。

枣瓜退了来，满脸惊惧之色。

“我打不着她。她那手像鬼爪子，比我还快。”

秃龙道：“我看不清她弄了些什么鬼门道，你与她动手，怎么没声音？”

枣瓜道：“不知道。对了，寂寞剑……”

他们马上变了脸色。

寂寞剑与人对敌，不就是没动静么？

秃龙道：“我来试试，我这一回专门横扫，怎么也让她的胳膊和我的撞上一撞，听一个响儿啊。”

他双爪突长，暴长出几丈来，指节奔下，倏忽伸缩，像龙探爪，含无数机巧变化。

他真是故意横扫，用大臂小肘去撞去击去寻鱼漂儿的手臂。但他马上也知道不行。他刚刚要臂肘撞击在鱼漂儿手弯，就见一指正指心穴，马上回手来护。他手臂刚刚要抓住鱼漂儿头顶，又发现鱼漂儿的二指指风正掐在他咽喉上。

秃龙一连用了二十四式“龙爪”，都无功无力，只好一闪而退。

枣瓜道：“可惜，可惜。可惜的是，如果你让咱们打败了你，你这个人还会有救，否则你这人恐怕最后会败得很惨。”

秃龙道：“何必多说？如果她不败，就总是这么个假凄凄的寂寞样子，让人觉得她好清高，好可怜。是不是？”

二人说完，身子向后疾退，“砰——”地一声炸响，在前墙上撞了一个大洞，人便飞出了屋外。

屋外的丐帮徒众都在吵嚷。在吵嚷他们刚才像看见了两个人，那两个人不大像自己帮内的兄弟。

凤白丁朝鱼漂儿苦涩地一笑。

树大蓼草多。有了鱼漂儿，便有了这么一群群无用的丐帮徒众。她是不是有意要这么些无用之人在自己身边？而把那些有用之才都派去各个分舵？

凤白丁才明白了鱼漂儿的良苦用心。她不怕寂寞，她也不怕死。

鱼漂儿道：“看来今晚一定会很热闹的，凤兄，你说对不对？”

凤白丁终于又听她叫了一声凤兄，终于知道她又可以同自己一起去抵御强敌了。

要能如此，死有何憾？

× × ×

就又等，很有耐心地等。

就从屋上哐地一响，直直地落下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速度极快。她一落下，就飞到一边去，不让房上的灰尘落在身上，落在她很干净的缁衣上。

中年女尼静静地站在一边，她在细细看鱼漂儿。

鱼漂儿也起身，凝视着她。

中年尼姑突然浩叹：“鱼漂儿，你不必清苦自守了，你与佛家无缘。”

鱼漂儿一笑道：“多谢师太指点。无缘师太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中年尼姑道：“夺剑！”

凤白丁吼道：“已经向你家阁主讲明了，我情愿将凤凰双旗奉送了，为什么还要夺剑？”

无缘师太道：“一言既出，已成孽缘。你又如何可收？”

凤白丁无语，他后悔莫及。他为什么要引火烧身？他为什么要找这个凌云阁主严释？如果他不去找严释，就不会有这一场灾难。

他大吼一声道：“来吧，来吧！我来与你一拼！”

鱼漂儿一闪身，已然站在他身前。

无缘师太一揖道：“阿弥陀佛，看来施主与总筐头也是有缘，否则便不会有这一举了。”

凤白丁站在鱼漂儿身后，他看不到鱼漂儿的表情。

鱼漂儿笑道：“既然还惦念着尘世，就不该叫无缘。既然无缘，又何必去回护旧日？”

无缘师太顿时面红耳赤。

凤白丁暗暗吃惊。这中年尼姑竟然十分漂亮，看来年轻时貌美也不输于鱼漂儿。

无缘师太道：“总筐头儿何必逞口舌之利，又何必揭出家人之短？”

鱼漂儿一叹道：“这有什么短处？依我看，师太一生，只此一事最为辉煌。”

无缘师太低头合什，不再声言。

× × ×

无缘师太仍然要与鱼漂儿一较高低，夺去鱼漂儿的那一柄寂寞剑。

就有人笑，嘻嘻笑。

“师太，她既说中你心，就必动了你情，你既动情，则盛气已虚，心志已沮。她心气盛而你气沮，她未动情而你动了情。这一试就已经输了，何必再试？”

中年女尼一惊，合什道：“确乎如此，我认输就是。但愿你能取得成剑。”

那人吃吃笑道：“我自然会取得成剑，因为我不怕她。”

那人就从屋上洞口一跳而落。

奇的是她虽从尼姑下来的屋洞落下，却没有一丁点儿灰尘飘洒。

这是那个大眼睛的姑娘，迷娘孩儿。

而现在，凤白丁才明白她为什么叫甜女。她那一双大眼睛一扫，确实很甜很甜。她再一笑，就甜得让人不能承受了。

她还是在笑，一双大眼睛在盯着人。

眼睛大确实有好处，它让人们以为它始终在盯着你。

鱼漂儿知道这一双眼睛盯着她，在审视她。而凤白丁的心则扑扑跳，他看见的这一双大眼睛确实是在向他招呼。

中年尼姑没走，在一边坐下了。她想要看看这个甜女怎样夺剑。

甜女嘻嘻笑着：“都说是天下五个女人不好惹，这五个女人是俏女人明珠来、女人谷谷主母老虎、花仙妙灵，还有一个是丐帮总筐头儿鱼漂儿，另一个是小女孩于姥姥。俏女人死了，咱们见不到了，花仙妙灵藏起来了，也很难找。母老虎必定不可爱，小女孩也没什么劲头，看来这五个女人之中只有总筐头儿鱼漂儿长得好。果然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怪不得有人为了总筐头，不惜身家性命什么都不要了呢。”

凤白丁不吱声。一个男人如果夹在两个女人中间，那结果一定很惨。他不知道女人在男人面前，互相咬时那伶牙俐齿有多可怕。

鱼漂儿一笑道：“久仰久仰，听说甜女美艳过人，今天见了，果然让人不曾失望。”

甜女道：“我比你好看么？”

鱼漂儿道：“当然。”

甜女笑道：“那可太好了。不过，我可有那么一点儿不信。如果我真的比你好看，凤白丁怎么看不上我？我看还是你好看，闹得他这人半夜里也在练夜眼，在细看细瞧呢。”

中年尼姑忍不住扑哧一笑。

三个女人，三个女人自然够一台戏。这台戏真要了凤白丁的命。

甜女道：“鱼漂儿，把你的剑送与我吧？”

鱼漂儿道：“我没有送人剑的习惯。”

甜女嘻嘻笑：“胡扯！那本来是别人送你的，米离对你很好么？如果我见了他，拼死也得把他治好，让他舒舒服服地管着我。一个女人，一辈子该有他那样一个丈夫。”

鱼漂儿突然不做声了。

有人提起了米离。如果对方污辱米离，她会马上杀死对方。可人家赞赏米离，她能讲什么？甜女果然厉害。

甜女一叹：“鱼漂儿，你也活得太累。一天天像个小老头，为这些叫化子卖命。你也不看看你一天都干些什么？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一群无赖、笨蛋。何必如此忙碌？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是一个该出嫁的丫头了？”

鱼漂儿心中一惊。她静夜时分，有时也扪心自问：她这样做是不是值得？她是不是为养着一群闲人而日夜操劳？她有时也在琢磨，北方丐帮讨乞的方法近乎无赖，那方式是真正的“吃大户”。这方法有什么好处？她想不出答案来，因为北方丐帮祖祖辈辈都这么干下来了。她能怎么办？她能改变那些人的生活方式么？她是不是为这个世界维系了一个无赖的组织？她是不是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负担？

北方乞丐唱：“吃四方，喝四方，

吃的喝的响当当。

老子穷，穷得慌，

脚下土，没一方；

数家当，一只筐，

讨遍豪富吃新粮。

你不给，砸你仓。

你不给，骂你娘，

你不给，死当堂，

一堂血魂你咯殃。

北方乞丐，无冕王！”

她鱼漂儿的一生就做这一群乞丐的头儿？就跟他们这样子一辈子什么也不做，只输打赢要？

她有点惶惑。

甜女笑了，她把话说到了鱼漂儿心里。

甜女又道：“你这柄寂寞剑都做了什么好事？除了杀了一个三尸手以外，你只是拘于丐帮，迷于情缘，让寂寞剑在江湖上堕了名声。你把剑给我吧，你把剑给我吧！”

甜女说着，声音变得甜软，带有央求，又有劝诱，声音里有一股说不出的诱惑力。

鱼漂儿果然受了她的诱惑，她眼睛直直地盯着甜女，身子慢慢直向她走去。

她一边走，一边抖出了剑，她双手捧剑，要去献与甜女。

鱼漂儿的脚下有一点浮，但她走得很执着。

甜女的眼睛也越睁越大，越来越笑得越甜。

鱼漂儿已经快要走到甜女的面前了。

凤白丁心里焦急。他明白甜女这是用上了慑心术。鱼漂儿因为被甜女一谈米离而心动，二谈丐帮之误而乱心，才中了甜女的蛊惑。他不能让她受甜女的摆布，如果鱼漂儿被她夺去了剑，她只要回手轻轻一挥，鱼漂儿的头就会落地。

凤白丁大吼一声，冲了上去。但他像撞上了一层软软的墙，又一下子被弹了回来。

甜女正用自身的功力诱鱼漂儿，同时把鱼漂儿的功力也一齐带动，这功力何等巨大！凤白丁一冲而退，被弹至墙边，跌倒在地爬不起来。

甜女仍在笑，她已经在伸手去抓鱼漂儿面前的那柄寂寞剑了。

× × ×

突然一声震天动地的清啸从屋外传来。

这清啸如龙吟，似凤鸣，使甜女与鱼漂儿二人均一震。

这一怔的当口，一个黄色身影倏地飞入二人中间。这是那个黄衣人，五层楼上冷寂孤坐的那个黄衣人。凌云阁阁主严释。

十 黄衣人

严释冷冷地站在二人中间。

甜女很是不满。她的眼里突然有了泪：“你要不来，她就.....”

严释声音低沉，但那声音很宽很厚，像有一种磁力似的：“我要不来，你已经躺下了。因为你对鱼漂儿不敬，使她有那么一点恼怒。”

甜女的声音大了起来：“她已经要向我献剑了.....”

严释道：“你错了。你以为你的慑心术会制住她？擅百兽舞的人可以身为百兽而不执迷，世上还有什么可以诱她上当？”

甜女突然不笑了，她的眼睛里有不安的闪光。如果是那样，严释不来，她一定会很难堪。

甜女轻轻一叹，道：“如此多谢阁主救我之恩了。”

严释看着她，一笑道：“你明白了，心里平静了，这就好。”

那中年女尼总是用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严释，像在看神仙。她那目光中，有敬慕，有钦仰，已没有了尘世的亲昵之爱。

这是幸福？还是悲哀？

别人认定是幸福是悲哀都无所谓，这中年女尼自己很是满足。

屋子突然变得挤了，因为一个胖子、一个癞子都挤在了门口。门外也有一个老人和一个秀丽姑娘。

他们外面，则是一群丐帮之人。

× × ×

黄衣人道：“你为什么不解散你的丐帮？不然你就好好整顿整顿它。”

鱼漂儿道：“如何整顿？”

黄衣人道：“三十八万人，不事稼穡，不做工艺，让天下人怎么受得了？”

鱼漂儿一笑道：“阁主想来也不稼穡，不做工艺，天下人也受得了的。”

鱼漂儿的话意思再明白不过，你以为丐帮一日无所事事，天下武林人又有哪一个帮

派哪一处不是如此？何必单只苛求一个丐帮？

严释一叹道：“你错了。我做生意，贩南方瓷器来北方，贩北方药材去南方。凌云阁下楼内都是我的生意人，他们每日勤劳操作，日夜不辍。他们都是很好的手艺人。你以为我坐在五楼上每日只是等着要人来送钱给我，求我杀人的么？我每天除了接见外来求我的人之外，更得处理好我的生意。我很忙，我一天最忙的事儿不是杀人，而是生产。”

鱼漂儿一震。

她知道她败了。她不如这个凌云阁主严释。

她有三十八万众，但都是些乌合之众，等着讨乞而生的人。即便是视死如归的劈头，也只是一个硬当当的无赖而已。

鱼漂儿刚才与甜女斗口，那是个人之情，情心之私，说之也愧。而这时同严释交谈，却是论一帮之短长。如果丐帮对人无益，她这三年苦辛不都是一场瞎忙？如果丐帮存在于世无益，那她岂不是更没了这做人的信心？

黄衣人道：“所以我要杀了你，解散了这丐帮！”

鱼漂儿瞪着眼看着严释，看着这个黄衣人。她此时已一无斗志，黄衣人只要举手就可以杀死了她。

× × ×

“不对！你的话不对！”突然，倒在墙角的凤白丁大声一吼。

黄衣人没回头看他，只是冷冷说道：“哪里不对？”

凤白丁道：“没了寂寞剑，天下武林还有什么正义？燕山五杰不能慷慨壮志，六君子反而逍遥法外，这世道还有什么公平？不杀了三尸手，他掘人坟墓，鬼魂不安，生人也难活。三尸手杀人无算，杀他不是功绩？金钱令雇人杀人，不分善恶，以钱度人生死，这又是什么道理？医不好马聪误人生机，引入歧途，使好好的江湖高手为情杀人，为情

惑己，这教训怎不惨痛？你只谈丐帮人懒惰，怎么不说这三年北方无杀无害，物阜民安，丐帮无赖收心，不做大恶？这也是一大功绩……”

黄衣人这时竟回头看凤白丁了，一笑。

鱼漂儿的心仍很乱。因为她比凤白丁更深知丐帮，更知道丐帮这三十八万众的根底。

黄衣人向凤白丁一笑道：“我果然没看错你，我不后悔和你喝了六杯酒。”

凤白丁道：“我与你动手，只要你不与总筐头动手，我宁可死在你的酒掌之下。”

鱼漂儿看一看凤白丁。

又有一个人甘心为她而死，她难道没有听见？她难道不知道这很难办到，很难有男人会为女人而牺牲自己？她不是曾为离玉而后悔过么？她为什么不珍惜这一次？

她的心太乱了。

黄衣人道：“凤公子，你如与老夫动手，三招之内必死，还是让老夫与寂寞剑一比输赢吧？”

凤白丁当然知道，但他不肯让鱼漂儿去同严释交手。

鱼漂儿一叹道：“好，我就与你一战。”

情怨环

一 下毒

入了初夏，凤凰城一片新绿。

丐帮分舵的大宅院里仍然是忙忙碌碌。

丐帮人发现鱼漂儿总是在丐帮人众吃饭时赶到，站在厅堂上看众乞丐你抢我夺，吃饭吞菜。虽然因为有总筐头在身边看着，便没了争吵谩骂，但摔摔打打，争相吞咽那馋

相却也让鱼漂儿看了个够。

她天天怔怔地看，众人也都就习以为常了。

她以为这同猪抢食没多少区别。

鱼漂儿问侍候她的老人：“老头子，你说这丐帮的帮规可不可以改动改动？”

老头子盯着她看，那神情像被她吓坏了：“你说什么？改帮规？亏你想得出。你怎么改。乞丐乞丐，专门讨乞的家伙，你想让他们干别的？他们什么都不会干。会打架，会吃饭，喝点小酒什么的。今天完了不想明白，这就是丐帮人的好处。你想不要那些‘庆口’（讨吃时向人家专讲好话，捧哏帮闲的）？还是想不要那些‘脏口’（讨乞时专门向财东家谩骂，骂得花样翻新，一上午不重样一句的）？你还是想不要那些‘靠死扇的’（讨乞时只靠在人家门板上，不达目的死也不离开那块门板）？再不你就想不要那些‘劈头’（讨乞时最后上场，以一步步杀死自己来恫吓财东，用死威胁以逼财东给予钱粮的）？你谁也不要不得。你想想，你能够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干。老辈子丐帮留下的规矩你破不得。你不要‘庆口’，他们靠那一张巧嘴吃饭，没了丐帮，只讲话就混饭吃，哪去找这地方？你不要‘脏口’，骂人就有饭吃，除了丐帮，哪儿有？你不要那些‘靠死扇的’，她们大多是女人，是风一吹就倒，雷一响就死的病秧子，她们怎么活？你不要‘劈头’，哪儿能供养他们，只要他们好勇斗狠就可以受人恭敬？丐帮上上下下多的是这些人，你要改什么？想不要他们？还是要他们干点啥？你有这个办法么？”

鱼漂儿无言。可她心里暗暗决定，要改一改丐帮的规矩。

她决心召集一百零八处分舵的筐头儿，让他们拿出些主意来。

她发了帖子，决定在月初齐集，商议丐帮大事。

最远的是丐帮大江分舵，快马骑乘，也得近月才可以赶到

路近的分舵筐头儿已经有赶到的了。这些天凤凰城很热闹，一天天城里的叫化子越来越多。

×

×

×

鱼漂儿也忙，常常忙碌到夜深。

她想使良莠不齐的三十八万众变得有纪律些，能对地方上做出些事。

夜里，她挑灯沉思。

突然，她听到了咯咯咯的笑声，猛然从沉思中醒来。

这人在她屋内！

床帐一挑，走出一个俏生生的女人来。

这女人是蓝苗，是那个想杀她，而后又把白衣吴智劫走的蓝苗。

鱼漂儿虽然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大场面，但还是心里一阵子狂跳。蓝苗来了，白衣吴智也可能会来？

蓝苗笑道：“我已经在你的床上躺了好一会儿了，你怎么还没发觉？”

鱼漂儿不答话。

蓝苗笑得很可爱：“你是不是想做一个中兴君主？你是不是想做女皇帝？女皇帝也没有像你这样拼命的呀？”

蓝苗好像变了。再不是那个气汹汹、乖戾凶狠的蓝苗了。她脸色红润，像一个浴满着幸福阳光的女人。

是什么能使女人变成这样？男人。

是什么能使男人变成这样？女人。

鱼漂儿突然想起了吴智，那个白衣胜雪，笑吟吟地面对一切，智计无穷的吴智。她好像一刻也没忘记这个吴智。

她想问蓝苗师兄吴智在哪里，她想问蓝苗吴智的身体是不是很好，他的毒都解了么？她还想问问蓝苗，吴智和她在一起时，是不是很快活？他是不是常提起鱼漂儿？

但鱼漂儿什么都没问。

她一看蓝苗那喜悦，那快活，那神态，就什么都明白了。蓝苗已经由一个乖戾的姑娘变为一个俏丽可人的少妇了。不是吴智，还会是谁？

鱼漂儿又明白了，她似乎又失去了一点儿东西。

她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在不断地失去着珍贵的东西。

蓝苗有些诧异：“你为什么不问他？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呢？我以为你一见了我，就会急急地问他呢。”

鱼漂儿淡淡一笑道：“问谁？噢，对了，你是和吴智师兄一起去两广的，吴师兄他身体可好？他是不是还在两广啊？”

蓝苗爽朗地一笑道：“当然。吴郎当然还在两广。他如果来了，会不来见你么？他一定会匆匆忙忙来见你的。一定会比我还心急。”

鱼漂儿心一松，吴智没来，吴智没来。她心中不知是快活还是忧愁。

蓝苗道：“你坐，你坐啊，让我告诉你。”

× × ×

原来，蓝苗一路上照顾吴智，一直把他带到两广。

他和他在瘟泉内洗了半年。他不但祛除蛇毒，而且还练成了不毒不浸之身。但也就是在瘟泉沐浴时，他们结成了亲情。

这对于一男一女，对于在风尘之中相濡以沫的一对男女，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蓝苗很喜欢吴智，她一口一个吴郎地叫着。

她婚后很幸福。

她曾问吴智，是不是还想着鱼漂儿，是不是还想回北方来？

吴智轻轻叹了一口气，又轻轻摇头。

蓝苗不愿他回北方，也不愿让他见到鱼漂儿。但是，日子久了，她发觉吴智的心境很不好，时常怔怔地站着，像在想什么。他是在想鱼漂儿？他在想北方的冰雪？还是想

北方的亲友？

一个夜里，蓝苗听见了吴智的呼唤声，他在睡梦之中，脸上放光，心中很是欢悦，在喊：“鱼漂儿，鱼漂儿，你说话呀？”

蓝苗流泪了。

但她是一个苗女。苗女的心都明净得像水。

她暗自想了许多天，她决定来北方，把鱼漂儿请去，让她和吴智生活在一起。

× × ×

鱼漂儿看着蓝苗，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猜测只是猜测，蓝苗讲给了她事实。

吴智真的跟蓝苗在一起了！这让她又惊，又羞，又有些恼怒。

她不是没想同吴智在一起么，她为什么吃惊？她不是不想让吴智看到鱼漂儿对他喜爱么，她不是有些看不起他么，她为什么要羞？她不是心中只有米离么，还有一个离玉么，她为什么要恼怒？

但鱼漂儿毕竟是一帮之主，喜怒不形于色。

“我恭贺你了，我恭贺你与吴师兄二人婚姻美满。”

这话说得很诚挚，自然让蓝苗非常快活。

蓝苗道：“鱼漂儿姐姐，我来找你，是背着吴郎的，我想请你去两广，同吴郎生活在一处。如果你想回北方，那时我也跟你们来。”

蓝苗的话让鱼漂儿心中马上升起了怒火。

鱼漂儿冷冷一笑。心中想道：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去和你们俩搅在一起？既然吴智已经娶了你，他就再也不会来娶我了。何况我又没说过我喜欢吴智。你这么说这么做岂不是自作多情么？你以为我可以像一只狗一样跟你走么？你以为你那个吴智人人都会喜欢么？会像你那样稀罕他么？他有什么好，他怎么能同米离相比？你以为鱼漂儿没

经过男人么？

鱼漂儿又很雍容地一笑：“蓝苗，你曾经杀了我们大江分舵的四人，又挑了一个大江分舵。丐帮上下人对你旧怨积深。我看在吴智师兄面上，放你这一回。但丐帮日内要在这儿聚会，丐帮各地的分舵筐头儿如果知道你在，就一定会找你寻仇。你还是回两广去吧！和吴智师兄在一起，再也别回北方来了。你可以替我向吴智师兄问好。”

蓝苗一怔，她忘了她曾经杀过丐帮的人，她忘了她的手曾沾满过那些人的鲜血。她把这一件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她如今同过去的蓝苗已经判若两人，她为什么还要记着那些不快活？她已经根本忘了那个乖戾、凶狠的寻仇姑娘蓝苗了。

她想起来她曾经杀死丐帮的许多人，红着脸，低下了头：“实在对不住，鱼漂儿，我那时像一个疯子……”

鱼漂儿不讲话，好半天才说：“丐帮一百零八个分舵筐头儿这些日子要聚会，他们如果知道你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与你寻仇的机会。你走吧，快走吧！”

蓝苗笑吟吟道：“不，我不走。我要与你一起走。你难道不想吴郎么？”

鱼漂儿心中一叹，如今他只是你的吴郎了，他与我已经再也没有一丁点儿关系了。但她只是说道：“待我开完了这次丐帮大会之后，我定去两广寻找你们。”

蓝苗道：“你答应就好。你看，我给你喝的酒中下了毒，你已经中毒了，你不得不跟我走，到两广去。”

鱼漂儿吃了一惊，她暗运内息，果然丹田内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她想站起来，想对蓝苗吼叫，想说她决不去什么两广，但她说不出话来了。她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二 闻讯

蓝苗把鱼漂儿背出来，向宅院墙一纵，人便飞出了院子。她把鱼漂儿放在车上，车

上有一口棺材。

蓝苗给鱼漂儿化了妆，让她变成了一具中年妇女的死尸。这是两辆好车，是蓝苗弄来的车，她算计得很周到。

她务必在两个月内回到两广。

× × ×

蓝苗和赶车汉子晓行夜宿。

走了三百里路，来到了关东人进关的大路上。

夜里，他们宿在一座破庙里。

马车放在庙廊下，三个大汉把这口棺材抬至庙内。

四个人点起了篝火，在这里过夜。

他们抬着一口棺材，自然没法儿逢镇住店，遇城过宿，但这也是蓝苗的精明之处。她知道这北方之地，处处都是丐帮的辖地，稍有不慎，他们必然会发觉蓝苗这一行人带的是他们被迷昏的总筐头儿。

蓝苗心里已经满足幸福与快活。她不愿意杀人伤人，她只想把鱼漂儿好好带至吴智面前，让吴郎快活高兴。

晚风习习，夏夜清凉，在野外过夜也是个好办法。

但习习晚风之中，吹来了疾骤的马蹄声响。

蓝苗细听听，一共有十五个人，骑乘着十五匹快马向这里奔来。

蓝苗一怔，向三个大汉喁喁耳语半天，她才隐身在颓败的庙像之后。

× × ×

马上就冲进来了人，人吼声大，马嘶声强，庙内顿时就热闹起来了。

“这是谁的马车？”一个人喝问。

蓝苗的人匆匆跑出，连连打揖：“是小的们，是小的们。”

那人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大汉躬身答道：“送棺材，送棺材去江南。”

那人奇道：“送棺材？棺材在哪儿？”

“在庙里。”

人就都进了庙。

有人道：“大哥，咱们只好在这里过夜了。咱们把这口棺材弄出去，好不好？”

大汉们道：“不知大爷们到这儿来。如果知道，决不把这棺材抬到庙里，让大爷们觉得晦气。小人们这就抬，这就把它抬出去。”

三个大汉忙去抬棺材。

一个声音很威严：“等一等！”那人又对人下令道：“老三，你去看看这棺材，别有什么蹊跷。”

有人就打开了棺材盖看了看，又合上了。

那人道：“大哥，没什么东西，只是一个死去的中年女人。”

“抬走吧！”

三个大汉把棺材抬了出去。他们也再不敢进庙来，只好在庙外生一堆火，拢火取暖，以消长夜。

这十五个人中有五人去外面警戒，十个人坐下来就火饮酒。

有人问：“大哥，不知总筐头她老人家召集咱们去凤凰城做什么？”

那个威严的声音道：“听说是要改咱们丐帮的规矩。她要把咱们丐帮老祖宗立下的规矩都改了，这还了得？”

一个吞吞吐吐的声音道：“总筐头儿在北方也是大有名望之人，她杀了三尸手，又败了离身剑，让咱们丐帮大有光彩。听说她年纪轻轻，就很能干了，也许这一次她想让丐帮在江湖上威名大震，那也说不定。”

那个大哥冷笑道：“邬老三，就你这人心实。听说她这一回想改的是，把丐帮之人都用起来，让所有的人都干活吃饭。不用‘庆口’，不用‘脏口’，也不用什么‘靠死扇儿的’和那些‘劈头’，如果是这样，邬老三你就再也没有丐帮内的快活待遇了。你不会天天像个大爷似的，过得快快乐乐的了，说句心里话，在丐帮内，除了讨乞的那几日，一年之内，连筐头儿也不如你邬老三这劈头的日子好过呀。”

邬老三的声音也坚定起来：“大哥，你这话细想想也有道理。但你未做过劈头，就不知道做劈头的苦楚。哪有人天天什么也不用算计，只坐着等死的。天下人做什么事儿不好，偏偏一个七尺汉子要杀死自己，你想做劈头的人是不是很苦？”

那大哥道：“人是不是苦，这也难向人道及。照你这一说，荆轲英雄，岂不也苦？他说一句：美哉女人臂！人家燕太子就把那臂剁了下来送他。他要什么没有？最后他自然也就是得死了。我想，他死得一定没什么遗憾。”

邬老三道：“大哥说荆轲，倒叫我惭愧了。荆轲是人物，他为了燕国的一国利益，去刺秦王，可我们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一些一天无所事事的懒汉，去向人家讨乞。好教大哥知道，去年我去讨乞的徐家，那老爷子上吊死了，一家败落。就因为我们拿走了他家一年的钱粮……说来好生惭愧……”

那大哥道：“那有什么？不是他死，便是我们丐帮几千口人，甚至更多人饥馁，你有什么办法，难道要兄弟们饿死不成？”

邬老三闷闷地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庙像后的蓝苗心里暗暗吃惊。这又是丐帮一家或几家分舵的人，是去赴凤凰城里的丐帮筐头儿聚会的。她想到，还是该稳稳当当地走，千万别让他们认出了鱼漂儿。那样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鱼漂儿带回两广了。

可棺材内的鱼漂儿也十分焦急。她知道这些人是去奔赴丐帮大会的。她被蓝苗毒倒，浑身没一丁点儿气力，不知道她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她走了，那丐帮之会怎么办？

那大哥道：“邬老三，好教你知道，我们北方丐帮又有了新的喜讯儿，承蒙江南武林中最为声名盛隆的一位武林前辈关照，我们丐帮如果反了鱼漂儿，就可以依附在他老人家门下。这样我们岂不都衣锦玉食了么？我知道他老人家的功夫天下少有敌手，连鱼漂儿也不是他的对手。他老人家已经联络了咱们丐帮的三十七处分舵，准备这一次在丐帮大会上一举推翻鱼漂儿，让她孤立无援，那时他老人家自会把她杀掉。咱们丐帮人的好日子就要来了，那时你也能痛痛快快地在江湖上行走，免得当这个劈头，天天担惊受怕。”

邬老三道：“大哥这些话可都当真？”

那大哥笑道：“为什么不真？又不是我一个人，你问问谢兄弟，刘筐头儿，曲筐头儿，便知我纯是一片肺腑之言。”

邬老三冷笑道：“丐帮兴旺，全在于总筐头的勉力支撑，你们为什么要叛她？还要看着外人杀她？丐帮再不济，也强于做人家的奴才。你们不做快快活活的乞丐，偏要去做人家的奴才，这又有什么好？”

另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这么说你是宁愿做乞丐，也不愿做奴才的了？”

邬老三道：“正是。”

那阴恻恻的声音道：“好！”

就听见一片慌乱。

邬老三道：“曲筐头儿，你为什么用毒蛇咬我？”

那阴恻恻的声音道：“好告诉你一声，连我曲绪，还有刘冬忠兄弟，都跟你熊勤大哥一路，跟了那位老人家，咱们这一次去凤凰城，就是要杀死鱼漂儿，把丐帮拿过来，另起炉灶，干一番大事业。你反对这么干，就只好死了。”

邬老三显然是蛇毒发作，他的声音喑哑，还颤抖：“好，好，你们别自找苦吃，你们聚众叛逆，总筐头她……她老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

那大哥道：“邬老三，曲绪兄弟的这条蛇，咬你一口，你也是知道厉害的了。你准活不过两个时辰去，念你在丐帮和大家兄弟一场，就让你留个全尸就是了。咱们走，急着赶路吧！”

十五骑仍是十五骑，只不过有了一匹空骑，被一个乞丐牵扯着，一齐向关东进发。此时，天已大亮。

× × ×

蓝苗走了出来，她看着这个邬老三。

邬老三眉心处已发青，口不能言。

蓝苗道：“你是丐帮中人？”

邬老三眨眨眼睛。

蓝苗又问：“想把这些人的事告诉你们总筐头鱼漂儿么？”

邬老三眨眨眼睛，这一次眨得很快。

蓝苗就笑了一笑。

她是个善良女子，自从跟吴智成亲之后，她就更不愿伤人了。她看着邬老三的伤势，知他是受了蝮蛇之毒，因他平日也曾弄过毒，所以还不曾马上死掉。蓝苗对大汉们道：“把那棺材抬进来，扶她起来。”

三个大汉把棺材抬了进来。他们打开棺材盖，把躺在棺材里的鱼漂儿扶了起来。

他们给鱼漂儿嗅解药。

鱼漂儿浑身开始能活动了，只是疲软无力，不能与人动手过招。

蓝苗道：“邬老三，我看你是一个汉子，我给你服下这蝮蛇之毒的解药，吃过了药，你自己告诉你们总筐头鱼漂儿这一切，好不好？”

邬老三心里道：“你以为那么容易？现在凤凰城里到处都是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的人，他们满街晃，你怎么能走到鱼漂儿面前？恐怕不等你走上前，就被人家杀死了。但

他又想，反正已是一死，如果被毒死也是死了一回，莫如求这位姑娘一救，自己赶去凤凰城报讯儿。天可怜见，如果有了机会让他去见到了总筐头儿，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向她讲明，要她别被这三十七家丐帮分舵的筐头挟持，被他们杀死。那时丐帮好好的基业岂不是又被毁于一旦？

于是他泪水哗哗流，向蓝苗不停地眨眼。

蓝苗知邬老三的心意。

她从怀里掏出毒口袋。见了这毒口袋，她还心里悄悄一乐。自从上次见到吴智，给吴智服毒之后，她再也没用过这毒口袋。如今要用这毒口袋救下两个人，鱼漂儿和这邬老三的命，这让她十分快活。

她给邬老三喂了一些白色粉末儿。

然后她又看着鱼漂儿。

鱼漂儿盯着邬老三，她有许多话要问，但她得等，得等邬老三的毒解去之后。

好一会儿。邬老三哇哇狂吐，吐了一地秽物。

他好了，虽然有一点虚弱，但人已经很清醒，也慢慢恢复了力气。

蓝苗道：“这个女人就是你们丐帮总舵的总筐头鱼漂儿，你有事可以向她讲明。”

邬老三心里疑惑，盯住鱼漂儿不讲话，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说道：“姑娘错了。咱们丐帮总筐头儿是貌若天仙、武技高强的绝世高手，但她年纪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决不是这副模样。邬老三有幸，曾在岗上一战三尸手时目睹过总筐头的神采。”

蓝苗道：“当然不错。”

她走过去，揭去鱼漂儿脸上的人皮面罩。

果然是一个花容月貌的鱼漂儿。

邬老三马上扑通跪倒，说道：“真的是总筐头在上，幽州分舵劈头邬老三给总筐头磕头了。”

鱼漂儿点点头，也不讲话，她只是焦急地看着蓝苗，目光中有一丝哀恳之意。

蓝苗明白鱼漂儿的心意。

蓝苗问道：“你是不是想回凤凰城？”

鱼漂儿点点头。

蓝苗一笑道：“好，我就陪你回去。”

鱼漂儿摇摇头。

蓝苗道：“我陪你回去，处理完这些丐帮的事儿，咱们再一块回两广去见吴郎。如果那时我毒不倒你，我就先毒死我自己，让你去找吴郎好了。”

蓝苗说完，咯咯大笑。在蓝苗看来，这些事都极简单。

鱼漂儿叹一口气，她知道她劝不动这个任性的苗家姑娘。

蓝苗派一个大汉回两广去，让他捎信告知吴智，就说蓝苗来找鱼漂儿去两广作客，但鱼漂儿忙碌，所以蓝苗也在这儿陪她，约一个月后一齐回两广，告诉吴智别太挂牵。

鱼漂儿这才展颜一笑，道：“你这打扮不行，丐帮大江分舵的人会吃了你。”

蓝苗也嘻嘻笑。

三 追杀

鱼漂儿和蓝苗都乘这一辆车回凤凰城。

两个大汉驾车。

鱼漂儿心急如焚。

她被蓝苗毒倒，但也听到了曲绪、熊勤、刘冬忠与邬老三的一番谈话，知道了丐帮分舵筐头们有三十七家想反出丐帮，把丐帮弄成江南一大武林豪富的附庸。这阴谋实在不小，为了这个，鱼漂儿急得不行。

蓝苗同她回去也好，紧要关头蓝苗可以助她一臂之力。但蓝苗到了前面街镇上必须

找一套北方女人的衣服换上，否则丐帮人会一眼便猜出她的身份。

她们乘车走出破庙，两个大汉随行。

迎面飞来十四骑，这些人把马车团团围住。

熊勤道：“看来刘兄弟的忧虑也有道理，咱们的邬老三兄弟不但没死，还做了人家的车夫啦。这可让咱们惊奇了。不过邬兄弟既然大难不死，就该奔南边去，逃得越快越远越好，怎么邬兄弟还奔北去，要到凤凰城去参加筐头儿聚会不成么？”

众人又一阵哄笑。

那阴恻恻的声音在笑：“邬兄弟，不知是哪位高人能救治了你的蛇伤？让咱们兄弟们也见识见识邬兄弟的新主人好不好？邬老弟一口一个不做别人的奴才，看来咱们这一群人中，倒是老弟第一个做了人家的奴才了，这真叫兄弟们为邬老弟惋惜啊。”

这一群人紧紧围住车子，但因不知车内是谁，就不敢动手。

蓝苗对鱼漂儿道：“你还是戴上那面具，不让他们认出你的真面目来才好。”

鱼漂儿点头，就又戴上人皮面罩，又成了一个中年女人。

蓝苗跳出车来，向这十四骑笑着，她笑得很快活，像在他乡遇上了亲骨肉。

“急什么？你们这不是见到了我么？”

十四人当然猜知车上有人，也知是一位高人，否则决不可能将中毒已奄奄待毙的邬老三治好。但想不到出来的却是一个美丽的苗女。

曲绪阴恻恻地说道：“你是从云南来的，还是从两广来的？”

蓝苗道：“两广啊，我轻车熟路的，去你们凤凰城，杀你们的总筐头儿鱼漂儿，你说好不好？”

曲绪大惊。

他知道眼前的这个苗女一定是蓝苗，是那个用毒高手蓝苗。她用铁线毒蛇一举毒杀大江分舵的四大高手，挑了大江分舵。这个女人比许多武林高手更难惹。

曲绪心中已有怯意。

熊勤道：“蓝苗姑娘虽与丐帮为难，但也不干我们的事。我们只求蓝姑娘把这个邬老三交给我们，让我们带走就是。我们决不干涉蓝苗姑娘的事儿。”

蓝苗笑道：“既然这位邬兄弟跟了我，就一定是去向你们鱼漂儿总筐头儿寻衅了，你们要想把他带走，就只好跟我动手了。”

熊勤向曲绪一使眼色，十四骑向后撤退。几个人商议了一阵子。

他们心中实在为难。如果这苗女当真是那个蓝苗，他们不光是胜她不得，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她毒死。他们何必惹这个麻烦？让鱼漂儿去对付她好了。但这个邬老三跟着她，又让他们不放心。

他们决定行险。

× × ×

十四个人又围了上来。

熊勤一声吼叫，他与曲绪、刘冬忠等八人一齐扑向蓝苗，他们要一击而杀，或至少让蓝苗腾不出手来去管邬老三。

蓝苗确实手忙脚乱。她不想用毒，就手忙脚乱。

另外六个人一齐扑向邬老三。

邬老三的鞭子飞快地抽在一个人脸上，那人的脸被打得绽开了血花，嗥叫着跌向一边去。邬老三鞭子又抽在一个胖子身上，胖子只是一声吼，全然不在意，仍向邬老三扑来！

一双短戟、一根打狗棒、一截双鞭、一根捆鬼索一齐向邬老三扑来。

邬老三无法躲避，只好受死。

这时，从车内伸出一只手来。

这是一只女人的玉手，是一只很漂亮的手。

这只手只是打了一个旋儿，打狗棒飞出去了，一截双鞭喀嚓而断，一根捆鬼索回弹，反勒住自己的脖子，一双短戟被那一只手抓住。

五个人都被甩了出去。

变生须臾，让旁边围攻蓝苗那八个人也愣住了。

蓝苗吟吟而笑：“我今天不想杀人，也不想用铁线蛇，如果你们还想好好活下去的话，就千万别惹我姐姐，她叫绿苗，她比我脾气更坏呢。”

车上站出来一个中年妇人。

这女人的脸上无任何表情。

这女人把一双短戟向地上一掷，轻声喝道：“滚！滚得远远的！”

熊勤看看曲绪，这十四人忽然都起身上马，飞驰而去。

× × ×

蓝苗仍在笑。

鱼漂儿不摘下那张人皮面具，她在想：那三十七家之中有曲绪、刘冬忠、还有这个熊勤，另外三十四人是谁呢？

她心情很沉重，三十七家，占差不多四十家了，这力量绝不会很弱。

四 已知阿郎赘别家

凤凰城内很热闹，大街上已经几乎全是乞丐了。

乞丐之多，弄得城里的店铺老板也惶惶然。这是什么日子啊，是不是天下的乞丐都来到这里了？

这都是些很怪的乞丐。

他们都骑着高头大马，兜里都揣着白花花的银子，一动则前呼后拥，跟好几个乞丐。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是什么富豪公子，他们也都身穿着乞丐衣服，全身装束同大街上

的乞丐没什么两样。

他们有南来的，有北来的，忙碌碌，也拜访吃酒，也赌钱，还有的也逛青楼。

这都是些富裕乞丐，好像一下子全国的富裕乞丐都来到了这凤凰城了。

× × ×

掌灯时分，一辆马车慢吞吞地进了城。赶车人是个大汉，这人的鞭子甩得很脆。马车一直赶到了凤凰城丐帮分舵门前。

赶车大汉回头向车里说了一句，车里人把一只小小的金丝缝缀的玉片筐拿出来，让把门的大汉看，那大汉马上躬身施礼。

“请总筐头儿进府！”

这辆马车就从大门直赶进了院内。

院内，戒备森严，到处都有一些乞丐在持刀带剑巡视。

马车拐了几个弯，来到了那一间小屋。

屋门开了，那个老头儿站在了门口。

老头问道：“什么人？告诉过你们，总筐头儿这两天不舒服，谁也不见！”

老头儿回身，就把门关上。

鱼漂儿把脸上的人皮面罩拿了下来，笑吟吟地在门前一站，拍门道：“老头子，老头子，我回来了。”

门轰然而开，老人呆呆地站在门口。

他眼里闪着泪花，很激动，也很快活：“是你么？是你？你回来了？你真回来了？”

老头子把他们五个人都让进了小屋。

老头子对桌边坐着的一个人喊道：“琳儿，琳儿，我说她会回来，你还不信。你看，她回来了，鱼漂儿回来了！”

桌边的一个女孩急忙起身，回头来笑，笑得眼里也闪着泪花。

她梳着和鱼漂儿一样的发式，穿着鱼漂儿的衣服。

老头子告诉鱼漂儿，自从她走了以后，他就没了咒念。每天总有丐帮各地分舵的来人来拜见总筐头儿，送些土仪什么的。有些筐头还想见见她，非见面不可。老头子左阻右挡不让见，但仍有人非想看一看她才行。老头子没办法，就让这个女孩子来替代她。这女孩子叫江琳，是老头子的亲外甥女。她挺聪明的，老头子告诉她鱼漂儿的起居饮食习惯，她弄了几日鬼，倒也没人看破。

老头子笑道：“可眼看总聚会了，你再不回来，我只好带这小琳逃走了。”

鱼漂儿在笑。因为有了老头子这样的人，才让她知道她活得还有价值。

老头子拍拍江琳的肩：“好了，咱们走吧，让总筐头儿她们好好歇着。”

× × ×

蓝苗与鱼漂儿静坐着。

二人在聊天。

平静之时，反倒都避开了一个话题，避开了那个她们两人都熟识的男人。

蓝苗与鱼漂儿在喝酒。

蓝苗想说话，但一见鱼漂儿的笑，就知道不该讲话。

两个人只好默默地喝酒。

有人笑道：“我以为女人喝酒，总该同男人们灌酒有些不同之处，谁知道等了半天，连一句话也没有。须知喝闷酒，吃凉茶是要作病的啊。”

就从屋梁上跳下来了一个人。

这人在别人梁上蹲了半天，竟然衣服没一点儿灰尘，仍是白衣胜雪，丰神俊秀。

两个女人的眼里都有了闪光。

“吴郎！”

“师兄！”

这是白衣吴智，那个心智无穷，计谋无穷的吴智。

白衣吴智走到鱼漂儿面前，面含微笑，向她说道：“师妹，这一向可好？”

一阵委屈又从心头涌向嘴边，鱼漂儿又像要热泪夺眶。她仍想说那么一句：“师兄，不好，一点儿都不好。”然后把一腔悲苦向他倾吐。但她强忍住，忍住了泪，挤出一个笑来。

她轻声说：“还好。”

只说了这两个字。

蓝苗的脸上带着喜悦，那是刺人心的喜悦。那喜悦有鱼漂儿不曾参与的时光和不曾参详过的内容。

吴智和蓝苗没讲话，只是笑一笑。

这一笑岂不比讲话更让人心醉？让人心碎？

× × ×

三人相聚，一时无话。

鱼漂儿心中有话。她想向吴智讲她与凌云阁主严释的那一次交锋，那是惊天动地的一搏。严释的武功让她惊奇，以酒为掌，以酒抵敌，含多少侠情豪气？她还想把丐帮中的喜忧向吴智述说，让这位聪明的师兄为她分担一点儿忧愁。但她什么也不讲。这一切都已经是她自己的事了，何必向师兄去讲？她还想问，问问师兄身上的蛇毒是否祛尽，问师兄在两广是否过得惯，问他是不是想念北方？但这一切都被蓝苗讲过，她再一提，是不是显得有些做作？

鱼漂儿什么也讲不出。

吴智看着鱼漂儿，心中也有无限感慨。

鱼漂儿更成熟了，也更具女人的神韵，但她眉目中有一丝淡淡的忧郁。这忧郁像是刻在她脸上的，与她的美貌聪慧同在。

难道这就是鱼漂儿的命运么？

吴智不知道。

鱼漂儿终于说话了：“我听蓝苗姑娘说了，恭喜师兄与蓝姑娘的婚姻！”

鱼漂儿笑着，脸上是由衷的笑意。

吴智是男人，男人本冲动。他刚刚见到鱼漂儿眉头上写着的那一丝忧郁，就想问一问，想问一问她是不是还在弹琴，是不是还喜欢弹那一曲《将进酒》？想问一问她是不是还一个人静坐于中宵，苦思苦想一个离去的米离？

但鱼漂儿这一句祝愿，打断了他的冲动。

是啊，他已经与蓝苗成亲了，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了。

× × ×

鱼漂儿慢慢斟满了酒。

“师兄，喝一杯酒，为你洗尘。”

三人尽了一杯。

鱼漂儿道：“丐帮日内要开大会，我想改变一下丐帮的帮规，但阻力会极大。许多丐帮之人都在靠丐帮吃饭，没一个人想图强，想对别人有一丁点儿奉献。这就是三十八万人。严阁主说得对，这些人不事稼穡，实在是难以成大事的。我想改一改。我与蓝姑娘半路上又听说到一事，有人想对我图谋，把这丐帮变成某个江南武林世家的势力。据说这人已收买了我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中的三十七家。在这一次聚会中，他们一定会有所举动，我本来怕这次图谋会破坏了我的大事，如今细一想想，这是大惊小怪了。我把蓝姑娘交给师兄，你带她快离开此地，回两广去。我怕丐帮聚会中，有许多人会认出她来，非要同她纠缠，要讨还大江分舵的血债，那时连我也没办法了。师兄，你说这样好不好？”

吴智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昂头一笑道：“好，就这样，我与蓝苗先回两广，师

妹处有了消息，我们会再回来。”

鱼漂儿点点头，她心里像一块石头落地了。她不愿让吴智与蓝苗卷在这场冲突之中。

五 血债仇

吴智扯着蓝苗，同两个大汉走出了小屋。

蓝苗想要问话，但吴智一句话也不讲，只是扯着她急急地走着。

他们走出了院子，远离了那所宅院。

吴智叫了一辆马车，吩咐车夫把马车向南赶，越快越好。这样，没过半个时辰，这辆马车已经奔驰在回两广的大路上了。

车跑得很快。

蓝苗这才能开口一问：“吴郎，你不知道她有多危险……”一句话没说完，马车突然向前猛地一冲，站住了。

一群人围住了马车，都冷冷地看着车。

赶车人心口中了一支袖箭，正慢慢地倒下去。

两个大汉没说出一句话，就吐出了舌头，喉下被勒紧了一道细细的绳索，死在车边，吊挂在车轮上。

有人冷冷道：“蓝苗，你出来吧！”

× × ×

太阳当头。

夏天北方的太阳也很热，土晒得很暖。

吴智和蓝苗走出了马车。

地上竟坐了四五十个乞丐。这些乞丐们有的在喝酒，有的在赌钱，还有的在冷冷地

瞪着他们二人。

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道：“这位是白衣吴智？”

吴智点了点头。

那人笑道：“吴公子与丐帮一向有恩，咱们决不会难为你。请吴公子让开，咱们要向这位蓝苗姑娘讨还血债。”

吴智笑一笑，回道：“不是在下不肯，怎奈在下已与这蓝姑娘结成了百年之好，怎肯让自己妻子被他人所杀？”

那人狞笑道：“好，那就连你一块杀！”

一句话说毕，四五十人都飞身而起，围住吴智与蓝苗。

曲绪阴森森地叫：“招呼住这个蛮女，别让她放毒！”

二十多人围住吴智，二十多人围住蓝苗。

二人奋力抵抗。

× × ×

吴智打得很凶猛。

他一掌把冲在前面的一个彪形大汉击飞，又回身用臂肘撞倒了一个在身后袭击的乞丐。他仰天而啸，啸分虎、豹、鹿、狼，然后就纵身而起，用起了“百兽舞”功夫。

熊勤喊道：“小心，离他远些，他这是百兽舞功夫，近身必有伤亡！”

这些乞丐们都身向后纵，持兵刃在手，离吴智颇远，绕圈而斗。

吴智想冲过去与蓝苗会合，好让蓝苗施毒。但众乞丐心中已知他心意，就紧紧咬住他不放。他向前一冲，身后必有五六个人用长短兵器招呼他，让他不能放心一纵。

吴智心中颇有些后悔，一下车便让蓝苗用毒，此时怕已经稳操胜算了，可如今只是这样纠缠缠，时间一久，他与蓝苗会不免死伤在众乞丐的兵刃之下。

这不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乞丐，这是大江以北丐帮各分舵的筐头儿，每个人都有独挡

一面的本事。吴智心中暗悔，不该太轻视他们。

蓝苗突然尖叫了一声。

她必是受了重伤。否则她不会在酣斗时尖叫。

关心则乱，吴智身子一纵，便要向蓝苗那边飞去。

一根九节鞭，三支蜈蚣镖，一条齐眉棍向他打来。

吴智要想不受重伤，只好躲避。

谁知他不躲不闪，迎掌一击，齐眉棍折，九节鞭打在他臂上，反弹了回去。

三支蜈蚣镖射在他身上。

吴智身子飞落，正落在蓝苗身边。

蓝苗的肩头流血如注。

吴智道：“快，快用毒！”

蓝苗摇摇头。

吴智吼道：“为什么不用毒？不用毒你和我今天怕要在这里毙命了。”

蓝苗惨然一笑道：“我自从用铁线蛇毒伤了你之后，心中就好悔。你说得对，毒死一人，悔之莫及。吴郎，你让他们杀了我吧，那样他们也就报了大江分舵的仇了。你去找鱼漂儿，好不好？”

吴智看着四周，丐帮人皆虎视眈眈，手中握着兵刃，攥着暗器。只要蓝苗的手一伸向怀里，他们二人马上会被扎成两只刺猬。

吴智心里非常感动，蓝苗不愿再杀人了。她终于不愿再杀一人了。吴智想起师父玉面狐狸陆灵生的话：杀人容易，救人难，救人溺心更难。

他笑了，他救了蓝苗的溺心。

× × ×

丐帮中一个筐头儿道：“你杀了我们大江分舵四大高手，又挑了大江分舵，死罪总

是不免的。吴公子，虽然她是你的妻子，但血债总是要还的。你让开，我们自找蓝苗算帐。”

吴智心中一热，冷笑道：“也好，也好，就让你们快意一回，也免得人家说你们丐帮没出息。这一次你们一齐杀了白衣吴智和蓝苗，丐帮的名头可就响了。”

熊勤在外一吼道：“何必多说？宰了他们就是。他们挑了我们的三江分舵，杀死那么多的好兄弟，我们宰了他们两个人，不是便宜了他们么？”

众丐七嘴八舌，有的主张两人一齐杀，有的主张杀死蓝苗，将吴智拿下，带回去请总舵头儿发落。

熊勤一吼道：“你们不动手，我来！”

就有四五个身影疾忙射向吴智、蓝苗。

“叭——”，“叭——”，射来的身影突然尽皆被抛了出去。

吴智和蓝苗面前站了一个女人，一个美貌忧郁的女人。

× × ×

这是丐帮的总舵头鱼漂儿。

鱼漂儿飞身而入，用极快的“熊抓”把四五个人一齐掷出去，她冷冷地看着众丐，慢慢说道：“白衣吴智是我的同门师兄，且在斗三尸手时救过我的命。蓝苗姑娘虽然挑了三江分舵，杀了我们的人，但蓝姑娘这一次又救我出险。我已答应不来与蓝姑娘为难，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众丐一时语塞。

他们只知道要杀蓝苗，只知道她是丐帮三江分舵的血仇。

曲绪阴恻恻地问道：“请问总舵头儿，难道这位蓝苗姑娘杀死我三江分舵的苏重舵头儿、瘤子兄弟、鱼溜子兄弟，还有春儿，就算这么了结了么？”

鱼漂儿道：“待丐帮聚会之后，我自会去两广，同蓝苗姑娘了结这一笔债。曲舵头

儿，莫非你还信不过我？”

曲绪道：“那属下可是不敢。我怎么敢信不过总筐头，只是众兄弟血仇不报，心中不安哪。不如趁此机会，就让众兄弟杀了她算了，以绝后患。”

众乞丐中就有人随声附和。

鱼漂儿突然一阵子冷笑：“难道我说话在丐帮已经没信用了？难道我已经不是丐帮总舵的筐头儿了么？”

她从怀里掏出那一只小小的三十八片玉片金丝缝缀的小筐，向空中一举道：“难道我说的不是命令？”

众乞丐中，虽有人要杀蓝苗，也不过是激于愤怒，因为她竟挑了一个大江分舵，杀死丐帮分舵四大高手。这不明明是视丐帮无人么？但见总筐头这样鼎力维护，便知这其中还另有渊源。吴智是她师门兄弟，而这个蓝苗又是她师兄的妻子，她当然不会让蓝苗死于丐帮手里。这是向情而不向理了，但她是总筐头儿，是大名鼎鼎的寂寞剑鱼漂儿，谁又能拿她怎么样？更何况她是有功于丐帮的总筐头儿呢。

可还是有人不服气，虎背熊腰的汉子熊勤道：“总筐头儿，依我看这就不对了。既然是她杀死了我们的兄弟，我们为什么有仇不报？让她死里逃生？总筐头儿这举动，是为私还是为公，我就不明白了……”

众乞丐中也有人附和。

鱼漂儿凛然道：“熊勤兄弟，你在北幽州分舵，与大江分舵苏重一向不睦，这一次怎么这么热心要为他报仇？”

众乞丐也一愣，有人也隐隐知道这一点，便觉得这其中似另有隐情，便不再声言。

熊勤抗声道：“个人恩怨事小，丐帮荣辱事大，我做一个分舵筐头儿，难道不懂这个道理么？”

鱼漂儿道：“但愿熊兄弟能以这句话为一生之准，否则就太让人遗憾了。”

鱼漂儿对蓝苗道：“蓝姑娘，恕不远送。师兄，就在这里告辞。万望你们回两广去，一路平安。我如有闲暇，当在明年一顾两广，来同蓝苗姑娘算大江分舵这一笔帐。”

蓝苗还想讲话，却被吴智扯起来，两人向南走去。

吴智竟一句话也未对鱼漂儿讲。

吴智扶着蓝苗，也未对那一辆跌在尘埃的大车望上一眼，向南走去。

鱼漂儿盯着他们的背影，她的目光中没有任何表情。

她是快活，还是失意？是怅惘，还是欣慰？没人能知道。

一直到看不清蓝苗与吴智的身影了，鱼漂儿才转过头来，对这些丐帮各地分舵的筐头儿们一揖而笑：“兄弟们都好？近日来身体不很舒服，没来看望大家，望兄弟们不要见怪才好。”

六 江琳

鱼漂儿这几日和江琳在一起。

江琳是一个很喜欢笑的姑娘。她不知道仇恨不知道血腥只知道快乐和嬉笑。她虽然跟老头子学了一点功夫，但她一弄起来总是咯咯笑。一边笑着一边舞弄的功夫不光杀不死人，连一只鸡也杀不死。

江琳乐意弹琴，但弹不好，她要向鱼漂儿学琴。

她要鱼漂儿教她那一曲《将军酒》。

鱼漂儿摇头，她连《将进酒》都不懂，又怎么会弹好琴？可她受不住江琳的哀恳。就只好弹给她听。

这一曲《将进酒》在鱼漂儿手里，像一曲缠绵悱恻的怨曲，如怨如诉，如泣如歌。一曲既罢，她见到江琳的脸上满是泪水。

鱼漂儿惊异地看着她，她也知人之情，人之思是既刻骨、又蚀心的么？

江琳学得很快，她已经在几天里就把鱼漂儿这一曲《将进酒》弹得颇具神韵了。

她又缠着鱼漂儿，要跟她学喝酒。

她也很能喝，但不能像鱼漂儿喝得那么快，那么利索。

她一喝快，呛得拼命咳嗽。

鱼漂儿笑道：“你很能喝酒了，就用不着喝得快。喝得快并没有什么好处。”

这时鱼漂儿脸上泛出了一点儿笑意。她知道世上只有一个男人喝得比她快。那个人是米离。

江琳看着她，惊讶了好半天，才问：“你在想什么？”

鱼漂儿摇头：“没想什么。”

江琳咬唇道：“不，你肯定是在想，而且是想一个男人，因为你眼睛里有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温柔。”

鱼漂儿苦笑。难道只有米离，只有这个死去的米离，才能让她温柔么？

江琳也不出门，也像鱼漂儿一样，天天在她的小屋里翻书，弄琴，有的时候看鱼漂儿读书，看得发痴。

鱼漂儿只好放下书，问她：“你看什么？”

江琳笑道：“我看你读书那样子像个大人物。像谁？不知道，武则天，还是唐太宗的老婆？”

鱼漂儿不禁莞尔一笑道：“净胡扯，你见过了武则天？还是见到过唐太宗的老婆？”

江琳一想也是，就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江琳问鱼漂儿：“你为什么不练剑，不练你那个什么‘百兽舞’啊？”

鱼漂儿道：“我每天不是都在练么？”

江琳睁大了眼睛：“你每天都在练？我怎么没看见你练？”

鱼漂儿笑道：“你怎么没看见？我练琴的时候在练，看书的时候也在练，甚至静静

地站着的时候也是在练。”

江琳更吃惊了，她像不认识鱼漂儿了。

“你的剑呢？”

鱼漂儿笑道：“剑在心里。”

江琳不懂她这一句话。

鱼漂儿一叹，江琳还小，虽然只比她小上那么两三岁，但她比鱼漂儿的阅历少了许多，肩上也沒什麼担子，所以她才更活泼，更年轻。

鱼漂儿看着江琳，江琳很漂亮，她那笑无邪，脸上很有光彩。

七 邬老三

邬老三很是气闷。

鱼漂儿把他安排在丐帮凤凰城分舵的大宅院内不让他出去。

当然是为了他好。熊勤那些人说过，有三十七家丐帮分舵的筐头儿要谋反，那样他邬老三一旦走出这大宅院，就该有一二百人可能要对他下杀手。

但邬老三性如烈火。他知道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儿、劈头们好几年也不曾一聚。如今这一聚，还不是都在酒楼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好兄弟一聚，人人欢畅，大家询问你我，都会想起邬老三来。那情景会让一个直性汉子血脉贲张，快活得要命。

邬老三好喝，好赌，甚至也偶尔去青楼一逛。

但他不能走出去，离聚会之日还有三天了。过了这三天，待总筐头儿鱼漂儿肃清了内乱，他邬老三愿意醉得躺在酒楼上也行。

江琳为他弄来酒菜。

他只是在闷闷地喝酒，喝得非常没趣儿。

这时，有一个瘦削男人进来了。

那人向他一揖，问道：“请问这位兄弟，可是幽州丐帮分舵劈头老大邬老三么？”

邬老三打量这人，虬髯飘飘，面如淡金，好不威风。人虽威风，却不认得。

邬老三抱拳一揖道：“不知先生是从何而来？怎么知道我邬老三这贱名？”

那虬髯大汉笑道：“好笑，好笑。邬老三是南北驰名的大英雄，我怎么会不知道？不光是知道，而且还如雷灌耳呢。”

邬老三越发糊涂。他细细思量，幽燕之地多豪杰，但那些人中并没有一个是这虬髯汉子模样。而且他邬老三名声虽然有一点儿，但那只是在丐帮之内，在江湖上说邬老三的名头如雷灌耳，那不是玩笑，便是奉承了。但这人素不相识，又何必奉承他邬老三？那就一定是开玩笑。

邬老三沉声道：“老兄何必开邬老三的玩笑？邬老三一个蠢人，只知道不避死不贪生，别无什么长处。”

虬髯汉子一叹道：“你这人也真是谦恭君子，不避死不贪生这六个字，岂是寻常人可以做得到的。”

邬老三神色一肃，知这虬髯汉子非寻常之人，就恭恭敬敬地一揖道：“多谢夸奖了，不知老兄大名怎样称呼？”

邬老三这里刚刚躬身施礼，那虬髯汉子突然弯腰笑了起来，咯咯咯笑个不停。

这虬汉子原来是个姑娘。

她摘下人皮面具，原来是江琳。

她笑得很痛快，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江琳说，这是她爹当年行走江湖时用的皮面罩，这人皮面罩做得很精巧。

江琳笑得很天真，她把这人皮面罩递与邬老三：“你戴上，试试看。”

邬老三只好戴上。

戴上这张人皮面罩，邬老三都不认识他自己了。他再也不是那个粗汉邬老三了，他

是一个堂堂凛然的虬髯汉子了。

江琳拍手道：“好啊，好啊，真妙，现在丐帮上上下下的人都没一个人能认出你来了。你为什么不去见见总筐头，也像我一样，吓唬吓唬她？”

邬老三越看越乐，他突然道：“江琳，你陪我上街去，我请你去吃酒，好不好？”

× × ×

街上果然很热闹。

到处都有乞丐，乞丐们的脸上都写着快乐。你听说过乞丐也有节日没有？现在这时候便是乞丐的好日子了，他们马上要开几年一度的筐头儿大会了，这岂不是他们的节日？

有的乞丐满脸快活，他们恨不能在街上拦住每一个人，告诉他们：乞丐也要过节了。

邬老三心里的忧郁一扫而光。

他带江琳上了“凤凰楼”。

这是凤凰城内三家有名的酒楼之一。

邬老三要了临街窗的一张桌子，叫了许多好菜，和江琳慢慢地吃。

他盼着能见到在丐帮里的好兄弟们，盼着能同他们一晤。

这时，楼下响起了吆喝声，脚步很杂，从楼下上来了十五六个人。

这都是丐帮的人。这些人中有幽州分舵的筐头儿熊勤，有曲绪，有刘冬忠，还有其他一些分舵的筐头儿们。

邬老三突然有些紧张。

他不怕死，但他不能死。他是幽州分舵筐头儿熊勤联络三十六家分舵筐头儿反叛丐帮的唯一证人。如果他死了，鱼漂儿上哪里去寻这些人的罪证？

邬老三低低对江琳道：“别做声，那些人中有我的仇人。”

江琳也马上紧张起来：“是么？是么？那可怎么是好？”

邬老三道：“咱们只悄悄地喝酒，吃完喝完就走，他们认不出我来的。”

江琳松了一口气道：“我反倒忘了。对，亏得你戴了这个，他们认不出来，那可就好了。”

二人就悄悄地吃喝。

只听熊勤说道：“那个邬老三，是个活王八蛋。他以为躲在大宅院里就没事了？总有一天我要把他扯拽出来，当场把这狗东西宰了！”

曲绪仍阴恻恻地说道：“还不如把他喂了我的蛇。”

这其余的人显然也都是和熊勤、曲绪一起准备反鱼漂儿的人，所以他们骂起邬老三来也都很卖力。

熊勤道：“我就等聚会那一天，等她说出她想如何改动丐帮的帮规。你以为丐帮是从你手里兴起来的？你想怎么改动就怎么改动？你不要劈头？那咱们丐帮三十八万众之中不就没了敢死之士？没了敢死之士，还叫什么北派丐帮？南方丐帮算个什么？人人只拎那么一根棍子，什么帮主、长老，衣服上缝些破口袋。我可是对他们一丁点儿都看不惯。那是什么丐帮？一讨乞像一群笨蛋，拎着棍子，还一个一个人地自去讨吃，哪像咱们北方丐帮，上秋收场，一式七挂大马车，既不多也不少，拉上百十号人上财主家讨乞，‘庆口’、‘脏口’、‘靠死扇儿的’、‘劈头’，哪一个没一手绝活儿？没了这上秋一讨，丐帮吃什么？总不能让这成千上万口人扎脖子不吃不喝吧？”

一提丐帮的规矩，众筐头都随声附和，他们绝不想改动一点点旧规矩。

不是他们认为旧规矩没一丁点儿毛病，而是因为他们懒，他们懒得改那规矩。谁知道北方乞丐从什么时间就有的？是魏晋南北朝，还是两汉？还是更早一些？没人知道，谁知道丐帮这些活命方式从什么时候传了下来，成了一套虽不完美，但也很是完整的规矩？没人知道。既然这样年深日久了，改也难。为什么不图个省事，忙着改什么？

邬老三一边喝酒，一边吃菜，一边听着他们的谈话。他想，他应该记下来那些人，

到时候把他们一一指出来。

× × ×

那些人突然都放下了酒杯，都向江琳和邬老三这边望。

熊勤、曲绪那目光是冷冷的。

邬老三心里一冷：莫非他们认出了我？

但这决不可能，这张人皮面罩是江琳的老爹的。或许他们认出了这张人皮面罩？

邬老三心里想道：不管他们认做我是谁，也比认出我是邬老三会好些。

熊勤、曲绪、刘冬忠他们七八个人慢慢向邬老三走来。

他们走在邬老三身后，站在他与江琳身后。他们只是默默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讲。

邬老三强自镇定，江琳显然很怕，手都哆嗦了。

邬老三向江琳一笑道：“你不要怕，他们只是来看看你，看你一个漂亮女孩子怎样喝酒。”

江琳道：“他们……他们何必站在我的身后，那样我……我怎么能安心好好喝……喝酒？”

无论是谁，身后站满了虎视眈眈的人，也决没有什么好心思静静喝酒的。

但邬老二能。他一口一口地喝，又斟，斟得很满，又一点儿也不洒。他不怕死。

熊勤突然对他一吼：“邬老三，你别装模作样了！”

邬老三心一沉，他知道糟了。

他必须逃走。他要逃回去。没有他，鱼漂儿无法处置熊勤这些叛逆。他把椅子向后一推，只要他身子一纵，就可以从楼上跳下去。他在当街来一个“乌龙三滚”，就可以一点儿也不受伤。然后他就飞身逃回丐帮分舵大院里去。

椅子推出去了，果然撞得两个筐头儿后退了几步。

邬老三双臂一振。

但他没飞起来，因为他觉得出右肋下一阵锥心彻骨的刺痛，一柄匕首深深地刺了进去。

他回过头，江琳正笑嘻嘻地看着他。

是江琳给了他这一匕首。

邬老三心一沉。他知道完了，不光他自己完了，鱼漂儿也完了，丐帮也完了。他们统统落入一口深深的陷阱中。

× × ×

是江琳先发现了邬老三的尸体的。

她去给邬老三送晚饭，盘子也摔了，人也吓呆了。她尖叫着，不类人声。

巡查的大汉们封住这间屋子。

邬老三死得很惨。

显然他是被毒蛇咬的，脸已变成漆黑，脸上血肉模糊，脸皮已完全被毒蛇咬烂。

鱼漂儿让大汉们翻过邬老三的身躯。

他身上有好几处刀伤，但右肋一处最重。

显然，邬老三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一个人扎入右肋。这个人是个熟人，是邬老三最信任之人。

鱼漂儿想不出邬老三最信任的人会是哪一个。

江琳热泪盈眶，她与这个邬老三很有点投缘，所以她每天来为他送饭。

邬老三是个热情汉子。

都说女孩儿除了对情人，对亲人好之外，就属对热情汉子亲昵了。因为热情汉子像她的一条狗，忠实，亲热，但决不想和她结婚。

江琳边哭边说道：“这人一定是他的最亲近的人。”

鱼漂儿不动声色，突然问道：“为什么？”

江琳道：“你没见么？这一柄匕首扎进他的右肋，他一点知觉都没有。如果有危险，他会把右肋露出，让人家用剑扎么？”

鱼漂儿一叹道：“你说得都对，只有一点不对，这人用的不是剑，而是匕首。”

老头子道：“怎么知道是匕首？”

鱼漂儿道：“匕首气锐，而剑锋劲。”

这两点说来容易，但说给这个并不懂上乘武功的老头子，就没什么用处了

鱼漂儿让人把邬老三抬去，悄悄埋了。

邬老三见到了什么？还是那些人想杀人灭口么？可他们不知道，当时在庙内的不光是邬老三，还有蓝苗，还有一口棺材，棺材里躺着的是鱼漂儿，可她不能自己去证明自己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她至今还不知那个江南武林世家的绝世高手是谁。他功高于世，她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是姑苏吴家？是江南江门？还是浙西鲁家？还是西蜀唐氏？

八 十八长剑

吴智和蓝苗走到一座山边。

吴智突然对蓝苗道：“你再不用毒，你和我就只会死在这里了。”

蓝苗仍情意绵绵：“我不用毒。我不用毒，我情愿和你一起死。”

吴智一叹道：“我喜欢你，我不愿意让你死。”

蓝苗一叹，不说话。

吴智道：“我明白你的心思。你以为我喜欢鱼漂儿，所以你不远千里，巴巴地到这里来找她，想让她同我一聚。你这个人很傻。你没见到她仍执迷于对米离的恋情之中？你没见到她见了我时那淡淡的应对？她和我只是一对师兄妹，决不会有其他了。你和我

成了亲，我们又一起在那瘟泉中洗浴。不是你引诱了我，而是我喜欢了你。你们苗家女子就是那样大大方方的。而且我也真喜欢上了你。你走几天之后，我夜夜都梦见你，我来北方，就是想告诉你，劝你别做傻事儿了。你如果不用毒，让他们杀死了我们俩，我们还怎么缠绵，他们杀了我们之后，还是会杀死鱼漂儿，那时北方丐帮也没了。我既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师父。你明白我的话么？”

蓝苗泪水长流。

“你真的天天梦见我，你不骗我？”

吴智点点头。

蓝苗抱住他：“吴郎，吴郎……”

蓝苗听见了吴智的梦话。那是一句：“鱼漂儿，鱼漂儿，你说话呀？”

她以为吴智始终未对鱼漂儿忘情，所以她决定来找鱼漂儿，想把她带回去。但她实在爱吴智，不想让鱼漂儿把吴智带走。所以鱼漂儿一出现，让他与她一起走开时，她就暗暗下定决心，如果再有人来袭，那就同吴智一起死掉。

不能一起生，宁愿一同死。

可吴智的一句话，又让她十分震惊：“蓝苗，如果我们这一次救了鱼漂儿和丐帮，你与他们的仇怨也解了，我们一起回两广去，快快活活过日子，你为我生两个孩子，好不好？”

蓝苗落泪了，她知道她日夜盼的就是吴智的这句话。

他终于说出了这一句话。

× × ×

呼呼风响，他们身前身后围上了十八个人。

这是十八个青衣长衫，面色冷峻的年轻人。每人身上都背着一柄长剑。

那剑很奇特，比寻常的剑要长上那么三寸。

十八个人围住了两人，但没一个人讲话。

吴智脸色一变，他沉声道：“见面从无言，十八长剑杀！？”

面前的一个年轻人点点头。

吴智心中一沉。他知道那个江南武林世家的绝妙高手是谁了。他知道鱼漂儿绝不会是他的对手。他真该死，他怎么会百密一疏，算漏了这一点呢？这是不可补救的疏忽。看来不光他与蓝苗要死在这十八长剑手下，鱼漂儿也必然会死在那个绝妙高手的手中。北方丐帮，绝对会成为这家江南世家的爪牙了。

吴智只来得及一吼：“蓝苗！杀！”

十八长剑是剑阵，十八长剑一旦成势，可以同当世任何一个高手抗衡。

这是江南一绝。

十八长剑有一个规矩，动辄十八骑，飘乎南北西，见剑血光影，杀人无言。这是十八长剑的规矩，十八长剑杀人无数。

如今，一声咣当剑响，十八剑如一人出剑，一齐拔出。剑阵便如长河大江，滚滚而来。

吴智一啸似虎，使出了情怨环。

左手情环，右手怨环。

吴智的情怨环是一种奇门兵刃。情环机关在环内侧，有抓勾，有机关，亦有绞牙。环有情，凡有兵器来攻，便欲紧紧抱住。这情环的机巧便是拥抱，拥抱对方的死亡之刃，而让对方迷于情环。右手怨环，是机关在外，外有蜂刺，有绞牙，亦有暗器可发。这是一只怨环。人之生怨，便有杀心，杀心外向，便欲夺人。于是才有这绞牙咬你，暗器射你，蜂刺毒你。

这一双情怨环也颇有名。

十八长剑中一人冷冷道：“情怨环？”

吴智道：“对，情怨环。”

据说吴智与人对敌。如要杀死对方，则必用怨环先击。如要放过对方，必以情环一夺。这也是白衣吴智走江湖的规矩。

蓝苗在后，也看到了吴智这一击。

这一击势如千钧。

吴智右手先出，这是一只怨环。

杀！

× × ×

剑光千幢影，一环飞夺出。

吴智在等。

他没有胜算，他唯一的胜算是蓝苗，是蓝苗的毒。

蓝苗喊了一声：“你只要坚持二十招！”

她这呼喊中有激励，也有关切。

蓝苗也冲入剑阵中去了。

她抢在吴智的下风。

吴智左手情环劈去，这是“一环寻路”，另外一手的怨环也随之而上。这两环一击，便咬住了一柄剑。他只要双臂一振，就可以把这一柄剑震断或震飞。

但他没这机会了，两支剑直刺他下三路，两柄剑刺他心窝，另外还有一柄剑从背后袭来。

他只好回环，起腿，踢退这两柄剑，击回胸前两剑。飞腿踢出之后，他又胸一收，堪堪躲过了那背后一剑。

这是第二招。

六柄剑如引信之蛇，吞而又吐，一齐闪着寒光，一齐刺向他的下腹。

六剑之力，势如破竹。

吴智双臂向下一压，情怨环便击向六剑，六剑如飞蛇龙，忽然绕走，从左肋、右肋、头上、脚下、膝盖处刺来。

吴智双环一掂，两脚飞起，踢飞了两剑，双脚又落在环上，环下有剑，环上有人，一纵又飞，刚刚躲过了身前身后之剑。

这是第四招。

吴智心中暗暗吃惊，他已经没了信心，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躲过这剩下的十六招。

蓝苗还是身形如鬼魅，在这些中间游走。

蓝苗一吼道：“吴郎，还有十六招！”

× × ×

十八长剑显然颇有功力，重要的是他们杀人很有经验。

他们并不急于出剑，但出剑则疾如风，去势极快，让吴智无法抵御。

又是七剑齐出。

这一回在吴智面前挽了一朵朵剑花。这简直是一面剑墙，一面无坚不摧的剑墙向他扑来。

身后又有四柄剑在等他。等他一动，这四柄剑便刺上来。

他不能不动，但他向哪里动？

如向左向右，他必将被刺成一面筛子，一面有许许多多血眼的筛子。

每一柄剑会在他身上刺七个窟窿。

他无处可逃，只有双环一振，向剑花正中央处扑去。

格格一阵锐响，对方惧怕剑折，向后退跳

剑光顿收。他又斗过了两招。

身后那四柄剑追了上来。

剑在迫他死亡。

黑衣长剑中有人一啸。

身前八柄剑像轮子，一齐向他滚来，要把他当场碾碎。身后也有剑。

但一双女儿钩插过来。这是蓝苗的一双钩。

这是第八招。

吴智心中一定，他与蓝苗抵背而立。

十八长剑在游走，剑和风，人在旋。

疾忙之中，十八长剑一齐出剑，直刺二人。

蓝苗的肩头又被刺中一剑。

剑出血标。

蓝苗咬牙，一声不吭。

但血溅至吴智脸上。他喊道：“蓝苗，你小心了！”

这一句话没喊完，一剑正刺在他腿上。

他一个趔趄，几乎栽倒。

蓝苗喊：“吴郎，吴郎！”

× × ×

吴智咬牙站了起来。

他必须挺住，这才是第十招。

他静静等待着，他与蓝苗靠在了一起，他知道他坚持不了二十招了。他只能坚持住这十招，第十一、十二招他就未必受得住。

突然，十八长剑一齐吼喊，啸吼声震天。

四剑腾空，自空而跃下。

八剑远刺，刺一阵剑网。

另有六剑击向下三路。

长剑破风，嘶嘶有声。

吴智知道他完了，蓝苗也完了，他们逃不过这一招。这一招叫“十八渡劫”，这招之下，死过江湖上无数英雄好汉。

吴智突然觉得浑身没一丝力气，几乎连双环也握不住了。

九 老头子

明日是丐帮聚会的好日子。

今天就格外忙碌。

鱼漂儿不忙，越到了快开会的时刻，她越没有事儿可干。她知道，只要到时她把话讲出来，那时是成是败便见分晓。

她期望丐帮会成为一个人人钦敬的有作为的大帮派。她期望丐帮的人人人都有抱负，都会为别人做一点奉献。

她不知道她这想法是奢望，是期望，还是妄想。

老头子乐得合不上嘴：“你爹在时开过一次会的，那时你还小，那一次也好隆重。好多好多人，都坐在山谷里，烧篝火，烤野味儿，饮酒畅谈，一连三天三夜。”

鱼漂儿笑，连这老头子也像分外有精神，她应该振作起来，把丐帮弄好。

江琳给她带来了吃的，她该吃饭了。

她吃得很香。老头子和江琳在笑咪咪地看着她。

她饿坏了，正大口大口地吃粥。

她想，似乎还有一些事儿该办，但她想不起来了。她笑她自己，一天天头脑浑浆浆的，怎么能当好这个总筐头儿？

江琳在笑：“这粥是我自己煮的，给你放上了你喜欢吃的栗子，还有枣。你看好不

好吃？”

鱼漂儿点头，说好吃。

老头子也在笑：“你多吃一点东西，明天才有力气。过了这个聚会，你该出去走一走，不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天天坐在屋子里，会闷坏的。”

鱼漂儿笑一笑。

江琳和老头子还在笑，笑得很诚挚。

突然，鱼漂儿觉得有一点儿不对劲，她浑身的力气像是在一点点从身子底下向地下溜走。

她的脸变了颜色。

只好把脚提起来，放在凳子上。她不敢再把脚放在地上了，地面上仿佛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把她的内力一点点吸走。

她抬起了头，问道：“我怎么啦？”

她的头有些眩晕。

× × ×

鱼漂儿当然并未失去知觉，她还能看见人，她看见了老头子和江琳的笑。

老头子的笑阴森森的，她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样的笑？

对了，江非在他临死时，就是那么笑过。他把匕首割在腕上，让匕首立着。那姿势很残忍。他对鱼漂儿说道：“鱼漂儿，你答应我，把我的死法告诉家父。”

鱼漂儿答应了他，把他的死告诉了江南江门世家。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听说过江家有什么动静。

可她又看到了这阴森森的笑，江非的笑。

旁边的江琳也在笑，笑得很妖冶，很放荡。她一下子就没了那圣洁的纯净，而只像个淫荡的女人了。

人的笑怎么会变得这么快？

× × ×

老头子搬一张椅子，好好地坐在鱼漂儿对面。

“你知道我是谁么？”

鱼漂儿点了点头。

老头子傲然而视，目光一变如鹰隼。

“可是我还是愿意亲口告诉你一遍。我叫江震。江非是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

鱼漂儿点点头，没什么话可说。

老头子一指江琳：“她不是什么江琳，她是江非未过门的媳妇，她叫鬼女孟琳。”

鬼女，鬼女，一个鬼女，偏生出许许多多纯挚之情。

老头子像在和老朋友谈心：“其实，我可以很容易就杀了你。但我没这样做，我要叫你操心维持的丐帮变为我的势力。让你的一切都消失，连同你自己。你说这方法好不好？所以我杀了老头子，扮成他，在你身边。我收买了你三十七家筐头儿，让他们把你的丐帮带走，带他们跟我走。可我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一个妙法。我用鬼女来替代你，明天就把你那丐帮划归我了。鬼女也是可以替你了，是不是？鬼女，你为什么告诉她，你都会些什么？”

鬼女笑得荡，阴恻恻地鬼一般地笑，笑得人头皮发炸。谁能想到，这鬼一样的笑会从一个面若桃花的女孩子口里发出？

鬼女孟琳道：“我学会了弹琴，不比你差。要不要我来弹一曲《将进酒》给你听？”

鬼女孟琳坐在鱼漂儿对面，居然和鱼漂儿那姿势一模一样。居然连她那小小的习惯也不忘掉，把两只手的指节放在桌案边压着，好半天也未抚琴。

鬼女恻恻而笑：“鱼漂儿，你看，你这一手毛病我也学会了呢”

鬼女就开始弹琴，她也弹那一曲《将进酒》。

本来这个鬼女孟琳已颇得鱼漂儿的琴韵，但这会儿，她竟突然把这一曲《将进酒》弹成了一曲靡绮、香艳之音了。

这本事也叫人暗暗叫绝。

鱼漂儿的神情不屑一顾。

老头子一叹道：“你不以为然。但你那些笨蛋手下，还有谁听得出这曲子是缠绵，还是香艳？”

鱼漂儿黯然。

确实，她那一百零八个分舵之中，确实没有一个人可能听出这琴音不是鱼漂儿的，而只是鬼女孟琳的。也许有人能，但那人米离，或是离玉，或是吴智。别人谁行？

她一直在准备说辞，去劝说那些分舵筐头儿们，她一直没做什么失败的打算。因为她知道她不会失败，因为她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战胜三尸手，击败俏女人，再胜离身剑，又逼走了严释的鱼漂儿，是身怀绝技的鱼漂儿。筐头儿们会听她的。她何必焦急？

但她错了。

明天登台的鱼漂儿将不是她，而是这个鬼女孟琳。

她搔首弄姿，学鱼漂儿会学得很像。她除了不会寂寞剑法，不会百兽舞之外，鱼漂儿的一切她都知道。

她将做这个丐帮的总筐头儿。

她也永远不会使出“百兽舞”功夫来，她也永远不会亮出寂寞剑来，因为从今以后，她将颐指气使，只让别人去打去杀而她不用动一根手指。

这个鱼漂儿岂不是稳稳当当地就做得了？

老头子道：“我想了一千种办法，一万种办法，还是想让你尝尝江非的那死法。”

说到江非，老头子脸上有一点儿凄惨伤情。他慢摘下了人皮面罩：“你死了之后，你的脸皮会被揭下来，马上制成一张人皮面罩，明天鬼女正好去用。你知道，马上揭下

来的人皮最好用了。不是此中高手，根本就看不出来。”

鬼女咯咯一笑，将匕首掷与鱼漂儿：“你自己动手吧，你没一点儿希望了，还捱这时辰做什么？”

鱼漂儿叹气，不讲话。

她盯着匕首，像那是一本书，一本翻开的书。

她还在看什么？

江震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一切，她还在等什么？

× × ×

就有人叹了一口气道：“师妹，你怎么样？”

鱼漂儿似乎没一点儿意外，她轻轻答道：“师兄，不好，一点儿都不好。”

她的泪水这时才慢慢淌下。

就走进来了两个人。

这是吴智和蓝苗。

吴智仍是丰眉俊目，白衣胜雪。

蓝苗仍是笑吟吟，一派纯真。

江震并不站起来。他仍一动不动，仿佛屋内并未多出吴智与蓝苗两个人。

他冷冷问道：“你杀死了十八长剑？”

吴智一叹道：“没有。师父教我，救人为上，不使人惑，不使溺心。所以我只废了他们的武功。”

江震道：“十八长剑没了功夫，形同废人。”

江震一喝道：“来人！”

门外有人应了一声。

“去找十八长剑，带回十八柄剑！”

他说带回十八柄剑，就是说不要那十八个人的命了。那十八个人被他轻轻一句话，便没了性命。

吴智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江湖上风波不息。

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兴风作浪。无风，他会起风。有风，他会作浪。无波，他会兴起波浪。有波，他会推波助澜。

江震道：“吴智，你这个人应了名字了，你这人真是没一点儿头脑，没一点儿智慧了，就凭你那一点儿本事，能胜得了我么？你听说了我，还不望风而逃。反而追上来受死，你真是无能无智了。”

吴智冷冷道：“不是不能逃，是不敢逃。”

江震一惊：“为什么不敢？”

吴智道：“怕师父罚，怕师母骂。”

× × ×

吴智心里真的一点底儿也没有，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与蓝苗一起同江震一战。据说这个江震只有几个世外高人才可以同他相匹敌。

他能行么？蓝苗能行么？

只有蓝苗明白他的心意。

他在一个劲儿地讲话时，说明他心里没有把握。他如果有了把握，他会一句话也不说，就上前拼力一击。

蓝苗决心用毒，她要用铁线蛇，她头一回没一丁点儿犹豫。江震是魔鬼，是江湖上人见人怕的魔鬼，她要让她的铁线蛇咬死这个魔鬼。

江震仍像灵猫戏鼠，盯着吴智。

两条铁线蛇就射向了江震。

蓝苗很有信心，她这两条蛇从来没败过。

江震这时晃了一晃他的手。

只有吴智看到了这一只手，在晃动时，变成了淡淡的金色。

吴智一惊：“淡金手！？ ”

“叭——”，“叭——”

两条坚韧似铁的铁线蛇被剪成了两断，落在了地上。

江震对蓝苗说道：“我还忘了告诉你，我有这‘淡金手’的功夫。”

淡金手，武林绝技，同“嗅香鼻”一样，还有一式叫“听风耳”，都是通天彻地之功，只听到过有人可以练成这种绝技，但从来没有谁知道怎么去练。

可江震就会这淡金手。

淡金手、嗅香鼻这功夫不惧世上任何毒药。

十 情环在手 怨环在握

蓝苗心如死灰。

他们看来只有一死。

蓝苗是苗女，她很大方，走到吴智身边，跟他站在一起。

鱼漂儿看着吴智，看着蓝苗，心中有些酸楚。

这两个人会手扯手死去，而她鱼漂儿会一个人去死。

这中间的差异很大，她死时会很寂寞。她头一回知道了寂寞剑米离是很幸福的，因为他死时身边有鱼漂儿，有她在照顾着他。

鱼漂儿一叹，问道：“你给我吃的是什么毒药？”

鬼女笑吟吟地说道：“地寒草。你只要记得别让你的双脚沾地就行。知果你双脚沾地，你的内力会被地吸去。”

她像对鱼漂儿讲一帖祛寒散的服法。

鱼漂儿一笑道：“不错。你提醒了我，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坐在椅子上了。”

鬼女笑道：“你可以坐马车，可以坐船，可以骑马，但你千万得记住别让你的脚沾地。一沾地就不妙了。咳，我倒忘了，你没有这一辈子了，你可能一时忘了，你连半个时辰也没有。”

小屋外，都是曲绪、熊勤、刘冬忠这些人在巡视，连丐帮的一百零八家分舵头儿也进不来了，鱼漂儿还有什么指望。

鱼漂儿仍笑，笑着看着江震：“我只有一件事可以告诉你。那就是我绝不用匕首像切木头块一样插在胳膊上，我不干蠢事！”

江震一叹，像劝鱼漂儿：“江非痴情待你，你就同他一样死法，又有什么不好？”

鱼漂儿不答。

江震叹气，他的手突然向鱼漂儿抓去。

鱼漂儿手一动，闪动几下，不知怎么弄的，竟鬼使神差地抓起来那柄匕首。

她想丢掉这柄匕首，手用力向前够，但她的手指伸不开。漂儿的额头上满是汗珠。

江震的一手掌向她轻轻张着。

鱼漂儿竟然一只手横过了匕首，向另一条臂上用力。眼看这匕首便要切在她胳膊上了。

她也要像江非一样，切开她的动脉，让她的心血流尽而死？

蓝苗一吼道：“鱼漂儿，扔开匕首！”

吴智一把抓住她，只有吴智，这时能看出鱼漂儿在用力抗拒江震那淡金手的掌力，正生死悬于一线。他不想让蓝苗的吼声分散鱼漂儿的精力。

匕首马上落在鱼漂儿胳膊上了。

鬼女孟琳的脸上已经又浮上了阴恻恻的笑意。

× × ×

屋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两个人。

一个男人，脸上始终有一种迷人的笑意，那一双眼睛蕴含无限的温暖。

一个女人，浑身有无穷无尽的花香，花香袭得这屋里的人都为之心神一爽。

这二人身上都有不尽的杀气，直扑向江震。

江震马上收回了手。

鱼漂儿的匕首刚刚割破了她的皮肤，在胳膊上割出了一道血痕。

江震仍坐着未动，但神色肃然。

“玉面狐狸？花仙？”

那男人叹气道：“正是陆灵生。”

花仙只笑了笑，不声响。

江震像在想一道什么难题，好半天才又笑了起来，笑得很有把握：“你们夫妻二人，加上你们的徒弟吴智，还可以同我较量一下。”

玉面狐狸陆灵生一笑道：“像你这种自大狂，我怎么好同你动手？如果我赢了你，我自己都害羞，如果我输给了你，我更难受。所以我不同你打仗。”

鬼女孟琳想动。

但花仙对她嫣然一笑，说道：“你最好乖乖站着。如果你动一动，你肯定会这一辈子也后悔不及。”

鬼女孟琳很听话。她知道她不该和花仙敌对。

花仙看着鱼漂儿问：“你喜不喜欢花儿？”

鱼漂儿笑了，花仙妙灵比她年长，又是她的师母，她自小便没母亲，此时见花仙翩翩若仙，便生亲情，展颜一笑道：“师母，我当然喜欢花儿。”

花仙道：“那你就吃上一瓣如何？”

花仙手指疾弹，便有一瓣清香落入鱼漂儿口中。

这花瓣香味无穷尽。

江震道：“玉面狐狸，不是老夫托大，你夫妻二人前来，恐怕还是于事无补。”

玉面狐狸陆灵生道：“我看你也不用太吹大气了，你的淡金手也不比我的‘百兽舞’功夫强。所强的是你比这两个年轻人多点内力而已。你为什么不让鱼漂儿和吴智联手，同你一斗？”

江震道：“好！一言为定。我就来见识见识你这高徒。”

× × ×

陆灵生看着鱼漂儿和吴智。

他信心很足。

他告诉鱼漂儿和吴智百兽舞是力，情怨环是智，智可施，力也齐施，方能成功。两人和谐，在于变。百兽舞一式成功，则变。强则变弱，弱则变强。如果你用豹尾击中他，就马上变兔蹬。这样可百密无疏。情怨环，世上利器，可以在高手手中破金刚指，破紫金手，破淡金手。你二人一人一环，专攻他淡金手。淡金手收，则出怨环；淡金手出，则有情环。一情一怨，颠倒人生无数。

江震在等。

玉面狐狸陆灵生和花仙妙灵挥退众人。

所有人都退出小屋。

屋内人声杳然，没有一丝动静。

花仙妙灵看看陆灵生，陆灵生正悠闲地看院内的夏日花草。

他对他那两个徒弟有十分把握么？

× × ×

便听见了唿唿风声。

又是静寂。

然后又是唿唿风声。

蓝苗急得要出了眼泪。她恨不能去吼陆灵生：什么鬼师父，把徒弟扔给了那个狠毒的老头子，会有什么好事？

突然噼啪一阵大响，屋内又没动静了。

× × ×

先出来的是江震。

他看着陆灵生，好半天不讲话。莫非他把吴智、鱼漂儿都杀了？他才出来向玉面狸陆灵生示威？

但玉面狐狸仍施施然看花，看也不看他。

江震终于咬牙说了一句：“玉面狐狸，你好……”

他后背着的双手这时开始滴血。

陆灵生突然抬头看看他，说道：“人家都说江南好。不回江南去，还呆在这里做什么？以后一天天凉了，你受不住的。”

江震的眼里有点云翳，他抬起了头。

这是夏夜。门前的花开着呢，怎么会凉呢。

但他还是走了，鬼女孟琳也跟在他身后走了。

× × ×

陆灵生仍在看花。

吴智站在他身后：“师父，我老早就想问你一句话了，但总不敢问。”

陆灵生笑吟吟道：“问吧，趁我心情好。”

花仙妙灵噗哧一声笑了：“见鬼吧，你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了？”

吴智问了，他问的这一句话是：“师父，夜里怎么能看花？影影绰绰的，什么也看不清。”

陆灵生一叹道：“吴智，你脑瓜子聪明，应该明白。白天看花，不如雾里看花，雾里看花，又不如夜里看花，越是黑漆漆的夜会越好的。”

蓝苗愣了，她听不明白。

只有鱼漂儿和吴智似有所悟。

尾声

鱼漂儿从大厅里走了出来。

她和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儿们争议了三天。

她眼里布满了血丝。

吴智道：“怎么样？”

鱼漂儿摇了摇头。

她没有办法改变那些自古以来就有的丐帮规矩。她说改，大家都同意改。最先同意誓死同意改的倒是熊勤、曲绪、刘冬忠这些人。他们喊得很凶，坚决要改。但一讲到如何改时，就有人一分一毫也不愿改动了。

最后决断，丐帮的一切规矩照旧。

一百零八家筐头儿还送了鱼漂儿一块匾。这块匾上的字是“功垂万世”。

鱼漂儿望着吴智，一句话也不说了。

她想说什么？

她想：“师兄，不好，一点也不好”么？她想说她很孤独，她很累么？她还是想说她要不不做这丐帮总筐头儿？

她什么也没有说。

就有熊勤、曲绪、刘冬忠等人过来，向她长揖道：“总筐头儿，大家请你前去主事。”

×

×

×

鱼漂儿眼中有泪。

她只对吴智、蓝苗说了一句：“保重，快活。”

吴智和蓝苗看她的身影又回到了大厅。

她能保重她自己么？

她快活么？

（全书完）